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二二三・史部・雜史類

2F34/23

國策地名考二十卷首一卷(卷六至卷二十)

〔清〕程恩澤撰 狄子奇箋……………一

奉天錄四卷 〔唐〕趙元一撰……………一五一

宋西事案二卷 〔明〕祁承燦撰……………一七九

青溪寇軌一卷 〔宋〕方勺撰……………二六九

避戎夜話一卷 〔宋〕石茂良撰……………二七五

靖康紀聞一卷拾遺一卷 〔宋〕丁特起撰……………二八一

北狩行錄一卷 題〔宋〕蔡儻撰……………三二七

靖炎兩朝見聞錄二卷 題〔宋〕陳東撰……………三三三

建炎筆錄三卷 〔宋〕趙鼎撰……………三七七

辯誣筆錄一卷 〔宋〕趙鼎撰……………三九七

煬王江上錄一卷……………四〇七

采石瓜洲斃亮記一卷附錄一卷

〔宋〕蹇駒撰……………四一一

開禧德安守城錄一卷 〔宋〕王致遠撰……………四二三

使金錄一卷 〔宋〕程卓撰……………四四三

辛巳泣蘄錄一卷 〔宋〕趙與峯撰……………四五二

焚椒錄一卷 〔遼〕王鼎撰……………五〇五

蒙韃備錄校注一卷 〔清〕曹元忠撰……………五一三

黑韃事畧一卷 〔宋〕彭大雅撰 徐霆疏證……………五三三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一卷 〔清〕何秋濤校正

王國維校注……………五四三

庚申外史二卷 〔明〕權衡撰……………七六九

國策地名考卷六

儀徵阮若臺先生鑿定

歙 程恩澤 纂
深陽 狄子奇 箋
陽湖 顧文炳 忝

楚上

原注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張氏琦曰陳爲楚都豈容不數又滅越滅魯分宋之沛自今河南陳州汝寧二府光州信陽陝西之漢中與安山東之泰安兗州兩湖兩江浙閩兩廣皆有楚地恩澤案楚萃

國策地名考

卷六

姓驚熊會孫熊繹封於丹陽在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東

南七里武王一作文王始都郢在今荆州府江陵縣北十里

紀南城平王更城郢在今江陵縣東北三里或曰即紀南城說見

下昭王遷都在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按通志云都在

襄陽宜城縣東今襄州南二十里廢樂鄉縣是其地有郢都水旁又宜城西南有郢亭山括地志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二里水經注以爲即郢都似誤郢在宜城縣西南九里高士奇曰楚嘗自復非郢即郢也襄王保陳城即故陳國在今河南陳州

府考烈王遷鉅陽即今安徽潁州府西北四十里細陽

城又徙壽春在今鳳陽府壽州後三世至負芻爲秦所

滅淮南子兵略訓楚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

東襄鄒淮潁汝以爲泗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縣之以方城

荆

秦策張儀說秦王曰章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原注荆楚也始皇諱其父名故稱曰荆恩澤案荆本山名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荆之得名以此左傳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杜注荆山在新城沔鄉師古曰陽府南漳縣西南楚在其西南楚之稱荆舊矣茲蓋復其故號耳疏謂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似非本義或云荆楚本二國楚滅荆故稱荆非是

國策地名考

卷六

郢

秦策頃襄王二十年章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郢郢夷

陵高注郢楚都也恩澤案左傳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

必城郢及子常城之即故郢也並無別遷之文地理志

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武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

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陳是平王所城即武王所

徙也又云郢楚別邑故郢錢坫曰疑即左傳所云郊郢

今安陸府鍾祥縣地水經注云今江陵紀郢城楚船官

地春秋之渚宮郢城即子囊遺言所城者地理志曰楚

別邑故郢矣見江水篇是蓋誤以漢志別邑之郢爲故都之

郢然其地固未嘗易也後又云江陵西北有紀南城定
文王自丹陽徙此不王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見水篇
則郢注與班志並無異義杜注孔疏並主此說地理通釋亦然自郡國志
注引荆州記分紀南城郢城為二括地志通典諸書並
宗之似與古不合姑兩存之

郢

見上原注南郡宜城注故郢恩澤案郢本水名括地志
出襄州義清縣西界託伏左傳及鄢亂次以濟王沿夏
山即蠻水也又名夷水將欲入郢是也古郢子國於此楚滅之以為別都括地

志故偃城在襄州安養縣今襄陽北三里古郢子之國

也南去荆州二百五十里在襄州北五里正義郢在襄

州率道縣今宜城縣南九里據此則郢與偃亦非一地當以

正義為是楚嘗自都徙此踰年而復高誘曰秦兵出

武關則臨郢下黔中則臨郢荆州記襄陽舊楚之北津

從襄陽渡江經南陽出方城關是通周鄭晉衛之道其

東津經江夏出平澤關是通陳蔡齊魯之道此據春秋

圖形勢亦可概見地理通釋林氏曰江陵郢也襄陽郢也自江

陵圖北方必經襄陽襄陽楚之北津也

陳城

同上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恩澤案地理志淮陽國陳縣

故國舜後胡公所封為楚所滅楚頃襄王自郢徙此命
曰郢故曰郢陳通典故城在宛邱縣西南後漢書今為
河南陳州府治

陳

同上荆章荆王亡走東伏于陳恩澤案陳即陳城也

方城

西周策韓魏易地章則楚方城之外危高注方城楚塞

鮑注南陽郡注葉公邑號方城補曰正義云方城山在

葉縣西恩澤案左傳云楚國方城以為城杜注方城山

在南陽葉縣南淮南子天下九塞方城其一地理志葉

國策地名考

卷六

四

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章昭曰方城楚北之阨塞服虔

漢南非是荆州記葉東界有故城始犍縣東至颯水迤沘陽

界南北連連數百里號為方城一曰長城水經注楚盛

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于北方以通華

夏號曰萬城城氏琳曰萬城者合葉與陳蔡不羹四城

城古本作萬故亦曰方城蓋置城於山上以為要隘其

山連接南陽唐縣葉縣之境幾數百里故曰長城又曰

萬城郭仲產曰苦菜于東之間有小城名方城東今在

河南南陽府葉縣南四十里跨裕州界朱子曰荆州

地勢四平其守當在外楚人謂方城為城漢水為池是

也蘇秦之曰蘇秦有故城一曰蘇里數窮為長城也
方城之西其間相去六百里而北雖無基堦皆連
山相接而漢水居其南故屈完云云林氏曰宛在方城內葉在方城外
有方城內有冥阨而宛葉為之表裏高士奇曰其後拓
地漸東又以申息為重鎮申在方城內居西即南息在
方城外居東即息

陘山

秦策楚魏戰於陘山章原注在密縣屬河南正曰徐廣
云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云括地志在鄭州新
鄭縣西南皆一地也張氏琦曰陘山在今開封府新鄭
縣南三十里與密縣接界楚北有汾陘之塞即此非召

巨身其名考

卷一

子

陵之陘亭也恩澤案今新鄭縣南並無此山當以在召
陵者為是下條亦然蘇秦說韓云南有陘山正指召陵
言與楚為一地若在新鄭則不得云南有陘山矣

汾陘之塞

本策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章楚地西有黔中巫
邾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郟陽
原注陘召陵陘亭補曰汾陘韓地此句有誤史作陘塞
大事記謂即陘山也恩澤案左傳子庚治兵于汾杜注
襄城東北有汾邱城或曰成十六年楚師還及瑕即此此即汾陘之汾
也郡國志襄城縣有汾邱水經注潁水自潁陰又東歷

是邱城南故汾邱城也蓋陘山在今郟城縣汾邱在今
襄城縣俱屬許州地理通釋謂在汝鄭二州尚混陘山在東北汾邱在

西南相距不過百里當其間者即所謂汾陘之塞也吳

以汾陘為韓地蓋以韓世家有秦拔我陘城汾旁之文

故疑之耳不知彼自為韓地史記之陘城汾旁即左傳

之旁也顧炎武曰在今翼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此自為楚地各不相涉也

龜塞

本策莊辛謂楚襄王曰章填龜塞之內而投已乎龜塞

之外張氏琦曰破鄆郢燒夷陵在龜塞之南原注江夏

有郟即郟隘之塞補曰左氏冥阨注漢東道正義云申

巨身其名考

卷一

六

州羅山縣本漢郟縣州有清平關蓋古郟縣之阨塞又

云石城山楚世家涉郟塞亦指此恩澤案呂氏春秋天

下九塞冥阨其一淮南劉伯莊曰秦兵向楚有兩道涉

西道河外東道從褒斜入梁州即東南至申州攻石城山險阨

之塞也括地志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

魏攻冥阨即此山山上有石故城史記音義或音冥阨

在郟縣稍山高士奇曰其地有大小石門鑿山通道實

為險阨一曰平靖關此義陽三關之一也其二關一曰

傳直轅見齊書州武陽即左傳大隧一曰黃陂即左

郡志義陽唐申州因山為障不營濠澗故以平靖為名

楚所恃以為固者申息之間方城之外扼要惟此在今

河南汝寧府信陽州東南九十里湖北德安府應山縣

北六十五里高誘以此為去農澗池非是張守節謂即左傳伐郟三門之郟亦非

酈隘之塞

魏策高本屬韓魏鞅謂春申曰章今秦欲踰兵於酈原作隘

之塞原注魏記所謂冥阨注楚險塞或以為江夏酈縣

案見上

危隘之塞

魏策魏將與秦攻韓章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

千里而攻危隘之塞原注危隘史作冥阨即酈也案

見上

區策地名考 卷六

江

宋策公輸般為楚設機章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

漢恩澤案水經注江水東出江關入南郡界東流逕江

陵縣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注于洞庭胡渭曰此後世大江經流也禹

導江故迹當由江陵縣西南二十里之虎渡口東南流注于澧水同入洞庭又東北至江夏

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以上見江水篇又東過彭蠡澤

又東至石城縣東北流過毗陵縣北為北江又下有東至會稽

餘姚縣之文甚誤茲節之東入于海以上見沔水篇以今地言之蓋自四川

入湖北境歷巴東歸州東湖宜都枝江松滋江陵公安

石首監利等處東南至湖南岳州府與洞庭會又東北

經湖北之漢陽縣漢水合焉又北折而東經江夏武昌

黃岡大冶鄖水與國鄖州廣濟黃梅等處至江西九江

府彭蠡湖自南來注之又由安徽而江蘓至海門廳入

海當戰國時吳越既滅皆為楚地策文所言殆專指荆

州武昌一帶與漢合流處耳

漢

見上恩澤案此東漢水也西漢水至四川重慶府便水合于江其流不及楚境

經注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東過南鄭縣南又東

合旬水在今鄖陽縣又東逕長利谷南入湖北界又東南流逕江

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

區策地名考 卷六

南入于江以今地言之蓋由陝西漢中興安二府歷經

湖北之鄖西鄖縣均州光化穀城襄陽宜城鍾祥京山

潛江天門沔陽漢川漢陽等處即西以下固皆楚地漢

中之南鄭興安之鄖陽亦楚北境也

夏水

燕策秦召燕王章乘夏水原注江夏注沔水自江別至

南郡華容為夏水正曰索隱云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

下文乘夏水兩出可見矣恩澤案夏水在華容漢華容縣為今

監利石首二縣在今荊州府東無論岷江遠在上游即鄖都亦

在其西乃云乘夏水下江五日而至鄖豈不倒置至云

乘夏水下漢尤不可通夏本漢之尾流如鮑所云則漢
為夏之尾流矣固應以索隱為是 此條本可不錄因
吳說未暢故復辨之

洞庭

同上荆章取洞庭五都江南原注揚州記五湖一名湖
亭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正曰洞庭在巴陵恩澤案山海

經洞庭乃沅澧之交瀟湘之淵夏秋水漲方九百里水

經注湖水廣員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湖中有

君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編山相次去數十里

迴時相望孤影若浮巴陵舊志洞庭南連青草西吞赤

國策地名考

卷六

九

沙橫亘七八百里因名三湖又名五湖亦曰重湖每歲當六七月

間岷峨雪消水暴漲自荆江逆入洞庭清流為之改色

正義洞庭湖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今同湖南之縣

東華容安鄉居其北龍陽居其西沅江居其南湘陰居其東南

五渚

同上夏水章四日而至五渚原注史注在洞庭正曰今

詳本文下漢而至五渚則五渚乃漢水下流洞庭在江

之南非其地也恩澤案水經注湘水會資沅微澧四水

同注洞庭而北會大江名之五渚裴駟曰五渚在洞庭

沅澧瀆湘四水自南而入荆江自北而過洞庭瀘其間

謂之五渚輿地廣記說雖小異然五渚即在洞庭言五

洞庭相近非謂有明徵矣索隱以五渚為五處洲載劉

伯莊說謂在宛鄧間漢水上固非吳氏以為漢水下流

洞庭非其地亦未是蓋策所云下漢至五渚者固仍由

漢此謂西入江而後至洞庭也若必在漢水上下則西

漢經流皆巴蜀故地說見與楚何涉

雲夢

見上江下原注見本澤名在南郡華容補曰雲在江北

今長沙監利景陵等縣是也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建

寧等縣是也恩澤案爾雅十藪楚有雲夢郭璞曰巴邱

湖也呂覽九藪雲夢其一又見淮漢志雲夢澤在華容

縣南此鮑說所本直以洞庭為雲夢固無是理然吳謂

雲在江北夢在江南亦相沿舊說殊不足據胡渭曰杜

注宣四年夢中云夢澤各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

則夢在江北注定四年雲中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

之夢則雲在江南注昭三年江南之夢云楚之雲夢跨

江南北則南雲北夢單稱合稱無所不可並無江北為

雲江南為夢之說蓋東抵鄆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

草以北皆為古之雲夢孔疏所謂雲夢一澤而每處有

名者也顧棟高曰今荆州府之監利石首枝江安陸府

之荆門沔陽今屬漢陽府黃州府之鄖州黃岡麻城德安府

之安陸俱有雲夢之稱蓋雲夢綿地甚廣後世悉為邑

居聚落故地之以雲夢名者非一而安陸之雲夢為尤

著云

符離之塞

秦策謂魏冉曰章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張氏

南北二字恐原注符離之塞屬沛恩澤案漢志沛郡有

符離縣寰宇記爾雅莞符離以地多此草故名此說似

之符从艸此从竹非一字史記路博德封符離侯表

作邳離張宗泰曰符邳聲相近一輕唇音一重唇音錢

圖經地名考

卷六

二

竹邑縣也此在竹邑之東見後漢書注

甘魚之口

見上原注疑為濟陰高魚正曰左傳次于魚陂注竟陵

縣城西北甘魚陂恩澤案水經注巾水出竟陵縣東西

逕巾城下置巾水戍又西合楊水謂之巾口水今天門

巾水一名義河西有古竟陵大城城旁有甘魚陂即左傳楚公

子次于魚陂者也地理今釋戰國多用水攻故楚守甘

魚之口祝氏鑑曰蓋自方城以南武關之東秦楚之地

表裏控帶顧棟高曰在今湖北安陸府天門縣西北

扞關

本策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章不至十日而

扞關原注楚記晉伐楚楚為扞關以拒之儀傳注巴郡

魚服有扞水關正曰徐廣云魚復有捍水捍關史楚肅

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作扞關拒之恩澤案地

理志巴郡魚復縣有江關郡國志作扞關華陽國志巴

楚相攻伐故置江關陽關水經注江水東出江關入南

郡界又自關東逕弱關扞關扞關廩君巴氏子浮夷水

所置也浮土舟於夷水據扞弱關在建平秭歸界今歸

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扞防括地志陽關今

涪州永安縣今長壽縣治陽關城也今在扞關今硤州巴山

圖經地名考

卷六

三

縣界今長壽縣故扞關也江關今夔州魚復縣今奉南二十

里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是後漢書公孫述傳注江關舊

注赤甲城在合而考之陽關最西江關次之弱關又次

之扞關最東相去各一二百里胡渭曰大江出三峽逕

關截然在魚復者固江關非扞關也鹽鐵論險固章謂

楚自巫山起方城此庸之方屬巫黔中設扞關以拒秦

說稍籠統郡國志直改江關為扞關而後人宗之地理

收輿地廣記遂無不謂扞關在魚復其訛久矣後漢書

一條亦誤公孫述曰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徐廣曰巴郡魚服有

扞水扞關法孝直云魚服扞關臨江據水資益州府福

之門皆設以

江關為扞關

五都

見上洞庭下原注熊繹都丹陽文王徙江陵昭王徙郢

又徙都與鄢為五正曰熊繹初封丹陽武徙枝江文都

南郢即江陵昭王遷都惠王遷鄢二都皆不久故懷襄之

世仍都南郢其後徙陳又徙壽春實不止五都鮑因其

事在後故不論而其說不明故為正之恩澤案鮑謂昭

王徙郢不知何指豈即平王所城之郢耶吳謂武徙枝

江亦未是枝江之徙當即在熊繹時左傳云若敖蚡目

至于武文土不過圻猶不城郢則楚之都郢久矣但此

俱就國都言竊謂此章所引即白起拔楚一事策云頃

國策地名考

卷六

三

襄二十一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郢郢夷陵又云一戰

舉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云拔郢郢焚其廟東

至竟陵又云秦果舉郢郢巫上蔡陳之地上蔡疑是上

文是時楚方保陳則陳蔡未舉也又云南亡郢郢漢中楚世家頃襄王

十九年秦伐楚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拔西陵二

十一年拔郢燒夷陵二十二年復拔巫黔中郡黔中即

下文所云江南也說見後而巫郡上庸西陵夷陵郢郢皆

楚大都會五都疑即指此郢已見上文或不在數內白

即五都然下云其明年拔郢燒夷蓋大邑曰都不必盡

在建國地也秭歸枝江年代久遠恐不在五都之列非

藍田

子作五湖張琦謂即蕪州太湖似非或者五渚之訛耳

魏策獻書秦王曰章秦果南攻藍田鄢郢原注藍田秦

地疑衍文正曰秦之攻楚多道藍田武關以出如敗楚

藍田之云恩澤案秦之藍田去咸陽僅百餘里而距鄢

郢甚遠決非楚地當別有一地名藍田者儲大文曰漢

書王莽傳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

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上入南郡屯

藍田故號下江兵見後漢後漢郡國志南郡編縣有藍

田口聚今本作藍口聚無田字音灼注亦作藍口注云下江兵所據蓋即其

國策地名考

卷六

七

地今在襄陽府南漳縣西南又在安陸府荆門州北正

與鄢郢相近非今西安府之藍田縣也史記夏侯嬰傳

藍田正陽此藍田與南陽相近疑即在南漳者案

以正陽為南陽似誤又南陽有藍田伯升破甄卓處

夷陵

見上郢下原注屬南郡恩澤案地理志南郡有夷陵縣

應劭曰夷山在西北蓋因山以名縣郡國志郡置在石

鼻山上縣即白起所攻之地索隱夷陵名後為縣屬

南郡括地志峽州夷陵縣在荊州西通典夷陵故城在

夷陵縣西北後漢書注寰宇記並同洪亮吉曰夷陵故

與舊說小異今湖北宜昌府東湖縣治即夷陵廢縣也

西陵

同上恩澤案楚世家頃襄王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

陵徐廣曰屬江夏漢志江夏郡有西陵縣在今黃州府

黃岡縣西二里水經注以為即白起所拔之西陵正義

引括地志主之非也策云拔鄢郢東至竟陵竟陵為今

天門縣則當時秦兵所及亦僅至安陸而止未嘗越漢

陽武昌而至黃州也水經注又云江水東過夷陵縣南

又東逕西陵峽荆州記自夷陵縣派江二十里近志作

十五里入峽口名為西陵宜都記自黃牛灘東入西陵

疑誤疑誤界至峽口百許里顧祖禹曰今自巴東歷三峽一為巫

瞿唐峽一即西陵峽或云西陵峽一為

陵明月黃牛也俱在夷陵境下夷陵連山疊障江行其

中迴旋湍激至西陵峽口始漫為平流故國於東南者

必以西陵為重鎮是西陵距夷陵不遠吳黃武元年改

縣胡三省曰西陵即夷陵本此而亦楚要地也

竟陵

秦策昭王既息民繕兵章東至竟陵原注後志屬江夏

補曰竟陵在鄧州長壽縣南今復州亦其地恩澤案越

世家竟陵澤今作竟澤楚之材也索隱楚有七澤竟陵

其一蓋亦財富之地孫宗鑑曰自蔡州南至信陽軍始

有山路迤邐至安陸可兩驛至復州皆平地南至大江

並無邱陵之阻謂之竟陵者陵自此而竟也漢志江夏

郡有竟陵縣二志並同鮑注本楚郢公邑水經注云竟

正義故城在長壽縣南通典後漢書注並百五十里長

壽今安陸府鍾祥縣然云在縣南百五十里則當在今

天門縣西北方輿紀要作七十里天門在鍾祥東故輿

地廣記謂復州景陵縣即今天即白起攻郢所至處實

字記謂在長壽縣西四十步似誤錢坫明知其誤反云

尤不尤不可解據此則為今天門縣

州

本策江乙為魏使於楚章州侯相楚貴甚矣恩澤案左

傳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杜注華容縣東南有州國楚

世家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即此漢志南郡有州

陵縣晉志南郡州陵楚婁人州侯所邑水經注江之右

岸有雍口東北流為長洋港又東北逕石子岡岡上有

州陵故城莊辛所言左州侯國矣在今湖北荆州府監

利縣東三十里錢坫謂在武昌府西南胡

隨

同上夏水章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原注屬南陽恩澤案

漢志南陽郡隨縣故國又有屬鄉杜預曰今義陽隨縣

故屬國也

括地志隨州外城古隨國地在上蔡縣東北五十里有

楚武王墓此條疑有誤上蔡或是在上明索隱宛縣之東而下隨邑亮

吉日古宛城在今荆門州南六十里今為湖北德安府隨州

隨陽右壤陽一作水

同上郢章必攻隨陽右壤高注隨陽右壤皆楚邑補曰

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多山林

者是也恩澤案正義楚都陳而隨故國在西南是楚之

右壤胡三省曰右壤蓋其地在楚都之右蓋自荆州觀

之則隨在楚左自陳州觀之則隨在楚右也

夏州

國策地名考

卷六

七

見上汾陘之塞下原注車允云桓溫集夏口城上有州曰

夏州補曰左傳楚莊伐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即

此正義云夏水口在荆州江陵縣離騷過夏口今本作夏首

而西浮是也恩澤案注謂此即左傳夏州甚是惟謂在

荆州江陵縣則誤甚蓋漢水自今江陵縣至今漢陽縣

通謂之夏其中有可居者曰州盛宏之曰夏州首尾長

七百餘里孔穎達曰大江中洲是也其在江陵者謂之

夏水口乃夏水之首江之汜也亦名夏首又名豫章口離騷

所云過夏首而西浮也在漢陽者謂之晴口亦名魯口

今日乃夏水之尾江之沱也亦名夏浦離騷所云背夏

浦而西思也策云東有夏州其地在楚東境當指漢陽

言闕駟曰夏口城上有洲名夏洲此十三州志文見水經注鮑以爲車允亦

非允說云夏口城北即沔水入江處沈約曰夏口在荆

江之中正對沔口李吉甫曰鄂州春秋時謂之夏洳俞

正變曰左傳夏洳當在今壽州漢書地理志城父縣夏

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今在下蔡西南十里正夏肥水

之洳也其地與棘離離相離離相離離亦與下文

城鍾離城州來城不遠非漢水之夏洳也說本施氏

士漢為沙羨東境後漢末謂之夏口即今漢口也張氏

今夏水又謂之長夏河

夏 同上屈塞章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蓋從鄢陵君新序引此作新

安與壽陵君恩澤案江永曰自楚莊王討陳夏氏鄉取

一人以歸謂之夏州地近漢水於是漢水遂有夏名凡

夏洳夏口夏首夏侯及漢之江夏郡縣皆以此立名據

此則夏侯封地亦當在今漢陽武昌之間

江南

見上洞庭下原注江南即漢志坊本楚地所謂江南地

遠者正曰正義云江南在豫章長沙南楚之地恩澤案

言江南者諸說不同秦本紀楚人反我江南正義曰黔

中郡反歸楚即楚世家所云越世家江南泗上不足以

備越正義曰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為楚東境楚詞章

句江南在湘郢之間徐廣曰江南者丹陽也秦郡郡高
士奇曰楚初都丹陽在枝江居江南後徙郢都在荆州
居江北別都鄂即武昌亦在江南自荆州以南皆楚所
謂江南也是江南所包者廣而此策所云則以黔中為
是秦本紀云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下云楚人反我
江南正義曰黔中郡反歸楚其事在白起拔郢後一
年與策文相應城渾出周章今邊邑之所恃者非
江南泗上也亦當如此解蓋一南境一東境也

長沙

本策長沙之難章原注長沙荆州國恩澤案地理志荆
州有長沙國後漢改作郡蕪林曰古青陽也水經注縣

本青陽之地漢書鄒陽傳越水
長沙還舟青陽秦始皇二十六年荆王

目錄地名考

卷六

九

獻青陽以西見秦本紀即此元和志按東方朔記南郡有萬

里沙祠自湘川至東萊地可萬里故曰長沙此說似通
不可信

典或云軫旁有小星名長沙應其地而名今按越世家

犖麗長沙楚之粟也則其得名已久蓋楚積穀之所或
曰

本古三苗國春秋時楚得其地
以為南府故能雄長于江漢間今為湖南長沙府

蒼梧

見上汾陘之塞下原注交州郡正曰正義云蒼梧山在
道州南按此乃楚粵窮辨處交州蒼梧則粵地也恩澤

案山海經蒼梧之邱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注云其
山九峯

相似淮南子注舜葬九疑在蒼梧焉乘縣東北零陵之
故名

南千里按漢馮乘縣為今江華縣在道州南七十里即
是零陵不足千里或曰今廣西富川縣賀縣皆
古馮乘地然亦僅在
零陵南三百里耳文穎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

陵胡三省曰太史公謂舜南狩崩于蒼梧之野歸葬于

江南九疑山在今道州零陵界則蒼梧九疑兩處也合

而言之者誤也據此則九疑或在零陵而蒼梧在其南

自當即指漢蒼梧郡言蓋漢蒼梧郡為今廣西梧州平

樂廣東肇慶三府及湖南永州府之永明江華二縣張
氏

琦曰古蒼梧漢零陵郡也
今永州府至廣西全州地是時楚地跨有蠻粵未必不

至於此正無庸信吳而屈鮑也

桂陽桂史
作杜

目錄地名考

三

韓策為公仲謂向壽曰章中封小令尹以桂陽原注中

言使楚自封之國中桂陽荆州郡補曰桂陽史作杜陽

索隱云秦地恩澤案杜陽為今陝西鳳翔府麟遊縣秦

地也但策既是桂陽不得以史記為說漢志桂陽郡有

桂陽縣桂水所出因以為名見水經注裴淵廣州記桂陽為

五嶺之一今湖南有桂陽州郴州有桂陽縣皆其地又

衡州府耒陽縣後漢於此置桂陽郡廣東連州有桂陽
廢縣亦楚境也

安陵

本策江乙說於安陵君曰章原注召陵有安陵應屬楚

正曰正義云鄂陵故城在許州鄂陵縣西北李奇謂六

國時為安陵鄂陵召陵皆屬楚張氏琦曰鄂陵屬魏召

陵屬楚徐廣以召陵釋魏安陵故正義王鄂陵以糾其

失吳氏援以說楚又曰鄂陵召陵皆屬楚誤矣恩澤案

莊辛謂楚襄王章有鄂陵君疑卽是人正義之說不為

無據然鄂陵固稱安陵而楚又別有一安陵故城在今

湖南郴州永興縣西南五十里或者卽其所封未可知也

國策地名考

卷六

三

國策地名考卷七

儀徵阮芸臺先生鑒定

歙

程恩澤

溧陽

狄子奇

魯山

張宗泰

訂

楚下

巫郡

見上汾陘之塞下原注屬南郡補曰南郡之西界恩澤

案漢志南郡有巫縣水經注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蓋

卽楚巫郡也地據巫山之險因以爲名正義楚自梁州

漢中郡南有巴渝過江南有黔中巫郡括地志巫郡在

夔州東百里通典夔州巫山縣楚置巫郡於此又曰今

歸州巴東縣地理通釋故城在今巫山縣北本後漢書注今

在巫山縣東而湖北宜昌府之巴東施南府之恩施建

始三縣皆其地也

巫

同上龜塞章秦果舉鄧巫上蔡陳之地恩澤案巫卽

巫郡也

黔中

見上汾陘之塞下案見秦

上庸

秦策秦武王謂甘茂曰章南取上庸恩澤案取者取之於楚也餘見秦

枳

同上夏水章楚得枳而國亡原注屬巴郡恩澤案漢志

巴郡有枳縣華陽國志涪陵巴之南鄙從枳縣入泝涪

水有明月峽廣德嶼水經注江之南岸有枳縣治華陽

記曰枳縣在江州巴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合庾仲雍

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正義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元

和志涪州賓化縣今南川縣本漢枳縣地與荆楚界相接胡

三省曰漢之涪陵今彭水縣今之涪陵乃漢枳縣也錢

謂漢之涪陵即今涪州因以漢枳縣在洪亮吉曰今四

川重慶府之涪州及長壽南川二縣皆漢枳縣地其故城在涪州西

巴蜀

同上汾陘之塞章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

并漢中之心案並見秦

漢中

見上又見秦策秦取楚漢中又云南亡鄢郢漢中案見

秦

郢陽

見上汾陘之塞下原注徐注今順陽屬汝南括地志正義並主此

正曰索隱云郢陽當是新陽汝南有新陽縣在新水

之陽恩澤案二說皆非也正義又云順陽即堵陽尤誤地理志漢中

郡旬陽縣後漢北山旬水所出南入沔東有旬關師古

曰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丁度云旬水在晉陽非是寰宇記郢陽金州

縣輿地廣記金州洵陽縣即楚郢陽也楚世家秦復與

楚上庸正義云今房州竹山縣及金州是又云割上庸

漢北地予秦正義云割金房均三州及漢水之北則其

地本相接也通雅郢陽在鄖漢之間鄖商攻旬關正義

曰在金州據此則正義蓋並存衆說今漢中興安州魏之金州也洪

亮吉曰今為陝西興安府洵陽縣郢旬洵三字並通又商州鎮

安縣亦其地

北地

同上并關章秦舉甲出之武關南而攻則北地絕原

注北竟之地非幽州郡恩澤案楚北竟之地自汾陘以

北郢陽以南皆是

南陽

同上陘山章魏戰勝楚敗于南陽原注荊州郡非修武

所謂恩澤案漢志荊州有南陽郡劉熙曰在中國之南

而居陽地故曰南陽張衡曰陪京之南居漢之陽是也

今爲河南南陽府此地分屬楚韓二國故宛穰等縣既見於韓又見於楚後皆爲秦有一彼一此迄無一定茲仍分見焉

宛

西周策薛公以齊爲韓魏攻楚章取宛葉以北原注屬

南陽補曰宛鄧州縣恩澤案漢志南陽郡宛縣故申國

秦本紀昭王十五年白起攻楚取宛十六年封公子市

於宛韓世家釐王五年即秦昭王十六年秦拔我宛是宛本分

屬楚韓二國而秦并之者也至昭王二十七年使司馬

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於是宛兼南陽之名三十五

年遂置南陽郡治宛括地志城在宛大城南見水經注其西

南二縣皆故宛城也今爲河南南陽府南陽縣 楚別

有一宛在今荆門州見上隨下

穰

魏策穰侯攻大梁章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案見秦

葉

見上宛下原注屬南陽補曰葉汝州縣恩澤案漢志南

陽郡有葉縣楚葉公邑皇覽縣西北三里有葉公諸梁家近縣祠之曰葉君邱有

長城號曰方城元和志後漢書謂葉縣爲小長安按郡志

注小長安在育陽縣與葉非一地言土沃人豐也閭若康曰葉故城距

今縣二十里有方城山蓋楚適諸夏必從此出故連山累石於此以爲固高士奇曰葉有東坡東西十里南北七里志稱沈諸梁所繫其故城在今南陽府葉縣南或作東三或作十里舊縣鎮

葉庭

東周策秦典師臨周章謀之於葉庭之中原注卽南陽

葉也補曰姚云後語作章華之庭恩澤案楚章華臺甚

多然未有以爲葉庭者當依本文解之爲是

黃棘

秦策謂秦王曰章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原注正

義曰蓋在房襄二州恩澤案今南陽府新野縣東北七

十里有棘陽城古謝國也地在棘水之陽故曰棘陽或

謂之黃棘卽秦楚盟處或曰在今湖北鄖陽府鄖西縣

之黃山

鄧

秦策秦取楚漢中章韓魏間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恩澤

案鄧有三一在今湖北襄陽府襄陽縣東北二十里古

鄧國也漢志南陽郡鄧縣故國楚文王滅之括地志故城在

襄州安養縣北二十里元和志作臨漢縣東北二十二里是也一在今

河南南陽府鄧州亦古鄧國地一統志以此爲鄧國以襄陽之鄧城爲鄧國地

江永荀子所謂鄧林也路史云其地多名材山高水深

舟車輾泊號為陸海即秦穰邑與襄陽接境一在今河

南許州鄧城縣東南三十五里名鄧襄城亦曰鄧城蓋

本楚地昭十三年蔡公子子皙盟于鄧杜注潁川

召陵縣西南有鄧城括地志故鄧城在豫州鄧城縣東

三十五里正義曰在召陵縣西十里是也凡左傳桓二

年蔡侯鄭伯會于鄧服虔賈逵以此為古鄧成九年鄭

伯會楚公子成于鄧史記秦昭王十六年司馬錯取鄧

封公子悝元和志以此為襄陽鄧寨皆此地即韓魏所襲也 隱十

年盟于鄧杜注魯地路史黃帝臣鄧伯溫國與南陽子

國策地名考 卷二

姓之鄧說文作曼姓有別當在今充州府境又括地志云故鄧

城在懷州河陽縣西三十一里六國時魏邑張宗泰曰

今輝縣亦有鄧城長泉水發源於修武縣之白鹿山伏

流十三里而見於鄧城見水經注均與楚無涉

上蔡

見上巫下原注見秦屬汝南恩澤案地理志汝南郡有

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

胡十八世平侯徙新蔡宋忠以為胡應劭曰九江有下蔡

即州來昭侯所徙故此稱上亦謂之蔡陽孔氏曰蔡城在蔡水

之陽也正義上蔡縣在豫州北七十里縣外城古蔡國

城也今屬河南汝寧府今修武縣亦有蔡城當水經

注引竹書紀年云魏章率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則上

蔡本楚地惟謂白起攻楚時舉之似非事實

葉蔡

同上夏水章則以葉蔡委于魏恩澤案葉即葉縣蔡即

上蔡縣也或曰楚滅蔡使葉公主之故稱葉蔡似亦可

備一說

陳蔡

秦策蔡澤見逐於趙章南攻揚越北并陳蔡恩澤案陳

即故陳國蔡即故蔡國也但考左傳及史記楚惠王十

國策地名考 卷七

一年滅陳四十二年滅蔡俱在悼王以前茲乃云吳起

佐悼王南攻北并豈惠王時復如平王故事更封之耶

姑錄之以俟考據齊策則魏惠王時尚有陳蔡又在楚悼王之後

新城

本策城渾出周章南遊於楚至於新城原注新城蓋河

南密也正曰下章言新城陽人陽人在汝州當是與此

近者恩澤案新城有四俱在今河南省一在歸德府商

邱縣文十四年諸侯同盟于新城郡國志梁國穀熟縣

有新城是也一在開封府密縣僖六年諸侯圍新城傳

曰實新密是也一在許州襄城縣括地志許州襄城縣

卽古新城縣是也一在河南府洛陽縣地理志河南郡
新城縣故戎蠻子國是也此外如秦之少梁晉之曲沃
皆號新城又燕有北新城北
海郡亦有新城此新城與周相近在宜陽今宜陽人
縣均與楚無涉
州之間並見本策當是洛陽括地志洛州伊閩縣隋開皇十
八年改置
本漢新城縣在州南七十里其地正當汝州之北宜陽
之東楚南境也

陽人

本策韓公叔有齊魏章矯以新城陽人子太子原注南
陽縣有陽人聚補曰括地志陽人在汝州葉縣西恩澤

案漢志河南郡梁縣有陽人聚秦滅東周遷其君於此

國策地名考

卷七

八

徐廣曰在洛陽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間梁今汝州新

城在洛陽南七十里而陽人在梁縣西四十里約距新

里距洛陽是在其間也舊注南陽縣當作河南郡今秦

注引地理志本作河南梁縣有陽人聚葉縣當作梁縣

成陽成本

作城

同上屈塞章襄王流於成陽原注成陽屬汝南補曰

史東北保于陳城當是指此城爾恩澤案漢志汝南郡

有成陽侯國水經注淮水逕成陽縣故城南卽此今在

河南汝寧府信陽州東北又光州息縣及固始縣西俱

有成陽城見方輿當時襄王自郢保陳路必經此或先

在光汝一帶流揜數日然後東保陳城未可知也張氏

說

鄢陵

見上夏下恩澤案通鑑秦始皇二十二年李信攻楚鄢

郢胡三省曰時楚遷壽春所謂鄢者卽春秋鄭伯克段

于鄢之鄢郢則陳州也據此則鄢陵疑卽今開封府鄢

陵縣然襄王時尙未遷陳又或在宜城亦未可定

南鄭

韓策楚圍雍氏章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

鄭矣恩澤案此南鄭卽新鄭也是時楚圍雍氏其地在

國策地名考

卷七

九

今開封府扶溝縣之西禹州之東與新鄭相近秦雖聲

言救韓實持兩端故曰殆不合軍於南鄭舊注因上云

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謂此南鄭亦漢中縣又因

史記無軍於南鄭四字以此爲衍文俱誤秦策云楚臨

南鄭則新鄭稱南鄭已有明徵矣就本策言之當以上

鄭爲新水經注云沔水又東謂之鄭公潭言鄭武公與

昭王同湯水非也斯乃楚之鄭鄉守邑大夫僭言公爾

據此則楚別有鄭地在今江夏武昌等處當存以備參

三川

見上下又云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

不勝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恩澤案此即韓

三川也高誘曰三川謂宜陽以一縣言張守節曰三川

謂洛州以一郡言又云三川河南之地兩川之間國策所云三川不過

如此呂祖謙曰三川在今爲衛懷孟開封鄭河南汝陝

號拱之地則據秦三川郡言其域廣矣

穎川

同上桂陽章公何不以秦爲韓求穎川於楚此乃韓之

寄地也原注此本韓地楚取之故云恩澤案漢志豫州

有穎川郡爲今河南開封陳州南陽及許汝二州之地

當時穎川亦斷不至此顧祖禹曰今禹州陽翟縣今以陽翟

國策地名考

卷七

七

并大禹州屬開封府蓋專就郡治言

上梁

同上新城章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原注此山陽

濟陰故梁近楚故也正曰故梁在汝州西南此云上梁

非是恩澤案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

險而在北境則梁爲楚地已久左傳所云封軫于汝是

也惟策云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張氏琦疑相去五百里句上下互易亦

有見詳見魏新城在洛陽南七十里距汝州不及百里則此

上梁非汝州梁縣可知然鮑云山陽濟陰故梁固謂地

理志之山陽濟陰二郡皆漢梁國地非謂汝州也惟濟

陰非楚地山陽又太遠今充州府以今考之當在河南歸德

府亦漢梁國地距新城約五百里秦爲碭郡故楚地漢

初改稱梁國必非無因也方輿紀要以爲即南梁則仍

在汝州矣左傳脾上梁之間大事表謂在今內黃縣西

下東國

齊策楚王死章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高注

下東國楚東邑近齊鮑注即楚策東地蓋楚國之東其

地近齊楚地高而此下恩澤案胡三省曰楚滅陳蔡封

眡于汝滅越取吳故地并有古徐夷之地皆在淮北即

楚所謂下東國

國策地名考

卷七

七

東國

同上宛章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高注楚東國近齊

南境者鮑注楚之東地即楚策下東國恩澤案正義曰

東國謂下相僮取慮也張氏釋地下相故城在今宿遷縣北七十里僮在今睢寧縣境

取慮在今顧祖禹曰謂壽春以東

東地

本策楚襄王爲太子之時章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

恩澤案胡三省曰東地蓋楚之東境淮汝之地也合而

考之殆即東國之地方五百里耳

泗上

同上新城章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恩澤案

正義曰泗上徐州春秋時楚北境也胡三省曰楚蠶食

魯國有泗上之地今按楚世家楚自越滅吳即東侵廣

地至泗上不待取之於魯亦非獨徐州也

泗北

同上鄧章齊人南而泗北必舉恩澤案言泗北則為今

山東兗州濟寧等處矣此皆齊地意必有與楚境相錯

者

方輿

同上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輿銓胡陵碭蕭相故宋必

見方輿

盡原注方輿屬山陽恩澤案漢志山陽郡左傳杜注作

也通雅謂在澤州非是有方輿縣即魯唐邑亦作棠縣北有觀魚

重館也楚世家外擊定陶則大宋方輿二郡者舉矣即

此地元和志魚臺縣城即漢方輿縣城也今在山東濟

寧州魚臺縣北

胡陵

見上原注屬山陽恩澤案地理志山陽郡有湖史記項

曹參世家並作胡與策同陵縣又廬江郡亦有湖陵郡國志作湖陸

更名劉昭曰前志王莽改曰湖陸故城在方輿縣東南

說文蒗澤水在胡陵水經注泗水逕郟鑿城北又東南

逕湖陵城寰宇記在魚臺縣東南一里今在魚臺縣之

東南六十里又在徐州府沛

沛

魏策楚許魏以六城章楚破南陽九夷內沛原注沛豫

州郡內言入其地正曰內沛地名必屬豫州者恩澤案

吳以內字連沛為地名當以鮑注為正漢志沛郡有沛

縣水經注昔許由隱于沛澤縣取澤為名寰宇記左傳

齊侯田于沛即此據左傳齊侯田于沛杜注今江蘇徐

州府沛縣治東南微山下有沛故城方輿紀要以為本

陽在今兗

州府沛縣

留

見上方輿下原注屬楚國恩澤案地理志楚國有留縣

郡國志屬彭城國又地理志有陳留縣孟康曰留縣地

臣瓚曰宋亦有發墨守留在陳宋之東水經注蒗水東

南過沛縣東北又東南過留縣北留縣故城翼佩泗濟

宋邑也春秋傳所謂侵宋呂留者也括地志留故城在

沛縣東南五十五里元和志靈今沛縣東南五十里有

留城鎮

碭

同上原注屬梁國恩澤案地理志梁國有碭縣郡國志

作礪山縣水經注獲水又東逕礪山縣故城北應劭曰縣有礪山在東今在東南出文石秦立礪郡蓋取山名

正義今礪山縣是也顧祖禹曰今徐州府礪山縣東洪亮

吉作三里有礪縣故城錢坊謂在河南歸德府永城縣南疑誤地雖接壤然僅在礪山

縣東南三里則不得在永城審矣

蕭

同上原注屬沛恩澤案漢志沛郡有蕭縣故蕭叔國宋

別封附庸也北征記城周十四里路史引作南臨汙水

路史引作高士奇曰蕭有二城北城去南城二十里南

城即故蕭國相傳蕭子避暑城也唐以前縣治北城宋

國策地名考

卷七

四

以後皆治南城明萬歷間徙于三台山南麓古蕭城在

縣北十里今同

彭城

本策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章原注彭城屬楚恩澤

案地理志楚國有彭城縣古彭祖國郡國志作彭城

國世本堯封彭祖于彭城號大彭氏國于此北征記城

北六里有山臨泗水經注獲水又東至彭城縣北東入

於泗城殷大夫彭祖之國也于春秋為宋地孟康曰舊

名江陵為南楚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文穎曰彭城故

謂之正義彭城徐州所理縣也州東外城古之彭國今

徐州府銅山縣即其地也

相

見上方與下原注屬沛恩澤案漢志沛郡有相縣郡國志陳

國苦縣春秋時曰相今為鹿邑縣又臨左傳桓十五年

會于蒙一作蒙在即此水經注相為睢水之別名應劭

曰縣以水名元和志故城在符離縣西北九十里寰宇

記古相土所居宋共公自睢陽徙都於此說見水洪亮

吉日今宿州西北有相山下有漢相縣故城址即相土

舊都之所

鍾泰本紀

國策地名考

卷七

五

同原注屬沛恩澤案漢志沛郡有鍾縣注云故城今

臨渙縣也錢坫曰在今安徽鳳陽府宿州西南九十里

方輿紀要云宿州南四十六里有鍾城未知孰是

淮北

同上鼂塞章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

之地原注句上有缺文新序云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

侯後語云與謀秦復取淮北之地大事記復取江南史

旁十五邑在頃襄二十三年恩澤案策文與字蓋舉字

之訛非有缺也注謂淮北之地即楚世家所云復西取

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亦未是世家所云指黔中巫郡

言故曰西取若淮北則楚之東南非西也說見齊策

江東

本策楚王問於范環曰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

而野江東原注以江之東為野思澤案史記甘茂列傳

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正義曰吳越之城皆為楚之

都邑春申君列傳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于江東因

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正義曰今蘄州也此說非是以

今考之凡元和志之江南東道輿地廣記之江南東路

皆古江東地

瀨湖

見上原注南陽有厲音賴正曰史作塞厲門地皆未詳

恩澤案地理志南陽郡隨縣有厲鄉故厲國也其地在

今湖北德安府隨州北百八十里乃楚之北境非南境

也且距江東絕遠與越地亦迥不相涉又不聞有湖其

誤無疑厲本音賴其地又有溧水寰宇記按滕公廟記

云古固城是吳瀨諸同縣地楚靈王與吳戰遂陷此城

吳移瀨諸縣於溧陽十里改陵平縣平王時又與吳戰

吳軍敗收陵平縣改為固城或曰即左傳昭十二年至伍

員破楚奔南海固城宮殿遂廢顧祖禹曰固城在今

江寧府高淳縣南十五里春秋時吳所築瀨諸邑漢置

溧陽縣於此此與寰宇記小異蓋溧陽其西南五里為

固城湖俗名石殆即所謂瀨湖也今溧陽縣有投金瀨

水古所云此於戰國時為越地又與楚金陵邑即今江

相近自此以東則江東矣瀨本與厲通而溧陽之溧土

然徐廣云一作瀨胡則史記本與國策同

春申

本策唐睢見春申君曰章原注楚相黃歇恩澤案寰宇

記楚相黃歇封為春申君本在壽州為去齊近為齊所

侵迫徙都於吳封為春申君開申浦在今武進縣置田

有上屯下屯今無錫惠山寺有黃歇廟又湖州有菰城

國策地名考

在今烏程縣皆春申故地據此則歇之封地由淮北而

江東而浙西其域屢遷而所謂申浦者則春申之所由

名也史記正義既以春申為號證又以本傳故吳墟為

今蘄州俱誤故吳墟在今無錫縣梅里與申浦相近

句章

同上江東章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史作行原

注屬會稽恩澤案漢志會稽郡有句章縣注引山海經

曰句餘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曰山在餘姚南句章

北故二縣因為名即甬東也顧棟高曰甬東為今定

其地在甬句之東也今按甬經甬東在十三州志句踐

之地南至句無後并吳因大城之章霸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秦置句章縣水經注江邊有查浦浦東行二百餘里與句章接界圖經鄞縣西原作東疑誤有甬東及句章故城寰宇記句章故城在明州鄞疑當作鄞宋無鄞縣縣西路史句章故城在明之鄞縣西今按句章本是華平山四明接其東嶺天台續其南峯故城在今浙江寧波府慈谿縣西南三十五里錢坫作十五里洪亮吉作四十里城山渡東其在唐之鄞縣宋之鄞縣西者乃晉隆安四年所遷之城在今寧波府鄞縣南小溪鎮雖接壤而非一地

東海

國策地名考

卷北

六

同上并闕章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恩澤案釋例海自遼西北平漁陽章武渤海樂陵樂安北海東萊城陽東海廣陵吳郡會稽十四郡之東界以東今自海州以南寧波以北皆楚境也所謂東海也

海陽

見上汾陘之塞下原注海之南耳非遠西郡也正曰盧藏用云在廣陵東今揚州海陵縣劉氏云楚之東恩澤案周書王會解有海陽大嶼注云海水之陽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有海陽索隱曰海陽亦南越縣地劉伯莊云楚并吳越地東至海海陽蓋楚之東南境路史漢之揭

陽亡餘所封水經注以為在遼西非是今潮之海陽縣地理通釋楚威王六年敗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左傳楚奄征南海則自春秋以來楚已跨及蠻越矣若僅以今揚州府泰州漢海陵縣當之似不足以盡其疆域惟於東字差合耳

重邱

本策術視伐楚章昭睢勝秦於重邱原注屬平原正曰恐非恩澤案重邱有二左傳衛孫蒯飲馬于重邱曹地也在今曹縣東北五十里諸侯同盟于重邱齊地也在今聊城縣東南五十里在平縣西南二十里但此皆非楚境所及史記正義謂在冀州城武縣界見樂毅列傳亦似誤文冀州蓋曹

州之

卷二

九

胡三省曰呂氏春秋齊合章子與韓魏攻荆荆使唐襄將兵應之夾比比當作泚下並同見水經注及文選南都賦注後漢伯升傳同漢志作泚者非泚出廬江郡潯縣泚山泚出泚陽東北太湖山二字迥別而軍章子夜襲之斬費于是水之上水經注泚水又西澳本作漢文選注同水注之水北出此邱山南入于泚水意者重邱卽此邱也洪亮吉曰今南陽府泌亦當作泚陽縣西北三十里有慈邱山澳水出焉水經注作此邱云古名重邱史記秦會韓魏齊兵伐楚敗之於重邱卽此今按水經注並無此邱古名重邱之文洪蓋誤以胡注爲鄭注惟楚世家云殺將軍唐昧取我重邱而去此云勝秦於重邱恐非一地當從

闕疑

垂沙

本策蕪子謂楚王曰章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原注未

詳兵略訓楚兵殆于垂沙亦不注史記禮書兵殆於垂沙地名也沙蓋沙字之思澤案荀子議兵篇兵殆于垂沙唐茂死楊倬注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

郡有垂鄉豈垂沙乎今按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

齊韓魏共攻楚殺唐昧取我重邱而去昧與茂同據此

則垂沙之事即殺唐昧之事秦本紀昭王八年楚懷王三十年

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為共攻楚方城取唐昧

則垂沙當即在方城內外上條重邱在沘陽即今南陽府正與方城相近惟策與史

互異故但難確言其處耳固非沛郡鄆縣之垂鄉也

疏章

燕策蕪代謂燕昭王曰章楚不出疏章原注地缺

壽陵

見上夏下恩澤案通鑑秦莊襄王二年五國攻秦取壽

陵至函谷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趙邑也胡三省曰當

在河東郡蓋以秦本紀作秦卻于河外故也然河南亦

稱河外則即謂壽陵在新安宜陽之間亦無不可但此

雖楚境所及未必即壽陵君之邑也或曰壽陵即今壽

州亦無確證

陽陵

見上淮北下原注新序作成陵今無考

棘門

本策楚考烈王無子章止於棘門之內原注宮門以棘

衛之恩澤案史記正義曰棘門壽州城門蓋以考烈王

遷都壽春望文生義而為此說就策文審之仍以舊注

為是

章臺

楚策蕪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章今乃欲西面而事

國策地名考 卷七

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原注秦臺在

咸陽恩澤案秦本紀楚懷王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

禮孟康曰章臺在長安中三輔黃圖章臺宮在漢長安

故城西秦宮也中有章臺因名孔氏曰臺在渭南按秦

北而當時朝章臺稱咸陽者過長安而言也此舊說所本也但既云西面事

秦又云南面朝章臺殊參差不合史遷知其難通故於

下句亦改作西面見蕪秦竊疑策文不字蓋衍或有言

楚既西面事秦則諸侯無南面事楚者所謂秦強則楚

弱也夢溪筆談壽州城父縣南九里見都陳州商水縣

西北三里見荆州江陵東南十五里沙市長林無監利

方輿紀要

縣見杜注晉俱有章華臺魏書地形志汝陽郡汝陽縣注云亦有章華臺此當
主江陵志云故楚離宮也渚宮故事靈王所築臺形三
角亦曰豫章臺今為章臺寺俞理初曰靈王所築當在乾谿今亳州也接左傳楚子為章華之臺在死於乾谿之前當仍以在江陵為是

國策地名考

卷八

一

國策地名考卷八

欵 程恩澤 纂

儀徵阮芸臺先生鑒定 溧陽 狄子奇 箋

魯山 張宗泰 訂

趙上

原注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邱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張氏琦曰代雁門二郡亦屬趙自今直隸廣平順德正定河間保定

國策地名考

卷八

一

深冀祁定晉蔚等府州及大名之磁州南樂山東之臨清恩縣河南之臨漳內黃武安涉縣山西之遼沁趙城石樓以北兼有陝西之榆林府河套等地恩澤案趙嬴

姓與秦同祖蜚廉四世至造父始封趙城今山西平陽府趙城縣通志以趙都趙城遷於平棘為今直隸趙州似誤又七世至叔帶自

周適晉又五世至趙夙邑於耿今絳州河津縣成子居原即故原國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十五里簡子居晉

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獻侯治中牟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洪志繫河南中牟下非是後復居晉陽肅侯徙都邯鄲按竹書及

地理志俱作敬侯徙邯鄲胡三省曰成侯二十二年魏克邯鄲三十四年魏歸邯鄲成侯敬侯子也若敬侯已

都邯鄲安有魏克其國都而不亡今直隸廣平府邯鄲

縣自趙夙後九世至籍為諸侯又八世至王遷為秦所

滅初學記三家分晉自澤潞而南至衛州盡太原已

北屬趙史記正義趙東隣燕齊西邊秦樓頌南界韓魏

北迫匈奴地理通釋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

韓之東故韓非曰中央之國

晉陽

秦策張儀說秦王曰章智伯帥三國之眾以攻趙襄王

於晉陽高注晉陽趙氏邑補曰晉陽漢太原郡所治龍

山在西北晉水所出恩澤案漢志太原郡晉陽縣故詩

國策地名考

卷八

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水經注叔虞封于唐縣有

晉水故改名曰晉括地志故唐城在晉陽縣北志又云

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所築叔虞始封此此相

沿舊說也而實不然皇甫謐曰堯始封于唐今中山唐

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于詩為唐國則唐

國在平陽也詩譜所云故夏墟原指平陽說故曰其封

城在大岳之野若在晉陽則與太岳無涉

堯所都也東去即太岳十里應劭曰順帝改虜曰永

安今汾西縣則墳以唐國為永安也顏師古世本居篇

唐叔虞居鄂宋忠曰鄂在大夏張守節曰故鄂城在

州昌寧縣東二里與絳州夏縣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

縣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今為鄉寧縣屬平陽府列

國與廢說成王封叔虞于唐始都翼杜預曰晉舊都在

平陽絳邑縣東鄭樵曰唐城在絳州翼城西二十里以

有晉水出焉改為晉水經注平水俗名晉水括其地正

名翼亦名絳而平陽者是其總名今為平陽府翼城縣

顧炎武曰翼北距晉陽七百餘里晉邱劭記作即後世

遷國亦遠不相及全祖望經史問答謂初晉世家唐在

河汾之東方百里今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

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自唐叔以至侯緡並在翼洪亮

吉曰今翼城縣西有唐城東有晉城則詩之唐國不在

晉陽歷有證據若其為趙簡子邑則固無疑耳縣西北

有三角城其城三面一名徙人城

又曰捍胡城相傳為趙簡子所築

邯鄲

同上按邯鄲完河間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原注

邯鄲趙國都恩澤案漢志趙國有邯鄲縣張晏曰邯山

在東城下單盡也城郭從邑故加邑云寰宇記云邯山

至此而盡因名太平御覽邯鄲本春秋時衛邑哀四年

趙鞅降之至肅侯都焉五代時縣移今治地理通釋邯

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故城在今

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南二十里 志云俗呼舊城為趙

故臺也

常山

本策藉秦自燕之趙章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

北有燕國原注 見楚策 恒山屬趙之元氏補曰正義云在

鎮州西 恩澤 案爾雅恒山為北嶽管子恒山北臨代南

俯趙東接河海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地理

志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風俗通恒常也萬物

伏北方有常亦謂之常山白虎通陰終陽始其道常久

故曰常山地道記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

國策也名考

卷八

四

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級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名山

記恒山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索隱常山於

天下在北若人背脊元和志恒山常水所出故曰常山

或云遊漢文帝諱 此張晏說 非是夢溪筆談北岳謂之大茂

山 胡渭曰大茂山乃恒山之脊俗名神尖 今在直隸定

州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 舊注謂在元氏又 且保定府

西境及山西大同府東境故又在渾源州南二十里 經水

注時縣南面 元祿即此 列代祀典俱在曲陽 本朝順治七年始

改祀渾源 張氏琦曰此據趙國都言若四封則此時

西至河也

陘山

秦策陘山之事章高注陘山蓋趙井陘塞 恩澤 案地理

志常山郡石邑縣西有井陘山太行第五陘也穆天子

傳天子獵於劍山即此呂氏春秋天下九塞井陘其一

淮南李左車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最

為趙之險塞正義井陘在真州井陘縣東南十八里 井

陘 元和志井陘一名土門在縣東南八十里其口在縣

南十里四面高中央下如井故曰井陘今在直隸正定

府井陘縣東北五十里 東接獲鹿縣界西 此章陘山

未見得確是趙地姑依高注錄此以俟考

日竟其名考

卷八

五

羊腸 本策趙收天下章坐羊

見上邯鄲下高注羊腸在太原晉陽之西北趙險塞山

形屈折狀如羊腸鮑注 見西 上黨壺關有羊腸坂 恩澤

案羊腸有三一在懷澤間即太行坂道蔡澤謂應侯曰

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正義太行山坡道盤紆如羊

腸南屬懷州北屬澤州呂氏春秋九山之一是也一在

潞安府壺關縣東南百里 與澤州 樊餘謂楚王曰韓兼

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蕪厲遺趙王書曰秦

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 正義曰沁州 句注之南

非王有已 此趙世家文 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

坂是也一在太原府西北九十里吳起曰夏桀之居伊

闕在南羊腸在北策作盧畢在其北伊洛出其南郡國志萬根谷山即

羊腸坂在交城縣東南五十三里淮南子注晉陽西北九十里有羊

腸坂通河西上郡關皇甫謐曰羊腸塞在龍山水經注

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故倉

坂取名矣寰宇記羊腸又古積穀之所後魏於此立倉州界羊腸坂蓋亦地通典陽曲縣有乾燭谷即羊腸坂

是也三者壺關與懷澤相連而太原較遠當各依本文

解之此云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蓋指澤潞言

句注

同策地名考 卷八 六

本策趙收天下章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

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原注屬雁門補曰在縣西北

恩澤 案爾雅北陵西隄雁門是也郭璞曰即雁門山蓋

指句注言呂氏春秋天下九塞句注其一淮南子同高誘曰

在雁門陰館漢志雁門郡陰館縣今大同府山陰縣有句注山

地理志又云在太原郡廣武縣今代州地相接晉地道記北方之險盧龍飛

狐句注爲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內外也河東記句

注以山形勾轉水勢注流而名淮南子作句注非是亦

曰陘嶺自雁門以南謂之陘南以北謂之陘北亦曰東

陘西陘括地志句注與夏屋山相連相去五百里蓋北方之

險亦天下之阻元和志句注在朔州鄆陽縣東八十里

代州雁門縣西北二十里正義作四十里寰宇記東陘關在代

郡南二十里西陘關在雁門縣西北五十里今在山西

代州西北二十五里又在朔平府朔州東南

馬服

秦策謂應侯曰章君禽馬服君子原注服虔曰馬服猶

言服馬也索隱引虞喜志林說同崔浩曰馬服官名言服武事也

恩澤 案馬服山名郡國志注引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

西山上謂之馬服山括地志馬服山在邯鄲縣西北十

里路史國名紀今海陵疑之永年有馬服岡今邯鄲縣西

國策地名考 卷八 北

北三十里有紫山亦謂之馬服山蓋因趙奢葬此而被

以名正義曰因馬服山爲號則在當時固無此稱也

河

同上常山章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

之下矣恩澤案水經注河水南逕西河圓陽縣東又南

逕離石縣西又東逕土軍縣西又南逕上郡高奴縣東

又南逕河東北屈縣西又南逕皮氏縣西以今地言之

凡陝西綏德州及延安府之延長延川宜川皆古上山

西保德州及寧武府之偏關太原府之興縣汾州府之

臨縣石樓永寧寧鄉隰州之永和太寧平陽府之吉州

鄉寧等處皆河所經皆趙地也策云涉河踰漳據番吾
在今磁州而戰邯鄲當自漳關出兵由懷慶渡河再由
說見後彰德渡漳而後至也

漳

見上原注見齊策說文濁漳出上黨長子鹿谷山東入清

漳清漳出沽山大宛古腰字俗谷入河南漳出南郡恩

澤案淮南墜形訓清漳出楊戾濁漳出發包即發高誘

注二漳合流經魏郡入清河水經淇水東北過水經注

濁漳水出長子縣西發鳩山一名鹿谷山史記正義引

括地志作力黃山後魏志皆廉山蓋清漳水出沽縣今平定州西北少山即大自

涉縣東南流至武安縣注于濁漳正義謂漳水出濁漳

州武安縣三門山蓋誤世謂之交漳口山海經郭璞注則云濁漳東至鄴入

清漳地理志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大河說皆小異顧祖

禹曰二漳至河南臨漳縣西合焉其下流又分爲二經

流自直隸獻縣合滹沱河支流自山東館陶縣合於衛

河俱經直隸靜海縣北小直沽入海蓋皆自河入海也

通雅漳十有一皆以清濁合流而名沈存中以清濁

者文也別也漳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趙之二漳本入河河東周定

年乃專達於海按漳水甚多惟清濁二漳爲

河漳

見上常山下又齊策張儀爲秦連橫說齊王曰章秦趙
戰於河漳之上高注河漳漳水也恩澤案以河漳爲漳
水在齊策則可在本章則河爲大河漳爲漳水

漳河

本策極秦說李兌曰章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恩澤案此

則專指漳水矣

薄洛水

本策武靈王平晝閒居章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

齊中山同之原注史記安平涇水疑作西有漳水津名

薄洛津後志安定烏枝谷名補曰淮南子嶢山崩而薄

洛之水涸注謂薄洛在馮翊臨晉今按本文謂在趙東

與齊中山同之恐皆非此所指未詳恩澤案郡國志安

平國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徐廣劉昭注引此爲

證水經注漳水又歷經縣故城西水有故津謂之薄洛

津寰宇記落漢水在平鄉縣西疑當南十八里古薄津

也語訛故爲落漢胡三省曰薄落水在趙之東與齊中

山同此地險漢經縣爲今直隸順德府廣宗縣自隋至

鄉縣正在趙之東境與齊中山皆接壤齊在東中鮑謂

安平西有漳水名薄洛津本不錯乃以安定郡烏枝有

薄洛谷即開爲涇水所出遂訛經縣爲涇水吳知其非

而不能是正反引淮南以亂之疎矣 顧祖禹曰薄洛水一名胡盧河即禹貢大陸澤亦謂之廣阿澤鄆道元以為即楊紆藪在今趙州寧晉縣東南二十里按寧晉為漢饒陶縣後漢袁紹傳大會賓徒于薄洛津注引水經注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洛津郡國志鉅鹿郡饒陶縣有薄洛亭或即因水而名可備一說以俟考

本策說張相國曰章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原注後志滏水在鄴 恩澤 案山海經神囿之山滏水出焉東流注於歐水淮南墜形訓金出崑崙誘曰景山在邯

鄆西南郡國志鄆有滏水水經注滏水出鄆西北石鼓山南巖下冬温夏冷東流注於漳謂之合口 見鄆文選

注滏水熱若出於釜故以滏名元和志釜水出磁州滏陽縣西北四十五里鼓山亦名滏山泉源奮湧若釜水然今出直隸廣平府磁州西鼓山東北流經邯鄲承年

曲周雞澤平鄉而入大陸澤復由鉅鹿南流至威縣合於漳 方輿紀要謂原出河南武安縣東滏口山經直隸磁州東南流至臨漳縣西北入漳殊誤張氏琦曰滏水自明承樂中滏水北決入滏後又挾滏東南行故道不可復述

晉水 秦策秦昭王謂左右曰章決晉水以灌晉陽原注出晉

陽補曰括地志晉水出并州晉陽縣西東南流注汾水

恩澤 案山海經懸壘之山晉水出焉淮南墜形訓晉出龍山高誘注龍山在晉陽西北地理志晉陽有龍山晉

水所出東入汾水經注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因分為二流北瀆即智氏故渠其瀆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

周迴灌溉東南出城流入於汾其南瀆經城南亦注焉元和志晉水有三派其二派即水經注所云又一派隋

開皇四年開亦東南流入汾水今出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西南十里懸壘山 即龍山也

呼池

同上晉陽章中呼池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原注呼池在代鹵城 恩澤 案山海經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穆

天子傳絕鉞山之隊北循虜沱之陽注今在雁門鹵城縣淮南墜形訓呼沱出魯平 孫星衍曰平疑當作乎此山亦名武夫古聲相近按

此說似未合呼池有魯沱之名因號魯口袁宇記云出平山說文作成夫山括地志作孤阜山無言魯字者

地理志虜池出代郡鹵城縣東至參戶 地理通釋引作參戶故城在今青縣參合在今大同府陽文安入海又河和衛北與鹵城隔絕呼沱不得至其地

樂成弓高渤海郡成平下俱有虜池正義呼沱出代州河蓋其別流甚多故各就所在書之

繁峙縣東南流迤五臺山北又東南流過定州入海 定州距海尚遠蓋由定州至錢坊曰河北之水惟虜池決溢文安以東乃入海也

無常漸趨而南無復舊迹水經又逸其文燕南趙北故道莫可考矣

洹水

同上常山章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原注見秦策燕秦傳注出林慮項羽紀注在安陽縣北前後志

在良鄉東南張氏琦曰漢志出良鄉者乃垣恩澤案地水非洹水也後志良鄉下不注

理志洹水出河內郡隆慮郡國志作林慮徐廣曰洹水所出張宗泰曰隆林聲相近

縣東北至信成今廣平府清河縣入張甲河水經注洹水出上

黨注氏今澤州府高平縣縣東過隆慮縣北又東北出山過鄴

縣南東過內黃縣入白溝淇水過內黃縣為白溝亦見水經注釋例洹水

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縣今彰德府安陽縣入清水三說

互異今出彰德府林慮西三十里林慮山東流逕安陽臨

漳至內黃縣入衛河與釋例合是其上流當依地理志

其下流當依水經注參而較之其失自見矣

清河

見上常山下案見齊

平原津

秦策鮑本屬趙文信侯出走章平原津令郭遺勞原注列女

傳有趙津吏蓋此官恩澤案史記正義德州平原縣南

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水津焉後名張公渡恐此

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公孫宏平津侯所封亦近此蓋平津卽此津胡三省曰按公孫宏封勃海高城之平津鄉則平津非平原津也漢志篤馬河至平原東北入海此蓋津渡處顧祖禹曰今山東平原縣屬濟南府西南有平原津黃河津濟之所也

河關

齊策張儀爲秦連橫說齊王曰章悉趙涉河關指博關

原注河關屬金城史作清河是也正曰河之關亦通

澤案此趙之東界蓋於清河之上設關以爲防守當在

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西境

國策地名考

卷八

三

扞關

史作扞關

同上句注章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邱而至鉅鹿之界

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原注大事記扞

者扞敵之扞非關名也趙之扞關陸道之關也楚之扞

關水道之關也恩澤案趙世家作秦之上郡近扞關至

於榆中千五百里以地形考之趙之扞關當在今陝西

膚施縣一帶此本趙地而亦秦上郡邑設關於此所以

扞秦胡也或曰趙扞關在晉陽以西

太原

東周策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章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

西一作止絕作土秦之有已原注魏地後為秦郡恩澤案

太原趙地即晉陽也言秦誠盡得韓魏之上黨則趙之

太原以西亦當為秦有故曰制三晉之命鮑以為魏地

非是漢志并州有太原郡尚書大傳曰大而高平者曰

太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一

曰大鹵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傳曰即太原也穀

傳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廣雅大鹵太原也又曰大夏傳云遷寶沈于大夏

杜注大夏晉陽也又曰夏虛定四年封于夏虛杜注夏

虛即大夏此相沿舊說今不從又曰鄂隱六年納諸鄂宋忠曰鄂

地在大夏元和志大原六名一作平陽無稱鄂之說又曰唐地理志晉陽故

國策地名考

卷八

七

詩唐國是也凡有七名 都邑詔太原有三城一曰大

明城古晉陽城也左氏謂董安于所築城東有汾水南

流與城西晉水滙故智伯引汾水以灌城春秋後語謂

決晉水也韓世家亦作晉水地理通釋隋書地理志所謂晉陽

縣乃古龍山縣所謂太原縣乃古晉陽縣北齊分晉陽置龍山縣隋

開皇十年改龍山曰晉陽而以古晉陽為太原

榆次

秦策項襄王二十年章智伯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

之禍也原注榆次屬太原正曰并州縣恩澤案左傳石

言於晉魏榆服虔曰魏晉地榆州里名後謂之榆次故

址猶存水經注榆次縣故涂水鄉晉大夫智徐吾之邑也漢書曰榆次石梗陽鄉十三州志以為涂陽縣矣今山西

太原府榆次縣西北有榆次故城

祁

西周策蘓厲謂周君曰章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

原注祁屬太原恩澤案祁本晉大夫祁氏邑蓋以邑為

氏也後乃屬賈辛水經注侯甲水又西北逕祁縣故城

南自縣連延西接鄆澤在今汾州府平遙縣是為祁藪即昭餘祁

也縣始以此得名元和志故城在祁縣東南十五里寰宇

記作顧祖禹曰今太原府祁縣東南西疑誤七里有故

國策地名考

卷八

七

祁城戰國時為趙地縣西六里有趙襄子城相傳為其

所築

離石

見上高注離石屬西河鮑同恩澤案離石縣東北有離

石水見寰宇記又有離石山元和志今名赤洪嶺縣蓋以此名其南有

呂梁徐泗亦有呂梁與此異即尸子所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

出孟門之上者也水經注河水又南得離石水口水出

離石北山南流逕離石縣故城西是其證矣寰宇記石

州凡五縣離石臨泉平夷方山定胡皆離石地則亦大

縣也地有南單于城即左國城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

寧鄉縣臨縣皆其地也

簡

見上高註蘭屬西河鮑同恩澤案趙世家成侯三年衛

敗我簡通釋引二十四年秦攻我簡肅侯二十二年秦

取我簡離石此事在白起敗韓魏殺則簡趙地也漢書

西河郡有簡縣正義曰簡縣在石州徐應以為在潁川

無簡當是今永寧州西有簡城魏世家武侯十五年

敗趙師于北簡正義曰在石州趙之西北即此地

馬陵

燕策秦召燕王章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原注索隱

國策地名考

云並趙地恩澤案馬陵有五一在山東濮州東北六十

餘里齊地也左傳馬陵史作馬陵在一在直隸元城縣

東南十里魏地也詳見一在河南長葛縣北三十里韓

地也史記韓懿侯二年一在山西榆社縣西北九十里

則趙地也與太原府太策所指應在此又郡國志河東

郡平陽縣亦有馬陵今臨汾縣西南有白劉昭引杜注

以為衛地今無其文恐有誤衛地不得

蔡卑狼魏策

本策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章又使人之趙請

蔡卑狼之意原注蔡卑狼屬西河補曰漢志西

河郡有阜狼縣又有簡縣蔡或簡字訛恩澤案通鑑注

司馬康曰阜狼春秋蔡地後為趙邑胡三省曰阜狼屬

西河郡非蔡所能有或者簡字之訛簡亦屬西河蓋即

用舊註說或曰蔡蓋宅字之訛史記孟增幸於周成王

是為宅阜狼是也索隱曰據史記阜狼當是孟增之號

地故云宅然此等處似未可決斷趙世家云先王取簡

郭狼王應麟曰郭狼疑是阜狼張宗泰曰郭而與取簡

連文始從舊說為是今永寧州西北有阜狼故城與簡

故城相近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有阜狼索隱曰

在臨淮洪亮吉曰今山西沁州武鄉縣西北五十里亦

國策地名考

有阜狼城則阜狼更非一地

上黨

見上邯鄲句注下高注上黨屬韓恩澤案上黨乃韓之

別都遠韓近趙後卒降趙地理志趙分晉西有上黨則

趙本有上黨也正義曰秦上黨郡今澤潞儀唐書地理

途州先天元年避元宗諱沁等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

韓總有之至七國時趙得儀沁二州之地韓猶有潞州

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沁州在羊腸坂之西儀并代三

州在句注之南輿地廣記秦上黨郡今澤潞遼州平定

威勝軍之地今山西潞安府澤州府遼州沁州皆是張

琦曰今河南彰德府武安涉縣直隸廣平府之磁州亦其地釋名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志云郡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非是上黨記高平赤壤其地山阻百姓不居即此郡也

長子竹書作尚子

齊策蘇秦說齊閔王曰章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原注見東

周馬上黨案漢志上黨郡有長子縣周史辛甲所

封按劉向別錄辛甲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之周文王何得以長子封辛甲元和唐十道圖長子城丹朱所築

丹朱堯之長子因名師古讀長如字似非亦曰丹朱城本晉地見左

後趙國語智伯攻趙襄子將出從者曰長子近且

國策地名考

卷八

六

城厚完是也又屬韓趙世家成侯五年韓與我長子是

也竹書梁惠成王十二年鄭取純留尚子尚子即長子也故屬韓今山西潞安府長子

縣治西南有長子城

長平

秦策昭王既息民繕兵章長平之事原注後志泣氏有

長平亭在上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補曰正義云在澤

州高平縣西恩澤案長平有二一是魏地在今河南陳

州府西華縣東南或作東北十八里地理志汝南郡有長平

縣括地志長平故城在陳州宛邱西六十六里通鑑始

皇五年蒙鶩伐魏取長平是也即左傳與魏地有

是趙地在今山西澤州府高平縣西北二十一里又在長子

縣南四里郡國志上黨郡泣氏縣有長平亭括地志長平

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三十一里即白起敗趙括處是

也上黨記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城之左右沿

山亘隰南北五十許里東西二十餘里悉秦趙故壘遺

壁舊存焉通典長平有頭顱山築臺于壘中因山為臺

志云長子南有長平關即江豬嶺上有石如豬此說似

與華氏戰于豬邱後漢志陳國長平縣有豬邱水經注

亦云蓋即江豬嶺也正在魏之長平以云長子非是

圖經云關蓋置於武紇嶺秦趙戰于長平趙兵敗白起

追之至此嶺又縣西北二十里有漳澤驛長平北出道

也

國策地名考

卷八

六

關與

本策秦攻趙蘭離石祁拔章合衛胡易史作胡傷伐趙攻關

與原注後志上黨涅有關與恩澤案黃儀云關與有四

水經注梁榆水逕梁榆城南即關與故城也盧雅在梁

之虛郭即關與說本十趙奢破秦於此三州志在今遼州和順縣

括地志關與聚今名烏蕪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

里趙奢破秦軍處銅鞮今沁州郡國志上黨涅縣有關

與聚劉昭云史記趙奢破秦兵關與在今武鄉縣隋地

理志武安縣有關與山元和志在縣西南五十里即趙

奢拒秦處武安屬今彰德府東海公曰若在武安去邯鄲僅六十里何須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乎即括地志說當

以潞州為是閻若璩曰涅故城在武鄉縣西五十五里

武鄉在沁州東北六十里則涅在沁州之北矣關與又

在涅縣西則在沁州西北可知相去無幾正是一地此

韓之關與也趙奢列傳秦伐韓軍于關與趙世家惠文

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關與皆在此若和順關與

則為趙地始皇本紀十一年王翦攻關與轅陽轅陽即

今遼州和順在州北九十里距沁州幾二百餘里自是

兩邑魏世家昔者魏伐趙拔關與秦本紀昭襄王三十

巨野地名考

卷八

三

八年胡傷攻趙關與節本皆在此方輿紀要以趙關與在今沁州雖屬

兩國而皆為趙奢拒秦處故易混至武安之有關與則

唐人誤會史遷文義而言之括地志已知其非矣方輿紀要以韓關與

在今武安

武城

本策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章原注屬清河即下東武

城恩澤案以東武城為孟嘗君所封似乎合理然謂武

城即東武城實說不去地理志定襄郡有武城縣應劭

曰定襄有武城故清河武城加東字元和志寧守則清

河之有東武城正以定襄武城而名不得謂武城即東

武城也且趙東武城乃平原君封邑未必又以封田文
今山西朔平府平魯縣西北塞外有漢武城故城在歸化城
東其田文封此與否固難決斷然定襄武城實在此地

國策地名考卷九

儀徵阮芸臺先生鑒定

深陽 狄子奇 箋

魯山 張宗泰 訂

趙下

上郡

同上常山章宜陽効則上郡絕原注并州郡正曰正義云上郡在同州西北恩澤案漢志并州有上郡括地志

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元和志作龍泉縣東南五十里通典今

綏郡銀麟夏坊延丹等州地輿地廣記上郡今麟延安

丹坊廊銀夏綏德保安之地胡三省曰隋唐之綏州延

州秦漢之上郡地也此本魏地史記秦惠文王十年魏

坊廊延北至而亦屬趙趙滅中山遷其君於膚施即上

郡縣也地理通釋亦以此章上郡屬趙後皆為秦有今陝西綏德州有

上郡城其地則綏德延安鄜州皆是也張氏琦曰上郡

當作上黨宜陽與上黨隔河連近若上郡則遠矣

定陽

同上長子章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原注屬上黨

恩澤案上黨蓋上郡之訛漢志上郡有定陽縣應劭曰

在定水之陽水經注黑水出定陽縣西山東南流右合

定水俗謂之白水今陝西延安府宜川縣西北張氏釋

今陝西鄜州洛川縣北有定陽城與膚施相近又山西吉州亦有

定陽城乃後魏時

平都

本策秦晉春平侯章故君不如遺春平侯而留平都侯

又見魏策原注皆趙人恩澤案地理志上郡有平都縣

正義曰輿地志平都縣在今新興郡此曹魏郡名非

陽周縣相近秦漢之陽周本在今陝西安定縣後魏時

移屬趙興郡為今甘肅正寧縣正義陽周今寧

志平都與陽周相近則其地當仍在安定又今山西遼

國策地名考卷九

州西北七十里平城廢縣志云即趙平都城趙簡子

所立未知是否 趙惠文王三十年章相都平君田單

鮑本改作平都正曰都平即安平也本大事記今附於此

雲中

燕策燕太子丹質於秦章王翳將數十萬之眾臨漳鄴

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原注見趙策并

州郡補曰正義云雲中郡城在榆林縣東北今勝州

案地理志有雲中郡雲中縣匈奴傳趙武靈王北破

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在今歸化城下至高岡為塞置

雲中通釋今勝州雁門代郡水經注虞氏記云趙武侯

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大城一箱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畫見翠鴿遊于雲中裴回經日見大光在其下乃即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

元和志雲中故城在榆林縣東北四十里括地志雲中字記並同

記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所置秦因之冀州圖雲中

周迴六十里北去陰山八十里南去通漢長城百里道川也在

原陽鎮北南北遠處三百里近處百里東西五百里錢

坵曰雲中城在今陝西榆林府神木縣東北鄂爾都斯

界內黃河東北岸洪亮吉日在今歸化城西後漢移置

今代州崞縣西南七十里

原陽

原陽

本策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章原注屬雲中恩澤案漢志

雲中郡有原陽縣水經注芒干水西南逕武阜縣今教虎口

又南逕原陽縣故城西在今朔平府右玉縣西北邊城

北在歸化城西北

榆中

見上扞關下原注屬金城恩澤案漢志金城郡有榆中

縣但此乃秦漢縣名非戰國之榆中也伍被傳廣長榆

開朔方注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溪舊塞或謂

之榆中始皇紀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

陰山以為三十四縣項羽紀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蘓林曰在上郡崔浩云蒙恬樹榆為塞

也水經注諸次水出上郡諸次山東逕榆林塞又謂之

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谿舊塞者河水篇又以蒙恬所開榆中為金城郡屬

北岸通與勝州榆林郡南即秦榆林塞輿地廣記榆林

縣東有榆林關隋開皇二年置胡三省曰據衛青取河南地案

榆林舊塞正在唐麟勝二州界其西接古上郡之境道

元率合班志金城郡之榆中縣反以蘓林為誤非是合

諸說推之趙之榆中自當在今陝西榆林府榆林縣邊

城外其甘肅金縣之榆中故城則漢縣也通典又謂榆中故城在蘭

胡中

同上原陽章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

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吳注胡中一本榆中世家

二十年王西畧胡地至榆中正義云勝州所治榆林括地志文非史記恩澤案胡中即榆中也據吳以正義為

證則亦主榆林縣與鮑異義而不為是正未審厥指

遺遺之門 九限 五徑高本

見上原注此門義取胡者古今所遺正曰無據而繆思

案顧祖禹曰今陝西榆林鎮今為榆林府廢勝州今神木縣邊外

北有榆溪塞漢曰廣長榆塞即國策所云出于遺遺之

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者也又蘓厲為齊遺趙惠

文王書秦之上郡近扞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亦即

此地此據史記文雖非確詰而大意不甚相遠也

窮之門

同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

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恩澤案史記云遂至代北至無

窮胡三省曰自代北出塞外大漠數千里故曰無窮引

國策云云此說非是窮與終通莊子終髮即窮髮南荒地無窮謂無

終即左傳無終子國也漢志右北平郡有無終縣其地

相傳在今遵化州及玉田縣或曰在今薊州非是薊州乃徐無非無終也顧

炎武曰據漢書樊噲傳擊陳豨破得綦母印尹潘軍於

無終廣昌今屬易州距玉田七百餘里顧謂千有餘里稍誤則其初境當在雲

中代郡之間江永曰晉自荀吳敗無終及羣狄漸擴代

北之地其後趙氏盡得代地而無終之國乃在右北平

是無終本與代隣故曰遂至代北至無窮策謂與代交

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正與史合無窮似即無終

當在今直隸易州廣昌縣

見上邯鄲下高注代屬趙恩澤案地理志幽州有代郡

又有代縣十三州志古代城在飛狐界在蔚州東自飛

狐縣北入媯州懷戎縣界即古飛狐口也寰宇記代本

北狄姜姓國周末強大在七國前稱王以今雲中馬邑

五原安邊定襄皆為代國之北焉今山西大同府及代

州之繁峙直隸宣化府及易州之廣昌皆其地非今代

州也隋開皇五年始改雁門郡為代州

延陵

同上蔡邕狼章乃使延陵君高本作王按韓非子伯生後乃訛為王字而鮑又改

作將車騎先之晉陽恩澤案地理志代郡有延陵縣應

劭曰在當城在今宣化府城南西北水經注延鄉水東逕延陵

縣故城北延音征史記趙世家延陵鈞徐廣注引此文

說文无部延行也从无正聲諸盈切漢武帝延和年號

用此則延字從正不從无與延陵異路史乃謂延陵有

五一在代即此一在後三竟以延陵為延陵史記集解

云代郡有延陵縣即引韓子趙襄子漢志右北平

事為証似古本有作延者始識于此疎矣郡又有延陵

縣或亦誤為延陵元和姓纂以趙襄子錢坫曰延陵今

宣化府萬全縣地洪亮吉曰在大同府天鎮縣北邊牆

外

三梁

魏策秦敗魏於華章初時惠王伐趙戰平三梁原注春
秋秦取梁漢夏陽也河內營作南有梁周小邑也陳留浚

儀大梁為三正曰索隱云三梁即南梁史記作戰乎南

梁故索隱有此說恩澤案二說皆非是鮑以三梁為一地不能轉戰於

三處也吳以三梁即南梁此韓地在今汝州與趙遠不

相涉水經注博水又東南逕三梁亭南疑即古勺梁也

竹書紀年燕人伐趙圍濁鹿趙武靈王及代人救濁鹿

敗燕師于勺梁今廣昌東嶺之東有山俗名之曰濁鹿

避城地不遠土勢相隣以此推之或近是矣路史國名

紀引地理風俗傳扶柳西北五十里有梁城故漢西梁

縣在今冀之南宮堂陽鎮今在東鹿二說皆可存水經

注尤近是

東垣

燕策蘓秦將為從章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眾軍於東

垣矣原注垣謂城正曰正義云東垣趙之東邑在恒州

真定縣南故常山城恩澤案地理志真定國真定縣故

東垣高帝紀八年擊韓信餘寇于東垣即此十三州志

河東有垣故此加東在今直隸正定府正定縣南八里

又今河南新安縣東亦有東垣故城乃晉末所置寰宇

記謂宋東垣縣在河清縣西南二十五里疑即此地

鄰

同上薄洛水章引水圍鄗原注屬常山補曰光武即位
於此改高邑恩澤案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魯取鄗地

理志常山郡有鄗縣郡國志高邑故鄗光武更名說文

鄗常山邑世祖所即位今為高邑徐廣王然非今之高

邑縣也高士奇謂即今高邑縣乃漢房子縣北齊天保

七年移置至隋開皇十六年復於漢鄗城南十八里改

置柏鄉縣屬趙郡元和志云故鄗城在柏鄉縣北二十

一里是也寰宇記趙州平棘縣今省入有鄗城史記魏

无忌救趙趙孝成王為築此城趙世家武靈王今名故

城鎮即此地在今直隸趙州柏鄉縣北二十二高作里

國策地名示卷二

左傳齊師在鄗鄗之間杜注在滎陽又取王官及郊

史記作鄗鄗棟高曰當為臨晉平陽間邑俱非一地

河間

見上鄗鄗下案見秦

東陽

同上鄗鄗章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又齊策國

子曰章絕趙之東陽原注屬清河恩澤案地理志清河

郡有東陽縣括地志東陽故城在貝州歷亭縣界河北

岸元和志在縣西十八里輿地廣記恩州歷亭縣漳南

鎮本漢東陽縣今為河間府故城縣地與山東恩縣接

境但此乃漢後縣名非趙之東陽也馬融三傳異同說

見水 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朝歌以南至
軹為南陽杜預曰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王氏
曰自漢以前東陽人抵為晉太行山東地非有城邑也
楚漢之間始置東陽郡則東陽亦廣矣大約今直隸大
名廣平順德等府皆是 左傳東陽凡四見趙勝帥東陽
荀吳各東陽在今晉州安陽城
東陽在今陽朔吳師克東
陽在今棗縣均與此有別

鉅鹿 見上并闕下原注冀州郡 恩澤 案漢志鉅鹿郡有鉅鹿
縣注引山海經曰大陸之水史記紂盈鉅橋之粟許慎
云鉅鹿之大橋也應劭曰鹿林之大者 又云即唐虞之
大陸似未可信

國策地名考 卷九
顏氏家訓大麓一名確務山 呂氏春秋天下九藪鉅鹿
在今唐山縣境與鉅鹿隔河
其一 淮南 卽今廣阿澤也 胡渭曰呂覽既云趙有鉅鹿
又云晉有大陸其地為漢大
陵縣陸疑陵字之訛按左傳魏舒田于大陸在修武吳
澤卽晉南陽地非大陸也淮南高誘注以為卽此師古
已斥 元和志大陸澤在鉅鹿縣西北五十里 爾雅正義
引作五里
疑誤按元和志有四大陸通典
寶宇記澤東西二十里
有兩大陸皆各就所在言之

沙邱 寧晉之交又跨據深州東鹿隆平鉅鹿諸州縣俗名北
泊亦曰胡蘆河其鉅鹿故城則今順德府平鄉縣也
同上又秦策應侯曰章平原君自以賢名顯於天下然

降其主父沙邱而臣之原注鉅鹿有沙邱亭 恩澤 案沙
邱有三有紂之沙邱有主父之沙邱有始皇之沙邱 夏
梁亦有沙
邱在安邑 始皇本紀始皇三十七年崩于沙邱平臺徐
廣曰趙有沙邱宮在鉅鹿武靈王死處地理志紂所作
沙邱臺在鉅鹿縣東北七十里又云趙地薄人衆猶有
沙邱紂淫亂餘民水經注沙邱臺紂所成也趙武靈王
與秦始皇並死於此則趙之沙邱卽紂與始皇之沙邱
也 寰宇記萊州掖縣有沙邱城村所造始皇崩處又衛
縣北四十里苑城有沙邱臺俗稱姬已臺又冀州阜
城縣亦有沙
邱皆出附會 括地志沙邱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
元和今同

番禺 見上河下原注常山有蒲吾 恩澤 案地理志常山郡有
蒲吾縣 郡國
志同 括地志番禺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
里 元和
志同 今為正定府平山縣但番禺本非蒲吾 六國表
作番禺
亦與蒲吾字異正義云番禺又
音盤亦以蒲吾為誤吳氏從之 且蘓秦張儀俱云涉
河踰漳據番禺迎戰邯鄲之下平山在邯鄲正北三百
餘里秦若由懷慶渡河由彰德踰漳而來固萬萬不必
至平山 張儀連橫章上文有軍於滹
池句則山懷慶一路無疑 卽由滹津渡河由
澤潞踰漳而至邯鄲亦無庸繞道平山也 惟出井陘口
則可然迂道
涉險決
無足理 方輿紀要載一說云番禺卽今廣平府之磁州

在邯鄲正南七十里此乃秦自河漳至邯鄲必經之路
當從之秦攻趙有兩道兄魏策魏將與秦改韓章俱由磁州而不由平山

剛平

同上長子章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墜中卒之郭原
注剛平趙地缺趙成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取我剛平皆不注正曰正義云蓋在河北

案下云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則剛平當在趙之河
東蓋本衛地而趙取之秦策云築剛平衛無東野後又屬衛也顧祖禹曰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西南有剛平城

河東

國策地名考

卷九

二

齊策蘇秦謂齊王曰章有濟西則趙之河史作阿東下有國字

危原注趙河之東非郡也恩澤案鮑謂非河東郡甚是

但其地不知所在張氏琦曰濟西今荷澤鄆城壽張之

地趙河之東今臨清以西趙之邊邑也由濟西推之當

在今直隸清河元城大名南樂清豐等處凡在漳河之

東者皆是

武安

秦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章封為武安君高注

武安趙邑今屬廣平補曰正義云潞州武安縣恩澤案

漢志魏郡有武安縣徐廣曰在邯鄲西括地志故城在

武安縣西南七里元和志今在河南彰德府武安縣西
南十里而直隸磁州亦其地高注謂在廣平蓋據地望

鄴

見上雲中下原注鄴屬魏郡恩澤案鄴本齊桓公所置
管子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國語作蓋與杜邱是也後屬晉

魏文侯七年得其地改曰魏故後世稱魏郡尋復為鄴西門豹
為鄴令是也後又與趙趙世家悼襄王六年魏與趙鄴

是也漢志魏郡有鄴縣說文故大河在東北太行山在

國策地名考

卷九

三

西北蓋要地也帝王世紀縣西南有上元和志故城在

鄴東五十步今在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

平陽

本策平原君謂平陽君曰章恩澤案此平陽即在鄴縣

郡國志魏郡鄴縣有平陽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元年

敗邯鄲師于平陽史記始皇十三年桓齮攻趙敗趙將

扈輒于平陽即此括地志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

二十五里胡三省曰正義以此為河東之平陽非是

左傳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即此按杜注東郡燕縣有

平陽亭今在衛輝府滑縣東南五十里廢縣西二十
里似非一地括地志又云今臨漳縣西二十五里有平
在貝州歷亭縣界亦誤

陽城 距鄴五里

蕩陰

魏策秦圍趙之邯鄲章止於蕩陰不進原注屬河內

澤案漢志河內郡有蕩陰縣蕩水東至內黃澤有美里

西伯所拘也水經蕩水出河內蕩陰縣西山東鄆注云

出縣西石尚山泉流逕其縣故城南縣因水以取名也

章懷太子曰蕩陰今相州縣今彰德府湯陰縣西南有

蕩陰城 湯作湯

中牟

見上剛平下原注屬河南趙獻侯自取徙此正曰此據

國策地名考

卷九

三

地理志瓚及索隱以為非正義云中牟趙邑在相州蕩

陰縣西有牟山邑在山側 思澤案吳說是也 詳見春秋

集晏子春秋晏子之晉至中牟韓非外儲說晉平公問

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水經注魏徙大

梁趙以中牟易魏皆此中牟在河北之證距今開封府

之中牟縣數百里 晉志以滎陽郡中牟為趙都亦誤曹之升曰河北之

險莫如鄴次即中牟以有漳水之固又與鄴相近亦一

都會也 此春秋時衛走邯鄲之道以左氏衛侯將如五氏下過中牟推之舊說甚確五氏在今邯鄲西

南今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

朝歌

魏策魏將與秦攻韓章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溢之

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原注 見秦策朝歌屬河

內 思澤案漢志河內郡有朝歌縣紂所都居南有牧野

北有邯鄲 又東有雍城即左傳雍榆衛為狄所滅更封

于河南曹楚邱而河內殷墟更屬於晉括地志故城在

衛州東北七十二里通典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

記今衛輝府淇縣北關西社有朝歌城在滑縣西南七

十里

黎

同上罔與章請內焦黎牛狐之城以易商離石祁於秦

國策地名考

卷九

四

原注東郡有黎即黎陽 思澤案黎有四一在今山西

安府壺關縣黎本國也郡國志上黨郡壺關有黎亭故

黎國是 注云文王戡黎即此按路史謂文王所

黎城縣晉所重立之黎國也郡國志潞縣東北十八里

故黎國是 隋志括地志明一在今山東曹州府鄆城縣

黎侯寓衛地也地理志東郡有黎縣是一在今河南衛

輝府濟縣地理志魏郡有黎陽縣是此以焦黎並稱當

在黎陽 魏以東郡之黎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

北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名也水經

注今黎山東北故城蓋黎陽縣之故城也元和志其城

本春秋時衛之新築 錢坫曰武微泥中毛云邑名當在其處今按水經注魏濮陽郡治土地汙下城居小阜疑卽泥中在今開州南開州之西南卽濬縣之東北然非一地

平狐之城

見上原注地缺恩澤案漢志東郡有離狐縣在今曹州

與黎相近未知是否

河內

見上朝歌下原注見秦策屬司隸正曰正義云卽懷州也

在南河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恩澤案河內有指懷

慶言者地理志

河內郡懷縣秦曰河內是也有指衛輝

言者左傳銳師伐河內杜注今河內汲郡是也有指彰

德言者史記史起引漳水滸鄴以富魏之河內索隱大

河在鄴東故名鄴爲河內是也此河內與鄴連文蓋指

彰德言其實大河以北凡三府之地皆河內也

修武

見上邯鄲下高注修武趙邑今屬河內鮑同恩澤案漢

志河內郡有修武縣本商之寧邑韓詩外傳武王伐紂

勒兵於寧改名修武韓非子秦昭王越趙長平而攻修

武修武之名久矣應劭謂秦始皇更名徐廣王非是

今爲懷慶府修武縣 郡國志又有小修武聚晉灼曰在縣東南十五里今名北修武故城在縣北

李下韓非子

同下邯鄲章軍乃引退并於李下高注在河內鮑注趙

封李同之父於此恩澤案郡國志河內平澤縣有李城

水經注秦攻趙邯鄲傳舍吏子李同帥其徒赴秦軍秦

軍退同死封其父爲李侯見平原君列傳卽此城也於城西南

爲陂水淹地百許頃蒹葭菴生焉號曰李陂今在懷

慶府溫縣正義曰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然謂李

下卽此尙未可信

河外

見上東陽下又本策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章歐韓

魏而軍於河外原注漳沱河之外正曰卽清河補曰正

義云謂鄆滑州北臨河恩澤案兩河外自是兩地見秦

策者與齊隣當是清河或漳滏等河見本策者與韓魏

隣則大河也凡河南懷衛等處屬趙地者皆是見一東

境一南境也

焦魏云一

見上黎下原注宏農郡有焦城恩澤案漢志宏農陝縣

故魏國有焦城故焦國水經注上陽號大城中有小城

古焦國也惟謂神農之後則不然左傳焦姬姓括地志
陝縣有故焦城周同姓國也路史注召公子譙侯之舊
國故城在陝州東北百步則此焦乃姬姓確有明據蓋
古焦國有二神農之後路史以爲黃帝後蓋譚在譙郡譙焦古通今爲
安徽亳州若此則姬姓也正義謂先封神農之後後封姬姓非是今陝州
南釋地新證二里有焦城因焦水爲名與曲沃相近

同上句注意反三公什清于趙原注張儀塞什谷之口
當屯留之道則什近屯留恩澤案史記張儀列傳塞什

今本作斜蓋談谷之口郡國志注引徐廣曰一作尋成皋鞏縣

國策地名考 卷九

有尋口水經注洛水入河之處清濁異流亦名什谷元
和志洛水東經洛泗北對琅邪清入河謂之洛口亦名
什谷張儀所云卽此今鞏縣北有郟谷水亦謂之什谷
但什谷原未必卽此章之什而以爲近屯留亦誤屯留
距鞏縣四五百里中隔懷澤不可云近

清
見上原注後志中牟注有清口趙地也恩澤案郡國志

河南尹中牟縣有清口水卽左傳閔二年鄭人爲之賦
清人也但此中牟非趙之中牟前人已有成說而以爲
趙地恐未可信

三公徐廣曰一作王公

見上原注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有三封勃海有
三戶皆近趙恩澤案郭仲產言宛城南三十里有三公

城漢書地理志魏取地形志范陽郡固安縣有三公臺此固
非趙地且係後世水經注引王隱晉書地道記趙國元氏

縣有三公山則趙地也然亦未知是否 此句史作反
至分先俞於趙正義至分卽陞山先俞卽西隴也正義

音其說本不可曉姑附列於此

望諸
燕策昌國君樂毅章趙封以爲望諸君原注史趙封毅

以觀津號望諸君索隱云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
號焉恩澤案職方氏青州澤曰望諸禹貢作孟豬地理

志梁國易被引作睢陽盟諸澤在東北呂覽注作或謂

之孟都亦曰史記作明都詩譜作明豬其實一也呂氏

春秋天下九藪孟諸其一卽此元和志望諸澤周迴五
十里在宋州虞城縣西北十里寰宇記虞城孟諸澤俗

呼爲溜台蓋澤中有台也胡渭曰爾雅水草交曰糜處

名胡三省曰望諸本齊地毅自齊奔趙趙人以此號之
本其所從來也今爲河南歸德府虞城縣兩雅正義作

日今商邱虞城廢蓋本宋地而齊取之趙輔燕破齊或

者分得其地亦未可知其質殺所封地在觀津望諸等
其號耳非地也似與望諸澤無涉

伊是鮑氏

齊策國子曰章齊取淄鼠魏取伊是高注伊是趙邑鮑

註地缺恩澤案地理志梁國有已氏縣郡國志屬濟陰

郡晉志屬注引皇覽曰有平和水經注鄉鄉有伊尹冢

崔駰曰殷帝沃丁之時伊尹卒葬于薄即此豈即此所

云伊是是氏古通地理志至元孫氏為莊公師古曰歟

外惟上黨郡有猗氏縣晉改為寄氏或以音近而訛

淄鼠

國策地名考

見上高注趙邑鮑注地缺今無考

許

韓策秦圍宜陽章公何不與趙蘭離石和以質許地原

注許韓地趙嘗取之質易地也正曰蘭離石和不聞屬

韓許亦與趙遠恐有缺文以質許地者質音子而許之

地也恩澤案燕策云秦欲攻韓下云已得宜陽少曲致

蘭離石則蘭離石屬韓策有明文不可云未聞是時趙

地南至河外距許亦不甚相遠或嘗取之亦未可定故

仍王鮑說而列其地於此詳見韓魏

葉陽

魏策葉陽君約魏章原注趙人惠文十三年云封李兌
則葉陽君兌之封乎補曰葉即奉之訛恩澤案葉陽非
趙地當以舊說為是

濟東三城

本策燕封宋人榮登高陽君章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

原作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恩澤

案三城今俱屬濟南府其實皆在濟北長清今在濟南

縣疑水道更變而曰濟東者趙自濟西觀之則皆在濟水之東

也

盧

國策地名考

見上原注屬泰山恩澤案左傳尋盧之盟杜注盧齊地

今濟北盧縣地理志泰山郡有盧縣淮南王傳云國除

不名郡國志屬濟北國寰宇記故城在長清縣南十五

里顧祖禹曰今在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錢坊

十戰國時謂之博陽以在博關南也洪亮吉日今沂水

縣蓋又縣西南亦有廢盧

高唐

見上原注屬平原恩澤案漢志平原郡有高唐縣杜預

曰在祝阿縣西北寰宇記在禹城縣南五十里路史同

章邱今在濟南府禹城縣西南一作北四十里洪亮吉日

非是疑誤

故邑在今縣南漢縣在今
縣西二地雖殊界實相近
趙肅侯六年拔之見史記其在章邱者乃高齊天保七年所置
今之高唐州則漢靈縣故地也

平原

見上原注屬青州案見秦

東武城

本策秦攻趙章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恩

澤案地理志清河郡郡志作清河國有東武城縣正義貝州

武城縣外城七國時趙邑寰宇記蓋以定襄有武城同

屬趙故此加東也錢坫曰東海郡南成即南武城也故

國策地名考
案此
在今費縣魏去東字今山東臨清

州武城縣西十里有東武城故城即平原君封邑也與

紀要謂在直隸清河縣蓋地相接也

易城

秦策濮陽人呂不韋章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易城高

注趙邑鮑注地缺補曰字書無易字龍龕手鑑云音脚

恩澤案策札黃不烈者史記呂不韋傳正義引此作聊則當

為今東昌府聊城縣但今正義本仍作易豈據國策改

之耶

乘邱

魏策楚許魏六城章齊遂伐趙取乘邱原注屬泰山補

曰正義云乘邱故城在兗州瑕原作邱縣西北案

泰山郡之乘邱在今兗州府濰陽縣西北十里乃春秋魯敗宋師處非

趙之乘邱也趙乘邱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五十里郡

國志濟陰郡乘氏侯國高士奇曰此國策所云趙乘邱

也以下云虛頓邱危推之其說確不可易若在滋陽則

遠不相涉矣應劭地理風俗記以濟陰乘氏為宋邑博

乘邱在太山郡亦非

廬陵

本策馮忌為廬陵君謂趙王曰章原注孝成母弟見趙

國策地名考
案此
記今無考

長安

本策趙太后新用事章必以長安君為質原注索隱云

趙亦有長安今地缺按趙世家封長安君以饒正義云

即饒陽也明長安是號恩澤案正義又云以長安善故

名此條本可不錄因索隱以為地名故載之

負親之邱

本策張孟談既固趙宗章而耕於負親之邱原注趙地

缺今無考

華屋

同上武安章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高注華夏華屋

作屋華山名言趙王屋清高似山也鮑注華高麗也

夏屋案夏屋山各一名賈屋在今山西代州東北六十里

與句注相連趙世家襄子嘗北登夏屋竊疑肅侯或遊

於此故燕秦自燕聞之由宣化大同而來見於此山之

下也華夏賈並聲相近玩策文摩燕鳥集關句可見 又今直

隸完縣有夏屋城水經注蒲水又東流逕夏屋故城實

中險絕是也然此乃燕地見竹書紀年

鑿臺

同上榆次章殺智伯瑤于鑿臺之上高注晉陽下臺名

國策地名考 卷九

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為臺而止其上故曰鑿

臺鮑注在榆次恩澤案郡國志太原郡榆次縣有鑿臺

即鑿臺也新序引作水經注榆次縣洞澗水側有鑿臺

智伯瑤刳腹絕腸折頸摺頤之處在今榆次縣南或作

四十里

訃門

同上平原津章趨甚疾出訃門也原注元作訃改作訃

別恩澤案文選東京賦注訃門水室門也段玉裁曰訃

門即宣陽門也門內有宣陽冰室故名訃文周景王作

洛陽訃臺蓋謂訃門之臺也訃者訃之或體亦侈大之

意晉書載記劉曜傳訃門且空註謂別門也陸雲與兄

書曹公有訃堂唐書韋宏機傳列岸訃廊且王城外然

則訃門當是別門之侈大者其曰冰室門則專就洛陽

言耳字彙補訃與訃同高本作訃疑誤

九門

史記正義索隱後漢書注並引戰國策東城九門本有

宮室以居趙武靈王改爲九門恩澤案漢志常山郡有

九門縣趙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罷城九門大城正義

恒州九門縣城也寰宇記鎮州東三十里有九門縣今

在正定府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劉昭注引國策云碣

石山在縣界今無

大陵

春秋後語引戰國策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恩澤

案趙世家武靈王十六年游大陵夢處女鼓瑟而歌即

此是也疑是漢志太原郡有大陵縣徐廣曰水經注云

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嘔夷之澤俗謂之郛城

泊括地志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元和志十三里今

在太原府文水縣東北二十里或作二即左傳晉祁氏

平陵城也

國策地名考卷十

儀徵阮芸臺先生鑒定

欵 程恩 溧陽 狄子 宜賓 徐勳 梓

魏上

原注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

陵灑彊新汲新汲應作新息新息屬汝南新汲屬潁川西華長平潁川之舞

陽鄆許僑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張氏琦曰

魏地自今陝西華州以北同州延安鄜州以北山西蒲

州府解絳吉縣等州平陽之太平澤州之鳳臺陽城河

南之陝州懷慶衛輝開封歸德許州及彰德府南境裕

州之舞陽北有直隸大名山東荷澤皆是恩澤案魏姬

姓畢公之後自畢萬仕晉封於魏故魏國也今山西解

州芮城縣古魏城在縣東北一名河北城又名永樂城

郡有魏縣應劭曰魏武侯別都在今大名府城南十里

漢書文穎注畢萬封魏今河北縣後為秦逼徙都今魏

郡魏縣至惠王復徙大梁此說臣瓚已斥之悼子徙霍故霍國也今霍州莊

子漢書臣瓚徙安邑故夏都也今解州夏縣惠王徙大

梁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因改國號曰梁自畢萬後十

代至文公列為諸侯又七代至王假為秦所滅 閭若

璩曰魏地自河西透迤至河南幾將二千里燕秦國平

里者蓋從長而橫不足絕長補短算也管同曰魏地兼

有河東河西河內河外約言之龍門以東據汾為河東

今汾蒲吉解諸府州是龍門以西為河西今同鄜等州

是太行之南殷墟為河內今彰德衛輝懷慶等府是太

華之東號畧為河外今陝州是當據河南開封說宋翔鳳曰魏

西與秦界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南岸向

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秦境北至榆林從

長千餘里皆魏河西地惠王始失少梁秦乃自河西至

安邑襄王三年當依竹書作惠王後元四年下做此以陰晉為和是同州

以南入秦也五年于秦河西地是雕陰以北入秦也七

年盡入上郡於秦則固陽以南尺土皆為秦有大河之

勢全失矣

晉國

趙策趙取天下章韓亡三川魏滅晉國原注晉國謂安

邑恩澤案元和志晉遷新田今平陽絳邑縣也戰國時

屬魏邵晉涵曰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獨稱晉國

舊說非是正義謂河北之地安邑河內亦未析秦策注

國為大梁蓋魏國之別稱也

安邑

秦策令向謂秦王曰章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

秦策令向謂秦王曰章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

注安邑在河東近秦鮑同恩澤案漢志河東郡有安邑

縣括地志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正義及元和志

並本夏之都洪亮吉日今解州夏縣戰國魏都也故城

在縣北周三十里西南遺址尚存今安邑縣乃古安邑

地錢坫曰今安邑在夏縣西南蓋兼有其地後魏太和十一年始於此置南

安邑縣隋開皇初遂改漢安邑縣為北安邑縣故此稱南

邑縣為夏縣魏自魏終徙此武侯二年竹書作十一年城之

惠王去安邑徙大梁至昭王十年遂以與秦並見史記

大梁

秦策頃襄王二十年章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

國策地名考 卷十

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原注大梁魏惠王所都也

今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恩澤案地理志陳留郡浚

儀縣故大梁郡國志水經注以此即左傳梁伯國非是魏惠王自安邑徙此

竹書在惠王六年徐廣引竹書作九年史記水經注大

在三十一年以時事考之似以史記為是

梁城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也於戰國為大梁通典汴

州城西古城戰國時魏惠王所築戴延之謂西北即今有大梁亭即此

祥符縣也陳無已曰開封無山川之險為四戰之地

胡三省曰大梁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衛舟車之

王屋

本策世非謂秦王曰章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鮑作三

屋沿林之地也原注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恩澤案

海經王屋之山聯水即流出焉西北流于秦澤漢志河

東郡垣縣馬貢王屋山在東北沈水所出淮南子天下

九山王屋其一括地志沈水出王屋山頂巉下石泉元

和志山在縣北十五里括地志周一百三十里高三十

里山有三重其狀如屋河南通志形如王者車蓋故名

其絕頂曰天壇此山之北峯最高處東曰日精西蓋濟

水發源之處戴震曰山在陽城縣山西澤州府南八十里東

至濟源縣河南懷慶府亦八十里西南至垣曲縣山西一百

國策地名考 卷十

里顧祖禹曰濟源有王屋城為周召康公邑亦漢垣

縣地秦所欲者殆即指此歟

齊策秦伐魏章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鮑本

字恩澤案地理通釋河至慈州文城縣今吉孟門山是

為入龍門口至絳州汾州合河之上是為出龍門口柳

子厚晉問晉之故封黃河迤之是也秦與魏以河為界

秦以河西為裏河東為表魏以河東為裏河西為表秦

若得魏絳安邑地則內外皆河故曰必表裏河鮑不得

其解補一山字謬甚

汾水

秦策秦昭王謂左右曰章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原注汾水出汾陽屬河東補曰漢志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山至河東汾陰縣入河正義云安邑在絳州夏縣汾水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恩澤案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又云出上麻北淮南子汾出燕京州志作武州燕京山郡晉潘曰爾雅之幽州兼職方之并州太原嘗屬於燕故山有燕京之名蓋取異名說文水經並同漢志惟汾陰爲今榮河縣其地在安邑之西北並非西南且中隔開喜縣相距尚遠謂可以灌安邑頗覺難通故鄒道元亦深致疑而近儒以爲互文見意關若疎高士奇說然絳水卽與汾水合流亦與安邑無涉惟涑水出聞喜縣黍葭谷西南過安邑縣西最爲偏近可引以灌城或者傳寫有訛歟

淮

本策蘓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章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鄆東有淮潁沂黃煮棗海鹽鮑本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原注恩澤案水經注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山海經注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地理志淮出平氏桐柏大復山至廣陵淮浦漢志作淮陰縣入于海以今地言之歷經

河南之南陽汝寧光州安徽之潁州鳳陽泗州江蘇之淮安等處距魏都頗遠然是時魏有新鄆爲今之潁州正淮水所經之地則以爲東有淮潁非虛語也

潁

見上原注潁出潁川陽城恩澤案水經注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地理志作陽乾山說文作陽城乾山東南至慎縣東南地理志入于淮以今地言之歷經河南之河南開封許州陳州安徽之潁州鳳陽等處其下流所及皆魏東境正義曰淮謂淮陽郡潁謂潁川郡也然於下文潁字便說不去似仍作水名爲是又周有潁邑卽陽城廢縣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南四十里蓋以水名邑也左傳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皆此地也然非策文所指

沂

見上原注沂出泰山蓋縣恩澤案水經注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黃儀曰康成謂沂出沂山今沂水實出靡崖山北去東泰山尚五十餘里則沂山當卽指此或云臨樂山蓋其支阜別名也胡渭曰沂水有二源南源謂之梓泉出馬頭山北源謂之魚泉卽齊乘所謂東南流逕下邳縣北分爲二俱入于泗以今地言之歷經山東之沂水蘭山郟城江蘇之邳州等處皆非魏地豈淮北泗上之邑魏固有時得之耶 此大沂

水也又有小沂水三一出武陽冠石山一名沂水一名武水

黃孤山俱入於沂一即大沂水之分流山下邳城東屬

從縣南注泗水上有橋即張良地橋也並見水經注至論語會點所

浴之沂則出尼邱山即魯頌所謂邶野西南入泗亦名小沂水

然與此又別

黃

見上原注即陳留外黃正曰見秦策水經注河水舊在白

馬縣南沃通黃溝括地志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

里因黃溝為名舊注非是恩澤案以此黃為黃溝甚是

惟牽合黃城亦未明析蓋此黃字次於淮潁沂之下當

國策地名考

卷十

七

是水名而水之以黃名者甚多封邱有黃池外黃有黃亦名黃淵鉅野荷澤亦名黃水並見水經注相其地望當在魏之東境故以

黃溝為近是若燕策所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者

則是地名然與齊策所云燒棘蒲隊黃城者又非一處

茲俱別見

汝

見上原注汝出宏農入淮恩澤案山海經汝水出天息

山在梁勉鄉西南入淮極地西北淮南子汝出猛山一

名高陸山說文汝出宏農盧氏還歸山東入淮地理志汝出

汝南定陵高陵山東南至新蔡入淮釋例汝出汝陽縣

大孟山至汝陰襄信縣入淮博物志汝出燕泉山括地

志汝出汝州魯山縣西伏牛山亦名猛山至豫州郟城

縣名讀說雖小異然皆流經今河南之汝州南陽許州

陳州等處而入於安徽之潁州皆魏南境也齊召南曰汝水舊從

舞陽縣北而南入西平界自元木於潁河竭斷其流使

東歸潁於是西平雲莊諸石二山之水明時亦塞今水

鴻溝

見上原注在滎陽恩澤案史記河渠書滎陽下引河東

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瓠濟汝淮泗會于楚孔

氏曰即汝水也將相表高帝四年與楚界洪渠即此郡

國策地名考

卷十

八

國志滎陽有鴻溝水文穎曰即官渡水也索隱曰蓋為

二流一南經陽武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

之汴河是也胡氏曰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

漢書謂之狼蕩渠永平中治之謂之浚儀渠地理通釋

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為大溝于北郭以行圃田之

水縣北有浚水儀而像之故曰浚儀中牟縣北十二里

有中牟臺是為官渡城顧祖禹曰即禹貢灘水所謂河

出為灘也春秋時謂之泓水水經注濟水東合滎濱亦

兼滎之稱又云即左傳崩然水其地蓋即滎口受河之處今在河

陰縣西洪亮吉曰滎水上流即汴河自中牟縣流逕祥

符南分流又東南逕通許尉氏水經注尉氏縣有鴻溝

入陳州府界即古鴻溝亦名河溝又名沙水今名惠民河亦曰賈

河

榮口榮舊作榮

燕策秦召燕王章決榮口魏無大梁原注榮澤之口補

曰索隱云榮澤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

恩澤案水經濟水又東合榮賈注云澗水受河水有石

門謂之榮口石門蓋故榮播所道自此始地理通釋云

郡國志王莽末旱此渠枯涸濟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

流而南水經乃依禹貢故道斯不詳之甚然在戰國時

國策地名考

卷十

正當依水經為說今在河南開封府榮澤縣廢河陰縣

西二十里

逢澤

秦策或為六國說秦王曰章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

遇原注開封東北有逢池或曰宋之逢澤恩澤案宋逢

澤當在今商邱縣郡國志梁國蒙縣有蒙澤逢蒙聲近

蓋即逢澤也又名逢洪敗此逢澤是魏地竹書紀年梁

惠王六年發逢忌之藪以賜民臣瓚曰今凌儀有逢陵忌

澤是也地理志河南郡開封縣有逢池徐廣曰開封東

北有逢澤水經注魯溝水流逕開封縣故城北南際富

城東南入百尺陂即古逢澤也括地志逢澤一名逢池

在汴州浚儀縣東南元和志異字記十四里九域志云

字當音履即古逢伯陵之國此說似誤據左今在祥符

縣東北一作二十四里蓋本逢陂忌澤二地合而為逢

澤今有

沙海沙海

東周策秦與師臨周章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原注

九域圖開封有沙海引此恩澤案寰宇記沙海在開封

縣西北十二里即顏率所云也今無水洪亮吉曰今在

祥符縣西北十二里少海見韓非子乃齊地故從鮑

國策地名考

卷一

注輿地廣記

白馬口

秦策張儀說秦王曰章夾白馬之口以流魏氏高注白

馬津名補曰本衛之漕邑今滑州縣恩澤案漢志東郡

有白馬縣開山岡曰白馬津東可二十許里有白馬山

因以名縣及津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

徙渡河都之故濟取名焉水經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

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金堤在白馬界今

既建故渠水斷尚謂之白馬澗又云梁取枳道及鄭鹿

鄭鹿即城亦曰鹿鳴津王應麟曰白馬津在胡氏曰

河自黎陽遮害亭決而東北流過黎陽縣南河之西岸
為黎陽界東岸為滑臺界其津口為白馬津通典於黎陽下曰有
白馬津核河南之津於今在河南衛輝府滑縣北一作
河北通雅從之非是舊為大河津渡處

宿胥口

同上滎口章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原注徐注紀年
曰放放或山塞宿胥口恩澤案魏志建安九年武帝於

清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水經

注淇水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邱縣遮害亭東黎

山西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過水令更東北注通典淇水

國策地名考

卷一

七

東至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通雅黎陽遮害亭西十

八里至淇水口木漢書即宿胥口也據水經注宿胥口

處又云濟水次東得宿胥水口今在衛輝府濬縣西南

長城

見上淮下原注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補曰魏

惠王十二年水經注作秦孝公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

邊即此又十九年魏築長城塞固陽正義云自鄭濱洛

北由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

西南至夏會等州蘇秦說合從在惠王後二年七年納

上郡于秦則此時固陽之長城猶魏地也恩澤案竹書

龍賈所築之長城即固陽長城也若郡國所云卷有長

城經陽武到密者自在其後元和志魏長城在硤石縣

北二十二里惠王十九水經引竹年築東南起峭山西

北至河三十七里似即郡國志所云而其地又別疑當

時魏長城本自卷築起直至峭山大河而止故曰長城

後來傾圮不全故各就所見言之然與固陽長城無涉

也水經注以此即龍賈所築而舊註從之非是劉昭補

秦說為証顧祖禹曰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

有上郡固陽今陝西榆林衛今改北有稠陽塞水經注

東遷長城北秦孝公元年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張

氏琦曰今華州西二里鄜州西南四里有故長城即六

國策地名考

卷一

三

遺址鄭即華州治洛洛水雍州浸也上郡今延安府綏

德州初河西之地皆魏有也其後乃築長城於滎陽陽

武間則固陽長城在前而滎陽長城在後前人已定

論矣 張氏釋地以卷長城為韓魏之界固陽長城為

秦魏之界似非

上郡

見趙

土地

同上王屋章王所患者土地也原注上流之地近秦正

曰未知所指恩澤案上地似即上郡之地是時已入秦

故吳以為未詳然其地亦必近秦故以秦為患或即在
上洛左右界秦之處歟

上洛

秦策楚魏戰於陘山章魏許秦以上洛原注屬宏農

案地理志宏農郡有上雒縣郡志屬京兆尹有冢

嶺山雒水出又有苑和山蒼野聚杜預曰在縣南並見左傳所

謂晉陰地也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自

晉南鄙此至於上洛即此晉武帝時置郡地道記曰郡

在洛上故以為名今陝西商州有上洛廢縣所屬之雒南縣亦上

洛縣地

國策地名考

卷十

三

山北

本策魏將與秦攻韓章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原

注山吳華之屬正曰正義云山華山也華山之北同華

銀綏皆魏地也恩澤案張氏琦曰山南蓋謂商洛本魏

地山北陝號華陰也若同州以北則所云河外是不得

於山北并數之

西河

秦策楚攻魏章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原注

禹貢西河屬雍州此時屬魏補曰蓋主冀之西而言正

義云同華等州恩澤案西河有二說史記魏有西河上

郡又云西河魏文侯所興吳起為西河守政化大行王

錯譖之起曰吾恐西河將為秦有遂奔楚未幾西河果

入秦又云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正義曰自華州北

至同州並魏河西地韓信傳涉西河正義曰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渡者胡三省

曰高陵縣漢屬馮翊其地在河西所謂西河之外者也

此皆主今陝西言元和志汾州禹貢冀州之域其在虞

舜十二州及周皆屬并州春秋時為晉地後屬魏謂之

西河子夏居西河吳起守西河皆謂此此說似誤說見

亦不在此或曰在今陝西府境胡渭以水經注子夏石

室在今鄜州縣東似正義云括地志靖泉山一名隱

泉山在汾州堽城縣北隋書地理志云此為子夏石綱目

案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木知孰是

集覽西河今太原汾州是今洪洞縣西南三十里此皆主今

山西言云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則河

東之地已為秦有豈復能跨及河西蓋古西河郡原兼

有今陝西山西之地寰宇記謂魏西河在勝州富昌縣似備在惠王初年

當據龍門以西言在惠王末年當據龍門以東言也

汾北

本策魏太子在楚章公因割汾北以與秦而為和原注

汾北魏地恩澤案汾水之北在今為山西寧武府偏關

縣於漢為西河郡蓋亦西河餘地也

同上榮口章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原注不通此四處恩澤案據注則韓氏也太原也卷也皆魏地也然趙策云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即此篇所云而氏作之卷作絕則韓乃韓國卷即絕意俱非地名太原又韓地非魏地也舊注似誤索隱謂太行文原當作京京及卷皆屬滎陽是魏之境亦誤

韓氏

見上

女戟

見上原注見趙策地缺正曰女戟地名在太行西恩澤案

國策地名考

卷一

三

此本索隱劉伯莊說彼以太原為太行故有此論當以闕疑為是

河東

中山策犀首立五王章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原注河東魏地恩澤案胡三省曰河東地蓋安邑大陽蒲坂解縣瀨河之地但此處河東據策文當兼屬趙魏姑錄以俟考

絳

見上河下原注絳屬河東恩澤案漢志河東郡有絳縣注云縣西有絳邑城即翼也水經注按詩譜言晉穆侯

遷都於絳暨孫孝侯改絳為翼翼為晉之舊都也後獻公北廣其城方二里又命之為絳故司馬遷史記年表稱獻公九年始城絳都左傳莊公二十六年晉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是也以上並水經注附水篇文則晉之故絳斷在翼城今在山西平陽府翼城縣東南十五里其曲沃縣西南二里之絳城則晉新出邑今絳州亦其地而絳州所屬之絳縣則漢開喜縣地又因開喜為古曲沃而被以絳名也戰國時或統此數處俱名為絳未可知也

皮氏

本策秦楚攻魏章圍皮氏原注屬河東案見秦

國策地名考

卷十

六

同上榮口章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張氏琦曰索隱以軹河內方至蒲坂封陵皮氏冀亭當如徐廣為霸陵之軹也南陽次封冀上亦誤原注後志河東皮氏有冀亭注引此恩澤案左傳冀為不道杜預曰冀在皮氏縣東北京相璠曰古之冀國所都也顧棟高曰冀本國名地并於虞虞亡歸晉後為卻氏邑地有如密鄉即冀缺耨處今山西絳州河津縣東北有冀亭路史秦之清水縣故伏羌城冀我國秦漢之冀縣也此又一地

封

見上恩澤案此字舊俱無注似作封守解不以爲地名

然索隱云封陵冀邑皆在魏境王氏曰封謂封陵冀謂

冀亭則封即封陵也說見下晉志榮陽郡有封縣即

封陵

同上封陵之戰原注魏哀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韓記注

岸門封陵亭名岸亭在潁然則封陵亦屬潁川恩澤案

封陵一作封谷見竹書又名風陵亦稱相傳爲風后冢

襄宇記作水經注函谷關胡三省曰直北隔河有層阜

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封陵戴延之所謂風埴也

唐書地理志河中府河東縣南有風陵關正義封陵在

國策地名考 卷十 七

蒲坂西南河曲之中通典風陵關南岸與潼關相對今

在山西蒲州府永濟縣南五十五里舊注非是

晉陽

本策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章叔衛取晉陽則趙不

南原注史作陽晉正義云在曹州乘氏縣西北恩澤案

陽晉衛地說見晉陽魏地竹書紀年赧王十二年秦拔

魏蒲坂晉陽封谷六國括地志蒲州虞鄉縣西有晉陽

故城今名晉城是也亦有作陽晉者然與衛陽晉非一

地胡三省曰其地當在蒲坂之東風陵之西大河之陽

本晉地也故謂之陽晉蓋秦所謂衛陽晉之道蓋以魏

境在陽晉故在衛地者稱衛陽晉以別之也此言陽

陽則趙不南與齊楚二策所言近於齊宋者不同疑

乃魏字之訛古魏城即畢萬所封者在今芮城縣北陽晉在今

虞鄉縣西正是接壤爲趙魏南北往來之道因與衛地

字音相同輾轉流傳遂致斯誤

輪

本策高木安邑之御史死章輸人爲之謂安邑補令曰

原注輸安邑里名恩澤案史記鄼商傳得俞侯樂布自

季齊來索隱曰俞音歛縣名又音輸在河東疑卽此地

復漢馬武傳注輸屬

國策地名考 卷十 六

上黨

西周策犀武敗於伊闕章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恩澤

案地理志魏地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其境不及上

黨然戰國時兼并無常雖拘舊域正義云七國時韓有

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是魏亦有上黨也

兩上黨

同上秦悉塞外之兵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原注言

趙韓援魏之路絕正日是時魏上黨被兵若秦攻南陽

則魏又當禦之而上黨必絕恩澤案韓魏易地章云韓

兼兩上黨以臨趙是時韓魏各有一上黨魏欲以上黨

易韓之南陽鄭地三川韓本有一上黨又得魏之上黨
故曰兩上黨此兩上黨亦當如此解蓋言秦攻南陽是
魏則韓魏之上黨皆不通耳地理通釋云所謂兩上黨
者蓋在韓魏之間是也

國策地名考

卷十

五

國策地名考卷十一

儀徵阮芸臺先生鑒定

歙 程恩澤 纂
溧陽 狄子奇 箋
宜賓 徐 勳 梓

魏中

河北

齊策蘇秦說齊閔王曰章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高本
作溝隊

黃城原注河北屬河東恩澤案漢志河東郡有河北縣

即故魏國今芮城縣也但此乃漢縣非戰國時所云河

北以下文推之其地當在今大名彰德之間則亦謂大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一

河以北耳即下棘蒲
黃城等處

棘蒲高本
作溝

見上注大棘在陳留襄邑南蒲蒲坂也謂此正曰正義

云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恩澤案漢志常山郡有平

棘縣應劭曰即棘蒲也閻駟曰平棘本晉之棘蒲戰國

時改爲平棘此正義所本也顏師古曰功臣表高帝時

有棘蒲侯陳武六年又有平棘侯林摯七年文帝時有

棘蒲侯柴武按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文帝三

年棘蒲侯陳武爲大將軍非柴也齊悼惠

王世家稱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臣瓚曰漢帝
年紀爲陳武此云柴武爲有二姓則柴武即陳武也
帝時又有平棘侯薛澤則棘蒲平棘非一處也錢坫曰

棘蒲魏邑靳欽傳所謂安陽以東至棘蒲者是平棘在
安陽西當作北數百里不得合而為一高士奇曰晉遷平棘於棘蒲屬趙國由是遂以平棘名今趙州城中開猶有棘蒲社然其地
錢大昕曰或棘蒲國除之後省入平棘俱非是
不知所在且高本作棘清鮑又分爲兩地說無一定姑
從闕疑爲是

葛藜高作藜

趙策齊欲攻宋章抱陰成負蒿葛藜爲趙蔽原注趙記
注葛藜在馬邱又葛城在高陽屬涿郡思澤案趙世家

云成侯十七年與魏惠王遇葛藜徐廣曰在馬邱正義
云括地志故葛城一名依城又名西阿城在瀛州高陽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一

縣西北五十里顧祖禹曰今山西垣曲縣西南夏里有

葛城或云卽趙魏遇處俞理初癸巳類稿王此高士奇曰今大名

府魏縣今省入大名縣南二十里有葛築城以藜爲築未知何據卽春秋

傳衛新築邑元和志以新築爲黎陽今齊縣乃趙魏遇處洪亮吉曰葛

藜城在今廣平府肥鄉縣西南二十里衆說不同未知

孰是

馬陵

齊策南梁之難章大破之馬陵高注馬陵齊邑補曰虞

喜云馬陵在濮州鄆城東北六十里有澗深峻可以置

伏麗消敗卽此徐廣云在魏州元城縣東南可馬彪引

杜預說亦然按齊使田忌將直達大梁龐涓聞之去韓

而歸齊軍已過而西則從汴州外黃退至濮州東北六

十里是也豈台更渡河至元城哉張氏琦曰此文盡本

魏世家正義馬陵道在元城東南十里接濮州境至故

鄆城東北本一地也竊意直走大梁者孫子先聲後實

之法宜言將走大梁非已至也消山外黃而東將扼之

境上比至齊境而齊軍已道阿鄆入故曰旣已過而西

鄆本衛地時服屬于魏自東阿至鄆二百里而入馬陵

道滅甯示怯涓遂墮其術而不知也恩澤案此說極有

見濮州元城相去不遠得此可息聚訟若今山西遼州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一

三

榆社縣西北九十里亦有馬陵關東接和順縣之孫臆

坡俗傳爲龐涓自刎處則誠太遠矣魏策云自將攻

齊大勝并莒似因齊救韓故別命太子申龐涓將兵伐

齊以報之非卽伐韓之師也錄此以俟知者

幾

趙策秦攻趙章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原注魏將正曰

幾邑名正義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潞之間恩澤案

大事記謂幾本屬齊廉頗取之自是遂屬趙此說本史

記廉頗相與策不合策明言魏幾則幾爲魏地無疑

趙世家作廉頗攻魏幾與策不同在趙齊救閼與
之前當又是一事然其地固屬魏而不屬齊也洪亮

吉日幾城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南史記建元以來侯表有幾園索隱曰

在河南朝鮮列傳長為畿侯韋昭曰在河東未知卽此否

魏氏

見上白馬口下高注魏氏今魏郡縣也恩澤案漢志魏

郡有魏縣故城在今大名府城南十里今省入大名縣應劭曰

魏武侯別都水經注城內有武侯臺是也但此處鮑吳

二家俱無注似不作地名解且策文言魏氏者甚多與

韓稱韓氏一例未必盡指魏縣也高蓋以其與白馬口

相近故爲是說耳

鄴

國策地名考

本策西門豹爲鄴令章原注鄴屬魏郡案見趙

蒲

同上大梁章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邱小黃濟陽嬰

城而魏氏服矣高注當戰國時皆魏地也鮑注河東蒲

坂注故蒲正曰徐廣及索隱皆云此蒲在衛之長垣蒲

鄉恩澤案蒲有三一卽舜都蒲坂在今山西蒲州府永

濟縣東南括地志蒲坂故城在蒲州河東縣南二里是

也一爲晉文公所居邑在今山西隰州西北其在州東北八十里

者乃漢蒲子縣括地志蒲邑故城在隰州縣南王應麟

故城又一地應劭蒲邑故城在隰州縣南日當在

北蒲水經其四十五里是也應劭蒲邑故城在隰州縣南日當在

子路所宰衛邑在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郡國志陳留

長垣縣有蒲城徐廣曰杜預左傳注蒲在陳留長垣縣

西南輿地廣記桓三年晉命于蒲是也此蒲邑以下文

推之當在長垣吳說是也土地名又載一蒲城在昆陽

阪雖亦魏境然與此無涉

蒲坂

楚策城澤出周章蒲坂平陽相去百里而安邑不知張

氏琦曰蒲坂平陽相去四百五十里新城上梁相去百

餘里疑新城句五字應次蒲坂句傳寫之訛也恩澤案

此以蒲坂在河東漢志河東郡有蒲反縣應劭曰秦始

國策地名考

皇東巡見長坂故加反孟康曰本蒲也晉文公以賂秦

後秦人還蒲魏人喜曰蒲反矣謂秦名之非也臣瓚曰

秦本紀云以垣爲蒲反然則本非蒲也三說俱未析舜

都蒲坂在唐虞時已有此名不始於春秋戰國間若垣

與蒲坂本是兩地何得相混然正義云前秦取蒲坂復

以與魏魏以爲垣今又取魏垣以爲蒲坂皮氏其後又

歸魏魏復以爲垣俱本是當時實屢經更名並非無因

蓋垣爲今長垣縣本衛之蒲邑孟庶曰本蒲秦嘗取之

後既歸魏而又歸秦故秦人以爲蒲反木無而魏則仍

其故名曰垣案日爲當作此自爲一地與舜都全不

相涉國策所云蒲坂蓋卽指此綱目據實云滑縣東南

五十里有平陽城卽左傳衛侯飲孔悝酒處杜注東郡

陽亭水經注原延南故距長垣幾及百里所謂蒲坂平

陽相去百里者殆謂是歟自漢以來俱列之河東郡則

垣元作

其名稱之相混久矣

見上蒲下原注河東有首疑垣正曰案隱云垣卽長垣

非河東之垣也長垣開封縣恩澤案漢志河東郡有垣

縣陳留郡有長垣縣皆魏地也而此章之垣則不在河

東而在陳留卽上下文推之可知也陳留風俗傳縣有

防垣故氏之元和志故城在封邱縣北二十里通典在

今長垣縣東北二十五里有長垣故城其地一名鮑

蒲城祭城宛亭並見左傳

首垣高本作垣

同上又韓策客卿爲韓謂秦王曰章進齊宋之兵至首

垣遠薄梁郭原注首垣魏地恩澤案首垣卽長垣也水

經注濮水又東逕韋城有馳道屬於長垣濮渠東絕馳

道逕長垣縣故城北衛地也故首垣矣秦更從今名竹

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三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邱

公子刻攻魏首垣皆此地正義曰蓋或曰首謂牛首故

城在陳留縣西南十一里垣卽長垣也說見後

平邱高本作邱

同上恩澤案漢志陳留郡有平邱縣有黃池卽陳留風

俗傳衛靈公所置邑水經濟水又東過平邱縣南注云

縣故衛地諸侯同盟于平邱杜注在長垣縣西南是也寰宇記平

邱在封邱縣東四十里又在陳留縣西北九十里今在

陳留縣西北五十里錢站封邱縣東四十里洪亮又在

長垣縣西南五十里顧祖蓋皆地相接也

平陽

見上蒲坂下恩澤案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齊

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此本衛地戰國時屬魏

距今長垣縣卽上約百里卽策文所指也考見或云卽

魯之南平陽固遠不相涉若郡國志鄆縣之平陽城則

趙地地理志河東郡之平陽縣則韓地均與魏無干且

距蒲坂俱不止百里也 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坂

或言平陽及濮史記集解引作潘正義曰括地志潘闕

駟又以蒲坂爲堯都其說多混故舊注俱主河東言今

不從

見上大梁下原注燕南燕屬東郡補曰燕滑州胙城縣

恩澤案地理志東郡南左傳正義引此無南字蓋衍文

縣當兩燕南燕國姑姓黃帝後郡國志燕縣本南燕國

有胙城古胙國又有平陽亭元亭並見左傳水經注河水又逕東燕

縣故城北於是有棘津之名正義卷衍燕酸棗皆黃河

南地括地志燕今胙城縣後漢書今衛輝府延津縣北

故胙城縣東有南燕故城

酸棗

同上原注酸棗屬陳留補曰正義云故城在滑州酸棗

縣北古酸棗縣南恩澤案酸棗本鄭地與原延近襄三十年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一

八

盟于酸棗杜注陳留縣是也東南二里有酸棗山俗呼

山故名述異記者舊說周秦間河南兩小棗遂生野棗

即今酸棗縣是水經注圖稱云豫章以樹氏郡酸棗以

棘名邦魏世家文侯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取鄭地而

城之也元和志云韓世家哀侯即位滅鄭遂都酸棗舊

宮餘址猶存輿地廣記亦云城家記又云韓襄

子所築今韓世家竹書紀年魏襄王十年河溢酸棗括

地志故城在酸棗縣北元和志寰宇十五里今在延津

虛

同上又見宿胥口下原注虛魏地補曰正義云虛謂殷

墟今相州所理一云姚虛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恩澤

案高注虛空也不以為地名固謬然其地實無的處郡

國志魏郡墟縣故沙鹿春秋沙鹿崩即此在今大名府元城縣

地理志魏郡但有沙鹿並無沙鹿縣或曰索隱虛頓邱

地名與酸棗相近則又當在延津滑滑之間顧祖禹曰

在今胙城縣東南今省入春秋桓十二年會于虛秦始

皇五年蒙驁攻魏拔虛即此並本合酸棗頓邱推之其

說似可信今偃師縣東南有虛城

頓邱

同上又本策楚許魏六城章收侵地虛頓邱危原注頓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一

九

邱故城在魏州頓邱縣東北恩澤案頓邱有三一為古

頓邱在今滑滑淇三縣之間詩送子涉淇至于頓邱竹

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邱是也一為漢頓邱在

今大名府清豐縣西二十五里地理志東郡有頓邱縣

郡同是也一為魏頓邱在今清豐縣西北二十五里地

形志頓邱郡有頓邱縣時有兩頓邱縣其一是也此當

指古頓邱言袁宇記既云古頓邱在衛縣西北二里又

史因謂古頓邱在清而古頓邱又有三毛奇齡曰一名

土軍水經注魏徙九原西河土軍諸在淇水南闕駟曰

頓邱在淇水南是也一名五觀太康第五在淇上宿胥

口京相璠曰衛縣西北正義作東北三十里有五鹿城今屬

頓邱縣是也一名帝邱帝頓聲轉亦近淇皇覽曰帝

陵在東郡濮陽頓邱城南臺陰野中今在滑縣是也並見水

三者之中以近宿胥者為尤切洪亮吉曰古頓邱在今

濬縣西即其地也爾雅邱一成為頓同敦釋名謂一頓

而成邱無高下大小之殺

桃人

見上大梁下原注桃人史作莖注燕縣有桃城今按任

城有桃聚恩澤案郡國志東郡燕縣有桃城劉昭注引

此為証水經注濮渠東北逕燕城內為陽清湖陝南北五里東

西三十里亦日燕城湖又逕桃城南即戰國策所謂酸棗虛桃者

又云桃水東逕桃仁墟北或因水以名墟則是桃水

也或曰終仁之故墟非桃水也仁古通人疑即桃人

索隱今東郡燕縣東三十里有故桃城此蓋據漢郡縣

之名郡燕縣是也高誘謂桃人邑名處則未聞任城有桃聚

本是謬說鮑反按此以駁史注益謬矣地理志六山郡

縣寰宇記燕州信都縣有桃城地之以桃名者甚多與此何涉今在延津縣北故胙城

縣東三十里張氏琦謂故桃城在長垣縣西五十里疑誤

共

同上山北章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原注見齊共屬河

內補曰正義云衛州共城縣恩澤案漢志河內郡共縣

故共伯國孟康曰為周三公者也縣北九里有共山淇水

出十三州記昔共伯復歸國道造於共山之首即此後

為衛地東周初尚存鄭共叔出奔共是也不知何

益之以共滕之民是也寰宇記共伯國在衛州共城縣

東一里十步故城尚存今在衛輝府輝縣東北九里呂氏

春秋召公就微子開于共頭之下畢沅云共頭即共首山

汲

見上恩澤案漢志河內郡有汲縣括地志汲在故衛州

所理汲縣西南二十五里路史國名紀今汲郡此亦古

時汲縣屬衛州治汲縣有古汲城在故新鄉東北四十八里有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一

七

太公泉及廟水經二云太公故居今在衛輝府汲縣西

南二十五里秦始皇七年還兵攻汲即此

河內

見上大梁下原注屬司隸正曰正義云即懷州也在南

河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恩澤案河內有數解一云

自蒲州以東至懷衛一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

州即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一云古帝王之都

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俱見史

記正義胡三省曰漢河內郡即魏河內之地闕若璩曰

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為河內

也然此章實指懷州言地理志河內郡懷縣莽曰河內是也餘見趙

南陽

見上兩上黨下又秦召周君章將以攻魏之南陽高

注南陽魏邑又云南陽晉山陽河北之邑河內恩澤案

左傳晉於是始啟南陽相傳後為魏地馬融曰自朝歌

以南至軹為南陽應劭曰河內殷國也周名之為南陽

杜預曰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又曰今河內地然則

魏之南陽雖與韓南陽今河南南陽府有別而其為城亦廣矣

即左傳原文可按也温今温縣陽樊今濟源縣攢茅今修武縣白水經注以

南陽專屬修武唐宋以下宗之乃謂南陽其統各而修

武則魏之南陽疎矣

山陽

楚策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章故為梁山陽君請封

於楚原注山陽屬魏恩澤案秦本紀將軍騫攻魏定酸

棗燕盧長平雍邱山陽城即此山陽也漢志河內郡有

山陽縣地有雍城古雍國又有蔡城在太行山南故曰

山陽北有秋山即稽康園宅向子期所云山陽舊居也

括地志故城在修武縣西北通典今在懷慶府修武縣

西北三十五里胡三省謂此非河內之山陽蓋班志山

陽郡之地假誤班志山陽郡乃今山東兗州府本非魏地且武帝時始置郡恐戰國無此名也

甯

同上山北章通韓之上黨於其甯原注甯懷州修武縣

恩澤案書錄解題云是時秦初取韓上黨蠶食其地使

與韓國中絕故信陵君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

則此甯地當在修武正韓通上黨之捷徑也或謂潞安

府襄垣縣北二十三里甯城即此非是襄垣在上黨

西北即上黨地於通字說不去又歸德府甯陵縣南有

甯陵城乃信陵君采邑秦楚之際周市欲立故魏公子

甯陵君咎為王即此又自為一地與本章無涉江永曰

今懷慶府修武縣與衛輝府獲嘉縣接境皆古甯城地

周既改甯為修武而猶稱甯蓋後又復舊名也衛有甯

氏為世卿似食采於此按甯氏采地或在甯鄉在今淇縣說見下

甯邑

趙策秦攻魏章取甯邑原注甯邑魏地徐以為趙非也

後志朝歌有甯鄉恩澤案魏世家通韓上黨於共甯徐

廣曰朝歌有甯鄉即用郡國志語故先儒謂甯邑即甯

以二字本通也然朝歌在今淇縣距修武尚遠似非一

地當兩存其說 張氏琦曰史正義寧新中秦昭王更

甯邑

名安陽即今相州外城也故城在今彰德府西北此又一地存赤

州

同上河北章楚人救趙而伐魏戰于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原注州屬河內恩澤案漢志河內郡

有州縣本周燕忿生邑後屬鄭又屬晉左傳子產歸州

田于韓宣子宣子因徙居之見韓世家不知何時又入魏括

地志故州城在懷州武德縣地理志州與武德為兩縣隋改州為邢邱亦曰安昌

唐改為武德今顧祖禹曰今懷慶府河內縣東南五十里入河內縣

里有武德城即其地也江才洪亮錢坫謂在今武涉縣

國策地名考

卷一一

古

西沁水之南亦係接壤

邢邱

秦策范雎至章於是舉兵而攻邢邱邢邱拔而魏請附

原注邢邱在河內平皋補曰史廩邱郵邱即邢邱也恩澤

案秦本紀昭王四十一年攻魏取邢邱懷范雎傳先

取懷後二年取邢邱並與策文應惟六國表作廩邱徐

日一作邢邱魏世家作郵邱徐廣曰一作廩邱本是誤文但當

各存其說不可謂廩邱郵邱即邢邱也况廩邱為今山

東范縣郵邱或云今東阿縣距邢邱絕遠吳乃合而一

之謬甚餘見秦

高平

同上晉國章反温枳高平於魏原注高平屬臨淮安定亦有正曰括地志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言臨淮

則繆安定秦地亦非温枳皆河內故當以懷州者為正

恩澤案高平本向邑此又與春秋之向不同古向國在

吳于向也在洧川者襄十一年師于向也周燕忿生采

地也昔微南陽遂有其土竹書紀年魏襄王四年鄭使

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為河雍向為高

平此向名高平之所由來也徐廣曰向在枳西即此括

志在河陽縣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有向城

國策地名考

卷一一

古

枳

見上原注屬河內恩澤案漢志河內郡有軹縣即原鄉

晉文公所圍是也劉昭曰左傳王以燕忿生田向與鄭

杜預曰軹縣西北地名向上則枳與高平相近地有誤

傳諸侯括地志故枳城在濟源縣東南正義作南三十

里寰宇記作東南十三里當作三十洪亮吉曰今在濟

源縣南十二里

軹道

趙策燕秦自燕之趙章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原注軹

道亭名在瀟陵正曰故軹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以下

言修武之南陽知之大事記顯王十一年韓使許息以
枳道易鹿於魏見水經注年表赧王三十六年秦伐

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皆魏之軹也其言秦者在雍

州萬年縣東北去潯水百步軹道亭秦王降處也燕代

曰楚得枳而國亡則巴郡之枳也恩澤案此說甚詳密

寰宇記於濟源縣下謂軹縣故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又

於河內縣下謂古軹城在縣西北二十七里似河北之

軹又有二然河內西北即濟源東南實一地也又韓策

軹深井里即濟源之軹也聶政韓人則軹宜分屬韓魏

注云韓以枳道易鹿于魏 此軹道分屬韓之明証 餘見秦

温

見上高平下又見西周策温人之周章原注温屬河內

恩澤案漢志河內郡有温縣故國已姓昆吾之後燕忿生所

封左傳燕忿生以温為司寇是也王氏后言左傳王與

其一則始封於燕而温特為燕田耳其後遂以為後屬

國高士奇曰燕蓋其初封温則續封而尋滅者也

晉戰國時為魏地括地志古温城在温縣西南三十里

河陽

同上葛孽章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原注河陽屬河

內恩澤案漢志河內郡有河陽縣春秋天王狩于河陽

即此賈逵服虔並以河陽為温縣非是徐廣曰魏襄王
四年改河陽曰河雍寰宇記故城在今縣西北三十五
里一統志在今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即漢河陽縣
也

卷

見上淮下原注卷在鄭州原武縣恩澤案漢志河南郡

後志有卷縣南陽郡亦有卷城左傳所云郭卷也水經

注河水經卷縣北又東至酸棗延津二邑皆河津之要

也括地志卷在原武縣西北通典及輿地七里即衡雍

按水經注河南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今同

國貨地名考

屬懷慶府 古時卷燕酸棗俱在河南今俱在河北蓋

河流遷徙故也

河外

齊策張儀為秦連橫說齊王曰章魏效河外高注河外

河南吳同恩澤案正義河外謂華州以東至陝號索隱

河外河之南邑對河內而言也若曲沃平周等是燕秦

云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似兼及漢志之河南東郡王

應麟曰晉以河東為河外魏以河南為河外此春秋戰

國之分也胡三省謂秦以河東為河外梁以河西為河

外張儀所云自秦言之也蓋指魏獻河西上郡而言然

此事距張儀連橫時已二十年而其後又有取梁陝焦
曲沃平周等事正古河外地似仍依舊說為是

河南鮑作

齊策國子曰章兼魏之河南恩澤案河南即河外也然

上云封衛之東野下云絕趙之東陽則其地似不在陝
號等處鮑本改作河內殆亦有見於此而疑之歟

陰

見上葛孽下原注陰未詳恩詳案左傳宣二年遂自陰

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杜注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今雜以

東至陸渾今嵩其地南阻終南北臨大河故曰陰地則

國策地名考

卷一一

六

陰之為地廣矣顧祖禹曰自焦而東河南山北之處皆

陰地也此與杜又昭二十二年帥師軍于陰顧棟高曰

陰即平陰晉師在平陰是也漢為平陰縣魏晉改曰河

陰與今榮澤縣之唐曰河清今為河南府孟津縣又哀

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江永曰今陝州盧氏縣東北有

陰地城蓋即命大夫屯戍之所說本春秋是陰地凡有

三處今霍州靈石縣西南有陰皆在魏境但不知何指

耳

成

同上原注成屬涿郡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成城

正曰非魏地恩澤案據策當是魏地但不知所在 路

史漢有陰城國屬趙郡或以陰成二字連讀作一地亦

可備一說

負蒿

同上原注地缺正曰見黃丕烈策按魏策抱葛薛陰成

據此文則蒿字因葛而誤衍四邑皆魏地恩澤案魏策

無此二字以為衍文誠是但如吳說單衍蒿字則負字

當作虛字解與上文抱字配而又云四邑豈以葛孽為

兩地耶抑以負為地名耶或曰負蒿乃負黍之訛在今

河南府登封縣西南與陰成相近未知是否

國策地名考

卷一一

克

齊一作黃

本策楚王攻梁南章韓氏因圖齊原注亦見未詳恩澤

案左傳昭二十三年劉子取墻人直人彙纂墻一作

齊路史齊墻也今河南府新安縣東北有白墻村金水

疑是其處蓋與齊墻並是一字其作齊者俗字省

文耳鮑改作黃則謬矣王符潛夫論帝堯之後有齊氏

蓋以邑為姓者

枳

韓策鮑屬觀鮑作映謂春申曰章魏且且暮亡矣不能

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與秦原注梧屬楚國此時為魏

正曰漢侯國梧屬彭城與許鄆陵不相接左傳襄十年
晉師城梧及制杜注皆鄭舊地制即虎牢梧必相近
案路史梧故國本鄭地晉取之嚴啟隆曰梧為虎牢
旁邑高士奇曰隋書滎陽縣有梧桐澗疑即梧也

梧下

衛策衛使客事魏章乃見梧下先生高注家有太梧樹
因以為號鮑同補曰執文類聚作梧邱恩澤案梧下疑
即梧地然細審策文應在國中姑附於此

衍

見上淮及蒲下原注衍魏地正曰索隱云衍在河南與

國策地名考

卷一

三

卷近正義云屬鄭州恩澤案魏世家景潛王五年秦拔

我垣蒲陽衍或曰衍即衍氏也曹參世家正義衍氏魏

邑在鄭州地理通釋衍在鄭州亦曰衍氏今開封府鄭

州北三十里有衍氏城與原武縣故卷城相近

林鮑有鄉字

同上山北章從林史記有鄉字黃丕烈曰劉氏軍以至

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恩澤案左傳宣元年會晉師

于棗林杜預曰苑陵縣東南有林鄉本郡國志徐廣曰林鄉

在宛縣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在大梁西北徐以為在宛

縣非也宛今南陽縣宛林今新鄭縣括地志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

縣東北三十八里本鄭舊縣也今開封府新鄭縣京三
顧作十五里有林鄉城即棗林也此地一名棗文十三
也一名林此林是也一名棗林又名林鄉水經注林
鄉故城在新鄭東如北七十許里苑陵故城東南五十
里路史謂宛陵有棗一作林林鄉分為二說本木注云

集韻棗在魏郡疑誤方輿紀要謂棗林即北林又合為

一亦誤杜注北林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與

棗林異地水經注林亭南去新鄭縣故城四十餘里蓋

以南有林鄉亭故杜預據是為北林甚密則林鄉即棗

林非北林明矣服虔以此林為鄭南地京相璠又以

林中

國策地名考

卷一

三

見上州下原注宛有林鄉恩澤案此即徐廣注說見上

洛林

見上王屋下原注洛林即蕪代所謂林中河南宛陵林

鄉也恩澤案據此則是地凡有六名矣

國策地名考卷十二

儀徵阮芸臺先生鑒定

欽 程恩澤 纂

溧陽 狄子奇 箋

宜賓 徐勳 梓

魏下

梁門

見上州下又齊策燕秦謂齊王曰章有陰平陸則梁門不開原注梁門大梁之門恩澤案水經注武隧津北對

長城門謂之汾門又謂之梁門易水東分爲梁門陂易

水又東梁門陂水注之則梁門本地名然在國策自以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二

舊注爲是蓋卽所謂夷門等門耳

梁郭

見上首垣下又同上白馬口章兵至梁郭圍梁數旬恩澤

案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十一年爲大溝于北郭以行

圃田之水北郭卽梁郭也初制經營非不盡善然至圍

之數旬亦已危矣其後秦攻梁始皇二十三年卒引河水灌城

而拔之地險固不足恃也

信陵

趙策秦攻趙章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恩澤案

漢志無信陵索隱或曰是鄉邑名太平御覽信陵君邑

於甯今宋州寧陵縣古甯城也則信陵似非封邑然水

經注云故葛伯國於六國屬魏魏安釐王以封公子無

忌號信陵君其地葛鄉卽是城也在寧陵西十里路史

拱之寧陵卽古信陵魏安釐王封弟於信陵號甯陵君

是甯陵卽信陵也但其說稍後於古無徵耳寰宇記謂

信陵亭在開封縣城內臨河當相國寺前卽魏公子無

忌勝概之地恐出附會

小黃 黃

見上蒲下又同上滎口章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原

注屬陳留補曰按燕策決白馬之口魏無黃今本無黃字高鮑並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二

同疑因大濟陽史作外黃正義云故黃城在曹州考城

縣東括地志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爲

名舊注陳留外黃者非恩澤案此說殊混漢志陳留郡

有小黃縣通典小黃故城在陳留縣東北後志寰宇記

作東北三十一唐置小黃縣在亦曰下黃五代通

錄河南有外黃小黃故河北有內黃小黃爲高齊所廢

其故城今在陳留縣東北則小黃之在陳留確鑿可據

史作外黃春中君列傳本無外字本各自成文無庸牽

合然外黃在今杞縣以爲在考地猶相近故或通借言

之燕策所云黃濟陽與春中卽指此蓋小黃外黃均與

濟陽密道也若冠氏南之黃城此在北則在今東昌府冠縣南距濟陽四五百里斷非決白馬口所能及秦兵亦斷不能既至平邱今長又至黃城復至濟陽也吳乃引此以補鮑缺過矣

濟陽

同上又見燕策見原注屬陳留補曰正義云濟陽故城在曹州宛胸縣西南案漢志陳留郡有濟陽縣武父在縣東北城在濟水之陽故以為名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城濟陽水經注引卽此通典故城在宛句縣西南後志同正義在西南三十五里今在曹州府曹縣西南

六十里錢坫說又在開封府蘭陽縣東五十里顧祖地相接也又濟南府亦有濟陽縣乃齊著邑也此異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二

三

離邱

燕策鮑本屬楚齊韓魏共伐燕章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離邱取之以與宋原注屬陳留恩澤案地理志陳留郡雍邱縣故杞國也郡國志同周武王封禹後東樓公先春秋時徙魯東北之淳于在今青州府境距雍邱千有餘里孔疏謂雍邱淳于郡別而境連非是或曰亦古雍國非是杜預曰雍在河內山陽縣今修武縣西有雍城元和志四面高曰雍又云四望不見四方故謂之雍今為開封府杞縣治寰宇記壽州安豐縣南六十里有廢雍邱縣此又一地

見上淮下原注屬潁川恩澤案地理志潁川郡許縣古許國姜姓四岳之後文原作叔所封括地志在許昌縣南三十里元和志作四十里胡三省曰魏都大梁其境南至汝南許鄆陵居其間顧祖禹曰今許州東三十里故許昌城即舊許也按水經注許昌為許南國則許當在其北非許昌即許也俟再考

同上原注屬潁川正曰史作鄆索隱曰潁川有鄆縣又有鄆陵縣故所稱多惑恩澤案鄆有三一在今柘城縣北二十九里又在潁陵縣地理志陳留郡有僞縣是也國策地名考卷十二

許

見上淮下原注屬潁川恩澤案地理志潁川郡許縣古許國姜姓四岳之後文原作叔所封括地志在許昌縣南三十里元和志作四十里胡三省曰魏都大梁其境南至汝南許鄆陵居其間顧祖禹曰今許州東三十里故許昌城即舊許也按水經注許昌為許南國則許當在其北非許昌即許也俟再考

故許昌城即舊許也按水經注許昌為許南國則許當在其北非許昌即許也俟再考

南至汝南許鄆陵居其間顧祖禹曰今許州東三十里故許昌城即舊許也按水經注許昌為許南國則許當在其北非許昌即許也俟再考

鄆

同上原注屬潁川正曰史作鄆索隱曰潁川有鄆縣又有鄆陵縣故所稱多惑恩澤案鄆有三一在今柘城縣北二十九里又在潁陵縣地理志陳留郡有僞縣是也國策地名考卷十二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二

四

袁守詒以此為鄆在今鄆陵縣西北十八里伯克殺之地似誤地理志潁川郡有僞縣是也一在今鄆城縣南五里地理志潁川郡有鄆縣是也唐固云鄭滅鄆初仍其故名後乃改為鄆陵司馬彪曰鄆陵春秋時曰僞杜預曰鄆今潁川僞陵縣則鄆即鄆陵也春秋晉楚戰於鄆陵傳云亡師于鄆是其的證策以許鄆陵連文凡數見皆指今鄆陵縣言若寧陵則別為一地鄆城則其字从鄆均與此無涉趙匡謂鄆當作鄆在樛氏縣南非是按昭二年左傳樛文地名在周者烏戶反隱十一年王取鄆留是也在鄆者音偃成十六年戰于鄆陵是也在楚者於建反又音偃鄆十三年王沿夏將人鄆是也在晉者於庶反大原有鄆字則此亦鄆也惟周地者從烏餘皆

與此無涉趙匡謂鄆當作鄆在樛氏縣南非是按昭二年左傳樛文地名在周者烏戶反隱十一年王取鄆留是也在鄆者音偃成十六年戰于鄆陵是也在楚者於建反又音偃鄆十三年王沿夏將人鄆是也在晉者於庶反大原有鄆字則此亦鄆也惟周地者從烏餘皆

今鄆陵縣言若寧陵則別為一地鄆城則其字从鄆均與此無涉趙匡謂鄆當作鄆在樛氏縣南非是按昭二年左傳樛文地名在周者烏戶反隱十一年王取鄆留是也在鄆者音偃成十六年戰于鄆陵是也在楚者於建反又音偃鄆十三年王沿夏將人鄆是也在晉者於庶反大原有鄆字則此亦鄆也惟周地者從烏餘皆

今鄆陵縣言若寧陵則別為一地鄆城則其字从鄆均與此無涉趙匡謂鄆當作鄆在樛氏縣南非是按昭二年左傳樛文地名在周者烏戶反隱十一年王取鄆留是也在鄆者音偃成十六年戰于鄆陵是也在楚者於建反又音偃鄆十三年王沿夏將人鄆是也在晉者於庶反大原有鄆字則此亦鄆也惟周地者從烏餘皆

今鄆陵縣言若寧陵則別為一地鄆城則其字从鄆均與此無涉趙匡謂鄆當作鄆在樛氏縣南非是按昭二年左傳樛文地名在周者烏戶反隱十一年王取鄆留是也在鄆者音偃成十六年戰于鄆陵是也在楚者於建反又音偃鄆十三年王沿夏將人鄆是也在晉者於庶反大原有鄆字則此亦鄆也惟周地者從烏餘皆

今鄆陵縣言若寧陵則別為一地鄆城則其字从鄆均與此無涉趙匡謂鄆當作鄆在樛氏縣南非是按昭二年左傳樛文地名在周者烏戶反隱十一年王取鄆留是也在鄆者音偃成十六年戰于鄆陵是也在楚者於建反又音偃鄆十三年王沿夏將人鄆是也在晉者於庶反大原有鄆字則此亦鄆也惟周地者從烏餘皆

從焉字林亦作陽則
鄆不得作鄆審矣

鄆陵

同人大梁章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又見本

策楚許魏六城穰侯攻大梁兩章恩澤案括地志鄆陵

故城在許州鄆陵縣西北十五里正義及元和志並同寰宇記作

十八里今同左傳當亦有鄆陵在

安陵

同上山北章乃惡安陵氏於秦恩澤案安陵即鄆陵也

楚策說見但其地亦不一郡國志汝南郡召陵縣有安陵鄉

征羌侯國有安陵亭水經注安陵一名富平陳留風俗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二

五

傳尉氏安陵鄉故富平也召陵在今鄆城縣東征羌在

鄆城縣東南或曰此即安陽在今息縣尉氏在今鄆陵縣北今鄆陵

有安陵蓋以二縣皆號鄆陵故主李奇之說以為皆有安

陵耳其實未必盡然也

鄆陵一作召陵見

見上淮下原注屬汝南恩澤案地理志汝南郡有召陵

縣晉時改屬說文作鄆關駟曰鄆鄆本或者高也其地

邱墟并深數丈故以名焉錢坫曰鄆訓高其字从阝作

耳正義召陵故城在豫州鄆城縣東四十里元和志作

四十五里今在鄆城縣東三十五里方輿紀要作即春

秋召陵也

上蔡

見上鄆陵下原注屬汝南案見楚

蔡邵

韓策建信君輕韓熙章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鄆蔡邵

之道不通矣原注謂潁川鄆陵汝南上蔡鄆陵案並見

上

昆陽

見上淮下原注昆水出南陽昆陽屬潁川案見秦

舞陽

同上原注屬潁川恩澤案地理志潁川郡有舞陽縣

惠高后文功臣表有舞陽說文無水出南陽舞陰東入

又有舞陽注云俱在舞陽穎應劭曰縣在舞水之陽因名括地志舞陽故城在葉

縣東十里錢坫曰今在南陽府舞陽縣西南括地志非

是然相去實不遠也

高陵

同上山北章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隣原注

高陵屬琅邪此二縣安陵封地正曰高陵屬京兆與下

文地不相近史無高陵字策或誤也恩澤案鮑說固謬

然吳說亦未是郡國志引地道記曰定陵屬潁川管志

屬襄城郡

有高陵山汝水所出在今舞陽縣東北與舞陽昆陽葉陽俱相近的是策文所指舍此不引豈不失之肩隨之前耶至京北高陵本是魏地班志魏地自高陵以東是也然此時久已失之地理通釋猶引以為證固不足為吳氏責也

南國

同上秦統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原注周紀註南國江漢之間又曰南陽也此時屬韓正曰正義云南國今許州許昌縣西南許昌故城在魏之南故曰南國恩澤案水經注洧水東逕許昌縣故許南國也則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二

八

南國實有其地但玩策文語氣似不必限定許昌或概言魏之南境耳其地當在舞陽之北許州之東開封之南以為韓地舊注並同正義亦然者非是以為在江漢間者尤非然地理通釋亦主是說甚矣地理之難言也

汝南

見上淮下原注汝恐連下南字汝南郡也南下衍有字恩澤案此說是也上云南有鴻溝下又云南有許鄆殊複沓不成文理且史記穰秦傳本無有字其為誤衍無疑地理志魏南有汝南之召陵潁疆新息西華長平元和志汝州春秋周王畿及楚鄭之地後屬於晉六國時

分屬韓魏地理通釋汝南春秋時屬沈蔡戰國時屬楚魏則汝南本魏地也餘見秦 既以汝南為郡名則前汝水一條當刪然不敢質也故仍載之

陳

見上淮下原注陳宛邱豫州縣恩澤案劉昭曰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杜預曰縣西北有榿亭即左傳會于榿也博物記縣有邱地防亭在焉詩曰防有鵲巢邱有旨苕餘見楚

無疏

見上淮下原注無疎曾作無胥史同按蕪代曰決宿胥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二

八

之口魏無虛頓邱徐廣云紀年魏救山寨集胥口正義云魏志武帝於清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恩澤案吳以宿胥口作無疎謬甚索隱云地缺地理通釋亦然其地本不可考惟寰宇記載一說陳州商水縣東南三十五里有扶蕪城古字並通疑即其地正魏東境也今在陳州府商水縣東南十二里顧祖禹說或曰在縣西南三十五里洪亮吉說

襄陵

齊策邯鄲之難章鮑合上為一章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徹魏高注襄陵魏邑河東縣鮑同恩澤安襄陵有二漢志河東

郡有襄陵縣此晉襄公陵也或云晉大在今平陽府襄

陵縣東二十五里又云陳留郡有襄邑縣此宋襄公陵

也在今歸德府睢州西一里師古曰圈稱云襄邑宋地

本承匡襄陵鄉也秦如皇以承匡罕屬故徙縣於襄陵

謂之襄邑應劭以為即襄牛水經注主之非是襄邑本

名襄陵也此云南攻在魏之南當主襄邑言史記建元

已來王子侯表有襄陵索隱曰表在鉅鹿志在河東正

義又云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此說胡三均與此無涉

承匡

齊策犀首以梁與齊戰于承匡章高注承匡邑名鮑注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二

本宋地見陳留襄邑注補曰大事紀襄陵故宋之承匡

襄牛之地此誤說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恩澤案郡國

志陳留襄邑縣有承匡城左傳莊二年次于滑在縣西

左傳文十一年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即此京相

璠曰故城在陳留襄邑縣西三十里今在睢州西三十

里

首

見上蒲下原注河東有首山正曰索隱云首蓋牛首恩

案郡國志陳留已吾縣今寧有首鄉劉昭曰左傳桓

十八年齊侯師于首止杜預曰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

今在睢州東南接寧陵縣境與長垣相近當即其地若

首山在今蒲州則遠矣牛首在今陳留縣雖不甚相遠

然割取一字以成文殊覺不詞恐古人未必如此後志

亦有牛首亭與五父衛相近魯國

劉昭以為即未取鄉地非是

見上蒲下原注仁地缺恩澤案魏收地形志蕭梁時於

漢已吾縣置仁州今為歸德府寧陵縣彼時取名必有

所據上云取蒲衍首垣首在今睢州與寧陵接壤又與

長垣相近則仁應在寧陵又今山東曹縣宋為興仁府

亦稱興仁軍與下云小黃濟陽尤密邇惟得名較後耳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二

方輿紀要今修武縣境有仁亭東漢縣屬似太遠

或曰仁一作任以濟寧任城廣平任縣為說更難牽合

睢濊之間

楚策邯鄲之難章楚取睢濊之間原注後志梁國睢陽

注征北記劉昭原注引作北征南進有睢陵梁國有濊

陽南臨濊水補曰大事記取濊陽作睢陽恩澤案睢濊

二水名水經注睢水出陳留縣西浪蕩渠東南流至宿

遷縣合泗亦曰睢口即汴水支流也濊水本名渙水由

永城縣東南流入宿州西南境又睢水支流二水之間

當在今商邱古睢寧陵睢州一帶魏之東南境楚之東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二

六九

國策地名考

卷一一一

六九

北境也 文選注引陳留記又見水襄邑漢水出其南
睢水經其北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曰
月華盡以奉宗廟御服焉則此地或指襄邑言

新鄆

見上淮下原注屬南陽正曰索隱云屬汝南郡即鄆邱
史有新都字屬南陽鮑誤入恩澤案地理志汝南郡有
新鄆縣郡國志宋公國周名鄆邱漢改為新鄆章帝建
初四年徙宋公於此注云故城今汝陰縣西北鄆邱城
是也應劭曰秦伐魏取鄆邱漢興為新鄆王應麟曰蕪
秦曰南有新鄆則非漢改是名也今商城是也此說甚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二

北

辨即以新鄆為鄆邱亦未可信春秋文十六年公子遂
及齊侯盟于鄆邱杜云齊地或在東阿或曰當近齊
都則周之鄆邱決不得在汝陰或其地有二耳若魏世
家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鄆邱乃邢邱之誤說見上與
新鄆無涉舊乃牽合為一謬矣顧祖禹曰今潁州府阜
陽縣東錢坊作八里有新鄆城一統志表城西三里有
土阜屹然高大謂之鄆城詎為鄆邱殆以是歟

海鹽

見上淮下原注姚本有此二字恩澤案地理通釋引此
亦然據云未詳解州安邑有鹽池策言海鹽在魏之東

且與煮棗連文必非安邑當是近齊海濱產鹽之所晉
書地理志東平國有無鹽縣無鹽故城在今山東東平
州東二十里與闕相近
正與煮棗相近疑即其地或與下文無疎有訛謬字

煮棗

同上原注徐廣云煮棗在濟陰宛句正義云冀州信都
縣東北有煮棗田宛句者在河南信都者在河北恩澤
案張儀曰煮棗將拔齊兵又
至亦
此地

桂陵

同上襄陵章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高注桂林魏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二

三一

邑鮑同正曰正義云桂林在曹州乘氏縣東北恩澤案
竹書紀年桂林作桂陽水經注地在桂水之北故曰桂
陽顧祖禹曰今曹州府曹縣西北五十里有桂林城即
齊敗魏處其後秦穰侯葬此此說似誤穰侯冢相傳在
定陶不在曹縣然亦地相
接謂之安平陵亦曰安陵鎮今為安陵集正義謂在乘
氏縣東北二十一里似誤

鄆

原作

韓策張丑之合齊楚講于魏也章今公疾攻魏之鄆原
注後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正曰非魏地恩澤案
鄆有二一在今沂水縣東北四十里郡國志屬東

莞有鄆一作亭此東鄆也一在今鄆城縣東十六里鄆

國志濟陰郡廩邱故屬東郡有鄆城此西鄆也晉太康

地記十三州曰西鄆在東平昭公所居也東鄆即莒魯

所爭之地其說至為明析劉昭於東莞下引左傳曰公

處鄆已誤路史又以東鄆非莒魯所爭家鉉翁因謂鄆

有三以成九年楚人入鄆為莒別邑王夫之春秋釋疏

從之似非說文鄆河內沁水鄉从邑軍聲魯有鄆地尤

混疑有此當王西鄆說舊注非是

文臺

同上山北章文臺墮垂都焚原注括地志文臺在曹州

宛句縣索隱云文臺臺名恩澤案正義云文臺在宛句

縣西北六十五里宛句今菏泽也列士傳隱陵君施酒

文臺未知即此否

垂都

見上原注句陽有垂亭正曰此引徐廣說彼文無都字

索隱云有廟曰都恩澤案郡國志濟陰郡句陽有垂亭

春秋宋公衛侯遇于垂恩澤公會鄭伯于垂恩澤皆此地也

大邱又名越並見左傳賈逵曰魯地句瀆即句恩澤京相璠

陽縣春秋之殺也張宗泰曰句瀆聲相近

曰句陽縣小成陽水經注在句陽城東半里東五里有垂亭杜注河

北亦有垂亭即都垂也路史上江永曰垂地近定陶

國屬魏·以上二條俱不甚的姑依舊說錄此

陶

同上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史作平按鮑

是國策不作平也高恩澤案陶即定陶也詳見泰

衛

見上原注衛在河淇之間與陶接故范蠡亦云恩澤案

衛都濮陽在定陶之西於大梁為東北故曰長驅梁北

東至陶衛詳見後呂氏春秋舉陶衛衛

陶

見上原注在東平須昌恩澤案郡國志東平陸有陶亭

劉昭曰左傳桓十一年會于陶杜預曰在須昌東南有

陶城博物記曰即此亭是也徐廣曰陶或作監史記封

禪書亦見漢書崔尤冢在東平陸監鄉皇覽作壽監即

陶云路史國名紀今鄆之壽張有陶鄉而陶古城在中

都寰宇記云今陶亭又在須昌則陶凡有三處宋之中

都為今汶上縣壽張須昌俱為今東平州雖係接壤而

東平在汶上北百餘里疑陶本在東平因汶上古稱東

平陸故誤添一陸字而後世遂以為在汶上其說始於

徐廣俱抑陶本有二在汶上者為魯先公墓今在南而

東平別為一地歟策言北至乎陶又在陶衛之北當以

東平為是凡言在今汶上縣西南三十里即南者須攷
世家作平鬪顧祖禹曰平即東平陸也徐廣以為河南平縣非是
若如舊說不且合兩地為一耶

姑密

見上河陽下原注密同茂恩澤案春秋隱元年公及邾

儀父盟于茂杜預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定十二年敗

諸姑茂或云卽茂也蘇棟曰前以避公諱故不書姑括地志姑茂故城

在泗水縣東四十五里今同屬兗州府此與平鬪接壤

戰國時或為魏地然距河陽甚遠恐非策文所指或以

漢良邪郡之姑幕縣今諸城縣當之尤未可信

國象地名考

卷十二

三

黃城

見上河北下原注黃城陳留外黃是正曰括地志故黃

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為名恩澤案此則鮑

屈而吳信矣策明言河北彪乃舉河南外黃為證其謬

固不待言然河北之黃亦有二顧祖禹曰志云燕秦所

言之黃城當是內黃縣今屬彰德府則以為在今東昌

府冠縣者仍非定論也

范臺

本策梁王魏嬰觴諸侯于范臺章今無考

夾林

同上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原注臺林地缺應
在其國今無考

蘭臺

見上恩澤案楚世家王精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

正義曰蘭臺相山之別名當卽指此

京臺

楚策天下合從章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原注京高

也正曰或臺名恩澤案淮南原道訓所謂樂者豈必處

京臺章華游雲夢沙邱高誘注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

則楚臺有名京臺者魏或同名然鶴烈所稱疑卽指此

國象地名考

卷十二

二

高但以雲夢章華俱屬楚故望文生義而為此說耳其

實章華本當時通稱說見前而沙邱亦非楚宮也

暉臺

見上少海下原注臺名曰暉今無考

郎門

同上梧下章客趨出至郎門而反原注姚作郭門韓非

子使郎中自開今本作道於郎門之內恐郎卽郎恩澤

案韓非十過篇又云有元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

之境注棟端也論衡異虛篇作廊門之危紀妖篇又作

郭門之上危舊說似可通

梁園

同上上黨章周君反見梁園而樂之也蔡母恢謂周君

曰温園不下此高注梁魏惠王之都也鮑注陳留浚儀

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有林澤曰園恩澤案地理通

釋云索隱園即圃田水經注圃田澤西限長城東極官

二十許里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元鄭數屬魏輿地

和志作梁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廣記開封府中牟縣有圃田澤為豫州之藪正義云圃

劉伯莊音圃括地志圃田澤在鄭州管城縣東三里國

策魏有梁園温園按鄭州中牟皆自梁反周必經之路

梁園應在此惟牽合温園為說未免稍疎舊以梁園在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二

七

大梁非是

温園

見上原注温屬河內

關內

本策秦敗東周章王不若與實屢關內侯原注侯於關

內耳此時未為爵

長羊

見上王屋下原注屬汝南恩澤案鮑改羊為平故云屬

汝南地理志魏南有汝南之長平則長平為魏地無疑

說見但舊本俱作羊且與王屋洛林連文地必相近真

氏補曰地未詳或有誤見策恐未便擅改

北郢

本策穰侯攻大梁章乘北郢原注郢楚別邑其北近魏

恩澤案鮑作郢北故其說如此莊子南行至郢北一有

而不見真山真山在今信陽州正楚北境也然穰侯傳

作北宅正義曰竹書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宅陽故城

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其地近梁以策文園大梁

審之似以史記為是亦云遂

嬰城

見上蒲及鄆陵下高注皆魏邑鮑云嬰猶榮也蓋二邑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二

七

環兵自守恩澤案正義曰嬰城亦詳錢大昕曰蓋誤以

為地名故云未詳亦高注茲仍錄之而附其辨於此漢

云嬰城自守音義曰以城自繞者也即此意新序引此作甄城即郢也在

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其地與平邱黃濟陽俱

相近二書俱出劉向而其文如是或別有所據

邢

郡國志劉昭注引戰國策云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

兵雲翔而不敢揀春申君列傳及地理通釋並同恩澤

案今本上云桃人本無其地下云楚燕之兵又與上地

不屬惟如引本以人作入以楚燕作邢魏則邢為地名

秦兵入之而魏不敢救最為通順新序及文選注引此皆同徐廣曰平泉有邢邱即此邢也詳見邢邱下其地與燕酸棗虛桃並相近當是定誌

刻本也

地名考卷十三

儀徵阮芸臺先生鑒定

溧陽 狄子 馮繼照 刊

韓上

原注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當作城父定陵襄城潁

陽潁陰長社陽翟原脫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宜

陽皆韓分也正曰鄭今河南之新鄭及成皋榮陽潁川

之宿高城陽當作陽城鮑引漢地理志為言鄭亦韓地而獨

遺不取誤矣據漢志則陳亦與韓同分張氏琦曰尚有河東平陽上

鄭密榮陽汜水河南府之宜陽新安永寧登封嵩縣山

西之平陽澤潞三府皆是恩澤案韓姬姓曲沃桓叔之

子萬見世本食采於韓原今解州芮城縣故河北縣韓亭

是舊說謂在陝西韓城縣非是或云即故韓國亦非宣

子徙居州今懷慶府河內縣東南五十里武德城是貞子世本

作平子又徙平陽故堯都也今平陽府臨汾縣是景侯

徙陽翟今開封府禹州是哀侯徙鄭元和志云韓世家

此故鄭都也今開封府新鄭縣是或云至懿侯復徙都

陽翟高誘呂覽注韓氏本都宏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自韓萬後十世至虔即

陽翟

陽翟

子為諸侯又五世稱王又五世至王安為秦所滅范
睢曰韓魏中國之虞而天下之樞也頓子曰韓天下之
咽喉魏天下之胃腹

平陽

秦策秦昭王謂左右曰章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

灌平陽高注平陽韓康子鮑注屬河東恩澤案漢志河

東郡有平陽縣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故名元和志平

一名壺口山在括地志平陽今晉州即今平城也故城

在今臨汾縣西南韓有兩平陽燕代云我起乎宜陽

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繇我昭睢曰韓服事秦者以先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三

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故也案漢志

平陽非堯都以上文審之當與宜陽武遂相近但其地

不知端的之處

陽翟

東周策昭獻在陽翟章原注屬潁川恩澤案漢志潁川

郡有陽翟縣夏禹國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

陽翟師古曰禹所受封也應劭臣瓚以為禹都非是縣

西有鈞臺陂所謂鈞臺之亭也後為鄭樑邑西南有高

戰國時并於韓韓景侯自平陽徙都此按地理志作

鄭徙此於新鄭下云韓自平陽徙都之韓世家與子徙

平陽哀侯徙新鄭獨不言景侯徙陽翟案漢志景侯時本未

都陽翟地理志所云自新鄭徙此者蓋是晉景侯但景侯

鄭

燕策秦召燕王章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

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

日而國舉原注案鄭屬長安正曰榮陽新鄭恩澤案

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惠誤王于多父伐魯克之乃

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是曰桓公帝王世紀或言縣故

有熊氏之城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據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三

地理志河南郡新鄭縣鄭國後為韓所滅

平陽徙都之說見列國興廢說鄭在濟西洛東河南潁

北四水間高士奇曰國語前莘後河右洛左濟惟今鄭

州形勢足以當之郡國志州東有莘城此前莘之說也

若新鄭在鄭州南四十里莘在後矣或曰初遷時嘗居

此殆即竹書所云鄭父之邱歟竹書本云居鄭父之邱

鄭初都也

太行

見上原注見秦河內山陽皆有此山晉監也恩澤案漢

志河內郡壘上縣西北有太行山山陽縣西北有東太

行山山陽在野王呂氏春秋天下九山太行其一列子
形山淮南子作五行山又河圖括地象太行天下之脊
名王母山亦名女媧山

隋志丹川縣有太行山括地志太行山在河內縣北二
十五里元和志在晉城縣南四十里金史地理志濟源

縣有太行山以沁水為界西為王屋東為太行朱子曰

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

最高處胡渭曰自古言太行者皆在漢河內上黨二郡

唐懷澤潞三州之境蓋此山實起於濟源迤而東北入

山西界跨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州和順樂

平平定以及直隸之井陘獲鹿河南之輝縣武安等處

延袤千餘里然亦至此而止其後世沿述征記之說謂

太行北迄幽州有數千里之遠其實不然戴震曰太行

北連發鳩西以沁水為界東以丹水為界昔人謂連亘

河北諸州非也考河北八陘起西南迤而東北軼關之

山其脈來自太岳與太行中隔沁水白陘之山其脈自

發鳩別而東與太行中隔丹水井陘滏口之山其脈自

清漳之原沾嶺別而東與白陘中隔漳水飛狐蒲陰之

山其脈來自北岳與井陘中隔滹沱軍都之山張宗泰

山即居庸關見顧其脈自大同府之外陰山別而東與

滿陰中隔桑乾水特以太行尤著或稱太行八陘耳非

謂軼關以北軍都以南皆可謂之太行也大
謂滏口以南西陘實太行山井陘尚可通稱
狐蒲陰軍都北隔恒山斷難假借與此小異 以實言
之在今山西鳳臺縣南三十里河南河內縣北二十里

陘山

本策蘓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章韓北有鞏洛成皋之

固西有宜陽常坂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張氏琦曰宛穰

今按史記亦南有陘山案見楚然疑有誤

陘白起傳

秦策秦攻韓章圍陘原注召陵南有陘亭此時屬韓桓

惠九年秦拔我陘正曰召陵陘亭者陘山也非此陘韓

世家秦拔我郟城汾旁正義云陘故城在絳州曲沃縣

西北汾水之旁恩澤案此陘字未必定是陘山亦未必

定是汾陘爾雅山絕陘凡連山中斷者皆可稱陘故河

北凡有八陘其軼關陘太行陘白陘滏口陘皆在韓境

不知其何指也

冥山

同上陘山章韓卒之劍戟皆出于冥山案谿墨陽合伯

鄧師宛馮龍淵太阿原注司馬彪注冥山在相州北正

曰相州北非韓地恩澤案李軌云冥山在韓國括地志

楚之冥阨亦曰冥山又名固莊子南行至郟北而不見

冥山卽此是冥山卽鼂塞也蓋在楚之北境韓之南境
詳見楚

鼂隘

同上鄭章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鼂隘苟利於
楚寡人如自有之恩澤案鼂隘與鼂塞同據此益信冥
山之卽冥阨矣

鼂阨

同上適楚者曰以塞鼂阨恩澤案此卽上文所云塞鼂
高本作鼂隘也但其字小異耳

常坂

國策地名考

卷一三

六

見上陘山下原注今上洛是也補曰正義云商坂卽商

山在商洛縣南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恩澤案秦隱商

坂蓋在商洛之間適秦楚之險塞元和志卽晉陰地通

典商州上洛縣有商山四皓所隱其地險阻漢書王莽

傳繞雷之固南當荆楚地理通釋商坂亦名地肺山四

面塞阨屈曲水回繞如屋雷卽今七槃十二紵說本顏
師古注

今在陝西商州東南九十里

絳水

見上平陽下原注絳水屬河東正曰括地志絳水一名

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恩澤案水經注滄水又西南

與絳水合俗謂之白水非也水出絳山東寒泉奮涌揚

波奔壑三十許丈西北流注於滄應劭曰絳水出絳縣

西南蓋以故絳爲言也史稱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

由蓋絳水雖西北注滄仍由滄注汾西南入河今絳水
與涑水

合西南流直達大河不由滄汾故高而平陽遠在其北
士奇謂可以灌方也說與古道不同

百餘里斷無可以挽水逆流灌城之理卽使可灌亦仍

是汾水非絳水也胡三省曲爲辨說終覺難通至地理

志謂絳水在信都南則與漳水相亂更與此無涉

洧水

見上陘山下原注洧水出潁川陽城恩澤案地理志潁

國策地名考

卷一三

七

川陽城縣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水經注

洧水出密縣西南馬嶺山在陽城東北北
即陽城山也東過鄭縣南

潧水從西北來注之括地志古新鄭城南有潧水
合漢志所云食潧南焉是也又東

過習陽城卽長平縣
平縣西折入於潁一統志潧水本至西華入
潁宋時導之自扶溝入蔡

今出河南登封縣陽城山一名雙洧河

洛

見上陘山下原注洛屬河南恩澤案此洛字當是水名

非洛州洛陽也但豫州之川又與雍州浸有別耳山海

經謹舉之山雒水出焉東北流注于元扈之水郭注河
圖曰元

扈洛又云洛水出洛西山東北注河入成皋之西地理
志

志宏農郡上維禹貢維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
國志京兆尹上維冢嶺山維水出下引山經云洛出王城南至相谷西東北
流今無水經注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謹舉山東北過鞏
縣東北入於河皆此洛也通雅洛凡十一其見於經典
者惟雍豫二水而豫州之洛為尤著云今出陝西商州
南冢嶺山至河南鞏縣北入河 或曰上洛水即今開
封府洧川縣此洛即今河南府洛陽縣恐古無是名姑
附識於此

穀川

本策或謂公仲曰章為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三

八

之願也原注穀水出澗池恩澤案山海經備山之西有
林焉曰播冢穀水出焉東流注於洛地理志宏農郡
池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洛水經注穀水出宏
農龜池縣南播冢林穀陽谷蓋即澗水之上源至新安
合焉其故道本出王城之西而南合於洛至周靈王二
十三年大水至兩川相觸如格鬥然王乃壅之使北
出合澗仍由澗入洛已非禹迹自東漢後引水通漕穀乃東
注不復至王城東南入洛矣說詳禹貢此本韓地而與
秦之池池相近故秦欲為韓取南陽以易之也

榮澤

魏策魏將與秦攻韓章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榮澤而水
大梁原注屬榮陽在敖倉東南恩澤案郡國志河南郡
榮陽縣有費澤注即榮澤也鄭康成曰自平帝以後榮
澤塞為平地榮陽人猶謂其地為榮播杜預曰榮澤在
榮陽縣東京相璠曰在縣東南與濟隧合胡渭曰榮澤
舊在榮陽縣東自隋至今則在榮澤縣南隋故城在今
洪武八年為河即禹貢溢為榮也左傳宣十二年及榮
澤即此其閔二年之及狄人戰于榮澤則在河北其字
从火竹書謂之洞澤乃衛地也水經注混而一之非是
據左傳杜注鄭在榮陽宛陵縣西南其字亦从火釋
文云或作榮非孔疏晉世分河南而立榮陽是也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三

九

濁澤
本策秦韓戰於濁澤章原注長社濁澤補曰解題云即
修魚之戰恩澤案濁澤有二一在今解州西二十里括
地志濁澤源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是也此魏地魏世
家惠王元年韓趙據田齊世家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
即此正義曰是時魏都一在長葛縣西南郡國志穎
安邑與濁澤相近
川郡長社縣有蜀城蜀津即濁澤是也此韓地韓世家
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修魚虜得韓將鯁中差於濁澤
六國即此策云秦韓戰于濁澤又云與韓氏戰于岸門
表同
史在宣惠均與史合當以長葛為是水經注謂濁澤即
王十九年

皇陵水出胡城新陰之西北亦主長社惟云即齊敗魏

處似混或本漢志謂濁水出齊郡廣縣媯山恐非此地

正義謂當作觀澤在魏州頓邱縣東十八里反以徐廣

長社之說為非尤誤乾隆圖志兼收二說俱謂韓趙伐

魏處亦殊未核有書烈王七年我師伐趙圍鄴陽徐文

靖曰鄴陽即濁澤也伐趙當是伐韓之

龍淵

見上冥山下原注晉太康地記汝南西平有龍泉可淬

刀劍恩澤案水經注元光中河決濮陽武帝起宮於決

水之旁龍淵之側故曰龍淵宮又云龍淵水出長社縣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三

西北京相璠曰即稟水也東注洧水又云期水出期城

西北平地世號龍淵水又云百尺溝水之東有澄潭號

曰龍淵在汝北四里許南北百步東西二百步水至清

深常不耗竭引晉太康地記云云故有堅白之論矣是

水之名龍淵者不一而此策所稱則斷以西平為是司

馬貞曰天下之寶劍皆出西平漢志注西平有鐵官蓋

以此今屬汝寧府

三川

秦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章下兵三川恩

案此與西周策魏有齊陽鄭地三川俱指韓說其名

澤

雖分屬周楚其地實止一處蓋其始本以河洛為二六

得稱後乃以水名為地名或指洛州或指宜陽總不外

此三水之間在周則為周地在韓則為韓地其又屬楚

者乃楚奪而取之耳

河東

楚策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章秦下甲兵據宜

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恩澤

案韓初都平陽本漢河東郡地此云下河東取成皋似

不指此蓋自秦言之則潼關以東皆河東也殆由蒲津

渡河而東據其要害耳

安邑

秦策陘山之事章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原注此

攻華陽時得之安邑魏地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自起

傳取韓安邑正曰按起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在取

魏六十邑前一年昭王之十七年也張氏琦曰據起傳

十四年明年取魏城六十一與案隱云韓故地魏以安

年表不合吳氏云十七年非是邑入秦在昭王二十一年恐非此時得之恩澤案正惟

魏入安邑在後而起取安邑在前故謂起所取者為韓

安邑也然在策文亦未見其定是韓地蓋只大概言其

兩屬耳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三

太原

趙策五國伐秦章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原

注太原正義以為太行恩澤案此說本之劉伯莊似未

可據以為信韓既分得安邑亦無難兼有太原也此等

處不宜輒改

蘭

本策秦圍宜陽章公何不與趙蘭離石祁以質許地原

注蘭離石祁趙地韓嘗取之今使歸之正曰蘭離石祁

不聞屬韓恩澤案白起列傳昭王四十六年秦攻韓緹

氏蘭則蘭嘗屬韓史有明據正義謂是綸氏之訛殊屬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三

七

臆測徐廣曰屬蘭川秦隱曰今其地攻地爭城原不必

定在一處又安知緹氏二字不有誤耶况燕策又有別

證耶見下考見趙

離石

見上

祁

見上

蘭石

姚云三本
同作君

同上鄭章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

原注據文當有離字恩澤案鮑本補離字是舊說皆以

蘭石為即蘭離石也此趙地而韓取之者也

上黨

趙策秦王謂公子他曰章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

効上黨之地以為和恩澤案上黨為韓之別都其始本

全有其地後乃分屬趙魏下云有城市之邑七十史作

則其域猶甚廣也乃已不能守反以與趙卒致長平之

禍而三晉俱以不振其亦拙於謀矣

兩上黨

西周策韓魏易地章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

上危原注上黨漢并州郡遠韓近趙故言兩此韓所得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三

三

也今按東周策上黨亦屬魏恩澤案此於兼兩二字殊

未明了詳見魏

上地

見上河東下又同上上黨章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原

注韓之上流正曰地之上者補曰見楚後語作上黨地

恩澤案以上地為上黨地是也荀子曰韓之上地方數

百里而趨趙趙不能疑也故秦奪之即指此事

長子

東周策或為周最謂金投曰章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

長子趙之有已原注長子屬上黨並韓地恩澤案趙



家成侯五年韓與我長子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

鄭即韓取屯留向長是長子嘗屬韓也詳見趙

屯留

同上三川章當屯留之道原注屬上黨補曰正義云屯

留潞州縣道即太行羊腸坂道也恩澤案屯留本春秋

赤狄留吁地晉滅留吁恩澤遂為晉地謂之純留水經

屯襄十八年晉人執孫朔于純留是也地理志上黨郡

有純留縣郡國志作屯留注上黨記曰有鹿谷山濁漳

志作絳水所出括地志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

卽漳水也 三十里今在潞安府屯留縣西十里之平村一名十和

國策地名考

卷一三

百

莊或作東南十

端氏

趙策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章韓欲存宜陽必以路涉

端氏賂趙原注端氏屬河東恩澤案漢志河東郡有端

氏縣徐廣曰在平陽正義端氏澤州縣通典故城在端

氏縣西後漢書注震宇記端氏縣西北三十里卽漢理

三晉分晉封晉君於此趙肅侯元年又奪其地徙之屯

留不知何時又入於韓洪亮吉曰今在澤州府沁水縣

東北六十里顧祖禹作東九十里

路涉

錢坫作東四十五里

見上原注地缺今無考

邢

秦策謂應侯曰章秦嘗攻韓邢困於上黨原注趙國襄

國縣故邢國此字當作邢補曰上章秦攻韓圍陘史記

惠王應作桓九年秦拔我陘六國表作汾旁十年秦擊

我太行我上黨郡守以郡降趙事正相次恩澤案吳以

陘卽汾陘故為此說本非定論說見且此處自是邢字

只可依文立義何得從鮑本妄改作鄧左傳晉人與之

邢杜注邢晉邑地理志趙國襄國縣故邢國詳見後滅

於衛其地入晉秦以為信都項羽改名襄國隋唐為龍

國策地名考

卷一三

五

岡縣今為順德府邢臺縣距上黨亦不甚遠韓嘗有之

未可知也或云卽邢邱見史記非是邢邱魏邑見在今

河內縣與此非一地或又云卽耿亦非耿趙邑左傳賜

在今河津縣去此尤遠不可混而為一史記祖乙遷于

本或作耿故有此說其實祖乙乃自耿遷邢邢索隱曰近代

非謂邢卽耿也說見路史及皇極經世等書



國策地名考卷十四

欵 程恩澤 纂

儀徵阮芸臺先生鑒定 溧陽 狄子奇 箋

淄川 馮繼照 刊

少曲

見上鄭下原注韓地范雎傳伐韓少曲補曰本文少曲

高平正義云相近高平在懷州河陽縣西北恩澤案水

經注康溝水又東逕扶溝縣之白亭北又東逕少曲亭

陳留風俗傳曰尉氏縣有少曲亭俗謂少城似卽策文

所指惟其地在河南距太行尙遠非一日所能到案隱

云地近宜陽似較切合然猶有大河之隔劉氏以爲在

太行西南最爲允當但其處究不知所在錢坫曰沁水

古曰少水見水經注左傳封少水是也少曲者少水之曲耳

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正當太行西南沁水出沁州沁源縣由陽城縣

流入濟源縣北境 正太行西南也 其說自可存

垣雍

見上榮澤下原注河內卷有垣雍城補曰括地志垣雍

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恩澤案郡國志河南郡注作

疑卷縣有垣雍城或曰古商雍京相璠曰河南逕卷縣

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是衡雍在卷之東南也今懷

慶府原武縣西北五里距故卷城二里有垣雍城卽衡雍也或

謂垣雍又名河雍則不然淮南人間訓注邠河雍地也

在今鄭州徐廣曰紀年魏哀王二十四年當作襄改宜

陽曰河雍今本無宜字杜預曰野王縣西南有陽城卽

陽樊也在今河內縣寰宇記又云河陽魏哀王改爲河

雍在今孟縣方輿紀要以孟縣爲魏垣雍地蓋本此說其說並無一定其地

亦不止一處皆訛謬相沿無庸牽合

武遂

本策謂公叔曰章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揚河

國策地名考

卷十四

二

外世原注年表襄王五年秦拔宜陽涉河城武遂武遂

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之正義云武遂韓邑也近

平陽非堯都楚昭睢曰秦破韓宜陽而韓輸服事秦者

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猶長

秦恩澤案顧祖禹云今山西平陽府西七十洪志作里

有武遂城戰國時韓邑也似與昭睢之言適相合然此

乃望文生義並無的據揆之策文往往不驗策云我起

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索隱曰此平陽

當在宜陽左右則平陽本非河東何論武遂且策每以

宜陽武遂連言其地必相近惟宜陽在河南武遂在河

北耳韓世家襄王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釐王六

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正義曰此武遂及上文武遂皆

宜陽近地則前人成說無言武遂在河東者豈韓有兩

武遂歟地理志河間國有武遂縣郡國志屬安平國乃燕地與此無涉

河外

見上恩澤案此河外與武遂連文世家益即河南宜陽

新城之地

河南

趙策趙收天下章今燕盡韓之河南原注盡言得其地

補曰盡韓之河史作燕盡齊之北地恩澤案河南即河

國策地名考

卷一四

外也但與燕地不相及故史作齊之北地而吳亦以河

字絕句以南字屬下讀然云盡韓之河其疆域仍未分

明今姑從鮑本而附識其說於此

宜陽

見上鄭及河東下原注見東韓邑屬宏農補曰今河南

府福昌縣城東南北三面峭絕天險龜池二般皆在竟

內蓋控扼之地恩澤案漢志宏農郡有宜陽縣故在灑

池索隱宏農之縣在灑池西南括地志故韓城一名宜

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即韓宜陽城也此韓之

大郡伐取之三川路乃通通典宜陽即魏之一合塢城

水經注一合塢惟築一面是也王應麟引在通雅

縣治南對金門塢水南五里舊宜陽縣治亦見水經注今在

河南府宜陽縣東北洪志十四里本月初召伯聽訟之

所戰國時為韓地策云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

數年名為縣其實郡也則亦險要矣據通典宜陽即今

山名蓋依山以為固福昌山則宜陽本

新城

同上三川章秦攻新城宜陽原注新城屬河南補曰左

傳注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也大事記白起擊韓新城

正義云在洛州伊闕縣又秦韓會新城云兩周間地名

國策地名考

卷一四

正義云許州襄城縣古新城縣也按莘茂華陽君又號

新城君則華陽在密者此策以宜陽並言地必連近當

是伊闕爾恩澤案漢志河南郡有新城縣故戎蠻子國

呂覽高誘注同劉昭曰左傳周敗戎于郊垂杜預曰河南新城

縣北有垂亭史記秦遷西周公於愚狐聚徐廣曰與陽

人聚相近在雒陽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間索隱新城

當在河南伊闕之左右括地志洛州伊闕縣本漢新城

縣隋文帝改名在州南七十里今在河南府洛陽縣南

七十五里

高都

見東周

陽城

見上上黨平原注疑當作成陽秦昭十七年八朝者也

恩澤案此說非是戰國時封號甚多安見其必為一人

况陽城本韓地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

取陽城負黍是也地理志汝南潁川二郡並有陽城縣

索隱云蓋陽城舊屬汝南後又分隸潁川錢大昕口汝

南之陽城為宗室劉德所封傳三世至王莽而國除故

後漢志有潁川之陽城無汝南之陽城非本隸汝南而

後分隸潁川也縣北有陽城山又有嵩山箕山蓋以山得名自

國策地名考

卷十四

五

唐虞以來相沿不改周為地中周公於此以土圭測日

景今為告成鎮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二十八里今山西澤

州府有陽城縣乃魏漢

鞏

見上陘山下原注屬河南考見周

成皋

同上原注見秦策屬河南補曰前漢志成皋故虎牢亦名

制括地志成皋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恩澤案穆天

子傳天子獵于鄭圃有虎在葭中七萃之士高奔戎生

捕獻之天子柙之東號是曰虎牢水經注成皋故城在

大伾山此本秦都在武陟縣北言漢書音義曰

前代地皆多從之當為定論案帶係阜絕岸峻周高

四十許丈城張翁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

東魏也三家分晉其地良規曰必取成皋韓氏從之後

果得鄭及失成皋十九年而韓遂亡則其險雖不足恃

然亦所繫漢書元和志故城在汜水縣東南括地志

在西北洪亮吉口二里今同屬開封府地理通釋鞏與成皋

中分洛水西為鞏縣東則成皋後魏併焉

榮陽

秦策范雎至章舉兵而攻榮陽則成皋之路不通北漸

國策地名考

卷十四

六

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榮陽則其國斷

而為三原注屬河南恩澤案地理志河南郡有榮陽縣

括地志今鄭州榮陽縣西南十七里寰宇記作故榮陽

縣是卽仲丁所遷之同也周為東號地亦曰

北制戰國時韓曰榮陽秦置敖倉於此呂氏曰成皋榮

陽自春秋以來常為天下重地今開封府榮澤縣西南

有榮陽故城錢站謂在今榮陽縣西非是今之榮陽乃

春秋鄭之京邑今之榮澤則戰國韓之榮陽也其誤蓋

自通典而已然矣通典云鄭州榮陽故城國漢與

今榮陽為古榮陽也

宛馮

見上冥山下原注榮陽有馮池正曰索隱云宛人於馮池鑄劍故號宛馮恩澤案地理志河南郡榮陽縣有馮池水經注礪石溪水出榮陽李澤澤中有水即古馮池也

華

魏策秦敗魏於華章原注華山在宏農華陰秦紀作華陽注亭名在密縣恩澤案下云走芒卯而圍大梁則華當與大梁相近似不得在華陰國語號郟八邑其一為華今本則鄭自有華地不必以華陽連稱始為韓邑也

國策地名考

卷十四

七

水經注黃水東南流逕華城西又云紫光溝水出華陽城東北分華城與華陽城為二蓋華本山名又有華水當其地者為華城而華陽則在其南歟郡國志劉昭注秦破魏華陽地在密縣今新鄭縣東南有華城蓋即秦敗魏處

華陽

本策趙魏攻華陽章原注事見魏策恩澤案今魏策無此事蓋趙魏攻韓韓求救於秦秦敗魏於華華即華陽

管 魏策秦攻韓之管章原注後志河南管城注在京縣東

北補曰鄭州管城縣恩澤案郡國志河南尹中牟縣

州本漢中牟縣地有管城注云漢書音義曰故管叔邑杜預釋例管在榮陽今鄭州為京縣東北括地志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也顧棟高曰管除屬檜滅屬鄭後為韓地策又云魏攻管而不下韓非子魏攻韓拔管是也在今鄭州北二里

雍氏

東周策楚攻雍氏章高注雍韓別邑鮑注陽翟有雍氏城恩澤案郡國志潁川郡陽翟縣有雍氏城杜預曰在縣東北括地志故雍城在洛州陽翟縣東北二十五里

國策地名考

卷十四

八

故志云黃帝臣雍父作杵臼所封也按其地時屬韓路史謂雍氏城在冀州堂陽縣東北三十六里即襄宇記之高塚城羅莘注反以杜注為非恐未可信今開封禹州東北或在扶溝西南有雍氏城顧祖禹曰即左傳雍梁也洪亮四十里似非此說江永曰雍梁二邑雍即雍氏梁則南梁今按襄二十年傳云伯有奔雍梁當為一地不可分而為二江說誤似

潁川

本策為公仲謂向壽曰章公何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原注此本韓地楚取之故云恩澤案韓世家秦滅韓盡入其地為潁川郡則潁川乃韓通

國之地必非當時所指然或專主陽翟言漢潁川郡治則陽翟又韓國都恐非楚所能得正義曰潁川許州也當從之

許

見上簡下原注許地趙嘗取之恩澤案許自春秋初年其地即入鄭後終為鄭滅戰國時韓又滅鄭故許為韓地當時魏亦有許蓋與韓分據其地若趙則偶然侵得之者耳

岸門

同上濁澤章與韓氏戰于岸門原注後志潁陰有岸亭

國策地名考

卷十四

九

補曰徐廣云岸門即岸亭括地志在許州長社縣西北界恩澤案郡國志潁川郡潁陰縣有岸亭水經注潁水

又東逕西武亭間兩城相對疑是古之岸門史遷所謂

走犀首於岸門者也正義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二

十八里一作十八里今名西武亭索隱劉氏謂河東皮氏縣

有岸頭亭史記衛將軍列傳齊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即此恐未是秦本紀

作雁門錢大昕曰岸雁聲相近故岸門亦作雁門非代

之雁門也今許州東北二十八里有岸亭亦曰岸門

汝南

見秦

南梁

齊策南梁之難章高注梁韓邑也今河南梁也大梁魏都在北故曰南梁鮑注魯國蕃縣今縣有南梁水正曰括地志故梁在汝州西南南梁者別於大梁少梁恩澤

案鮑蓋以南梁為齊地故曰在魯國蕃縣然下云韓氏請救於齊則其地自當屬韓地理志河南郡有梁縣水經注于邑在魯所云梁梁及霍者也地有惡狐聚陽人聚秦滅東西周遷其君於此水經注於戰國為南梁

正義故梁在梁縣西四十里寰宇記漢理在汝水之南路史梁牛王子唐封南梁也今汝治梁縣有梁山梁故

國策地名考

卷十四

十

城在承休即今汝州西南四十里注引縣道記云梁縣西南

十五里古梁國則南梁又為古姬姓國矣今在汝州西

南四十五里郡國志以為故伯翳國非是故梁國在今

陝西韓城縣即少梁也索隱以為即三梁此說元和方志已斥之

輿紀要以為即上梁俱非今別見楚趙

棠谿

見上真山下原注汝南吳房有棠谿亭恩澤案郡國志

汝南郡吳房縣有棠谿亭水經注棠谿城在吳房縣西

北故房子國春秋定公五年吳王闔廬弟夫槩奔楚封

之於棠谿故曰吳房說本蓋原應助括地志棠谿故城在豫州

郟城縣西八十五里又云今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徐廣云在慎縣今滎非是通典棠谿在今汝州

郟城縣界寰宇記棠谿在遂平縣西南四十里又在郟

城縣南二十五里蓋自縣南接西平皆棠谿地也九域

志蔡州有冶爐城韓國鑄劍處顧祖禹曰今汝寧府西

平縣西北洪志作有棠谿村接郟城縣界昔時產金甚

精所謂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又在遂平縣西北百里

蓋皆地相接合諸書泰之凡遂平西平郟城三縣皆言棠谿之名遂平古吳房也

合伯同上原注合伯地缺正曰史作合膊姚本作合伯膊曾

國策地名考 卷十四 二

無伯字恩澤案索隱曰春秋後語作合相錢坫曰地理

志汝南西平有鐵官應劭曰故柏子國今柏亭所謂江

黃道柏者也晉太康地記縣有龍泉可以砥礪刀劍特

堅利見水經注史記蘓秦傳韓卒之劍戟出於台膊國策作

合伯合伯即柏國也故置鐵官古伯柏字通用作相者音近之訛

成陽同上藺章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矣原注齊楚敵

也齊得地則益強可以敗楚正曰翟強為魏合齊秦外

楚見魏策故策云然恩澤案成陽有二並見地皆近楚而

亦去齊不甚遠蓋在淮北宋地之間以此資齊則足以強齊而害楚故云然以此推之當是固始息縣之成陽若信陽則遠矣

南陽同上南上黨章曰魏有南陽鄆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

方城之外危高注南陽陘山所在鮑注河內修武注晉

始啟南陽是也補曰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恩

案此南陽是韓地是時韓欲以此三處易魏之上黨

故曰魏有南陽鄆地三川說已見前本屬虛構之詞非修武

也漢志荊州有南陽郡胡三省曰晉南陽在修武以在

太行之南大河之北也魏獨有之秦置南陽郡以在南

國策地名考 卷十四 三

山之南漢水之北也秦楚韓分有之錢大昕曰秦本紀

昭王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六國表作南陽考江陵

之南郡楚地非韓地當以南陽為是但昭王十六年拔

韓宛城又魏冉封穰侯皆南陽郡地三十五年置南陽

郡是南陽屬秦已久此又云攻取韓南陽者戰國時大

郡或領十數城非一時所能盡拔秦雖置南陽郡尚未

全有其地至是始悉取之如上黨亦韓郡桓惠王十年

郡守馮亭以郡降趙十四年為秦所拔矣而二十六年

又云秦拔我上黨亦其類也 宛

見上陘山下恩澤案韓世家釐王五年秦昭王秦拔我宛正義曰宛鄧州縣時屬韓地理通釋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會也餘見楚是時韓又別有一宛水經注灑水逕長社城北又東南逕宛亭西鄰大夫宛射犬之故邑也長社今為長葛屬許州當是韓地

同上原注屬南陽恩澤案韓世家襄王十一年秦伐取我穰正義曰穰楚之別邑秦初侵楚封公子惲魏冉為穰侯後屬韓秦昭王復取之是韓楚有穰先後不同時也然穰秦台從在韓昭侯時魏冉尚未封而已云有

穰則其說似不甚合故胡三省通鑑注謂以時考之穰當屬楚韓得潁川之地與南陽接壤或者此時屬韓也

國策地考 卷十四

南陽本楚韓分屬之地穰當各有其半餘見秦

鄧師

見上真山下原注鄧師豈南陽鄧耶猶云洛師正曰索隱云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今無考

墨陽

同上原注修務訓注墨陽美劍名正曰修務訓注云墨陽之莫邪則墨陽地名恩澤案今淮南子高誘注無之字正與鮑同惟鹽鐵論論勇章云楚鄭之棠谿墨陽非

不利也注引許慎云二者皆利劍名或曰皆地名出美劍者方輿紀要今南陽府內鄉縣北五十里有墨山墨陽豈在其南歟

均陵

見上電隘下原注均陵地缺正曰正義云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蓋均陵也恩澤案索隱曰均陵在南陽今之均州漢為武地理通釋均陵均州也蓋道出襄陽則塞

均州漢為武地理通釋均陵均州也蓋道出襄陽則塞

均州故廩國地是時韓地疑不至此然均州本隸南陽或嘗得之未可知也輿地廣記均州故廩國戰國時韓地

國策地考 卷十四

東孟

本策韓傀相韓章韓適有東孟之會原注東孟地缺補曰索隱引高注東孟地名今本無恩澤案元和志云韓世家哀侯都酸棗水經注酸棗有韓王聽訟觀臺城北為韓之市地聶政為嚴仲子刺韓相夾累於此似於徙鄭之後又會于酸棗而遭此阨輿地廣記云酸棗戰國時嘗為韓所都刺客聶政為濮陽嚴仲子殺韓相俠累於此與水經注略同則東孟即酸棗無疑今為延津縣路史衛有東孟注云卽定十四年前贈獻齊者江永曰衛之東境古孟孟字多混或者東孟卽東孟歟

軹深井里

同上齊人或言思深井里攝政勇敢士也原注軹之里

名深井補自軹即河內軹正義云深井里在懷州濟源

縣南三十里案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

軹縣之里名也御批通鑑輯覽今濟源縣故軹城旁

有深井堂即攝政所居云濟源縣南十三里或曰在

河內縣清化鎮疑誤

鴻臺之宮 桑林之苑

本策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章東取成皋宜陽則鴻

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原注桑林在毫修務訓

國策地名考

卷十四

五

言湯禱於桑山之林正曰鴻臺桑林韓臺苑非湯所禱

者太平御覽作樂林恩澤案史記音義徐廣曰桑一作

栗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地理通釋今按湯旱禱于桑

林之社莊子栗林虞人其地未詳顧祖禹曰皆在韓都

城內

國策地名考卷十五

歙 程恩澤 纂

儀徵阮芸臺先生鑒定 溧陽 狄子奇 箋

河內 杜生光 刊

燕

原注東有漁陽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

南有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漢志無有字疑脫錢大

縣不屬涿郡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

皆燕分也樂浪元菟亦宜屬焉張氏琦曰燕地自今直

隸保定霸州以北宣化以東至朝鮮北有塞外故開平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五

一

太寧等地代雁門屬趙非燕地也恩澤案燕姬姓史記

姓之燕仲父伐周惠王者為北燕非是索隱以召公之

後曰下舊聞謂燕即古薊國黃帝之後非召公子孫齊

召公故地在燕山之野括地志燕山在幽州故國取名

焉後徙於易世本桓侯徙臨易未忠曰今河間易縣是

水縣高士奇曰易為燕之今易州東南五里有古燕城

又并薊地遂遷焉即今順天府治也今順天府薊州蓋

燕并得之遂謂召公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並稱王又

國時屬趙即燕西界河北博洽德三州齊地北境與燕

相接隔黃河所謂東迫強趙南近齊也

薊城

本策燕太子丹質於秦章詔王剪軍以伐燕十月而拔

燕薊城因澤案漢志廣陽國有薊縣故燕國召公所封

此故薊國非故燕國也錢坫曰周武王封帝堯

之後於薊封召公於燕燕盛并薊故薊即燕水經注

以城西北有薊邱而名元和志薊城南北九里東西七

里地理通釋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今在順

薊邱

天府治東古燕都也

國策地名考

本策昌國君樂毅章薊邱之植植于汶篁原注薊幽州

國正曰索隱云薊邱燕所都恩澤案水經注昔武王封

堯後於薊此說蓋本史記周本紀與今城內西北隅有

薊邱因邱以名邑日知錄薊在漁陽之西唐書地理志

漁陽郡治漁陽屬薊州及遼改薊為析津縣因此薊之

名遂沒於此而存於彼今人乃以漁陽為薊而忘其本

矣樂毅所云薊邱即水經注所指也正義幽州薊地西北隅有薊邱明一

統志在舊燕城西北隅古薊門也舊有樓館並廢今有

碣石

二土阜林木蒼鬱洪亮吉曰今都城德勝門外有土城

關相傳即薊邱也

本策燕秦將為從章南有碣石雁門之饒恩澤案地理

通釋碣石凡有三勝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

之此碣石特宮名耳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或作東寧

臺之東非山也秦築長城起自碣石此碣石在高麗界

中當名為左碣石其在平州南三十餘里者即古大河

入海處亦曰右碣石此據潛邱劄記所或謂後漢書常

山國九門縣劉昭注引國策云碣石山在縣界補秦列

亦似又有一碣石閭若據曰此地四面五百餘里皆平

地故康成云今驗九門無此山惟唐志營州柳城縣今

遠有東北鎮醫巫閭山祠又東有碣石山碣石當有四

胡渭曰金吉甫以沙門島對岸之鐵山為碣石王充耘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五

三

以合口御河入海處在今北岸石山為碣石劉世偉以

海豐縣北六十里馬谷山為碣石肇域志則碣石之名

更紛紛矣要在平州者為近是然其處又不一地理

志大揭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今樂西南郡國志遼西

郡臨渝縣注引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編今本水出焉武

帝紀文穎注碣石在遼西郡樂縣今昌海旁今罷入臨

渝說已互異水經注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又

云濡水又東南至秦縣碣石山蓋主穎說又引地理志

云云意欲兩存之又以在臨渝者為近是秦縣在南疆

其遠不晉省臨渝入肥如後魏志碣石在肥如隋省

肥如人新昌尋改盧龍故隋志碣石在盧龍通典平州
盧龍下有碣石在海旁通志在營州之東即皆在今昌
黎縣東黎縣故城之南唐志及寰宇記並云石城縣有
碣石輿地廣記曰石城故驪成也唐志石城本臨渝然
臨渝非則又轉從班固之說明一統志謂碣石在昌黎
縣北二十里或又以仙人臺上之巨石為天橋柱俱未
是。雁門碣石皆非燕南境南字疑誤

呼沱

同上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
南有呼沱易水案見趙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五

四

易水

見上原注出涿故安補曰正義云易水源出易縣西谷
中之東疑當作東南流與呼沱河合水經易水出涿郡
故安縣良鄉西山恩澤案高誘云易水燕之南水黃度
曰易水有三皆出易州易縣北易一名安國河出縣西
北窮獨山中易出閭鄉城寬中谷南易出縣東南即山
燕王仙臺東石虎定 御批通鑑輯覽三易皆出易州
自定典西南合拒馬河者曰中易在定典西為涉河者
曰北易逕安肅歷安州新安為寇河者曰南易顧祖禹
曰三源並導分流東注合衛河及呼沱河入海洪亮吉

曰北易即濡水南易即霍水凡漢志及水經所言易水
大率多指中易言

長城

本策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燕王曰章秦下甲雲中九
原驅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原注濟北盧

注云東至海蓋亦距燕云正曰正義云長城在易州界

恩澤案史記匈奴傳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

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韋昭曰造陽地在

上谷襄平遼東所理上谷今懷來縣唐為襄平今遼陽

州相距約有二千里正義云馬邑長城亦名燕長城在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五

五

今朔平府北又遠在宣化西南數百里正義謂在鴛

太康地志云自北地郡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出九

百里得造陽皆燕長城通典謂五原塞即麟州銀城縣

今為神木縣又遠在馬邑西南數百里距襄平不止三

千里燕之長城未必如此之廣似以章說為較是然恐

張儀所稱尚不至此今武清縣西南三十里有長城在

安肅縣西北二十五里易州西南十里 延表數百里舊傳戰國時燕所築

與趙分界處殆其地歟鮑注濟北盧縣以齊長城為燕

長城誤甚

朝鮮

見上呼沱下原注屬樂浪補曰朝鮮箕子所封今高麗國恩澤 案山海經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

注云尙書大傳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釋走

之朝鮮因以封之今樂浪縣列水名在帶方漢縣名帶方郡

漢志樂浪郡有朝鮮縣括地志高驪平壤城本漢樂浪

郡王險城地理志遼東郡有險瀆縣臣瓚曰王險城在樂浪郡沮水之東即此徐廣謂在昌黎似誤

即古朝鮮震宇記平州盧龍縣有朝鮮廢城即箕子受

封之地此說恐未是 後四十餘代至戰國時亦僭稱王始全

燕時畧屬焉地理通釋燕嘗畧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

障本朝鮮王傳 今仍為朝鮮國在京師東三千五百里

國策地名考 卷一五 六

遼東

同上原注并州郡恩澤 案漢志遼東郡屬幽州注作并

州疑誤遼水名水經大遼水入塞過襄平縣西 地在遼水之東故曰遼

東顧祖禹曰本古冀青二州地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

今廣寧以西地分青東北為營州即今廣寧以東地通典

亦以此為舜營州地則以春秋戰國並屬燕今為奉天

遼東專屬幽州尙似未核

林胡

同上原注見趙策 括地志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恩澤

案如淳曰林胡即儋林正義林人即林胡也案寧記書

出雲中縣即古雲中郡林胡之地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以置此郡李俊降林胡亦在此 綱目集賢林胡在朔州嵐州以北春秋北地地當在秦北地郡 顧祖禹曰今陝西榆林鎮東北四百五十里有勝州城東北臨黃河戰國時林胡所居也

樓煩

同上原注見齊策 屬雁門恩澤 案漢志雁門郡有樓煩縣

又云陰館李奇曰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

故樓煩鄉寰宇記憲州有樓煩縣舊樓煩監牧也胡氏曰樓煩本

匈奴所居地在北河之南此蓋因漢名或後代所僭置

國策地名考 卷一五 七

非即故地也洪亮吉曰今山西寧武府之寧武神池等

縣皆漢樓煩縣地其在今忻州靜樂縣南七十里者唐

樓煩故城也在代州崞縣東北十五里者晉樓煩故城

也若古樓煩國則在今雁門關北在代州西北三十里 策云胡人

襲燕樓煩數縣則燕有樓煩實有明證然亦第服屬其

國而已未必能全有其地也朝鮮林胡倣此

九原

同上原注屬五原補曰正義云九原郡城在榆林縣西

界今勝州恩澤 案漢志五原郡秦九原郡元朔二年更

名水經注九原城南面長河北背連山正義九原郡故

城在勝州西界今連谷縣是賈耽古今述曰以地理求

之中受降城前代九原郡城也元和志敬本古城在中

受降城北四十里一統志九原縣在大同府西北四百

二十里胡三省曰唐為豐鹽等州之地又云雲中九原

皆在燕西秦自上郡朔方下兵則可至顧祖禹曰今榆

林徭西北七百餘里古豐州是胡三省曰廢豐州城在榆

漢為朔方郡廣牧縣廢勝州城在榆林衛東北四百五

十里漢為中五原一郡地則云在豐州者似誤洪亮

吉曰豐州有三隋唐時豐州在今榆林邊外河套內宋

豐州亦在邊外近府各遼金豐州在今黃河東歸化城

界錢坫曰在今榆林府東北鄂爾都斯界內黃河東岸

洪亮吉曰秦九原故城在今吳喇忒三旗北漢五原故

城又在故九原城西據漢志則漢五原城即秦九原城

今山西忻州西亦有九原城師古曰即古九京也禮

從先大夫十三州志云九原山在城其仍有九故曰九

原與此非一地

雲中

同上原注并州郡補曰正義云雲中郡城在榆林縣東

北今勝州案見趙

雁門

見上碣石下原注并州郡恩澤案雁門本山名山海經

雁門山雁出其間注云即北陵西陰雁之所出因以名

云二語本海漢志并州有雁門郡蓋以山氏郡也十三

謂即舊定襄郡治水經注河水又西北流逕善無縣故城西王

莽之陰館也即雁門矣正義雁門在代燕西南地理通

釋雁門有鹽澤又樓煩有鹽官亦屬雁門故云僕胡三省曰秦漢之

雁門代郡皆在句注陞之北唐之雲翔蔚新武州即其

地也若唐之代州雁門郡惟蔚察時二縣為漢晉縣其

雁門縣則漢太原郡之廣武縣也五臺則漢太原之慮

虢縣也洪亮吉曰唐志憲州天池縣有雁門關今在忻

縣南即其故址也疑開元後廢代州關始置此龍紀今代州北

三十里又在大同府陽高縣西北有雁門山與句注岡隴相連故句

注亦

國策地名考 卷一五

雁門一名雁門塞州北十五里有雁門關州治即雁門

廢縣也

代

同上碣石章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

案見趙

上谷

見上又秦策文信侯欲攻趙章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

縣原注屬幽州恩澤案漢志幽州有上谷郡王隱地道

志曰郡在谷之頭故以上谷名焉水經注聖水出上谷

故燕也正義上谷今媯州在幽州西北括地志上谷郡

故城在為州懷戎縣東北百十里羅璧識遺曰燕北百
里外有居庸關關東二百里外有虎北口即古上谷郡
胡三省曰唐為易州媯州之地今宣化府及順天府之
昌平州皆其地方輿紀要謂今保定河間二府皆是乾
隆圖志兼及天津又謂今大典縣為古
御營屬其部治沮陽則今之懷來縣也
方輿紀要謂
谷部也其
上谷縣元和志云戰
國時燕置未知是否

督亢

同上薊城章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
原注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亢亭註引此補曰正義云督
亢陂在幽州范陽縣東南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

國策地名考

卷一五

十

南界劉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恩澤案據此則督亢

止是沃土之名並非一處風俗通云沆漭也言乎淫淫

漭漭無厓際也沆澤之無水斥鹵之謂也此據水經注
所引與今本

小亦只泛言自徐野謂督亢在方城而郡國志主之於

是督亢乃有專屬索隱引地理志督亢
屬廣陽今無此文水經注督亢澤

苞方城縣縣故屬廣陽後隸于涿徐廣曰涿有督亢亭

唐會要涿州新城縣太和六年置古督亢地也括地志

督亢陂逕五十餘里寰宇記陂在范陽故城東南跨連

涿州新城之界別有督亢亭在州東南十五里今在涿

州東南十里又保定府新城縣亦其地

高陽

趙策燕封宋人榮釜為高陽君章恩澤案地理志涿郡

有高陽縣郡國志屬河間郡應劭曰在高河之陽索隱

曰高陽氏所興也寰宇記高陽瀛州縣顧祖禹曰今保

定府高陽縣東二十五里其坊作東
南七十里有高陽城又有高
陽關

戰國時燕邑

唐

齊策權之難章趙可取唐曲逆高注唐今盧奴北盧縣

也曲逆今蒲陰也是時屬燕故勸取之鮑注並屬中山

國言二國戰不暇北顧趙可以其間取中山也恩澤案

國策地名考

卷一五

七

此說謬甚春秋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傳作唐杜預曰陽即唐也燕別邑則唐為燕地自春

秋時已然趙策通於燕之鮑本無
此二字唐曲吾鮑本
作遇即此唐

曲逆也是在本策又有明證二地於前後漢志並屬中

山國此乃漢時郡國之名與戰國之中山無涉說本水
經注

鮑乃謂齊燕交戰不暇北顧趙可以其間取中山何如

解作趙以間取燕地尤與薛公使魏處之趙之意相合

乎唐本堯國張晏曰堯為唐侯國於此史記正義堯
受禪封於

高辛今定州唐縣則唐又為
擊封邑惟志謂堯山在南亦誤水經注曰今

考唐城之南無山以應之惟東北有都山近望都界洪

亮吉曰堯山在縣北望都山在縣東北故張晏云登堯山見都山道元合而一之非也今唐縣屬保定府

曲逆

見上恩澤案郡國志蒲陰本曲逆章帝更名有陽城唐

晉地道記曰有安陽陽安關陽城蒲陽山蒲水所出水

經注濡水東合蒲水出蒲陰縣西昌安郭南枉渚迴湍率多

曲復亦謂之曲逆水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是

受此名故縣亦因水名而氏曲逆矣左傳哀公四年齊

國夏伐晉取曲逆今本作逆時是也陳平封曲逆侯即此寰

宇記故城在北平縣西北四十里今在保定府完縣東

南二十里竹書紀年魏殷臣趙公孫哀伐燕還取夏屋

城曲逆蓋即取之於燕而城之者也

曲吾鮑本作遇

趙策趙收天下章通於燕之唐曲吾恩澤案曲吾即曲

逆也黃丕烈曰吾逆聲之轉故曲逆又為曲吾或疑曲

逆音去遇蓋以音近而訛此說顏之推已斥之鮑改為

曲遇非是曲遇見高祖本紀曹參世家及郡國志乃中

牟縣地通雅謂在關中非是非此所指或又止作唐曲無吾字亦

非

權

見上唐下又見本策高注權地名鮑注後志南郡編注

門緡以權叛當陽注縣東南有權城楚地也蓋燕自北

進齊自東進而戰於楚境正曰燕齊交兵必非此地恩澤

案鮑說支離可笑吳知其謬而不能徵實亦殊疎陋

元和志恒州案字記屬鎮州真定縣北二十里有故權城即古

之犍鄉也後漢建武元年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

之即此地今在正定府正定縣北二十里

下曲陽

本策秦并趙章臣聞全趙之時南隣為秦北下曲陽為

燕原注下曲陽屬鉅鹿恩澤案漢志鉅鹿郡有下曲陽

國策地名考卷十五

縣今鼓聚音陽亭是也十三州志中山有上曲陽故地

加下括地志下曲陽城在今鼓城縣西五里通典及寰宇記並同

今在正定府晉州西五里即春秋鼓國也

東垣

見趙

常山之尾五城

同上長城章獻常山之尾五城原注尾猶末也恒山之

東恩澤案注說本索隱胡三省曰燕之西南界張氏琦

曰蓋今保安州南易州西境在常山之東

常山之北

趙策蘇秦自燕之趙章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恩澤

案常山之北為今易州宣化之地即燕上谷郡此與秦

之攻楚何與曰為趙守也蓋趙既悉師涉河漳則其國

空虛秦若潛師由上郡朔方而來必有意外之變故使

燕守此以防其後正見六國從親之意下文燕守雲中

亦然

剛成史作綱城水經注作罷成

秦策蔡澤見逐於趙章號為剛成君原注水經云雁門

于延水東逕罷成南澤燕人疑此即其所邑張氏琦曰此罷注非雁門或曰于延吳氏推二號為文謬矣

有三水經注大甯東有罷城史記燕人蔡澤謝病歸相

秦號罷城君世名武罷城此舊說所本也在今直隸宣

化府保安州西洪亮吉曰在懷安縣東北郡國志東郡陽平侯國有

岡成亭劉昭曰秦封蔡澤為岡成君未詳水經注濕水

逕陽平縣之岡成城在今山東東昌府莘縣西寰宇記

許州東北桐邱城旁有剛城秦封蔡澤為剛城君即此

在今河南陳州府扶溝縣西二十里三地皆非秦境以

澤為燕人推之自以舊注為是錢大昕主此說

烏集關

秦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章乃摩燕烏集關見

說趙王於華屋之下高注關塞名鮑注未詳恩澤案燕

有高關塞劉昫曰高關北距大噴口三百里今在大同

府城西北四百二十里古豐州河之西史記趙武靈王

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關是也未知即此否說見

趙華屋下

元英

同上薊邱章大昌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齊器設於

寧臺原注元英燕樂名正曰索隱云元英燕官殿名

歷室

見上原注凡鼎以占休咎故歸之律歷之室正曰歷史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五 三

作磨古通括地志元英歷室燕二宮名在幽州薊縣西

四里寧臺之下恩澤案郡國志歷室在薊縣界

寧臺

見上原注燕臺恩澤案通典寧臺燕國都碣石宮地理

通釋在薊縣東二十里今為大興縣東有碣石館燕昭

王師鄒衍處也

宋

原注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張氏

東平須昌壽張本魯地後為齊宋補曰漢志壽張下有

之疆以同為房心分野故並次之今之睢陽漢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也吳氏係之壽張下誤甚四字張氏琦

曰宋地自今河南歸德府以東江蘇之徐州府安徽宿
亳二州北有山東曹州府之菏澤曹縣定陶單縣城武
鉅野濟寧之金鄉魚臺皆是恩澤案宋子姓周成王封
微子於宋以奉殷祀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其故都也
本相士傳三十一世至君偃稱王圖霸為齊楚魏所滅
所居正義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

外黃

本策鮑本屬魏太子自將章過宋外黃原注今陳留外
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恩澤案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
師于黃杜注外黃縣東有黃城地理志陳留郡有外黃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五

七

縣郡國志外黃有葵邱齊桓公會此張晏曰魏郡有內
城中又有曲棘里即宋公佐卒處黃故加外臣瓚曰外黃有黃溝在今考城縣
西三十六里故名元和
志外黃故城在雍邱縣東後漢書注
通典並同六十里今在開封
府杞縣東北六十里然此亦宋邑耳非其國都也舊說
似誤

陰

趙策齊欲攻宋章而乃合秦攻王以便取陰又見下數
章原注陰即陶宋地恩澤案五國伐秦章言魏冉必如
君之有陰則陰當為定陶近地非即陶也說見
秦策但無端
的之處耳是時齊欲伐宋而趙不願故說奉陽君以取

陰定封大意皆如此

平陸 淮北 濟西

齊策蘇秦謂齊王曰章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
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
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開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
則國重而名尊恩澤案此章皆言伐宋既得宋地則衛
楚趙魏皆震動故勸齊取之凡淮北濟西陰平陸等處
皆宋地蓋王偃時東伐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
西敗魏軍故能跨有諸國之境其後齊與楚魏共滅之
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五

七

此說見大事記雖與史記
不合然其為宋地無疑也沛即淮北也濟陰東平即濟
西陰平陸也舊說俱未明析餘見齊

五城

本策齊攻宋章齊王果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恩澤案
宋世家君偃時東敗齊取五城疑即齊所取者但其地
不知所在且孰先孰後俱不可考鮑本繫之剔成時未
審何本

衛

原注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文公徙楚邱
黎陽是也張氏琦曰衛地自今山東濮州以西直隸之

大名河南衛輝懷慶懷慶一府不盡屬衛其都野王特後之徙封耳及開封之儀封皆是恩澤案衛姬姓康叔封於朝歌故殷墟也今濬縣西南七十里廢衛縣是傳十六世至懿公為狄所滅乃渡河而南戴公盧溝今滑縣東二十里白馬城是文公徙楚邱今滑縣東六七或作七十里廢衛南縣是杜注濟陰城武縣非是鮑注謂在黎陽亦小誤滑縣今在河北成公徙帝邱故顛項都也戰國時謂之濮陽今開州西南三十里濮陽城是至元君徙野王即今河內縣也子君角為秦二世所廢凡四世九百年於姬姓獨後亡

濮陽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五

大

韓策韓傀相韓章遂西至濮陽下云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則此濮陽衛都也原注漢濮陽縣屬東郡春秋時帝邱也恩澤案地理志東郡有濮陽縣故帝邱也衛成公自楚邱徙此郡國志濮陽古昆吾國有鹹城又有清水經注濮水經其南故邱並見左傳曰濮陽括地志古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今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三十里 衛世家衛至嗣君時獨有濮陽一縣至元君十四年秦更徙衛野王而并濮陽為東郡濮上 齊策濮上之事章原注此東郡濮水之上實衛地恩澤案說文濮水出東郡濮陽水經注瓠子河出濮陽縣北

河東至句陽為新清水又東北過廩邱縣為濮水瓠子北有都關縣故城縣有羊里亭殆即所云濮上敷

淇

趙策蘇秦從燕之趙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恩澤案山海經沮洳之山元和志在淇城縣西北淇水出焉淮南子淇出大號注云大號山即淇在河內其縣北或曰在臨慮西說文及水經注皆同地理志其縣北山今名蘇門山或以其北說文而云然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諸說雖不同不過山名偶異其實皆出自彰德府之林縣古臨慮流經衛輝府之輝縣古共至濬縣古黎陽而入大河與今道異皆衛地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五

五

也魏收地形志又云王莽嶺源河東流為淇蓋亦相近錢坫謂淇有二源其上流即沾水又名浙水由山西陵川縣東北流逕河南林縣南淇縣西北合百泉水謂之淇泉溯其所從來也洪亮吉謂自輝縣流入林縣則倒行逆施矣 蒲 本策秦攻衛之蒲章原注秦昭四年取蒲坂正曰蒲坂在河東非衛地按史秦昭王元年樛里子伐蒲與此合正義云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即子路所宰也恩澤案蒲今長垣縣本衛地其後人魏觀本策可知詳見魏

陽晉

齊策燕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章至衛元作衛陽晉

之道原注蓋衛地時屬魏正曰正義云衛曹濮等州陽

晉在曹州乘氏縣西北恩澤案策屢言陽晉皆連衛字

為文則陽晉屬衛灼然無疑胡三省曰是時魏亦有陽

晉亦作故稱衛以別之則衛與魏各自為地尤不容相

混水經注陽晉城在廩邱城東南十餘里與都關為左

右括地志陽晉在乘氏縣西北三或作十七里索隱陽

晉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似當南此皆衛之陽晉也

今在曹州府鄆城縣西或曰在曹縣北

國策地名考 卷一五 三

陽城

見上平陸下原注汝南潁川皆有正曰非衛地史作陽

地注濮陽之地恩澤案方輿紀要陽城一作陽地又作

陽地處則未聞姑從吳說為是

左氏

本策衛嗣君時章乃請以左氏高注衛邑鮑注地缺恩澤

案韓非外儲說吳起衛左氏中人也注云左氏都邑

名蓋卽左城水經注謂之左岡岡西南去濟陰城五里

與陽晉相近以左山得名陶邱之別阜也在今曹縣西

北六十五里 路史左微後有左氏今聞嘉漢之左邑

卽曲沃也非此地

東野

秦策或為六國說秦王曰章築剛平衛無東野又齊策

國子曰章封衛之東野原注東野猶東地恩澤案衛世

家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置東郡此東地蓋魏取之

於衛者卽今曹濮等處

剛平

見上又齊策燕秦說齊閔王曰章衛得是藉也亦收餘

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高注剛平衛地趙築之

以為邑恩澤案趙世家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

國策地名考 卷一五 三

齊魏為衛敗趙取我剛平是剛平本衛地而趙得之後

又歸衛也詳見趙

單父

魏策秦敗魏於華章又為陰啟兩機盡故宋衛効尤憚

秦兵已合而君制之史記穰侯列傳作又為陶開兩道

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恩澤案策

文多不可解鮑注尤謬惟史語極明順姚吳二家並宗

之蓋父字篆形與尤相近單字或添心旁又倒其文遂

致斯誤當作單父為是漢志山陽郡有單父縣本春秋

時魯邑宓子賤巫馬期為單父宰並此地戰國屬衛與

曹漢相近南接虞城縣界故宋地也其曰為陶開兩道者正義曰穰侯封定陶絳安邑見是陶北道故宋及單父是陶南道也今在曹州府單縣南一里

中山

原注漢為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深澤苦陘安國曲逆望都新市補曰索隱云中山故鮮虞國姬姓也路史杜佑云常山靈壽中山國有故城城中有山故號中山漢中山王靖始移居盧奴大事記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張氏琦曰鮑以漢國說戰國之中山已失之漢志中山國尚有新處母極陸成安險四縣遺而不數

利於地名考

卷十五

三

何也故中山之境自今直隸保定府之唐縣完縣正定府之獲鹿井陘平山靈壽無極定州新樂行唐曲陽兼有冀州之地恩澤案徐廣以中山武公為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考王弟而定王子也樂史云中山武公本周之同姓其後桓公不恤國政傳五葉為趙所滅說本水道元謂封自周初似以中山即鮮虞與諸家不合故舍彼錄此則中山乃周之支庶並非白狄別種且其封在戰國之世與春秋之鮮虞無涉特鮮虞亦號中山見定而武公所封適居其地故仍以中山為號耳高誘謂中山一名鮮虞似混其謂中山即鮮虞者尤非世本中山武公居桓公徙靈壽地理志

常山郡靈壽縣中山桓公居此蓋中山初封本在今定州漢為盧奴縣唐宋為安壽縣及為魏拔乃徙居正定府之靈壽縣按史記樂毅列傳樂羊拔中山魏文侯封以靈壽則靈壽本樂氏封邑然下云中山復國是中山又國於此御批通鑑輯覽曰魏文侯所克乃武公地趙武靈所滅乃桓公地也凡言中山先都靈壽後徙盧奴者非是

薄洛水

趙策趙武靈王平晝間居章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恩澤案河近齊薄洛水近中山策意本謂河與齊同薄洛水與中山同也舊注殊未分析詳見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五

三

趙

呼沱

趙策三國攻秦章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沱原注擅言固有之案見趙

扶柳

見上原注屬信都補曰漢志其地有扶澤澤中多柳故名恩澤案此說見水經注本闕駟十三州記其漢志也且漢扶柳縣於地理志屬信都國於郡國志屬安平國舊注亦未分明括地志故城在信都縣西三十里襄守今在冀州西南三十里張氏釋地作八十里

藍諸

本策中山與燕趙為王章藍諸君患之原注中山相也

補曰索隱云戰國策望諸作藍諸愚按燕策望諸相中

山恐即此人與樂毅同號者索隱指為毅則誤矣恩澤

案廣韻引戰國策有中大夫藍諸文未知即此否其地

無考姓氏急就篇以藍諸為人姓名似於若字說不去

望諸

燕策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曰章鮑本合上為一章望諸相中

山也原注此與樂毅同號恩澤案據注望諸即藍諸也

然此等處不可臆斷當從闕疑

國策地名考

卷十五

青

國策地名考卷十六

歙 程恩澤 纂

儀徵阮其善先生鑒定 溧陽 狄子奇 箋

河內 杜生光 刊

諸小國

齊策王觸曰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史記商

鞅傳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是戰國除七雄及宋衛中山

外其僅存者尚有十餘國所謂泗上十二諸侯是也茲

以見於策者著於篇其為當時所封及自立僭號者亦

附錄焉

國策地名考

卷十六

泗上十二諸侯

楚策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章舉宋而東指則

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高注見秦策魯衛曹宋鄭陳

許之君恩澤案呂覽慎勢篇以滕費則勞以邾魯則逸

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網旃而已

矣楚世家秦魏燕趙者騏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邾

費邾邳者羅鷲也齊策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

衛也則邾魯陳蔡索隱邊近泗水之側當戰國時有十

二諸侯邾莒宋魯之北通鑑注泗水出魯國下縣西南

至方與入沛宋魯邾滕薛邾等國國於其間地理通

秦紀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所謂泗上十二諸侯也錢大
昕曰孟子書有鄒穆公費惠公則戰國之世小諸侯存
者尚多今按孟子書尚有任滕諸國皆在泗上惟諸說
中如曹孟子書有曹交閻若璩疑其滅而復封亦無的證鄭許莒等國似非常
時所有分別言之可也

魯

齊策蘇秦說齊閔王曰章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
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恩澤

案魯姬姓周公所封本少昊墟也地理志魯國有魯縣
左傳懼而遷於魯縣在今河南汝州魯山縣非此地今為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地

國策地名考

卷十六

二

志曲阜縣外城節伯禽所築故魯城也傳三十四世淮南子作三十二世至頃公魯
為楚所滅滅之日周亦不祀

鄒

見上恩澤案鄒有二一姚姓舜後地理志沛南郡有鄒

平縣水經注鄒平縣故城北有鄒侯國舜後姚姓與地

廣記淄州鄒平縣古鄒國是也今為濟南府鄒平縣其

後不知所終一曹姓顓頊後陸終第五子曰晏安周武

王封其苗裔俠為附庸國語曹姓鄒莒地理志魯國有

騶縣故邾國曹姓與地廣記兗州鄒縣邾文公所遷邑

是也今為兗州府鄒縣俠傳十二世至儀父進爵為子

至文公遷繹劉蒼鄒山記曰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北
有繹山說文繹葛嶧山也段玉裁曰在今邳州西北六里與鄒縣嶧山巽爾雅正義合而一之非是胡
謂曰嶧山自北而南葛嶧乃鄒嶧之盡處故嶧陽當在下邳也文公自鄒遷繹蓋稍北
數里和志並同蓋自唐以來縣又北徙矣說見胡三省
通鑑戰國時穆公復其故號曰鄒邾之稱鄒在西周時
辨誤戰國時穆公復其故號曰鄒邾之稱鄒在西周時
以後用夷禮故或稱邾或稱鄒邾或稱邾耳穆公改稱曰鄒正
是復其故號趙岐孟子題詞謂魯穆公改邾曰鄒非是
或曰魯後為楚所并玉篇以鄒為古扶風附庸國路史
常作鄒為楚併似即指姚姓楚宣王遷其餘民於江夏
之鄒國姑識於此以俟考楚之鄒人蓋本此括地志以此為邾
故江夏又有邾城今黃岡縣是呂覽高誘注以文種為
本國至魯隱公時徙鄒見項羽本紀楚世家正義似未可信

國策地名考

卷十六

三

陳

見上恩澤案陳媯姓舜後周武王封胡公於陳以脩三

恪傳十八世至靈公無道為楚莊王所滅旋即封之又

二世至哀公為楚靈王所滅滅後五年楚平王即位復

封陳其故都在今河南陳州府淮寧縣即古宛邱雖經播越

並未徙改又五十二年三傳至潛公復為楚惠王所滅

自後無聞左傳云封五十二年而後陳卒亡則潛公以

文未可後當無復封者然策士之言或不必要抑策

信歟然秦策云吳起為楚悼王南攻揚越北并陳蔡

悼王為惠王曾孫在春秋後而此策以陳蔡為十二諸
侯之二則在魏惠王時尙未亡也意必有絕而復封或

自立者今不可考矣

蔡

見上恩澤案蔡姬姓叔度封邑在西周圻內度服辟乃

封其子胡於蔡今為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十七傳至靈

侯為楚所滅平王即位復封蔡是為平侯於是徙都新

蔡宋忠謂平侯徙下蔡非是今為汝寧府新蔡縣至昭侯又徙州來

謂之下蔡今安徽鳳陽府壽州張琦作鳳臺本一城也北三十里

有蔡國城即其地也又四傳至侯齊四年復為楚所滅

案隱曰在滅陳後三十三年春秋後二十三年然猶未絕也說見下

高蔡以下五條皆蔡地以不能別置一卷故附於此

國策地名考 卷十六

楚策莊辛謂楚襄王曰章蔡聖鮑改作靈侯之事因是以南

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

妾右擁雙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

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鮑改作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

也原注高蔡即上蔡恩澤案此說蓋誤其改聖侯為靈

侯宣王為靈王尤為武斷荀子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

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蓋子屬二發名

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淮南子子發攻蔡

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二

說相符並與策文合又云其後子發為上蔡令盤罪威

王而出奔威王宣王子也於時亦非不相及惟以為上

蔡其地似稍差說苑作下蔡威公亦誤然子發所伐為高蔡所平

為上蔡不害其為兩地也蓋蔡雖一滅於靈王再滅於

惠王復并於悼王其後仍國於楚之西境所謂高蔡者

新序以高蔡為國名亦似有見然必與國都相近相其地望當在今湖北之巴

東建始一帶故曰北陵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魚而荀

子亦云西伐蔡也若是上蔡下蔡則其地並在楚之東

南何得言西且距巫山絕遠又何有茹溪湘波之可言

乎楚世家云宣王六年三晉益大魏惠王尤彊故蔡亦

往朝之與乎十二諸侯之列秦齊二策所言十二諸侯皆無泗上二字迨至

國策地名考 卷十六

子發獲蔡侯歸而蔡乃真不祀矣然則以荀子淮南史

記證之國策其人其地其時無不若合符節與春秋楚

滅蔡事毫不相涉鮑彪不知蔡屢復國率意妄改反以

古人為失考亦可謂不知量矣吳氏補注亦謂聖當作靈其誤一也

巫山

見上案見秦

高陂

見上原注陂阪也正曰池也恩澤案二義並本說文一

主山言一主水言未知何指新序引此作高陵

茹溪

見上原注茹飲馬也正曰姚云後語飯茹溪之疏注云

茹巫山之溪恩澤案水經注澧水又東茹水注之水出

龍茹山水色清徹漏石分沙莊辛說楚襄王所謂飲茹

溪之流者也初學記引荊州記茹溪源出茹龍山水極

清徹離騷所云遺余佩兮澧浦其地為臨澧零陽二縣

西北與巫山相近蜀輶日記古陽臺在奉節縣北門最

高處其後有厓謂之藏春塢下臨小溪國策蔡聖侯飲

茹溪之流即此

湘波

見上原注湘水出零陵屬長沙恩澤案地理志零陵郡

國策地名考

卷一六

六

零陵縣陽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鄱入江並無屬長沙之

說水經注陽海山即陽朔山也漢時稱陽海元和志湘

水出桂州全義縣東南八十里陽朔山下經零陵郡西

十里其初則觴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其中今出

廣西桂林府興安縣南九十里之陽海山東北流至湖

南湘陰縣西又北達青草湖注于洞庭其地似與茹溪

巫山遠不相及然湘波之魚乘流上下固無不可至也

張氏琦曰此假設馳騁之詞非其實也或曰湘蓋江字之訛

鄭

西周策宮他謂周君曰章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鄭

亡又見魏策十八年章原注鄭河南新鄭鄭君乙二十
一年韓哀侯滅之恩澤案鄭姬姓宣王封其弟友於鄭
居咸林一作咸林左昭十六年滅世本云鄭在周畿內
今陝西華州也幽王時寄紆檜號遂并其地晉文侯二
年同王子多父伐鄭克之乃居鄭父之師名之曰鄭八
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十四年鄭人滅號十六年鄭
遷于即今河南新鄭縣也韓策桓公死大戎之難其民
南奔謂咸林居褒斜之中謂之南鄭今為漢中府南鄭
縣自桓公至君乙凡二十四世為韓所滅 鄭滅于韓
哀侯二年當戰國之初其國尚存故列於此

滕

國策地名考

卷一六

七

宋策宋康王之時章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恩澤

案滕姬姓文王子叔繡所封左傳滕為文昭是也世本

地理志沛郡公邱縣故滕國今兗州府滕縣西十四里

有古滕城正義及元和志並云即其地惟以為周懿王

子錯叔繡所封水經注從之未知何據此說師古已斥

疑至其世數及滅滕之國說尤錯出竹書紀年越滅滕

在威列王漢志滕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杜氏釋列世

族譜水經注並同春秋正義滕三十世為楚所滅通志

滕至公邱為秦所滅此云宋滅滕新序通鑑及文獻通

考並主之未知孰是任啟運謂孟子去滕二十一年而

滕亡在赫王十四年翟灝又云滕滅於慎觀三年但未可信

薛

見上恩澤案薛木任姓夏車正奚仲所封後遷于邳仲
居之以為湯左相地理志魯國有薛縣今滕縣東南
四十三里顧作西南四十里元初志有薛城即其地容
濟隨筆薛自奚仲受封歷夏商及周末傳六十四代享
國千九百餘年始為宋偃王所滅其說蓋本國策但策
止云伐宋滅且此時之薛似非任姓竹書紀年周顯
王二十九年邳遷于薛則薛已滅矣蓋齊先滅薛後滅

國策地名考

卷十六

八

邳卻先取邳地以封田忌後取薛地以封田嬰並見此
所伐薛謂田氏也後為齊魏所滅

倪

同上滕章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原注侯其臣也
正曰無稽恩澤案倪與邳同即小邾也亦曹姓邾侯之
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周封其子友於邳為附庸春秋釋
例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邳城今在滕縣東南齊桓公時
進爵為子號稱小邾孔穎達陸淳並云春秋後六世為
楚所滅胡三省亦云泗上十二諸侯有滕薛邳等國則
此時邳未亡也

成陽

秦策五國罷成舉章秦王欲為成陽君求相韓魏又魏
策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原注即秦昭十七年入朝者
當是韓人恩澤案秦本紀昭王十七年成陽君及東周
君來朝正義曰括地志濮州雷澤縣本漢鄆陽縣古鄆
伯姬姓之國周武王封弟季載當作於鄆其後遷城之
陽也後漢志濟北國有成縣劉昭曰即春秋成國也京
平杜注說作剛父後又改為亢父今兗州府寧陽縣東
北三十四里有城城即其地而鄆在其西南此蓋鄆
所封故地其後乃遷雷澤案恩澤據此則成即鄆
伯之後並非韓人但姬姓之鄆在春秋時久已無聞未

國策地名考

卷十六

九

必至戰國尙存且其字各異恐難合而為一故錄此以
俟考

安陵

魏策魏攻管而不下章安陵小國也又秦王使人謂安
陵君曰章原注魏記注召陵有安陵恩澤案魏世家注
本兼引召陵征羌鄆陵三處詳見並非專主召陵水經
注洧水又東逕鄆陵縣故城南李奇曰六國為安陵也
昔秦求易地唐且受使於此則道元蓋主鄆陵十三州
陵道元志至其所封之人則以魏為是策云吾先君成侯
受詔襄王以守此地成侯者安陵始封之君也襄王者

魏襄王也通鑑注安陵魏地魏襄王以封其弟是也鮑注乃以成侯為趙主以襄王為趙襄子大事記引作襄主其誤坐此

謂安陵兼屬趙魏故受趙之詔而受魏之憲考趙世家

白襄子至成侯中歷五主安得親受詔且與安陵何涉

豈以成侯襄王惟趙有之而他國不可通稱耶其亦不

達於理矣吳注謂大府之憲即受詔於襄子者其說差是然亦以襄王屬趙則其謬同也末

章云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則其亡當在

當在破除六國之後今不可考矣

沛邱

韓策五國約而攻秦章五國罷必攻沛邱原注沛邱屬

國策地名考

清河正曰成皋與清河絕遠恐非補曰留成皋而將攻

沛邱必是韓地恩澤案沛邱有數說水經注渭水又東

逕秦步高宮世名市邱與上攻秦合然於罷字難通呂

覽應言篇市邱之鼎高注市邱魏邑梁履繩曰市疑作

市讀若貝與市字異沛邱齊地見齊世家左傳作貝邱傳亦

昭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注云即貝邱沛貝同音省文作市今在博興縣南

按楚世家是時五國共伐秦齊獨後故將伐之說似可

信然此地距成皋甚遠且諸侯即伐齊不過侵其邊境

不應深入國中則其說仍未合孔叢子論勢篇五國西

誅秦留兵于成皋子順謂市邱子曰此師楚為之主今

兵器而不散殆有異意市邱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遂見楚王云云則又小國矣未知孰是姑列於此

黃

衛策高本屬末犀首伐黃章原注黃國名策言黃不一處此

未詳恩澤案春秋時黃國有二一為江黃道柏之黃在

光州楚世家正義秦時黃都嘉姓在光州定城縣四十里不知何指楚滅之一為沈如蘇

黃之黃其地無考晉滅之皆不及戰國惟萊子國稱萊黃史

記秦始皇本紀謂之黃騰漢置黃縣騰縣然其滅亦已

久且未謂為黃國也疑仍是邑名如所云黃濟陽之類

國策地名考

下云勝黃城則黃非國也蓋即所云陞黃城者

代 荆 吳

秦策四國為一章南使荆吳鮑改作齊北使燕代之間原注

此四國後亡者也三晉滅久矣正曰無考當從舊恩澤

案韓詩外傳云昔吳楚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姚賈

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之與策文合並無錯繆足徵鮑

改之妄惟其事有可疑者史記秦始皇十九年滅趙趙

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

軍上谷二十三年滅荆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

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

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六國表在二十六年滅燕還政代虜代王

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所謂荆及燕代當即指此獨吳

無考呂氏春秋慎大覽有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鮑改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之文未知即此吳否

為齊蓋以此時齊尚存耳齊亡於始皇二十六年然策六國表在二十七年

云復使姚賈而誅韓非始皇本紀韓非死於始皇十四

年在四國為一之前則仍不合或者記載之文固有不

盡可據者歟 始皇本紀二十五年虜代定荆之下有

降越君置會稽郡七字越本兼有故吳地當時與諸國

通為聲援似即策文所言之吳附識於此

諸夷國

國策地名考

卷十六

三

春秋時華夷雜處陸渾伊洛並據中原時時為腹心之

害降及戰國并吞殆盡然其雄視邊徼者仍不少也別

之曰諸夷國以附於小國之後

越

西周策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章越人請買之千金

恩澤案越姬姓少康封少子無餘以奉禹祀號曰於越

今為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句踐滅吳徙治瑯邪今為山

東青州府諸城縣故城在縣東南百四十里地理志今之蒼梧鬱林

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分也後漸削弱秦始皇

二十五年降越君置會稽郡越乃絕祀越世家謂句踐傳六代至無疆

為楚所殺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瀕于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吳越春秋謂無疆子玉王子尊尊子親失卿邪為楚所滅蓋皆絕而復立也唐書世系表無疆子蹄更封于歐餘山陽則其支派亦廣矣輿地志謂越傳三十餘葉似不止此數 路史越有二東越姬姓南越芋姓諸儒皆一之非是 恐漢志云云亦不免此失茲見後

揚越

秦策蔡澤見逐於趙章南攻揚越北并陳蔡原注越屬

揚州恩澤案范世家熊渠與兵伐庸揚越至于鄂張曼

曰揚州之南越也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曰揚越正義說同

吳越春秋閻廬子孫避越嶺外築南武城以居之後楚

滅越越王子孫避入始興令公師偶修吳故南武城是

國策地名考

卷十六

三

也通典南越亦曰蠻越其族有隩越駱越種類甚多故

曰百越又謂之楊越大約今廣東廣州府等處皆是洪

亮吉專指瓊州似太偏

隩越

趙策趙武靈王平晝聞居章被髮文身錯臂左衽隩越

之民也姚注隩一作林後語作隩注云隩亦百越之一

國策作林今雷州左側姚注即漢東隩閩越補曰漢東

隩閩中地輿地志交趾周為駱越秦為西隩索隱云今

珠厓僂耳謂之隩人是有隩越文選三楚注吳越南越

閩越東隩即閩越駱越隩人即南越也恩澤案隩本水

名永嘉記甌水出永寧山行三十餘里入江昔有東甌
 王都城有亭積石為道今猶在山海經甌在海中注云
 今臨海永寧縣今永寧縣即東甌故地若在南海中鬱林郡
 則為西甌也周書王會解伊尹獻令越漚在正東越之
 分或云即甌人史記東越列傳閩越王無諸東海王搖
 皆越王句踐之後漢興立無諸為閩越王都東冶今侯官縣
 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號東甌王其後閩越擊東甌東
 甌乃舉國徙中國處江淮之間今福建建安縣有古甌
 城相傳為漢吳王世子劉駒圍東甌處其浙江温州府
 古稱東甌則其故地也至江蕪上元縣西南七里有故
 甌城國經地志卷十一
 越城殆即其所徙歟越絕書以此為東甌越王所立或云即范蠡所築大約在
 廣東廣西者為南越亦名揚越又名駱越亦名芋姓與西甌又稱甌人芋姓楚
 同在福建浙江者為東越亦名甌越甌謂東甌在浙江越謂閩越在福建
 合之皆妣姓史記作姓驪氏路史引梁四公記以合浦洛黎縣
 為甌越董道又謂甌越即於越之訛俱未是

巴蜀

並見秦

義渠

秦策義渠君之魏章高注義渠西戎國名鮑注北地郡
 有義渠道恩澤案此說見地理志應劭曰義渠北地也

史記匈奴列傳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韋昭曰義渠
 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括地志寧原一本慶
 三州春秋戰國時為義渠戎國之地索隱義渠有二十
 五城秦昭王滅之事見六國表秦惠文王後元十一年昭字疑誤正義義渠本
 周先公原本有劉不窟之所居古西戎也今甘肅寧州
 有義渠城凡慶陽一府皆其地

東胡

同上甌越章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原
 注正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
 東胡括地志東胡漢初冒頓滅之餘保烏丸山因號烏
 丸恩澤案伊尹四方令正北東胡孔衍注云北狄之別
 名詳見後漢書廣韻引前燕錄云昔高辛氏遊於海濱
 留少子厭越以居北夷過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
 為慕容氏正義趙東有營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
 烏丸之地顧祖禹曰今大寧衛古營州地夏商時冀州
 周為幽州春秋時為山戎戰國屬燕服虔曰古東胡地
 也

樓煩

見燕

秦韓

見上原注正義云林胡樓煩卽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蘭等趙邊邑也秦隔河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趙西境也思澤案此以秦韓卽七國之二似非策文所指後漢書東夷傳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一曰辰韓一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弁辰在辰韓之南亦有二國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馬爲孤賊爲寇行酒爲行解相別爲徙有似秦人故或名之爲秦韓晉書辰韓在帶方郡南東西以海爲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又曰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弁韓亦十二國皆屬於辰韓北史新羅者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不得自立王則辰韓卽秦韓也正與東胡樓煩爲一類雖其得名在秦後然戰國時或已有此未可知也此下數篇皆言脩胡之事似以辰韓爲是惟於西字不甚合耳

國策地名考

卷十六

六

參胡

同上變服騎射以脩燕原作參胡樓煩秦韓之邊原注言參錯居其邊地正曰參史作三因音而訛也據上文則參當作東字訛思澤案索隱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路史參胡妘姓韓也惠連國則參胡實有其地蓋亦韓種惟以上文考之當從吳說

林胡

見燕

山戎

趙策謂趙王曰章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原注戎近秦

國策地名考

卷十六

七

伐之以偪秦思澤案春秋齊人伐山戎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樂史曰山戎國今幽州東二百一十三里漁陽縣也胡三省曰自漢北平無終白狼以北皆大山重谷諸戎居之春秋謂之山戎顧祖禹曰今直隸永平府境或曰卽北戎也又云春秋時山戎爲無終國在今玉田縣此係舊說此地距秦甚遠不可云近蓋趙將出兵戍韓魏之西邊故中道使戎以饋兵食耳舊說非是

匈奴

燕策燕太子丹質於秦章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

以滅口恩澤案伊尹四方令正北匈奴亦北狄也風俗
 通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漢書匈奴傳其先夏后氏之
 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獯粥居于北邊晉
 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狁秦曰匈奴胡三省曰樂彥
 括地譜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
 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
 后苗裔或當然也以今考之大約其地自唐虞以來已
 為北夷所據而匈奴之種則始自夏末其勢則強自戰
 國凡燕趙秦三國皆與為邊隣

北夷

燕策齊伐宋章北夷方七百里加以以魯衛此所謂強
 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原注北夷齊之北
 國正曰索隱云北夷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云齊桓
 公伐山戎恩澤案桓公所伐之山戎與孤竹令支相近
 在今永平府界距齊甚遠中隔燕趙恐非一時所能并
 疑必齊之北境有夷種未殄者故齊欲得之也證之本
 策殆即田單所攻之狄歟說見下

狄高本
作翟

齊策田單將攻狄章原注狄北胡正曰史田儋狄人徐
 廣注今樂安臨濟縣正義曰淄州高宛縣西北狄故城

恩澤案地理志千乘郡有狄縣郡國志樂安國臨濟縣
 本狄安帝更名地道記曰狄伐衛懿公即此今山東青
 州府高苑縣西北二里有臨濟城故狄邑也或曰春秋
 時長狄所居因名此在齊之北境當即燕代所云北夷
 惟一縣之地未必有七百里殆策士誇大之詞不足案
 據歟

九夷

秦策謂魏冉曰章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又魏策楚許魏
 六城章楚包南陽九夷內沛原注九夷疑當為九疑正
 曰大事記李斯書云惠王用張儀計南取漢中包九夷

國策地名考

卷十六

元

制鄆郢九夷即屬楚之夷說本孔子在陳蔡相去不
 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與集注異愚謂此言破南
 陽之九夷也恩澤案爾雅疏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
 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論語疏九夷一曰元
 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蒲舒一作五曰島夷一作
 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皆主東夷言
 說文謂東方仁有君子不死之國故孔子欲居之其說
 本未可信而國策九夷尤以舊注為長惟鮑說則非是

胡

齊策燕秦說齊閔王曰章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

馬恩澤 案此胡即林胡東胡之屬詳見各策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七

一

國策地名考卷十七

欽

程恩澤

儀徵阮芸臺先生鑒定

溧陽

秋子

受業程德威校

諸國隙地

國策地名有介乎疑似而今不可考者若憑私臆斷強以某地屬某國則信心太過恐為大雅所譏茲彙為一小卷取左傳隙地二字以統之名之曰諸國隙地

山東

秦策頃襄王二十年章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七

一

利澤案山東史作東山嶺胡三省曰謂華山以至

殺塞諸山皆在咸陽之東原專指秦地言但策既作山東不得依史記為說故列於此凡被函以東皆山東也

西山

燕策燕代謂燕昭王曰章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恩

案帝王世紀秦寧公糞西山大麓故號秦陵山按秦

次公亦括地志秦陵山在岐州陳倉縣西北三十七里

此秦地也胡三省曰自宜陽熊耳東連嵩高南至魯陽

皆韓之西山此又一說似較舊解為勝然亦不必專屬

韓也

河濟

秦策謂秦王曰章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原注濟水在溫西北此言中國爾正曰濟水出絳州垣曲縣王屋山伏流至孟州濟源縣出二源合流至溫入河出河南溢而爲滎白鄆以東貫滑曹郟濟齊青入于海恩澤案河謂大河濟謂濟水注專主濟言似誤

江河

楚策唐雎見春申君曰章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恩澤案江謂岷江河即大河也詳見各策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七

二

午道

趙策燕秦從燕之趙章魏塞午道又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章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原注王莽傳注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漢梁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慶州東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爲子午道詳此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莽所通者因秦也正曰案隱云當在趙東齊西午道地名也鄭元云一從一橫爲午謂交道也恩澤案風土記云王莽以皇后未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抵終南山是午道即子午谷也圖釋谷長六百

六十里北口曰子元和志舊道在金州安康縣界今在漢中

府洋縣東一梁將軍王神念別開乾路更名子午道在百六十里

洋州黃金縣鐵城驛其在洋州東三十里曰龍亭者即入子午谷之路但此乃秦地似非策文所指劉伯莊云

午道齊西界正義曰蓋在博州西境皆指齊言史作其道索隱曰即河內之道則又指魏言地理通釋亦主鮑注疑誤

新城 陽晉

韓策韓人攻宋章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原注括地志新城故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恩澤案此不知何屬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七

三

牛關

楚策五國約以伐秦章夫牛關之事馬陵之難親主之所見也原注牛關未詳恩澤案地理志秦滅縣有牛關山即水所出亦見水經注郡國志南陽郡魯陽縣有牛蘭亭注云謝沈書云牛蘭山也水經注牛蘭水出魯陽縣北牛蘭山今汝州魯山縣有牛蘭水注于潁水寰宇記海州朐山縣有牛欄村元和志云糜竺放牧之所方輿紀要湖南新化縣南百里有牛欄山爲控扼之處其相連者曰梅山曰風嶺

草下

魏策楚許魏以六城章尺鮑作楚人遠于草鮑作下原

注地缺豈高耶補曰革疑華恩澤案史記淮陰侯列傳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漢書韓信傳同草下似卽草山之下然舊注解爲蔽覆其地亦不相及

章武

同上西山章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原注章武屬渤海恩澤案漢志勃海郡有章武縣河水至此入海

縣東南臨山縣西北本漢章武縣地今爲天津府天津靜海二縣

地據地理志趙東有渤海之章武河以北則此當爲趙地然是時齊地亦至渤海且策無明文不可臆決也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七

四

臨武

楚策天下合從章僕欲將臨武君原注未詳補曰荀子議兵篇臨武君與荀子議兵於趙孝成前注楚將劉向作孫臏世遠非是恩澤案史記樊鄴滕灌列傳漢王賜

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漢志桂楊郡有臨武縣章懷太

子曰今郴州縣也縣西有武水故氏之今爲湖南桂陽

州臨武縣錢大昕曰戰國之際趙有臨武君未必遠取

桂陽之臨武洪亮吉曰今甘肅寧夏府隋爲臨武郡唐

曰臨州

比陽高本作北陽

趙策或謂皮相國曰章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比陽而梁危原注屬南陽衛附秦故魏殺秦重臣衛爲之亡魏之鄙以危之正曰衛附魏衛兵衛被兵也兵秦兵也恩澤

澤

案漢志南陽郡有比比當作泚下並陽縣應劭曰泚水所出東入蔡水經注泚水出比陽東北大胡山西至新野縣南入于清路史云卽比于國今河南南陽府泌

陽縣西有比陽故城但此地高作北陽本無定所卽如

鮑注亦非衛所能及吳說尤非

襄安

趙策齊將攻宋章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

國策地名考

卷一七

五

臣也原注蓋趙人恩澤案地理志廬江郡有襄安縣

辨崇篇項羽攻襄安襄安無恩澤類今史記無此事惟項

羽本紀羽攻襄城不下皆阮之恩澤又高祖本紀項羽嘗攻

襄城襄城無遺類徐廣曰遺一作恩澤見洪亮吉曰故城

滄北

在今廬州府無爲州南四十里襄安鎮

魏策魏公叔痤爲魏將章而與韓趙戰滄北原注說文

滄水出霍山西南入汾恩澤案滄源有二一出翼城縣

烏嶺山一出絳縣東北大交鎮俱西流入絳州南之王

澤注于汾所謂有汾滄以流共恩澤也或云滄出開封府

密縣古鄆城西北則以鄭之滄爲晉之滄矣或又云滄

水亦名少水非是京相璠曰少水即沁水

夏

楚策張儀相秦章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原注夏中國也恩澤案史記張儀列傳贊曰三晉多權變之士

夫言從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以軫為晉人與策文合高誘注本云陳軫夏人見文選注則夏當為今山西夏縣然貨

殖列傳云潁川南陽夏人之居又云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則夏字所包者廣恐難專屬耳

茲

魏策客謂司馬食其曰章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

國貨地名考

卷一

六

茲公者也原注茲公未詳史夏侯嬰食茲氏注太原縣

名春秋昭五年注莒邑者又地不相涉恩澤案地理志太原郡有茲氏縣寰宇記云汾州西河孝義二縣皆漢

茲氏縣地故城在今汾州府城南十五里郡國志琅邪國有姑幕縣注云縣東有茲亭即莒牟夷邑也今在諸

城縣境內此舊說所本也又元和志蔚州靈邱縣西有茲水今正定縣寰宇記都陽有茲鄉此本不知何人皆

可備考

封陸

燕策秦召燕王章封陸之戰高商之戰原注魏哀十八

年秦敗我封陵韓記注岸門封陵亭名岸亭在潁然則

封陵亦屬潁川恩澤案鮑改陸作陵故為此說二字古

本相通然原本作陸當存其舊即封陵亦不屬潁川見

高商

見上原注史不書今無考

懷

趙策鮑本秦攻趙章昔者秦人下兵攻懷原注屬河內

懷是也然竹書紀年秦師伐鄭次于懷史記趙成侯四

國貨地名考

卷一

七

年魏敗我懷則其地又分屬三晉策無明文不可審知

觀

韓策鮑本觀鮑改作鞅謂春申曰章原注此係吳氏說

無後語云觀人朱英注觀地在河北平原史作觀津人

朱英班志信都國觀津縣正義以為魏州觀城縣非是

時趙邑也樂毅封觀津即此古隄又有觀津邱在縣東南二十七里觀本趙地而朱英之為趙人策無明文故列於此

鹿

燕策燕王增既立章鹿毛壽謂燕王曰原注鹿蓋鉅鹿壽之所居補口徐廣云一作屠毛甘陵縣本名屠音索隱云春秋後語亦作屠韓子作潘壽恩澤案漢之鉅鹿今為直隸順德府平鄉縣漢之甘陵今為山東東昌府清平縣壽燕人於鉅鹿為近然亦非燕地也且依本文說為是耳細目正誤以鹿毛壽為人姓名則并非地名矣

崑山

趙策趙收天下章而崑山之玉不出也原注後志金城臨羌有崑山正曰正義云崑岡在于闐國東北出玉恩

國策地名考

卷一七

八

案崑山史作昆山淮南子作鍾山注云鍾山即崑崙

山海經流沙出鍾山即此崑山也儲大文曰今由西寧西南渡黃河南望阿拉克板兒山所謂崑崙山也胡渭曰傳記言崑崙凡四處一在西域山海經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水經注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里四十里是也一在海外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崑崙其下有澗水之淵環之此山與條支大秦國相近禹本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是也一在酒泉漢志金城臨羌縣西北有西王母石室西有澗水崑崙山祠崔鴻十六國春秋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括地

志昆侖山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今肅州衛西南崑崙山是也一在吐蕃唐書吐蕃傳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山曰閻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又見通典是也此崑山不知何指舊說多據酒泉言

持邱

趙策鄭同北見趙王章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邱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原注未詳持下脫一字恩澤案鮑以持字與操字屬對成文亦似可通然如此解則下文萬金之財句亦當有缺字黃丕烈曰持邱地名與隋

國策地名考

卷一七

侯對操字貫下三句其說可存

若耶

太平御覽引戰國策云酒若耶以取銅破忠山而出錫又寰宇記若耶山在會稽縣東南四十五里若耶溪在縣東南二十八里越絕書若耶之溪酒而出銅古歐冶子鑄劍之所故國策云云恩澤案水經注石帆山東帶若耶溪吳越春秋所謂歐冶酒而出銅以成五劍即此地至當塗縣宋為縣之莫耶山亦見寰宇記乃干將莫邪鑄劍之所與此異

忠山

見上恩澤案忠山一作忠山本作堇山蓋以形近而訛越絕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寰宇記赤堇山在會稽縣南三十三里會稽記昔歐冶子造劍於此其說並與上文合是堇山即忠山也

虞坂

水經注引戰國策云昔騏驎駕鹽車上於虞坂屈賈列傳索隱

引國策作上恩澤遷延負轅而不能進今見楚策汗明見春

太山中坂中君章但其文小異案郡國志河東大陽縣有顛輪坂注引博物記曰

在縣鹽池東吳城之北今之吳坂杜預曰在縣東北戴

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山相重水經注顛輪在傳巖東北

國策地名考

卷一

十

十餘里東西絕澗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輪

橋橋之東北有虞原原上道東有虞城其城北對長坂

二十許里謂之虞坂引國策云云寰宇記虞城一名吳

坂在虞城北十三里即晉假道伐虢處洪亮吉日吳山

在解州安邑縣東南三十二里跨夏縣平陸縣界一名

虞山又名吳坂又陝西隴州亦有吳山即西嶽也與此異

諸國姓氏地

古者錫姓命氏有以國者亦有以邑者胡三省註資治

通鑑皆考其源流詳具本末體例最善茲仿其意擇其

於古有徵者得五十餘條作諸國姓氏地考一小卷以

附於諸國隙地之後其已見各策如陳蔡宋鄭之類概不重出

申

秦策或為六國說秦王曰章以與申縛過於泗水之上

原注申諸姜恩澤案姓譜四岳之後封于申周有申伯

鄭有申侯御批通鑑輯覽齊有申鮮虞潛夫論申城在南

陽宛北序山之下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今為南陽府

南陽縣又汝寧府信陽州本漢之平氏後周及唐皆曰

申州豈申之始封歟

呂

國策地名考

卷一

十一

東周策周相呂倉章恩澤案呂有三一為申呂之呂潛

夫論宛西三十里有呂水經注呂在宛縣又新蔡有大

御批通鑑主之地理通釋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今

南陽府城西三十里有呂城俗名董呂村一為呂卻之

呂左傳呂卻畏偃今霍州西三里有呂鄉西南十里有

呂城或謂呂即陰邑州東南十五里又有陰地村一為

呂留之呂地理志楚國有呂縣今在徐州府城北

蘓

東周策東周欲為稻章蘓子謂東周君曰恩澤案通志

氏族畧蘓已姓顛頊裔封于蘓鄴西蘓城是也路史懷

之武德有古蕪城在濟源西北二里孟之温縣西南三十里
有古温城爲蕪念生之邑王氏厄言左傳王與鄭以蕪田十二温居一焉則始封於蕪而温特爲蕪田耳
其後遂以爲國 御批通鑑輯覽曰念生食采于温亦曰蕪城觀左傳卽以蕪子爲温子可見

甘

東周策秦攻宜陽章甘茂羈旅也 恩澤 案郡國志河南有甘城鄭康成曰故甘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俗曰鑿城 鑿在甘水東十里 水經注 杜預曰河南縣西南
有甘水王子帶食邑括地志故甘城在洛州河南縣西

國策地名考

卷一十

三

南二十五里今在洛陽縣西其宜陽縣東之鹿蹄山卽甘水所出也

尹

趙策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章世治晉陽而尹鮑木澤循之 恩澤 案路史少昊子般封尹在汾州及周爲尹氏采邑 御批通鑑輯覽尹鐸周尹氏之別江永曰宜陽有尹谿尹谷並見水經注較汾州爲近今按左傳有尹道或卽其地

樊

西周策韓魏易地章樊餘謂楚王曰 恩澤 案姓譜周宣

王封太王之子虞仲支庶孫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路史今京兆杜陵有樊鄉仲山甫邑王符以爲封南陽樊虞以爲襄之鄧城然究之瑕邱亦云樊仲皮國吉甫之墓則在南皮地理通釋樊一名陽野王縣西南有陽城今兗州府滋陽縣西南二十里有樊縣故城又懷慶府武陟縣西南四十里有樊城 元和姓纂 主後說

芮

魏策芮宋欲絕秦趙之交章原注魏人 恩澤 案此蓋以國爲氏者地理志芮鄉故芮國地理通釋同州馮翊縣本芮國漢臨晉縣地屬左馮翊隋改縣曰馮翊又陝州 如舊 芮城縣本魏國地魯桓公時芮伯萬出居於魏卽作解 芮城縣本魏國地魯桓公時芮伯萬出居於魏卽此地漢爲河北縣後周改曰芮城

畢

趙策晉畢陽之孫豫讓章原注畢萬之後 恩澤 案畢有二汲冢古文畢西于豐三十里皇覽文王葬畢括地志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 洪亮吉云畢原當在今威寧縣西南言在咸陽者疑因秦 雍錄畢在渭南此文武周公墓地也鄭箋畢陵而誤 終南之道名也杜預曰畢國在長安西北此畢公高所封也畢萬乃畢公之後其地當在咸陽

馮

趙策秦王謂公子他曰章乃使馮亭代斬恩澤案馮

姓有二地說文馮姬姓今范陽李澤中有馮水即馮

地古馮夷國東觀記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

采馮城廣韻畢公後食采馮城春秋有馮簡子杜云歸

一後漢馮劬亦云魏之支庶其地在周畿內定六年鄭

伐馮滑是也

龐

齊策田忌為齊將章禽龐涓原注魏將恩澤案廣韻龐

姓畢公高之後支庶封于龐因氏焉急就篇補注龐楚

邑也越世家云龐長沙楚之粟也蓋以邑為氏則其地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七

古

當與今長沙府相近

蒙

燕策燕太子丹質於秦章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

恩澤案風俗通東蒙主以蒙山為氏蒙山在魯城東故

曰東蒙今在山東蒙陰縣

祝

東周策謂薛公曰章聽祝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原注

祝弗齊人恩澤案樂記武王封黃帝之後于祝或曰其

子孫因氏焉通雅今濟南府長清縣即祝也春秋謂之

祝阿

田

秦策田華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章原注皆齊姓恩澤

案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正義完既奔齊不

欲稱本國故號故改陳為田張宗秦曰改陳為田亦取其聲相近也

譚

齊策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章譚拾子迎之於境恩澤

案春秋齊人滅譚杜注譚國在濟南東平陵縣水經注

武原水出譚城南平澤中世謂之武原淵北逕譚城俗

謂之布城今濟南府東南七十里有譚城拾子齊人殆

以國為姓者歟說本急就篇顏師古注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七

三

劇

燕策燕昭王收破燕後章劇辛自趙往恩澤案通鑑注

劇姓莫知其所自出班志北海郡有劇縣蓋其先以縣

為姓也餘見齊

顏

東周策秦與師臨周章以告顏率恩澤案元和姓纂引

王儉譜云出自魯侯伯禽支庶食采顏色因氏焉真卿

尚書譜云未知何憑然姓氏急就篇亦載此說但其地

不知所在耳

楊

秦策宜陽之役章楊達謂公孫顯曰恩澤案元和姓纂
周武王第三子唐叔虞之後至晉出公遜於齊生伯僑
歸周天子封為楊侯子孫以國為氏一云周宣王會孫
封楊為晉所滅其後為氏焉氏急就篇晉羊舌肸食
采於楊亦曰楊屏達其後也其地在今洪洞縣東南十
五里

庸

秦策秦宣太后愛魏醜夫章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高
注秦臣恩澤案元和姓纂庸蜀殷時侯國周武王時來
助伐紂子孫以國為氏氏急就篇庸氏國名詩孟庸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七

去

注庸姓也引此按詩孟庸疑是邛邛
之庸非春秋庸國也

姚

秦策四國為一章姚賈對曰恩澤案元和姓纂虞舜生
於姚墟子孫以姚為氏氏急就篇引此為證其地在
在今浙江餘姚縣

屈

秦策甘茂約秦魏而攻楚音楚之相秦者屈蓋原注凡
屈皆楚人恩澤案路史武子般也號屈侯綱曰集覽楚
武王子瑕食采于屈因氏焉左傳楚有州屈或曰在今
鳳陽府鳳陽縣西

項

秦策文信侯欲攻趙章夫項彘生七歲而為孔子師恩
案左傳十七年滅項杜注項國今汝陰項縣地理志
汝南郡有項城縣括地志即古項子國後為楚地項氏
世為楚將即封於此今屬河南陳州府

聶

韓策韓傀相韓章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恩澤案通
鑑注姓譜云楚大夫食采于聶因以為氏路史邢有聶
信元年會聶北木衛大夫菜或疑後屬楚又云即攝楚有俱非
當別有楚地名聶者然邢與軹不甚相遠或者楚自有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七

去

聶邑而此則為聶政受姓之地也

杜

東周策杜赫欲重景翠于周章原注周人正曰楚杜赫
恩澤案左傳在周為唐杜氏國語杜伯射王子郟杜之
得姓久矣其地在京兆杜縣亦曰下杜詳見秦策杜陵

范

秦策范子因王稽入秦章原注凡范皆晉舊姓故史云
魏人恩澤案左傳晉主夏盟為范氏杜注杜伯之子隰
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漢志東郡有范縣元和

志云范縣在濮州東北六十里寰宇記壽張縣有范城
晉范氏食邑又河南道濮州有范縣路史主濮州云與壽張異顧棟

高曰范本衛地狄滅衛晉又滅狄故為晉地其後范氏

叛晉即齊又為齊地孟子自范之齊即此今屬曹州府

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江永曰范去晉遠春秋時

晉恐不能有其地士會所食之范當在山西平陽府境

荀

同上田章荀息曰恩澤案竹書紀年晉武公滅荀以賜

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又云文公城荀臣瓚曰今河東

有荀城古荀國寰宇記冀州圖云古荀城在絳州正平

國輿地考 卷十七

縣即臨汾故城在今絳州東北二十五里西十五里即重耳所居之所或

謂荀即郇非是郇伯爵文之昭荀侯爵武之穆孔晁云

成王 郇在今虞鄉縣西南服虔曰郇在解縣東即郇取

州府臨晉縣東北氏之墟段玉裁曰今山西蒲

十五里有故郇城荀在今絳州西十五里雖相近而實

智

非一地

見上尹下原注見周策智伯晉卿智襄子之孫恩澤案

郡國志河東解縣注引博物記曰有智邑古今地名亦云括地

志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虞鄉今屬蒲州

府解縣今為解州地相接

虞

楚策虞卿謂春申君曰章原注不知何所人恩澤案史

記虞卿傳虞卿者游說之士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譙

周曰食邑於虞索隱趙之虞在河東大陽縣今之虞鄉

縣是也此說稍誤虞鄉是漢解縣地非大陽縣地也括地志故虞城在河北

縣虞山之上 御批通鑑輯覽今在山西解州平陸縣

洪亮吉曰縣東北六十里有虞城一名吳城即故虞國

也班固云大陽縣吳山上有吳城

任

魏策智伯索地於魏桓子章任章曰原注魏人恩澤案

國輿地考 卷十七

任有二一為任宿之任風姓國孟子時有季任漢置任

城縣後漢置今為山東濟寧州一為邢任之任晉邑鄭

羽頡奔晉為任大夫漢置任縣今屬直隸順德府又任

本夏車正奚仲之姓章不知其何屬時魏又或云以國

為姓說尚未脩

段

齊策邯鄲之難章段干綸曰高注段干姓綸名鮑注見秦

策 凡段干皆魏人補曰史注段干魏邑路史段干李姓

邑初邑段後邑干因邑而氏恩澤案通鑑注唐人氏族

志曰李耳之後有李宗魏封于段為干木大夫此似以

段干木三字皆為地名殊不可通孫星衍元和姓纂案

有段產則以一字為姓又有段干越人則以兩字為姓

未聞以木亦為姓者蓋木本人名非地名也即段干二

地亦無的處春秋宣十七年同盟于斷道左傳謂之卷

楚世本作段則段斷古通吳氏曰今沁州東有斷梁城

三面絕澗廣袤二里水經注云即銅鞮縣之上鹿亭也

段地無考或即此歟

干

見上恩澤案干本衛邑詩出宿于干是也地有發干山

寰宇記別有干言山在堯山縣西五里漢志東郡有發干縣又衛公國有

國策地名考

卷二十七

干

竿城劉昭曰即故發干城也水經注河水東逕鐵邱南

河之西岸有竿城引郡國志云云今在東昌府堂邑縣西南二

十五里方輿紀要謂在直隸清豐縣西南三十里乾隆圖志謂在開州北俱似未的然路史

云蹇叔處干干國也開封有邗溝段干木廟則其地並

無一定高誘呂覽注以為吳邑即干更與此無涉

新垣

趙策秦圍趙之邯鄲章魏王使客將軍新鮑本垣衍間

入邯鄲原注元和姓纂衍畢公高之後恩澤案陳留風

俗傳周畢公之後居于梁為新垣氏梁有新垣衍漢有

新垣平括地志新垣近曲陽未詳端的之處曲陽故城

在懷州濟源縣西四十里

向

東周策昭獻在陽翟章令向公之魏恩澤案急就篇向

國名姜姓其後以為氏地理通釋軹縣有地名向上

郟

同上尹章郟疵謂智伯曰原注晉人補曰說文作絺今

文亦姚注元和姓纂郟已姓青陽氏之後恩澤案左傳

王與鄭田有絺杜注在野王縣西南郡國志波有絺城

括地志在河內縣西三十二里今在懷慶府西南三十

里一各付遠城

國策地名考

卷廿七

三

苦成

趙策苦成常一作謂建信君曰章恩澤案左傳成十四

年衛侯饗苦成叔王符曰郟擊食采於苦曰苦成路史

苦成故城在今山西解州鹽池東

肥

趙策武靈王平晝閒居章肥義侍坐曰原注元和姓纂

肥義趙賢人恩澤案御批通鑑輯覽肥以鄉為氏今

正定府藁城縣西南有肥累城即春秋肥國後封肥如

唐

秦策天下之士章於是使唐唯載音樂子之五千金居

武安恩澤案古唐地甚多其以國名者後本在夏墟後

徙許郢之間今為湖北隨州北八十五里之唐城鎮古

之上唐鄉其在直隸唐山者則堯故國在山西太原者則晉

所遷國也此係舊又左傳公及戎盟于唐即棠在今魚

臺尹辛敗劉師于唐在今洛陽見周路史劉累所封為

南唐今南陽府唐復有廣唐北唐之類皆冒其名唐姓

不知何屬或曰蓋以國氏

郭郭

同上劇章故往見郭隗先生曰恩澤案御批通鑑輯

覽曰郭郭公之後在今東昌府聊城縣新序以郭為北

燕之地蓋即號也見左傳昭七年郭號古通急就篇附

後醜郭為號公

秦策秦王欲見頓弱章恩澤案漢志汝南杜注作郡有

南頓縣故頓子國姬姓應劭曰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

曰南頓今為陳州府商水縣張宗泰曰南頓為今

項城縣地不在商水

徐

宋策魏太子自將章外黃徐子曰恩澤案地理志臨淮

郡有徐縣郡國志屬下邳國括地志徐城縣西四十里

有大徐城杜注在下邳即古徐國也今在泗州故虹縣

僅縣東南

境

西門

魏策西門豹為鄴令章恩澤案御批通鑑輯覽曰西

門蓋以地為氏元和姓纂鄭大夫居西門

淳于因氏焉姓苑云後為西氏

齊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章恩澤案元和姓

纂引風俗通曰春秋時小國也一號州淳于公元和初

姓氏急就篇淳于氏春秋淳于公之後國在北海淳于

縣今在山東安邱縣東北

貫

齊策燕攻齊章巖下有貫珠者原注元和姓纂引策作

貫殊人姓名恩澤案姓氏急就篇貫氏國名引此亦作

貫殊高士奇曰貫城古貫國漢為蒙今在曹縣西十里

江

楚策江乙為魏使於楚章恩澤案元和姓纂江嘉姓顛

顛元孫伯益之後爵封於江後為楚所滅以國為氏姓

氏急就篇引此為証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今在

汝寧府正陽縣東

黃

楚策或謂黃齊曰章恩澤案元和姓纂陸終之後受封

守黃為楚所滅以國為氏杜預曰黃國麻姓今七陽縣故城在今光州東又州西十二里有黃城又臺駘封湯守其祀見急就篇

楚策魏相翟璜死章恩澤案元和姓纂黃帝之後代居翟地國語云為晉所滅詳見夷國

榮
趙策燕封宋人榮盆高陽君章恩澤案急就篇注周大夫有食采於榮者因而氏焉補曰論語武王有亂臣十人注有榮公高士奇曰杜注榮采地未詳恐即榮錡氏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七
今河南鞏縣西有榮錡又榮敷期秦山鄉人

茅
趙策趙使姚賈約韓魏章茅舉為姚賈謂趙王曰恩澤案姓氏急就篇茅國名周公子所封其後為氏高士奇曰杜注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後為邾邑哀七年茅成子以茅叛是也今山東金鄉縣西北四十里有昌邑城又有茅鄉城即古茅國

雍
魏策張儀以秦相魏章雍沮謂張子曰恩澤案元和姓纂雍國名也在河內山陽文王十二子雍伯受封於此

子孫以國為姓急就篇同今懷慶府修武縣西有雍城

陽
韓策謂鄭王曰章載政陽堅恩澤案姓氏急就篇周景王封少子於陽樊後裔避周之亂適燕家於無終因邑命氏高士奇曰無終陽氏乃樊仲皮之後後漢志修武縣有樊陽田今在濟源縣東南三十八里雖相近然中隔河內縣未詳孰是

房
韓策魏王為九里之盟章房嘉謂韓王曰恩澤案姓氏急就篇房氏祁姓舜封堯子丹朱於房子陵以父封為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七
氏周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戰國有房喜今為汝寧府遂平縣

費
韓策張登謂費縶曰章恩澤案姓氏急就篇魯有費邑左傳有費庠父又季氏受費為上卿其後亦為費氏戰國有費縶詳見古邑

臧
宋策齊攻宋章宋使臧子索救於荆恩澤案元和姓纂魯孝公子彊食采於臧因氏焉按杜注不言臧是地名說未知林氏何本其地亦不知所在

殷

衛策衛嗣君病章富術謂殷順且曰恩澤案姓氏錄

篇殷氏商子姓盤庚遷殷於是殷商兼稱武王克紂子

孫分散以殷為氏又殷水在潁川大殷水在今西華縣小殷水在今臨潁縣

又陳州府居者亦以為氏戰國衛有殷順且

常

中山策魏文侯欲殘中山章常莊談謂趙桓子曰恩澤

案元和姓纂衛康叔支孫封常邑因氏之唐世系表同又見路史

一云黃帝常先後按姓氏急就篇云黃帝使常儀占月黃帝時人漢藝文志有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成

秦策頃襄王二十年章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原注秦

八案見周策

紀

趙策客見趙王曰章王何不遣紀姬乎恩澤案元和姓

纂姜姒炎帝之後封紀為齊所滅以國為姓其地在今

山東壽光縣東三十里又有紀城亦在縣東南又鄒縣東南二十五里亦有紀城相傳

為紀侯

陰

中山策司馬喜三相中山章陰簡難之恩澤案元和姓

纂周文王第三子管叔鮮之後管夷吾杜預釋例以管仲為穆王後

七代孫修適楚為陰大夫因氏焉風俗通又云康氏之

後周有陰不佞陰里人也姓氏急就篇晉瑕呂飴甥食

采於陰曰陰飴甥戰國策中山君美人陰簡楚陰在光

化周陰在孟津晉陰在霍州此與左傳晉陰地別

鮑

趙策秦圍趙之邯鄲章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

也恩澤案路史齊之歷下城東三十四里有鮑城齊乘

曰禹後有鮑叔仕齊食采于鮑因以為氏叔牙其後見

三齊記

國策地名考

卷十七

七

國策地名考卷十八

儀徵阮芸臺先生鑒定

欵 程恩澤 纂
深陽 狄子奇 箋

受業程德威校

古國

三家滅智左傳於是終國策卽於是始國策載衛靈公事本在趙策乃引古之詞鮑本改屬衛策非是其謂宋大尹即景公時人亦非蓋二書隱相接續也茲卽據爲斷限凡屬引古之詞在趙韓魏殺智伯以前者其國謂之古國其邑謂之古邑山川城郭亦並列焉別爲三卷以附於末

國策地名考 卷十八

補

秦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章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高注補遂國名姚注後語作輔遂鮑注未詳恩澤案路史炎帝紀補遂不悞乃伐補遂而萬國定注云補遂二國見呂春秋通典作輔遂非又云補卽史伯所云鄆蔽補丹之補姓苑有補氏據此則其地當在今河南新鄭縣然別無他證

遂

見上恩澤案春秋莊十三年齊人滅遂杜注遂國在濟

北蛇邱縣東北地理志泰山郡蛇邱縣有隨鄉古遂國

京相璠曰城上有魯園遂在東北十里水經注云蛇邱

縣北無城今遂城在蛇邱西北陳深曰遂國舜之後今

兗州府寧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與肥城縣接界又

路史云易之遂城古武遂也媯姬皆有遂今保定府安

肅縣西二十五里有遂城廢縣洪志謂在深州武強縣東北似又一地然

其封國俱在神農之後恐未可據以爲是也

涿鹿

見上原注屬上谷恩澤案漢志上谷郡有涿鹿縣劉昭

曰是伐蚩尤之地世本涿鹿在彭城鄭氏曰在彭城南

顏師古曰上谷北別有彭城非宋之彭城也說本輿地志又見史記

記正 十三州記涿鹿東北至上谷城六十里魏土地記

下洛縣今保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

泉上有黃帝祠州燕東南四十里有軒轅城相傳黃帝

所築今名古城州西南九十里有涿鹿山一名獨鹿索

作獨 山涿水出焉水經注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

泉東北經涿鹿縣故城南又東北與阪泉合又州東南

有蚩尤祠城其爲古涿鹿無疑括地志媯州懷戎縣卽

州東南五十里有涿鹿山涿鹿城在其側今在宣化府

保安州 通雅詁作保定府 南世本以涿鹿在鼓城南 見郡國志注

理總要因謂即今順天府涿州非是史記帝王世紀諸

書謂即黃帝所都亦非以今考之正當為蚩尤所都耳

錢坫曰爾雅四極北至于祝栗祝栗即涿鹿也

驩兜

見上高注驩兜三苗皆國名 恩澤案呂氏春秋恃君覽

縛婁陽出驩兜之國多無君注云皆南越之夷路史濟

之乘邱有驩亭或云驩兜國又云今宏農有地名晁志

為驩兜之都然意驩為國當如魯驩未必晁地荒史驩

兜國封于顯項摯時為司徒此等皆不足信姑存其說

三苗

見上原注國名縉雲氏之後 恩澤案禮記疏有苗九黎

之後 國語稱黎苗 或曰九黎即蚩尤也高誘淮南注以帝鴻

少昊縉雲三族之苗裔為三苗路史南海亦有三苗國

注記云禹伐有苗其餘裔叛入南海則其種類並無定

說吳起云三苗之國右洞庭左彭蠡 史作左洞庭右彭蠡 汶山在

南衡山在北五帝本紀三苗在江淮荆山數為亂正義

今江州鄂州岳州皆古三苗地元和志岳州木巴邱地

古三苗國也近南嶽 輿地廣記 通典今長沙衡陽皆直

上此說

上此說

三苗國地寰宇記引周景式廬山記云柴桑彭澤之郊

古三苗國通雅云當在衡州長沙之東袁州之西則其

地更無端之處合諸說參之似以李吉甫歐陽忞二

家之說為長

共工

見上原注伐乃流之 恩澤案流共工乃舜攝位時事不

得至禹始伐之此所伐者當是古共工氏之國非堯臣

也山海經大荒西經有共工國天問王逸注共工名康

回 荒史主此說或云康國同名似非 路史地在宏農虞舜時共工或云

居此 此似指堯臣說然即謂古共工氏舜時居此亦可通 諸說雖不足信然共工

國地沿革

卷一八

四

氏霸九有明見經傳其與堯臣之靜言庸違者為二固

灼然也

夏

見上 恩澤案夏者帝禹封國號也帝王世紀禹受封為

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正義今河南陽翟是也及為天

子都安邑仍曰夏今山西解州有夏縣湯放桀封其後

於夏亭括地志夏亭故城在汝州郟城縣東北五十四

里

崇

見上原注崇侯虎紂卿士道之為惡 恩澤案崇國語本

蘇國在今陝西鄠縣說見帝王世紀虎之封不知所在

或曰在同州境或曰即鄠縣東五城之豐城或蘇既殛

死乃以封虎之先世也春秋時又有崇國見宣元年亦在秦

晉之間則虎滅後別封他姓者矣

殷

東周策秦興師臨周章昔周之伐殷恩澤案殷之邦畿

不常厥邑自契至成湯凡八遷馮景曰契始居商一也

昭明居砥石二也相土居商邱三也冥離商邱奉命治

河見竹書凡四也子亥名振上甲遷殷五也孔甲之時

復歸商邱竹書夏帝世三十三年商侯遷于六也湯自

國策地名考

卷十八

商邱遷亳七也又遷景亳此條未見八也最後遷偃師則

所謂從先王居也自湯至盤庚又五遷周稱中曰仲丁

遷同一也河圖甲居相二也祖乙居耿三也又自耿

遷于庇四也南庚遷奄五也按御批通鑑紀事本末

異史記正義以毫放相耿殷為其相耿州為五邦與此小

五邦兼盤庚遷殷言似未合其後盤庚復自奄遷于

殷武乙又徙朝歌水經注謂武丁遷沫沫即自沫徙亳

則其播徙者亦屢矣

箕
秦策范雎至章箕子接輿恩澤案元和姓纂云箕商圻

內國相傳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然並無

的據且距商邦畿尚遠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在

今河南商邱縣即北亳也箕子所封似應在此今太原

府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別有箕城春秋所云晉人敗

狄于箕也臨州蒲縣東北亦有箕城左傳所云焚我箕

部也皆是異地與此無涉尚書地理今釋以晉人敗狄

蓋榆次之說

微

秦策蔡澤見逐於趙章是微子不足仁恩澤案微亦商

圻內國十道志謂在聊城九域志謂在博州今為山東

東昌府聊城縣實一地也然水經注云濟水經梁山東

國策地名考

卷十八

又遷微魯東春秋之微也京相璠曰壽張縣西北三十

十里有故微鄉王氏曰微子所封國也高士奇曰今壽

張縣東南五十里有古壽張縣江永曰古壽張城在今

東平州西說本則其地又少差又今山西潞安府潞城

縣東北十五里亦有微子城或曰其初封在此後乃徙

封圻內然東昌東平俱非商圻也

比

同上故比于忠不能存殷恩澤案路史比亦國名比本

蓋以水氏國詳見十七卷比陽孟子雜記王子于封于比故曰比于漢

志南陽郡有比陽縣洪亮言曰故城在今南陽府泌陽

縣西

密須

魏策獻書秦王曰章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

氏以爲武教原注密須在安定陰密補曰密姑姓國在

今寧州周紀西伯伐密須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此誤

以爲湯又云試之於弱九謬恩澤案密有二一姑姓在

今甘肅靈臺縣西五十里地理志安定郡有陰密縣即

詩密人十道志陰密屬鶉觚故括地象云鶉觚密氏姑

姓今陰密城在涇之安定括地志在鶉觚縣西元和志

作靈臺靈字記曰古密國地是也一姬姓在今河南密

縣東南三十里左傳齊有密姬地理志河南郡密縣故

國臣瓚曰姬姓國是也師古曰詩所云密人即左傳密

須在安定若河南之密則春秋新密也其說極明允國

語共王遊于涇上密康公從其地與安定相近疑即密

須之後韋昭以此爲姬姓國在河南密縣司馬貞謂姑

姓之密在密縣與安定姬姓者不同俱似誤又云郡國

志密須在東郡廩丘縣北今日顧城未知何據此說見齊世家

文云文王伐崇密須大夷索隱既引郡國志云云又云

密須在河南密縣不應兩歧上密須蓋崇之訛然郡國

孤竹

鄂

燕策人有惡蕪秦於燕王者章薛孤竹之君餓而死於

首陽之山原注爾雅孤竹四荒中北國漢屬遼西令文

出竹帝王世紀湯十有八祀封畧胎氏孤竹國後九葉

此數恐不止生二子即夷齊也皇侃論語義疏引春秋少陽

篇孤竹國是殷湯正月三日疑即十丙寅日所封路史

禹封怡是爲畧胎湯初析封離支即令支張宗泰是爲

孤竹靈字記引地道記云孤竹城在肥如縣南十里括

地志云在盧龍城南十二里故蹟已不可考城或後人

所築而冠以故名云今在直隸永平府城西十五里

趙策秦圍趙之邯鄲章昔者鬼侯鄂王懷祖讀史雜志

又作邢俱誤侯文王紂之三公也原注徐曰鄴縣有九侯城

九一作鬼恩澤案郡國志鄴西有九侯城蓋鬼侯國是

正義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靈字記九侯

城亦名鬼侯城在磁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即紂時鬼

侯也路史鬼容區國商有鬼侯即九侯今漳浦有鬼侯

是鬼九古通御批通鑑輯覽九侯城在今彰德府涉縣洪

亮吉日今爲廣平府磁州地殷時有鬼方國乃北狄別

種見于晉易注與此異

見上原注鄂屬江夏正曰左傳納諸鄂注晉別邑路史在大夏世本云叔虞居鄂未知即此否

江夏郡有鄂縣世本熊渠封其仲子紅為鄂王晉太康地記以此為東鄂南陽有西鄂在今武昌府城西二里餘見趙策晉陽下又殷本紀注徐廣曰鄂一作鄂野王

縣有鄂城史記文王伐鄂又見尚即此武王以封其子亦云所謂鄂音應韓是也京相璠曰故鄂城在今野王

縣西北三十里鄂臺村水經注城當太行南道路出其

中舊有上黨關今在懷慶府西北三十里但文王所伐之鄂必是助紂為惡者而鬼鄂二國為商賢侯方與文

王同心輔政乃謂文王伐鄂即是伐鄂恐未可信左傳

鄂劉為鄂之田於鄂在今河南與河內之非一地或即武王所封鄂○鄂語云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則西

周之未鄂今故兼存徐注而特為之辨云

秦策謂秦王曰章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恩澤案吳姬

姓子爵國語作吳伯章昭云本伯爵史記索隱主之江當以春周太王長子泰伯采藥荆蠻以讓季歷始居梅

里吳地記泰伯築城于梅里平城周三十里因國焉史記義之從而歸自號勾吳其地在今常州府無錫縣東南四十作里劉昭曰無錫縣東皇山有泰伯泰伯卒無

子弟仲雍立世本居吳就哉居蕭縣就姑從勾吳宋

封之風土記云武王追崇周章又封章傳十五世至壽

夢吳世家泰伯至始通上國又五傳至光使子胥築闔

廬城都之越絕書吳大城闔廬所造周迴二百一十步

城周四十二里三十步即今蕪州府治也地理志以會

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秦伯所又一傳至夫差為越所滅

魏策秦使趙攻魏章昔者晉人欲亡虞而伐號原注見

策屬河東大陽思澤案虞仲雍之後地理志以為武王

既封周章於吳又封周章之弟虞仲與通於周之北故

夏墟曰西吳以秦使雍之謂司馬遷曰予讀春秋古文

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勾吳為兄弟是也括地志故虞

城在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今在解州平陸縣

東北六十里方輿紀要作傳五年為晉所滅高士奇

曰古虞思國舊說在梁國虞縣今虞縣然亦有云在河東

見上原注見秦策路史云北號仲後也在大陽今陝州西

南號仲之封在岐東遷曰此之大陽為南號東號叔之

封制也今鄭之榮陽按此策所指者北號也恩澤案以

此為北號甚是惟謂北號仲後東號叔後則未合賈逵

云號仲封東號制是也號叔封西號即北號公是也其

說最古諸家皆從之東號滅於東周以前鄭桓公得號

檜之地所謂號叔死焉者也此號叔乃東號之君號仲

兼稱號仲號漢志雍西號初封於雍漢志雍在今鳳翔府寶雞

縣東六十里平王東遷徙封宏農陝縣東南之上陽城

亦曰北號漢志北號今為河南陝州通典又云號都在

虞本接壤也賈逵曰傳五年為晉所滅其支庶之留於

號在虞南虞在晉南雍者曰小號亦曰桃號城在寶雞縣東五十里秦武公

十一年滅之在魯莊公末年

郭

秦策田華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章夫晉獻公欲伐郭

而憚舟之僑存原注郭號同屬扶風恩澤案公羊傳晉

獻公曰吾欲伐郭則虞救之伐虞則郭救之蔡邕郭有

道碑文曰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之建

國命氏或謂之郭是郭即號也與春秋郭公之郭無涉

曹

魏策八年謂魏王曰章昔曹事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

晉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

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闕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

秦翟年殺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

伐楚而趙亡中山原注曹今定陶恩澤案曹姬姓文王

子叔振鐸之後地理志濟陰郡定陶故曹國周武王弟

叔振鐸所封禹貢陶邱在西南是也今山東定陶縣西

有故陶城或曰曹即曹州也今為曹縣與定陶同屬曹

州府相隔六十里蓋亦其地自振鐸至伯陽凡二十五

傳或作十八為宋所滅策作晉人亡曹當是記載之異

言亡非必國滅也吳氏正曰即傳二十八年晉侯

繒

見上原注繒禹後屬東海補曰杜注今琅邪郡縣恩澤

案繒妣姓子爵左傳杞鄆何事國語杞繒由太妣蓋與

杞同族俱為太妣之母家地理志東海郡有繒縣故國

禹後章懷太子曰鄆故城在承縣東北寰宇記今兗州

府嶧縣東八十里有鄆城高士奇曰國語申繒方強史

國于繒繒必與之相近故能借舉兵左傳哀四年我力

諸侯之師次于鄆襄六年為莒所滅策云越人亡繒亦

或訛也與左傳異補自此

原

見上原注僖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衰處原恩澤案趙衰

所處之原乃周蕪忿生邑非國也策云此五國所以亡

者皆有所恃也則原當是國不是邑左傳原為文昭則

原本周之懿親且其封當在武王之世而蕪忿生亦武

王時司寇不應甫封即滅遠歸他姓疑必別有一地為

原國者非即濟源之原鄉也路史謂澤之沁水縣屬

山西澤州府西北有故原城疑是文王之後而注云即蕪忿

生邑則其說殊混不足據

宛

國策地名考

卷十八

幸

西周策宮他謂周君曰章宛恃秦而輕晉秦饋而宛亡

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

楚原注宛屬南陽故申伯國南陽三晉時屬韓宛亡在

春秋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也恩澤案申姜姓伯夷之

後初封不知所在江永曰或在今信陽州說見前卷其後中絕宣王時

改封于謝韋昭曰謝申伯之都今在南陽地理志南陽

宛縣故申伯國潛夫論申在宛北序山之下路史曰序

即謝也張宗泰曰序謝聲相近則宛與申謝並為一地但據左傳

申當為楚所滅故宛亦為楚邑百里奚亡楚走之宛宛

鄙人執之是也茲云為晉所滅殆不足信

邾

見上原注魯邾縣故邾也邾曹姓國二十九世楚滅之

恩澤案邾即邾也戰國時尙在不知策文何指路史以

邾邾為二邾為魯併邾為楚併意者此言在邾亡後歟

然曹姓之邾穆公時改號曰邾歷有證驗說見第

說不可通也

莒

見上原注莒屬城陽國故莒同姓國三十世楚滅之恩

案莒有三姓未知孰是地理志周武王封少昊之後

嘉姓於莒此傳說所本也杜氏釋例此國語曹姓邾莒則為

國策地名考

卷十八

同

顧瑣後世本莒已姓左傳穆伯如莒從已氏也正與此

合又云紀公以下為已姓不知誰賜之姓見左傳穆伯

初不姓已而其後乃姓已者意者曹與邾即其初姓歟

始封計斤計斤左傳注作計基漢書如淳音義曰斤音基以玉義曰斤當作斤音基斤是誤字即

春秋介根也杜注在城陽縣臨縣東北今在膠州西南

五里至春秋時徙居莒社注今城陽莒縣今為沂州府

莒州莒自初封二十三君原注作三十為楚簡王所滅

竹書周考王地歸於齊周王走莒即故莒國也或曰齊

地說見列國興廢說莒君無諡而有號自莒與期十

一世至茲平公皆以地為號茲地名見昭五年注今按莒與與

共公見左傳說苑立節有莒穆公列子說符有莒敖公亦見呂氏持君文獻通考以季佗為厲公則其說非也覽注云敖謚

陳蔡 鄭

見上案並見十六卷

萊

齊策蒯賈說齊閔王曰章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原注東萊故萊子國補曰春秋齊侯滅萊傳萊恃謀也思

案左傳襄二年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則萊姜姓也孔疏謂召萊子不為其姓姜似誤定十年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

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則萊夷種也史記太公封齊萊人與之爭營邱則其封在周以前矣禹貢萊夷作後

則虞夏時已有此國地理志東萊郡黃縣有萊山一名萊陰山亦曰龍門山山峽

嶠巖盤石通道極為險峻為天下五名山之一見封禪書國蓋以山得名

今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或曰即今萊州府治似非襄六年為齊所滅

釐莒

見上曹下原注釐疑扶風釐正曰此不相涉齊策萊莒好謀此釐字即萊左傳公會鄭伯于邾杜注釐城劉向引來牟作釐牟古字通思澤案春秋無釐國當以吳說

為昆

同上恩澤案晉姬姓武王子叔虞之後始封於翼翼說叔初封在大原至穆侯始徙絳絳國號唐今平陽府翼

城縣東二十五里有唐城子變父改號曰晉今翼城縣東有晉城傅十世至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今為絳州聞喜縣統志謂即今曲沃縣非是其後強盛遂併翼武公徙

絳即今絳州景公又徙新田在今平陽府曲沃縣西南二里春秋後六世至靖公俱酒韓趙魏分晉處晉君以

端氏在今澤州府沁水縣東九十里趙肅侯元年又奪

晉君端氏地徙處屯留在今潞安府屯留縣東南十里而晉乃絕祀此據趙世家與六國表異

六晉 秦策秦昭王謂左右曰章昔者六晉之時原注智范中行韓魏趙晉卿也實分晉國恩澤案分晉國者三晉非

六晉也六晉猶言晉六卿耳

西戎 魏策五國伐秦章黃帝戰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又秦策四國為一章穆公用之而朝西戎恩澤案黃帝之西戎今無可考朝穆

公用之而朝西戎恩澤案黃帝之西戎今無可考朝穆

公者即左傳所云遂霸西戎者也

東夷

見上考見諸夷國

裸國

趙策武靈王平晝閒居章昔舜舞有苗而禹祖入裸國

恩澤案淮南原道訓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

論衡問高誘注裸國在南方又云在西南方又陸形訓自西南

至東南方有裸國民又說林訓西方之裸國論衡書虛

篇禹時吳為裸國斷髮文身山海經注引東夷傳曰倭

國東四十按魏志當作千餘里有裸國裸國東南有黑齒國船

行一年可至水經注船官川原徐狼外夷皆裸身男服

符筒拚體女以樹葉蔽形外名狼鹿所謂裸國也雖習

俗裸袒猶恥無蔽惟依暝夜與人交市閭中與金便知

好惡明朝曉看皆如其言自此外行得至扶南

翟

見上曹下恩澤案翟即狄也種類甚多號稱羣狄有長

狄赤狄白狄之別其單以狄名者最為強橫春秋時伐

邢入衛大為中國患疑即此所云翟也然與齊策田單

所攻之狄又不同彼止據臨濟一縣言或曰即長狄遺

種若春秋之狄則土地甚廣當在今山西直隸之間與

晉衛相近

公由呂覽作夙繇韓非子作仇繇史記作仇繇

西周策秦令穉里疾以車百乘入周章昔智伯欲伐於

山高注公由狄國或作仇首鮑注公由夷國屬臨淮又

九域圖并州有仇猶城引此正曰括地志并州孟縣外

城俗名原仇山漢志臨淮乃泗之漣水羅氏路史謂非

智伯所伐者恩澤案路史以在漣水者為公猶在孟縣

者為仇繇是羅氏本以智伯所伐在泗州也說詳吳乃

據以正鮑誤矣然其說自不可易即鮑亦非專主臨淮

也高誘淮南注仇由近晉之狄國則其在孟縣不在漣

水齊東方以智伯漢之公猶今濟州也春秋仇猶國今

之太原府孟縣也智伯欲伐於由即此城也孟縣今

屬山西平定州東北半里有仇猶城舊名仇繇城

縣外城也

代

燕策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燕王曰章昔趙王以其姊

為代王妻欲并代原注解題代北狄之別也燕國在今

蔚州大事記元王元年晉趙無恤滅代案書字記

代本北狄姜姓國周末強大在七國前稱王後為趙并

事亦見詳見趙策

趙世家

圖策地名考卷十九

歙 程恩澤 纂

儀徵阮若臺先生鑒定 溧陽 狄子奇 箋

男光輔校

古邑上

彭蠡

魏策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章昔者三苗之居左

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

北張氏琦曰汶山太遠非在南衡山亦不得原注彭蠡

湖在豫章彭澤恩澤案郡國志彭蠡澤在豫章郡彭澤

國策地名考 卷十九

縣西禹貢山水澤地作北水經注讀水總納于川同湊漢注于

彭蠡唐六典注隋時以鄱陽山所接兼有鄱陽之稱

名官亭湖亦謂之揚瀾括地志在潯陽縣東南五十里

元和志在都昌縣西二十里今在南昌府東北一百五

十里饒州府西四十里南康府東五里九江府東南九

十里周迴四百五十里長三百里闊四十里浸四郡之

境俗稱在都昌者為東鄱湖在南昌者為西鄱湖其實

一也

洞庭

見上恩澤案初學記引史記集注以太湖一名洞庭三

苗之國左洞庭卽此似未的餘見楚

文山鮑作汶

見上原注汶未詳史以岷作汶此或遠言之恩澤案文

山卽汶山也詳見秦策韓詩外傳作岐山疑誤

衡山

見上原注衡南岳在長沙湘南恩澤案郡國志長沙郡

地理志湘南侯國地理志衡山在東南注云郭璞曰山

別名岫嶺湘中記曰衡山有玉牒禹案其文治水遙望

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迺不復見名山記上

承翼軫鈴總萬物故名衡山度應三衡位直離宮故曰

國策地名考 卷十九

南岳高四十一丈盤繞及百里有七十七峯守洞十

五巖三十八泉並十五谿九池九潭九井又有九峯三

漏峯之最大者五日祝融紫蓋芙蓉石廩天柱而祝融

尤爲之冠括地志衡山在湘潭縣西四十里今在衡山

縣西北三十三里兼跨長沙衡州二府之境此三苗所

居也爾雅釋山江南衡郭注衡山南岳初學記引徐靈

期南岳記及盛宏之荊州記云衡山者南岳也軒轅以

潛霍之山爲之副故爾雅又云霍山爲南岳至漢武南

巡以衡山南遠道隔江漢乃徙南岳之祭於廬江潛山

此亦承軒轅副義也說詳郭璞爾雅注于竇搜神記然南岳之名終主

衡山風俗通義謂衡山一名霍孔沖遠等因以為一山
二名非是地理志南陽有雒衡山以在雒縣界故名即山海經所云衡山非南岳也郭注合而一之非是今在南召縣南又嵩山亦有橫望亦名衡山即左傳楚子重伐吳所至也又丹陽烏程俱有衡山與此無涉

天門

同上彭蠡章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
等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原注後志高都有天井關注云
戰國策桀居天門即此關也今本作桀居天門也又云天門
即史太華伊闕彼言右故此言左之陰恩澤案郡國志
注上黨郡高都縣前志曰有天井關引戰國策云云元

和志

和志天井關在晉城縣南四丈在里太符山北地理通
釋云上黨天井關即天門也此地正在黎都安邑之東
鮑據以注策未為不可惟既引漢志又引史記秦華似
乎兩歧天門在左太華在右且連伊闕為文尤未合

天谿

見上原注天谿即河濟彼言左故此言右之陽正曰史
文不同

盧學

見上原注地缺補曰一本盧作盧未詳恩澤案通雅云
升庵曰盧學即盧溝也學古舉字則今桑乾河矣洪亮

吉日桑乾河即濕水今名永定河自保安州流入宛平
縣西南至霸州合玉帶河亦名盧溝河但此地距桀都
甚遠未知升庵何據以史記羊腸在北考之盧學恐是
山名當在太原交城等處

伊洛

見上原注孔曰伊水出陸渾洛水出上洛正曰伊水出
今商州上洛縣南熊耳山至洛陽縣入洛洛水出今商
州洛南縣冢領山至鞏縣入河恩澤案伊有二源一出
汝州伊陽縣水經注伊水出南陽葛梁山逕陸渾縣三
塗山下合涓水以東注號畧其地即左傳所云辛有適

伊川

伊川者此恩澤注房本也一出陝州盧氏縣郡國志伊水
出盧氏括地志伊水出盧氏嶽山近志伊水出盧氏關
頓嶺東流經嵩縣洛陽偃師入洛其發源處與商州上
洛相近此吳注所本也流合原分各就所見言之故其
說不同洛見韓策

鳴條

燕策秦陽君告朱驩曰章鮑本合上伊尹再逃桀而之
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恩澤案李堪云鳴條
有二在陳留平邱者東鳴條也在蒲州安邑者西鳴條
也此當主安邑言郡國志河東郡安邑下引帝王世紀

日縣西有鳴條陌湯伐桀戰昆吾亭左傳昆吾與桀同日亡今左傳無此括地志高城原在安邑縣北其南阪口曰古鳴條陌岡之北與夏縣接界或云舜所葬也尚書大傳伊尹相湯伐桀戰于鳴條即此顧棟高曰安邑縣東南有中條山縣北三十里或作十里有鳴條岡春秋時為晉條邑

楚策客說春申君曰章湯以亳武王以鎬原注皇覽今梁穀熟補曰括地志宋州穀熟縣西南亳故城即湯都宋州北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所謂北亳河南偃

國策地名考

卷十九

五

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云湯即位後都

南亳後徙西亳恩澤案南亳在今商邱縣東南四十里

北亳在縣西北蒙城或云即今潁州府蒙城縣似誤臣瓚曰湯所都也

西亳在今偃師縣西十四里縣南二十里有景山所謂

景亳也張守節主此說皇甫謐以北亳為景亳水經注同諸家多從之非是按左傳湯但命諸侯於此並未遷都惟漢書臣瓚注有此說蓋指為

諸侯時言其以蒙為景亳亦未的說見後三者皆在今

河南省此據湯始興時言當指南亳說 左傳肅慎燕

亳吾北土也春秋釋例云亳小國與燕近史記秦寧公

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皇甫謐曰周桓王時有亳王號湯非殷也徐廣

日亳王蓋說文亳京兆杜陵亭名戎王所居是三亳之

成湯之後

外又有二亳路史謂亳有五蓋即指此而其說未詳又

襄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杜注鄭地公穀作京城在今

滎陽縣東南則亳更有六但與殷無涉耳若立政所云

三亳則指南轅轅東成皋西降谷言更為異義任啟運

謂亳止有四二在河南一在陝西商州一在山西垣曲

似有漏義 張氏琦曰北亳南亳之稱始於皇甫謐又

以偃師為西亳以合尚書三亳之文甚謬考穀熟從無

亳稱漢書偃師下亦未云西亳也俞氏正燮曰書序湯

始居亳從先王居指商州言蓋契木封商後乃遷蕃至

湯後徙居亳六國表序所云在西方者是也

國策地名考

卷十九

六

伊

見上鳴條下恩澤案伊尹蓋以伊水得姓相傳有莘氏

女採桑伊川得嬰兒於伊水之上遂為伊尹其說本不

足信姑錄於此餘見前

孟門

同上彭蠡章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金前帶河後被

山原注孟門晉山險補曰索隱云在朝歌東北恩澤案

孟門有三一在今山西吉州西六十里水經注云淮南

子郭璞山海經注引此作尸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

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穆

天子傳北登孟門九河之隘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

為黃河之鉅阨一在今同州府韓城縣東北八十里即

龍門之下口也距上口約一百六十餘里亦曰孟門一在今汾州府

永寧州西一百二十里唐為石州地有孟門關元和志

唐初分至石州九十五里孟門關在縣西一百步郡國志水

經注亦以為呂梁所至但此皆與紂都朝歌不相及劉

伯莊云紂都朝歌則孟門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

孟門也司馬貞因謂孟門在朝歌東北乃望文生義其

實此地無山以應之胡渭曰凡與太行連舉者皆非吉

州之孟門也孟門者太行隘道之名方輿紀要謂孟疑

即今輝縣之白陘高士奇曰紂都朝歌太行如屏據其

西北二陘謂白陘太行陘分列左右可恃以為固也顧棟高江

說按左傳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其地相連則此說可存

漳金

見上原注溢通借恩澤案漳出上黨溢出鄴西其發源

處並在朝歌西北故曰右漳金詳見趙策

河

見上恩澤案河自龍門出潼關折而東流歷經陝州河

南開封以至大名曹州諸府皆在朝歌之南故曰前帶

河

山

見上恩澤案此即太行山也太行在河內之北鳳臺之

南西以沁水為界東以丹水為界詳見正在朝歌之後

故曰後被山

淇谷 洹水

秦策張儀說秦王曰章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一有

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原注河內共淇水所出

蕪秦傳注洹出林慮項紀注在安陽縣北前後志在良

鄉東南恩澤案淇見衛策洹見趙策二水之間故殷墟

也項羽本紀乃與章期洹水南殷墟上臣瓚曰洹水在

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墟非

朝歌也正義括地志相州安陽本盤庚所都南去朝歌

城百四十六里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陽

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謂北冢者也索隱曰汲冢古文盤

庚自奄遷於北冢同曰殷墟南去鄴州三十里是殷墟

舊地名號北冢也太平御覽相州安陽縣在淇洹二水

之間本殷虛所謂北冢也戰國策云左飲淇水右飲洹

水即此地路史庚丁徙河北號北殷即殷墟或云北冢

與竹書所云是一地注云國策左飲淇右飲洹東晉謂盤庚遷處

正義以為盤庚餘王遷之蓋即庚丁也都城記安陽城

一名殷中即北冢也在洹水南岸三里鄴縣西南四十里合諸說參之此殷墟當是庚丁所都紂蓋陳兵於此以禦周師也未白謂即紂之都非是羅泌謂北冢即蒙城何楷謂北冢即景毫方以智又以盤庚所遷有澗水即今陳州商水縣俱誤

牧

魏策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章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恩澤案竹書紀年周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於姆野郡國志河內郡朝歌縣南有牧野說文姆朝歌南七十里地鄭注書序牧野紂南郊

地水經注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

牧野矣正義衛州即牧野之地東北去朝歌七十三里

通典汲郡即衛州古牧野地九域志同即紂都近郊三十里是

此本偽太平御覽衛州舊城隋以前謂之陳城賈耽縣

道記云武王伐紂於此列陳故名後魏置伍城縣隋改

伍城為汲縣即今衛輝府汲縣也古汲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大約

自汲縣至淇縣故朝歌城中間七十餘里皆可謂之牧

野詩所云牧野洋洋者也

首陽

燕策人有惡蕪秦於燕王者章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

首陽之下原注伯夷傳注首陽在蒲坂華山之北河

之中恩澤案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一在蒲坂正義云

以在岐陽西即注所云也本馬融說一在隴西漢志隴西郡

首陽有鳥鼠同穴山曹大家通賦注夷齊餓于首陽

山在隴西是也一在遼西說文峒山在遼西一曰嶠鐵

峒谷是也一在偃師高誘云首陽在雒陽東北戴延之

西征記洛陽東北首陽有夷齊祠水經注平縣故城西

北有首戴即春秋首止即夷齊作歌之所所謂登彼西山是

也一在北海孟子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是也閻若據

曰先儒多主馬注石曼卿詩云恥生湯武干戈地寧死

唐虞揖讓區以河東蒲坂乃舜都也地理通釋然鄭道

元既主此說又兼存首戴則在當時已無定論錢坫曰

夷齊歌自稱西山蒲坂之山無西山之目若在周西

論之則作隴西者為是趙佑曰首陽當在遼西孤竹本

遼西國是時無適而可惟本國尚仍殷封之遺首邱之

義也宋翔鳳曰說文但云峒山在遼西並無首陽之文

正義引說文孟子北海之濱亦空語無只所可據者惟

洛陽蒲坂隴西三處以大戴禮二子居河濟之間攷之

當以偃師為是各執一見言人人殊並可焉可也

楚山

魏策魏惠王死章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樂水

墓原注樂水流也舊曰楚云後語作樂水註引荆楚記

當作荆宜都烏水水按季歷卒葬鄂縣之南望南

云楚山一名瀟山鄂之南山雖有楚山之名不宜得

水所留樂音鸞說文云瀟流也一曰瀟也墓為瀟流所

潰故云呂氏春秋作葬於瀟水今本作瀟山之尾後云

天故使明水見之初學記引一作瀟山本本作瀟水又

引呂覽論衡作滑山恩澤案水經注引瀟山子及漢書

音義並云岐水一名大樂水出石橋山東南流合漆水

又合杜水逕岐山而屈逕周城南寰宇記商洛山亦名

國策地名考

楚山即四皓在商洛縣南二里長安志周王季墓在南

山畢沅曰即扈山也洪亮吉曰地在鄠縣東南則扈山

即楚山樂水即岐水也

曠里

趙策秦圍趙之邯鄲章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

曠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原注曠里在蕩陰恩澤案

地理志河內郡蕩陰縣西山美水所出郡國志蕩陰縣

有美里城水經注美水東流逕美城北故美里也史記

音義曰曠里在蕩陰縣今彰德府湯陰縣北七里寰宇

九里方輿有曠城北臨曠水一名防城相傳紂囚文王

處即曠里也 廣雅曠獄犴也夏曰夏臺殷曰美里周

曰囹圄皆圖土此說似未可信果爾則美里是殷獄通

名不當專在蕩陰矣元和姓纂美里

王門

趙策希寫見建信君章昔者文王拘於美里而武王羈

於王門原注項羽紀成皋北門注王門此事不經見

澤案韓非子喻老篇文王見管于玉門呂氏春秋首時

篇作王門即玉門也古以中畫近上為王字三淮南道

應訓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高誘注

玉飾門為柱楹則其事非不經見但舊說俱屬之文王

玉門

且語各小異與策不相應耳水經注河水南對玉門顧

祖禹曰玉門成皋西門也宋時西關門亦曰玉關國策

武王有玉門之難即此張晏注作成皋北門稍誤注亦

今河南汜水縣西二里有古關一名車即虎牢也玉

門在此

鎬

見上臺下原注屬京兆恩澤案郡國志鎬在長安縣上

林苑中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鄭康成曰鎬京在豐

水東相去蓋二十五里十道志鎬池在長安城西昆明

池北即周故都括地志鎬在雍州西南三十二里通典

長安西北十八里昆明池北有鑄陂古史考武王遷鎬
 長安豐亨鎬池也三輔決錄注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
 此鎬京遺址淪陷焉說見水經注 洪亮吉曰鎬京在長安縣
 西南鎬水在縣西北源出南山谷中北流逕故長安城
 西南注昆明池又北為鎬池志云鎬池在咸陽 又北入
 於灃水自唐堰入昆明池而灃鎬之流絕今則昆明池
 亦涸為閒田矣

朝歌

秦策四國為一章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
 之逐臣棘津之讐不庸文王用之而王原注朝歌屬河

內恩澤 案呂望鼓刀兩見楚辭其在朝歌則無可考說

見趙策

棘津

見上原注後志琅邪西海太公所出又釣於棘津今存

恩澤 案棘津有七一在今山東諸城縣張氏釋地謂郡在日照縣

國志琅邪國西海下引東觀書曰有滕山博物記太公
 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于棘津其浦今存此舊說

所本也今其地有紀里河在諸城縣東南 一名合河西崖有臺

方三里名棘津相傳太公釣處是也一在今河南衛輝
 府延津縣故胙城縣水經注河水經東燕故城北則有

濟水北來注之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亦謂之石濟津
 故南津是也一在今汲縣汲縣在延津北七十里 元和志黃河西
 自新安縣界流入經汲縣南去縣七里謂之棘津實字記同
 左傳自南河濟是也一在今歸德府永城縣劉澆之云
 譙郡都縣有棘津亭亦謂之石濟津 呂尚所困處是也一在今
 懷慶府孟縣服虔云棘津猶孟津也江永以為荀吳涉
 處當在此是也一在今開封府祥符縣樂史云開封縣
 西南三十里有棘城即左傳棘津是也一在今直隸棗
 強縣地理志屬信都國都國志屬清河國廣川縣 劉昭曰廣川縣有棘津城
 太公呂尚困於此史記集解徐廣注主之寰宇記冀州

國策地名考 案棘津東北二十七里有棘津故城即太公賣食及荀

吳涉處是也徐廣晉紀言棘津在東郡河內之間田融

以為即石濟南津蓋主汲縣以太公本汲人也漢崔瑗高誘晉

盧無忌俱以太公為河內汲人 閻若璩曰太公本海曲縣人其地為今
 之莒州日照等處與諸城相近則舊注亦未為不是其
 餘紛紛之說存而不論可矣

渭陽

秦策范雎至章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
 而釣於渭陽之濱耳原注渭水出隴西首陽此渭水之
 陽時在咸陽之地補曰正義引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

茲泉鄜道元云礪溪張氏琦曰礪溪在今寶雞縣東南八十里中有茲泉水

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句乃正義引括地志文以為水經注非是九谷北流

十二里注於渭恩澤案高誘注渭陽在咸陽地其注呂

覽首時篇云渭水名近西籍文王所邑也地理志右扶

風渭城故咸陽水經注渭水之陽即懷德縣界也今在

西安府咸陽縣東北二十里

周

秦策蔡澤見逐於趙章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

不亦忠乎恩澤案左傳隱六年周桓公言於王杜注周

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此與太王所都周原非一

國策地名考 卷十九

地即周王所居疑誤蓋周公初封之邑也地形志雍縣

有故周城括地志周公城在岐山縣北九里今岐山縣

有周公邸周公廟知周城亦在其境雍縣即今鳳翔府

治岐山縣在府東五十里其東境即漢美陽縣地 鄭

氏詩譜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

守采邑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孔穎達曰春秋

周召二公別於東都受采考王封弟揭於河南以續周

公之官職蓋即其事其地今不可考謂東周時若戰國則葦與河南有明

矣杜預但據始封言之耳

邵

楚策虞卿謂春申君曰章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

燕為其遠王室矣恩澤案召公采地本在西京今陝西

鳳翔府境內有召亭京相璠云亭在周城南五十里郡

國志邢縣有邵亭是也東遷後改封邢原邢國志河東

垣縣有邵亭注引博物記曰縣東九十里有郟邵之阨

宋白曰即周召分陝處魏邢郡因以名地形志皇興四

和中所併河內今濟源縣西百二十里有邵原關蓋因其

孝昌中改復垣縣東六十里古故以封其子孫也又寰宇

記棣州厭次縣亦有邵城路史易縣故涑水縣城在州

北四十二里亦曰邵周封召公於此蓋歸老之地則故

國策地名考 卷十九

燕國也

國策地名考卷二十

歙 程恩澤纂

儀徵阮芸臺先生鑒定 溧陽 狄子奇箋

男誠和校

古邑

葵邱

同上周章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至葵邱之會有驕矜之色叛者九國原注杜注陳留外黃東有葵邱恩澤案

葵邱有四一在今衛輝府考城縣東郡國志外黃有葵邱聚齊桓公會此城中即舊注所本也漢外黃城在今杞縣東與睢州

按界睢州北本古考城縣地乾隆四十八年始移考城治黃河北岸而以其南境入睢州則以今地核之外黃葵邱當在今杞縣睢州之間一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言在考城者特仍從前舊說耳

國策地名考

卷二十

西三十里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高士奇以爲即渠邱

江永京相璠曰在臨淄西五十里是也一在今蒲州府

萬泉縣東十五里介山之北胡廣曰汾陰有葵邱水經

注汾水西逕邠邱北故漢氏之方澤也武帝本紀作汾

漢舊儀作葵上師古曰邠葵音賈逵曰漢法三年祭地

同水經注分爲兩地其實一也汾陰方澤謂之方澤邱即葵邱也說文邠從邑齊聲

河東臨汾地名魏土地記河東郡北八十里是也一在

今彰德府臨漳縣水經注春秋古地名云葵邱地名今

邠西三臺是也水經注邠城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之其巍然崇舉其高若山馬宗

曰管子築五鹿中牟邠以衛諸夏邠本齊桓公所築葵邱宜在邠與宰孔勤遠畧之言合今按孔疏云或曰河

東汾陰縣爲葵邱非也經書夏會葵邱九月乃盟晉爲地主無緣欲會而不及盟也此說甚是是時宰孔先歸

途遇晉侯必在今河北地方時晉都絳自絳至邠必由懷衛自邠至周亦必由懷

相遇若會於汾陰晉侯不得反向東行宰孔歸路亦必無得遇晉侯之理惠棟全祖望以爲惟在汾陰乃是西

會不知自齊視之不特邠在西即陳留亦西也惟陳留差近不可云勤遠畧耳數者之說以邠爲允 郡國志

山陽有邠城京相璠曰在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路夷以爲即河東臨汾非是此地本不名葵邱且河內不得

云河東也史說集解引范子曰計然者葵邱濮上人此似又一地俟考

南陽同上朝歌章管仲其鄙人疑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

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原注修武南陽也仲穎上人嘗以貧困隱此恩澤案修武南陽時爲周畿內地距穎上甚遠恐非仲之所居當以泰山南陽爲是詳見齊策

韓策謂鄭王曰章昔者秦補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

韓原

韓策謂鄭王曰章昔者秦補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

韓原

韓策謂鄭王曰章昔者秦補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

韓原

韓策謂鄭王曰章昔者秦補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

韓原

韓策謂鄭王曰章昔者秦補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

韓原

韓策謂鄭王曰章昔者秦補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

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原注晉記傲于韓注

晉韓原今杜注後志在馮翊夏陽恩澤案郡國志左馮

翊百得縣下引博物記曰有韓原韓武子采邑十六國

春秋云仰魏顧夢老人結草抗柱回處按魏顧敗秦師於輔氏在今朝

邑縣西北指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為古韓國案

隱在馮翊夏陽北二十里今韓城縣是也但此非秦獲

晉侯地江水自秦敗晉韓原當在河東傳云涉河侯車

敗注謂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又曰寇深矣若之

何則韓原不在河西蓋在山西平陽府河津萬泉之間

向尙未覈杜以晉邑釋之不言韓原在夏陽也舊說以

為韓城縣非是是時韓城仍屬秦文十年晉伐秦取少

梁始入於晉又以為即古韓國亦非古韓國在今順天

府固安縣於漢為涿郡方城縣錢坫曰郡國志河東郡

河北縣有韓亭今為解州芮城縣當是秦晉戰處方輿紀要

亦載武子所封亦應在此說見韓策

城濮

見上又同上朝歌章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原注

衛地恩澤案此本杜注不言所在呂氏春秋義賞篇高

誘注云城濮楚北境地名亦無端之虛祖禹曰今

山東濮州南七十里臨濮城本漢城陽縣地隋析置臨濮縣今廢為臨濮鎮

國策地名考 卷二〇

或謂之或曰即古城濮地傳云晉師陳於華北又云晉

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則城濮必與莘相近元和志古

莘仲國在濟陰縣東南三十里今曹縣北十八里有莘

仲集距濮州不甚遠疑即其地

柳下

齊策齊宣王見顏觸章令有政去柳下季僅五十步而

樵採者死不赦原注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亦云居之

恩澤案路史引地理風俗記云高城縣東北五十里有

柳亭故縣世謂辟亭展禽邑也地理志勃海郡有柳縣

應劭曰在高城縣東北五十里寰宇記故城在鹽山縣

東七十里今屬天津府此地距魯甚遠惠之采邑不應

在是路史似出附會水經注亦載此地未云惠邑也

強臺 崩山 江湖 彷徨

魏策梁主魏嬰觴諸侯於范臺章楚王登強臺而望崩

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原注姚云強臺一

作荆臺崩山一作崇山彷徨一作方漣並見藝文類聚

補曰說苑云楚昭王欲之荆臺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

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

地使人遺老而望死王不可遊也後漢邊讓遊章華臺

賦云楚王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

一四三

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廣庭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荆臺即章華也淮南子云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曰吾聞子樂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陋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注料山名方皇水名右三說聊記以廣聞案據此則強臺即荆臺章華臺也崩山即巫山獵山料山也江即洞庭也湖即彭蠡也彷徨即方淮方皇也其地則雲夢也杜注華容縣有章華臺夢溪筆談荆州江陵長林監利皆有章華臺皆雲夢所在也蓋皆一地數名傳聞各異故其說不同如此

昭關

同上渭陽章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淩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廬為霸原注昭關楚關名案索隱云其關在西江洪亮吉曰大江在和州東南自廬州府無為州界流入又東北入江浦縣界江流自西南繞而東北故昔稱和州為西江乃吳楚之境顧祖禹曰今和州含山縣北二十里一作有小峴山一名昭關兩山峙立為廬壽往來之衝即伍員所出處也縣北十五里有馬跑泉名昭關泉俗傳伍子胥過昭關馬跑泉出此其遺蹟云

瀨水姚本作瀨夫鮑本作瀨夫

見上原注地獄正戶索隱云即溧水案史記作陵

水劉伯莊曰陵溧聲相近故或說文溧水出丹陽應劭

曰丹陽郡溧陽縣溧水所出南湖也今在鎮江府溧陽

張氏釋地作縣西北四十里一名瀨水張宗泰曰溧

溧水疑誤

承陽江之上源凡宣歙以上大江南岸之水多會於此

地理志謂之中江江上有治曰瀨渚白瀨渚東北流曰

瀨溪鄉民說入長蕩湖其東南流至陽羨者即荆溪也

縣西七十里有昇平湖亦舊中江所經之地說見方輿

志相傳為伍員乞食投金處其地有投金瀨亦曰金淵

文縣北少西有胥渚胥泊二村皆以子胥經過得名

吳市

見上原注胥傳在丹陽溧陽案此本張勃吳錄語

謂漢丹陽郡之溧陽縣即今鎮江府溧陽縣也吳越春

秋伍子胥奔吳至溧陽女子擊漂瀨水之上子胥過而

乞一餐女子發簞飯壺漿食之子胥餐而去謂女子曰

拚子壺漿勿令其露女子曰行矣子胥行五步還顧女

子已自投江瀨而死了子胥伐楚師還過溧陽瀨上欲報

百金不知其家乃投金瀨水而去殆即所謂吳市歟

柏舉

楚策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昔者吳與楚戰于柏舉
原注定四年注楚地 恩澤 案呂覽首時篇注云柏舉楚
 南鄙邑亦不言所在淮南詮言訓作柏莒蓋古字通水
 經注舉水出龜頭山西北流逕梁南定州治 在今麻城
 又西流左合番山之水又西南逕顏城南又西南逕齊
 安郡西又東南歷赤亭下南流注於江江北烽火洲即
 舉洲也北對舉口春秋吳楚陳於柏舉京相璠曰漢東
 地矣江夏有沮水或作舉疑即此元和志麻城縣東南
 八十里有龜頭山即春秋柏舉也名勝志今麻城縣東
 六十里有龜峯山即舉水之源也又有柏子山在縣東
 三十里柏舉之名蓋合柏山舉水而得之顧棟高曰案
 左傳子常濟漢自小別至於大別又三戰而陳於柏舉
 是在漢之東北其地應在麻城境今屬湖北黃州府傳
 遜謂在今河南西平縣本柏子國似誤

宮唐
 同上蒙穀結門於宮唐之上原注豈高唐耶 恩澤 案今
 江西撫州府臨川縣東南四十里有工塘 見乾隆或即
 宮唐之訛鮑注非是

濁水
 同上屬之子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

大敗之亦聞於遂浦原注濁水出齊郡廣之嶺山東蓋
 齊楚境界 恩澤 案淮南子修務訓舉吳濁水之上大破
 之以存楚國高誘注云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於公婿
 之谿公婿之谿楚地是誘以濁水即公婿之谿也但其
 地不知所在寰宇記鄧州南陽縣西三十里有濁水張
 氏琦曰水經注清水右合濁水俗謂之弱溝水上承白
 水流逕鄧縣故城南按左傳秦敗吳後子期子蒲滅唐
 唐故城在今隨州西北八十里唐鄧相近應在此水鮑
 注非是

遂浦
 見上原注楚地缺或吳夫遂也補曰左傳云在稷與沂
 注楚地當考 恩澤 案左傳稷沂杜氏皆不言所在或曰
 稷在今南陽府桐柏縣境傳又云敗吳於守軍神或曰
 在今隨州西南又云吳師居麇即故麇國在今鄖縣或
 麇在岳州府巴陵縣東疑非 是時吳雖深入恐不至此 遂浦或係別名疑即在襄
 鄖等處但無的據耳

唐山
 同上遂自棄於唐山之中原注後志唐城子胥所造蓋
 以此山名城也正曰高云漢注引歷山姚氏引李通傳
 論注引策文同 恩澤 案地理志充縣歷山澧水所出在

今湖南澧州安福縣西蓋即高氏所據張氏琦曰今荆門州當陽縣東四十里有磨城荆州記以為子胥所造則鮑注之說也

會稽

秦策謂秦王曰章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過無禮於宋遂為句踐禽死原注會稽故越

國揚州郡亦山名恩澤案山海經會稽之山四方上多

金玉下多硇水經注石越絕書職方正義引禹到大越

上苗山大會計更名苗山曰會稽夏本紀會稽者會計

功命曰會稽蓋即木此有南鎮廟呂氏春秋天下九山

國策地名考

會稽其一淮南地理志會稽山在會稽郡山陰縣南止

有禹冢禹井越王句踐本國有靈文園水經注會稽之

山古防山也亦謂之為茅山又白棟山自平地趨山頂

七里今在浙江紹興府東南十三里爾雅正義作二十

面也段玉裁曰此即左傳禹合諸侯於塗山也杜注謂

在壽春東北齡非是壽春之塗山乃禹所聚地應道

元云穆有塗山之會在此高誘淮南子注云會稽在遼西界或又云

艾陵

在泰山下所謂封于泰山禪于會稽是也俱是異義

見上原注杜注齊地補曰正義云艾山在兗州博縣南

恩澤

案艾陵與艾山有別春秋隱六年公會齊侯于艾

杜注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此艾邑也哀十一年齊國

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杜注但云齊地而不言所在自

是兩邑正義合而一之路史非是顧棟高曰艾山在今

沂州府蒙陰縣西北杜注所云是也艾陵在今泰安府

泰安縣東南其春秋與圖又主孔氏曰在博縣南六十

里是也此乃史記春申君列傳正義但以傳文克博今

安至蕪今萊蕪縣推之似不甚的當時由博至蕪乃戰于艾

陵則艾陵不應在博今萊蕪縣東北有艾陵亭萊蕪即

古蕪縣由蕪至艾陵當在其地

黃池

國策地名考

卷二十一

見上原注陳留外黃外黃縣有黃溝又魏內黃注吳會

諸侯于黃池今黃溝是正曰哀十三年杜注陳留封丘

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按外黃小黃封邱皆屬陳留外黃

有黃溝故指為黃池而內黃隸相者亦有黃溝水經注

所謂河水決通濮濟黃溝者也相與封邱殊遠當以杜

注為正路史亦云恩澤案郡國志陳留郡平邱縣有黃

池亭劉昭曰陳留志云黃亭在封邱張氏琦曰今封邱

應更在西杜預曰在縣南傳曰吳囚子服景伯以還及戶牖

黃池在戶牖西或以為外黃縣東溝非也正義黃池在

汴州封邱縣西南七里東西廣三里薛瓚曰國語吳子

掘深溝于商魯之間以會晉公于黃池正此地也史

記侵宋黃池即此 彙纂夫差所掘之溝北屬之沂西

屬之濟沂水出蓋縣臨樂山詳見魏策入于泗而濟水在封

邱南是時夫差既通江淮遂帥舟師自淮入泗自泗入

沂復穿宋魯之境連屬水道有不通者鑿而通之以達

于封邱之濟杜氏所謂近濟水是高士奇曰吳人溝

通之路蓋由今考城即外黃過杞縣東北六十里北境

歷蘭陽東北二十里而至于封邱近濟水如謂黃池在內

黃則黃溝非進兵之路如謂黃池在外黃則戶牖反在

其西不應為歸路此薛瓚劉昭所以鯁鯁辨之惟杜說

國策地名考 卷一〇

為不可易也今衛輝府封邱縣西南有黃池春秋時為

宋地地理志應劭注以為在內黃水經注以為在內黃

俱誤趙匡以為舊地胡安國以為衛地亦非

千隧

秦策頃襄王二十年章吳見伐齊之利而不知千隧之

敗也原注道應注在臨淮正曰正義云出萬安山西南

一里太湖在蕪州吳縣西北四十里恩澤案淮南道應

訓荆有侯非得寶劍于千隧注千國在今臨淮出寶劍

此鮑氏說也謝塘荀子按注以為此即國呂覽知分篇

注云千遂吳邑二書俱出高誘手而其說不同似是兩

地郡國志餘杭山一名萬安山山下即千隧擒夫差處

正義夫差敗於姑蘇擒於千隧相去四十餘里初學記

吳縣西北有地名千隧今蕪州府長洲縣西北三十里

有陽山其別阜曰遂山或云即此

三江之浦二江史作三

同上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敗齊人於艾陵還為越

王禽於三江之浦高注即千隧鮑注禮揚州其川三江

正曰書蔡傳婁江東江松江也恩澤案正義蕪州東南

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

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一

國策地名考 卷一〇

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蠟湖在吳曰上江亦曰東江

張氏琦曰今松江婁江自太湖分流徑吳江縣至蕪州

府城外又至嘉興縣入海東江亦自太湖分流經嘉興

浦入海吳地記松江東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此春申

君所云三江之浦也凡國語吳越所爭三江五湖之利

皆在此處左傳哀十七年吳子禦之笠澤亦其地也

白

楚策江乙為魏使於楚章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原

注白公太子建子勝恩澤案左傳哀十六年杜注白楚

邑今汝陰褒信縣西南正義作東有白亭水經注淮水

東逕白城南楚白公勝之邑也東北去白亭十里括地

志白亭在豫州襄信縣東南三十二里今光州息縣西南七里有白公城即其地也然史記楚世家云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勝于吳為巢大夫號白公巢即今廬州府巢縣邑志云縣西南七里有故白城六朝時於廬州置汝陰郡又僑置慎縣疑邑志因此附會伍子胥列傳又云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為白公徐廣曰潁川鄢陵是謂鄢城與襄信則白地非一以左傳使處吳境核之似白亭相近非是則白地非一以左傳使處吳境核之似巢為近然傳云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慎為今潁州府潁上縣又與息縣相隣未知孰是路史邵陽有白公城即白公邑不知所在今陳州府扶溝縣北四十五里亦有

國策地名考

卷二十一

白亭亦見伍子胥列傳正義則別為一地與此無涉

費

秦策秦武王謂甘茂曰章昔者曾子處費高注費邑鮑注魯邑屬東海恩澤案費有四一在今四川黔江縣路史國名紀費翳之封音沸費仲紂費昌臣柴國費州費水之地是也一在今河南偃師縣南二十里之緱氏故城此費滑之費春秋時已滅左傳殄滅我費滑是也一在今濟寧州魚臺縣之費此古費國戰國時尚存孟子有費惠公楚世家有鄒費郊邳呂覽審勢篇以滕費則則勞以鄒魯則逸又云東海十里小諸侯有滕費諸國

是也一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之費縣故城大事表作西即魯之費邑本費齊父采地後以與季氏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也此當是魯之費邑在魯東尚書費誓序東郊不即東武城魯別有南武城孟子曾子居武城與此為一地曾子本南武城人而為處一說苑魯人攻費曾子辭於費君疑是古費國然說苑多訛謬恐不足據或曰季氏入戰國子孫居費遂以邑為國僭稱公謂費惠公或又云戰國魯衰降稱費俱未可信元和志寧州永城縣屬南二十里有故費城此乃漢曹騰封邑與古無涉

國策地名考

卷二十一

齊策燕攻齊章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又秦策蔡澤見逐於趙章長為陶朱原注居陶易姓朱恩澤案貨殖列傳之陶為陶朱公又云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又見越世家正義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一作濟州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按唐書地理志齊州無平陽曹州無濟陽惟武德四年於宛句析置濟陽縣隸兗州貞觀元年省疑俱是濟陰之說時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南郡定陶省入濟陰華容縣西未詳也水經注王隱晉書地道記陶朱冢在君之墓稱蠡是其先也華容縣今檢其碑題云故西戎令范則蠡冢不在華容也索隱服虔云陶今定陶也是范蠡之陶凡有數處而舊說多主定陶也詳見秦策

衛

見上原注索隱引延篤云陶陶朱衛衛公子荆非也王
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謂此云爾姚氏亦引恩澤案
二說以王為長然鞅乃衛之支庶非姓衛也或其後以
衛為氏耳

見上南陽下恩澤案元和姓纂文王子叔鮮封于管因

氏焉夷吾其後也司馬彪曰濟南有管縣疑即管仲之

邑然今本作管應劭曰音姦則其封未的左傳宣十二

年次于管以得之釋文本或作杜預釋例以管仲穆王後說本國語

國策地名考

卷二十一

三

則其世難考詳見韓策

晏

燕策燕太子丹質於秦章雖有管晏不能為謀恩澤案

晏以邑為氏今濟南府齊河縣北二十里有晏城袁宇

記謂之晏嬰城志云晏嬰采邑也惟左傳云與晏子鄰

殿其鄰六十不受晏子春秋景公封晏子於都昌在今

萊州府昌邑縣西齊乘曰即不受又云景公為晏子封邑使

田無宇置臺與無鹽不受皇輿表又以高密為晏子封

邑說各不同或謂都昌即邱殿高士奇曰古者增封每

因其原封而附益之晏子本封于晏邱殿疑即在都

昌之說不可通顧棟高曰高密屬萊州蓋以晏弱滅萊
而封之故晏子為萊之淮夷人昌邑與高密接壤則其
增封非無據晏城之為晏或其未封高密時所食邑耳
今按雜家之言多不足信左傳邱殿在杜注已無確詰
當從闕疑惟晏城為較是

崔

楚策容說春申君曰章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恩澤

案左傳杜注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通志崔氏

城在章邱縣西北二十五里今在縣西北六十里顧棟

高云當有六十餘里通志非是俗名古城

國策地名考

卷二十一

六

摩笄之山

燕策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章故至今有摩笄

之山原注正義云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

里恩澤案摩笄山一名雞鳴山相傳每夜有野雞羣鳴

祠屋上故名魏土地記下洛縣東北三十里有于延河

東流水北有雞鳴山即此又云代郡東南二十五里有

括地志摩笄山亦名為山馬頭山其側有鍾乳六即此

西北三十里洪亮吉曰在

蔚州東南正義顧祖禹曰今在保安州

後叙

戰國策注向稱高姚鮑吳四家高注僅傳三卷屬業未畢
遠不及其注呂覽淮南之詳瞻姚本亦甚寥寥無足觀覽
惟鮑吳二注盛行於世論者多祧鮑而祖吳以今觀之楚
失而齊亦未為得其他謬弗暇具舉即以地理言齊燕
戰權而以為在當陽瀟湖屬越而以為在厲鄉此鮑之誤
也高蔡乃續封之別名載在荀子淮南而擅為改易荆代
皆後起之支國明見韓詩史記而概云無考此吳之誤也
凡斯之類更僕難數隨手舉似直成笑劇道光庚寅^奇以
年家子禮拜國子祭酒程春海先生於鍾山講院執所刻

受又

孔孟編年為贊蒙先生不棄以為可與道古拏致癡下朝
夕過從意甚相得一日謂^奇曰我

朝地理之書最為精博然皆詳於春秋史漢而不及國策
吾與子共成一編以補其闕可乎^奇未敢應命先生曰某
當標舉大意子為疎通證明之何如則對曰唯於是先生
盡發行篋所攜地志數十種博觀約取條分件繫計得七
百餘事共成十餘萬言閱十月而書竣每陳一義批卻導
窾不特舊注之謬如摧枯拉朽無從枝梧即歷來名著亦
有一經駁正而俯首帖服者又以長夏餘閒繪為圖而繫
以說使列國形勢如掌上螺紋瞭然尺幅於是是書遂為

談國策地理者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作國策不廢此書
亦斷斷不廢惟先生思精學富凡所論列抉摘無遺不待
闡釋間有引而不發之處補綴一二已極賅脩區區瑣義
本不足存而先生不讓土壤不擇細流謂宜兼收而並蓄
之因仿古纂箋之例雙行夾注分繫各條之下以續紹之
舉得附驥之榮既深慶幸彌復自愧讀者分別觀之可也
大清道光十一年歲次辛卯立秋後五日溧陽狄子奇謹
序於金陵邢園之枕流漱石山房

受又

唐趙元一奉 天錄四卷

道光庚寅孟秋享帚精舍開雕

重刻奉天錄序

纂敦夫先生在都中得奉天錄一冊於龍燮堂觀察云出自徐星伯太史家者攜歸定為四卷屬不佞校刊焉謹按趙元一奉天錄四卷載於新唐書藝文志與徐岱奉天記崔光庭德宗幸奉天錄等並列意當日獨流傳非廣故司馬溫公撰通鑑考異引奉天記八條幸奉天錄九條絕不引趙元一錄殆局內無此也然下逮南宋陳振孫馬端臨皆著之於錄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尚有唐奉天錄一部一冊在宙字號而近日則徐崔兩種久佚趙錄亦絕無僅有矣錄中序次考以年紀或後先參錯恐未必全屬舊貫茲無

奉天錄序

所更定若字句轉寫之譌悉心讎正固十得八九疑弗能明者僅從闕如之義其事跡出於正史外頗多咸足資博覽而凡厥不同均可彼此互證閒有所失如朱滔自王號冀而此以為燕嗣滕王湛然從元宗入蜀在天寶十五載而此以為預建中是役盧杞貶新州司馬而此以為夷州乃元一傳聞之未審者耳至於新唐書采渾瑊埋伏漠谷事入朱泚傳而云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今觀此始知瑊抵朱泚營壘謂奉天城下故與漠谷近非長安也采劉洽白塔戰事入李希烈傳而云洽引還卒桓少清攬轡曰公少不利遽北奈何洽不聽夜入宋州今觀此始知洽敗

後夜奔失路反嚮賊營少清意洽將死敵故控之使
迴當日問荅尤詳不解宋子京何以皆誤加竄改如
彼也即是而知其書之可以傳矣踰時告成略舉所
知願與先生及世閒深於史學者平議之道光三年
歲在癸未夏至後十日元和顧千里撰

奉序

二

奉天錄序

唐趙元一撰

緬尋太古之初真源一味自然樸略不同浮華雖垂
不載至軒轅氏征蚩尤而廓清四海帝舜黜有苗而
綏定萬邦逮乎三王則弔人伐罪暴秦則兼并天下
漢高祖夷兇靖難光武討叛懲奸魏武破袁紹晉武
滅苻堅宇文氏破高歡普六氏平陳國太宗擒王竇
肅宗定安史故曰亂者理之源失者得之府法令施
而逆子誅春秋書而賊臣懼建中四祀朱泚作亂居
我鳳巢忠臣義士身死王事可得而言者咸悉載之
使後來英傑貴風義而企慕承危伺隙與時浮沉者

奉序

其徒非一正史備書故闕而不錄志懷問鼎者不敢
漏網云錄失簡書直筆直言無矯無妄欲使朱藍各色
清濁分流質而不文焉敢潤色恐史筆遺漏故備闕
也李忠臣三朝名將忽為叛主之臣洪經綸累代通
儒乃作趨時之士其餘源休蔣鎮之輩敬忠日月之
徒蓋屑屑者何足道哉每思南史之筆班馬之作莫
不廢食仰歎且洪流壞堤猶可塞也烈火燎原尚可
撲也逆臣賊子難可邇也睹此妖孽搖動中原莫不
痛心疾首是用書之簡素使好我者慕惡我者懼元
一代居關右世業三秦親睹櫓槍嫫媠必記雖形闕
奉親而內懷其孝身乖事主而心荷聖恩每覽嵇紹

紀信之高義感千載而仰慕尋淳齒王敦之遺跡思奮劍而誓心疾惡之志不忘寤寐起自建中四祀孟冬月上旬三日涇原叛命終興元元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復神都於中可否總紀其事也夫史官之筆才識學也苟無三端難以措其手足元一不敏敢竊鳳皇之一毛以効麒麟之千里獨學而無知孤陋而寡聞跡不踐於邱門文有慙於先哲輕塵罕增於巨岳墜露無益於廣川輒申螢燭之光將助太陽之照述而不作有愧老彭冀草前非用警來祀云

奉序

二

奉天錄卷一

唐趙元一撰

建中四祀先是襄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梁崇義自阻兵不朝二十年矣上在春宮情深憤惋及登寶位有誅四凶之志焉詔劔南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延賞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王邕洋梁節度御史大夫賈耽江陵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伯儀淮揚節度司徒陳少遊淮寧節度同平章事漢南漢北招討使李希烈充都統諸軍平襄大總管王命頒行分路齊進獸奮龍驤謀臣盈幕武旅雲萃旗鼓纒施兇徒瓦解乘勝逐北如巨海之沃螢光漢水浮屍似秋風之吹落

奉一

葉崇義之首懸於朝矣世祖昆陽謝安淝水各一時也詩云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斯之謂矣都統李希烈自謂有尅敵之功名居然有都襄之志有詔勒歸本鎮一然生不諛之心乃劫其郡席卷而歸淮寧凡掠良家子姓悉爲賤隸六畜資財掃地而盡昔太武瓜步迴師六州無雞犬之響遊子望舍不識舊廬元兇之拔襄陽甚於斯酷遂縱師陷我汝州河南尹鄭叔則表奏之上命工部尚書兼右僕射哥舒曜總禁兵五萬而討之師謀士銳所向莫敢有爭衡者長驅築壘於襄城縣焉時國家多故河北幽冀蝟毛蜂起三輔兩畿徵兵日

繼皇赫斯怒爰整其旅詔河陽節度御史大夫李光
太原節度檢校工部尚書馬燧澤潞節度檢校工部
尚書李抱真朔方節度太子少師李懷光神策制將
御史大夫異姓王李公晟華原鎮遏使御史大夫趙
令珍分路長驅深入賊境雖王師頻勝而寇亦不衰
勝負相參殺傷萬計時軍用既多不遑遠略戶部侍
郎趙贊上封事請稅三輔兩畿居宇閒架及取兩市
富商大賈於西明慈恩二寺置院檢納貪吏深文怨
及社稷太史奏曰窰門出天子有詔去城七里內諸
窰盡廢之及泚稱兵乃是涇原節度姚令言為謀主
也

奉一

二

時哥舒曜孤軍無援糧儲不繼賊得其便重圍數周
甲士日唯半菽馬淘牆皮而芻焉潛表請濟師詔神
策制將行營兵馬使御史大夫劉德信御史大夫高
秉哲各馬步共一十萬來救襄城勅大梁節度使司
徒李公勉發師犄角而攻之當有脫文軍書往來同會於汝
州之薛店軍令不嚴為伏兵所敗三將之師望旗大
潰戎器委數百里鐵馬一萬蹄沒焉洛陽士庶惶駭
北走河陽西奔崑崙東都尹鄭叔則入保西苑唐漢
臣奔於大梁高秉哲劉德信收離集散駐軍於汝州
詔涇原節度姚令言赴援總師五千東至漉水時京
兆尹王翊屬吏置頓牛酒儉薄將士色厲遂傳箭而

迴十月三日巳時也

令言尚在紫宸殿授以樞密并賜賚金帛時御史臺
左巡奏云涇原士馬違命迴戈令言星馳至長樂坂
逢之有引弓射令言者遂擁令言而迴上又使使勞
問則已列方陣於通化門門衛欲拒使者強之而未
及宣言言加不順上又詔普王及諸王侍書等宣慰
勞之許以重賞又載金銀帛繡等二十餘車普王纔
出禁城門賊已至於丹鳳門詔召六軍久無至者
時關東河北頻戰不利屢發禁兵相次東征警衛遂
虛上乃出自苑北門六軍羽衛纔數十騎或曰朱泚
是失意之臣恐懷僥倖不如遣十騎捕之使陪鑿輅

奉一

三

若脫於泉為害滋甚不然以卒誅之養獸招禍立可
俟矣上與儲宮經略不遑而賊已犯禁門遂以普王
為先驅皇太子為殿韋淑妃唐安公主親王貴妃等
一百餘人策騎而去乘輿次於咸陽咸陽令李衡俯
集三字疑其妻親奉御膳上命貴妃以下接以恩禮傳食
而過神策軍使御史大夫白志貞等十數人扈從門
下侍郎平章事盧杞中書侍郎平章事關播御史中
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右羽林軍使御史大夫令
狐建京兆尹王翊駕部郎中郭雄翰林學士陸贄吳
通微等悉於咸陽而及焉
郭曙與家僕數十人於苑中獵射聞蹕伏謁道左上

宣勞之志願翊從上許之

駙馬郭駿先與公主失意上收公主在內隔絕經年及此駿馳往覓得公主策騎俱赴行在三日夜四更至洛驛奔及乘輿

四日平明至於奉天丞尉惶懼拜舞於縣門其日上幸縣令宅宰臣近侍各居廡署時右金吾將軍御史大夫渾公城討賊之迴戈也渾公與家僕數十騎自夾城入北門收集後殿與敢死之士欲擊賊乘輿既出遂奔行在上以渾公為工部尚書行在兵馬使渾公有膽略泚素憚之既而乘輿乃安時奉天備禦防守皆渾公之謀也君子曰高祖困於彭城而用陳平

奉一

四

之策漢祚興焉晉武得謝安石晉室無替古之君子亦有是夫

渾公雖武勇絕倫而謙讓無匹乃以令狐建為行在中軍鼓角使嗣滕王湛然為金吾大將軍嗣鄒王寓為右衛大將軍前神策軍京西都虞候侯仲莊為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奉天防城使兼右廂兵馬使仲莊有剛勇善謀略保衛之功次城之勲也

初建中之始術士桑道茂奏云國家不出三年暫有離宮之象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制度為壘以備非常上以道茂言事數驗遂令京兆尹嚴郢充築城使具畚鍤抽六軍之士督策之時上初即位刑清俗泰

盛夏而土功大興遠近不知其旨及此都馬

上初幸鳳翔依都府而謀尅復或曰張鎰雖陛下信臣莅職日淺所管勁卒皆朱泚部曲本漁陽突騎兇眾城中既立朱泚本軍必生大變以臣度之非萬全之計也敢以死請上亦悟道茂之言遂改幸奉天至其月六日李楚琳殺張鎰而歸朱泚

初令言陣於五門禁兵不出百姓觀者巨億遂整旗吹角入含元殿前先鋒自龍尾道上於中閒周呼曰天子已出今日共取富貴兇徒大呼有頃入宜春院及諸官時倉忙之際本朝禁衛騎士及坊市百姓擔負財帛填街塞陌連日竟夜既而羣盜與令言謀議

奉一

五

慮難持久或曰太尉朱泚久囚必生異志若迎而為主事可捷矣遂於招國里以禮迎之泚畜姦伺隙久懷非望羣盜既至偽讓不從而命為使者設食久之以觀眾心於是火燭星羅觀者萬計

泚入居含元殿四日平晨出榜榜曰太尉權臨六軍國家有事東郊徵涇原師旅銜命赴難將士久處邊陲不嫻朝禮軍驚御駕乘輿已出夜定見神策六軍金吾威遠英武并百司食糧者三日內並赴行在不去者即於本司著到如三日後移牒勘彼此無名當按軍令議無容貸

泚移居白華殿朝臣見者悉勸迎駕泚顧望惜愕知

未得衆心源休入移時籌之言多不順勸以僭偽泚甚悅之猶尚未決

上初巡幸京城朝官莫知上所在分路探候然後乃知源休既陳矯計切勒十城門不許出入時六日夜也

上初入奉天有上封事言叛兵共立朱泚兇徒必來攻城請為備禦門下侍郎盧杞切齒言曰太尉忠貞朝野共知奈何有此傷大臣之心安可令泚聞之請以百口保泚不反後二日泚變梟獍至於城下上料近藩兵馬可以赴難者頒下手詔諭之皆如期至帝尚以忠臣待泚又知公卿勸迎且令諸道軍士

奉一

六

三十里下營時京兆府功曹姜公輔赴行在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俯伏而奏曰王者不嚴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翊衛未備若泚忠孝奉國固不以兵多為慮若狼心已變則有備無患今士馬在外深為陛下危之即日召兵入城速泚攻城已戒嚴矣

朱泚既納源休僭偽之說又得幽隴三千人與哥舒曜救援者行至澠池縣聞朱泚僭偽返旆投泚泚自謂衆望所集於是源休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為皇城留後

泚以段秀實為心膂發銳卒三千奉迎乘輿陰起逆謀秀實潛謂劉海賓曰朱泚是薊門一卒去逆効順

先帝嘉之位登台輔不能見危授命而乃宴安兇醜吾位歷司會策名九寺雪國之耻雖死猶生爾能從乎海賓曰忠臣節義死而不忘敢不唯命是聽因擇能行者追賊兵曰城中有變使者六日一更行及洛驛虜劫而迴驗符乃秀實詐為賊帥姚令言帖用司農寺之印也

賊泚用仇敬忠為同華等州節度使拓東王以御宗王師用異姓王李日月為西道諸軍事先鋒經略使上初至奉天用御史中丞高重傑為平虜使屯兵於梁山之西隅也時與李日月頻戰官軍大捷後被伏兵死於鋒刃朱泚出榜兩市及署兩坊門曰奉天殘

奉一

七

黨蟻聚京畿重傑等仍敢執迷拒我天命朕使偏師小將果復敗亡觀此孤城不日當破雲羅布網無路鳥飛鐵釜盤魚未過瞬息宣布遐邇各使聞知偽兵部負外古之奇詞也

初重傑縱騎追賊獨出於三軍之首兇徒埋伏邀之落其奸便被兇徒生擒親事數十人以伏事之情亡軀而奪之兇渠雖衆追者氣銳志堅奮然不顧遂被逆黨斫重傑頭而棄其身親事收其神柩入奏於奉天帝見之撫屍而哭或諫曰裨將死撫屍而哭越禮也帝曰大禮非卿所知也艱虞之際死於王事愍惻豈拘常倫遂盡哀而哭之命有司造蒲頭安之頸而

埋之朱泚得高重傑頭又集偽百官大哭曰忠於彼者亦義於此為朕之無禮殺我忠臣又命偽有司作蒲人身而安其首以三品葬之皇帝再尅京師詔有司發舊二塋取其首別為封樹贈工部尚書喪葬官給

時李日月兇威甚銳燒熱陵廟帝甚患之謂渾公曰朕不能保守宗祀尅平多難致使六合沸騰宗廟失主焚我陵闕兇威轉熾應是殷憂之時代終百六唐堯禪舜虞舜禪禹自古有德者進無德者讓有自來矣今天地鼎沸淮楚搖蕩幽冀蜂起萬方震懼請從禪代以救蒼生卿等如何渾公泣涕如雨身被鐵甲

奉一

八

舉身自撲君臣悲涕久之渾公奏曰夫聖人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昔高祖迫於項籍世祖窘於昆陽隋帝厄於鴈門魏武保於南郡三王五帝其猶患諸況陛下承百王之末威靈邁往古小有迺否而懷扼腕臣下之罪也願陛下以社稷為念毋以小賊為憂臣請自出一行梟逆賊之首即冀宗社永安唐堯垂拱臣之願足矣上曰朕在蒙塵卿為肺腑別募裨將卿不可也渾公曰北狄恃金牙之威武頻犯郊畿鄂公取之如指掌臣若不出兇威轉甚上許之渾公先以數十騎從西門出埋伏於漠谷之隅公自將數十騎從東門而出直抵朱泚營壘泚驚不覺墜

榻羣盜大潰公以騎少不足逞銳遂引而西李日月從騎追之至城西門渾公謂家僕曰立功立事只在今日與卿此捷何不取之僕人彎弧射之李日月應弦而斃朱泚鋒刃十七八九馬家僕者即渾公之所役人也字小金有詔令公賜姓李氏封異姓王以賞飛矢之捷用旌武功也

初李日月中矢而死朱泚備禮送於長安休祥私第母氏苛尅字而不哭厲聲罵曰奚奴國家負汝何事敢生悖逆死猶晚矣朱泚備禮而葬之母氏始終不哭一聲皇帝行在亦知之及李晟收長安諸黨並從夷戮唯李日月母存而不問君子曰馬服君婦有知

奉一

九

子之鑿而免禍李日月母以子叛恩存大義而不哭殊有古人之風初朱泚謀變大事李忠臣源休等並皆同坐司農卿段秀實與劉海賓伏匕首於靴中內官覺之時聖上行幸羣臣疑貳革亂之間段公以戎服見泚共議匡復往返三四馬泚情洩於言段色厲奪休之笏擊泚之首羣兇駭愕濺血數步兜黨持兵而至段公被害泚一手承血一手指羣兇曰義士勿殺之聲手相及段公已害泚哭之甚哀封忠義侯以三品禮葬之海賓因兵亂而逸於通化門外被役驢者敗之並見害故京師號朱泚為熱熱字堯舜號希烈為當年桀紂

時有風情女子李季蘭上泚詩言多悖逆故闕而不錄皇帝再尅京師召季蘭而責之曰汝何不學嚴巨川有詩云手持禮器空垂淚心憶明君不敢言遂令撲殺之贈段秀實太尉謚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戶莊宅一所嗣子授三品正負官諸子各授五品正負官旌其門閭喪葬官給為立廟御製碑銘君子曰昔臧氏勸事君之節空傳其名不睹其人千載之後見乎段君代有之矣伯仁抗節鍾牙咄嗟有是哉詩云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其段公之謂乎

八日泚於宣政殿僭即大位愚智莫不血怒衛者多是軍人周行不過數十自稱大秦皇帝年號應天偽

奉一

十

赦書云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彭偃之詞冊文太常少卿樊系之撰文成服藥而卒故嚴巨川詩曰煙塵忽起犯中原自古臨危道貴存手持禮器空垂淚心憶明君不敢言落日朝笳吟上苑通宵虜將醉西園傳烽萬里無師至累代何人受漢恩

九日李忠臣姚令言並為侍中仍以令言為關內副元帥以光祿卿源休為同平章事兼京兆尹判度支工部侍郎蔣鎮同平章事蔣練為御史中丞太常卿敬釭為御史大夫洪經綸為中書舍人禮儀使是日夜三更哥舒曜拔襄城保於洛陽初公援東郊

也上謂公曰卿行師出陣與卿父何如公再拜而對曰先臣臣不敢比也祇如斬長蛇殪封豕靜氛霧掃櫓槍然後待罪私室則臣之願也上曰伊尹去而伊陟嗣文王歿而武王興卿父在開元無西面之憂朕今得卿無東郊之慮及發師之日上親送於通化門百官翼戴觀者萬計則曰茫茫楚塞遙瞻上將之星靄靄秦郊自有登壇之客豈唯漢稱定遠晉有征南而已哉及乎出師於通化門外無故門槍自折識者知其不利以其父翰天寶之末師至乎北門無故門旗自折翰遂斬門旗官而發師旅終有火折控轡之難公此行踵父之徵遂有襄城重圍之難矣

奉一

十

初公駐軍於襄城也希烈莫不懾懼焉有枝梧之象時公亦以名父之子不忝其役實欲立功成事待罪私室但國軍多故糧盡援絕三將敗績於薛店城中戰士中矢者十有八九焉城外兇眾中飛矢拋木者壕塹俱滿公堅守孤城糧竭於內援絕於外軍志曰設有金城湯池帶甲百萬無粟者不可守也公遂拔城而遁焉詩云昊天不傭降此鞠兇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時希烈兵勢漸盛南破張伯儀北敗哥舒曜縱師攻汴州都統司徒李公勉棄城而逸擁眾而投宋州大梁遂陷江淮震懼賊既入城資賄山積河路斷絕長

安以東飛書不通南方朝貢使皆自宣池洪饒荆襄抵武關而入江西節度嗣曹王臯嚴郵驛厚其供億雖有深溪絕橋而驛騎不病四方賴焉司徒李公既已敗績詔以宋汴節度劉公洽充河南道都統諸軍事悉以司徒所管配隸焉

司徒公制將曲環前後數陳行列軍事司徒公多不從其計環以司徒公行軍司馬陳履華兵馬使唐漢臣李載等用事多阻環計不及與諸將同語司徒公以不從其策自維敗績但唯唯然環因叱履華曰都統置公腹心遂辱吾軍命左右掣之下馬極加責讓司徒李公大夫劉公皆釋轡錯愕司徒深自抑退以

奉一

三

愛憎不明無所逃於國典大咎在勉非陳中丞之過也大夫劉公謂環曰軍有利鈍時有否泰昔孟明三敗以成功良史稱其美也曲大夫豈得失禮於上公環乃止司徒公以軍敗失土上表請罪上已出官覽表潛然謂勉曰朕亦不能上保宗廟越在畿甸軍國之事一勝一負卿其自安因待之如初

十日制將劉德信高秉哲聞帝蒙塵遂拔汝州星夜兼馳於沙苑監取官馬五百疋先收東渭橋於是天下轉輸食糧在此焉軍次昭應列陣於見子陵之西隅二將執爵號令三軍曰今主上蒙塵神器無主長蛇逸網魚脫於泉臨難成功冀在憂危之日剪除兇

黨尅復乘輿勳流子孫萬代之貴言訖左右戒嚴三軍賈勇鼓聲一振奮戰前衝三覆其軍王師大捷乘勝築壘於東渭橋時十月十九日也

初十日朱泚自統眾攻奉天率羣不逞蟻聚之眾軍勢漸雄以姚令言為偽元帥偽右僕射同平章事張光晟屬焉以李忠臣為京都留守

十二日賊次洛驛上使中使翟進秀追論惟明邠寧留後兵馬使韓遊瓌士馬三千八百人二將受詔夕而奔命夜到泥泉遲明即路遊瓌等命其軍士分部巡探東道遊奕人為賊所獲將送泚泚問救軍多少泚左右抑令蹈舞賜衣一副付偽詔書宣慰先歸者

奉一

三

待以高爵厚賞遊奕人馳還當夜發至四更關門納之惟明遊瓌等再拜蹈舞悲喜交見上膝之前席謂惟明曰兇孽滔天宗社不守忠貞之節見於艱危卿等急於國難朕無慮也二將宣布聖旨將士莫不感激

時涇原都知兵馬使馮河清進戎服甲楯垂十萬焉上大悅立頒將卒軍聲遂振

十三日辰時賊軍大合城下交戰自辰接戰至於申酉之間賊徒大敗殺傷萬計是夜賊於城東三十里下營周遍原野擊柝之聲相聞廣陌又修攻具上亦命造戰樓拆佛寺及仇敬忠宅而豐其用若乘城而

戰賊多敗，若出師戰，王師少利。

十七日，靈鹽節度留後御史中丞杜希全及鄜坊節度工部尚書李建徽各率甲士三千人趨奉天，賊氣方銳，設伏於莫谷。三軍深入，探候失備，奸人得便夾而擊之，為賊所敗。希全等收離集散，再振其軍。初，泚於奉天城東南隅下營，立表高百尺，造木檻人藏其身，繼而上之，闕我城。帝深患之，召善定砲者拜御史中丞，實封三百戶。有崇福寺僧昭悟夜應召而中之，人檻俱碎，泚不復更置。遂白日移帳於乾陵，上南望之，遂有雲梯之役。車駕還京，與昭悟官爵昭悟懇辭不受，請充別勅崇福寺主，有詔依請。

奉一

古

時劉德信高秉哲固守渭橋，往往出師遊奕於望春樓下。賊設伏，皆敗績。偽皇城留後李忠臣移牒奉天，城下請救兵。時姚令言等士馬敗績，傷者眾，恐百姓乘弊而俘之，所抽救援將士皆匿刀箭，夜行晝伏。泚既迫急，召機巧之匠，設以雲梯，刻日而就。其梯高百尺，濶十二丈，梯上可置五百力士。城中士庶莫不惶駭。上深懷憂，顧問百官。時神武軍使御史大夫韓澄拜而奏曰：「臣昔在劍南、西山、八州防守，戰具備諸雲梯小技，不足上勞神慮。請禦之上曰：昔沛公困於項籍而得韓信，寡人今迫於重圍，上天以卿賜朕，千載一時，卿其勉之。」時韓澄親受聖策，潛穿地道向彼來。

路布乾馬糞二百車，以為火備。城上更廣城牆，當雲梯相對三十步，以大鑊十口，各煎膏油，散布雲梯之上。細剉松脂五十車，內庫陌刀五千口，白刃如雪，排次如鱗。城外羣兇三軍齊叫，雲梯既動，鋒鏑兩集。城中木石飛聲，雷震俄頃之間，雲梯脚陷，前不得進，後不得退。初，梯上有濕羶矢，不得入梯脚，將陷。煙火焰然從地而出，雲梯之上人自去。羶於是葦縛雲飛，松脂亂下，熱膏雨散。中者逼，人脂傍流，凡數百步。洪焰千尺，白日為之韜，光沸聲若雷。知漢將之謀也。此句縱田單有火牛之策，不可同年。陸伯年有白帝之功，方堪季孟。此韓澄之計也。拜鹽夏節度左三軍統軍。

奉一

古

初，雲梯之動也，風勢不利，咸以為憂。渾公親率列將，酌酒臨火坑而呪曰：「天道助順，至誠感神，賊泚兇悖，圍逼君父，乾坤不昧，宜降大罰。」因流涕被面，精神感激，拜訖，須臾大風起，吹賊軍勢益加。元發潑油下，脂鬻鼓齊震，王師大捷，賊敗。泚馬時十一月上旬也。城中雖有雲梯之捷，素無藁草糧儲，罄竭賊圍益急。戰士多損傷，皇太子親為封裹，巡城慰勞，有頃賊射百張弩於上前，三步而下。上大驚，謂渾公曰：「雲梯雖捷，賊勢尚強，位歷之數，有窮三皇五帝，尚有革易朕自無德，上失天心，請從禪代，則百姓免塗炭之苦，戰士無傷夷之患。朕之願足矣。」渾公兩淚而奏曰：「昔黃

帝戰於涿鹿帝舜征於有苗沛公於項氏爭天下大戰七十小戰四十太宗六年擐甲尅平多難況陛下承丕業之餘慶握皇圖而授籙萬方同軌八表恃賴豈以一小豎厭棄皇家百六之災得爲天譴而繫聖心哉臣下之罪也今請更三五日間若不梟泚首獻捷則臣等甘受鼎鑊之罪上曰張陳尚在吾豈困哉君子曰臨大難而不困者其惟聖人乎百度惟貞始終無替者其惟良臣乎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其渾公之謂乎

奉天錄卷一終

奉一

六

奉天錄卷二

唐趙元一撰

時李懷光自魏博團練精兵五萬越太行席卷而救奉天也晉絳蒲陝慈隰同華等州並補授郡牧頓軍於涇陽子父相繼可十五萬朱泚聞涇陽戰鼓不覺墜榻遂抽軍却守長安時十一月十八日也朱泚圍我奉天四十餘日用我金帛食我牛酒勞我百姓三輔兩畿轉無投義者唯李楚琳先事朱泚獨爲外應餘四鎮將帥盡是王臣及泚抽軍江東劔南貢賦山積爭功效死者如百川之赴滄海詩云趯趯兔兔遇犬獲之此之謂也

奉二

初懷光至涇陽自以爲君父之讎星夜救援方展臣子將用表誠被門下侍郎盧杞陰中之便令赴咸陽頓軍懷光知被宰臣所中不得已遂發赴涇陽軍士怏怏然不得其志其月二十日到咸陽夜造浮橋而濟築壘於孔子澤城周迴四十里中使相繼於路金帛寶貝美人相望繼踵加宰相中書令收城都統至其月二十八日制將御史大夫異姓王李公晟自趙州拔城從飛狐口越白馬津聞難駿奔軍次櫟陽縣有詔加公工部尚書神策軍行營節度駐軍於東渭橋斬劉德信而并其軍公身與士卒同甘苦家無私蓄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寒不御裘軍氣益盛三禮

之將也初劉德信軍禮不備失儀於公公斬之孔子曰何以爲身曰恭敬忠信而已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信之犯此先誠其劉公之謂乎

時李希烈兵威大盛南敗張伯儀北敗哥舒曜縱師下汴州也都統司徒李公勉不能抗節棄城而遁鄭滑節度李澄謂諸將曰乘勝之軍不可敵今以詭計羈縻而取之以圖萬全遂飛表行在送啟元兇

時李納號齊王田悅號魏王王武俊號趙王朱滔號燕王

時神策軍兵馬使御史中丞尚可孤率兵五千自襄

奉二

二

鄧收藍田而入同華節度駱元光領銳卒五千自昭應長驅而入河東節度馬燧使行軍司馬御史中丞王權率卒三千鎮於中渭橋與賊相持泚唯據城重賜金帛而四隅之外盡是王師泚初據乾陵使一騎於城下招公卿士庶以爲不識天命城上伏弩射之立死時駙馬都尉郭曖守東北角手射殺數十人無不應弦而斃賊衆披靡而退曖即汾陽王尚父子儀之子也

先是朱泚典郡鳳翔有猫乳鼠表奏稱境有祥詔下中書詳議可否欲編青史衆議皆以爲不然或曰鼠者坎精主爲竊盜猫者之食是吾君利器伏下之義

也今返食其乳是空我腹賊之徵也果有十月三日之難矣

以其年劔南山西節度都知兵馬使張沛舉鎮五千人叛張延賞而攻成都縱兵至於石笋街延賞無備不暇枝梧棄城而遁投於東川沛以温據爲謀主據素無才略三軍酒色而已延賞使謀者察其不虞知其無備假東川之師出其不意掩而取之枝葉皆伏誅君子曰顏氏云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張沛當之又曰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以騎將之張沛所帥奴才之温據攀危輔朽不敗何待

賊泚初至奉天鳳翔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韋臯領隴州留後時所在阻絕未知適從臯密謀將帥勵以忠誠覽其雄心皆願効死賊將王文獎賈僞牒誘臯臯欲斬之慮其禍速乃禮而遣之因令其將高光儀往觀形勢既還具揚姦計郝通等尋破汧陽縣義寧軍使李旻以兵會之

奉二

三

臯軍容益壯

朱泚以盧龍舊卒五百人在隴州兵馬使牛雲光僞有疾邀臯將謀大變臯兵馬使翟暉以白臯雲光之黨張月桂劉原長馳入告變雲光乃領其衆赴泚次於汧陽逢泚僞中使蘇玉賈僞詔以臯爲御史中丞玉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韋侍御已拜中丞便爲

吾黨可於此還遂卷甲而迴臯偽託心脅迎而勞之
因謂之曰臯受新命更無猜阻若先納器仗方見赤
心雲光素以書生待臯遂斂戎器付臯臯納之於庫
遂椎牛聚酒期以宴賞明日密召隊仗入引眾就馬
坊而悉斬之次引諸賊就席酒未行而伏軍發兇黨
無遺上深賴之拜臯御史大夫隴州刺史特置奉義
軍節度以旌殊能也奉天士卒聞之咸增勇氣不復
有西面之憂臯又命堂兄奔閒道陳請朝廷以為雖
有誅雲光之舉賊忽併來終恐後敗臯使繼到知已
保全乃有勅賜金印紫綬軍中功賞自御史中丞以
下咸許承制授之臯慮奸人反閒以阻忠誠乃築壇

奉二

四

刑牲刺血誓眾吏不拒焉吐蕃聞之使贈名馬并及
珍異等尋加臯檢校禮部尚書

時偽皇城使李忠臣每坊團練人心大擾泚自奉天
行迴悉令廢置經三五日閒即使人偽從城外來布
告坊市曰奉天已破百姓聞者莫不飲泣焉

初泚自號其宅為潛龍宮移瓊林庫國寶以實之識
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此敗之徵也未幾百姓劫其珍
異泚不能禁朝士多在奉天泚班列不備宦豎朱重
曜白泚曰可將家屬往城下使其招百官來若不來
並對彼夷戮偽中使孫知古諫泚曰不可且陛下初
有寶位當以柔服為心使遠近忻戴若將彼妻子對

之殘害是絕萬方向慕之心人人與之為仇竊謂不
可於是並獲安全賊黨既敗城內稱慶

時淮南節度陳少遊領卒戍於盱眙聞難即日還廣
陵深溝高壘繕甲完守鎮海軍浙東西節度使潤州
刺史韓滉閉關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距玉山禁驢
馬出境以戰艦三十艘舟師五千人自海門揚威武
至於申浦而還拆上元縣佛寺觀宇四十六所造塢
壁自建業抵京峴樓雉不絕穿大井深數十丈下與
京江平凡數百處滉將邱岑嚴酷士卒日役數千人
去城數百里內先賢邱墓多被侵毀故老以為自孫
權東晉宋齊梁陳兵壘之故未始有也滉下三千人

奉二

五

先戍宋州即日追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為宣州刺史
采石軍使增置營壘部內佛寺銅鐘並鑄戎器本司
取處分韓公判云佛本無形有形非佛泥龕塑像任
其崩頽銅鐵之流各還本性既而並付鑪焉

少遊以甲士三千人臨江大閱與滉境會滉亦三千
人臨金山與少遊相應以樓船金帛交聘於江中時
滉以中國多難翠華不守淮西幽燕並為敵國公慮
教倉之粟不繼憂王師之絕糧遂於浙江東西市米
六百萬石表奏御史四十員以充綱署淮汴之閒樓
船萬計中原百萬之師饋糧不竭者韓公之力焉與
夫漢之鄒公各一時也

時少遊出軍五十里日午不得食遂行掠瓜州楊子雞犬無遺鹽鐵使御史中丞包佶以財帛一百八十八萬疋轉輸入京少遊盡取之佶自詣少遊止之少遊長揖而遣之又遣幕佐責佶楊子苑財帛孔目佶先有守附三千人被少遊隸焉又加伺隙佶心不安遂急棹渡江妻子伏於案牘中佶使使飛表於蠟丸中論少遊收財事上深不平信宿少遊使繼至上問使者少遊收包佶財帛有之乎對曰臣發揚州則無臣發來後非臣所知也上以國步多艱恐更生一秦但從容謂使者曰少遊是國家之守臣或防他盜不爾實軍府收亦何傷時方隅阻絕國命未振遠近聞之

奉二

六

大驚咸以睿情達於通變明見萬里之外少遊聞之乃安

時諸方閉境自守江西節度使嗣曹王臯東拒李希烈身在靳陽數遣賫珍異閒道進獻故當時推重焉上尋命鹽鐵使包佶自揚州達荆襄轉輸東南征賦舟舩萬計到靳口希烈賊眾二萬掩至嗣曹王臯與騎將御史中丞伊慎擐甲力戰於永安柵大破之殺傷殆盡是日若微臯慎之功佶之所統並為盜資以其月二十五日中書侍郎盧杞貶夷州司馬白志貞以宿衛不警貶恩州司馬戶部侍郎趙鄴貶播州司馬尋免閒架之賦而下罪已責躬詔去聖神文武

之號於是李希烈李納田悅王武俊及所管將吏皆以官爵待之如初分道宣慰海內忻忻若登春臺矣其扈從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身有過犯罪減三等升奉天為赤縣給復五年在縣城者給復十年京城減收兩稅之半即興元元年正月一日也是月朱泚亦改偽號曰天皇元年國號大漢泚以國家府庫之殷重賞賞應在京城公卿家屬皆月給俸料以安眾心泚外賜軍士中撫班列兼修戎械之具攻守器備費用巨萬計泚之敗而府藏不竭識者以前後主計大臣不思萬姓之殫竭而輾轉相資務損於人為國生患皆是廟筭無良陷君之罪也

奉二

七

時赦令既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覆車不改以藍染滑石為玉璽以折車釭為瑞証惑其眾年號武成國號大楚以張鸞子為宰相孫廣為中書令鄭賁為侍中充汴州留後司徒劉公下汴州並從夷戮希烈以蔡州為官廣設門額分其境內為四節度以安州為南關外生劉誠虛為南關都統誠虛武勇絕倫希烈憑之而反後被嗣曹王臯騎將徐誠生獲送於朝廷

初朱泚僭位使走卒趨捷者日馳數百里送書於朱滔書曰昔文王囚於羑里終王八百之基殷湯繫於夏臺後有解網之頌吾頃典郡四鎮藩夷戰懾唐主

一第... 冊... 2 反之日

不察信詔諛之說吾罹奸臣之禍便奪兵權雖位列
上公詔書繼至情懷恍惚百慮攢心何期天道盈虛
五運更代物極則反憂極歡來歷數在躬以登寶位
涇原四鎮士馬爭驅隴右鳳翔獻書繼至三秦之地
指日尅平吳蜀之間已令宣示河北一路用卿殄除
布新令以示之推利害以誘之懸爵賞而招之張皇
威而逼之驅鐵騎以臨之橫行洛陽與卿大會於定
鼎朱滔得書西向拜舞宣示偽詔曉諭三軍使令有
司條疏移牒諸道曰今月八日大秦皇帝已登寶位
關西四鎮應時款附請爲臣妾唯奉天孤城危同累
卵不有廢也將何以興今披讖應圖則鼎新之兆先

奉二

也同夫夏俗待我后以來蘇今發突騎元戎四十萬
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長驅河北至洛
陽與皇帝會蹕於上陽宮牒魏博恒冀等州將士即
宜擁節歸朝達於先覺必使勳流奕葉榮及子孫如
或固守窮城不識天命必使覆巢破卵易子析骸請
看今日之長安竟是誰家之官闕太山如礪可知非
石之言秋日麗天不易勤王之意

興元元年春三月九日朱滔發兵臨河北地士馬宏
壯有驕伐之色以先有救田悅之功希爲內應謂悅
開僻迎滔因此欲有吞并之勢相魏若下河北悉爲
朱氏所有王武俊機謀者料彼敵情防其不意閉壘

清野馳使往來身且不與滔相見滔亦戒嚴秋毫無
犯軍次魏境卒情將驕欲有城下之意時貝州刺史
邢曹俊武勇絕倫英威自若厲兵秣馬固敵是求朱
滔圍城日夜攻戰

時武俊致書於昭義魏博等書曰自古通賢見機而
作主上明明二百年之令主宗枝百代帝子帝孫吾
徒頃因讒臣罔上觸藩之際遂懼傾危拒境抗兵偷
存瞬息今朱泚竊據於宮闕朱滔長驅於河北聖上
巡狩於畿甸希烈侏張於淮楚昔班彪智士知漢祚
之未衰馬援書生識光武之可輔今請轉禍爲福以
過爲功戮力勤王共匡時難牒昭義魏博滄景等州

奉二

即請部署四鎮齊驅魏博擊其前滄景掩其後易定
乘其左昭義奪其右掃蕩妖孽廓清寰宇然後奉表
紫宸獻書北闕榮家榮國豈不休哉諸軍得書各進
表行在有詔令魏冀昭義進軍擊朱滔也諸將受詔
各遂攻敵武俊謂二將曰僕才非廉藺今遇時來請
効先鋒諸公勒轡一觀成敗二將勒兵據險爲武俊
軍援朱滔與武俊自辰交兵至於午未之間氣色兩
衰武俊爲流矢所中遂各抽軍歸營壘武俊謂二將
曰軍勢兩衰各請騎士昭義相魏各率精騎五千昭
義節度李抱真使馬軍兵馬使御史大夫來皓爲軍
正皓謂三軍曰今以騎士一鼓而摧之其勢必敗賊

營若動便請三軍齊驅如覆巢之破卵百戰百勝之情也曉示訖皓領三軍騎士一萬當鋒而衝之乍聚乍散軍勢彌盛賊恍惚莫測其算且武俊伏兵要害李抱真使行軍司馬盧元真勒兵一萬襲其營壘滔聞後軍有變左右顧望軍勢不安遂抽軍奔壘軍勢亦動被王師追逐兵遂大潰棄甲而遁武俊伏兵邀之誅斬略盡三十萬之突騎隨霜劍而星飛數百里之浮屍有長平之冤氣朱滔挺身奔於幽州天喪渠魁遂發背而死於戲天道惡盈其朱滔之謂乎於是河北諸帥獻書行在悉為王臣皇恩普沾咸蒙洗雪詩云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奉二

十

初田悅叛王命有表請貸絹八萬疋賜資三軍此為不道之萌矣聖上以天鑒孔明無幽不燭謂悅使者曰君臣父子義無貸假四海之內皆是我家日月所照悉為臣妾卿彼將士即朕股肱若信貸假切傷物議今遣將絹八萬疋以充三軍牛酒之貺便令宣示曉諭三軍三軍愕然知有逆順田悅不遂其謀矯詐遂息旋因于紹令孤峒鮮于叔明等上封事揀練僧道恩制既行宣示天下田悅因此得展逆謀偽稱恩制揀點三軍老少中人已下多怨謗焉田悅遂調說三軍拒我王命全軍圍我臨洺守將張丕練卒三千堅壁深壘號令嚴肅甘苦皆同吏士莫不効其死節

圍經五月糧儲罄竭賊圍不解丕先出私家牛馬用充軍食三軍莫不感激焉乾牛韋弓並充軍食易子析骸亦已甚矣

時太原昭義河陽並頓軍於狗明二山時田悅辟壘嚴肅馬公不果前進問鄉老曰按圖經此山有名否鄉老曰一名明山一名狗山公曰即此頓軍必勝之地謂田悅是兔相也不已糧竭計無所出晨夜舉火與馬公相應飛書不遂有東風形勢甚便遂作紙老鴟而致書焉直放上高數百尺風勢愈急直上至馬公中營田悅命善射者數人射之不及馬公三軍大叫呼擊鼓迎之馬公得書書意甚急如三日內不救

奉二

十

全軍必陷馬公見危赴難遂進軍救臨洺田悅喪師十有六七馬遂奔洺州馬公與諸軍進圍洺水於城西南列三大營悅自洺州拔歸南至頓邱縣也

奉天錄卷二終

奉天錄卷三

唐趙元一撰

李懷光返旆解奉天重圍實救鴈門之急功無與議也然而大駕再遷亦懷光之反覆也嗟乎火焚昆山玉石同燼阻兵頡頏臣節遂虧功高太山而不能守名參伊呂而不能全何終始之不一也懷光既招朝議自居反側降吳不可歸蜀無路謂三軍曰吾進無王翦益兵之過退無李廣失利之憊吾心惟勤王而聖主見疑錫之鐵券吾騎虎捻耳持鹿是困自古列地封王各為盟主今是時也吾觀兵河中晉之舊壤秣馬訓士以候天時看其形勢見機而取之卞莊子

奉三

刺虎之事也不亦休哉軍吏大呼春三月拔咸陽城掠三原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老少步騎百餘萬時上幸梁洋關中四鎮各屯兵戒嚴自固封境更相疑阻莫知適從

時檢校右僕射李公晟以懷光進軍於東北李公戒嚴於西南以卒五千廣張旗幟列陣於澧水之陽瀟水之陰遊騎至於望春樓下朱泚閉壘而守不敢枝梧

李公又使大將御史大夫莫仁擢以步兵七千襲懷光輜重騎將陽重問等五千餘人悉來款附李公謂諸將曰公等久著勤勞有垂成之功太尉忽乖臣節

何也公等若執迷不返則功勞併棄顛而不扶焉用彼相龜玉之毀誰之過歟用兵之害猶豫為大合殺不殺天賊乃發誠能見機轉禍為福諒可嘉也請去戎器方表素心諸將士等喜躍並棄戈矛器仗山積以禮見李招集叛亡之士收募豪傑軍容日盛關中四鎮知忠義而歸附也則東北之役不戰而成功西南靈旗醜虜而喪魄斷二兇之勢不敢相附皆李公之謀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以二兇之間兩面受敵遂密表行在論懷光不臣之狀陳孤軍腹背用軍之謀臣請死節王事願陛下天威遠借死日生年臣之願也上覽表潛然謂公使者

奉三

二

曰晉帝北伐劉元海公私軍乘以從行役麴三十餅以充御食尋覽史冊莫不潛然為之流涕朕今此行備嘗斯苦卿獨存臣節無物申得朕懷今將先帝血脉與卿為信悉朕深意卿其勉之遂剪髮方寸付公使者使者將命具宣聖旨公舉身自撲濺血灑地三軍慟哭山震獸驚陣雲橫衝魚躍而沸渭將士拔距爭効死節公謂三軍曰昔逢蒙善射弓不調而不射吳起善戰兵不教而不戰今饗士練師然後可用夫中國者天地之秀氣也明主之所化也聖賢之所聚也千官踴踴百辟翼翼皇上行幸為賊所乘周鼎未輕臣死君難司馬公之食汝只在今日平原君之好

客終聞穎脫

公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義聲一吐威名震於賊庭號令既行逆命懸於鬼錄三軍賈勇若赴私讎公知士卒可用以行軍司馬鄭雲遠為軍正察軍情馬用張或侍郎為都知糧料使知轉輸馬軍帥孟日華王賁等為心膂蒐乘補卒各有司存焉軍容大盛與亞夫細柳各一時也

坊州刺史竇覲徵召百姓防城擬充行役管內鐵鐘鑄為戎器監者盜其鐘鐵用充鑄鑼及鑼成而作鐘鳴響人謂之妖怪遂聞其州縣鞠問其故乃鐘鐵也覲自忖為發機之首遂取鑼置於淨室焚香禮拜供

奉三

三

養馬

時蔡人縱兵已下汴州遂有吞江淮之志三吳股慄其遊騎達於襄邑縣宣武軍先鋒寧陵襄邑兩城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高翼統卒一萬固守襄邑有轉輸之粟利器山積為賊所乘不踰旬日軍敗城陷戎裝委粟悉為盜資矣襄邑為蔡人所有高翼有勇無謀不思孟明之敗遂憤惋投河而卒君子曰夫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智小者不可以謀大斯言信矣蔡人僥倖遂欲長驅自謂莫敢有爭衡者時都統副使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宋毫節度劉公洽幽隴兵馬使御史大夫曲環淄青兵馬使御史大夫李克信并

永平同華等軍有詔以劉公為都統諸軍事五軍步騎十五萬大會決戰於沛水之陽白塔之地自辰至於申酉之間勝負相半賊益生兵我師不利夜後抽軍各不相救都統劉公宵迷細柳縱騎奔於敵營也去賊稍近步卒桓少清謂劉公曰僕射是萬里長城國家天柱軍有先虛而後實今少有不和縱騎奔敵以愚度之恐非計也便逼劉公而控其轡劉公謂少清曰若審爾者終不相負假我戎器意乃決也少清以戎器授於劉公遂控轡而迴三更達於宋州劉公收離集散保守城池秣馬厲兵以俟後舉

奉三

四

於寧陵路經七十里外水陸荐至樓船河中魚貫相次步騎兩岸蝟毛蜂起蔡人驍捷自謂功在頃刻時寧陵兩城都知鎮遏使兼御史中丞高彥昭宣武軍馬步都虞候先鋒救援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劉昌御史端公張昌等築壘清野秣馬訓兵憤氣填膺誓雪國恥蔡人恃眾攻逼城邑自秦漢出師攻戰之具未足多也公皆禦之九攻九拒百戰百勝元兇使道術之士置土壇祈諸風伯承風放火焚蕪戰棚凡數百里閒煙焰衝然風勢愈急兇徒順風上城攻掘女牆百堵皆盡戰士多難之高公按劍登陴而望之見兇醜方盛將士不安乃仰天而嘆曰今逆豎馮陵兇威

轉甚皇天后土豈無靈應者哉昔呂光伐龜茲也尚感神獸呈質而軍師大興宋祖之伐慕容蒼鵝入幕今仗皇天之威爲國除殘去害若運數有終彥昭請死於此城以勵臣節如其國祚再昌上天降鑒使請迴風知神理之幽贊也言訖而風迴三軍賈勇請求死鬪女牆高處公令旋立木棚與賊交鋒狂虜奸謀一夕萬變公皆隨而應之棚上烏衣者如光武之鷗路焉

時中丞劉昌潛謂左右曰乘勝之軍不可敵況彼衆我寡倍兵不戰軍機所誠不如拔城以示弱東至宋州與僕射連轡出其不意功必易成遂令廝養之卒

奉三

五

策騎而備焉高公知之勅諸守人各固封界無令失機遂自往下城先謂公曰頃爲女牆戰棚未得用機今戰棚已燒女牆又盡乃可展其方略也天下功勳在此城取之劉公有所懼強請高公曰准節昌取之此奇中丞勲業何啻淮西也二將言訖高公登城號令三軍曰劉中丞意欲拔城示弱覆而取之且中丞是救援之軍彥昭是兩城之主得失只在城主又將士身中刀箭者並於城內養之彥昭棄城而遁則傷者死於內逃者死於外何以能安三軍忝與兒郎爲主不能堅守城池忍遣兒郎頸犯白刃吾不爲也且軍令在和不在衆謀主在德不在勇商周之不敵也昔

謝安石以羸兵七萬敗苻秦百萬之師魯姑女子之義尚能罷齊軍之衆況丈夫食人之祿死人之事匪石之心確乎不拔臣節有在三軍將士或號或泣喜躍兼并咸曰我公若在兒郎等死日生年於是距躍曲踴請求死戰

自此以前分番上城更直巡探自此之後並皆上城三軍同心萬人一德劉公見公色多媿赧高公諭曰昔賢之用兵也任賢才布德政不戰而勝不攻而取今之用兵也尚奇策重權謀守必全戰必勝今以國步未清皇上巡狩大盜移都且須散金帛犒師旅使聞鼓而蹈湯赴火聞金而星布雲合賞給之備請中

奉三

六

丞條流域外小虜不足爲慮時圍益急西北角女牆悉盡賊居平坐顧視城中無不委悉軍士皆有難色高公精貫白日神情自若謂三軍曰今是壯士封侯之始忠臣効節之秋明主立賞以待賢懸爵以錫功彥昭身先士卒有異議者當按軍令言訖按劔前進慷慨咄嗟畏我忠誠賊軍稍解高公取私家牛馬大會將士肉山酒池三軍皆醉高公爲三禮之將戰士爲萬死之人天下安危寄在茲日賊雖小退兵衆尚強高公命幕佐修狀請益兵判官尚華狀稱賊於西北壘道更高左擊右攻平視城內日夜交戰以棚爲牆鋒刃相持不踰咫尺伏惟

僕射去食存信救此孤城遊魂之年返骸之日謹錄
狀上伏聽處分判官將呈高公高公見之謂尚華曰
判官輕我軍士卑我將帥若值六國爭衡吾則與廉
藺齊驅如逢佐漢開基吾則與韓彭並進今城外小
虜可以權道取之尚華未盡深意焉得壯彼兇威易
我王師乎索紙自修其狀高公狀云看此賊勢朝夕
西遁以今月十八十九日頻日出師乘其不意生擒
大將等三十五人今見所令由錮身送上斬首三千
二百級賊徒膽破軍勢不安逃遁有迹日夜枝梧免
落奸便伏惟高枕不用遠憂謹錄狀上劉僕射得狀
忻然慰懷謂將士曰良將在西吾無患矣選驍勇之

奉三

七

士八百人重加錫賚戎械鮮潔令赴寧陵半夜而入
蔡人不知平明蔡人逼我城邑且貔虎之士一以抗
百鞞鼓一振萬矢在弦鳴笛一吹千弩齊發兇徒瓦
解何牧野之類焉遍野積屍豈昆陽之可匹蔡人謂
我救軍從天上來遂亡旗而遁高公練其騎士追之
俘斬萬計自寧陵至於襄邑樓船寶貝悉為我有倉
庾輜重實我資糧汴河之陰枕屍數十里皆高公義
勇之功也

時劉公書與高公勞之曰宣武者天下咽喉國家之
襟帶元兇傑逆竊弄神器洽與五軍大戰幾落奸便
走馬奔馳分為擒虜昔燕昭王收燕之餘人欲報強

齊雪先人之恥折節下士卒招賢俊築壇拜節郭隗
為師於是樂毅自魏而至燕國既安人民樂為用也
以樂毅為上將軍糾合諸侯共伐齊下其七十城今
洽為國除殘去害天借賊機官軍不振賴中丞異代
閒生夷兇翦暴心貫白日功高一時請迴洽官爵並
與中丞事寧劉公表奏焉詔拜公御史大夫實封一
百五十戶

奉三

八

孤城奮不顧命徘徊嘆息嗟漢祚之暫衰慷慨懷忠
知唐運之復振烈士臨難而盡節忠臣見危而致命
力竭弓劔血殷朱輪杖戟咄嗟懦夫憎勇積屍成觀
豈寧陵之足高流血成池嫌汴河之不廣元兇遁走
江淮又安千載之後尋巨唐良臣傳知高公盛德之
不朽也何必寇恂河內鄴侯關中而已哉夫子曰丹
漆不文白玉不珉質有餘也公之元勳碩德巧思奇
謀隨機應敵戰必勝守必全實曠代罕儔也
時壽州刺史御史張建封總師五千屯於霍邱時希
烈兵威大盛一戰而伯儀棄甲再戰而哥舒拔城大
梁雄藩不暇自守維陽巨防屢申款附公用軫於懷

謂三軍將士曰今大盜移國京師不守公私塗炭皇帝蒙塵未見申包胥慟哭於秦庭但見姚令言稱兵於肘腋希烈屢勝勝則必驕驕則可圖也軍雖小仗順可立大功在於此時也

公雖外示威武而內攻守之計未知所出百姓李通耽耽之士也聞之謂子弟曰吾聞君侯勲庸久著才業甚高眾所具瞻遠近景慕今以西鄰傑逆密邇封疆有勤王報國之心無曹翽翽通獻奇之士於是策蹇足造軍門請謁於公將吏問其故通以情告謁者乃見之公謂通曰來我轅門有異見乎曰然公曰子試言之通曰昔沛公拔足揮洗元德三詔亮廬韓信

奉三

九

請計於左車此數者求賢之謂也夫決安危之策定理亂之機佐造化之功攬英雄之志除天下之禍議萬全之計不在思賢而在知賢今天下安危在於淮楚師律振則三吳安三吳安則國家不失外府君侯即宜收集子弟禮遇豪傑閱子房黃石之書披淳風衛公之術奪賊馬以益騎收賊糧以益儲殄滅元兇致君堯舜若不然則閑錚深壘按甲養兵自保封疆外假英雄內修文德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如是縱不能牧馬申蔡豈使虜入封境哉張公曰子少止吾知之夫兵者兇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又曰聚兵十萬日費千金又曰師克在和不在眾昔者李陵提兵

卒五千深入絕漠當單于莫量之眾吾今兵數不減於陵矣賊又擅帝王之號假諸侯之力已下襄陽而令若秋霜盡歸本鎮而飛走無遺殺戮不辜過於赤眉黃巾矣及攻州郡剝喪黎元塗炭士女奪人之妻離人之親劫人之財孤人之子王孫之室翻為原憲之貧糜竺之家乃作鄧通之鬼天怒神怨此可取乎今當圖萬全之計不知一戰之策也張公深識遠慮潛圖密謀人所不測也知本道必有與賊通好之事賊必有往來傳命之使欲因斬之以建功業大興師旅以成其勲是以匿銳沈精通不之知也

奉三

十

謂三軍將士曰揚楚之人故多怯懦淮寧兇勇難與爭鋒今可以權計羈縻而取之遂表行在使討擊副使溫術於元兇塗出壽陽張公知之乃繫術於官舍而搜其行旅果獲款狀使使上進有詔追術帝親問其故溫術雖即言之猶為魯諱帝謂術曰張建封據一州之地馳半縣之卒當賊大衝少遊居維揚雄藩脂膏之地十萬之師唵嘯可致寶融河西乏節應為漢網踈也帝居行在且復舍垢而已

尋元兇使偽殿前散將兼衙前虞候楊豐送偽赦書於揚州張公察知而獲之乃集三軍將士百姓士庶等謂之曰李希烈起自戎行驟遷台鼎素無才行偶

遇時來而不能思致身之所敢肆滔天之禍物極則返木秀則摧不守窟穴恣其非望楊豐敢與兇謀構我節使昔漢將寇恂斬隗囂使而下其城今是時也斬豐而表聞帝覽表大悅加公御史大夫盧濠壽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勅書手詔繼踵而至軍聲大振

公於是啟大幕立義旗賞英賢練士馬大豪俊傑爭來効節公皆隨其才而用之君子小人咸盡其能幕府無遺才矣遠近向慕元兇懾氣將士皆樂死戰公乃蒐三軍之實聽輿人之頌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也元兇北下汴州東破襄邑全師攻逼寧陵土山壘道

奉三

十一

瞰臨城內公乃悉銳躡其後師次固始賊顧望寧陵返旆至於大梁不敢安席席卷南馳以赴固始之急張公既解寧陵之圍復全軍歸保於霍邱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既而飲至策勳慶賞遂行無不忻然元兇自此不得其志汴州覆敗後尋亦憤恚而卒詔拜公檢校右僕射兼徐泗濠節度觀察處置使錫賚繼至御札盈箱其見寵遇如此

奉天錄卷三終

奉天錄卷四

唐趙元一撰

上初拔奉天而車駕至宜壽縣北渭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勢因潸然流涕時工部尚書渾公聳轡而對曰易稱先號咷而後笑素王之至言肅宗幸靈武代宗幸陝郡尼父遭匡人之難絃歌不輟其聲故曰臨大難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言訖濟河六師巡狩駕次駱谷青山有八十四頭盤直上千仞山勢峩嶷攀蘿登陟見蓬萊之遠岫遙望五峯似一拳之培塿山頂無草木直下望煙霞時聞春鶯關關往往山鳥叫嘯日旰萬乘思食前路尚遙躊躇

奉四

一

之間忽有一徑不容乘騎人可纔通循此而行過數百步忽見僧房嚴肅廊宇清閑石砌散花金鋪曜日彩素丹雘樓殿遍谿寶鐸喧空和鈴雜吹地逾高勝境界難思池沼澄虛下含煙霧異果呈寶珠香滿空千葉蓮開萬年花發芬芳苗苒相映林泉又見老僧年踰八十貌古神秀氣清體閑先驅稽首謂老僧曰皇帝巡狩路阻崎嶇谿谷萬重杉松拂漢脩途尚賒日旰須食帝將憩駕御膳如何老僧曰聖人行幸迴駕在近左右扈從其數幾何先驅曰若在路從駕其數莫量今在左右纔有千數老僧曰千數之膳何足介意先驅見山中山人物既少慮難修辦老僧心知謂

先驅曰昔左慈術士也尚卮酒片脯犒勞三軍醉飽
況香積之飯戒定慧之薰修百萬人天尚猶不盡況
乎一千人數胡足為多矣於是飯瑩珠光羹鮮玉液
明踰麗雪香奪芳蘭扈從千人無不飽足聖人憇駕
歡情見容心思聖言再欣再躍食此飯者身安體輕
皮光色潤知是聖人無作作則感動天地靈祇百應
一字是忘機自然而至也老僧曰山中小徑路僻人稀
山頂孤峯唯聞猿嘯清風明月空伴經行之時流水
行雲豈知坐禪之劫

聖上迴駕循路南征俄忽之間迴首返顧但見空山
萬仞石屏千尋草木不生罕逢人跡皇帝倍生驚異

奉四

二

馬遂向山稽首而言曰朕知諸佛聖化也國祚之所
恃蒼生之所仰願朕早尅京師天下通流必無留難
言訖循此數百步南望漢江仲春草青俯臨細水目
送歸鳥心懷漢宮皇帝潛然不覺揮涕百官扈從強
笑含哭從此南行不過三五里即入崆峒之谷直下
萬尋風水潺湲似鳴琴之逸韻雲蘿蒼鬱狀仙洞之
幽棲石壁紅崖自然錦障猿聲鶴唳過客傷心於是
三秦遺老雪涕而望乘輿行路咨嗟相視而思漢德
趙魏之將返旆而討賊臣恒冀諸侯攜手而歸德化
三吳三楚稽首而捧綸言三蜀三秦罄節而宣王命
駕次漢中梁洋節度嚴振草創朝廷盡忠社稷位兼

中外銓敘羣材行在肅然遠近忻慕四方貢賦如百
川之奔東海也南方士庶如岐陽之輻輳焉

上以偽號未翦志復中原盡禮接垂釣之賓罄恩感
拔山之將皇帝曰萬方有罪責在朕躬今社稷不守
播在山谷緬思七廟無主八陵絕饗莫不痛心疾首
今須擇名將揀良臣授鉞專征誰可任者朝廷眾議
以工部尚書渾公可充此役乃擇日齋戒設壇場皇
帝先居正位渾公北面而立帝親操鉞授公曰上至
於天下至於泉將軍制之勿以受命而重死勿以怯
退而喪軀審候敵情善觀時變務在全軍濟眾順天
除害公乃卜吉日備軍儀鑿凶門而出師帝自推轂

奉四

三

乃辭而行是日軍中不聞天子詔但聽將軍令介冑
之士愕然相謂曰萬國蒼生之命懸於將軍矣
渾公身擐黃金甲領步騎三萬從斜谷出師李楚琳
雖與朱泚通好畏我奇謀不敢出戰渾公自渭橋
水之陽引師東上至武功縣會泚以步騎四千人玉
帛三千馱自長安而來欲往鳳翔涇原充三軍結好
共拒天命會公於武亭之川泚卒素豐金帛先來挑
戰渾公以士馬遠來未遂抽軍於武功西陂下營
以挫其銳氣渾公先與羌軍和好使其遊騎引之取
路於東原而入渾公自將麾下從西陂而進合勢蹙
之賊軍大敗斬獲殆盡積屍填谷白渠水咽而不流

驍卒四千一無遺脫所獲金帛並充羌軍賞給禮而退之公一無所取然後引軍入奉天城移牒諸道渭北靈鹽邠寧涇原鳳翔等諸道繼至中原尅復自此而始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邵伯有成王心則寧又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其渾公之謂矣

夏五月二十有八日右僕射李公晟金商節度尚可孤同華節度駱元光神策制將高秉哲潼關大使御史大夫唐朝臣等自東渭橋至終南山百有餘里南北布兵騎士行列前後如魚鱗焉李公從苑東北角壞垣而入泚不之覺泚用張光晟為門下平章事委以心膂光晟勢窮因為內應李公縱騎至於白華殿

奉四

四

泚方知官軍大入不敢枝梧策馬而遁李公搜索官苑殄掃羣兇然後使之號令此句疑都人不知軍令肅如也

渾公使河東節度兵馬使王權從中渭橋而入公與李建徽韓遊瓌戴休顏張憲甫等西至茂陵東至周市坡夜半下營遲明就路逮乎日出連騎齊驅朱旂焰天元甲鱗地咸陽孤城一鼓而下

渾公使先鋒遊騎東入長安然後大軍繼至與李公同臬兇黨先鋒至三橋逢李公使者賫牒與渾公令取北路追泚渾公却入咸陽與諸將計會諸將皆云李公使者言從東面收城國家金帛寶貝三軍豐足

而我諸軍跋涉山川侍衛乘輿草創建朝廷返旆破殘賊李公下長安賴我武功之捷李公不自追賊移牒北軍是輕我也且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見機不取更欲何為且李公士馬不過十五萬金帛既豐必有驕我之色官苑綵女悉為僕妾各自顧金帛守妻子誰為戰者今我此軍且有朔方神策幽隴宿衛不下二十萬若卷旗而取之如餓狼之逐跛兔鷹隼之擒困雀也騏驥之逐駑駘也今若不取後難圖也渾公愕然而謂三軍曰將士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昔蘭相如駐車避廉頗分路而行車下之人請歸穡養相如問其故對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相府避

奉四

五

路廉頗有不強之色臣下無依請歸田里相如謂從者曰廉頗威武猛勇何如秦昭王曰不如也相如曰吾尚不懼秦昭王豈難於廉頗耳今諸侯不敢加兵於趙者為吾與廉頗若吾與廉頗相得失勢不兩全諸侯乘危而進軍趙必危矣吾是以避路為趙國社稷非難於廉頗也從者曰君子之智非下臣所知也遂再拜受命廉頗聞之負荆請罪為刎頭之交吾今亦然也吾有保衛之功亦神理之不昧李公抗二兇之勢亦有莫大之功今蔡人竊號於梁國懷光不賓於晉府聖主巡幸而未返楚琳伺隙而進軍當有懷光得志於蒲晉希烈侵淫於河洛齊魏抗兵於封境即

人臣道喪聖主何安根本未寧枝葉何寄吾是用勤
王志存社稷上在奉天功臣將士優賞至高足豐其
用公等父母妻子並在長安今若與馳逐則白刃之
下孰辨賢良黃塵之中寧分貴賤崑山縱火玉石俱
焚霜飛上林芳蘭同殞流血積尸之地寧分父母之
容千軍萬馬之中孰察妻孥之狀公等血屬豈不殆
哉今若戮力同心共成王事誅斬兇黨獻捷王朝子
孫榮慶於前恩光更流於後豈不休哉三軍將士曰
君子所幸小人之不幸也非臣下所知也敬奉命引
師西上朱泚奔西戎至寧州官屯從者梟首送於漢
中渾公擁節與諸將返旆迎駕而歸於國都也孔子

奉四

六

曰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震代守之以怯詩云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又曰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豈不然乎

李公晟電掃關中機槍已滅風行草靡車軌攸同兇
黨伏誅枝葉皆盡逆人之迹並令削除天府神都咸
稱萬歲李公軍政鄭雲達時為行軍司馬收長安為
前驅焉畜銳披堅拔距摧敵上知文武絕倫深謀邁
古屢有詔旨寵錫殊常初收京師克搜獲官殿斬決
解補皇城留後灑掃禁衛如此等使踰三旬焉車駕
歸復京師尋遷給事中衛尉卿兵部侍郎度支副使
公文武上才聲名籍甚執事不平之令公朝堂謂諸

執事曰晟有渭橋之捷並是鄭雲達之功今天下無
為方欲指陳得失莫見皇帝還京有乖雅意眾俱茫
然唯稱不敢其見推之切如此張或侍郎令公之子
婿也見機之士也請固守渭橋倉轉輸諸軍糧儲有
繼祕略元勳忠誠決命贊令公義勇參佐幃幄大興
王師掃清宮掖可謂佐略之雄也王賁侍郎即令公
之宅相也志大氣雄酷似其舅佐渭陽而主定大業
功冠乎時統師旅而雄勇絕倫忠義宏代累受詔旨
誰曰不然立事立功是崇台鼎可謂大丈夫處其厚
而不處其薄矣軍帥孟日華膽勇殊倫謀猷罕匹以
戰必勝所謂興王以守必全所謂寧國七擒七縱深

奉四

七

知敵情負戟前驅當鋒瓦解帝嘉其誠節寵錫殊常
尋拜工部尚書渥恩屢至可謂中興之良將也令公
輔天地正星辰實此四公之力也雖古用賢不啻過
也
令公崇重刑法不貸時僞門下平章事張光晟恃內
應之功辭公先往迎駕擬立功於眾臣之上李公知
其姦詐乃集三軍而讓之曰君子蹈道以全身小人
反是以伺隙吾聞忠不惡君智不叛上勇不逃死光
晟嘗且同謀不終其義佐漢又非純臣事迫勢窮反
噬其主晟方掃除妖孽洗滌官闈四兇碎首於王階
三苗屏除於天外光晟返覆其君亂我邦國將付大

戮以戒將來豈可使首鼠豎子與我同天平付都虞
候賜之極刑光晟臨死而言曰傳語後人第一莫作
第二莫休此乃賊臣之詞君子曰神策祕笈豈昔智
而今愚俱為漢臣何前忠而後亂二心事主豫讓之
不為三思而行季文之善志

李公一清宮掖德比伊周再殄兇渠功超衛霍社稷
立宗廟安命有記言二字之官百司不素表奏行在詔
命公自苑囿畿甸皇城諸鎮各量功補授其廊廟資
格制於行在

工部尚書渾公自下咸陽追捕逆黨與四鎮節度迎
駕於洋梁大駕還京威儀輦轂前後部伍兼四鎮六

奉四

軍神策威遠並渾公為總政而歸於長安也詩云周
雖舊邦其命惟新又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渾公有
焉

皇帝發自南朝來歸鳳闕雨師灑潤風伯清塵玉柱
金繩御路星布金吾六軍神策四鎮三台八座九寺
公卿十二衛將軍省閣郎署先驅後殿旌旗蔽野雅
樂喧空麗日披雲綠山被谷駕次陳倉縣鳳翔節度
李楚琳與九縣官吏耆老等五千餘人拜舞於上前
上令中使宣勞官吏耆老等楚琳一無所問以其貳
於我也

初楚琳與張鎰腹心見泚僭偽遂賊殺鎰而歸泚泚

授楚琳鳳翔節度泚攻奉天楚琳供應及李懷光救
援軍次涇陽泚却守長安楚琳勢窮遂進節奉天帝
不悅命左右焚之即欲元缺議上以天步猶阻含垢匿
瑕且為容忍遂發使賜楚琳節羈縻而取之後懷光
阻兵帝幸洋梁楚琳又與泚通耗帝聞之深不平皇
帝還京楚琳從駕至長安詔授右衛將軍表請出家
有詔依請遂不得志愁憤而卒

上至咸陽縣李公以金商同華神策等軍馬自丹鳳
橋至於便門六十餘里御路兩旁前後魚貫錦繡交
錯朱紫相輝鐵馬排空霜戈曜日工部尚書渾公嗣
鄒王寓京師都城使侯仲莊靈鹽節度杜希全渭

奉四

九

北節度李建徽駙馬都尉郭曖邠寧節度韓遊瓌羽
林軍使令狐建金吾將軍論惟明等五十餘人並是
柳營上將麟閣功臣為前驅焉

上發自咸陽縣都人士女僧道耆老兆庶迎駕於路
寶幢幡蓋金爐輦輦排空塞野駕至三橋中書令李
公與同華節度駱元光金商節度尚可孤潼關節度
御史大夫唐朝臣神策制將高秉哲等奉迎於乘輿
李公見上自撲於地號哭良久氣絕上亦悲不自勝
詔令左右灑水救之方得蘇息文武大臣莫不掩面
雪涕李公含悲而奏曰臣在朔方與河北叛將鋒刃
交馳將必清宇宙之沴氣洗乾坤之瑕垢然後返旆

歸朝致君堯舜不期事在蕭牆禍生不意涇原作難
朱泚亂常大駕播遷宗廟無主此則國無謀臣致有
斯禍言訖哽咽舉身自撲流血灑地億兆之衆莫不
潜然

孟秋月十有八日皇帝再復神京百姓衣冠或號或
泣或喜或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暗夜之遇明燈
狀嬰兒之逢慈母是知龍蟠虎踞之地非蚯蚓之所
居慶穴鳳巢之場豈鶴鷗之所止慶雲騰而萬方喜
麗日升而六合明散寶玉以賚功臣改秦科而用漢
法吳山楚岫雲霧廓清碧海滄溟波瀾肅靜文無不
盡武無不甄堯風流而四海和舜雨行而萬方泰於

奉四

十

是議封賞禮山川蒲輪結轍於幽巖茅土分封於將
相皇帝巡狩知稼穡之艱難大駕親征悉軍旅之勞
苦玉移荆岫陰德潛通桂馥幽林芳香更遠
於是御正殿率百僚降鴻恩於大赦率土大同羣生
遂性然後聖上坐紫極以問政考青史以求賢千官
指日以獻誠萬方重譯而來貢舊染汚俗咸與維新
雷霆息怒明煦嫗而爲心日月所臨知聖德之光大
修神農之播植垂堯舜之衣裳凡在生成孰不慶幸
方復責躬克讓庶績咸熙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察璇
璣而齊七政調律呂以暢八風疏山奠川任土作貢
休徵允集惟德動天書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時太極殿前紫荊樹直下數仞偃蓋盤旋枝葉蔓延
傍蔭百駟羣兕竊據磨牙噴毒物由人感其樹勁死
皇帝歸復榮茂如初則知聖澤滂流恩露草木時金
吾將軍論惟明上詩曰豺狼暴官闕拔塗凌丹墀花
木久不芳羣兕亦自疑既爲皇帝枯亦爲皇帝滋草
木尚多感報恩須及時皇帝披翫久之龍顏大悅令
中官馬欽淑宣旨勞慰賜綰一百疋雜綵二百段金
盤一信宿帝謂惟明曰朕心即終南之不移卿志如
寒松之不變不惟吾荅卿勤王別有茅土報卿忠義
尋除渭北觀察惟明受旨而色不暢帝知之謂惟明
曰卿家有諱所以授卿此任也惟明受詔赴任續有

奉四

十

詔言謂惟明曰卿父成節但諱成不須諱節尋加渭
北節度兼觀察處置等使中使繼踵其寵遇如此
時洛陽定鼎肅穆而禁苑生風西漢秦宮垂拱而神
光滿室九州八表鼓腹而歌中興萬姓千官接袂而
沾聖化方且大引時望廣樹腹心蘭菊無遺幽滯必
舉遠安邇肅俗阜民康分建諸侯維城作鎮渾公殄
懷光而鎮河中李公撫涇原而鎮鳳翔然後知邦國
有難忠義挺生則天欲崇武氏狄公爲死諫之臣韋
庶人構禍宮闈劉幽求定策臬戮安史繼逆汾陽王
功濟乾坤建中之孽功臣掃定沃沚變而清帝室美
矣哉松筠之節經寒霜而轉秀英雄之士對白刃而

彌堅凌風守義破膽墮腹不怯平生志伸主辱故能使兇徒瓦解不忘戰將之功醜類殄殲足表漢皇二字疑之德美矣善矣實社稷之臣也

奉天錄卷四終

奉四

十一

奉天錄後跋

唐趙元一奉天錄四卷元明藏書家均未著錄然全文備載永樂大典中不審當時何以不收入

四庫意其與正史抵牾文義錯謬無從攷證耳四川龍觀察萬育得諸徐太史崧家未及校正以活字版

印行不分卷數截然四段細按之即原書四卷也近又得常熟張氏本雖是舊鈔所分四卷多寡不一改

易處未甚精允今仍從永樂大典本擇其善者補正一二其不可強通者仍守闕疑之義此書與安祿山

事蹟平巢事蹟相類皆唐人舊帙絕無僅有之書沈晦深為可惜司馬溫公通鑑攷異引徐岱奉天記八

後跋

條中有一條與趙錄字句悉合則在宋時徐趙兩家亦已溷淆局中未暇剖晰此可證也刻既竣為跋數語以質龍徐二公庶不負傳世苦心云江都秦恩復伯敦父跋尾

緝宗西事案引



詢士居海濱於天下事憎
也而獨有憲策顧卯
之念自奴酋狂逞宇內鼎
沸聞之道路言日異而予
日危夫天下亂則善安

國一國亂則善安家士不
能忘忠政不能忘國養
身謀慮焉如焚矣願自念
歸耕以養不致僭上之言
天下事即至天小予而拾
人殘藩未食數行字而今

人輒思嘔者士不為也又不
然而談天說劍高步潤目
攘言之三按必繫風而害乃
滋甚士不欲也士生平獨
喜觀史以正宗寶元年潤
曹寶臣之至驗而校焉程

董封豕長蛇薦食上國
天子不待怡宰相不暇
古友不能保沐於私幕中
書置議子之廳四路樹
昭之潤方是時也以呂許公
輩之潤身請以書鄭公輩

之秉樞以韓魏公范文正
之壯猷以塞以龐藉王堯
臣之體量安撫神仲平之林
當八面秋葉武之勇冠一
時此皆宇宙間第一時之選
事略兼合真極一時之選

然而智勇俱竭中外殫耗
僅得固吾圉以禦戎馬之
蹂躪止矣豈馭夷之難古
人一體乎說者歎程子宗人
之弱夫宗人之弱未易造
也自西夏用兵以來秋

有保安之捷許懷德有永
平之捷任福有白豹之捷
捷周美有金明之捷王珪
有三川之捷張亢有麟州
之捷即定川之敗以寡敵
衆如水川之敗莊進墜標

然皆皆賈餘勇以自奮雖
死猶有生氣也惟寧州之
潰望敵而奔令人飲恨當
此也張方平者已謂其師
惟不出則喪敗寇惟不出
則傷殘矣倘是兩兵

未接而萬眾立潰。一矢不加而堅壁條摧。方平之。又當何如哉。士故起。以道終慶曆十五年。凡以制禦西夏者。採之正史。合以記傳。附以奏議。而總識之曰。

宗西事案。試觀前子亦。宋敗得失。之林已今。天子龍飛。幸西之喜海濱。詢士漫後。

宋西事案目

卷上

元昊西平之封

華人張元昊昊之投叛

唃廝囉河湟之戰

元昊分衛統兵規制

元昊僭帝始末

議削元昊官爵

劉平石元孫之敗

宋西事案目

韓琦表章郭遵

仁宗不減兵吏祿賜

韓琦薦仲淹知永興軍

劉渙請使唃氏

吳育通西域之議

狄青保安之捷

詔添河北各路弓箭手

王吉倉卒遇虜之捷

范雍李士彬之處降夷

張方平平戎十策

范仲淹防禦延州事宜

任福白豹城之捷

种世衡城清澗并知環州始末

仲淹奏城永平諸寨

史吉力守永平城寨

紙甲之製

王堯臣安撫陝西

韓范攻守之議

宋百事錄

卷二

二

任福好水川之戰

韓魏公定出師臨敵之法

招集吐番熟戶

周美城金明之議

范仲淹議罷行營之號

范仲淹答書之議

張亢築建寧等堡

軍興用度之議

夏竦陳執中之罷

分秦鳳涇原等四路經略

范仲淹請寬高延德之窟

韓琦奏增土兵

又處置屬羌事宜

義勇保捷之刺

葛懷敏之潰

吳育議論元昊以謝契丹

劉龜議城永洛吉公二城

夏竦歸石元孫

宋百事錄

卷三

三

元昊之攻契丹

元昊之亡

一第... 丹... 日... 月... 台... 言... 多... 1... 月... 月... 月...

宋西事案卷之一

海濱詢士漫輯

元昊西平之封

仁宗天聖六年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小字鬼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番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自帝其國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明道元年十一月德明卒遣使立其子元昊為西平王初元昊

宋西事案

卷一

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事畜牧衣皮毛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帝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今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番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分命番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為顯道稱於國

中○先是王醜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為總管醜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醜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德明常使人以馬椎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眾心矣德明聽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醜未以為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醜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

宋西事案

卷一

陳執中等同罷醜始歎瑋之朗識

夏虜無求於宋而西平之封何其取輕於夷狄也擅易年號稱於國中僭端萌矣宋之失着於是焉始○瑋之先見固遠然終不及一處法何耶

華人張元昊吳昊之投叛

景祐元年秋七月慶州柔遠寨番部巡檢崑通攻元昊後橋諸堡破之元昊遂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舉援之次

節義峰，伏發被執，既而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擬，改元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日廣運，初華州有二生張昊者，俱困塲屋，薄游不得志，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往以策于之。元昊大悅，日尊寵用事。凡夏人立國規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華州人張元昊，昊與姚嗣宗皆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視山川風俗，有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粵干戈未

息有，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仲淹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為鸚鵡詩，卒章曰：好着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昊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不肯往，乃磨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搨之於通衢，三人從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問張昊徑走西夏，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昊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主，以抗朝廷，連兵

十餘年，西方至為疲敝。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牒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此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更有雪詩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捲滿天飛。即此數聯，可想見其氣魄矣。先是二人之投昊也，自念不出奇無以動其聽，乃更其名入夏國都門，遇酒家則終日劇飲，輒引筆書壁曰：張元

昊來飲此，邏者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皆昊尚仍賜姓，遂諫然異之。日尊寵用事。

人才苦不相遠，顧用之何如。張昊能展其才略於西夏，而姚嗣宗不能豎尺寸于中國，豈中國獨能困人哉？以古鏡今用人得失，亦略可見矣。

唃廝囉河湟之戰

十二月吐番唃廝囉大敗趙元昊於河湟。趙元

具遣蘇奴兒將兵擊厮囉，敗死殆盡。奴兒被執，元昊自領衆攻猫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殺戮，又攻青塘宗哥，帶星領諸城，厮囉部將安子羅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然部兵溺宗哥河，乃飢死過半，未幾并兵臨河湟，厮囉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厮囉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鹵獲甚衆，厮囉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節度。○自西涼爲李繼遷所陷，潘

宋西事案

卷一

五

羅支舊部往往歸厮囉，回紇降者復數萬，厮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破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州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厮囉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至大功。駕馭元昊，只此一着，以夷攻夷，然厮囉衆寡不敵，勝不可常，惜哉！宋人不能爲哨氏善後之計。

元昊分衛統兵規制

宋西事案 卷一

三年冬，元昊攻回鶻瓜沙肅州，克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州，而洪定威龍皆卽堡鎮，號爲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置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州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土番；回鶻餘兵駐賀蘭山靈州興州興慶府爲鎮守，總十五

宋西事案

卷一

六

萬人，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爲十部。元昊自置番書形體頗類，八分以教國人紀事。○元昊旣志在恢拓，數侵諸藩境，土鄰國數怨之。常選部下驍勇，自衛分爲十隊，墜各有長，一妹勤，二浪訛，遇移，三細賞者，埋，四五里奴，五雜熟，屈則鳩，六隈才浪羅，七細母，屈勿，八李訛，移岩名，九細母，鬼名，十沒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又分兵爲左右廂，諸酋各選精騎，目爲生剛，捉生，其廂左距契

一八五

丹、又抵甘州、有野利剛浪崖遇乞三將、號為謀勇者、人此神童行間之功或言皆有異志、元昊竝誅之、而勢亦不衰、朝廷東自麟府、西極秦隴、開五路帥府、儲衆兵以守之、元昊入寇、常併兵一路而來、諸路兵勢隔遠、不能救援、故敗者數焉、加之儲峙供餉、中外殫耗、

如此布置、豈是小醜規模、英雄之生、當帝王耳、黠虜自是不凡、○併兵一路、此黠虜相傳秘密藏而中國徒解分兵之事、安得

宋西事集 卷一

七

不敗

元昊僭帝始末

寶元元年冬十月、元昊僭稱帝、建國號曰大夏、先是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插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若赤城路、三道竝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反、遣奉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

唐李率兵極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為以狂斐制小番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番悒悒、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建為萬乘之邦、家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

宋西事集 卷一

八

立本武典法建禮仁皇帝、國號大夏、建元天授、伏望許以西郊之上、冊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教勸好、○自郭勸械送山遇、以示朝廷、不疑之意、賊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絕矣、賊為患既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有偽置名職、至甲如埋移香者、作輸歸款、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吳欲自帝其國、何能禁之、獨恨郭勸之執還山遇、勸肉其足食乎、

議削元昊官爵

三年六月詔削元昊賜姓官爵初元昊表至宰相張士遜即議絕和問罪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又上言姑許其求彼將無辭然後陰勅邊臣密脩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

宋西事案 卷一

九

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奏入士遜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至下詔削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於邊募能擒元昊者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勅誥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元昊之叛正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者也吳育援國初江南故事可以順附而收之吳之桀驁豈儼恭順之比乎即密脩戰備亦不在聽其帝與不帝也此奏宜為士遜

所笑然士遜下詔削奪嘗一計及其嫚書

否先是昊母族人山喜謀殺昊昊醜其母并沉山喜之族於河遣使告哀凶逆之罪蓋載不容士遜何不以此聲罪致討即未必能以此服昊然彼方儼然而帝國中亦足少奪其魄失此一着令人扼腕

劉平石元孫之敗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疎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至思甚元昊詐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鄭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萬侯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

宋西事案 卷一

十

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遇賊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為橫陣遵擊退之賊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部率麾下走保西南山眾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仗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退還水東平

率餘眾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遠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截官軍為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於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官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帝因劉平石元孫之敗問所以禦邊判太常禮院丁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

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擇才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輯寧幾二十年為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蟻控扼要害為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日備邊要覽昔西疆未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言符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遊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

米西事集 卷十 十一 之○先是夏人之欲攻延州也雍洵懼請濟師俾俠士三百平以環慶署兼鄜延雍領之十二月以甲五千乘留半月所寇無聞正月初還屯華沼寇又聲由保安來俾懷德壁承平部署元孫鈴轄德和屯保安以禦之李真驕貪士憤之十七日寇聲取金明真介以俟逮亥不至釋而寢十八日四鼓寇奄至士叛俘真十九日寇及城下前是雍聞寇且至亟自華沼赴難會大雪平兼行過保安元孫德和以其甲巡夕宿白巾

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鼓平合吏議進師郭遠日吾未識寇深淺而警進必敗請止此先偵而進平叱曰吾以堅子驍決乃爾怯沮吾軍遂呼馬乘去士未為食踐雪行數十里寇偽為雍使督進平且曰寇已至道隘宜單引衆平信之寇稍剪取亡數指揮乃悟遂屯五龍川據高自守二十一日寇以羸兵先犯之遵陷陣確戰俘馘而反已而再至平軍少利比晚復至為兩翼以拚之德和乃以數千人南道平軍遂敗寇圍而

起京師晝晦如墨移刻而止丁丑始遣中使隨問劉平石元孫家屬加賜贈劉平石元孫之戰以寡敵衆殺傷猶略相當力竭而沒不可為二人罪獨黃德和之潰走令人切齒殆文彥博置獄問狀而德和腰斬宋之賞罰猶為不失○君憂臣辱理固應然况於旬休自當着急公之義晉事其何足法而引以為請耶韓琦表章郭遵

難之逾等死二十二日旦呼元孫以殘甲數千自固冠以渠令召之皆乘馬而往虜騎及榆林民逃者過河中二十二日乃撤城下兵去德和至邠州奏平率衆降賊已完數千兵僅免雍以實狀聞乃斬德和腰賞平元孫家初雍辟用章自副李康伯監安撫兵鈐轄守勤疾之城之圍也用章欲棄延保邠康伯垂涕守勤皆叱之圍解守勤欲白二人雍使先之遂大詔用章杖流康伯竄雍以太常卿守安○丙子黑風自西北

康定元年三月癸酉韓琦奏昨者夏虜寇延州有西路都巡檢使侍禁閣門祇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有跨馬舞二劍以出大呼曰欲鬪將者平問諸將無敢敵者遵獨請行因上馬舞二鐵簡與賊格鬪賊失手腦碎餘衆遂却頃之遵又橫大鋸刀率百餘人進陷虜陣至其帳而還凡三出三人所殺者幾百人遵馬倒為賊所害聞賊中皆歎服其勇也乞優賜褒贈及錄其子孫詔贈遵果州團練使母妻皆封郡君諸子悉除

供奉官侍禁殿直兄弟亦以差拜官

郭遵雖戰沒猶有生氣魏公獨為表章正得馭將之體

仁宗不減兵吏祿賜

昔陝西用兵調費日感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或欲捐兵吏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變更以搖人心宜申諭之

宋史

卷一

五

仁宗之見遠矣真是帝王之識

韓琦薦仲淹知永興軍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豈臣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希文以魏公之薦用而好水川之戰畢竟堅守持重之說不為少徇此所以為希文

劉渙請使喃氏

康定初元昊擾邊官軍顛覆屯田員外劉渙抗章請使喃氏令率衆擊元昊以分兵勢自秦州踰四旬方達喃氏所經道路艱危非貨不行既見倨慢殊無外臣之禮逼渙拜之加以言語不通朝音不能悉達徒捐金緡數萬而還

河湟之戰喃氏得志之時南徙之後文法寢弱勢在危窘自固不暇豈能為朝廷困元昊哉渙策疎矣

宋史

卷一

五

吳育通西域之議

吳育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為遠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脩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賞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

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乃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鄰國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喃廝囉及他番部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

虜之強弱亦是時勢使然今日之元昊豈繼遷比而西域諸番未便如昔日之潘羅支越境而通使徒滋敵笑

宋西事案

卷一

十一

狄青保安之捷

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都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勲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

如此留心邊將自當人人自奮矣
詔添河北各路弓箭手

宋西事案

卷一

十一

康定元年六月言事者以朝廷發兵戍守西邊恐諸處無備乞於京東西州軍增置弓手辛丑詔天章閣侍制高若納為京西體量安撫使就委點集甲辰中書門下奏諸路並宜增置弓手以備盜賊詔除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已從差及川陝廣南福建更不點外其餘戶分量戶口多少增置戊申三司奏乞下開封府并河北買驢三千頭載軍器需陝西詔減二千頭仍增京東西南路康定元年九月丙寅詔河北河東強壯

此法得之

王吉倉卒遇虜之捷

王吉常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卒遇虜數萬騎中貴人皇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死何不且令吉與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曰貴人有不虞

當盡斬若屬，即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奔，衆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奏上，凱自侍，禁除禮賓使，本路鈐轄吉自奉職，除禮賓副使，吉常與夏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行，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曰：「此兒爲王吉子而爲虜，所獲尚何以求爲？頃之文宣挈二首以至，乃喜曰：『如此真我子也。』」吉每與虜戰，所發不過一矢，即捨弓肉袒而入，手殺數人，然後反，自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彼

宋西事錄 卷一 二十九

倉卒無以拒我，則我擒矣。吾前後數十虜陣，其戰未嘗兩矢也。時又有張節與吉齊名，皆不至顯官而卒。

吉之通身是膽，故一往無留，行直可爲陷陣擒敵之法。然如此驍將而不至顯官，宋事可知。

范雍李士彬之處降夷

李士彬世爲屬國胡酋，領金明都巡檢使，所部十有八寨，胡兵近十萬人，延州人謂之鐵壁相。

公夏虜素畏之，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知，白延州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于士彬，于是降者日至，分隸十寨，甚衆，元昊使其諸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李聞鐵壁相公名，莫不墜膽于地，狼狽奔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益驕，又以嚴酷御下，而多有所侵暴，故其下多有怨憤者，元昊乃引以金爵誘其所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

宋西事錄 卷一 二十九

歲元昊遣衙校賀真來見范雍，自言欲改過自新，歸命朝廷，雍喜，厚禮而遣之。凡先所獲俘梟首于市者，皆斂而葬之，官爲致祭，真既出境，虜

騎大入，諸降虜皆爲內應，士彬時在黃帳，寨聞虜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鞚以詣元昊，士彬使其腹心赤豆軍主以珠帶示母妻，使逃，母妻策馬奔延州，范雍猶疑使人誦虜，皆爲所擒，明日騎至城下，元昊割士彬耳而不殺，後十餘年李于虜中，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趙元昊悉衆

李于虜中，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趙元昊悉衆

入寇陷金明寨執都監李士彬父子遂攻安遠
塞門永平寨安遠最居極邊賊砍壞兩重門監
押侍禁趙元吉追下軍士斫追賊兵復奪得城
門拒守數日賊乃去賊遂合衆屯於州城之北
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三日賊分兵出東西城
之後及西城之間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
矢攻賊死者頗衆遂不敢攻明日賊引兵退其
守城將佐鈐轄盧守勤等謹條次其功狀乞超
資酌賞以勵後來又奏拷寨主殿直高益監押

宋西事案 卷一

殿直韓遂安遠寨主供奉官蔡詠奉職曹度借
職王懿皆死於賊趙元吉及寨門主供奉官高
延德權監押右侍禁王繼先永平寨主左侍禁
郭延玠權監押左侍禁王懿皆有拒守之功詔
死事者優與贈官仍賻錢絹錄其子孫元吉遷
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克安遠寨主
士彬與范雍之愚何兩人會合于一時乎
種種癡絕令人發咲况于劇虜能不輕視
張方平平戎十策

元昊陷塞門諸砦執若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
遠承平砦時著作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
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
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
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
也宰相呂夷簡見而避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
大得科人矣十策載第二卷

元昊阻河爲固渡河不易又十日而始至
兵力疲矣即至其巢穴夏人能拱手而聽
之乎吾未見其奇也

宋西事案 卷一

范仲淹防禦延州事宜
康定元年八月詔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
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
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
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于是大閱州兵得萬八
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
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
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大范蓋指雅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于是羌漢之民相踵為業。○又以延州當時試藝之法，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斫駘，腰躬腦躬，一綽箬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實藝。

宋西事集 卷一 五

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九步射於四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為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為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為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為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為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為第三。凡馬射鹿子或荊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為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為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為第三。

凡馬上使鎗，左右十刺，得五中，本人為及等。馬上鉄鞭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共重十斤為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為中。馬槍鉄簡俱及等為第三。步刺槍步斫劍，即勝者為第三。馬上盤錘刀木槩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為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請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才錄用。如第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

宋西事集 卷一 五

審院行之

此之謂以守為戰，而租稅就近為輸移兵就食，尤為可法。但於防守之時為有礙，故只以春夏為然。○如此乃為實藝，可為後世練習之法。

任福白豹城之捷

康定元年秋，夏虜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及骨咩等族，以牽制虜勢，使東路都巡檢任政

華沙寨主胡永錫擊骨咩族使鳳川寨監押殿直劉世卿將廣勇神虎二指揮會華沙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將兵趨西谷寨與寨主等共擊近寨諸族期以二十日丑時俱發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授諸軍甲十七日未明出兵令城門非從兵行無得輒出一人聲言巡邊是夜宿業樂鎮十八日晚入柔遠寨十九日犒設柔遠諸蕃部禁止毋得出城密部分諸將使駐泊都監王懷正攻白豹城西斷神樹發來路

宋西事案

卷一

三

人斬獲二百五十一餘級虜牛馬羊橐駝七千餘頭器械三百餘事印記六面偽宣勅告身及蕃書幾通軍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蕃官巡檢趙明爲殿而還○任福破白豹寨捉虜到偽首領季家妹在慶州官負充奴婢恐蕃界首領聞及轉生怨毒別起奸弊遂差指使侍禁石斌往慶州取同延州通判馬端及本路都監朱青問得所說事文狀一紙及稱于慶州淮安鎮有投來軍是親叔即差石斌押送慶州分

宋西事案

卷一

三

付與親叔歲奴收管令嫁士人爲妻後石斌回稱到彼歲奴骨肉並來觀視號哭

好水川之敗白豹城之勝易之也兵家勝負其可恃乎哉○只處置一箇卒亦不草草前輩臨事乃爾

種世衡城清澗并知環州始末

九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軋溝軋福趙福三堡時砦門諸砦旣陷鄜州判官種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

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陵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圍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也爾其肩而出之凡肩石一畚定價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城成賜名清澗以世衡知城事

過石而及泉人皆知之特不肯以百錢肩

宋百事類

卷一

三

一畚耳重酌之下何事不辦特一鑿井哉種世衡初至清澗城逼近虜徑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使吏民習射使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者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嘗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咎之撫養羸屬親入

其帳得人歡心乎爲之用寇至累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清澗城遂成富強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此法不特可教射凡一切攻守之具皆可倣行

胡部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思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入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

宋百事類

卷一

六

恩慙思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心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此邊吏之苦心然亦止可以籠絡慕恩不如雪夜入牛奴訛之寨尤足動人

延州東路清澗城承平砦并保安軍北巡檢劉化基手下熟戶蕃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數并投來蕃部並在逐寨及本軍側近住坐未曾歸業恐其失所却逃入蕃界仲淹遂牒種世

衡等勸會驚移熟戶蕃部有未敢歸業即便相度鄰近官私空閒地土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糧收買又勸會驚移人戶并投來蕃部其中甚有缺乏衣食存濟不得却恐致有逃走又牒種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量支借貸祿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嘗切照管安撫無令失所又金明砦蕃戶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緣經討虜後無力耕耘又牒延州通判高延夫將蕃部每家十口已下

宋西事案

卷一

元

各支斛斗二石十口已上支三石並令于本處若食支給生羌歸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券袍帶無復貳心世衡令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敗去遂不敢犯真是循吏撫民之政如此撫夷異類安得不歸心向化元昊雖數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于黠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

宋西事案 卷一

稼且早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王者天都王者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野利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種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野利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清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于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清澗留文貴不遣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

宋西事案

卷一

元

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于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為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反以它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于此者汝能為我卒不言否嵩泣而允世衡乃遺野利書膏蠟致衲衣間密縫之仍囑之曰此非濱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節遺野利野利

一九七

見棗龜笑曰種使君年已長矣何以戲為度必
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
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
嵩堅執無書至筵筵極苦終不言又數日私召
至其宮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
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
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
于是褊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
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

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
右則諸近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
衡令于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
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遣之世衡度使者至嵩即
還而野利報效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
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
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
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遠滅虜得之以獻元昊
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

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寮屬
為請皆其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
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
也初洛苑副使種世衡在清澗城欲遣僧王嵩
入趙元昊境為間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拷掠
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耶嵩誓死不言世衡
曰先試之乃縛嵩于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
衡曰汝真可也時昊使其妻之兄弟寧令之舅
野利旺榮及剛浪陵分將左右廂兵用事世衡

使嵩為民服資詣旺榮且遺之棗及嵩龜旺榮
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會元昊欲復歸中國而
先耻自言乃釋嵩囚使旺榮遺邊將書遣教練
使李文貴送嵩還曰歸者種洛苑書意欲求通
和耶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龐公為經畧
非世衡不能用間非王嵩不能供世衡之
用間。嘔盡心血能令最黠之元昊在其玩
弄中亦自夏人蒙邊以來絕快意事也。但
二將繼亡而夏人兵力卒亦不衰不知何

故。

仲淹累奏薦种世衡知環州未用又上言環州
勾當一郡十三寨當此危地須在得人朝廷以
臣不才而輕此一路臣恐將有麟府之禍雖加
罪于臣無益邊事臣今乞將新授左司郎中一
官迴授种世衡轉諸使司知環州權鈐轄司或
朝廷從臣所請使邊臣知推讓之風亦非細事
如終不允從則乞差臣帶本路一將軍權知環
州支備如朝廷體量臣稍涉虛妄甘受上書詐

宋西事案

卷一

三

妄不實之罪。

希文薦賢如此懇至安得邊事不舉然亦
惟世衡足當希文之薦耳

种世衡為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有狀郎延
經畧使龐公奏世衡披荆棘立清澗城若一一
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頃之世
衡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
鐵石今日為公下淚也
能使鐵石心腸下淚者乃能使不有其驅

命。此理易曉。但以世衡之素尚氣節而尚
有不法事可以按驗則邊將文網之當寬
確矣。

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
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清澗城已完乃奏徙世
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倔强未嘗出
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
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
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

宋西事案

卷一

三

諸胡胡可失期也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
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
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將獨環
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
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
復以環為意

以恩信結諸酋得其效力須如乳母之哺
兒又如狙公之賦芋權實雙行乃見妙手
而尤妙在每事出其不意如世衡雪夜之

往此謂兔起鶻落不容措手者也。

世衡種種作用出之深心而颺馳電逐如天馬行空都出人意想卜度之外自宋制馭西夏以來吾以為第一異才然以此才局以此信任而僅得固吾圉以伐虜謀卒不能剪滅此而朝食豈元昊之勁為古今所莫敵哉予視仲平初知武功縣用刑嚴峻追呼不使人執帖片紙榜縣門人莫不驚懼如期至後再知澠池葺南山廟而梁

宋西事卷一

三

重不易舉仲平期以某日合手搏傾城人往視之既至佯語之曰鬼為我致廟梁然後觀于搏眾欣然下山須臾而上其為政多此類大較仲平所長在權術智畧超人一等而於旋乾轉坤之手終是有間

仲濟奏城永平諸寨

仲濟以廊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若先備復城寨即是遠圍乞遣使命令臣督諸將出兵先修復廢砦別置戍守既逼近蕃界彼或點集天馬

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前後凡六奏卒城永平等十二砦蕃漢之民相踵復業

修復城砦以招集蕃漢之民亦是因時制宜之法未便可以律別路之形勢也

史吉力守永平城寨

當夏虜寇延州永平監押欲引兵匿深山俟虜去復歸指揮使史吉率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于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謀告吉

宋西事卷一

三

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迹何可掩異日為有司所劾吉為指揮使不免于斬頭願先斬吉於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從行也寨主監押漸惧引轡而返虜至圍城吉帥眾拒守數日而虜去朝廷以寨主監押完城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失城寨吾豈論功乎後官至團練使

賞不及功所以令戰士之多向隅也如史吉者可多得哉

紙甲之製

四月戊子都轉運使奏請令准江南造紙甲三二萬副本路給防城刀手詔委逐路州軍以遠年帳籍製造

遠年帳籍取製紙甲事舉而不費

王堯臣安撫陝西

仁宗時王堯臣為學士知審官院陝西用兵為體量安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于民自元昊反三年於今

關中之民凋敝為甚請以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仁宗從之使還上言延州鎮戎軍渭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為賊先據勝地誘致我師將帥不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兵方疲頓乃與光羌合戰賊始縱鉄騎衝我軍繼以步吳挽韁注射鋒不可當遂至掩覆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失之咎也願勅邊吏常遠斥堠遇賊至度遠近立營若然後量敵奮擊毋得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

此真安撫使也遇賊度遠近立營若然後量敵奮擊定不至臨陣奔潰

韓范攻守之議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衍亦曰微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郎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

瘦人飢其勢易制且郎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息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郎

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范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剽黠虜若郎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于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郎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

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
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
洙歎曰公于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凡用兵
當置勝敗于度外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
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
以賊吳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
而來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
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
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元

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
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
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何進討斷在
不疑朝廷終難之

希文之識力自定

任福好水川之戰

康定辛巳歲韓琦為陝西經畧安撫使尹洙為
判官同詣闕獻入攻元昊之策欲自鄜延原兩
路出師夏竦作太師意不甚主皆呂夷簡居上

弼天下之務一斷于已杜衍方副位樞地深以
入攻為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覆以來言羌
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徒果如此豈可沮之韓
尹既遂請即馳驅而西自畿甸近都配市驢乘
軍須入關道路擁塞曉夜不絕其諸州度盡於
關中括取州縣不勝其擾范仲淹雖與琦同副
帥任已專守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仲淹
固執不可洙徑走延安見仲淹圖為協力仲淹
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諸路將佐聚兵數萬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元

早

為出討之計○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
淹議淹自為書貽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
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
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韓琦
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眾寇渭州逼懷遠城琦
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
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恭軍事涇原都
監桑懌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
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

出敵之後諸若相距繞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至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開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伴北桑憚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憚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馬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

宋西事案

卷一

聖

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在此不多明日福與憚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憚于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蕞之乃懸哨家鶴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憚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衆動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豎飽老旗憚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

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壘相覆壓憚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創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鉄簡挺身決鬪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畧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

宋西事案

卷一

聖

傳皆歿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跪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竟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竟亦能從招討以婦乎哀慟之聲震天地琦掩泣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于度外也奏至帝震悼爲之肝食

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當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由叅軍耿傳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畧判官尹洙以傳文吏無軍責而死於行陣又為時所誣為作憫忠雜証二篇○任福字佑之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殿前諸班以材力選為列校凡六遷至遙領刺史寶元初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

宋史

卷一

四

五

勇幹者除前班官任以邊事除福莫州刺史充嵐石隰州都巡檢使尋改鳳翔秦鳳階成等路駐泊馬部軍副都部署兼知隴州康定元年遷忻州團練使充鄜延路駐泊兵馬部署尋徙知慶州兼邠寧環慶路兵馬都署安撫使是歲九月福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拔之破其四十餘帳獲其防禦團練使等七人朝廷賞其功遷賀州防禦使兼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月餘又遷侍御親軍都虞候明年春受詔乘傳至涇原與

陝西都部署經制邊事二月元昊寇渭州福與諸將出兵合數萬人禦之先戰小利乘勝直進至三川口忽遇虜兵且二十萬官軍大敗矢中福子懷亮之嗑懷亮墜馬援福馬執告之福猶趣以疾戰虜擊懷亮墜崖死福乘馬運四刃鐵簡與虜鬪身被十矢頰中二刃乃為虜所殺年六十一上聞而惜之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進封其母董氏為隴西郡太夫人妻王氏封琅邪郡夫人子懷德除供備庫副使懷

宋史

卷一

四

五

亮贈率府副使懷譽除供奉官懷謹侍禁孫惟恭惟讓皆除殿直姪懷玉除借職賜田宅贖贖甚多
好水川之敗非獨違魏公節制也臨敵受命所統既非素撫之人又且分出趨利人各一心如此行師未有不敗若任福身被十矢猶揮刃決鬪忠勇之槩雖死猶生安得以成敗論人○任福之死戰即愛子墜馬援鞅以告猶絕無一念憐惜之態此真

能以身許國者。然而宋之卹其身後者。亦自有恩。此宋祚之所以尚遠也。

韓魏公定出師臨敵之法

琦以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其所從之兵。衆不可一槩問罪。今不立法制。他日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存亡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諸路總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帥陷殆者。并斬從之。

宋西事案

卷一

聖

此千古不易之法。此法即今之家丁也。

招集吐蕃熟戶

吐蕃族帳四路。惟秦號最盛。雖藉以爲籬障。然久持姑息。無畏服心。沿邊熟戶。多爲吳賊脅從。魏公旣加慰撫。有違叛者。必舉兵討除之。隴波等族。賞鈔邊已出師焚蕩。未入漠謝罪。又遣使詰問。皆納子爲質而去。琦以恩威旣行。仍遣通判尹洙詣諸族。召酋首戒諭曰。爾族可出人馬若干。我閱視而藉之。緩急禦賊。當發符召爾等。

宜駐營于野以聽命。一人不至。納羊爲罰。羊不至是慢令也。率師誅剪之。獲賊首者。進官增俸爲賞。得蕃兵一萬三百餘人。

此一萬三百餘蕃兵。藉之。雖在一朝結之。則在平日。若以驟集爲用。非徒無益而且滋害。

周美城金明之義

延州都監周美言于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

宋西事案

卷一

聖

之。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千。薄金明。陣于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爲救至。即引去。旣而賊出艾蒿砦。遂至郭北。平夜。聞不解。美悉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噪。賊懼走。獲牛羊馬橐駝。以數千計。遂募兵守其地。

美亦奇士。與种世衡畧相當。心誠求之。何患天下無才也。

范仲淹議罷行營之號

慶曆元年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仲淹體量士氣，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仲淹言：任福已下，勇於戰鬪，賊退便追，不依韓琦約束，因至陷敗。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臣非不能督主官員，須令討擊，不啻踈虞敗事之後，誅之何濟？惟聖慈

宋史

卷一百一

三

念之，其郵延路罷行營文字，臣且令所部許懷德收掌，別聽朝旨。臣一面依此聞報，夏竦韓琦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朝廷取舍。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職，妨誤大事，從之。

敗事之後，誅之何益？然不誅更何益？所以操縱之權，不得他諉。

范仲淹答書之議

三月，元昊答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

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耶？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已，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

宋史

卷一百一

三

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

苟利社稷，生歿以之。希文之通書，豈以毀譽利害動念哉？但以朝廷仗鉞制閩之臣，欲通一書而議者紛起，何以展布。

張亢築建寧等堡

慶曆元年秋八月，元昊陷麟府，相繼閔敗之。皆夏竦為經畧，招討使吳遵憲金明若破寧遠砦，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遣兵分屯要害。

以絕麟府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于柏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十餘柵河外，始固。

楊偕請棄河外，恐以輸餉資敵。及張亢一戰而五堡十柵建矣。事豈不在人為。

軍興用度之議

時軍興用不足，因聽並入邊中芻粟，于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于券償以池

又曰事案

卷一

是

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鉄灰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奸。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門益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承興等十一州軍商置官自輦運，以衛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柵務于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未鹽，悉復禁推。

軍興供億之費，正苦言利之臣利未見而害已叢。

夏竦陳執中之罷

冬十月，夏竦陳執中罷。時陳院張方平以豐州之敗，言竦為統帥，三歲於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則殘傷。安用統帥為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帥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則殘傷。

又曰事案

卷一

是

每聞至此，令人欲涕。方平之官，尤為晚矣。分秦鳳涇原等四路經畧。王公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畧。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公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于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速斥候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

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助邊用。使行間規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藉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藉莫敢犯法。藉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于橋子谷。傍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

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

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鈞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庚申。詔恤將校陣亡其妻女無倚者。養之宮中。○十一月壬申。黑風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

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韓琦同經畧涇原。并駐涇州。琦善秦鳳。臣善懷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懷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川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於是復置陝西路經畧

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藉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爲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畧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誦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

宋史卷一百一

書

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三年春正月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請也

魏公之備虜龐公之馭衆范公之撫夷俱是真正經濟才而龐公能使十萬戎兵散處城中不敢犯法尤見妙手嗟乎安得起公于九原哉○諸臣皆極一時之選而韓韓于朝用之各適其長然亦僅僅備邊使

無犯而已豈諸臣之才果止此乎抑邊疆之難措手耶○用兵日久自知事難中制

范仲淹請寬高延德之竄仲淹以西賊攻塞門砦其寨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不與救應皆主高延德爲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配遠方因言漢家將卒有數人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爲賊所擒即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邊任使使陷蕃將卒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或即

宋史卷一百一

書

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討如朝廷責其不效來者遠竄其陷蕃將卒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爲藎其患不細管漢中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爲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乞朝廷留意

范公此意終是以招來西夏爲主故於破擄將士特寬一格然力屈而擒與背主而叛原不同科韓琦奏增土兵

韓琦與仲淹在兵間最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初，京師歲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河之道。又請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為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擯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隴則平夏兵素弱，必

不能支，我下視與霧穴中兔耳。

即此所料，與霧恐未必為穴中之兔，言何容易，但軍雖別屯，耳目相通，為一此乃至筭。

又處置屬羌事宜

原州屬羌明珠滅滅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隔絕鄰道。韓琦聞涇原欲襲討之，因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嘗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為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

侵環州，邊患未艾也。宜因元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蘆泉為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不為擾而環州鎮戎等處徑道通徹，可以忘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葫蘆諸砦，屬羌歸服。

深得據勝之法

義勇保捷之刺

慶曆二年二月，詔選河北諸州強壯者為軍刺，手背為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

練，不願者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為保捷軍。

刺軍之法非厚精無以易其心，其心易其命乃聽，此亦不得已一權法耳。然兵之衆寡全在所用，西夏之急，呂許公當國增兵四十萬，及文公為相，龐公為樞密使，減陝西保捷八萬卒，未見後之弱於前也。

葛懷敏之潰

二年閏九月，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早，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

野利剛浪陵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陵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請種世衡乞降又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清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情便于和世衡與籍咸疑其詐乃屯兵清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汾使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

宋西事案卷一

七

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九千人馬六百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川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汾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番潘兵援之元昊乃還

劉平以三萬衆禦十萬虜騎尚斬馘以千計力竭而陷非奔潰也任福好水川之戰初亦頗獲首功揮刃歿凜然丈夫如葛懷敏則直束手奔潰而已呂夷簡謂一戰不及一戰信哉

吳育議論元昊以謝契丹

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為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懽今二番自闔闔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烟塵之驚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

宋西事案卷一

七

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有堅拒當為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詔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異育議廟堂之體自合如此

劉滬議城永洛吉公二城

先是內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檢劉滬建議修永洛吉公二城陝西四路招討都署鄭戩主其事知秦州文彥博知渭州尹洙等皆不欲修會琦自陝西宣撫還奏請罷之又罷四路招討以戩

知永興軍，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罷。遣滬與著作郎董士廉依前策修之。議者紛紜不決。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洙召滬、士廉令罷役。番部皆遮止滬等，請自備財力卒修二城。滬、士廉亦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以付，恐違番部之意，別致生變。遂城之，洙以滬、士廉違節度命，狄青往斬之。青囚之，以聞。於是城中番漢之民皆逃潰，生戶及亡命等爭據其地。韓琦又言鄭戩奏乞令臣不預商量，臣常患臣僚臨

朱百事案

卷一

事

言先

事多避形迹，或致賞罰間有差悞。因退思之。臣在西邊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西路于永洛城。此事比之它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不忠，有悞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責，輒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詔答與魚周詢等及陝西都轉運使程戩等奏二城修之於邊計甚便。况永洛城今已修畢，惟女牆少許未完，棄之可惜。誠宜遂令訖役。五月十六日詔戩等卒成之。

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况越疆而城，何以爲守。彥博與尹洙之見，與魏公合。舉事安可草草。

夏人歸石元孫

五年夏四月，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歿，爲國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曰：春秋晉楚戰于邲，楚獲晉知瑩，晉獲楚公子穀。臣旣而晉歸穀，臣以求知瑩，楚人許之，各全其生。請如故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

朱百事案

卷一

事

言先

以對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僉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奪追之。

元孫以陣亡褒卹，何面目復歸見朝廷乎。恩澤之奪，何足示禦宋。於是乎失刑矣。元昊之敗契丹。

冬十月，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

見敵據得勝寺南壁以待蕭惠與元昊戰於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逐之而進軍次於河曲元昊親率黨領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倍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藉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

其馬飢人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砮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明朝冬間即遣人于近邊燒荒

夏人之善用兵也不獨長於制勝亦且巧于處敗每退必藉其地此是困虜一法

元昊之亡

八年春元昊死時年四十六昊初娶遇乞從女

野利氏生寧令哥特愛之以為太子既而欲為寧令哥納沒移氏為妻見其美自娶之寧令哥憤殺元昊不灰刺其鼻而去匿訛龐家為訛龐所殺元昊因鼻創歿時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也養于母族訛龐訛龐因與三大將分治國政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

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為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昊之才畧亦夷狄之雄也乃以自亡其身豈天故祚宋而奪之魄乎○非宋處置西事之失其最大者在元昊未請而西平之封以見輕戎狄元昊既歿而諒祚之冊以坐失事機夫古之所謂柔遠者以其為不侵不叛之臣耳未有虐制我人民焚蕩我邊疆震驚我宗社而尚以煦煦之恩存立

其遺孽者，即三勁將分治國政，未必遽爾覆巢破卵，然一番除克雪耻，亦足少弭百餘年飲泣洒血之憤，而程琳之議此真迂儒頭巾語也。讀之歛卷太息。

宋西事案卷之一

已可與矣 卷一

宋西事案目

二卷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疏

張方平請罷陝西招討經略疏

夏竦陳西事十策疏

劉平請選用酋豪守邊疏

陳執中論西夏事宜疏

范仲淹乞嚴邊城實關內疏

韓琦陳用兵練卒疏

韓琦請鄜慶渭三路添兵疏

范仲淹論夏賊未宜進討疏

范仲淹上攻守三策疏

龐藉詳定仲淹攻守之策疏

張亢知鄜州論西事疏

張亢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疏

韓琦論備禦七事疏

范仲淹議河西攻守疏

田況上西賊十四事疏

歐陽修論永洛城事宜疏

張齊賢論陝西事宜疏

李繼和論守靈州事宜疏

王韶上制服河湟疏

蘇軾增修弓箭社條約疏

宋西事案目

宋西事案目

卷之二

二

宋西事案卷之二

海濱詢士漫輯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疏

寶元元年張方平上平戎十策略曰頃聞元昊猖獗敢犯邊吏出車遣戍頗煩旰旻臣竊投筆憤歎西望毛豎恨身在遐遠不得請纓關下思效愚者之慮輒上平戎十策臣未嘗遊函潼之西故其山川地形風土人物不無闕略至於軍國機事臣以疎遠莫得詳知今所論著徒採歷

宋西事案卷之二

卷之二

代史冊兵謀地志及所見朝廷施為顯然之事臆度道聽懼不精審至有所得或足以發乞召兩府大臣試於御前商確或有一得上稱清衷則於海嶽亦有消塵之益也所撰平戎十策謹別錄實封附遞上進

攻心

臣聞上兵伐謀又曰攻心為上今元昊猖狂負恩且習我之舊有輕我之志而無備我之心謂我必不能長驅出塞薄伐問罪也臣謹按地志

麟府本銀勝之地去銀州三百里夏州五百里其去興州封壤相接賊巢穴在興州中都府若因鄉道渡河直趨五七日可到賊來入寇必自延渭北還自教程途自倍若徒遣輕騎姑謀犯邊清野深溝足挫其銳倘悉發其衆身來入寇則中都守備勢當單寡誠能先以精兵屯布旁河州郡至元昊犯塞之時為奇兵自麟府路入卷甲掩其巢穴使西邊城壘守險自固勿與之戰元昊聞兵臨國正所必救事出慮表衆懷阻

宋西事集 卷二

懼數道伏擊潰敗可保且彼州父老我之遺人飲潼荷旃猶懷華土王師掩至可以恩信招徠則朔方之地庶復歸國伐其謀於已定攻其心於不測所謂出其不意掩其不備一舉破賊策之上也臣聞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志自國家失朔方棄靈武置戍內地控拓益感專為靜勝深戒生事然戎心貪戾益思蠶食今若屯邊郡坐糜餽廩來則自保去又不追費錢無功損威示弱計者若不厚姑息之使甘心而後止則

則臣恐邊鄙之虞未能撤警也

收拾人心正是攻心之第一義

伐交

用兵之道其次伐交今元昊所恃為交者豈非北虜乎臣聞元昊與虜通姻揆其事勢必先要結我與契丹通好三十餘年矣自漢以來夷夏之和而能謹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惟懷我恩信利我聘幣抑當我盛德之世無彙可乘今其與我之和好也在外而其與戎人之

宋西事集 卷二

親睦也在內外雖我睦陰為我助此又不可不慮也示我之有禮防彼之有辭此為事機不可失者臣願遣使一介齎書一函示之以元昊背義之由朝廷備禦之意其書曰夏州自德明以來受恩於國至於元昊綏撫彌隆今忽恣睢虧廢貢職蕃臣阻命法當致討如聞元昊連彼婚姻遠與問罪之師實損與國之好彼誠矜其狂易遣喻此情若元昊悔過改圖效誠請命則我為之寬宥待之如初誠元昊不虞訓辭居然

復。息。違。我。二。國。之。命。自。恃。獨。天。之。強。則。當。明。不。詔。書。削。其。爵。命。申。初。守。將。蕩。滌。鯨。鯢。如。此。則。我。與。契。丹。以。元。昊。之。故。益。示。敦。睦。之。道。契。丹。於。我。雖。元。昊。之。姻。莫。與。間。嫌。之。說。雖。未。能。破。彼。之。交。而。我。之。親。鄰。伐。叛。兩。有。辭。矣。伐。交。而。交。不。可。伐。日。後。契。丹。尚。以。元。昊。輸。款。邀。功。况。初。發。難。時。言。何。容。易。

專勝

善。用。兵。者。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

宋西事案

卷二

四

以。十。擊。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吾。所。與。戰。者。約。也。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矣。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昔。昊。為。三。軍。而。病。楚。隋。以。易。戍。而。弊。陳。多。方。誤。之。用。此。算。也。今。緣。邊。城。壘。縣。接。千。里。臣。慮。元。昊。分。布。兇。黨。間。出。討。略。示。欲。掩。襲。分。我。守。備。務。以。疲。我。而。諸。守。將。輕。請。齊。師。我。備。彼。去。正。墮。其。計。今。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國。家。控。制。西。陲。置。兵。之。根。本。也。形。勢。影。援。足。相。首。尾。緣。邊。城。壘。于。

茲。倚。重。臣。請。諸。境。上。州。軍。擇。守。將。使。脩。築。堡。戍。斥。遠。烽。堠。非。時。寇。至。始。使。斂。衆。清。野。閉。壘。自。保。勿。與。輕。接。又。元。昊。犯。塞。路。皆。荒。磽。地。無。水。草。齋。糧。而。至。假。有。攻。圍。勢。不。能。久。若。賊。亟。來。攻。我。則。隨。路。發。師。設。謀。邀。逐。無。輕。動。衆。以。損。威。重。如。此。則。不。為。多。方。之。誤。而。取。專。勝。之。功。矣。

專勝二字大是可味。惟專則自勝。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即此便操勝人之勢。以夷狄攻夷狄。

宋西事案

卷二

五

邈。州。大。首。領。喃。厮。囉。今。吐。蕃。之。遺。種。也。自。潘。羅。支。殺。繼。遷。而。德。明。破。滅。六。谷。世。為。讎。怨。今。諸。戎。能。為。元。昊。後。患。者。惟。洮。涼。爾。比。聞。效。順。來。獻。戎。捷。朝。廷。撫。納。恩。信。亦。厚。此。誠。以。夷。狄。攻。夷。狄。之。策。也。臣。以。為。馭。戎。夷。之。道。不。惟。賞。利。懷。誘。亦。在。誠。信。要。結。今。邈。川。界。於。西。鄙。感。慕。恩。德。納。忠。為。用。常。所。贈。賄。恐。未。足。以。致。其。力。倘。於。朝。臣。中。擇。一。有。機。辯。材。謀。之。士。銜。命。臨。撫。諭。以。國。家。眷。遇。之。意。凡。元。昊。部。族。與。洮。河。接。境。而。我。應。援。可。及。

者使自攻取之為出偏師趨要害為之掎角是令邈川自為戰也或難臣曰元昊既弱邈川復強是元昊未破又生一秦矣臣曰不然今量邈川之眾固未能困元昊也我因其力而假之勢羌有貪利之心且為我用足以牽持元昊之後分其備禦茲亦多算之一端也

收哨氏之用異日劉渙之使徒然有勞而無益則聯絡異類自當別有作用

安民

宋西事類

卷二

不

臣聞武有七德先安民而後可以保大定功也今聚師西陲凡百調率應期趨辦是在關中若百姓力屈流亡騷動則嘯聚草竊不逞之民乘焉語曰鳥窮則喙獸窮則搏民窮斯為盜矣羣黨連結展轉相雄茲亦患起於甚微釁生乎所忽則朝廷之憂不在邊防而在四郊之內矣伏惟陛下深念茲哉諸陝西將帥轉運使等宜得識大體明時務周才之人充之凡廢置之宜弛斂之事當循寬大無使躁急陝西州縣長吏悉

為選擇特降深詔告諸守令所聽民政務從簡直宿逋久負一切除免諸所科率起自近年有害於民者悉且權罷應徭役重色破民產力者使更張之以便安百姓關津山澤使民小利者與眾公共以惠貧弱上以布國家之德澤下以裕編民之生路以弭盜賊以固根本安民之要此其大節若其不先恤之而先困之寇未至而民已疲則是自取弊也何保大定功之有哉

此堂堂正正之議

宋西事類

卷二

一

置兵根本

用軍決勝在乎統帥統帥不一則威令不行不相為用非成功之勢也今環慶鄜延涇原等路各有部分莫相統領臂指伸縮當從中御機宜緩急勢不相及夫同舟而濟胡越一心利害背馳則為路人矣臣伏觀唐代制度方面重權不欲專授戎帥故命皇子弟為元帥及節度大使今自陝以西永興當咽喉之要大河之南襄漢之北榮陽之西輸餽供億此其都會臣愚竊以

爲大軍根本，宜駐此地，而置陝西處置招討使之名，應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節度之，其大使請自聖心選置，留止都下，使遙領之，擇命大臣才望威略，可任以重者爲副大使，行大使事，以永興爲治所，以臨制諸路，凡緣邊城戍要害控扼之處，爲寇衝突，或邀襲討逐，當得鄰道相會合，應援者聽其處置焉。此則權用雖在外，而柄鑄實在內，輕重相持，易以移改，蓋馭將之要道也。

宋西事案

卷二

八

大約根本之地，尤在中樞。

足食

關中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昔秦鄭國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澤鹵之田，皆畝收一鍾，至漢白公復引涇水注渭，袤二百里，故關中號爲沃野千里，而無凶年，自漢唐之盛，此焉作都，非惟百二之固，抑資膏腴之利也。臣竊以爲西疆之事，宜聚重師於永興，爲臨制根本之地，然今關中地有遺利，山陸險阻，飛輓爲艱，邊儲軍資，供須

勞敝，今誠能按兩渠之故迹，豐衣食之本原，檢責經界，間置屯務，則不煩遠爲調發，而足食矣。或難臣曰：昔唐氏都關中，肅代兵興，中外艱食，禁軍乏餉，百姓至捩穗以供之，及劉晏領租庸轉運使，最遠食貨，輕重之術，然徒能引江淮之粟以食秦人，豈二渠之利不興於爾時乎？臣對曰：昔在唐初，二渠所溉，猶萬餘頃，及承平漸久，事不務本，沃衍之地，占爲權豪，觀游林苑，而水利分於池榭碾磴，以故亡天府之利，貽天下之

宋西事案

卷二

九

害，故二渠難復於唐氏之時，正爲建都於彼也。今議復之，又何憚焉。

此卽是屯田之意，理財正大之道，舍此更無別法。

豐財

夫兵事之大財用，爲急，豐財足用，必有根本財用，根本在乎三司，比來邦費弊事積矣，有司徒張空簿，而國財糜散於姦游之手，伏望選用材幹精力之吏，通輕重之數，明功利之術者，覆寔

天下之金穀以入為出以有餘補不足以會中外一歲經用之實則財賦之盈虛可預料矣而又通其積滯權其贏縮使關市不乏貨物平準此理國行師之本也諸不急之務無益之作浮沉之費欺侵之弊精為節度以集大計子曰足食足兵洪範八政先食貨而後賓師故知師旅大事財用為急也

可與足食合為一條

備姦

宋西事案 卷三

臣聞用兵之術多方誤之伏以東南糧運在於汴渠比來重惜民力久不開濬每歲霜寒水落泥沙填淤遂至河底高於堤下民屋至於黃河奔流湍瀉亦全藉隄防之固所謂築垣流水今黃汴是也自戎人即叙通其行商憧憧往來布於都市其所通結素無禁限唐憲宗初計准西而姦臣王承宗李師道輩潛遣刺客暴害大臣斷陵廟之戟焚芻廩之聚此亦慮外之事也今黃河橫腹心之內汴渠為輸委之本若姦人窺

視潛有決壑汗瀦我良田損墊我邑屋阻絕我運路則是肘腋之下更生一役其汴渠黃河隄障益望擇勘幹吏密為分地巡邏以譏察姦人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其此之謂矣外敵戒嚴事事須有密酌防維不特在決隄一事而宋之都汴則所重在此

購募

竊聞元昊勇而好殺安忍無親背面之間必有讎敵可重行購賞以動其人有能得其首級者

宋西事案 卷三

舉元昊之爵位土疆授之而許以重師為之援護戎人不義聞利必動則彭寵喪元於家奴符生殞命於近族事或有之矣

非善於用間者不能用購蓋間密而購顯以間為購始不召侮外夷

張方平請罷陝西招討經略疏

曰竊惟羌虜叛命王師致討分命重臣委之統帥故授夏竦陝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實節制之空國事邊於茲三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

惟不來來必得志控要城寨殘傷無幾內屬蕃落驅略向盡鈍兵挫銳財殫力屈去歲劉平石元孫之沒奪范雍節鉞今春任福之敗罷韓琦經略使中外皆謂朝廷威罰不舉責效太輕然猶薄示損懲微塞物議安有權握大衆坐翫寇敵至於覆軍殺將感國損威而曰我不預知是安用名爲統帥也昔自三代至於春秋列國凡起軍旅未有其國君不親預戎事者自漢至唐與兵舉衆未有元帥不身先士卒在於行陣者

宋西事案

卷二

三

非陝西疆域然爲統帥苟急國患卽未能請行赴救猶須整師境上助爲聲援陛下盱食軫慮遣勅使齋璽書督之出偏師使遙牽賊後逗遛立却畢竟不奉命至使賊如蹈無人之境因以平豐州夷寧遠麟州幾陷今雖幸存勢已孤絕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一不動念但恐涇原鄜延卽有警急亦必不能如首尾之相爲救也陛下曲全事體乞還竦舊官與之一郡遂其自全之計且精擇逐路守將使人自爲攻家自爲固量其邊勢配之兵力仍於永興益置重兵以爲軍路根本以爲人心鎮重春秋擇遣重臣出巡邊春則量禦備之力遷其軍馬入就倉牧命城將修治城塹完利器用以待防秋之政秋則閱其訓練之法蒐捕之術審官吏勞能以明升降之典按賦輿盈虛以通貨食之計以嚴其戰守但邊城能堅其守已足斃賊若將卒各盡其用自當有功伏願天衷垂納裁擇

中國之弱往往自取其敗成敵之強而機

宜緩急牽制之弊尤取敗之本

夏竦陳西事十策疏

寶元元年陝西經略安撫使夏竦陳邊事十策，狀曰：今月八日陝西安撫使天章閣待制龐籍等到府奉傳聖旨，商量西鄙事宜者，竊以繼遷一族本党項遺類，居呼韓舊地，東瀕銀夏，西至靈鹽，南趣鄜延，北抵豐會，迤邐平下，輻員千里，太平興國中繼遷逃背，鳩集萬騎，屢寇朔方，歲發兵夫，迭糧旱海，邀險肆掠，為害不一。至道初

宋史紀事本末

南

特遣洛苑使白守榮等率重兵護糧四十餘萬，遇寇浦洛河，兵夫潰走，自相蹈籍，糧卒並沒，守榮等僅以身免。朝廷肝食，關輔騷然。太宗皇帝召宰臣議之，呂端始欲發卒，由麟府丹郡延環慶三路趨平下，襲其巢穴。太宗難之，且曰：二道深入，用甲卒幾萬，何人為將帥？何人護輜重？表裏砂磧，何處會合？須更熟籌，不可輕舉。是時邊患方深，議者不已。至秋，遂命李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

出麟州五路趨平下，竭內帑之國財，罄關中之民力，繼隆與丁罕合行十數日，不見賊。張守恩見賊不擊，相繼引還。王超、范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乏而回。此際先臣隸於廷，召備見輕舉之害。然是時繼遷當兄繼捧入朝之後，為曹光實掩襲之餘，遁逃之迹，窮蹙可知。涼州潘羅支、沙州曹延祿皆授朝廷節度使，倚角追討靈州河外，大涼小涼，河西北滅，才等數十大蕃族皆有讎怨，願助國討除，尚有累歲積年

宋史紀事本末

志

不能撲滅。太宗又問宰臣曰：卿等莫別有擘畫？當時宰臣但錯愕莫之能對。太宗亦不悅。久之，先皇帝即位，鑒追討之弊，懲關輔之勞，唯戒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嘗出陝地圖，自指山川堡塞示宰臣，令移兵簡費。又以涇原地最要害，屯兵且衆，命增置鈐轄都監，以備奔軼。此實先帝之聖斷遠圖也。然拓拔之境，自靈武陷沒之後，銀綬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聚中原祿賜，略有河外，役屬小蕃。德明元昊久

相繼襲貿易華戎，括剝財用，拓地千餘里，積貨數十年，較之繼遷，勢已相萬，其於妄作名器，僭製車輿，娉咤旃廬，跳梁沙幕，亦有日矣。朝廷付以犬羊，置而不問，芻豢過飽，猖獗遽彰，所宜誅夷以塞公議。然而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昔兵家皆欲先勝後戰，則舉無遺策，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事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公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

宋西事案

卷二

一六

遷逃伏平下。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則軍行三十里，自齋糗則不能支久，須載芻粟，則難於援送，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倘進則賊避其鋒，退則賊躡其後，晝設奇伏，夜撓營柵，師老糧少，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渡大河，既無長舟巨纜，則須浮囊挽縷，苟賊列寨河上，不為元昊矣。以逸待勞，我師半渡，左右來攻，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輕議追討者，是謂無策。若繕完壁壘，修利器械，約

束將佐，控扼險隘，但輒過於歲月，不預計於勝負，是今之常制也。則慮體分勢異，眾力不齊，曠日持久，軍食難繼，事不先定，則有後憂。若威以文誥，格以干羽，勝決帷幄，師行衽席，必有成算，係於前籌，此非臣之可及也。臣今但有十策十事，列上如左。

一、今之關塞，延安險阻，秦州地遠，易為控扼，所最愛者涇原，次則環慶，涇原莫急於慶州，戎人狡猾，必不肯舍平易而趨險隘，此

宋西事案

卷二

一七

一六

敵情之易料也。古之用兵，皆擇其精銳先當矢石，謂之握奇跳蕩，是為奇兵，其次疲軟，則以守城壁。近年之弊，強弱兼用，強為弱累，戰多無功。又中國長技，莫先強弩，近年之弊，參以他兵，不能專用，已長攻彼之短，今若令涇原環慶兩路，各於土兵禁兵，或弓箭手內，擇弓刀槍槊手，三二千副之，涇原令高繼嵩，張亢主之，環慶令劉平，趙振主之，日夕訓練，常如寇至，如有警急，則

自涇原界望環慶路橫絕邊徼數百里間往來交擊互為首尾傳矢持滿俟中而發一發萬矢三得一中則十萬之矢以殫三萬餘人羌胡羶毳不易支也仍乞立為強弩指揮特升兵額稍增月給以震軍聲以壯士心但恐賊界聞此有謀必不敢容易窺塞其偏裨將校道路堡塞並委劉平等臨時選擇處當此實制勝之大端也

二緣邊熟戶號為藩籬除延州李金明胡繼

宋西事案 卷二 六

誘二族與賊世讎受國厚恩勢必向漢自餘熟戶如二族者十無一二羌戎之性貪利畏威若不結以恩信憚以威武而欲倉卒驅之禦敵漢強則助漢賊盛則助賊必矣其明珠滅滅等族又納質賊境居既首鼠戰必倒戈元昊窺見此隙所以勾招打虜脅以鋒鏑誘以貨財國家非不知其若此所宜速見良畫深破賊計及早羈束以固藩籬此西陲之急務也

三甘涼首領河西大族繼遷賜爵之後德明承襲已來仰恃國威吞噬略盡回鶻吐渾去朝廷地遠難收其効惟有吐蕃與賊世讎响厮囉住宗哥對賊巢穴蝦也來割心據賊上游臣累奏乞詔响厮囉進討破賊之日許以西平之封授二子寧夏節制又乞遣使割心撫存蝦也令父子協和共力破賊未奉回旨竊慮議者以為元昊既破地入吐蕃則响厮囉勢大復生一敵此議

宋西事案 卷二 六

乃計之不熟者也平下逆黨習於劫掠吐蕃雖衆兵技不敵但欲使且牽賊勢未必能盡平狡穴若此際不收實效而徇空言非國家之利也先朝潘羅支充靈州西面都巡檢使尚欲蠻夷相攻遙制遷罪况今厮囉向化父子受官不於此時遂其忠憤差之毫釐深可惜也若前議得行必恐昊賊未敢輕離巢窟四陝西四路兵甲不少但地有險易路有遠近寨柵有多少軍卒有勇怯易防處合減兵難

守處當增兵。兵之增減，卽須察其險易，量其遠近，計其城寨，均其勇怯，使各盡其宜。朝廷去邊陲遠，但因逐路所乞，差發士卒，所以臣前後累奏，乞均勻加兵。今來伏蒙朝旨，許令那移駐泊，尚慮邊臣占愴，甲兵鮮克公共。方今西鄙唯涇原環慶，最須備禦，其兩路犬牙相入，烽喉相望，分之則勢孤，併之則勢大，物理之常也。欲乞劉平罷鄜延安撫，兼涇原總管，所貴表裏相助，首尾相應，張大軍勢，壯勵

宋西事案

卷二

字

士心亦防邊之最要害也。

五設使元昊謀犯邊境，量其事勢，豈能四路俱來，必是擇一平易分路，併兵衝突，其餘邊界卽分三二千騎往來，出沒牽制我師。此賊計之可前料者也。今來沿邊兵馬總而計之，數亦不少，若各分路，分則不足，互相策應，則最近者雖朝旨許令互相照應，切恐緩急，邊臣執守文義，不肯分兵相援，欲乞朝廷詳酌，特降指揮，有賊馬犯邊，令

四路互相關報，分兵策應，鄜延可以策環慶秦隴，可以策涇原。若此，則沿邊勢合，軍聲大振，是計倘行，固足以預制狂賊也。

六元昊旅拒以來，陝西加兵，所費糧餉不少，尚賴累年關輔大稔，易爲置計。今夏稍旱，二麥薄熟，粟豆苗晚，秋成未克。設使元昊復稱臣納款，沿邊亦未敢班師。若宿兵塞上，邊稼不豐，持久之謀，未知安在。所以臣前奏乞令陝西諸州各招置神虎保捷等

宋西事案

卷二

字

軍各一兩指揮，令逐州訓練精熟，却乞那移關東軍馬歸回，有急警則令逐州量留士卒外，並勾赴邊臣。一則關中土兵勁悍，耐于馳騁，二則減省沿邊芻粟，三則可爲悠久之計。

七關右沿邊舊俗，輕悍喜爲寇賊，山林深阻，難爲搜捕，加以近邊蕃戶，以藏盜爲業，若虜犯邊，人情恐動，或飛輓稍頓，丁夫逃潰，互相扇搖，聚而爲盜，關中官司不可不預

爲之計也咸平中陝西轉運司曾抄點保毅軍六萬八千餘人防城備邊今來西陸安靜多年若據行此法則恐人戶驚擾別生寇劇前奏乞添置弓手三兩倍又乞置壯丁獵戶緩急可以防守城壁把截要害却那得正兵出入野戰此實今之寓令也朝廷檢詳前奏早賜行下付臣當司差官添置候賊平日即却罷遣一則不費供饋坐獲其用二則不動羣情易爲辦集比點

六百五

卷二

三

保毅軍及抄弓箭手利害相萬也

八。沿邊小寨多是曹瑋建置常時禦備離寨防遏逋逃似有小利羌戎入寇則難于處當分兵固守則州郡勢危守禦不定則所畜芻粟餼爲寇根又遠近傳聞亦是亡一城寨滋益賊氣且損軍聲欲乞宜旨沿邊總管司勘會小寨有兵少糧多不係要害先支沿邊等巡檢軍馬就食盡糧草所有小寨逐月廩給却令就大寨旋請如有大

段警急勢必難敵則令併小寨士卒入大寨把隘相殺一則免資寇盜二則併得兵力于要衝之處以衛奔衝

九方今備邊之計最宜積穀故趙充國云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况關輔稅租有限歲時豐儉難常若卒調兵食急賦橫斂則秦民輕悍咨怨易興此不可不預計也近者有詔入粟拜爵須是巨富之民方能佐縣官之急欲望朝廷詔關中州縣有

宋西華案

卷二

三

犯過誤連累之罪情願收贖者許令召保于沿邊諸郡入粟贖罪每銅一斤准粟五斗良民救患何止樂輸諒不踰年寨下之粟必稍充美寬宥過誤全民膚體足以上副陛下至仁之德又慮議者以爲國家全盛之際不當貨刑示弱此議亦思之未切也且爵者名器尚許拜授若寬刑赦過得粟便民比之拜爵此爲優矣十候教習勁弩指揮招至士兵添差弓手各

有次序，卽乞委自當司，差官揀選，沿邊冗兵于近裏州軍及減騎軍回關東，仍省沿邊閑冗吏員，仍乞指揮諸路總管司臣寮，今後每事遵稟安撫司指揮，不得怯懦自謀，妄說事理聞奏，上惑朝聽，如有寇賊奔衝，並須出兵守險，持重伺便，痛行殺戮，不得披城翫寇，放過賊馬，令入他處，如違以軍法處分，如此令行下，則邊防畏懦之臣，預謀戰鬪，不敢只作守城自全之計。

宋西事案

卷二

三

夏竦所陳十事，儘自得窺得情，不失禦虜機宜，安得以人廢言，但至于身臨成敗得失之際，便多徘徊顧慮，所以竟無建立，若其行邊，乃携侍姬，軍中幾至釀變，英公功名人也，恐不宜作此劣狀。

劉平請選用曾豪守邊疏

寶元二年，劉平爲延廊環慶路副部署，乞選用曾豪各守邊郡，疏曰：太祖掃清天下，謂唐末諸侯跋扈難制，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使以

下第其俸祿，或四方有急，則領王師行討，事已兵歸宿衛，將還本鎮，雖無長策，然當時大臣不能遠計，亦以朔方李彝靈武馮繼業移于內地，自此靈夏漸敝，中國命將出守，發兵出屯千里，就狼遠近搔擾，十年之中，兵民交困，靈武既失，守趙德明以僻守一隅，且懼問罪，亟馳驛奏，願修藩臣朝廷姑務惜民，卽以靈夏兩鎮授之，德明潛治甲兵，日滋邊患，當時若止棄靈夏，綏銀四州，限山爲限，使德明遠遁漠北，則無今日之

宋西事案

卷二

三

三

患，旣以山界蕃漢人戶，并授之，而廊延環慶涇原秦隴歲宿兵數萬，今元昊僭逆，恣行殺害，衆叛親離，復與唃廝囉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一若如平所料，是天之祐宋也，西北之憂，正足可測，止爲元昊天助，元昊耳，且爲人殺戮，曾豪代之，與唃廝囉通和，約契丹相爲表裏，則西北之憂未可測矣，若以廊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軍馬，分爲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步騎得精兵二十萬，比元昊之衆，三倍居多，乘人心離散，與唃廝囉立敵之時，沿邊州軍

轉徙糧草二百餘里，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授以職名，給衣祿金帛，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次第封之。以土人補將校，勇者貪于祿富者安于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或授唃廝囉以靈武軍節度使，西平王使逼元昊，河北族帳復出，廊延石州蕃步騎攻西河部族，以厚賞招其酋帥，其眾離貳，則大軍進討，以所得城邑而封之。元昊不過竄身河外，一窮寇爾。今元昊倚山界洪宥等州蕃部為肘腋，以其

宋西事案

卷二

三

辛

勁勇而喜戰鬪，若失之，是斷其左右臂。靈夏綏銀不產五穀，蕃部馳騁，不習山界道路，每歲供給資糧以贍之。若收洪宥，限以山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保障，量以戍兵鎮守，此天險也。彼靈夏綏銀千里黃沙，本非華土，往年調發遠戍，老師費財，官私疲弊，以致小醜冒熾，此謀之不臧也。或朝廷貸元昊之罪，更示含容，宿兵轉多，經費尤甚，恐北狄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

或元昊潛與契丹結為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滅西兵以應河北？譬如一身二瘡，不可並治，必重者為先，輕者為後也。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

德明兩鎮之授，固是朝廷失計。然招集土豪，授以職名，亦須有一段聯絡呼應之畧，乃可駕馭而使之為用。惟是元昊與唃廝囉相持之時，正宋人乘隙攻瑕之日，失此急着，後便犯手矣。

宋西事案

卷二

三

封唃廝囉而敵元昊，人人皆知之。然唃廝囉果能敵元昊否？

以夷攻夷，而即以夷地封夷人，中國之策甚得。但驪脫之地，計不能守，即不與夷地將焉往？正恐夷人亦能解事，轉歎中國之愚耳。

陳執中論西夏事宜疏

康定元年，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論西邊事宜上奏曰：臣伏見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而竊發西陲，以游兵而困勁卒，用甘言而悅守臣，一旦連犯亭

障延安幾至不保。范雍納讒詐之說，失於嚴戒。劉平任輕躁之心，喪其所部。上下分擾，遠近駭驚。自金明、李自彥族破，而沿邊藩籬大壞。塞明至金明二百里，須列修三城，每城屯精卒千人，招土民爲弓箭手。寇大至則入保城壘，小至則自可驅逐。每城選閣門祇候以上寨主都監，別以諸司使爲蘆關一路都巡檢，以填士彬之闕。仍以兵二千人爲三塞之援，使上下應援，左右相顧，爲不可攻之勢。並邊熟羌久居漢地，未嘗

宋西事案

卷二

三

逃徙者，委邊臣撫存之。潛通賊謀，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拊黠羌，尤爲難信。議者欲結西域諸國爲天兵之援，且戎狄貪而無親，勝不相下，恐徒耗金帛而終誤指縱。涇原康奴滅，滅大蟲，屨數族久居內地，常有翻覆之情。更賸遺以沿邊巡檢，彼既不孝於父，安肯納忠於國？若交兵之際，與賊互出首尾，則疆場之憂百倍於前邊。兵此指西兵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旣窮，腹心之疾也。凡軍須一出於民，夫運而妻供，父挽而子荷，道路愁

歎井落空虛，今復徧修城池，欲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猶未及。况民力乎？當四路用兵之郊，列城禦寇之地，騎不並轡，車不方軌，唯涇州鎮戍軍似少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誠取笑狂童，未爲上策。大役旣興，春種不入，食竭必亡，力竭必亂，嘯聚千百，惡黨相從。小則掠道路，大則攻縣鎮，賊兵外擾，羣盜內侵，臣恐宵旰之憂不在於一方矣。請且修沿邊城池，其次邊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

宋西事案

卷二

三

爲營葺，則科率旣減，民力稍蘇，仍須增土兵，漸減騎兵。蓋土兵增，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餉可蠲。優爵秩之科，以誘兼并，寬茶鹽之法，以邀入中。靜守以驕其心，畜銳以挫其鋒，更須主張將臣使橫議不及，則忠臣得以盡節，虎士得以亡生也。

撫羌夷而恤民力，自合如此。防邊之無奇策，所從來久矣。

范仲淹乞嚴邊城實關內疏

康定元年仲淹為陝西都轉運使乞嚴邊城寔關內上疏曰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寔之勢寔則避之虛則攻之今之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若吳賊知我虛寔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公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

大百事矣 卷二 三

州河中府阨廊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彼自困弱待其眾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切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累歲終未收復緣

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歲久中且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保難制之勝臣以為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以賦稅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

大百事矣 卷二 三

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實關內使無虛可乘此老成持重之見然實最不易言必處處隄防事事周密乃可言實不然則一城瑕百城皆瑕矣

韓琦陳用兵練卒疏

康定元年韓琦以樞密直學士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同管翰都總管事公事因陳用兵練卒之策曰公邊總管鈐轄下指揮使臣甚眾每禦

敵皆臨時分領兵馬而不經訓練服習將未知
士之勇怯士未服將之威惠以是數致敗衄昨
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為寨主監押然拘于一城
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都總管司擇所試中
人鄜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路各十員為
逐路教押軍隊分逐州禁軍各令主之以士卒
所習精粗禦敵勝負重行賞罰如此則兵之勇
懦者得以悉諳又有賞罰驅之必各思奮身復
免主將爭占精兵專為己衛也自古臨敵取勝

兵百事笑

卷二

五

必有奇兵若併力出攻則所向皆潰今兵卒非
無驍果膽力出於儕數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
不過三二十人與中常之兵混而為一禦敵之
際勢分力寡多為懦卒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
可得乎欲乞委官與范仲淹龐藉等分路於屯
駐駐泊并本土廂禁軍內選馬上使鋤刀槍槊
鐵鞭鐵簡棍棒勇力過人者為平羌指揮以五
百為額其衣襟帶龍衛而在驍捷之上鄜延環
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土兵一指

揮屯駐駐泊兵士一指揮鄜延路屯延州鄜州
環慶路屯環州涇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
鳳路屯秦州若已請龍衛已上請受者即以爲
節級若後來關人即選試殿前馬步軍司龍衛
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土兵
止選於就糧指揮其選中屯駐駐泊兵士聽三
年以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募投平羌者送經
畧司揀試給禁軍例物外別給錢十千絹十疋
無馬者并馬者給之詔從之

兵百事笑

卷二

五

兵貴于精精在訓練所患強弱濶雜臨敵
以弱累強此弊善用兵者所宜深講

韓琦請鄜慶涇三路添兵疏

康定元年疏曰臣三數年來將命奔走未嘗寧
居自赴陝西纔踰年歲兩趨窮塞皆會賊至既
不能親冒矢石應機制變而但激勵將卒申明
賞罰以晝繼夜實忘寢食所期立分寸之效以
報陛下委用之意不幸天未助順諸將自用而
有山外之敗卒被明譴志不克遂然尚有計慮

豈敢以釋去重責，偷安循默，猶冀陛下亦不以臣一失驅策棄而不用，竊以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于上，而朝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間大抵欲保疆守境，愛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衆我寡，不可較力，但來則收民閉壘，示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承平以來，沿邊與次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蓄積室廬之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鎮戎軍之後，

宋西事案

卷二

五

經畧司專差籠竿城監押馬爲美勸誘山外之民入居城寨，而競賂爲美，終不移徙。臣博詢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獲之時，老幼皆須在野，至于伐薪汲水，悉便其用。既令入保城寨，不惟無所舉止，兼薪水以來亦須市買，以此自在田野，賊來方始逃避，或則全家被虜，又自慶環抵於涇原，沿邊熟戶數踰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意，竊意若以見屯之兵爲保境之計，則虜歲月之間，邊民苦

其屠掠，蓋徒內地諸族熟戶，皆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惟存孤島，則歲計糧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專一之兵，未知何時可息茲患。賊既知無後患，則乘勝深入，關輔根本能不搖乎？所謂愛民省用者，則曰民爲邦本，不可重困，沿邊戍卒漸可裁減，若但守禦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斂之煩，轉餉之苦矣。殊不知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朘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於近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爲國家

宋西事案

卷二

五

長久之策，則不然。夫以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羌常遂併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爲彼衆我寡而爲蹙境棄民之計，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而不言。今廊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于廊慶渭三州。今臣爲陛下計者，莫若於廊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堠，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

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是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潛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羌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熟戶有助賊者即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敢為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間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那兵次邊就食糧草如此則三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暫勞永逸之長算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然招置臣謂揀刺土民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不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土兵既壯則沿邊拱聖龍衛雲武神騎及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創團東兵漸可代還以實京師為強幹弱枝之固則內外安矣魏公之欲添兵非徒聚而廢餉大端分佈要害而又止揀刺土民以壯兵則名雖增而實省矣

宋西事案卷二

宋

宋

范仲淹論夏賊未宜進討疏

慶曆元年仲淹為陝西安撫副使知延州論夏賊未宜進討疏曰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過嘗在兩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鬪始賊衆深入蓋為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為邊患其擄劫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踏無人之境今延東路合隄防一處已令朱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塞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青王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巡檢劉政在德青寨張宗武在政縣密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故令入界會合掩擊若數路竝入且併衆力禦賊或破得一處即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也今須令正月內起事則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多况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

宋西事案卷二

宋

宋

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饑，其勢則易制，反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自劉平陷沒之後，修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士馬，大為攻守全勝之策，非為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關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今廊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廣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臣示

兵部

卷二

兵部

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既退，戎類復居。狠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大將屢動，不立大功，必為戎狄所輕。臣又近召張元，到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戎人相見于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

計。如此則橫山一帶番漢人戶，去賊吳相遠，懼漢兵威迫，可以招降。或即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

希文之意，只以招納為主，而隄防虜寨，亦自精密。

范仲淹上攻守二策疏

仲淹改知慶州，上攻守之策。疏曰：臣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全盛，絕

兵部

卷二

兵部

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輻重，動有抄掠。賊之巢穴，復阻河外，非奇將不能製。至若寇邊常併兵來擾，一路每有朝旨，令人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略，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為功，既不能大振兵威，又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須遠饋。久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

之末策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思有所補，而才疎迂昧，終無建明。今採邊人而成末議，固不能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于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意，据守

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取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鄜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一千，環慶自過馬步一萬，除軍行人界，當先布官軍外，蕃兵更可十八千人。軍行入界，當先布其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爲城寨，以据其地。如舊城以險而增修，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以錢召帶甲之兵，熟戶強壯，兼其土役，昨奉朝旨，令修緣邊城寨，臣以兵方穡事，將係官開雜

并勸令近土人戶，以雇夫錢，散與助土兵士，俟食錢，其帶甲兵士，森然情愿，諸寨並以畢功。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之。范全今爲麟副使，慶州北都巡檢趙明，令爲東頭供奉官，必嚴其戒，曰：賊大至，明斥堠柔遠寨，都巡檢使，必嚴其戒，曰：賊大至，明斥堠召援兵，六十里，西南柔遠寨，四十里，西去東谷縣，柔遠寨，六十里，南去，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慶州一百五十里，及置營田以助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爲應援，所用主兵官，負使臣勇夫身歟。

宋西事案 卷二
者居其前。王信、狄青、劉極、范全、劉貽孫、張建侯、如此凡八人，乃得次，任守王信、達王文、王遇、張宗武、譚加震、王守恩、張信、張忠、郭達、張懷忠、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張榮、李緯、楊劉、劉廉、濟、張繼、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引戰車行，則帶甲兵止，則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常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并就糴芻糧，亦稍足用，其

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盧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滅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滅之居北接戎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麟府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麟府三路內不曾到彼更乞下本處訪問及麟府一路臣如此處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為便穩

宋百耳兵

卷三

三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食祿每舉眾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于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城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充

以聚兵而安得不聚兵以止不納于故營田之說

古來名將用兵更其輪但非老則活標之意可國與屯田大獲地利遂服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就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寔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臣昨在延州見青澗城種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圖營田據畝

宋百耳兵

卷三

三

定課兵獲羨餘中糴于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徙家寨下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少田臣與擇官負約古之議酌今之宜行于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克雖夷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制也

議攻則明賞罰，議守則營屯田。雖屬老生之常談，然希文計畫之周，皆以身履其地，故易而可循，詳而可久。前賢作用，不為奇特相，只合如此。

龐藉詳定仲淹攻守之策疏

仲淹既上攻守之策，昔龐藉知延州，仁宗詔令詳定。因奏曰：臣近奏詔詳范仲淹所上攻守之策，及仲淹近遣本州推官張問至，具述延慶之間，合力出兵之議。臣竊為虜衆之舉，齋糧不過

宋西事案

卷二

四

宋

十日，而利於速戰，短於攻城。彼攻我城，則常多人之弱。人傷我，速與戰，則屢成剽劫。若諸若有樓櫓，矢石芻糧水泉之具，即委之使攻，既齋無久糧，野無所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觀壘而動，誠得全師禦戎之體。萬一它路力不能支，須至用仲淹之策。然由德靖出師，沿河洛，涉春泥，滯步騎難進。若久留賊界，人心多搖，川谷之險，皆可以邀擊我軍。意外之慮，恐不能盡。如預笑，或寇深入，患大亦不免。與仲淹合謀而入，擇

地而攻也。仲淹所陳守用土兵，則安。東兵則危。今土兵之數無多，而難於招募。東兵亦未可去也。且當撫馴訓練，與營田減冗費，為持久寬兵之計。賊來則力禦之，有隙則間之，以俟其弊。且西羌之俗，歲時以耕為事，畧與漢同。近年屢有黠集人多失業，每入寇邊，郡計其掠獲僅足償所費，入尚不多。若堅壁清野，使無所得，則勢必益窮，心必益怨。歲月之間，變必生，心危勢動，然後招納之策始可行焉。仰料朝廷固不容賄

宋西事案

卷二

四

宋

貨以安方隅，但深思極慮，事體有大於此者，亦只就希文之說，稍為調停，殊無痛痒切着。

張亢知鄜州論西事疏

忠州刺史知鄜州張亢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議論，互報不同。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

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為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入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強弱酌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為團結明定節制迭為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飢餒之眾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以上至萬人擇才位

宋西事案 卷二

吳

三季

兼高者為總領其下分為三將一為前鋒一為策前鋒一為後隊每將以使臣忠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又量敵數多少使鄰路出兵應援此所謂常山蛇勢也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為先鋒某將出其所為奇兵某將出其所為聲援某城若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各扼要害又合鄰路取其路出應仍潛應旗幟為

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部馬軍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遠趙塞門至高頭平踏白馬報敵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為引旗蓋兵馬出入晝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為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精藝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疲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爾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曠弩

宋西事案 卷二

吳

三季

者三百五十人引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止欲閱習時易為力爾臣以跳鎗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纔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其有必勝之理乎又官兵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緣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均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

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二餘以步軍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繇年勞換前班者或為諸司使副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効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師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竊以為未可也山界諸州城砦距邊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鬪戰不及山界部族而

宋西事案

卷二

四

三十一

財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牧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輓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响厮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蕩覆巢穴

亢之氣甚勁而為謀亦周然終無一着可以制虜之效命

張亢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疏

慶曆元年七月亢知延州論邊機軍政所疑十

事上疏曰臣伏以太平日久人不知兵元昊反逆以來民力凋弊而邊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今輒陳臣之所疑者十事臣竊謂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賊之詭計或自我之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為持權者之所逼或因懦將之所牽或人馬困飢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

宋西事案

卷二

四

三十一

究致敗之由而處置之雖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臣之所疑者一也去春賊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下十程去秋賊寇鎮戎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聞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不戰而自弊臣之所疑者二也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今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

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山路險惡，而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臣之所疑者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不見成功之効。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分兵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臣所疑者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然後功成，今

宋百事集卷之三

五

三十四

日之用兵已五年，將帥之中，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有何謀設。更數年，或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師旅，安危之策，未知何如。臣所疑者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使定奪，以聞，或劄下逐處，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遂施行，後令復即衝改，胥吏有抄錄之勞，官負無看詳之暇。邊方軍政，一無定制，臣所疑者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皆付

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侯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臣所疑者七也。前河北用兵，滅汰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負，且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落使臣等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諸給歲約數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舖器甲之數。又諸州一例招到新兵，克敵制勝，保捷廣銳，宣毅等指揮，久未教閱，但費軍廩，無益邊備。臣所疑者八也。國家竭財用以贍軍士，有手藝

宋百事集卷之三

五

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人，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餘，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正兵萬五千，若有事宜，三日內不能圍集，况四千里外，便是賊境，一有奔衝，緩急何以支梧。臣所疑者九也。陝西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無賴之輩，名挂尺籍，心薄田夫，夫豈無奸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它日為患不細。臣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闕面陳利害，如臣狂率不可用，即行降黜。

一第... 6 反正句

十疑極悉邊事之弊。惜不見其救弊之方耳。

韓琦論備禦七事疏

慶曆二年、樞密副使韓琦論備禦七事、上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可痛哭太息、豈無故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

宋西事案

卷二

畫

載矣、而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痛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業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憂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于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晉、昔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

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也、又元昊父祖以來、蓄養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全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併其涼、諸蕃以招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非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爾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劾、今乘定州全勝之氣、遣

宋西事案

卷二

畫

大和約、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謂昨假契丹傳道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比來辭禮驕慢、殊未屈下、非虜之言、既以為為驗、亦恐有合從之策、以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遺盟、過邀尊大之體、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竊其事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

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或西鄙稱藩，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士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肯何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軍家室所在，而一無城守之畧，陛下可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於此。冀陛下一悟而急為拯救也。朝廷若謂今日之盟約尚可

宋西事

卷二

書

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盟，朝廷何負三虜，而一旦違之哉？彼狼狽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以待之乎？夫得于先見，預為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有良平復生為陛下計，乃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救時弊，而弭大患。臣輒書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畧一曰：清政本，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至多苛碎，沙末之務。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為法，可擬進者無

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繞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礙衆，退朝食罷，忽據簽書而去，何暇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賢才，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效祖宗舊例，于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慢書之至

宋西事

卷二

書

騷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三員，密投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餉為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材而充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為張皇勞民，不若強葺洛

都以為游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則皇居壯矣。

魏公為有宋第一輩人，而議事止切實易行，未嘗一語作沾沾喜事態，前賢持重之意，自可想見。

范仲淹議河西攻守疏

慶曆五年，仲淹為參知政事，奏陝西河非攻守。疏曰：臣蒙聖恩，非次獎擢，待罪兩府，日夜憂迫，恐負陛下委用之意。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

宋西事案

卷二

十一

十九

還粗知邊事，不敢有隱。今西北二方，復相交構，夾困中國。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鎮戎，殺傷平民，曾無虛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北虜舉十萬眾，謂元昊是舅甥之邦，責中國不當稱兵。此交構之跡，更何疑哉？國家以生民之故，增物帛以續盟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西夏通順之議，又欲主盟邀功，妄自尊大。元昊屢戰勝，且倚北戎事勢，雖求通順，實欲息肩。亦如北戎大獲厚利，候其物力稍豐，可以舉眾，則必

長驅深入，有吞併關輔之志。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我師不利，彼作偽照，誘脅邊人，欲之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符堅、劉元海、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內侵，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之謀也。朝廷若從其通順，則北戎邀功自為王盟，下視中國，邀求無厭，多方困我，而終于用兵矣。若拒絕其意，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虜亦必遣使問，我拒絕元昊之故，或便

宋西事案

卷二

三

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至時，寧不疑懼，必於陝西選將抽兵，移于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于關輔。此二虜交構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度，是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處置邊事，日夜計畧，為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矣。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為中國之患也。臣等請畫一言之。

一和策

臣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已聞備擬元昊方壯遂肆兇驕外倚北戎內凌中國屢戰屢勝未嘗挫衄而乃輒求通順寔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又干請多端奸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于突厥當戎王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詣館吊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騎于渭上見頡利與語

宋西事案

卷三

三

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恩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震四極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寔事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時情畢注於此則希文亦不得不為調停語矣

二陝西守策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時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無阻敗乃求通順寔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久屯大兵供費殫竭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多習戰鬪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

宋西事案

卷三

三

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况昨來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于永興華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寨者而應募甚眾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在人情中事離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于緣邊任管東苑出軍父母妻子樂于完

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移家居於寨下，則全分請給，其費尤多。不然，土兵月給差少，人素黷精強，使之戍邊於東，兵數復可自今於逐路漸為增益。二年以來，方能整齊，有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土兵，其中厄弱不堪戰陣者，宜沙汰之，使歸於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款未變，則東兵三分中可更減退。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熟戶蕃兵暨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捍禦。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沿邊軍馬盡可勾呼駐于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岨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

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弊。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寬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彼將進退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要也。

三陝西攻策

元昊集兵實在河外，河外之兵偏而築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兵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鬥，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為先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為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強。理固明矣。所以漢秦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彼則遠遁，然後以河為限。寇必深入，備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瀆武，角勝于絕漠之外。

也。臣等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惣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各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敵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散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

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熟，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掠于橫山，更番進兵。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疲。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服部落，携怨則我兵勢自振。如有

州、絳州、金湯、白豹、折蓋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落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時之生事也。

三師迭出，子胥困楚之計是矣。倘敵人乘勝而長驅，則奈何。又在度事勢之強弱，以

用之耳。

四河北備策

臣等於陝西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爲大。今乘元昊通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因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于選將，四急于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爲經畧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

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興葺則罪其引
惹昨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為之
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為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
選有才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
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
而便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
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
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屯兵者自來真府府定州
高陽關分為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六

三

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又
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
用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
彼密為經畧方可預定法制臨豈不至差失或
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于何處駐泊
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事匱乏至用兵之
日重困生民三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閣門
祇候使臣以上選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殿前
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畧或有材武

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
之候本路有關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二三年間
得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于陝西四路抽取曾
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受以新議八陣之法遣
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
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
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
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
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六

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
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
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於今驕慢
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
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
力戰戰或不勝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
淵張犯關之勢至時遣使邀我欲以大河為界
我既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
逼京師何以為計若京城堅完則戒河朔重兵

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後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于古，擇利于今，京城之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矣。七謀密定，伐討之謀者，彼幽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東，乘勝北討，數州吏民望風

太宗皇帝

卷二

卷二

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來，歲月綿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昨盟好已搖，安保其往，當訓兵養馬，密為方畧，以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決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為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耻，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于無窮矣。

北虜近而西虜遠，故防近虜與禦遠夷者，其法自異。

攻守二策，大意不越前疏，而著數更較緊切。至于末段之備契丹，尤多遠見。靖康之際，卒如公言，若公者可謂社稷臣矣。

田况上西賊十四事疏

陝西經畧安撫判官田况上兵策十四事疏，一曰：自昊賊弄兵，侵噬西蕃，開拓封境，僭叛之迹，固非朝夕。始于漢界緣邊山險之地，三百餘處，修築堡寨，欲以收集老弱，併驅壯健，為入寇之謀。初貢嫚書，亦未敢擾。范雍在延州，屢使王文

太宗皇帝

卷二

卷二

恩輩先肆侵掠，規貪小利，賊遂激怒其衆，執以為辭。王師伐叛，吊民之體，自此失之。上下文移，皆謂之打虜，吁，可媿也。或謂國家久不用兵，將卒未練，欲使趨功，驚利習于鬪戰，爾然賊界諸處，設備甚謹，屢行打族，俘獲無幾，陷沒極多。如郝仁禹打瓦娥族，亡三百四人，無所獲。任政打開訛堡，亡一百九十三人，秦鳳部管司打隴波族，亡九十六人，各獲首一級。麟府軍馬司入賊界牽制，亡三百八十人，斬敵十人，其餘大小小

獲無足言者。以此計之。實傷挫國威。取賊輕侮。自今宜且罷打族。但嚴設備守。以俟賊至。然後別爲一策。以破奸謀。二曰。自吳賊寇邊。王師屢戰不利。非止人謀不善。抑亦衆寡非敵。近因好水川之敗。士氣愈怯。諸將旣沒。牙隊之兵。罪皆當斬。朝廷普示寬貸。欲爲招輯。仲恩屈法。事非獲已。軍中相勸以退。走自全。爲得計。陝西雖有兵二十萬。防戍城寨。二百餘處。所留極少。或吳賊自領十餘萬衆。我以三二萬人當之。其勢固難力制。議者但欲以寡擊衆。幸于偶勝。非萬全策也。夫能以寡擊衆。微一時之勝者。或得地利。或發奇筭。非可恃以爲常。今必敗之形。洞可前照。而恬然坐視。莫知更爲計也。議者又謂賊若併兵而入。則率他路援兵以禦之。且賊每入寇。旣有所得。輒馳霧捲。一夕而去。他路固無所及矣。或謂收保邊民。持重以觀其勢。可擊則擊。不可則已。賊不過破毀民生。因食野積而歸。兩此。苟一日之不敗。則可也。深慮後患。有異于斯。且

賊之未敢長驅。亦猶我之未可深入。所以然者。主客異勢。退進懷疑。邊防之兵。並出其後。險要之地。或斷其歸。是決成敗于一舉。豈勝算哉。自李士彬被虜。劉平等敗沒。延州之境。蕩然一空。日者山外之民。東掠奔潰。已亡大半。是渭州之境。人漸定矣。料賊今春秋或來春。猶且驅劫。而必使藩籬盡空。表裏可見。然後攻城破邑。漸謀長驅。則無後顧之患。臣所以謂關中安危。漸不可測。願朝廷爲勇斷之計也。斷之勇者。在乎發內帑之財。募陝西河東強壯之民。五七萬人。分屯鄜延環慶涇原三路。俯及防秋。則以逐處弓手。分番戍守城寨。而參以正兵。每路及五六萬。以上精加訓練。我軍旣衆。其氣自振也。必曰募民兵。則衆情不安。增邊戍。則大費不贍。此循常拘近之論也。三曰。用兵之法。當先有部分。部分進退。權于大將。旗鼓常在軍中。自西陲用兵。每戰必敗。好水川之戰。任福寔爲大將。而不能指揮統制。以爲已任。乃自率一隊。前當劇鋒。矢盡

勢窮而後陷沒忠勇之節。雖可嗟憫。然論其材力。止一卒之用。夫部分不明。多則不能辨。少則不能勝。進無所勸。退無所止。一有紛亂。則其勢非矣。欲矯此弊。在乎先求大將之才。峻其威權。而尊寵之。如葛懷敏為鄜延部管張。尤為鈐轄。當以偏禪之禮。奔走麾下。若犯令。即當誅之。乃平牒往來。動皆鈞禮。韓琦范仲淹為經畧副使。葛懷敏見之。禮容極嫚。上下姑息。三軍之士。何所法也。夏竦陳執中不能身當行陣。為士卒先。

宋史

卷三

七

至於選擇大將。明定部分。乃其職也。乞朝廷降詔令。更互巡邊。采察邊臣中有材任大將者。特與不次拔擢。其驕怯之將。每自顧重。不為國家盡力者。秦罷之。則分部立而功可異矣。四曰自古用兵。未有不由間諜而能破敵者也。吳賊所用諜者。皆厚加賞賂。極其尊寵。故視我機宜。動必得寔。今邊臣所遣刺事人。或臨以官勢。或量與茶絲。止于熟戶族帳內。采道路之言。便為寔事。賊臣變詐。重成疑惑。今請有入賊界而刺得

寔者。以錢帛厚賞之。賊將野利剛浪陵遇乞之徒。皆元昊親信。分廂主兵。俯近漢界。出入從者。不過一人。若能募死士。陷胷。辟首。是去賊之手足。王公嘗欲用此策。但朝廷不惜美官重賂。則功豈難圖。五日國朝承五代之後。事歸邊防。當西陲安輯。皆朝廷固無意及此。今昊賊大肆殺掠。沿邊屬戶。各顧家族。心生向背。又使奸人恣行誘脅。以此賊勢轉盛。而邊候無復扞蔽。今新置招撫番落司。所謂招撫者。非飲食不足以得

宋史

卷二

七

其雖非賞賂。不足以回其意。非術數不足以鼓其動。非刑誅不足以制其驕。曩者曹瑋在秦州。誅賞並行。戎落懼伏。比涇原用韓質。秦鳳用張僕。皆韓琦隨行指揮使。雖各有武勇。至于招撫之術。豈可倚耶。環慶一路熟戶。未嘗經賊殘破。部族全整。人堪戰鬪。若殺御有術。可得精兵數萬。以養正兵。萬人一歲之費。為招撫之具。則事無不濟。自來熟戶販鬻清白鹽。以來厚利。今一切禁絕之。欲以困賊。然絕熟戶之利。無以資其

生太宗朝、鄭文寶請禁清白鹽以困賊、遷可不戰而屈人兵、詔自陝以西市之者皆坐死、其後死法甚衆、戎人乏食、寇抄邊郡、內屬萬餘帳、歸繼遷、命錢若水馳傳視之、因詔盡復舊制、戎人始漸歸附、今日之勢、若厚加招撫、稍寬鹽禁、則熟戶無不得用、議者疑邊饋已窘、而又興費不貲、非至計也、且國家通使唃廝囉、欲誘以爲用、賜帛二萬、以從其出師、唃廝囉日益危弱、今欲以爲國家用、非臣之所能知也、以是論之、招撫

宋史

卷二

三

熟戶不猶愈於彼乎、六日環慶路投來蕃部極多、夏竦等禦延安之前、失慮賊馬奔衝、內應爲患、欲遷襄唐州界、給曠土使就生業、又皆不肯離往、若驟加起遣、則我心動搖、或致生事、若招撫蕃落、可得人、今躬至族帳、察其心之向漢者、給公邊閑田、編于熟戶、或度其後必生變者、徙之內地、然恩威裁制、其事百端、苟非權謀、未易集事也、七曰蕃落廣銳、振武保捷、皆是土兵材力、伉健、武藝精強、戰鬪常爲士卒先、自吳賊擾

邊以來、惟土兵踴躍、志在爭功、其餘請給甚微、不及東軍之下者、振武料錢五百、而二百五十爲折支、積數月一支、又皆糜弊不堪之物、如新添虎翼兵、自南中選填、材質綿弱、而云不知戰鬪、見賊恐死、傳者皆以爲笑、朝廷但以塞數爲名而已、若月添土兵、請給事恐難行、請遇特變、比常優加其數、或別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矣、八日、沿邊屯戍騎兵、軍額高者、無如龍衛、聞其間有不能披甲

宋史

卷二

三

上馬者、况曉勝雲武一騎之類、馳走挽弓、不過五六斗、每教皆望空發箭、馬前一十二步、即以墮地、以賊甲之堅、縱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請密料邊兵、益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以騎軍之費、可贍步兵二人、而又寬市馬之煩擾、違害就利、莫善于茲也、九日、西賊每至、諸城寨不料衆寡、並頭出戰、稍有稽違、皆以軍法從事、使趙奢、李牧、周亞夫、授任于今日、獲罪必先于諸將矣、邊臣其死事、猶獲子孫之福、

不敢持重伺隙自取嚴誅今若遇寇大至且堅壁以守須會合諸路兵馬可以取勝則令出戰若賊衆不多而畏怯不即追討並行誅之十日主將用兵非索撫不威臨之則上下不相附指會不如意西賊首領各將種落之兵謂之一溜少長服習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舉手掩口然後敢食虜酋長遙見疑其語言其整肅如此昨任福在慶州番漢各以信服士卒亦以諳練一旦驟移涇原值賊至麾下隊兵逐急差撥諸軍

宋史

卷二

三

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陷覆今請諸路將佐非大過毋得輕換易庶可責其成功十一日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爲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意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趙克國遇寇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令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枚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寇戎併息不敢窺邊臣前通判江寧府因造紙甲得遠

年帳藉見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餉猪羊肉數千斤以給戰士近范仲淹在延州奏乞比永興軍泰州支米造酒有司之吝以爲無例而罷今請渭延慶三州及諸路部管司並特支米造酒仍比都管司別給隨軍錢務令瞻足除軍員外其餘士卒每一年或因都關或值出入並須量有霑及以慰勞苦古者命將出師闡外之事無不專制材量用度豈有異司今主兵主財者皆力敵權均紛然相制豈國家任人責功之

宋史

卷二

三

大體也十二日功作器用中國之所長非戎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猾光瑩非勁弩不可入自京齊去衣甲皆軟脆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事力中國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而精我慢而畧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綱甲鍤發赴緣邊先用八九對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賞罰之聞太祖朝舊甲絕爲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十三日今春吳賊寇邊

器械攻城之具極爲拙鈍此備緩吾備也料賊年歲間破盡緣邊籬落必驅迫漢氏熟戶使爲先登以攻城邑邊城一有不守事故可憂今修築城寨雖漸完固其如軍民不知守城次第請下河北選守城卒三五十人諸處指教善治器用大爲不備賊動必求會常顧後患若邊城堅守攻之不拔則亦未敢長驅而深入也十四日吳賊蓄謀歲深盡更漢法自作祆書非恩信可以縻文令所能動若非天威振赫大挫奸鋒其勢未已漢界與賊山界相接人民繁庶每來入寇則料率糧草多出其間山界之民引弓甚勤與賊爲戰所爲步矣此皆去賊地遙向漢甚邇若承戰勝之勢賊若皆散乘其不備分路進兵而攻取之抗禦者誅殛降順者招保老弱無辜係之南徙其間險要可守之地則築堅壘以據之所謂田土給與有功熟戶必不可守則從兵破蕩以弱賊勢若請歸款則裁割縱捨制之在我弭患如此則邊垂可安矣

宋西事案

卷二

十一

十四事於西陲用兵之失制馭之疎無不瞭然如指掌亦嫻習邊事之才也然其救時急着亦只在招熟戶練土兵嚴守候皆韓范諸公已行之事大約事取寔用便不能人吐一奇

歐陽修論永洛城事宜疏

修又論永洛城事宜乞保令劉滬等上疏曰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永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將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劉滬皆是可惜

宋西事案

卷二

十一

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永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于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于滬之功不小于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永洛爲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罅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于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

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永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勝取，然後誘而服從，乃是黨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永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為國任事者少，此永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

紀百事

卷二

十一

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永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付。今劉滬即與狄青異議，縱使永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付，則永洛必須復失。此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于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大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解和

務要兩全，必先論狄青曰：滬城永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為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它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麾，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永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事，以自贖。俟永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

紀百事

卷二

十一

後永洛緩急，尤須極力應付。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永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滬既不可，罷永洛之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

城一永洛而意見參差，若此甚矣。邊事之難舉任事者，或作或輟，豈無故哉？
附錄 以下四議非元昊時事，而深得制馭防捍之方，故附錄於此。

張齊賢論陝西事宜疏

宋真宗咸平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論陝西事宜，上奏曰：臣竊見昨者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崗寨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賊遷必窺規，城池劫脅熟戶，兵力傷沮，難固壘垣，寨北未寧，方有調發，若果分兵西面，亦恐兩失機宜。以今日西鄙事勢言之，窮討則不足防，過則有餘，其計無它，惟在激勵，自來與繼遷有警，蕃部招誘遠處大族，首領唱之以官爵，誘之以貨財，推恩

宋西事案

卷二

今

信以導其誠，述利害以激其志。若山西蕃部響應遠處，族帳傾心，則兇醜之勢滅矣。以弓箭手及旋點義軍對本城兵士，臣責得十三州軍有二萬餘人，若更於它州及近處對替，又合得五六千人，其本城兵士試加料揀，亦甚有材勇可捍邊者。若沿邊兵得及五萬餘，更誘蕃部餘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其奔命不暇，矧更能外侵哉。仍許蕃漢兵或得馬畜貨財，悉令自取，明行曉諭，遠近皆知，則蕃漢將士之

心孰不見利爭進，今靈州軍民不超六七萬，陷之歿地，危難可知。臣又慮賊遷謂來春必發兵，採援靈武，於我未舉兵之際，盡駭蚩豕，併力攻圍，則靈州孤城亦必難固。萬一陷失，賊勢益增，縱使多聚兵革，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所以臣乞封潘羅支為六谷王，及厚賜金帛，仍先敦諭，彼心向風，恐遷賊且暮用兵，斷彼族賣馬之路。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輯。西蕃既以稟命沿邊，兵勢自雄

宋西事案

卷二

今

則郵環延慶之淺蕃，原渭鎮戎之熟戶，自然齊心討賊，竭力聖朝，設能與對替兵甲，及駐泊軍馬，互為聲援，伺間而興，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頃兵矣。萬山退縮，則賀蘭山蕃部亦稍叛賊遷矣。如此靈州孤壘，未至衰虞，今議者謂六谷虛名，終空吝惜，靈州孤壘，翻未籌量，與其濫賞而收羗夷之心，臣謂濫賞之失輕矣。苟若感地而稔豺狼之勢，則感地之耻大矣。今議者不過曰：名器不可假人，刑賞不可濫及。此乃

聖人治中國之道非議於夷狄者也陛下即位之初以銀夏一會盡與繼遷委高爵於匪人屈王臣于窮帳分儲廩以悅其志輦金帛以慰其心有以見陛下愛全生靈耻用凶器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者也朝廷於遷賊之恩可謂厚乎殊不知契丹慮遷賊感大國之恩斷右臂之勢防患甚切其謀甚深置王爵以賜之遣戎使以鎮之王爵至則旌節之命輕矣旌節之命遂所以資之也戎使至則動靜皆伺之向背之心異矣

契丹事

卷三

全

我使還適所以堅之也夫西平之命亦虛名也契丹命之有向損哉以今日言之當時之策豈不為失乎且六谷者西北之遠蕃也羌夷之內推雄豪若於平時但以市馬須為羈縻則一懷化將軍亦已厚矣酌今日事體以失權宜兼恐今後邊事兵機更有準前失中即於國家大有妨損昨清遠之陷是使奸寇轉成豐富兵民官吏六七千餘或含恨重泉或永囚異域傷和致診思之痛心願惟靈州還同奔獸外則虞寇戍

之逼內則憂變故之生朝夕之間垂餌虎口然而握兵者畏懦逗遛坐視覆敗運籌者安然自若曾不憂邊臣雖至愚不勝忠憤且戎虜之性變詐多端必恐醜類之謀潛俟開隙伏望明諭邊將內脩外虞臣不甚憂國思報之至

繼遷以吞并未盛之虜當宋朝未忘兵戈之時舉朝精神畢注於此不難措手而此着既失遂至養成德明元昊之勢悔之何及

契丹事

卷二

全

李繼和論守靈州事宜疏

都巡檢使平州刺史李繼和命兼涇原儀渭鈐轄時繼遷未弭命張齊賢梁顥經畧因訪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軍為涇原儀渭北面扞蔽又為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吐蕃咩連賤遇馬臧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以來克張邊備方于至道中所募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州苟有緩急會于此軍并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邊

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歸宿此事苟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寇若自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清石嶺東南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原而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東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山峇故彭陽城西並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步騎令四州各為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而力不足禦矣

宋西事案卷二

故置此城以扼要路即今自靈環慶鄜延右隰麟府等州以外河曲之地皆屬於賊若更攻陷靈州西取回鶻則吐蕃振懼皆為吞噬西北邊民將受驅劫若以可惜之地甘受賊攻便思委棄以為良策是則有盡之地不能供無已之求也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為言則此軍所費止出四州地里非遥輸送甚易又劉綜方興屯田屯田若成積蓄有備則四州稅物亦不須得况今繼遷強盛有逾曩日靈州非河外鎮戎

軍環州並北徹靈武平夏及山外黃河以東族帳悉為繼遷所吞縱有一二十族殘破奔逃事力十無二三自官軍瀚海失利賊愈猖狂郡蕃震懼絕無鬪志兼又咸平二年棄鎮戎後繼遷經來侵掠軍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一二十里西至南市累三百餘里便於蕭關屯聚萬子米適西鼠等三千以脅原渭靈環熟戶常時族帳謀歸賊者甚多賴聖謨深遠不惑群議復置此軍一年以來蕃部咸以安集邊民無復愁

宋西事案卷二

苦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失萬倍矣又靈州遠絕居常非有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幼疲苦轉餉所以不可棄者誠恐滋大賊勢使繼遷西取秦成之郡蕃北掠回鶻之健馬長驅南牧何以枝梧朝廷訪問臣送芻糧道路臣欲自蕭關至鎮戎城皆西就胡盧河川運送但恐靈州食盡或至不守清遠固亦難保青岡白馬曷足禦捍則環州便為極邊若賊從蕭關武延石門路入縱鎮戎有五七千兵亦恐不敵即

回鶻西涼路亦斷絕。伏見咸平三年詔書緣邊不得出兵。生事蕃夷。蓋謂賊如猛獸。不佛其心。必且不動。臣愚慮此賊。它日愈熾。不若聽驍將銳旅。屢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則勿與鬪。妖黨纔散。則令掩擊。如此則王師逸而賊兵勞。賊心內離。然後大舉。及靈州孤壘。戍守嚴苦。望北他州。尤加存卹。且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奸邪之憎。毀憂家則思為不廉。憂身則思為退迹。思不廉則官局不治。思退迹則廢事無心。

宋西事案 卷二

七

欲其奮不顧身。今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賞未厚。恩未深也。賞厚則人無內顧之憂。恩深則士有效死之志。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能成大功。大凡君子求名。小人徇利。臣為兒童時。嘗聞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關南齊州屬州城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非次賞賚。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權場。規免商筭。當時有以此事達于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貨產厚則心有所繫。必

效戰則動有成績。故畢太祖之世。一方為之安靜。今如漢超之材。固亦不少。苟能用皇祖之遺法。選擇英傑。使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往日留半俸給其家。半俸資其用。然後可以責廉潔之節。保必勝之功也。又戎事內制。或失權宜。漢時渤海盜起。龍遂為太守。尚聽便宜從事。且渤海漢之內地。盜賊國之飢民。况靈武絕塞。西鄙強戎。又非渤海之比。苟許其專制。則無失事機。縱有營私冒利。民政不舉。亦乞不問。用將之

宋西事案

卷二

七

術異于它官。貪勇智愚。無不皆錄。但使法寬而人有所慕。則久居者安心。展體竭材。盡慮何患靈州之不可守哉。

鎮戎一軍。關係西陲。自當嚴守。但嚴守既苦。自當厚恤。以結人心。俱是鑿鑿可行之議。

王韶上制服河湟疏

前輝州司戶參軍王韶上書言曰。國家必欲討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

若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族。蓋招撫沿邊諸族。所以威服唃氏也。威服唃氏。所以脅制河西也。陛下誠能擇通材明敏之士。能周知其意者。令往來出入於其間。推恩信以撫之。使其傾心向慕。驩然有歸服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則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矣。諸種既失。則唃氏君臣其敢復簡慢而不歸心於我耶。唃氏既歸於我。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此所謂

宋西事案

卷二

宋

見形於彼而收功在此也。今木征諸族數款塞而內為中國之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國爵命以威其部內也。而邊臣以董種故。莫能為國家通恩意以撫之。此所謂棄近援而結遠交。貪虛降而忘實附。使董種得市利而邀功於我。誠非取勝之術也。今木征與青唐族首領瞎藥等在河州。瞎征與其舅李篤氈及沈千族首領常尹丹波等屯結可欺巴溫與龍川首領羅結在黃河頭。三者皆唃氏子孫。各立文法。漢界遠者

不過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皆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謹具和戎六事條列如左。一臣切見涇原秦鳳西路番兵及洮河宕壘州武勝軍諸族皆吐蕃之遺種也。自唃廝囉歿。董種繼立文法。祇能安集河湟間。而近邊諸族自為種落。其在疆場之外者皆疆梗頑硬。不為吾用在內地者。又分離散處。不相統一。此議者所以謂西蕃諸族皆微弱而不足用也。臣聞古之善御戎狄者。固不患其微弱也。惟其微弱然後可以併合。

宋西事案

卷二

宋

而有但國家未嘗得人而親撫之耳。臣愚以為陛下必欲合西戎諸族而用之。宜擇通材明敏之士。心慮軒豁。能周知羌人情意者。令朝夕出入于其間。往來巡行。察其疾苦。平其冤濫。治其鬱結。如漢護羌校尉之比。有不服者。則稍以恩信綏之。身與之為帥。使其傾心向慕。歡然有歸服之意。然後激作而用之。則十數萬之兵不出疆場而可集矣。一臣切見西蕃種類皆尊大族。重故主。諸族有承唃氏之後者。羌人皆畏服尊

之而响氏諸孫今在洮河間者皆孱弱不能自立如木征往歲居洮山有青唐族首領鷄羅瞻蔡及胡僧鹿尊事之欲立文法收復洮河宕疊等州及武勝軍諸羌而木征孱弱終不能自立會秦州遣人逐去今洮河間諸州並無大族為主雖有賸征及欺巴温之徒各恃衆自立然文法所及者俱不過一二百里此其勢正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臣愚以為宜遣人往河州與木征計議令入居武勝軍或渭原城與漢界相近

輔以漢法因選官一員有文武材畧者令與木征同居漸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有不從者令木征挾漢家法令以威之其賸征及欺巴温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制其心腹使其習用漢法漸同漢俗于漢界寔有肘腋之助且使西賊不得與諸羌結連此為制賊之上策也一臣竊見鄜延環慶兩路蕃兵自來各有成法使之戰鬪及守境皆與漢兵無異往往遇敵殺將立功塞外此兩路藩籬所以益固也今四蕃兵

並是羌夷舊種雖有吐渾黨項及吐蕃之別然其種姓寔皆出于西戎而已何獨在鄜延環慶則可用在涇原秦鳳則不可用豈天地之所生育與人材性分之所授者絕然相異耶臣體問得宣徽使曹瑋在西邊日其用環慶兵皆不及涇原秦鳳只因經畧使范仲淹在慶州日與种世衡等處置各盡其宜故今四路之中唯環慶路蕃兵號為得力是知教之在人而不在其性分之相異也臣愚以為陛下宜擇朝臣有文武

材畧者往涇原秦鳳擇蕃兵可教者教之固其部族合其心力使勸勅奮勵樂為吾用則十萬餘蕃兵不費官中粒食而可以為心腹之用矣一臣以謂蕃人欲其可用須令有合有離離之所以弱其勢合之所以齊其力沿邊諸族附塞而居者皆分離散逸無大首領也勢既離弱又須團合所以均其志趣齊其心力使其勸勉奮勵相率而為吾用臣愚以為涇原秦鳳兩路蕃兵可為十部每部置都巡檢一人以蕃官有材

能識畧爲衆所服者統之而以漢官一員爲都大提舉以摠之。但得蕃人畏其首領而以漢官總其權任自然不敢爲過。而又遠並爲吾用矣。一臣謂沿邊蕃部欲其可用莫若使其與漢人雜居。今沿邊蕃部畸零田地耕墾所不至者極多。但自來官中須得頃畝相連地段相接者方始招添弓箭手。臣愚以爲本不須地段相連一段三二十畝以上者。即三五段便可招一名弓箭手矣。竊計沿邊諸族不下十餘萬帳。大約十

宋西事案

卷二

三

萬人既散居

餘萬帳可招弓箭手一萬人。以一萬人散居十餘萬帳之間則何患其心腹不一。思慮不專乎。是則招添弓箭手一萬人使可獲蕃兵十餘萬人之用也。一臣切見官中自來盡令蕃兵獻地招致弓箭手多是令其全段獻納盡帳起離此蕃人所以願戀而不肯獻也。若田地隘狹招置不足處可令熟戶隨其地段多少大約耕百畝者即獻十畝與官中招添弓箭手令其全段獻納盡帳起離則蕃人願戀所獻者狹若隨其地

段割令以獻則山原高下所獻者廣。又令弓箭手得散在沿邊族帳之間使中國羈游無事之民耕蕃部荒閒之地而可以禁其背叛結其心腹語其利害豈不顯然明白耶。昔魏絳和戎謂戎狄貴貨賤土其土可買今之蕃部正同此耳。若國家厚以恩信撫之土地皆可貿易而致臣切案古渭州一帶至洮河蘭鄯之間漢隴西安南金城三郡地所謂湟中閭壘臨羌枹罕邯中大小榆土地肥饒宜穀者皆在洮河蘭鄯之間

宋西事案

卷二

三

誠得而耕之其利豈止威伏羗戎而已耶。王韶此疏制服河湟招撫西蕃大有聯絡駕馭之妙離之所以弱其勢合之所以齊其力二語可謂善於用夷者矣。說者論韶方銳意功名以開邊燹異日熙河之役皆其嚆矢不知剪逆滅叛惟力自視若機有可乘而甘於隱忍以偷目下之安亦何難眉以報君父故熙河之事不當與似道江淮之啓爨同日而論。何者神宗全盛之勢

非南宋疆土日蹙之比。而王韶終不失為有用之才。此疏非元昊時事。取其說之可。以因虜振邊也。特錄附於後。

蘇軾增修弓箭社條約疏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蘇軾知定州。乞增修弓箭社條約。上奏曰。臣切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即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驚急。然居安慮危。有

宋事紀原

卷二

查

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傑。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飢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飲掠乞取。坐放債務。習以成風。將校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濫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飢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迭

軍盜賊已覺衰。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切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騎惰已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破甲持兵。行十數里。即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非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于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

宋事紀原

卷二

查

三三九

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是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剌宜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滙。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稱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

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誘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驚急。擊鼓聚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輦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坟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體問得元豐三年。北界群賊一夥。約二十餘人。在兩界首。不住打劫爲患。久不敗獲。有北平軍大悲村本社頭目冉萬冉。

宋史

卷二

宋

三三三

昇及長行冉捷等。部領社人與北賊鬪。敵趕赴捉殺。直至北界地名北當山峪內。被冉萬射中賊頭徐德冉捷。趕上斫獲首級。并冉昇亦斫倒。第二賊頭賈貴。本路保明。申奏朝廷。並已於班行內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戶。駭勇敢戰。緩急可用。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牙爪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自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

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得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今弓箭社兩下。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用命捉。死見今州縣。委寔全籍此等。寅夜防托。顯見弓。

宋史

卷二

宋

箭社寔爲邊防要用。其勢必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切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租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違。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

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捐循。其人去訖，輒復給用。龐藉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內之○地○處○當○行○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八人。若朝廷以為可行，立法之後，更勅將吏，嘗加拊循，使三萬餘

宋西事案 卷二

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即擒獲，不至狙怵以生戒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虜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謹具所乞立法事件畫一如左。

一看詳嘉祐四年龐藉已獲朝旨事件，除見可使行外，有當時事體與今來稍有不同，須至少有增損，今參詳列下項：
弓箭社人戶，但係久來團結地分，並依見今已行體例，不拘物產高下，丁口衆寡，並

每戶選擇強壯一丁，充弓箭手。貼黃高疆人戶與下等各出一丁，雖似不均，緣行之已久，下等人戶無詞乞止，一切仍舊。若上戶添差人數，即恐行法之初，人心不安，又緣保甲法雖上戶亦止一丁，所以今來不敢增損。每社置長社副社錄事各一名，為頭目，並選有物力或人材事藝家所推服者，方得差補農事餘暇，委頭目常切提舉，閱習武藝，務令精熟齊整，如無盜賊非時不得勾習。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二人，不滿百

宋西事案 卷二

人者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脚子，並輪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及稽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擊鼓勾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內一兩村共為一火，地里稍遠，不聞聲去處，即火急差急脚子呼喚。若強盜入村，鼓聲勾喚及到而不入賊者，

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再犯者並送所屬嚴斷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乞支錢二十貫如兩次捉獲候條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二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五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塲備逐社各人置弓五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

宋西事案

卷二

下

三

單丁及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捍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弛放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即申送所屬乞行勘斷逐社每夜輪差一十人於地分內往來巡覷仍本縣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分失賊其當巡人委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給曆

除每季納換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戶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社頭目及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

社內遇捉殺賊盜因聞致死除依條官給緡外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錢充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須遇社會合行酬賞者

宋西事案

卷二

五

方得對象支給破使即不得乘私別作支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器械非時不得亂有糾集搔擾

已上並是罷藉起請已獲朝旨事件自熙寧六年聖旨廢罷後來民間依舊衆私施行今參詳增補修定

一弓箭社人戶爲與疆虜爲隣各自守護骨肉墓坟曉夜不住巡邏探視以此巡檢縣

尉全藉此人為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內有本社弓箭人戶見係保甲人數者即須勾上一月教閱其稱捕盜官司不敢放心以至化外盜賊既知逐杜人戶勾上村堡空虛即皆生心窺視公私憂恐又人戶勾集彌月諸般費用不少深為患苦臣切謂保甲人戶每年冬教本寨與人氣俗相似以戰鬪為主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其勢無由生疎欲乞應弓

六百五十六

卷二

五

箭人戶今後更不充保甲仍免冬教貼黃法須是主戶兩丁以上方始差充其弓箭社一丁以上並差即無已充保甲而不充弓箭社人戶者今來所乞本社內人戶更不充保甲只是減罷重疊虛名即非幸免顯無坊礙而使人戶稍免無益之費專心守禦又免教習之月村堡空虛以生戎心公私安枕為利不淺其減罷保正長並却令充本社守關頭目
弓箭社人戶既任透漏失賊之責動輒罰錢科罪及均出賞錢顯見與其餘人戶苦

樂不同理合稍加優異欲乞應弓箭社人戶並免兩稅折變科配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科錢物數目比之和買價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可行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並是鄉村有物力心膽之人責以齊眾保境亦須別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每勾當及三年如無透漏及私罪情

六百五十六

卷二

五

重者委本縣令佐及捕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公罪杖以下聽贖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給公據與免本戶差徭內別有功勞者委自安撫司相度如委是卓然顯效雖未及上件年限亦與比類施行若更有大段勞績難以常格論賞者即委自本司奏乞錄用
一弓箭社地分本係人戶私下情愿自相團結皆是緣邊之人眾共相約要害防托之

處行之已久，北虜不疑，所以麗藉奏請，並是因舊畧加約束，今來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團結去處，永遠只以今來所管五百八十一村為定，所貴事事循舊，不至張皇事如本地分內人戶，分煙析生，即各據戶眼定差，或外來人戶，典買到本社田地，亦許收入差充弓箭社戶，若兩處有田產者，不得緣此帶免別處折變，委所屬官司常切覺察。貼黃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

人戶勘合上件人戶元是有此小虛名稅賦自來北界差人過來計會本縣收衆戶抱脚供輸其人戶並是一心捍邊可信之人切慮朝廷欲知其實

一來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冬教即須委自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膽力出衆之人即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使人戶兢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義緩急易為驅使今取會到轄下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三貫七百八十八文今來

既免冬教即保甲司却合出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為上件激賞之用但人數既多上件錢數微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其餘並以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支

右謹件如前臣切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坡塘之險澶淵之役虜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有警急尚不足於守而况戰乎論者或以

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切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止是一月武藝無緣精熟又平時無絲毫之利有得於官每歲所獲按賞例物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駢之於戰守歿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戶所慮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於虜戰若朝廷許依臣所乞少有以優異其人既免折科間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千緡賞其尤異者深致朝廷將帥恩意則此三萬餘人真久遠可恃者也今錄白到嘉祐四年麗藉奏獲聖旨

事件、兼取會到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來人數
及免折料每年加費用錢數、年免冬教所省接
賞例物數目、繳連在前、仍畫到地圖、一面帖出
接連邊面、及逐社在坐去處、隨狀進呈、伏望聖
慈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蘇文忠公此疏在元祐間、去元昊叛命時、
已易兩朝而麗藉弓箭社之儀、謂是為地
方一大保障、修舉邊事、豈在議出於已、乃
為得哉、此社法至今當行、特錄於此、

青溪寇軌

宋 泊宅翁方 勺著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竭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惑眾知縣事承議郎陳光不即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中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冑惟以鬼神詭祕事相扇搖數日聚惡少千餘焚民居掠金帛子女提點刑獄張苑通判州事葉居中不能招致欲盡殺乃已故賊得脅虜良民為兵旬日有眾數萬十一月二十九日將領蔡遵與戰於息坑死之遂陷青

學海類編

卷

青溪寇軌

十一

事功

溪縣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天章閣待制歙守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青齊濟濮閒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禦無策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勢取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九日進逼杭州知州事趙霆棄城走州即陷節制直龍圖閣陳建廉訪使者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三朝廷遣領樞密院童貫常德軍節度使譚稹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制置江淮二湖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七佛引眾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

青溪寇軌

固守屬大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退據杭州二月七日前鋒至清河堰賊列陣以待王師水陸並進戰六日斬賊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官府庫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絕翌日宵遁大兵入城當是時少保劉延慶由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偽八大王斬五千級復歙州出賊背統制王稟于渙楊惟忠辛興宗自杭趨睦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獲七百里生擒方臘及偽相方肥等妻邱子毫二太子等凡五十二人其子於梓桐石坑中殺賊七萬招來老幼四十餘萬復

學海類編

卷

青溪寇軌

二

事功

使歸業四月二十六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靈山賊朱言吳邦起應之處州而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品山賊陳十四公等起兵掠溫台諸縣四年三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百餘萬自出師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婺州刺史崔義元平之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識記誘惑愚民而窮游手之徒用

乘為亂清溪為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
 北趨睦西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饒富商巨賈
 多往來江浙地勢迂險城一旦焚蕩無一存者羣黨據
 險以守因謂之洞而浙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
 鼓聲則斂手聽命不逞小民往往反為賊鄉導劫富室
 殺官吏士人以微利渠魁未授首閒所掠婦女自洞逃
 出保而雉經于林中者由湯岳榴樹嶺一帶凡八十五
 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其數會稽進士沈傑嘗部民深
 入賊境親覩其事為余言賊之始末因稽合眾論撫其
 學海類編 卷之三 青溪寇軌 主 事功

實著於篇青溪知縣陳光既坐不治賊就戮朝廷改睦
 為嚴州歙為徽州青溪界至歙州路皆鳥道縈紆兩旁
 峭壁萬仞僅通單車方臘之亂曾待制出守但以兩崖
 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雖蚍蜉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
 犯境宋江擾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霧毒為辭
 移屯山谷開州遂陷
 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天師道林為遠祖立祭酒治病使
 人出米五斗而病遂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則剽
 劫州縣無所不為其流至今喫菜事魔夜聚曉散者是

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實起于北方觀其拜足以知
 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槁趨靜默若有志
 於為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敗務攘
 歛以挺亂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疑似難識欲痛繩
 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致禍變則陳光之於方臘
 是也有舍法令一切弗問但魔迹稍露則使屬邑盡驅
 之死地務絕其本源肅清境內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而
 反則越守劉韜之於仇賊是也仇破剡縣新昌 此風日
 上虞凡三縣煽始未易察也始知能上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
 學海類編 卷之三 青溪寇軌 四 事功

辜迷入於此道不急不怠銷患於冥冥之中者良有司
 也
 容齋逸史曰甚哉小人患得患失貽禍之深也初元祐
 閒宣仁太后臨朝天下大政事皆太后與二三大臣議
 可而行時雖天下稱治哲宗內弗平也一旦太后崩方
 欲悉反其政以據宿憤而小人揣知上旨遂引呂武為
 喻上益惑焉明年改元紹聖而熙豐羣邪彙進矣是後
 天下監司牧守無非時宰私人所在貪墨民不聊生迨
 徽廟繼統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豐亨豫大之說以

恣蠱惑重貫遂開造作局于蘇杭以制御器又引吳人朱勛進花石媚上上心既侈歲加增焉舳舻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舟揭所貢暴其上篙師柁工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其尤重者漕河勿能運則取道於海每遇風濤則人船皆沒枉死無筭江南數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徧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程限慘刻無閒寒暑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之指爲御物又不即取因使護視微不謹則重

學海類編

卷

青溪寇軌

五

事功

謹隨之及啓行必發屋徹牆以出由是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以供其須思亂者益眾初方臘生而數有妖異一日臨溪顧影自見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負遂託左道以惑眾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松杉之饒商賈輻輳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會花石綱之擾遂因民不忍陰取貧乏游手之徒賑卹結納之眾心既歸乃椎牛醮酒召惡少之尤者百餘人會飲酒數行臘起曰天下國家本

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死弗卹於汝甘乎皆曰不能臘曰靡蕩之餘又悉舉而奉之仇讎仇讎賴我之資益以富實反見侵侮則使子弟應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然歲奉仇讎之物初不以侵侮廢也於汝安乎皆曰安有此理臘涕泣曰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吾儕所賴爲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銖遺夫天生烝民樹之司牧本以養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無愠乎且聲色狗馬

學海類編

卷

青溪寇軌

木

事功

土木禱祠甲兵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爲安邊之長策也獨吾民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諸君以爲何如皆憤憤曰惟命臘曰三十年來元老舊臣貶死殆盡當軸者皆齷齪邪佞之徒但知以聲色土木淫蠱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卹也在外監司牧守亦皆貪鄙成風不以地方爲意東南之民苦於剝削久矣近歲花石之擾尤所弗堪死君若能仗義而起四方

必聞風響應旬日之間萬眾可集守臣閒之固將招徠
 商議未便申奏我以計縻之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
 一鼓下也朝廷得報亦未能決策發兵計其遷延集議
 亦須月餘調習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
 月矣此時當已大定無足慮也况西北二虜歲幣百萬
 朝廷軍國經費千萬多出東南我既據有江表必將酷
 取於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內變二虜聞之亦將乘機而
 入腹背受敵雖有伊呂不能為之謀也我但畫江而守
 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四方孰不斂衽來朝十年之間終
 學海類編 青溪寇軌 七 事功

王世忠時為王淵裨將潛行谿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
 直前度險數重搏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遂併取
 臘妻子符印及方肥等其黨皆潰前後所戕人命數百
 萬江南由是凋瘵不復昔日之十一矣迨建炎南渡經
 費多端愈益窮困不可復支向非臘之耗亂江淮二浙
 公私充實南渡後或可藉為恢復之資亦未可知也噫
 臘之耗亂可哀也已然所以致是者誰歟泊宅翁之志
 寇軌也斬王猶未知名故略之且時宰猶多在朝臘黨
 陰謀語多忌諱亦削不載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司
 學海類編 青溪寇軌 八 事功

當混一矣不然徒死於貪吏耳諸君其籌之皆曰善遂
 部署其眾千餘人以誅朱勔為名見官吏公使人皆殺
 之民方苦於侵漁果所在響應數日有眾十萬遂連陷
 郡縣數十眾殆百萬四方大震明朝廷方約女直夾攻
 契丹取燕雲地兵食皆已調習待命適聞臘起遂以童
 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移師南下臘不虞如是速也貫
 至蘇州始承詔罷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并木石彩色等
 場前至秀州累敗賊鋒追至幫源洞賊尚二十餘萬與
 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嚴穴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韓

附錄

喫菜事魔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遠方
 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眾始自福建
 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
 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物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袒葬
 方斂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於尸傍其一問曰來時
 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次問衣履遂亦去之以至
 于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包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
 後至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
 學海類編 卷之三 青溪寇軌 九 事功

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眾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
 矣凡出入經過不必相識黨人皆館穀焉凡物用之無
 閒謂為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眾其魁謂
 之魔王右者謂之魔母各有誘化旦望人出四十九錢
 於魔公處燒香魔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
 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為邪道故不事神
 佛但拜日月以為真佛其說不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
 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為麻
 謂其魁為麻黃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投法設誓甚

重然以張角為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言何

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鞫久不能得或云何
 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
 窮究何以雜物百數問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
 其閒餘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喪
 葬之類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為苦若殺之是救其苦
 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成佛故結集既眾乘亂而
 起日嗜殺人最為大害尤憎惡釋氏蓋以不殺與之為
 戾耳但禁令太嚴罕有告者株連既廣又當籍沒全家
 學海類編 卷之三 青溪寇軌 十 事功

流放與死為等必協力同心以舉官吏州縣憚之率不
 敢按反致增多也

避戎夜話

〔宋〕石茂良撰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
至二十年顧氏大石山房刻顧氏
明朝四十家小說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一七二毫米寬二六〇毫米

避戎夜話上

吳興

靖康丙午仲冬金人再犯京師吳興友仲領右中三軍備禦閏十一月三日賊攻通津門甚急友仲帶領軍將副部隊將子弟効用一千餘人往通津門救護軍兵下城接戰殺傷甚衆初七日晚殿師王宗楚帶領衙兵一千餘人下城與賊接戰高師且死之是夜友仲正策應南柵子城賊交鋒正在北柵子城下躬率將校施放弓弩監督砲石凡數陣皆為砲箭所臨雖不少

避戎夜話

負亦不大勝賊勢稍退初三至初八凡六日措置稍稍就緒初九日早宣化門告急又帶一行入往宣化門守禦南北柵子城皆捍禦水門者也水門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柵子城天石如雨樓櫓皆毀壞友仲於南柵子城上別造兩圓門去馬面三十步許用磚砌成中開下棘門干戈板間下如城門法四面皆置女牆迎敵皆自棘門萬一賊兵厚重則入棘門放下干戈板又是柵子城也磚城下闊五尺高一丈二尺五寸不日告成通津門兩柵子城正是受敵處守禦有

方終不可破皆友仲之力凡守柵子法務要令人少肅靜可以應敵人少可以迎衆友仲首到南柵子城便令畫柵子圖西廊每門兩人守踏定板外鑰匙須敲槓上與虛棚凡三層止是受敵處每間不得過十五人弓弩捨斧手相間分作三番善夜輪轉更其勞逸使得休息萬一賊人不測侵犯自有備禦之法也初九日到宣化門護龍河內賊橋也疊過半矣但未有砲猶可捍禦友仲遂選神臂弓強弩手下臨分布牀子弩弩九牛弩多置大小砲座又於攻打處絞縛

避戎夜話

致勝棚一日而就成衆指為鬼工凡十日賊橋不能寸進賊人疊橋之法先用牌浮水面次用一重柴一重蓆一重土增渡如初矢石火皆不能入橋之外正是賊寨望之燈火如晝五方百步一望不斷斧鑿之聲聞於遠近其攻城之具又有火梯雲梯編橋鶴車洞子兵法為撞竿堦竿之類火梯雲梯編橋皆與城櫓齊高亦有高於城者皆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車軸推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禦之撞竿用大木長可數丈者又用橫木數十條中

穿而下留手把可以致力頭以鐵裹或以大鐵鎗或安以托叉鈎頭可也每一樓子上常置撞竿三兩條俟其火梯雲梯編橋至城下則徐德之不必驚擾既撞定梯橋則衆手用鐵鈎鈎定進不得前退不得後則火自焚橋亦壞人亦墜矣萬一撞竿不中則用狼牙槍手砲架槍手禦之亦不能上惟要當鋒得人通津門柺子城每為賊人攻打前後共壞火梯雲梯驚車編橋十數座皆此也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合掌上銳下闊人往來其中即次續之有長數

公武侯註

三

丈者上用牛皮生鐵裹定內用濕氈中用太糜矢石火皆不能入治道則欲安砲并推梯橋之類攻城則欲取土透城皆不足惧也兵法之禦洞子用鐵疾藜懸下而敦之其法以熟鐵闊徑長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蕤藜形鎔生鐵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鎖擲下敦訖以輓轆紋之若洞子上有牛皮并泥敦著即舉速放火炬油燒火賊人用洞子穿地道來追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待之積薪草安井中如火薰之或有用火砲納於其中則敵自焦灼又用游

火用鐵筐盛火如脂蠟毒藥懸縋下燒薰穴中攻城人有用燕尾炬縛草分為兩岐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從城墜下騎洞子燒之如此皆禦洞子法也撞竿至則作屋桑木為之桶索相連撞竿須連以環串竿頭於兩旁令壯士牽之鈎竿至則用栲栳乘其鈎亦令壯士牽之乘勢猛放則竿與人俱倒惟砲架最難制禦金人砲架四旁並用濕榆小椽密簇定又用生皮并鐵葉裹定鴟鷂須火不能入其砲有七梢五梢三梢兩梢獨梢旋風虎蹲等砲內七梢可以致遠其

公武侯註

四

石大五梢等亦可以致遠其上或放雙砲友仲先於樓子上受敵處絞縛棚上羅索網并下擺糖布袋濕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穿濕榆檟木篋籬格氈雖慢然亦可以遮砲也城下地廣安砲多城上地狹安砲少最為受敵十九日夜賊人一夜安砲五千餘座城上雖棚人皆不可存住死於砲者日不下二三十人友仲到宣化門上日恐賊人者有破議幫築城身之法視受敵樓子遠近築面闊一丈二尺五寸下脚闊二丈五尺高五丈四邊皆有虛棚女牆復於旁置

兩小門如城門法萬一賊兵上城類有限隔可以迎敵不幸為提刑秦元所阻秦欲幫築目城議論不同朝廷遷延不斷遲十日後雖竟從友仲之請然夜息晝作亦如平時功終不成惜哉自十九日夜賊安砲之後矢石不可及二十一日橋成先有黑旗子三人先登岬都統王燦姚友仲揮驍勇使臣與西兵數十人下戰亦殺數人賊退橋之南入洞子中俄頃宰相倚真至黑旗子復如前登岸城中弓弩箭如雨賊兵略不顧欲交鋒西城下寨一兵約六七百人望風退

避戎夜話

上

走賊亦不追城上皆厲聲叫云後面無賊然勢不可回隔岬矢石如雨傷者數百人自填焚陷馬坑者三十餘人賊兵望風輕笑宰相親見之而不恤初縛虛棚時友仲使多備濕麻刀舊氈衲襖蓋防賊人有火箭火砲也幸而金人不善制此二物二十三日賊橋侵廣友仲遣張宗顏閻維段永年領敢死兵三百人血戰於城下用純斧隊斫壞洞子七所賊眾敗走乘勢遂北涉河至中流水解陷死者數十人返為賊兵掩擊豈天殆我師也二十四日早賊堆大梯四乘

來攻字號樓子三乘皆為撞竿所壞又再來撞撞不着火熾逼着樓子必燒字號及三樓子賊皆登城舞黑旗鼓譟然為樓上火盛不可過友仲仗劍擁班直守禦官軍等救火弓弩交發又用鍊金汁潑賊皆墮殺傷眾賊遂退三樓子皆為火燼矣是夜再安樓子三座又為賊砲所碎二十四日雪大下至曉深二尺餘加之風聲號怒二十三日風雲愈其早間大啓宣化門出郭京人馬與賊接戰賊眾見所燒樓子未成頗毀撞竿未備賊遂登城眾潰城陷初京之出也城

避戎夜話

上

中居民踴躍延頸于宣化門者數千人立俟捷報及京敗城門急閉賊帥大怒鳴鼓振旅鐵衣滿野多若螻蟻皆沿城而上城遂陷馬友仲二十五日晚於南城為軍民所毆打至死肝腦塗地委填溝壑骨肉星散不知所在家資劫掠掃地痛哉天不祐善人如此友仲將種也三世忠孝聲聞滿於夷夏自守禦以來夙夜勤勞食息不暇在諸將中尤無負於朝廷者也今反被禍若此先是閏月一日百姓毆殺未莖統制辛康宗辛公指揮城上兵軍不見賊不得亂放箭砲

百姓疑其姦細故殺之朝廷縱而不問故軍兵百姓聚衆殺人在一時指揮之間殊不爲怪蓋京師承平之久無知小民游手浮浪最多平居除旅店外多在大房浴室櫃房雜處里巷強梁不在數也乘此擾攘衆作亂甚者趕罵宰相絲擘內侍打殺統制放火殺人莫知其數先是今年秋友仲議欲於都城置訪巡十六負新門四隅四負舊城內四負每負皆一正一副每負統兵五百人遇有警急則一正將帶領二百五十人救援留二百五十人在地分或有細民乘

金瓶梅

避戎夜話上

避戎夜話卷下

靖康城陷議和上見二酋作二降表過北皆孫觀受益之筆其畧云三里之城遂失籬藩之守十世之廟幾為灰燼之餘既干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和維大金皇帝陛下云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又云社稷不殞宇宙再清粘罕抹去大金二字止欲稱皇帝又指宇宙二字云大金亦宇宙也又易負罪二字為失德朝廷不得已皆從之

卷下

初金人至城下姚友仲與諸將議計之便幸其連來賊衆必疲行列未成若選五萬精兵出四門分為十頭頂乘勢而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衆必潰亂有可破之理過此則日復一日賊勢愈盛援兵不至士氣阻喪雖悔無及矣是時唐恪止其事專在和議而已後攻城既急友仲復與諸將議急遣使講和為便累白何果方料金人粮道不繼不日就禽堅不可和唐恪且謬誤於前何果而寡謀誤國於後獨姚友仲於閏月三日往來東南兩壁以來策應至二十五日城

陷晝夜勞苦最爲有功音先被禍獨甚於二相
天意不可得而知也

金人今春既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
春秋科太學生免解改行王從祀之類時爲語
曰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
管山東却管陳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
北界却管秀才解道路之言切中時病如此
淵聖幸虜營不返謝元及作憶王孫其詞有云
依依官柳壓宮牆樓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
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

避戎夜話

正月十五日淵聖在虜於是日陰雲四垂家家
愁苦向之熬山教坊百戲景龍燈火之樂不可
同年想也士大夫憂憤作歌行者甚衆獨胡處
晦上元行膾炙人口今附於左上元愁雲在九
重哀茄落日吹腥風六龍駐驛在草莽孽胡歌
舞蒲萄官抽斂脫劍到編戶竭澤枯魚克寶賂
聖主憂民民更憂驕子媠天天不怒向來艱難
傳大寶父老談言似仁廟元年二月城下盟未
觀名臣繼嘉祐哀痛今年塵再蒙冠劍夾道趨
辭公神龍金在九淵臥安得屢困蛟蛇中朝廷

中興無柱石薄物細故昭帝力毛遂不得處囊
中遠慚趙氏廝養卒今日君王歸不得傾城回
首歌悲啼會看山呼聲動地萬家香霧燒天衣
胡兒胡兒莫舛樂君不見夕月常戲東北角
鴻臚主簿鄧肅作靖康行云女真作意厭人肝
揮鞭直指來長安南渡黃河如履地東望太行
不能山帝城周迴八十里二十萬兵氣烈熾旌
旗城上亂雲烟腰間寶劍橫秋水雪花一日故
濛濛皂幟登城吹朔風我師舉頭不敢視脫兔
猪豚一掃空夜起火光迷鳳闕鉦鼓碎轟地歌

避戎夜話

裂斯民嗷嗷將何之相顧無言惟泣血僕射何
公扣龍墀閉門相臣噬臍疾奇兵化作乞和使
逝指一死生羣黎遊談滿空胡師怒九鼎如山
不復顧郊南期說上皇輿截被橫流意歸去陛
下仁孝有虞均忍今胡騎縱吾親不龜太始自
鞭馬一出喚回社稷春胡人慕德猶貪利千乘
載金未滿意斂劍那爲六官留大索居民幾卷
地六龍再爲蒼生出自磨虎牙恬不恤重城兀
兀萬胡奴杳隔塵輿今十日南城赤子曰駢闐
爭掬香膏自頂燃忿氣如雲淚如雨漫漫白晝

無青天大王避狄空金帛坐使十年踰八百天
聽端坐民心耳蒼蒼誰云九萬隔會看春風擁
顏黃萬民語呼喜欲狂天宇無塵瞻北極旄頭
落地作頑石後亦被虜至三月二十四日放回
初京城被圍朝廷急於命將有郭京者乃殿前
司龍衛營兵負耳京師呼為京師盛傳能用六
用法可以生擒蔡幹離不餘眾可以掃蕩無
遺類其法軍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嘗自試於
內廷其法不得而聞朝廷深信不疑授以成忠
郎錫以金緡動數萬計使自募兵賜予賞賚恩

金蓮夜話

四

數備至人皆呼為郭尚書蓋管寨俚俗呼兵負
之稱也其所召人皆市井游惰色色有之不問
騎射善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足矣有賣線劉
六者與姚宅比隣僕熟識之郭京一兄授以將
命他皆類此賊兵攻圍甚急郭京談笑自若如
意動似有道者擇日出兵可致太平直殺至陰
山而止其所招軍兵但欲斫首爾不必戰也前
置天王旗每壁分三面以鎮四壁按五方色或
畫天王或畫北斗不知何法也又有劉無忌者
乃街市貨藥道人常倒立泥中懸一服藥牌子

亦作統制內外許之蓋取丘濬詩郭京楊式劉
無忌皆在東南臥白雲之識也又有僧傳臨山
請亦如京募兵稱統制常與京相追隨二十五
日早宣化門大開郭京出兵城中居民跋踴延
頸于宣化門者數千人立俟捷報俄頃報云郭
京前軍已得大寨立旗於賊旁矣又報云前軍
又奪賊馬千匹矣姚友仲疑之與石茂良登敵
樓而望正見賊兵整隊人馬忽有郭京下使臣
來傳令云樓子上除守樓子使臣軍兵外餘人
並不得上樓子蓋天甲法能使人隱形若樓上

金蓮夜話

五

人多恐賊兵規望言猶在耳賊兵兩兩翼翼鼓
譟而進衝斷前軍一掃而空若刈茅草居後者
悉墮護龍河釣橋已尸積不可撓矣城門急閉
賊帥大怒鳴鼓振旅鎗衣滿野多若螻蟻皆沿
城而上止用一舊雲梯可置五十人初有十餘
人登壘而上班直槍手皆不向前用命又值百
姓般石城上望風走下其守禦之人與百姓軍
兵互相殺戮無一用命向前者其成遂陷乃閏
十一月二十五日午時也余目擊其事故志
避戎夜話下

靖康紀聞

拾遺附

靖康紀聞序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藏書

紀聞者紀靖康元年中事也春正月五日金人擁兵犯京城二月十二日退師秋九月陷太原冬十月陷真定繼陷滑州等郡縣十一月二十五日擁兵再犯都城閏十一月二十五日陷京師明年春正月十日遼皇帝出郊二月六日廢帝九日遼太上皇帝皇后太子諸王公主嬪妃等郊外三月七日改偽楚立張邦昌僭號夏四月一日退師擁二帝北去四日邦昌偽赦九日冊命元祐皇太后十一日元祐皇太后垂簾聽政邦昌復避位

靖康紀聞序

照曠閣

收偽赦五月一日皇弟康王卽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孤臣特起自冬徂夏適在京師初迫桂玉嘗爲西樞門下客頗得其事繼游賢關與同舍郎講問尤詳悉痛二帝之播遷閱王室之顛覆咎大臣之誤國傷金戎之強盛事有不可槩舉者大懼天下後世或失其傳無以激忠臣義士之心無以正亂臣賊子之罪無以知吾君仁聖憂勤而罹此不辜之實因列日以書之起元年十一月至明年五月九日日擊而親聞者罔敢違誤其間褒貶允協公議非敢徇私臆說也盟于天質于地

告于祖宗之靈斯言無愧如其青史請俟來哲朱孤臣
丁特起泣血謹書

靖康紀聞序

照曠閣

靖康紀聞

宋

丁特起 編次

虞山張海鵬 較訂

靖康元年十一月初五日樞密馮澥歸自河東具言金
人索金玉輅及上尊號事朝廷從之澥行纔二日中
途遇王雲復同還云堅欲割三鎮地是時金人已破河
東襄垣縣次侵滑州告急者踵至朝廷降詔使人為
備而已

靖康紀聞

照曠閣

十四日河陽告急朝廷召文武官於朝廷聚議御批云
三鎮與之利害如何茲事體大朕不敢專其詔百官
共議仍不得持兩可說是日百官立班各給紙札親
書利害許割三鎮者不勝其多范宗尹其首也稱不
可與者纔三十人何棗其首也與者言曰三鎮既嘗
許之今不與是中國失信不若且與之縱復猖獗則
天怒人怨師出無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者曰國家
更三聖始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肢四肢
苟去吾不知其為人貢賦乃其末耳况天下者乃太
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敬塘之事豈可違乎

朝廷竟從與者議遂割三鎮遂罷何臬中書侍郎領
開封府事是日復下哀痛之詔仍俾河北河東京畿
等路並行清野士民讀詔莫不感慟

十五日詔免京城公私房錢命尚書梅執禮爲清野使
十六日金使王芮等十三人到闕議割地其辭頗不屈
仍欲大臣親論河東河北之民交割地界朝廷許之
是日邊報益急

十七日道路傳聞金人游騎已渡河執政諸公似未深信
皆云自秋未僉書李回已將兵防河矣但邊報益

靖康紀聞

二 照曠開

急殿前司乃遣馬綱作斥埃已而召募忠義團結使
臣將以備守禦是日戒嚴

十八日既戒嚴內外驚擾近城居民流離遷徙者不絕
於道軍人保甲乘時作亂劫掠財寶焚燒廬屋得城
東巡檢魏清捕殺三百餘級稍定朝廷指揮城外居
民搬入聽就寺觀居住

十九日開封府揭榜云前日北兵來係拆彥質潰兵已
招安訖城外居民各仰歸業又榜云清野指揮更不
施行太學生丁特起上書力辨以謂邊報每急事未

靖康紀聞

可知堅壁清野在今日正不可緩不應輒罷仍乞以
在城兵盡屯城外以待敵至使無緣遠犯城壁并守
禦八策獻書下樞密院大臣阻難不行是夜二更馬
綱還報金人已渡河大臣猶未之信再遣使臣劉詞
將步騎三百出封邱門遠探

二十日劉詞遠探星馳而還云兵次陳橋爲金人掩殺
傷者幾百人大臣始倉皇而計無從出矣是日增置
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官吏以樞密聶昌領之
二十一日詔罷諸司庶務專以應副軍期爲主遣使交

靖康紀聞

三 照曠開

割東北地界以通和國信使爲名同樞密使聶昌使
河東門下侍郎耿南仲使河北

二十二日耿南仲聶昌偕金使王芮一十三人等出國
門時金兵已壓境大臣尚執和議苦無經畫著作郎
胡處晦作長歌切中時病其詞云天邊客子未歸來
玉關九門何窄塞大臣裂地過沙場鉄騎憑河又馳
突官呼點兵催上門居民衮衮闔巷奔請和諱戰坐
受縛烏用倉卒徒紛紛黃河一千八百里沙寒樹長
險難恃官軍望敵散如煙後上胡兒履平地大臣持

二八三

祿坐廟堂小臣血奏交明光胡兒笑呼一彈指公卿
狀如鹿與獐明明大漢亦有臣誰謂舉國空無人賈
生絕口休長慟用者不才才不用

二十三日命保甲軍人百姓僧道等上城守禦其勢日
益緊急執政直宿聚議親視諸城又置四壁彈壓提
舉官各一員都統制官各一員提舉東壁王時雍南
壁舍人李擢西壁侍郎邵溥北壁給事安扶統制東
壁辛康宗南壁高持西壁張撝北壁劉衍其餘諸門
彈壓統制官不可殫記又命劉延慶提舉西壁劉幹

靖康紀聞

四

照廣閣

副之

二十四日王瓊鄭建雄將勤王之師八千人到關上令
此兵駐劄內地

二十五日殿前司以京城諸營兵萬人分屯五軍以備
四壁策應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岳觀右軍
屯上清宮後軍屯封邱門左中三軍姚友伸統之右
後三軍辛永宗統之范瓊張仙裴淵汪長源輩各統
軍在城屯駐城外者不知廟筭為如何也迨晚遽傳
兵已滿四壁乃降黃榜告諭士庶云金人游騎已及

郊畿士庶讀之莫不驚懼

二十六日傳聞元帥國相來自河東副元帥太子來自
河北輻輳闕下朝廷增遣所募忠義及百姓等詣城
守禦甚嚴備

二十七日諸城搜索姦細豪猾輩因緣騷擾往往及無
辜已而群聚捶殺太尉辛康宗及使臣等四壁擾亂
迨晚捕為首者五人腰斬東壁已而詔罷百姓不許
上城守禦散行召募忠義之士旗幟滿城召募者多
市井遊手之徒耳復捕姦細三人市僉號令繼聞金

靖康紀聞

五

照廣閣

人欲捕內官又詔內官不許上城傳宣者以黃旗號
焉金人十萬眾其間多掠吾兩河之民充數於其間
復虜近京之民運石伐木造攻城之具執役者眾太
子劄寨劉家寺相國劄寨南部壇四壁諸城皆臨河
劄小寨圍閉周密不以數計旗幟人物公然往來郊
野間自此朝廷召募益急罷相唐恪以何臬代之孫
傳知樞密院事曹輔簽書又以何臬提領召募奇兵
孫傳提領召募忠義已而得郭京於殿前得傳文政
於草澤得楊惠廣於釋子京自云有妙術擲豆為兵

且能隱形廟朝諸公以爲神人一京翕然共仰重傳
楊亦挾術自是樞密除擢不問能否微賤自布衣而
爲統制由技術而參機謀令商賈抵將佐其弊殆不
可勝言例皆領兵往來城市真類兒戲有識之士頗
爲朝廷憂而廟堂自以爲得計也民情惴惴造撰傳
播之事非一軍兵輩復乘間騷動朝廷患之散榜立
賞緝捕甚繁斬首號令者相繼金人水土之工日夜
不輟是日諸門縛砲架造鴉車

二十八日南道總管張叔夜勤王之師三萬到闕長子

靖康紀聞

六

照曠

將前兵次子將後軍自將中軍屯玉津園

二十九日上幸東壁撫勞將士增秩賜帛

閏十一月一日上幸南壁撫勞將士如前叔夜領兵起

居於南薰門外軍容整肅上喜命解右僕射笏印

金帶以賜之已而上幸宣化門徒步登揚子城親視

金人寨虛實儀衛悉屏惟內侍數人從偶雪作泥道

身被鉄鎧步履如飛天顏憂勤愁悴踟躕是日奇兵

作亂殿統制王健殺使臣十餘人內前大擾太尉王

宗礎引兵戮數渠魁方定王健創奇兵何桌領之有

識者頗以爲笑蓋自古兵法奇兵皆臨機制敵未聞
領奇兵以自名也况未嘗出奇自輒變亂大抵今日
所謂奇兵者類如此耳

初二日上幸西壁撫勞將士如前金人攻善利門告急
姚友仲選五軍中神臂弓破弩手一千五百人策應
乃止

初三日上幸北壁撫勞將士如前上凡四日撫勞每巡
壁不進御膳取士卒食食之復以餉士卒人皆感激
流涕自初巡壁雨雪交作四日未嘗止皇后親用內

靖康紀聞

七

照曠

府幣帛與宮人作擁項及衣被等分賜將士酒卮一

賜統制而下是日金人攻通津門甚急姚友仲選前

軍將副部隊一千人策應軍兵下城接戰殺獲甚衆

初四初五初六日金人攻通津門宣化門甚急大臣親

往督視猶未有用兵意太學生丁特起上書論列謂

金人有三可滅之理而兵有五不可緩之說書奏不

報金人到闕幾旬日見朝廷未嘗用兵而金人攻益

急善利通津宣化門尤急箭發如雨中城壁如爛毛

又以磨石爲砲闕至城上樓櫓摧破姚友仲於三門

兩拐子城別置兩門去馬面三十步許砌以磚石中間開小門如城門法四圍復置乳牆迎敵自拐子城門出入不日而成所賴以固先是術者言京城狀如臥牛金人若至必擊頭項善利門其頭也宣化門其項也通津門在善利宣化兩間此三門者乃受攻之地後果如其言大臣預知而不之問

初七初八日殿前太尉王宗礎領牙兵一千人下城與金人戰統制官高師旦死之是日姚友仲正策應拐子城躬率將士督戰凡數合金人稍退既而攻益急

靖康紀聞

八

照廣閣

初朝廷為防秋計上幸封邱門城外按砲錫資不貲砲石迄今盡置城外莫知其數及金人攻善利通津宣化三門不數日城下立砲架數百乃盡得前日之所按者以為資也

初九日金人攻善利通津門甚急復於護新橋河疊橋取道姚友仲選銳兵下臨分布床子九牛弩大小砲坐又於城下絞縛虛棚人立如山箭下如雨金人迨晚不能寸進乃棄橋益造火梯雲梯編橋撞竿鵝車洞子之類皆攻城之具也疊橋之法先用木簾浮

水面次用薪次席次上增復如初矢石火砲不能入火梯雲梯編橋皆與樓櫓相高亦有高於城者火梯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皆用車軸推行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而上皆用車軸推行洞子其狀如峻屋上銳下濶人往來其間節次續之殆有長數十丈者上用生牛皮鉄裹內用濕氈矢石灰火皆不能入如治道則要安砲并推梯之類攻城則要取土透城其機巧殆未易數

靖康紀聞

九

照廣閣

初十日詔展放公私房錢縱市并賭博以甦小民內前有斬首號令榜云司文政上書言極無理奉聖旨處斬士論初以為疑已而免解進士費文端奏劄稱文政所言雖無理不應棄市雖草茅一介不足惜而士之去就往往視此恐塞天下之路乞以文政上書揭示使中外知文政被誅之罪迨既開封府奉聖旨備及端奏劄云教坊樂人司文政伏闕上書助金八害國士論始息

十一十二十三日大雪意未解士卒暴露有詔朕不自安再幸四壁倚勞將士連日鸞輿之出正大雪苦寒

馳馬戎服露手揜腕其賜資如初仍命將士披城接戰間有得級者又使以酒食遺金人寨中

十四日通津門發砲中金人一裨將初傳王芮繼聞乃金人劉安也捷奏上喜之命以武功大夫并金帶以賜監砲使臣又以武功大夫空名詔一帶一懸於待漏院之側募人能戮金裨將一人者給之又揭示賞格自獲酋長迨小番等賞各有差復詔許人輸財助國日有獻者皆量多少命以官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日金人攻諸門益急但使命往來

靖康紀聞

十

照曠閣

士庶莫測其故太學生丁特起上書乞用兵講和之計蚤決無淹延未斷養成大患奏不報統制官姚友仲奏札謂金人攻急甚兵旣不用乞遣使議和爲使亦不報先是金人初到闕姚友仲與諸將議擊之幸其遠來其衆必疲行列未成若選精兵六萬出四門分布乘勢而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衆必潰亂有可破之理過此日復一日其勢益盛援兵不至士氣沮喪雖悔無及是時唐恪正主和議恬不之信迨其攻城旣急罷相唐恪而相何桌而友仲乃有講和之請

靖康紀聞

復不加省恪主和議而未嘗決桌主用兵而未嘗用是時友仲特起之奏俱不得行要知恪謬而無斷謀國於前桌剛而寡謀誤國於後大臣如此宜彼強而此弱也

十九日樞密曹輔左丞馮澥出使寨中莫測其故是日善利通津宣化等門金人砲座數百拋擲如雨人不可存往中砲死者日不下數十也

二十日金人渡陳橋俯宣化門欲涉河之南有黑旗子三人已登城都統制王燮同姚友仲率驍騎使臣數

靖康紀聞

十一

照曠閣

十及兵士西人百餘披城下戰殺死數人金人乃退橋之北入鵝車洞子中俄頃宰相何桌巡至城上黑旗子復如前發岸城上矢石如雨金人略不顧城脚之西有披城下寨者兵約六七百人見金人列衆欲與交鋒望風退走金人引衆進逐城上厲聲大呼曰後面無應而衆已潰散勢不可回隔岸矢石如雨中傷者數百自填陷馬坑而死者近百人金人輒大笑二十二二十二日諸門各有披城下戰殺傷金人亦多二十三日統制官范瓊發兵千人自宣化門披城出戰

二八七

士氣甚銳迫逐金人幾欲棄寨而北士卒貪功輒率眾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間河冰陷裂士卒驚亂而金人遽迫岸交手迎敵陷河而沒者五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折

二十四日彼勢益銳火梯雲梯編橋列城下如鱗次燒宣化門敵樓三門發大砲如雨箭尤不計其數其攻甚力護龍河悉填滿鴉車領眾直抵通津門宣化門三門下無數步許力攻二城其勢甚銳

二十五日大雪未明南壁有氣若橫山青城上有赤氣

靖康紀聞

十二

照曠閣

橫直千里其氣如血黎明不消金人乘寒急攻通津宣化二門益急詔六班俱登城城上及虛棚人物戈戟如織郭京領正六甲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大開宣化門出敵城中士庶延頸企踵于門立候大捷者數千人從行旁觀鼓譟以助勇者又數千人俄頃云前軍已奪大寨立大旗於金寨矣又云復奪馬于疋矣時有令云除守樓使臣軍兵外餘人並不許上蓋京六甲正法能隱形若城上人眾恐為金兵覘望言猶在耳金兵分布兩翼而進衝京前軍一掃殆盡皆

墮護龍河積屍不可勝數復自雲梯編橋併攻上城迎敵官軍班直雖排布如雲無一用命死敵皆下城遁避守禦官吏相繼奔走金兵遂發火攻敵樓金人相踵而上揚旗幟眾悉潰散百姓大呼金兵已上城也自宣化門金兵三百餘人分作東西兩隊旗鼓引眾弓矢射逐已次地分守禦官兵擁窄不能施放退師迤邐崩潰下城外鉄鷄子作陣鼓噪而行與城上金人相為形勢士卒下城投戈散地四壁數十萬眾乘城而下獨北壁守禦如故樞密孫傅躬親宣諭士

靖康紀聞

十三

照曠閣

卒下城守內救駕至次日方下城居民皆驚擾號呼奔走軍士輩乘亂劫殺臥道上者如麻捶殺太尉姚友仲將士使臣宦官被害者不可勝計迨晚諸金人縱火燒諸門及新城裏居民屋宅王公大第劫掠殺虜火光亘天達旦不滅百姓哭聲震動天地金人未嘗下城殺掠者皆潰散軍兵輩耳自早至夜舊城諸門悉閉新城裏四壁居民被害者尤多龍造宮寧德宮諸王帝姬后妃皆潛入大內上倉皇召大臣親王至者惟濟王謝克家上召王克家入小閣中計議遣

使軍中傳聞上旨意極謙皆是全活生靈之意

二十六日黎明有旨百姓赴宣德門請甲救駕使命雜沓傳呼其聲哀怨已而上御宣德門親諭軍民露腕憑欄大呼於衆曰事體至此軍民欲如何有謀即以獻朕當聽從失守之罪一切不問仍命百姓請甲及軍器等前去各保老小上倉皇不覺降帽百姓奏事間稱爾我亦其情迫倉皇不暇他議也士庶初慮上有遷徙計因泣告樓下曰陛下出一則生民盡遭塗炭又呼曰寡人在此士庶號慟上亦爲之掩泣已而

靖康紀聞

十四

照曠閣

士庶感憤請甲踰三十萬人惟止四軍及班直有四萬衆馬數千騎及護駕人馬等皆欲出奔行門指揮使都虞候蔣宜引數百衆升祥曦殿大呼曰請官家遠出這裏不是官家住處其勢甚遽上曰教我那處去衆曰須討一線路去上曰卿等忠義亦不可不備糧食及金寶隨身乃詔殿前指揮左言宣諭衆軍令廊下飽喫酒食又令開內庫散金寶恣左右所取親從親事左右長入祗候十班內宿上直衛士爭取重寶以懷之上入祥曦殿內東門司小殿前內侍十餘

靖康紀聞

人立太子在側躊躇未決尚書梅執禮諫曰陛下未

可輕棄社稷金人斂兵未下亦當別議使使哀鳴下禮畢辭請命而後觀變旋爲之計乃令左右諭蔣宜曰日已晚矣大兵在外未可輕動俟來早圖之蔣宜素與左言相得遂不復拒命既出即詔殿前蔣宜忠義可嘉特與先改換班正使仍帶遙郡刺史落權除外路州鈴轄餘人並放罪所取金寶並免追納願出職換授者聽俄金人軍前遣濟王何桌并金使六人入麗景門入見傳到國相二太子令旨告諭百姓安

靖康紀聞

十五

照曠閣

業兩國講和是日百姓以手加額私相慶賀迨晚朝廷發使執請命黃旗至軍前大官翰林司賜酒食果子赴軍中舊城外新城裏金人漸次下城虜掠城中凶豪小人導引金人於坊巷劫掠放火大擾人民遷徙入角門內由汴河凍冰上過所過既多踐履水陷溺死老弱及棄擲小兒不可勝計亦有全家入井自縊者亦有赴火死者是日日色如丹烟焰中如有二日相關之狀衆目相視莫能辨別

二十七日金人遣李若水入城告諭少帝勿須播遷五

二八九

百里內周圍皆吾兵矣可遣宰相來議事及邀聖駕出郊議大事是日白晝無人行

一十八日宰相親王出郊謝二酋開封府揭榜云仰在京文武百官秀才僧錄司率眾父老百姓各赴大金軍前求告國相元帥太子元帥情願將金帛牛酒犒設三軍是日內外士民觀請命之榜相顧感泣紛紛輸財獻金帛牛酒者絡繹于道各以長竿標掛大揭榜示某坊某人獻物於國相太子元帥答謝活老小之恩滿城如旗幟節次進獻金人留之出城請命獻

靖康紀聞

十六

照曠閣

物者如市未刻黃榜云大金堅欲上皇出郊乃上皇非皇帝也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眾庶各務安靜無使驚擾却誤大事士庶觀榜又懷疑慮是日潰散殿前軍兵等所至為害朝廷患之散榜免罪招誘又分遣將士及開封府從事人捕捉討虜者甚眾徑於通衢斬首以令無慮數百人民情頗快凡斬首者頃刻復為軍人百姓割剝殆盡至有并骨持去者遺骸不可勝計蔡河汴河老小橫尸尤多亦有被割盡者皆軍民乏食至此市井公然以人肉貨賣自是裏

城內討虜者稍息而城外者猶未定尚肆燒劫軍民至結連金人下城或削髮偽粧金人共劫掠后族貴戚王公大臣富商巨賈之家無不受害如張温成劉明遠高太皇聶婆婆等家皆首被禍其餘士庶扶持老幼遷徙入子城逃避者累累然相望於道如是累日未息已而流民殆遍於相國寺及寺東西廊廡間啼饑號寒極可傷惻是夜裏城外燒劫如前彗星出東北角

二十九日黎明日出如火赤人皆驚視已刻朱雀門始

靖康紀聞

十七

照曠閣

半開彈壓官往來四壁金人斷掘諸門慢道復於城外鋤治慢道以鉄鶴登城先是二十五日得城縱火燒諸門瓮城樓櫓越三夕不滅砲架殆盡至是又增治及慢道

三十日黎明揭榜大金和議已定朕以宗廟社稷生靈之故躬往致謝咨爾眾庶無得疑惑平旦上擁數騎出南薰門何棗陳過庭孫傳等從曾輔張叔夜留守彈壓是日百姓父老爭持金銀牛酒綵帛獻軍前自內前至南薰門不絕人跡如蟻迨晚駕未回人情怕

懼俄頃有黃榜自南薰門入云駕報平安詔云大金已許和議事未了朕留宿只候事了歸內仰軍民安業無致疑慮士庶讀詔悉還通夕不寐至有燃項燕臂者是夜所至坊巷百姓少壯者猶隊伍巡邏達旦自是賊盜無所施其巧

十二月初一日官吏士庶集於南薰門以俟大駕焚香夾道香霧盤結未聞黃旗又自南薰門入報平安詔云和議已定禮數未了仰百姓安業無致驚擾迨晚又詔云大金和議已定朕只俟禮數了

靖康紀聞

十六

來日入城與萬民相慶照曠園

初二日官吏士庶復集南薰門祇候大駕肩摩臂屬尤盛於前攜香瞻望者絡繹於道起南薰門抵宣化門雪中行道百姓泥污運土填路以待御車之塵頃刻而就申刻駕歸纔及門士庶遙認黃蓋歡呼喧騰一城傳報奔走行路山呼之聲動天地已而仰瞻天表又皆嘆惋感泣涕泗橫流上亦爲之揮淚及州橋淚已沾浥帕子殆不能言鄭建雄張叔夜扣馬號泣上亦攬轡而泣至宣德門上始能言嗚咽言曰朕將謂不與萬民相見又感泣不已士庶莫不慟哭上既

人內士庶乃散里巷爭傳人情快適恍若再生焚香致謝先是上出長入祇候王嗣者從行凡三日兩夜王嗣未嘗頃刻離上左右悉能道上出郊事云上初至南薰門城上皆金人城守一人自稱統軍厲聲奏知皇帝若得親出議事朕好公事但請安心上欲下馬城上金人皆走壁云奏知皇帝不是下馬處遂立馬如初又差人報國相元帥且立馬少時容治道俄頃門開凡駐馬一時許步人銜騎夾道擁衛直至青城中金使又奏云請徐徐行馬安排皇帝行宮又立

靖康紀聞

十九

照曠園

馬一時許至齋宮外帝欲下馬金人又奏云皇帝請裏面下馬帝行馬入齋宮門側一小位中粘罕遣人奏知皇帝二太子在劉家寺日已晚容來日拜見又奏云不知曾帶被褥來否欲供進又恐寢不安是夜駕宿粘罕軍中翌日亦未及見止遣人往來議事是日金人尚堅欲上皇出郊再三說諭方稱皇帝仁孝乃免午刻上與二首相見于齋宮相見之初粘罕先遣人將齋宮鴟尾並用青氈裏有龍處亦蔽以帷而後設香案北望致謝左右皆獻歡雪大作時城中無

雪獨青城有之甚可怪也金人亦為蹙額繼而相賀遂各命坐上為主二酋次之宰相親王並列于庭酒三行乃起上與二酋語王嗣亦不得聞惟潛聽之首說上皇次主上金人出師之由又云天生華夷自有分域中國豈可據也况天意人心未厭宋德又云城中頗有接城出者皆棄君親之人不忠不孝何足恤也已令盡敵殺禮畢上出府庫金帛以遺二酋粘罕笑曰城既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議者大事何以此為果欲分賜可與將士俄頃又遣人奏

靖康紀聞

壬

照曠閣

云日已晚恐城中軍民不安可早回必欲賜賚將士但留左右足矣駕輿二酋送上馬遣數人侍衛時金人與左右交口賀云已是一家我輩出征已十二年不知家中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之期又云國相太子來時中途已傳令必破京城萬不可攻打雖二十年亦更戍守誓不返國術者尅二十五日與初三日城破果如其言二酋人才皆奇偉太子尤瘦長粘罕應答琅琅太子唯唯而已上初見二酋以表出不皆中書舍人孫觀兼筆其大畧云二里之城遠

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為灰燼之餘既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又云社稷不隕宇宙再安粘罕改抹以負罪為失德宇宙為寰區上皆從之

初三日詔軍前駕幸兩宮安慰命文武百官僧道父老詣大金軍前致謝及南薰門伺候金人報已而金使十餘人來傳旨國相太子致意百官軍中宿食不便不煩遠到又致意僧道父老泥雨不煩到軍前請看經念佛祝大金皇帝壽使命傳報禮意甚勤是日朝

靖康紀聞

壬

照曠閣

廷紀綱漸振獲劫掠者餘數百人迨晚二酋遣使將書其略云既往不念故無可追事至于今良可驚悸康王見在河北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命喚回未審聖意如何疑寒伏惟善保壽祺其書不名止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大金副元帥書上朝廷遣僉書曹輔行初四日金人遣使命檢視府庫拘收文籍欲盡竭所有以稿諸軍

初五日金使移文開封府索良馬一萬疋開封府揭示自御馬而下並拘籍隱匿者全家用軍法告人賞錢

三千貫目是士大夫出入止跨驢乘轎至有徒步者而都城之馬群遂空矣

初六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軍器開封府揭示許人收藏軍器悉納赴官限滿不納依私藏法先是城破軍兵拋擲軍器狼籍道路多爲民間收蓄

初七日開封府散榜召募潰散使臣軍兵等依舊收係支給日食是日陳過庭出使兩河催督交割地界

初八日民間權住典顧人口以散失人口者甚衆人競於尋逐慮隱匿者不肯歸還也迨晚又有詔撫諭中

靖康紀聞

三

照曠

外遣使分詣諸路乃先往軍中請號以行

初九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金帛取河北河東守臣監司親屬質于軍待分割地界了足歸還又取姦臣家屬凡二十家如蔡京童貫王黼輩又取張孝純蔡靖李嗣本家屬及要李綱吳敏徐處仁陳觀劉幹折彥質折可求城中官吏性命是聽其或在貶路或已出京者具以實告是日詔使六人者行軍請號二酋雖聽信復拘留未行

初十日有詔大金軍登城不下人復更生已受大賜但

軍兵暴露勞苦除府庫所有盡充犒軍外切憂數少支散不敷應戚里權貴豪富之家均蒙再生之造義當竭其家貲不得少有吝惜已令開封府措置日下拘收轉送大金軍前是日納馬金使督責甚峻又退換羸瘦者

十一日有詔大金軍兵已登城歛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至厚今來京城公私所有本皆大金軍前之物義當竭其所有盡以犒軍已降聖旨拘收戚里權貴豪富之家金帛錢銀犒設大軍自皇后爲頭

靖康紀聞

三

照曠

又詔有能率先竭財犒設大金軍兵者令開封府具名奏聞當議優與官爵今已差官遍行根括外切慮人戶未能通知尚且藏匿窖埋致使本朝有虧信義或敢如前藏埋並行軍法

十二日開封府出榜云見奉聖旨拘收戚里權貴之家貲財以助犒軍今來累日並未見人戶盡數資納切慮罪責致將金銀等藏窖右榜人戶等將本家金銀表段竭其家貲赴府送納如敢藏埋許諸色人告以十分爲率三分充賞先以官錢代支其犯人依軍法

行知情藏寄之家亦許告給賞不行陳告與犯人同
罪民情洶洶殆不聊生于時有從政郎陳行率先詣
開封府投狀乞以見聞和樂樓正店內銀器盡數輸
官以犒軍詔改合入官與堂除差遣一次是日金人
所取河東河北守臣監司家屬欲質于軍中者開封
府至是悉以勾集團結于廊廡不遣者累日飲食不
給寢處不問啼饑號寒之聲不忍聞通夕不寐有識
者聞之頗不平不知所犯為何等罪也

十三日開封府督責金銀甚緊鄭皇后宅以隱匿金銀

靖康紀聞

孟

照曠閣

不肯盡輸有詔父祖並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餘奪
官者甚衆枷斷勾當使臣等號令於市是日金人索
酒匠五十人酒三千瓶悉與之

十四日士庶納金帛者紛然朝廷又命開封府及使臣
等於交質庫金銀疋帛諸鋪家至戶到攤認拘籍一
鋪動以千萬兩計是日傳聞大帥胡直孺領兵勤王
後軍不繼為金人虜入寨中

十五日津搬犒賞絹赴軍中左藏庫所有如數京師上
四庫京畿保甲盡差充役三衙使臣分地分監督每

軍各執旗幟旌別人皆爭先馳納以畢日給所搬纜
及十萬疋是日夜尚書省大火燒刑部折尚書省牌
投火中禳之乃息

十六日津搬犒設物如前金人擇絹不堪者漬墨水退
換傳聞二酋甚怒謂使臣曰大軍在此已欲渝盟使
命委曲致懇其怒稍霽

十七日津搬犒絹如前又退換黃絹亦漬以墨水朝廷
乃於內府銓擇絹之奇者充代

十八日詔免京城公私房廊繕一月先是金人再遣大

靖康紀聞

孟

照曠閣

臣之兩河督割地界朝廷尋遣陳過庭而金人拘留
是日始遣復差使臣十人

十九日督責金銀甚峻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勾捕輸
納愆數踰限者拷治雖戚里權貴家族官至承宣留
後婦人封爵至恭人夫人皆荷項拷掠期於必納而
後已又詔納金銀人計直給還茶鹽鈔金一兩準三
十二千銀一兩準二千二百又榜諸州縣鎮曾遣人
在京買賣變易到見在金銀仰日下盡數赴官交納
隱匿依軍法又榜京師天下富商大賈所聚應店戶

主屋宅拘收蓄金銀之人並盡納官店主許告陳知情與同罪隱匿者並依軍法又榜宰執以下應會賜帶者並仰赴官送納又詔神霄宮寶輪悉以充數

二十日津搬稿設軍絹殊未敷數遣郎中監督使臣於諸門分監分頭交納傳聞金人享受納物者多不遜求瑕指疵動輒退易官吏難逃其責至有拳毆使臣者意欲賂遺乃肯受納官吏至是多以大蒜沙糖針綿花藤賂之

二十一日榜四壁毀官屋貨賣以士民缺乏柴薪故也

靖康紀聞

五

照曠閣

其日根括金銀尚未敷數又詔質庫戶質金銀並拘入官

二十二日大雪盈尺詔云風雪大寒小民缺柴薪多致凍餒皆朕不德所致萬歲山許軍民任便斫伐是日百姓奔湊往斫伐木者無慮千萬人多爲軍人強奪二十三日金人索監書藏經如蘇黃文及資治通鑑之類指名取索仍移文開封府令見錢支出收買開封府直取書籍鋪是日萬歲山斫伐者益衆臺閣亭榭悉毀折而倉皇之際臺榭欹倒奔逃求出蹂踐至死

靖康紀聞

者百餘人互相毆擊攘奪而死者又數百人頃刻倒被剝剔市井貨人肉者甚多至是又多有之先詔樵採萬歲山聽伐竹木而軍人併毀撤臺榭又攘奪喧亂如蟹至是開封府捕斬作亂首五人稍息

二十四日金人持書入城督責金帛以書揭示士庶書云骨盧你移資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宋皇帝近日差官入京檢視府庫藏積絹一色約有一千四百萬疋於內准充犒賞所須一千萬疋今承來示搜尋深意恐似防再索假以爲辭於

靖康紀聞

五

照曠閣

理未安比者城破本意縱兵但緣不忍以致約束今來賞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段子衣絹數不限早望依數應副且冀亮悉無用匿辭國書在前大金既登城歛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至大犒軍金銀綵段自當竭所有以應副除內藏左藏元豐及龍德寧德兩宮御前皇后閣太子宫并臣僚之家已根括到數目外大段缺少今曉諭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金銀表段人戶仰體認大金之恩疋兩以上盡行輸納差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

二九五

哲管西南壁并管受納依諸家元納到封頭交與受
納官如敢隱匿及官吏乞覓並仰一面處置施行士
庶觀榜頗懷憂懼迨晚金人來呼鑿甚急傳聞二太
子有目疾詔以翰林醫官視之

二十五日大雪民間揭榜云一應被虜失去人口之家
願往軍前識認及以物收贖者請會於東西塔院同
請尚書省陳狀前去俄頃西塔院會集數萬人不知
尚書省如何處置也是夜大火燒開寶寺天寧寺及
居民五百家

靖康紀聞

天

照曠閣

二十六日散榜根括金銀甚急又詔鬻爵開列官資榜
價直募人承買及僧道紫衣師號等揭榜旬日不聞
有應募之者

二十七日金使二十一人詣大相國寺燕香禮佛

二十八日金人索已歿使臣賻贈五百疋兩先是城陷
日有金使四人宿都亭驛百姓乘亂輒擒殺於驛前
剖刺之至是索賻贈朝廷從之

二十九日縱民樵採萬歲山竹木殆盡又詔毀折屋宇
以充薪軍兵百姓赴者又復如前攘奪先自城陷日

金使八人嘗宿都堂議事以從官接伴是日金使與
接伴方食而軍民毀折絳霄樓欵倒攘奪噪嗽聲聞
于外繼聞有踐蹂墜壓至死金使問接伴具言其事
金人笑曰使民爭利定強者得弱者失既壓損人民
何不命官拆儀散乎接伴者無以對嗟乎天子屏圍
圍之歡縱民樵採可謂盛德事而奉行之吏無經營
欲利於民而反害之宜其見笑也

三十日津搬絹尚未敷數又起搬金銀一城騷動皆搬
運金銀之人絡繹于道士庶相顧莫不慨嘆

靖康紀聞

天

照曠閣

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金使二十一人詣相國寺燒香
百官僧道出南薰門乞致慶二元帥金使傳命止之
初二日搬運金銀赴諸門交納者終日不絕絹已畢

初三日金人退換金銀未鈺銷者及兩數虧亦不受納
金銀官縱恣強橫意欲賄賂故為是兩開封府聞命
不敢稽緩差雜役千餘人往南薰門復取退金銀偶
而奔走甚迅百姓從而奔走妄意為交割城池事爭
往觀看而金人城守者遠見城中數千人奔走而南
甚疑慮遂報軍前俄頃金人擐甲仗刃備鉄鶴子於

門外者數千人幾惹大事已而呼監督官於前胡跪
訴說幾不免敲而監官具言人偶奔走百姓又從而
妄意懇告再四乃得免

初四日金人遣使乞朝廷再詔諭河北河東諸州交割
地界蓋自聶昌耿南仲出使繼遣陳過庭皆尋為交
割地界兩河守臣百姓等作堅計例不奉詔至是凡
累日竟止得石州金人患之乞朝廷再以詔諭朝廷
不得已乃降勅某州守臣大金元帥府領兵來不可
失信欲盡割河北河東永圖結好雖即時應許遣聶

靖康紀聞

三

照曠閣

昌耿南仲前去交割其實念祖宗之地不可與人故
自大金臨城堅守禦敵終致失守出城歸欵上表稱
臣受其正朔所有重兵皆不下城猶守候交割撫定
了而後收斂仍取應係合州官員在京血屬為質候
撫定了日放歸其在外者亦別作根勾去訖近刷到
知石州种廣家屬遣送軍前稱石州早已歸欵遣還
不用足知其餘家屬纔候撫定亦為歸還今聞某州
某守未降蓋謂勤王保衛社稷不願歸屬分界但大
金尚在城上若更堅守別有施行則汝之忠勤反為

宗社之禍不如早與燒毀樓櫓開門出降撫定除本
土人民外原係河南百姓官兵客旅元許放還則公
私各得其所再念京師不能保若汝依前不順豈止
宗社無所裨益在汝亦必不保慎無執迷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是晚遣使持此詔書之寨中

初五初六日津搬金銀表段動以車計又退換表段不
及者督責根括殊為緊急初未嘗郵人惟務苛刻
初七日四壁都巡檢使范瑄為中書舍人高伯振致齋
於慧休院先是城陷日中書舍人高伯振與老母稚

靖康紀聞

三

照曠閣

子全家俱死於亂兵至是遺骸狼籍無與殞瘞者瑄
出已錢為殯於僧舍及作齋薦悼瑄介胃武人而能
舉此高義亦可嘉也是日何桌使軍中

初八日何桌使還向書省揭榜云准御封付下大金情
軍金銀表段府庫士庶元初數目千萬未及所須之
一分遣右僕射何桌躬詣大金軍前懇告怪問以謂
京城人民衆大必有隱藏契勘大金活一城生靈無
以為報性命既保財物何惜仰開封府尹督責四壁
官盡行收拾須管盡數收括日近供納仰御史臺催

促覺察如有不依今來約束之人一面依已降指揮處置施行又榜云朕苟可以報大金者雖髮膚不惜仰士庶共體此意速行送納

初九日根括金銀益急御史臺置歷抄寫自宰執以下未納金銀人姓名督索開封府大理寺及四壁根括所勾呼禁繫柳拷不可勝計不以官品高下例行拷訊荷項催促徵者相望於市迨晚有詔云朕以初十日出郊見兩元帥議上徽號事咨爾眾庶各宜知悉初十日平日駕出南薰門開封府尹少尹以金銀數未

靖康紀聞

三

照曠閣

數各降三官是日車載金銀起納軍中者莫知其數迨晚榜詔云朕出城議徽號事為諸國未集來日定回仰居民安業

十一日百官僧道父老雲集於南薰門以俟大駕又如昔時午刻有榜云王御帶傳到聖旨大金元帥為金銀表段少駕未得回事屬緊切仰在京士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貴賤有金銀表段者火急盡數赴開封府納許人告給賞犯人依軍法及晚又榜云大元帥只是為金銀表段事未集留駕未回來日定回

十二日津搬金銀表段莫知其數士庶負荷競於馳納者亦不可勝計有榜云御前傳到聖旨付開封府尹大金元帥甚怪金銀表段數少朕再三懇告元帥云京城居民父老眾多必不止此卿可告諭權貴豪富之家為體朕意疾速了納須管日下了當仍許卿便宜行事開封府至是督責尤急下廂根括家至戶到及移文店居客戶迨諸娼家悉被攤認一城騷動人不安居是日又津搬景龍門常放燈所用金燈琉璃翠羽飛仙之類赴軍前交納蓋自月初金人大索元

靖康紀聞

三

照曠閣

霄燈燭欲於城上作元夕十餘日間凡在京道宮佛寺正店所有搜搬殆盡稍不堪者輒退換

十三日隨坊巷作隊伍率納金帛者不可勝計有榜云王御帶傳到聖旨聖駕三日不食大金元帥怪金帛數少未肯放回仰尚書省尋差從官卿監分頭四壁直入居民家搜檢使臣從吏所至如捕叛逆其勢極可駭所搜多有所獲又強勒家奴僕告首廂官又分頭根括小民五家為保雖銖兩亦取之事體紊亂人情搖動及晚又榜云奉御批朕累見大金高尚書傳

元帥令爲金銀表段數少且拘留在此俟數足方放還可速依下項據所有數目明批上歷須管十五日以前送納如有隱匿却因而搜檢告首發覺便行軍法御史臺文武百官親王公主至士庶僧道伎術放出宮人開封府戚里醫藥人百姓老娘諸王彭端公吏曾經祇應優倡之家及兩軍祇候曾在行局祇應倡人人內侍楊戩賈蒙等下勾當使臣曹剛大宗正司宗室之家曾遭遇輦宮大小園子曾遭遇兵級東門司嬪妃等能德宮大內黃院子衛尉寺幕士又

靖康紀聞

三

照曠閣

榜云專切催促四壁表段金銀所契勘開封府榜示大金軍前爲金銀數少聖駕未回事屬急切當所訪聞閭巷居民各懷愛君之心自相糾結釵釧並行送納未致盡絕今措置令逐廂使臣於逐巷內委請懷才潛德忠義高士一人轉於本坊逐巷內請一人排門勸誘抄上或金銀一錢以上或表段自一疋以上盡行抄掠徑赴開封府送納庶得軍前允信聖駕還內京城居民早有活路須至曉諭者右榜左右廂被委請真楷磨寫給去榜文排門勸諭念聖駕兩爲百

靖康紀聞

姓出城懇告軍前全活生靈之恩依此送納已指揮本廂使臣開具被委請人勸誘到金銀表段數目類聚供申以憑備申朝廷乞賜推賞激勸忠義其有家計優厚尚切占吝不行輸納及擅便騷擾或將已掠物輒行隱匿之人亦行具名申糾當依軍令如民戶別無金銀表段亦許量力抄上錢徑赴本壁根括送納金每兩三十五千銀每兩二千五百省表段每疋五千官爲收買是夜帝宿軍中

靖康紀聞

三

照曠閣

十四日官吏士庶僧道恭候大駕者又雲集於南薰門有榜云應民間金銀限十五日前納入官出限不納私有藏匿者並依軍法自今後不許以金爲首飾器皿等及出舊新城候門通行天下侍從官郎中分頭四壁根括者尤爲緊急婢僕告首括納者紛紛有以仇隙而告者亦被括納告訐之風盛行官司樂從而

不問傳聞一壁所括者日不下數十萬兩禁中諸宮什物諸王公主第什物暨龍德宮寧德宮八殿所有一銖一兩無不括納車載而去者絡繹於道及晚又榜云大金元帥台令候根括金銀盡絕申來當遣大

二九九

軍入城搜空當體此意不可誤事士庶讀榜相顧失色莫不疑懼至有集隊伍持軍器以備緩急者通夕不寐

十五日黎明揭榜云駕前傳到聖旨軍中供御帳幄飲膳炭火什物不缺迎待禮數優異宰執從官次舍溫潔只緣金銀表段數少商議未定駕回保無事恐軍民士庶憂疑令多出榜文曉諭右榜曉諭軍民各令安業務要寧靜不得喧鬧因民情頗搖故有此榜開論是日陰雲四垂家家愁苦士夫憂憤作為詩歌者

靖康紀聞

三

照曠閣

甚眾獨著作郎胡處晦上元行人多膾炙其詩云

上元愁雲生九重哀笳落日吹腥風六龍駐蹕在草莽孽胡歌舞蒲萄宮抽釵脫釧到編戶竭澤枯魚充寶賂聖主憂民民更憂胡子逆天天不怒向來艱難傳大寶父老談王似仁廟元年二年城下盟未覩名臣繼嘉祐都人哀痛塵再蒙冠劍夾道趨群公神龍合在九淵臥安得屢辱蛟蛇中朝廷中興無柱石薄物細故煩帝力毛遂不得處囊中遠慚趙氏廝養卒今日君王歸不歸傾城回首欲

悲啼會看山呼聲動地萬家香霧滿天衣胡兒胡兒莫莫耽樂君不見望夕月虧東北角

十六日四壁根括金銀益急先傳二元帥留駕過上元即回至是未聞鸞輿之音人心憂疑罔測其故太學生何揆等欲以書達二酋邀駕還闕先詣都省陳狀具述執政者輒又聽許是時書成欲達者凡數人執政者又不聽許獨揆徑赴南薰門乞以檄示守門者從之已而傳聞二酋以馬取揆往軍前覽書詰難而揆因高論抗辨極高二酋敵殺之由是餘人書無復得達矣

靖康紀聞

三

照曠閣

十七日有榜云駕前傳報為元帥留赴擊毬只俟天晴宴畢便回內仰居民安業是夜曹門有金人下城討虜又有縱火燒五岳觀者甚可駭也

十八日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追捕欠金帛者曲法峻治未易詳述哀號之聲聞于遠近

十九日諸司結局罷括金銀表段人心稍寬亦莫測其故但聖駕殊未聞回期留宿郊外至是幾旬浹日復一日陰雨不止父老士庶僧道自朝及暮雲屯霧集

又命僧道作緣事以懇祈神聖祈請駕回自宣德門
至南薰門不絕香火滿街贊詠洋溢如是者亦幾旬
日置監國留守司

二十日風雨益急有榜云駕前傳到聖旨只向天晴赴
擊毬大會了便回內仰居民知悉

二十一日開封府揭榜在京舊開質庫之家須管依舊
開張以濟小民又上大金皇帝徽號崇天繼統昭德
定功敦仁體信脩文偃武光聖皇帝殊未聞駕還期
市井妄傳可驚可懼又聞逐夜多有金人下城虜掠

靖康紀聞

照曠閣

者爲百姓掩殺甚多又聞軍民有以他物而與城上
金人博易及以穢水代酒戮二人于市及散榜云士
民近有以穢水代酒在城上與金人博易幾致生事
自今後敢與諸雜博易並依軍法

二十二日士庶望駕之心愈切有榜云元帥留赴擊毬
大會未了候天晴會了方回是日城中見車駕遷延
許久上下疑懼撰造語言傳播不一又乞請軍器以
備緩急官司不許往往各家私造官司復慮生事乃
捕造言鼓唱者十七人戮于市彈壓官往來四壁不

輟又榜云訪聞民間多以松檜竹槍作兵器以防托
爲名仰開封府禁止如違依軍法自是人心愈不安
二十三日有榜云在京原開質庫人戶須管仍舊開張
如違許人告首賞錢五十貫張叔夜請依舊收係諸
州解發材武人日給食錢監國許之是日官司增置
糶粟米場賣柴炭場米不過三升薪不過五十文其
直減市價數倍赴場糶買者如市

二十四日借支軍人米聽從便出糶意欲甦小民也又
榜云爲陰雨擊毬未得車駕未回金人忽索大棺木

靖康紀聞

照曠閣

并水銀等又聞羣酋破額作哭不知哭何人

二十五日大雪氣候風寒髣髴類城陷時金人索內夫
人優倡及童貫蔡京梁師成王黼家聲樂雖已出宮
已從良者悉要之開封府散遣公吏捕捉巷陌店肆
搜索甚峻滿市號慟其聲不絕又索教坊伶人百工
伎藝諸色待詔等開封府奉命而已

二十六日尚書省榜右僕射何桌傳到文字稱城外聞
城內百姓見兩元帥未放駕回人心憂慮又凍餒者
多皇帝聞之出涕不已降到曉諭詔書朕出城見兩

元帥議事未了陰雨連日薪炭缺乏家家愁苦痛在
朕心已令多方措置減價糶賣柴米庶幾小濟仍不
須羣聚以俟駕回若有暴露朕負百姓出涕何言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士庶讀詔者莫不墮淚先自城陷
物價踴貴迨上出城尤甚至城陷已兩月小民樵
蘇不給餓死道路者以千計市井所食至於取猫鼠
甚者雜以人肉如鼓皮馬甲皮筒皆煎燂食用又取
五岳觀保真宮花葉樹皮浮萍蔓草之類無不充食
雖士大夫豪右之家皆食之自後四壁乃增置米場

靖康紀聞

早 照曠閣

出糶官米者凡數十處但官司措置無法大抵軍人
恃強攘剝而小民受惠者少攘奪踐蹂動致死傷有
如萬歲山採樵時繼而揭榜不許軍人糶買又命男
子婦人分日起場由是小民得賴以濟是日捕獲倡
優內人莫知其數悉押赴場銓擇開封府尹及四壁
官掌其事

二十七日金人索郊天儀物法服鹵簿冠冕乘輿種種
等物及臺省寺監官吏通事舍人內官數各有差并
取家屬又索犀象寶玉藥石彩色帽幘書籍之屬人

擔車載徑往供納急如星火頃有榜云兩國通和各
敦信誓車駕與二元帥議事漸已了畢只候旦夕回
仰士庶安業勿致憂慮及眾人聚集恐誤大事是日
捕獲內夫人倡優尤多

二十八日雪始開齊黎明御史臺告報百官赴南薰門
接駕士民奔湊充滿道路延頸啟望以俟駕回已而
殊未聞耗謝元及作憶君王其詞甚哀日依依宮柳
出宮墻殿閣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
月破黃昏人斷腸是日金人又索尚樂大晟府樂器

靖康紀聞

早 照曠閣

太常寺禮物戲儀以迨樽罍籩豆至於奕棊博戲之
具無不徵索載而往者不可勝計民情動搖殊不安
帖俄頃有詔云訪聞舊城裏外諸巷居民往往擬造
語言唱說事端聚眾以防拓為名於爐頭打造刃器
切慮引惹生事却致驚擾深屬不便劄付開封府疾
速曉諭約束右曉諭諸色人并爐火之家不得依前
亂行打造如違收捉赴官重行斷遣又榜留守司奉
聖旨令多差人兵搬挈大金所須儀物等候搬發盡
絕車駕還內切慮軍民疑惑今出榜曉諭

二十九日官吏士庶伺駕於南薰門益眾開封府追捕
內夫人倡優就教坊銓擇押赴軍中者自二十五日
不可勝計至是尤甚又徵求戚里權貴女使車載以
往輪轍幾盡搜求肩輿以乘之賃轎之家悉取無遺
凡被選出城者皆號慟而去又有親戚送共爲泣別
者又押內官二十五人及百工伎藝千人悉赴軍中
哀號之聲震動天地是日民情極惶惶迫於凍餒又
有剖剝食人者開封府榜云街市屍首暴露擅敢剝
剔者許人告首賞錢五千貫

靖康紀聞

聖

照曠關

三十日金人索八寶九鼎車輅等及索將作監官吏尚
書省吏人秘書省文籍國子監印板及陰陽傳神待
詔等並節次津遣是日解發內夫人并戚里女使猶
未已午刻方以車載數百行近南薰門時官吏亦俟
駕於門內而女使輩大呼斥罵曰爾等任朝廷大臣
官吏作壞國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輩塞金人意爾等
果何面目諸公被罵回首緘默而已
二月初一日解發女妓津搬庶物不輟先籍譚稷家貨
白米二千石豆粟如之至是委官出糶以濟小民又

命折毀高俅楊戩私第

初二日金人索后妃服琉璃玉器再要雜工匠伶人醫
官內官等各家屬開封府追捕尤峻節次解發悉繫
以繩交刃防護如犯大逆市井號呼不絕於道又索
司天合臺天輪滴溜俄頃有榜云奉駕前指揮仰差
人兵津搬大金所須應干物色俟盡絕日駕回

初三日初四日津搬器物解納如前併發家屬市井號
呼殆不堪聞又退回車輦乘輿稍敞者令重新太常
大晟明堂司天監應干物悉搬遣雖至重大者亦併

靖康紀聞

聖

照曠關

力扛昇而去是日傳聞京城豪猾寅夜有劫人剖剝
者官司彈壓自是益緊監國出令又增置米場數十
所迨晚又榜云大金所須津搬漸已了當聖駕旦夕
歸內仰士庶體國通和之意
初五日津搬解發者益眾有榜云內官藍忻醫官周行
隆樂官朱子書經元帥下狀云各有金銀在家窖埋
乞令本家掘取前來因此元帥怒再行根括仰開封
府散榜內官醫官樂官之家應有似此隱匿仰再根
括徑赴軍前交納

初六日開封府榜云再括金銀又榜再括馬並要根括
限初七日盡數送軍前交納亦以金人再索也
是日盛傳駕回迨晚寂無所聞民間撰造語言不一
彈壓官捕一人戮于市人無敢啟齒者

初七日金人益修陳州門莫測其意傳聞諸門昨夕多
有金人下城討虜因與百姓戰鬪者士庶方且憂疑
午後有內家車子數十各攜被袱于車後詣南薰門
星馳而去黃門老卒從行皆有憂色士庶惶惑不知
端倪監國令旨云皇帝出郊日久未還太上道君領

靖康紀聞

聖

照曠閣

宮嬪出城親詣大金軍前求駕回仰士庶安業是夜
民情極洵懼各持兵器巡警坊陌官司彈壓四出至
深夜亦不敢息留守急召百官議事不覺已二更矣
初八日黎明留守司又集百官議事俄頃監國有榜云
訪聞小民多持軍器往來街市仰各安業如敢依前
持兵器者並決治十五以下追老兄決又申論上皇
出郊止為求駕回仰居民安業不得亂撰語言誑惑
眾聽是日彈壓官司百姓不畏之雖彈壓官司百出
百姓持軍器者如故已而南薰門有榜云崇天繼統

昭德定功敦仁體信修文偃武光聖皇帝初四日冊
立初五日移寨九日受賀十日車駕還明興士庶競
傳相慶且訪問明興之意皆未喻頃刻傳聞乃姦民
詐出榜下開封府已獲捕根治矣及晚開封府有榜
再申論上皇出郊不得持兵仗事仰居民安業寅夜
巡警自保一方其日諸王暨家屬並往軍前

初九日早內前揭長榜備坐金人節文及孫傳等報應
文字民間始知廢宗社欲立異姓百姓相顧號慟隕
越士庶皆悔不令上皇東巡王上遷都也留守司令

靖康紀聞

聖

照曠閣

司壁都巡使范瓊撫諭軍民感泣不已具榜云
元帥府近以宋主降表奏今回降聖旨先皇帝有大
造於宋而宋人悖德故去歲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
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向新既不改前跡悖德愈
甚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泊官兵力擊京城摧破方伸
待罪之請迎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危
父子敗盟其實如一今既伏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
頗亦廣濶既為我有理宜混一但念出師止為弔伐
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為藩屏以王茲土其汴都

人民聽隨主遷居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前宋宰執文武百官在京臣僚一面共請上皇并后妃兒女及親眷王公公主之屬出京仍集耆老僧道軍民百姓遵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爲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貴道隆德茂勲業耆舊素爲衆所推服長于治民者雖無衆善有一于此亦合薦舉當依聖旨備禮冊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姓並宜從新其國俟得姓氏隨冊建號所都之地臨期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右金吾衛上將軍都監右監軍皇子左副

靖康紀聞

照曠閣

元帥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右副元帥譜板勃極烈都元帥在國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狀今月六日亥時准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聖旨傳等一聞播越義當卽死念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親政纔及暮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若遽蒙廢絕實非臣子所敢聞之輒復忍死須臾陳悲痛激切之辭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始終保全之賜傳等誓當捐軀碎首圖報謹具書一下項

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起發軍前同伸

懇告之誠乞垂矜憫

一嗣君自卽位以來政脩德備並無虧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譴訶蓋緣親政之初偶爲謀臣所誤繼已重行竄責兼檢會上皇昨違大遠信誓亦係童貫李良嗣王黼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以此顯見嗣君悔悟前非卽無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

靖康紀聞

照曠閣

一嗣君自在東宮卽有德譽著聞中外及至卽位臣民歸仰今感戴保全恩德已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絕尚可以歲修臣子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雖目下未能敷足將來下諸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爲大金永久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緣自致

一伏詳來旨令別選賢人以王茲土許汴京人民隨主遷居具見慈心存卹備至不惟臣民愛戴罔有二心兼據今中外實未有堪選舉者若倉卒冊立四方必不服從恐因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期非所以廣元帥愛惜生靈之本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子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有廢立之意但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聞外之事元帥自可專行如前項事理明白欲望台慈特霽威怒終與保全

一汴京城內兩經根括公私所有各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賜俟班師之後退守偏土以備藩屏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撝君仲如前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望特加矜恤早賜允從伏候台

靖康紀聞

吳

照曠閣

令

又孫傳等伏覩皇帝詔書別擇賢人立為藩屏許令士庶隨主遷居以此具見皇帝恩被生靈之意恩德甚厚但傳等切見國主自即位以來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帝聽信奸臣及國主年幼新即位以來為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典敢望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察傳等前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容其退避以責後效再念趙氏祖

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國王子弟中擇一賢者主之不欲立上皇之子則乞於神宗之子中擇選建立使長得北面永為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之族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有依歸傳等不勝激切之至

元帥府據孫樞密等狀切謂朝廷所以廢趙氏者豈徒然哉以其不守信誓不務聽命罪之極也非天命改卜豈有如是之甚哉皇帝獨以寬仁釋其罪責別立賢人而已可謂弔民伐罪之大義矣今聖諭丁寧

靖康紀聞

吳

照曠閣

而輒言趙氏雖不忘趙氏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今後不得更有如此

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右傳等准元帥府再遣翰林學士吳升前來指揮選立賢人事切以本國前日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以罪罷其他臣僚類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莽山澤之間亦非德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

至厚若別立他姓卽恐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愛惜生靈之意不若自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及外方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卽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聞乞元帥府自行推擇賢人永爲藩屏傳等不勝痛切殞越惶懼之至謹具狀申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

元帥府看詳孫傳等狀申前日將相多是罪廢之人其他臣僚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中孰肯推戴者夫運數旣衰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

靖康紀聞

至

照曠閣

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恭依聖旨早舉堪爲人君者一人當依已降劄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今在軍多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則與混一無異違所降聖旨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官亦樞密之所共知也未審果有奇舉者否若果有堪舉者請示姓名亦與依應惟不許何與李若水預此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敘銜名連署具依元帥府推戴狀申

靖康紀聞

天會五年二月八日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傳等今月八日准元帥府劄子再請恭依已降指揮早舉堪爲人主者一人如或在京及外俱難自舉仍詣諸官各具名銜連署速具依元帥府所推戴狀申者傳等切詳本國趙氏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狀遞告今來違盟失信旣止是上皇與前主及宗子支屬並不干預尚冀台造更賜詳擇庶得中外帖服不致生事若不容傳等苦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京及

靖康紀聞

至

照曠閣

外委無其人兼難自舉乞自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命傳等無任哀痛皇懼殞越之至謹具狀申聞伏候台令

是日士庶讀榜悉無生意請宗廟至此性命不保還家聚首相與待死日已半中路無人行夜皆持兵器巡警無慮千萬人巡行達旦官司彈壓者亦然

初十日黎明監國揭榜云仰百官父老午時各詣南薰門瀝血懇告大金元帥求駕回自寅迨午官吏士庶集於南薰門者莫知其數孫傳張叔夜責狀於門吏

三〇七

其狀云

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前已累具狀元帥府推慈憫恤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永事大國或就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安帖以全大國弔民伐罪之意傳等今日在南薰門拜泣俟命下情不勝哀痛懇告皇懼殞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伏候台令

又狀

靖康紀聞

至

照曠閣

傳等除已與百官父老具狀申元帥府尚有不盡之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泣血上千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伏服而捨之存亡繼絕惟在元帥則有監國皇太子自舊主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安帖或立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等伸臣子之情則望早賜矜恤念趙氏祖宗並無失信內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致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傳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但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民於今九世

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又况傳等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為宗社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逃死伏候台令傳等無任哀痛懇切惶懼殞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

迨晚金人回文元帥府勘會朝廷所以滅宋蓋趙氏之罪深也况詔旨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所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果難服從趙氏太祖孰與推戴自立尚可若今依聖旨別擇賢者立之孰曰不可兼早來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

靖康紀聞

至

照曠閣

高卑本欲利民今百官僧道耆老軍民既乞行府選擇行府及在京官僚未識可否但欲在京目下為首管勾者必是可舉所以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京文武官僚等照會此意若推自下在京為首管勾者可以早立具本官名銜狀申亦可即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限不過十一日趙氏支屬限不過今日發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不見發遣必當重有施行悔之無及仍不得有違天會五年二月十日士庶傳聞回語相與號泣入夜上自軍中批御劄付開封府

尹徐秉哲二月內於元帥府拜受金國皇帝詔書以
違變盟誓別立異姓仍依聖旨專俟后妃太子諸王
公主以次內族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信固當如此
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餘百姓爲幸非細今因元帥
府差人賫文字人議附此無拘誓分妄爲禍福速招
連累士庶聞之益更慟哭

十一日黎明上自軍前批付徐秉哲云我以失信爲金
人所廢公可彈壓京帥無使喧撓反爲我累太上皇
亦批御劄云尚賴元帥寬仁使父子團聚速令太子

靖康紀聞

孟

照曠聞

出來是日范瓊領兵往來內前宣諭百姓趙氏已失
國軍前見議立異姓今晚皇后太子盡出不許邀阻
先是初八日越王燕王出門百姓攔截謂我國無主
不令出官司捕爲首者一人戮于市方定至是乃預
戒約嗟乎閭閻下賤亦知有戀主之心豈垂紳正笏
者乃甘心賣主乎此尤可以摧心泣血也是晚皇后
太子公主並出南薰門百姓哭於道上太學生哭送
于門太子傳令致別哀號震天皇后太子同坐一車
中士庶旁觀心骨糜潰

靖康紀聞

十二日孫傳張叔夜赴軍前金人移文城中令百官耆
老軍民共議立張邦昌治國事並不得引用趙氏開
封府御史臺糾集百官於秘書省聚議文臣承務郎
武臣承節郎以上赴議頃刻至者無慮數千人置歷
給劄各具名銜及情願推戴邦昌爲主異議者押付
軍前范瓊領兵把秘書省門開封府御史臺公吏疾
聲奮呼勒令速書名銜士大夫相顧號慟聲聞遠邇
但亦無敢慨然立異姓者惟御史中丞秦檜論列謂
邦昌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

靖康紀聞

孟

照曠聞

代趙氏乞押赴軍前面論其餘百官所議其畧云
奉大金皇帝聖旨二元帥台令立少宰張邦昌爲
主某等亡國之臣荒迷不知所措敢不推戴欲別立
賢人亦取自軍前指揮
十三日御史中丞秦檜及百官所議狀繳申軍前金人
移文取親王帝姬及南班家屬甚峻京師官吏一聽
而已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日開封府津遣王公帝姬及
宗室等節次出門哀號之聲達于遠近先取官吏百

三〇九

工伎藝家屬至是亦尚有發遣者內前至南薰門貴賤老幼號呼不絕者百餘日又追取宮嬪以下一千五百人親王二十五人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市井聚觀莫不憤怒無一人敢誰何者

十八日金人移文索太學博通經術者三十人如法以禮敦聘前來師資之禮不敢不厚學中應募者三十人大抵多閩人及兩河人官司各給三百千以治裝三十人忻然應聘士論鄙之是日取御史中丞秦檜赴軍前

靖康紀聞

五

照曠閣

十九日金人移文索禪學通經數僧行數十人開封府集諸禪長老及首座西堂禪僧等應募每院不下十餘人解赴軍前復多有退歸者所留僅二十人傳聞待遇頗厚諸寨輪齋襯施無虛日是日又索應干經板官司購求即時解赴

二十日解太學應聘之士三十人赴軍前官司備肩輿使之去已而金人再移文令根括金銀先是樂官醫官內官陳狀軍前乞取家中窖藏金銀開封府徑令掘取解赴如是者凡二十餘人緣在先去軍前者籠

中皆有金銀二首由是震怒斥責根括官吏以謂向以爲絕無各有結罪文狀今乃如是耶故再行根括官吏移文督責至緊而至峻官司不敢復拒已而揭榜曉諭委四壁官根括如初民情皇皇殆無生意是日宗室宮嬪赴軍中者猶未絕號呼之聲所不忍聞二十一日金人移文令議遷徙事御史臺徑集百官於都堂聚議後竟不聞所議果如何是日督責金銀尤峻后妃帝姬首飾之類及宮人釵釧之屬金使自入內中親手盡皆抽去官司猶懼其未能多集乃於四

靖康紀聞

五

照曠閣

壁置場數十處堆垛官錢以收買金每兩三十二千銀每兩二千五百多有赴場賣者猶以爲未也又揭榜許以金一兩博米一石四斗銀一兩博米一斗是時民方艱食雖有金銀無所用往往樂於博易官司收所買金日不下千萬兩並節次解赴軍中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宗室南班官等須管二十五日解發盡絕並不得隱落一人官司承命一切稟聽尋委開封府使臣小火下輩散行搜索狹街僻院無不週遍小人無知觀望輒於市井大聲呼號云不得隱藏

趙氏如有收藏者火急放出庶免連累如是所至號呼官司縱之而不問此又可扼腕而泣血也

二十三日宗室南班官等赴軍中絡繹於道又載宮嬪出門者凡數千軍督責金銀尤爲峻緊又有軍前告禁中金場及鎮庫金瑰者取索前去

二十四日金人移文指名取大學錄黃豐楊愿二人皆近年試選每占高等者似疑爲三十人中挾讐者所賣二人復托疾回申竟得免

二十五日金人移文督責金銀極爲峻切官司驚懼莫

靖康紀聞

五

照曠閣

知所措迫晚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四人催促根括金銀已而將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官四人押赴軍前二酋震怒拂膺大聲斥責命執四人於監軍處敲殺之提舉官卽尚書梅執禮侍郎程振陳知質給事中安復也既殺復令簽級軍中以令於衆屍首棄南薰門下時監軍者正處南薰門故也又命執催促金銀官黎確等四人并臺諫官各鞭背五十放還是晚大風拔木百姓既聞殺侍從捶臺諫上下怖懼疑啟變亂之端定在朝暮持兵巡警如初

靖康紀聞

二十六日開封府御史臺催科金銀無所不至自九品以上折爲九等均定金銀表段數目各差人逐坊陌家至戶到列爲三等攤認金銀表段亦隨等均定上下催督急如星火一城騷動不堪其苦而自廢主以來金人之使日夕入城徑造宮闕如詣私家折花飲酒自相娛樂至是輒乘醉插花滿頭聯鑣而出睥睨行道旁若無人觀者恨不碎其首而食其肉也

二十七日督責金銀表段大抵尤甚於前李若水兄及從吏輩在軍中頗能道軍中事云金人初廢上時蕭

靖康紀聞

五

照曠閣

慶持詔宣讀罷徑迫上脫袍是時何桌等悉在上側驚懼莫知所措獨若水抱持上呼天伸苦爲金人所囚累令金官高尚書誘若水以高爵若水略不之顧至初八日又呼若水若水抗論云皇帝非失信以祖宗積累之艱難三世方得河東陵寢在焉大河在焉而不敢輕與金人惟義所在而已且如二元帥自去歲城陷之後再立主上永事大國歃血未乾又復違背又于金銀所須之外種種需索無厭貪人土地取人婦女玉帛而覆我宗社害我生靈是巨賊耳弔民

三二一

伐罪豈如是乎二酋大怒令拽下殿於青城東華門外敲殺之臨死罵聲不絕于口自金人強暴傾危王室士大夫能以身死社稷之難者纔聞若水一人而已萬世之下宜不能掩其忠也

二十八二十九日解發金銀表段又如昔時先不要紬布等至是悉要搬擔不絕于道傳聞城外表段堆積如山有腐爛者而竭府庫困民力可勝道哉

三十日上以文字達二酋欲飲食衣服其文送開封府始令搬御前服用等出城士庶聞之無不痛哭

靖康紀聞 李 照曠

三月初一日金人告報軍中欲遣張邦昌入城御史臺檢准故例宰相入城合逐于門徑行曉諭文武百官於未時前悉詣南薰門逐少宰張邦昌如期而集者凡數千人士庶往觀者千萬人范瓊任長源諸統制官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下森布如織申刻邦昌入門金人送者及門而返邦昌之入也徑詣尙書省百官敦請卽位猶豫未敢先是軍前旨撝如不肯卽位及城中不願推戴者先戮大臣而後縱兵洗城官吏至是乃不敢不敦請邦昌與庶官相見慟哭盡

哀

初二初三初四初五日金人節次移文督立邦昌文武百官軍民每日並詣尙書省敦請再三邦昌退避而未敢

初六日金人督立邦昌甚峻乃議定初七日擇時卽位是日統制官宣贊人吳革觀事勢至此慨然起兵謀反正班直散祗候凡三營並殺血屬以應事未啟爲人所告范瓊自部兵格殺五十餘人其餘悉潰革父子與爲首者並斬于梁門外嗟乎革誠有志奈何事未成而身遇害可悲也哉

靖康紀聞 李 照曠

初七日辰時張邦昌卽皇帝位是日金人使使命五十餘人乘騎數百從之持冊文邦昌自尙書省慟哭上馬至闕庭又慟哭及幕次更帝服少頃北面再拜謝恩金使跪進冊命國璽再拜謝金人退文武百官引導入宣德門服赭袍張紅蓋御文德殿受賀
初八初九初十一日連日宴金使于禁中
十二日金使移文索金銀表段又峻且云金銀表段所須十分未及一分仰開封府將在京坊巷見在人戶

等數配限三日納足如不伏之人全家押赴軍前先是金人索在京戶口數日開封府報以七百萬戶軍中詢李若水亦以此對金人無厭之欲見京城戶口之衆至是乃令將坊巷人戶等第數配意欲於七百萬戶中盡行敷配所得不可勝計也開封府奉行莫敢論辨乃以見在人戶隨高下配之欲敷原數雖細民亦不下金三十錠銀二百錠表裏五百疋家至戶到分到成數揭榜門首督責於日下送納小民自知所配太盛復事出于衆且相戲謔云假使變饑金爲金

靖康紀聞

奎

照曠閣

銀化屋宇爲表段亦豈能如是敷納但金人自以爲必得而準望督責者繼踵不絕也

十三日金人督責金銀表段益峻官司徵催莫敢少怠又散榜逐坊巷具戶口單名及所攤認數委本廂地分分頭催督急如星火小民應之而不納官司亦無如之何

十四日邦昌遣使軍中乞免其書云

比以冒膺縉禮願展謝悰雖瀝貢於忱辭終未達於台聽退思感悚豈易敷陳載惟草昧之初實軫卹危

靖康紀聞

之慮民志未定故未有以得其心事緒實繁念將何以息其動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表段以充犒軍伏自入城以來講究民間實頗罄竭悉已輸納嗣位之初朝夕祇畏戒諭官吏罔敢不虔仰蒙大恩敢不思報雖割肌體豈足論酬念斯民困弊以其圍城之久比屋餓莩者多每欲撫養則無資澤以厚其生欲拯給則乏米糧以續其命徵催正急刻繇相尋若閱日消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轉壑之憂不啻履冰之懼與夫踰天踏地莫救於黎

靖康紀聞

奎

照曠閣

元曷若歸命投誠仰祈於大造伏望察其懇切賜以矜容特寬冒犯之誅誕布蠲除之惠則始終之德遂全億姓於死亡報稱之心敢憚一身之糜潰期於沒齒以答隆恩

十五十六日徵催金銀表段如前但絕無輸納者邦昌命百官庶務依舊修飭職事國子祭酒學官奉行不敢懈怠尋曉示諸生須管置課冊假簿及鎖院補填十七日以後私試諸生笑而不答

十八十九日徵催稍緩莫知其故保康門災是日大火

燒百餘家方息

二十日邦昌命遣國子祭酒董道撫諭諸生慰勞備至
道承命巡齋宣布邦昌之意蓋自圍閉諸生困於齋
鹽多有疾故者迫春尤甚日不下死數人有至十餘
人者邦昌具知乃有撫諭之意又命醫官十人於諸
齋日夕看候又給藥餌之資各五千太學疫氣尤甚
於今年自春至夏物故者二百人先是就正齋生蔡
延世夢金甲神人在太學前箕踞而坐顧左右百
餘人令取鉢往東南旁有一人問曰此何為者神人

靖康紀聞

奎 照廣閣

曰要葬太學之士復問曰其數幾何神人曰幾半中
有一被髮赤目取水向北呪曰飲吾水者可以免死
既覺汗流浹背計自春初在學者纔七百人今物故
者三之一亦可駭也後病疫發腫者往往只以豆湯
取效由是一學盛傳服之者無不愈疾疑其神人呪
水之異故黑豆方似亦可以廣傳于世因錄方于后
黑豆貳合炒令香熟甘草二寸炒黃右二味以水二盞煮
一盞時時服之甚涼

二十一日先解發醫官伎藝等復有入城者云彼二首

指揮聽暫告假入城收買藥材物料之類其醫官各
於行李籠篋上揭榜云太子元帥府醫官某人行李
或云國相元帥府小人甘心從事於此輩尚欲矜耀
可謂下愚而無知者歟

十二日金人移文節次索金銀表段並犒軍之物所
須雖未及千分之一但念楚國肇造本固則寧慮有
徵督重困斯民已議停止邦昌令開封府散榜曉諭
二十三日自上自軍中批御劄付王時雍徐秉哲云社稷
山河皆為大臣所誤今日使我父子離散追念痛心

靖康紀聞

奎 照廣閣

悔恨何及見已治行缺少厨中所用什物煩於左藏
庫支錢三千貫收買津遣至此早晚成行請勉事新
君毋忘舊主仍書御名上王徐二公士庶傳聞血淚
迸落

二十四日軍中放還官吏僧道百姓入城者凡數千人
路允迪沈晦亦在其數

二十五日傳聞金人前軍啟行

二十六日城外火光亘天傳聞金人前軍焚寨柵

二十七日邦昌用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南薰門設香

案率百官士庶素服慟哭送太上皇帝主上北行

二十八日邦昌服赭袍張紅蓋出南薰門設香案謝恩

及饒別二僧及午而返連日之出所過設香案陳起

居並如常從行即王時雍徐秉哲吳开輩也士庶旁

觀無不感愴

二十九日五鼓太上皇帝主上北行傳聞太上皇在二

太子軍中主上在粘罕軍中主上乘馬侍衛百人後

有監軍從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角掩面號泣諸

王各乘車士庶傳聞肝心摧裂親王駙馬宗室多徒

靖康紀聞

步不能行驅之使前

四月初一日兵退金人班師邦昌委范瓊交割城池樓

櫓復分撥兵衛尚關閉守如故是日民間聞金師之

退恍若再生競欲登城觀者如蟻集鱗次惟鸞輿播

遷爲之愁恨耳

初二日上下四壁修飾樓櫓委侍郎邵溥都總領其事

置修城司辟官屬各有員次

初三日范瓊領兵出城外搜空得金人遺棄寶貨表段

米通猪羊等不可勝計又棄下老幼病廢及婦女等

靖康紀聞

至是並徙入城多有挾遺米麵或有懷金帛者欲以

爲人城養生之具盡爲守門兵卒輩毆打奪之城外

金人遺棄之類大抵亦多爲兵卒所有此亦官司措

置乖謬耳

初四日邦昌肆赦是時天下勤王之師稍稍已至近境

午刻有榜云

范尚書趙資政領兵在南京先遣統制官王淵到闕

議事仰城中不得驚擾

初五日王淵領兵到闕屯于通津門外邦昌出手書欲

靖康紀聞

冊命元祐皇后其書云

于世受宋恩身佐前帝每欲捨生而取義惟期尊主

以庇民豈圖禍變之非常以至君臣之易位既重罹

於網罟實難逃於刀繩外迫大金兵火之餘內軫黎

元塗炭之苦顧難施於面目徒自憚於夙宵杵臼之

存趙孤實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前跡以甚

明重惟本朝興創之圖首議西宮尊崇之禮恭惟哲

宗元祐皇后聰明睿知徽柔懿恭王假有家肅母儀

於方夏天作之合早配德於泰陵雖嘗寓瑤華崇道

之居亦繼承欽聖還宮之請久棲真於秘館尤著德於令聞今二帝既遷三川大震匪仰伸於懿範將曷稱於儀刑見用舉國舊章擇時取吉躬卽彤庭之次虔修欽奉之儀允契天心式從人望幅員時又庶臻康濟之期京邑卽安更介靈長之祉宜上尊號曰宋太后令有司擇日具冊命疾速施行午刻奉元祐太后於瑤華宮仍居延福宮

初六日百官起居元祐皇后於延福宮

初七日宗室敦武郎叔向領兵七千人到闕屯于青城

靖康紀聞

宋 照曠閣

初八日邦昌命賜學校之士恩有差是日開諸城門

初九日有司備禮冊元祐皇太后百官致慶

初十日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手書曰

以身殉國蓋嘗質於軍中忍死救民姑從權於輦下乘外兵之悉退方初志之獲伸載惟遭變之非常本以濟國於有承今則保存九廟復活萬靈社稷不移衣冠如故奉迎太后寶追少帝之玉音表正萬邦猶假本朝之故事蓋以敵方退舍兵未越河尚餘殿後之師或致回戈之舉據於聞探漸以北還既禍亂之

消除豈權宜之敢後延福宮太后宜遵依原奉欽聖憲肅皇后詔旨正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緣遣使康邸未知行府所在軍國庶務不可時曠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于復避位冢宰實臨百工誓殫孤忠以輔王室惟天心之悔禍啟帝胃之應期二帝雖遷賴吾君之有子多方時又係我后之斯猷邦其承孚于休庶亦有辭於世

十一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退居資善堂復收偽

赦邦昌僭位首尾二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

靖康紀聞

宋 照曠閣

山呼見羣臣不稱朕面奉由內降則曰中旨宣示四方則曰宣旨手詔則曰手書至於禁中諸門悉行緘鐫題以臣邦昌謹封大抵似不敢僭逆惟王時雍附會其心以真主事之方金人初欲立邦昌時時雍先著名列狀後邦昌入時雍專主其事頗有德色每於邦昌前言事則曰臣啟陛下邦昌屢斥之朝中舊呼時雍為三川牙郎謂王黼用事時時雍與鄉人貨賂賈差遺殊不知亦能為賣國牙郎也
十二日勤王之師繼有到闕者

十三日道路漸通日有出城者四廂都巡檢使范瑄揚榜云據探報金人尚有後軍見留滑州界上四方客旅未得輕出不知何意

十四日開封府曉示准奉皇帝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劄子

當府領兵勤王以被受手詔云已與金人講和及得曹樞密誓書稱不得輕動設國遂屯人馬京畿以示逼逐後據探報屢幸兵寨恐有姦謀卽傳檄河東河北激厲軍民以兵邀敵於前促勤王之師追擊於後

靖康紀聞

主

照續前

莫不響應今聞兵衆既行未知二聖所在臣子之痛心冷骨髓呼天叩地墮越無所雖有探報未審虛實仰賜封府詳悉開具兵馬臨城盡與未盡二聖車駕還與未還仍曉諭諸人當府領兵邀追迎請以安衆心具狀申來士庶讀之莫不感慟

十五日李綱傳檄京師云

與湖南安撫郭三益等會合湖南勤王之師旬日得精兵十萬見起發前來勤王仰開封府散榜曉諭又傳到何志同等率勤王誓書云

靖康紀聞

徽猷閣學士朝奉郎知淮寧軍事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朝奉大夫充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充經制使翁彥國奉議郎都水使者榮蕤等敢告士庶金兵再犯京闕侵攘暴虐人神共憤聖天子屈已議和猶未退師曠日持久包藏禍心宗社危辱王命隔絕天下臣子各奮忠勇誓不與賊俱生今諸道之師大奮于近輔凡我同盟毋愛身徇私母懷異觀戮力合謀共安王室以全臣節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千萬人惟一心進則厚賞榮于家邦退則重刑殺及妻子有

靖康紀聞

主

照續前

違此盟明神極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實鑒斯言十六日開封府揭榜云

傳到京兆府安撫司劄子據從義郎秦鳳路經略司準備將領權第一副將本路奇兵勤王种深申契勘准秦鳳路總管衙指揮領秦鳳路奇兵軍馬前去勤王深伏念在秦鳳守管幾二十年漢蕃人情委是諳熟今據回紇國大使木瓜心骨提龍國首領淫姑丙鑿首領藥買食國首領藥欄出頭爲金人侵犯南朝官家阿爺木瓜心骨願自備衣用人馬口食前去所

殺共約三十萬人馬及有但但國首領結連通溫來
傳送前去會同發遣訖契勘前項諸國首領深為在
熙秦累年筦勾茶場日逐相親人情遠邇大段習熟
今來逐人為見深自乞前去勤王各情願自備甲馬
口食隨深前去委是赤心忠義人馬強壯深已指揮
各分頭統領分數路前去破敵及乞差發得力使臣
多資金帛前去激賞上項首領各取便路兼程起發
前來京路會合伏乞指揮施行小貼子契勘深一行
軍馬經過縣鎮居民往往以錢糧犒賞父老多稱前

靖康紀聞

三 照曠開

後所過軍馬無此整肅人人皆願隨深前去勤王亦
乞照會施行者

十七日范瓊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兼四壁都巡檢
使任長源除宣贊舍人軍頭引見司使臣各轉一官
云以京城彈壓之功敘遷至此

十八日開封府揭榜云

兵馬副元帥公文行下當所統率軍兵奉大元帥康
王指揮會合諸處人馬追擊掩殺金兵仍令隨事便
宜措置自承康王劄子星夜間道路走使臣三編督

河北東路諸州軍府合心併力占據要害斷絕橋道
把扼圍擊救迎二聖與諸王皇族后妃期還宮闕使
三軍將佐臣子死節誓報國恩亦先下大名府路分
催諸處人兵將士隨波徑過與西路人馬相約掩擊
去訖契勘自去年十一月後金兵登城按甲不動假
唱和議使四方勤王之師坐待近畿詭詐百出使中
外聲跡不接致請二帝出郊乃輦載金帛罄竭帑藏
以成奸計又邀擁鸞輿及皇族子孫后妃以下踰河
北去及啟行外人纔覺知四方痛切忠憤呼天號訴

靖康紀聞

三 照曠開

日月變色夷狄竭我中國乃上累君父切惟大宋一
統天下祖宗功德滋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緣姦臣誤
國結怨生隙流毒移患遂致今日以天下之大宗社
之重上天眷佑有宋垂億萬年其必有待賴公卿將
帥一心保護廟廊安存庶姓又見大宋之恩德甚深
與天地終始其都城軍民僧道等思慕之心豈有窮
已今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于天性自總兵于外
親擐甲冑冒犯風雨欲戡定國難戢寧方夏會諸路
勤王之師不啻百萬前此守和信盟以俟敵退俯為

生靈每戒輕動及國家一落姦計者天柰何自康王
聞此泣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皆悲慟左右開勉莫
回便欲躍身自奮手往格戎以刷父兄之耻見不住
進發人馬嚴督忠臣義士數路合擊雖封王建節肯
許充賞期於力救二聖駕回用慰中外故未忍歸朝
瞻望闕庭欵謁宗廟與本朝父老軍民僧道相見伏
想輿情日夕願望必與念祖宗之積累甚厚遽遭兵
作孽致二帝播遷惟康王爲宗廟社稷所賴佇成大
功禔福天下當所駐兵距京城之近具公移慰撫都

靖康紀聞

五

照曠閣

人者在曉示在京各令知悉朝奉郎徽猷閣待制兵
馬副元帥宗澤

十九二十日宗室叔向卽青城募救駕義兵又分遣使
臣揭黃旗入城召募一如曩時應募者多市井游惰
無能之人

二十一日大元帥府參謀官東南道總管趙子崧揭榜
云

奉大元帥康王劄子節制東南諸軍進授王室已至
近城切惟趙氏德澤洽于民心主上仁聖慈儉天下

靖康紀聞 跋

忻戴獨以姦臣賣國坐致金兵犯闕禍變之大曠古
未聞至於二聖播遷六宮九族係累以去天下臣子
悲憤痛切甘心屠膾況本朝親王元帥將兵在外故
於去年主上特付大元帥之柄蓋本天意康王已委
副元帥追擊金兵迎請二聖車駕又委于崧等軍准
備以圖興復仍登壇歃血盟于三軍千萬人惟一心
誓死赴難今宰臣忠懇至三衙太尉等上下協奉母
后寶書迎請康王社稷有主人知所歸都城軍民僧
道耆老等世受大恩各懷忠義當金人劫請車駕及

靖康紀聞

五

照曠閣

皇后之時諒其本心必不忘趙氏各宜安堵無致疑
惑以待恩撫須至詳示者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母后節次遣使請迎康王官
吏士庶延頸以望

二十五日母后詔令備車駕法仗等並赴南京迎請康
王百司庶務各分其半而去

二十六日太宰張邦昌率官吏等乘舟下汴前往南京
朝禮迎請康王

二十七日括船裝發綱運及乘載宮嬪等赴南京詣康

即汴河之船如鱗

二十八日祭酒董道率太學生百餘人捧表赴南京

二十九日康王節次移文諭京城士庶及令有司作急

催督綱運以濟都城缺乏

三十日連日官吏赴南京者殆不絕

五月初一日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肆赦中外改元建

炎後一日赦到京士庶舉手稱慶

靖康紀聞

美

照曠閣

北宋之亡稱官野乘記載良多就余所藏如南渡錄竊憤錄北盟會編等不下十餘種而簡詳切至莫如丁特起靖康紀聞一編以日隸事據事直書身處都城耳聞目見蓋有不勝感憤者惜其兩次上書都不見用而其書錄中俱未載是編係汲古毛氏校定待刊之本經述古堂傳是樓收藏會若雲張君有遺書之購因舉而贈之後附拾遺一卷類舉當時情事不著撰者姓名或特起之流亞歟江曾祁跋

靖康紀聞跋

老

照曠閣

靖康紀聞宋丁特起撰特起太學生金師圍汴曾上書言緩兵五不可守禦八策皆不用因次靖康元年十一月至明年五月圍汴城事以日記之謂之紀聞自序稱泣血孤臣故又名孤臣泣血錄舊有吳氏刊本載汪復旦評語句讀外說是編係汲古舊校祇載本文無汪評語為簡當雖其中文義間涉粗率要亦危難中隨筆記載有不暇修飾者後附拾遺十三條不著作者姓氏書錄解題謂即特起撰亦錄之備參考逸事云虞山張海鵬識

靖康紀聞拾遺



虞山 江曾祁靜菴 訂

張海鵬蒼湄 梓

元年春金人退師之後朝廷大臣無復經畫各執偏見自相矛盾已而羣姦協謀力排李綱任兵柄將兵四十萬俾解太原之圍意欲中綱殊不知中綱乃所以中朝廷也种師中五月敗解潛八月敗殺戮潰散殆盡而終不解圍九月三日辰時太原陷凡十有五日上下相蒙一人猶未知太原京師之屏翰也太原陷

靖康紀聞拾遺

照曠閣

則王室孤立內外無援可謂危矣諸公恬然不恤尚守和議有建遷都之議者有建征兵之議者為執政者方遣使議和此非所急方且今日立春秋博士明日改舒王配享朝廷貴近私植黨與弊乃益甚烽燧不立斥埃不遣金兵翔於河上猶未之知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遽及闕下廟堂始倉皇分遣五路使臣徵召天下兵京師被圍月餘援兵竟不至城遂陷罪誰與歸即王雲自六月使還時太原未下金人亦頗厭用兵遣王雲來只要三鎮稅限半月復到

燕山仍嬰朝廷遣使命三人分往三鎮告諭從所請則便可解兵仍不得爽約王雲星夜奔馳才六日至京入奏上大悅顧問大臣皆不欲與之雲與宰相吳敏素不協因以事熱之責知唐州雲猶再三抗論引列利害吳敏百端阻之竟不遣直至九月始再遣雲使金時太原已陷矣雲十四日回報言金人欲三鎮朝廷雖明有許意復猶豫未遣雲再衝突既行已見殺於磁州守上者詭奏云王雲入境忽為廟中神馬突死異哉

靖康紀聞拾遺

照曠閣

太上皇初起萬歲山奇花異卉怪石悉聚于山窮奢極侈冠映今古去年金人犯城城上砲石盡取給於此山亦上皇之賜也舊在禁中今年秋屏圍園之觀毀撤垣墻許庶民居止由是士民皆得游覽其間山川臺榭不可紀極奇石森列悉有名號如玉京獨秀太平巖卿雲萬態奇峯紫蓋飛來峯伏龍走虎之類尤為特絕又有松陰竹徑花圃石洞村居酒肆莫知其數戒嚴日久殊之樵蘇有旨許軍民入山採斫樓臺閣榭一朝撤去中有一絳霄樓金碧間錯勢極高峻

如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且聞卽天神每降格處也自軍民毀撤不踰時殆盡遂成邱墟矣萬歲山始立用此名後改爲良嶽又改爲壽岳期與天地爲長久今不數年間興廢如此可勝嘆哉

去年十二月立冬術者王浚明以謂國家大忌丙午冬三月可於此日借春致祭打牛如立春朝廷從之聞者或以爲笑天時豈借也但京城之陷竟不出此月理或近似金人亦行夏時去歲年號天會四年閏八月而中國乃閏十一月天時也番漢雖殊而五年再

靖康紀聞拾遺

三

照曠閣

閏不同如此豈歷數有工拙耶未知孰是

粘罕自謂用兵過孫吳軍中稱二太子爲佛子言不殺人也大抵紀律嚴明故士卒用命京城統制官死事者三人何慶彥陳克死於戎姚友仲死於兵獨劉延慶劉光國父子奪萬勝門帶班直長入祗候西方萬餘人突出殊不念乘輿播遷無所社稷安危在反掌間延慶父子食祿累世荷恩而蹈履反愧於市人要之危難之際始見臣子忠義之節不必將種相門也金人每擊鼓以報平安其聲如雷傳聞一鼓凡有數槌

槌上悉係毬子所以其聲疾而大或日暮天欲曉其時不常破城之後又於四壁繞城種栢不知何義

去年春金人犯關寨皆在西北地率駝岡金人旣去議者引汴水灌岡爲水所壞者凡十有八冀金人不復下寨也識者笑之借使汴水可滄牟駝岡胡不俟金兵復來而後引水灌之則金兵可盡沒今乃先引水灌岡是教金兵預備也其謀之不臧每每如此

破城之日百姓軍人卽都亭驛殺金使四人剖剝之其一乃監軍之子餘不得姓氏自廢主之後凡欲洗城

靖康紀聞拾遺

四

照曠閣

者數次蓋監軍頗怒國人之殺其子也力欲洗城破甲挺刃凡數次登城中有黃旗兵將在空中不可近遂止未知是否但主洗城者乃劉監軍與粘罕也二太子不預焉蓋其性善矣

金人自陷城後徵求不一罄府庫竭帑藏至取乘輿服御宮嬪等物上在軍中未嘗動色惟索及三館書籍上喟然嗟嘆久之

上講和回憐太學諸生辛勤劬死弗去卽遣中書舍人孫觀兼祭酒慰勞諸生及聞議賞格諸生感激上意

涕泗橫流繼而再幸軍中駕前往來人數聞諸生時有獻書乞詣軍前論列者官司例不許行

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到關閘十一月二十五日大雪城陷十二月二十五日大火燒開寶天寧寺及居民百五餘家丁未年正月二十五日大風金人敲殺從官梅執禮等四人及捶打臺官四人二十五日金人前軍啟行乃三月二十五日也自犯關圍城首尾半年去來皆取二十五日其餘二十五日皆有變異不知其適然耶或陰陽度數使之然也

靖康紀聞拾遺

五

照曠閣

京城四壁守禦官吏以南壁言之都守禦則有孫傳提舉則有李擢郭仲旬喬師中統制則有王燮姚友仲統制官則有高特范瓊何慶彥石可寶李湜其餘逐急差到統制統領官不下十數員每一統制下使臣不下三四員效用不下四五十人每使臣一員日給錢八百文或一貫效用三百或五百率多親戚門生故吏又有朝廷權貴內侍請求而至者身未嘗親戰或不出戰而受上賞者用命當鋒者未必收錄至於中傷軍兵有輕傷而得重賞者有戰死而復作逃亾

申舉其弊殆不可勝言其尤甚則有統率官論功第賞雖子姪親戚避在重湖千里之外者詭名誣奏例被賞典京師雖陷彼猶攜告劄以遺子孫歸耀鄉里自以為得計者比比皆是守禦將士往往如此冀其死守而不陷其可得乎

元年冬十一月金人游騎渡河先遣王芮來堅欲割兩河以和朝廷從之遂遣耿南仲割河北聶昌割河東二十日粘罕來自太原河陽營青城齋宮幹離亭來自真定渡河營劉家寺先是樞密李回將兵防河北

靖康紀聞拾遺

六

照曠閣

不能禦敵回引兵遁走金人遂猖獗克城閉守居民乘城二十七日東壁百姓喧譁歐殺統制官辛康宗等城幾陷詔罷百姓守禦差官召募死士登城然守備不戒將卒庸懦又賞罰不明識者知其必不能守車駕親幸四壁撫軍授甲服劔士卒鼓勇造攻具甚急或勸上遣兵出郊結諸寨以扼金人縱不欲戰庶幾金人不敢近城為異議所阻金人築甬道造鷲車洞子欲攻南壁為都水聶守夾河水灌野所以金人不得攻且遣使邀車駕和議又欲皇帝遜位於肅王

辭語慢侮宰相何臬招集流民數千厚賞號爲奇兵
又馬步軍大尉王宗濞薦健兒郭京召游手七千餘
人自言有隱形秘術且以拒金人金人皆以爲笑後
盡沒於護龍河中書舍人李擢守南壁不以聞自治
甬道上幸陳州門大怒罷擢拘繫之時天大雪十一
月初十日風暴甚守城者不能發弓凡二十餘日不
霽雪深丈餘二十四日金人自陳州門推驚車洞子
雲梯城上縱火燒驚車等風火反燒敵樓三門士卒
懼甚幾於潰散有旨併力修完敵樓未畢二十五日

靖康紀聞拾遺

七

照曠閣

金人自所燒城入凡十四人先登士卒潰散自相踐
蹂死者以千萬計統制官相里宏死之是日郭京引
兵入陳州門或云與金人爲應援就拔漢幟遂立黑
幟欲兵不下是夜火九門城堞內侍黃經臣死之金
人又縱火燒近城寺觀屯兵者凡五日五夜不息城
中不知死所百姓斧左掖門問車駕所在帝御宣德
門撫諭且約死守五日內城門始開二十六日金人
遣使議和何臬使金求和明日遣皇子爲質不納堅
欲遊龍德出郊衛士蔣宣李福作亂伏誅時有欲遊

車駕南幸者明日上單騎出南薰門見二酋納欵求
和迨夜還宮自是何臬等李若水及誤國大臣皆謂
金人守信不渝殊不爲備初凌轢阻格議臣金人遣
使入城需車馬金帛寶玉繒綺女子百貨動以億兆
計官兵守城者多投金人營言城中虛實取索官司
百物玉寶器玩無不欲者金人又令朝廷使使實詔
四方勤王退師兩國永和蓋欲絕我外援也凡五十
日而金人歛兵不下伐木爲障蔽若山林內外雖不
相見時有游騎剽掠近城居民焚劫王侯大第取金

靖康紀聞拾遺

八

照曠閣

寶婦女小人乘勢剪髮塗面詐稱蕃兵白晝爲盜官
不能禁有捕獲斬首者日數十人凡月餘始定正月
七日金人遣何臬李若水入城責金寶不足欲挈何
臬家屬又欲縱兵大殺臬甚懼奏言金人欲入城上
再行出郊議上徽號至乃迫車駕出郊上雖難其行
然甘臬之詐而不疑也別無一人知者明日急傳車
駕如軍中百官痛恨復莫能救且知其必生變異矣
皇太子監國孫傳主相張叔夜主樞密范瓊攝兵政
車駕幸劉家寺踰月不得歸太學生何揆等哭於南

薰門金人追至軍前殺之事見前錄

靖康紀聞拾遺

九

照廣閣

靖康紀聞拾遺終



靖康紀聞拾遺

北狩行錄

題〔宋〕蔡偉撰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九年盧文弨家抄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九二毫米寬二一七〇毫米

北狩行錄

蔡偉謀

者齡藏本

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發隨
 行宗族官吏遠觸炎熱不諳風土飲食不時以至燕山
 病者幾半盡出所有衣物命李宗吉言貨易藥物修合
 給賜十數八九寓止燕京延壽時宗室嗣漢王仲理以
 下別居仙露僧舍有糧食不給形體裸裎之人太上聞
 之惻然謂姜諤曰神器流離宗族若此甚憫之卿為子
 細取索等第具一賜目來欲將軍前所送生絹一萬疋
 除給散隨行親族官吏等外盡周之言訖不覺泣下諤
 亦嗚咽泣涕具目以聞遣姜諤支散幹離不作會城向
 陳南北利害敘結好休兵之意興滅繼絕之道辭發涕

北狩行錄

零義形於色北人旁觀植立若堵無不感嘆至有揮涕
 者元帥無語但首肯者久之行在統屬之謂都督有職
 小官卑充其任者既是統轄即合押班起居御藥楊師
 道具以此聞太上曰自有本朝雜歷不可為在此開頓
 改舊制自燕京遷居庸部相府院每思宗社寢膳俱廢
 一日謂都尉蔡偉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觀其前載厄
 運之困古今未有荷天眷祐建炎中興億兆攸歸奄有
 江左雖居沉切雖思有以少助縱天之祚今草得一書
 欲厚遺本路都統求通於左副元帥卿為我與蔡檜商
 量更潤飾之恐有人至偉曰聖述高妙非臣等所及是
 時蔡檜亦寓中京初大金軍至城下以議上徽號邀請

北狩行錄

淵聖皇帝遂留宿青城而改朔不敘請議至二月六

日有易姓之命翼日請太上同太上皇后嬪妃諸王駙
 馬一應皇族盡出遂議置君乃令城中兵舉前乞立張
 邦昌檜在御史奮不顧身歷陳邦昌平日履行身為宰
 相奉死不死國難而欲主承大器非檜所聞既不能盡
 忠於本朝則何以初節於大國乞立趙氏以慰民心不
 從既而太上北遷如檜等輩欲立趙氏謂蔡偉曰天祚
 吾宋宋必有主今聖慮若此定膺昭格文華理勝雖游
 夏不能措辭明日具酒肴邀本路都統後聞其達粘罕
 其書曰宋在自北來眾所都棄獨倚左右見憐故知英
 雄度量與俗不同也嘗欲通書於左右而自卜自疑因

北狩行錄

循至今某聞惟大英雄之人然則能聽大度之言敢略
 陳固陋惟左右留神省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
 為己任故有一國士者止能安一國之人有天下士者
 然後能安天下之人是以堯舜禹湯之君而輔以皋夔
 稷契之臣則日月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戴其籍
 昭然可考不在一二陳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
 起自晉陽奄有天下征伐荒外西破高昌北擒頡利可
 謂黃帝之師莫強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之計知突厥
 稽首戴恩常為北藩故唐之亡也終賴沙陀以雪國恥
 又匈奴冒頓單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欲
 之如俯拾地芥冒頓單于不貪近利以為遠圖使高祖

得歸奉祭祀故得歲受繒幣舉中國珍寶玉帛奉約結
 好後匈奴國亂五單于爭立終得宣帝擁護呼韓延契
 丹耶律德光貢石氏之失約長驅至汴舉石氏宗族遷
 之北荒然中國之地亦不能守以至糜爛灰燼盡十年
 之間生靈肝腦塗地而終為劉知遠所有比之唐太宗
 冒頓單于其英雄度量豈不萬萬相去遠哉先皇帝初
 理兵於遼東不避浮海之勤而請命於下吏蒙先皇帝
 約為兄弟許以燕雲適雲中安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
 吳懦懷首鼠之兩端集以過聽惑於謬悠之說得罪於
 大國之初深自剋責黜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
 敢怨尤近聞嗣子云中有入為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

三才

子之賢蓋祖宗德澤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審左
 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
 帛之好保國活民為萬世法耶抑欲劫耶律德光使生
 靈塗炭而終為他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則非某所知若
 欲如彼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
 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為萬世之利哉伏惟左右以
 命世之才當大有為之時必能聽大度之言也昔人有
 為趙使秦者秦王問趙可伐歟趙使對曰里人有好色
 者好色之患世所共知而母言之則為賢母妻言之則
 為媼婦今日之事大類事矣惟麾下多賢必能審處言
 欲盡意不覺觀縷伏惟台慈有以照察幸甚幸甚太上

天資好學經傳無不究覽尤精於班史下筆纒纒有西
 漢之風每謂行在諸臣曰北狩以來無書時一閱目一
 日聞外有貨書者以衣易之戊申八月入見盡縱韓州
 之民出而寓焉春秋博士廢之久矣諸王有得此書聞
 者太上聞之不憚宣諭蔡肇曰春秋之書多弒君弒父
 之事為人臣子者豈宜觀哉肇頓首從容對曰春秋者
 魯之史記也周德即衰君臣失守上下無別孔子所以
 懲惡勸善以正褒貶使後世知懼凡君子之所疑而不
 決者至春秋而後定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為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臣而不見後有賊臣而
 不知為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

三才

事而不知其權願陛下試取一觀之他日偉因奏事太
 上曰此取春秋讀之始知宣聖之深意恨見此書之晚
 自是披覽不倦每理欲興廢之跡賢君忠臣之行莫不
 採擇其華實探涉其源流鈎纂樞要而編節之疏歲篇
 而成書臣嘗侍乾龍節宴太上賦詩以寄 淵聖許令
 和會進因用親仁善鄰事太上曰此出春秋特蒙宣示
 以為榮觀太上皇帝有見聞未嘗隱情每聞獻納喜見
 於顏數令楊師道宣諭曰若志慮未及不時見教宗奉
 祖宗本乎天性非勉強偽為之也每西南望注目久之
 謂左右陵寢在何處泣數行下過忌日輒膳流涕盡日
 出入追慕不已有獻新者必薦而後嘗雖在蒙塵不忘

教子以義方之訓每平程後諸王問安必留之坐而賜食或賦詩屬對有兩聯今附於後左太上曰方當月白風清夜故鄣王楷對曰正是霜高木落時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華王植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餘皆類此宗室晉康郡王孝審以下九百四人朝廷遣赴韓州同居相見之日爲之感動撫問再三至於流涕遣杜遵道計置薪米均行給賜莫不安居差孝審仲暑主管礪宗職事以宗室中有挾私恨而致訟者紛爭不已全失禮容降詔曰日來宗子不遵憲度失於長幼之序各挾私積以成仇怨爭訟不已豈不知身寄他鄉復得聚會何幸如之故閱禮義之言用勸無知之輩且曰君義臣忠

六事不長

父慈子孝兄愛弟恭所謂六順今則不然造六逆者有之夫賤坊貴少陵長遠開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特申庭訓之方以示睦親之義宗室可體此意分明開諭使同姓曉然知其訓誡如爾後敢以未到韓州事陳訴者並以罪罪之母作食寒各令知悉楊師道侍燕開宣諭師道曰近日隨行官吏等悉皆窮困使我傷心初出青城倉皇之間無一物得責行道卿等皆棄捐父母妻子冒涉風霜而隨予今坐見如此不能振濟爲之奈何宣諭訖遂泣下左右之人無不感動者遂令有司具狀申明金國乞給賜衣物從之時開漸濯之衣太上皇后進絹十疋然紹述神考之志未嘗忘懷適

有貨王安石日錄者聞之欣然輟一而易之庚戌中元徙五國城乘舟而行凡四十六日至東路都統習古乃奉朝命令減落隨行官吏諸色人等不許盡行將太上帝懇不從召而諭之曰公等冒風霜涉險阻憂樂同當同之今日朝命如此事屬他人無如之何已再三力懇竟不可回令選愛者將行公等皆是共甘苦之人豈有愛憎之別君臣之間彼此不能盡其事一面請詣所屬言訖泣下官吏亦號呼而出一應宗室不許隨行內有神考親晉康郡王孝審嫡孫和義郡王有奕等六人皆乞隨侍從之族屬有出入不節而致物議紛紜者太上聞之降詔戒飭曰艱難之際檢攝爲先若復出入不節言語輕易或爲任樂所困舉止取笑有失事體古人謂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禁發榮辱之生係焉而今而後戒之彌之各宜杜門省事骨肉之間以禮過從恐開惹物議自取悔尤既貽親憂何以自處諄諄誨諭使務體聖度如天下有細過其以者情恕之如劉定宰羊不如法薛安造飯減尅太上曰羈旅他邦不欲口腹罪人只取戒勵亦可警衆又五國學堂八員打下通事慶哥遣人審覆太上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莫不如手於額太子餘烏歡遣人奉書云欲於內侍中求曉事能幹人材俊爽者二人所增却請批諭當便應辦太上覽書不說曰若應副誰可遣者若不應副五

六事不長

節言語輕易或爲任樂所困舉止取笑有失事體古人謂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禁發榮辱之生係焉而今而後戒之彌之各宜杜門省事骨肉之間以禮過從恐開惹物議自取悔尤既貽親憂何以自處諄諄誨諭使務體聖度如天下有細過其以者情恕之如劉定宰羊不如法薛安造飯減尅太上曰羈旅他邦不欲口腹罪人只取戒勵亦可警衆又五國學堂八員打下通事慶哥遣人審覆太上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莫不如手於額太子餘烏歡遣人奉書云欲於內侍中求曉事能幹人材俊爽者二人所增却請批諭當便應辦太上覽書不說曰若應副誰可遣者若不應副五

太子不可違遣王紉陳思正往回書云示諭內侍本亦
乏材不免於眾中選擇二人前去皆自汴京隨逐至此
艱苦萬狀久處貧窮敢望優容萬幸紙尾之論甚荷雅
意然以物易人豈其本心哉又語班勃極烈夫人致書
於太上并惠藥物亦求內侍答曰承諭乃荷不外以本
局分祿有一人難以報那送示藥物雖出厚貺以無官
應命不敢輒留好學不倦移晷忘食而動靜語默之間
必有深誨焉因觀唐史至李泌傳復讀不已泌謁肅宗
於靈武披冒榛復立朝廷盡忠致力於獻納之道位至
宰相而數為權幸所嫉遂令張璋錄其傳以賜韋后癸
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柩駟馬都尉劉文彥首告謀反

二十

金國蔡偉是日聞之於韋王植駟馬都尉宋邦光徑令
徐中立開出太上太上驚惶未以為然翼日遣偉渡河
以詢虛的既濟則千戶李重校行易者已陳兵河濱二
逆解發往彼帳前矣盡得其所陳之詳偉歸太上即令
奉親屬及一行臣僚合議徐王以病不能出餘皆預然
前此已有不測之議至是皆悚慄偉曰吾儕前日不死
國難二帝播遷已有塊於前人不意逆黨出於至親至
愛之間捐軀初命正在今日偉身以貫高自處願諸公
盡力以徇急難少有退避者神明殛之言辭慷慨坐皆
泣下莫不懷奮心至七月中旬使遣兩使前來勸問太
上遣植同偉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辨又遣徐王棟宋

邦光再往至則尚執前議乃請 淵聖及信王樸駟馬
都尉向子辰內侍王若冲同往偉實從之再三力懇彼
方許明日至行宮之側偉所寓之地而引問焉群臣力
拒往反結責三日之閉二賊氣折自承証枉案上復遣
前使諭太上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悖雖係証告天倫之
屬豈忍為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宣命並 死之使歸偉
上疏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上嘉納之以詰答曰老
夫自聞男孺等有証告之事 悟眾叛親離反求諸己
罔知所措若非洗心革慮則何以全身遠害塞過悔尤
願惟一體其害尚輕苟使眾諸人復何面目可以自存
適覽上疏嘉謀謹論非卿不聞此語而今而後凡所見

二十一

聞雖屬微末不惜吐露若隱而不言言而不從高天厚
土神之聽之況昔人所謂以國士遇我者報之當何如
以此食言千萬毋隱一日以書宣示李康曰予平日待
蔡偉以國士今日報我殊不愧德康讀其書而奏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各盡其道今陛下蒙
塵之際遽羅証告不責彼而求己而能虛懷納誨得湯
改過不吝禹聞善言則拜之道太上曰予之不德豈可
以上比禹湯康對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陛下上
畏天戒下恤人民則禹湯何愧哉臣聞諸故老曰熙寧
富弼為相有於神宗之前言災異皆天數非政之得失
所致者富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

不可乃上疏曰願益畏天遠讓近忠良神考親書答
 詔曰苟非意解社稷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凡
 席銘諸肺腑終守是戒太上稽首而言曰神考聽言如
 是康曰陛下天性至孝每於忌辰輟膳思泣願陛下益
 廣紹述之意太上曰是吾志也後榜傳書於坐側金匱
 送到今上皇帝進奉金銀等物見之泣下謂行在群臣
 曰荷天眷命未忘趙氏中興之主縱焉今日信至可謂
 幸會老夫晚年復親盛際使我得一日瞑目足矣群
 臣皆再拜稱慶藥材留充備用其餘並賜一行親屬官
 吏皆鼓舞再拜受賜行宮有四祿之擾塌御之內及訟
 燒者本位陳乞聚夫脩蓋太上曰正是農時豈可妨廢
 止令脩蓋官那容應辦宗室仲魯等八百餘人自咸州
 徙居上京至有闕食死於道路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
 謂左右曰此輩何辜至於是今李祐宣諭蔡偉草表一
 通後有回期欲乞同歸北狩未有行記以批語賜王若
 冲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不為不多深
 欲記錄其未有人詢之蔡偉以為謂學問文采無如卿
 者高居東山躬耕之餘為予記之蓋惡畢書不可隱諱
 將為後世之戒謙虛待下隨行群臣不以大小未嘗名
 呼每有遣使溫顏慰諭喜為篇章自北狩以來傷時感
 事形為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逆告變之後舉昇炎火
 以今所得灰燼之餘者僅有數十篇類之為別集好生

北狩行錄

之德澤及禽獸每聞有網捕者必買而釋之仍戒屬曰
 毛羽之屬吾生惡死與人何殊今伊子皆在繫維之中
 當求諸己欲歸之心頃刻不忘每令張璋張堯臣詢訪
 之少有嘉音喜見於色近梁舉善等至錄得紹興與左
 丞相書本進呈大悅

甲午十月二十七日聞

乾隆甲午十月二十六日磯漁閣元本係江陰楊秀才伯庸處借得秀才
九月間去世因流錄出將以元本還其家

靖炎兩朝見聞錄

靖炎兩朝見聞錄

宋 大學生 陳 東著



兩朝見聞錄者靖康建炎中事也元年春正月金人擁兵犯都城一月退師秋九月陷太原冬十月陷真定繼陷滑州等郡縣十一月五日擁兵再犯都城閏月二十五日陷京師明年春正月十日徽皇帝車駕出郊外二月六日廢帝九日遷

太上皇帝暨皇后太子諸王妃嬪等出郊林三月改偽楚立張邦昌僭號夏四月一日退師擁

二帝皆北去四日邦昌偽赦九日册命皇后十一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避位收偽赦五月一日迎請

康王即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大學生東自春徂冬竊在京師初於柱王宮為西樞門下客頗得其事繼遊賢閣與同舍郎請問尤為詳悉痛聖主之播遷閔王室之顛覆咎大臣之誤國傷夷狄之威強事有可概奉者大懼天下後世或多避忌無以激忠臣義士之心無以正亂臣賊子之罪無以為人君任人治天下禦戎之戒因列日以書

之其間褒貶 直指其實皆一時之公議非敢徇私臆說也盟于天質于地告於

太祖太宗之靈知臣無媿其如青史請俟來哲大宋太學生陳東謹書

靖康元年

十一月初五日

樞密院馮檣歸自河東具言金人索金玉輅及稱號等 朝廷從之檣再行總三日中逢遇王雲復同還云堅欲割三鎮地是時金人已破河東襄垣縣次侵滑州州告急者踵至朝廷降詔使人自為戰而已

十四日河陽告急朝廷詔文武百官於崇政殿聚議

御批云三鎮與之利害如何不與又利害為如何 茲事體大朕不敢以自專仍不可持兩可說走日百官立班各給紙札親書利害許割三鎮者不勝其多范宗尹其首也稱不可與總三十人何舉其首也言與者曰三鎮朝廷既嘗許之今不與是中國失信於夷狄不若姑且與之縱復猖獗則天怒人怒師出無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者言曰國家更三鎮始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支四

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人人民貢賦乃其末耳況天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非

陛下之天下敬塘之事豈可道乎 朝廷竟從與者說遂割三鎮尋罷何舉中書侍郎以資領開封府事是日復下哀痛之詔仍俾河東河北京畿等路並行清野士民請詔莫不感慟

十四十五日詔免京城公私房婚命尚書梅執禮為請盟使

十六日金使王訥等一十三人到闕議割地其辭頗不屈仍欲大臣親諭東北之人交割地界等朝廷許之是日遣報益告急

十七日道路傳聞金人遊騎已渡河執政諸公似未深信皆云自冬未會樞李回已將兵防河矣然遣益急殿前司乃遣使人馬綱作斥候已而召募忠義團結使臣將以恪守禦計是日戒嚴

十八日既戒嚴內外驚擾近城居民遷徙不絕於道軍人保甲乘時作亂劫掠財貨焚燒屋廬得城東巡檢魏清捕殺三百餘級稍定朝廷指揮城外搬入居民聽就寺觀居止

十九日開封揭示云前日北來兵係折彥質潰散人已招安訖所有請盟旨揮並不施行城外居民各令歸業大學生陳徐等上書力辨以謂違報每急事未可知堅壁請盟在今日正不可緩不應輒罷書下樞密院大臣沮難竟不行是夜二更馬綱報賊已渡河朝廷猶未知信再遣使劉詞將步騎三百出封邱門遠探

二十日劉詞遠探呈馳而還云兵次陳橋為賊兵搔擊殺傷者百餘人餘衆僅脫朝廷始倉皇而計無從出兵是日置都大提舉守禦使司以樞密聶昌領之

二十一日詔罷諸司庶務專以應辦軍期為急始遣使交割河東河北地界以通和國信使為名知樞密院聶昌使河東門下侍郎耿南仲使河北二十二日聶昌耿南仲偕金使王芮等出國門二十三日命保甲百姓軍人僧道等上城守禦賊勢益急執政直宿令聽衆議親巡視諸城又置四壁提舉彈壓官各一員統制官各一員提舉官東壁尚書王時雍南壁舍人李權西壁侍郎邵博北壁給事中安符東壁統制官孫康宗南壁何特西

壁張搆北壁劉衍其餘逐門彈壓統制者不可殫紀又命劉延慶提舉四壁劉鈞副之

二十四日王瓊鄭建雄將勤王之師八千到闕駐劄城內

二十五日殿前司以京城諸營軍兵一萬人分屯五軍以備四壁東應前軍屯順天門左軍屯五城觀右軍屯上清宮後軍屯封邱門前左中三軍姚友仲統之右後三軍辛永宗統之是時范瓊張先裴淵汪長源輩各統兵在城無一屯駐城外不知等謀崩算為如何也速晚遽傳兵已滿四壁仍降黃榜告諭士庶云金人遊騎已及郊畿士庶讀之莫不驚惶

二十六日傳聞國相元帥來自河東太子副元帥來自河北輻湊闕下朝廷增遣所募忠義迨百姓等諸城守禦甚備

二十七日諸城搜索姦細豪猾因緣搔動往往間及無辜已而聚衆誣殺太尉辛永宗等使臣等四壁大擾迨晚捕為首者五人腰斬東壁詔罷百姓不許上城守禦散行召募忠義敢勇之士旗幟滿城投召募多并市游手人耳大可鄙笑復捕姦細

三人於保合店僉級號令繼聞金人欲捕內官詔內官不許上城傳宣者以黃旗號馬金人約十萬人衆其間多掠吾兩河之民數於其間多掠虜近京之民運石伐木造攻城之具報役者甚衆太子劉寨於劉家寺國相劉寨於南郊壇四壁諸城皆臨河劉小寨圍周密不以計數旗幟人物公然往來郊野間自在朝廷召募益急罷相唐恪以何鼎伐孫傳知樞密院曹輔簽書何鼎提領召募奇兵孫傳提領召募忠義已而得郭京於殺虎得傳臨政於草澤得楊僧于釋子自云操六壬妙術擲豆為兵且能隱形廊廟諸公以為神人一京翕然共倚為重傳臨政云挾術脅力人也自是密除擢不問能否微賤自布衣而為統制由技術而掌機謀令商賈任將佐甚衆其弊殆有不可勝言者例皆領兵往來城市真類兒戲有識之士頗收如也民情恟恟構造傳播之事非一軍兵輩復來間換亂朝廷患之散勝立賞緝捕甚繁斬首號令者相繼稍急金人之土木之工日夜不輟是日諸門已縛砲架造驚車

關長于將前軍次于將後軍自將中軍屯駐于玉津園二十九日上幸東壁撫勞將士軍兵增秩賜帛有差閏十一月一日上幸南壁撫勞將士如前叔夜領兵起居於南薰門下軍容整肅上喜之即城樓命解右僕射何鼎金帶笏頭者以賜之而上幸宣化門徒步登揚子城親視賊寨虛實儀衛悉屏唯內侍數人從偶雪作泥滑身身被鐵鎧步履如飛然天顏憂動怒悴痾瘠是日奇兵作亂殿統制官王健殺使臣十餘人內前大樞殿前太尉王宗楚引兵殺殿樞魁方定先是王健劍奇兵何鼎領之有識者以為笑蓋自古兵法奇正皆臨機料敵未聞預以奇兵自名也况未嘗出奇自輒變亂大抵今日所謂奇兵者類如此耶初二日上幸西壁撫勞將士卒如前賊攻善利益急姚友仲選五軍中神臂弓硬弩手一千五百人策應初三日上幸北壁撫勞將士卒如前上凡四日巡幸每延壁不進御膳命取士卒食之令後復進膳

餉士卒人皆感激流涕上凡四日巡幸自初巡壁雨雪交作四日未止皇后親用內府幣帛與宮嫗作綿攤項及衣被等分賜將士各一自統制而下賜各有差是日賊攻通津門甚急姚友仲領前軍將副部隊一千人策應軍兵下城接戰殺傷甚衆初四初五初六日賊攻通津宣化門甚急朝廷觀賊勢如此猶未有用兵意太學士丁陳徐等上書論列以謂金人有三可滅之理而用兵有五不可緩之說書奏不報金人到闕與旬見朝廷未嘗用兵攻城日益急而善利通津宣化門為尤急前發如雨城中壁如蝟毛又以大磨石為砲間至城上樓檣擁毀姚友仲於三門兩揚于城別置兩圓門走馬面三十步許初以甃石中開小圓門如城門法四圍復置乳牆迎敵人自圓門出入不日而成所賴以固先是術者言京城狀如卧牛賊至必擊首項通津門其首也宣化門其項也通津在善利宣化門之兩間此三門者賊必攻之後果如其言大臣預知而不問初七日殿前太尉王宗楚領牙兵一千人下城與賊接戰統制高師旦死之是日姚友仲正策應南

陽子城躬率將校督戰凡殺合賊勢少沮復造砲架攻城之具土木之工益不輟

初八日朝廷為防計上幸封邱門城外按砲賜賚不貲砲架砲石迄今盡在城外莫知其數賊攻善利通津宣化三門不數日城下立砲殆數百乃盡得前日所按者以為資也

初九日賊攻善利通津宣化三門甚急復於護龍河壘橋取道姚友仲選銳士下臨分布床子弩九牛弩大小砲座又於城上校縛虛柵人立如山前下如雨賊橋迨晚不能寸進乃乘橋益造火梯雲梯偏橋撞竿梯車洞子之類皆攻城之具其壘橋法先用木牌浮水面次用薪以席次土增次復如初矢石俱不能入火梯雲梯偏橋皆與城樓檣齊雲梯偏橋可以倚城而上皆用車軸推行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峻壁上銳下潤人往來其間節次續之殆有長數十丈者以固百木交牙上用生牛皮鐵裹內用濕毯中大原矢石火皆不能入戰則要安砲并推梯橋之類攻城則要取土透城其機巧迨有未易致者初十日詔展放公私房婚及縱市并賭博以慰小

民內前有斬首號令榜云司文政伏闕上書極無理聖旨取斬士論初以為疑而有免解進士曹友端奏劄稱文政上書若止無理不應棄市雖草茅一介不足惜而士之去就往往視此恐塞天下言路乞以文政所上書揭示使中外曉然知文政所誅之罪迨晚開封府奏曰備及端奏劄榜云教坊樂人司文政伏闕上書挾持君父助賊害國士論始帖然

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大雪有詔曰雪意未解士卒暴露朕不敢自安再幸四壁搗勞將士連日驚輿之出正大雪苦寒中馳馬戎服露手桓柅其賜齊進膳之類悉如初仍命將士拒城接戰間有得級者又遣使以酒食遺金人寨中云祖宗故事有識者頗擬議

十四日通津門砲發中金人金牌將初傳王丙繼聞乃金賊謀臣劉安者奏捷上喜之命以武功大夫空名告一金帶懸於待捕院側募人能捕獲金牌將一人給之又揭賞格自獲首首長小蕃等賞格各有差復詔許人輸財助國日有獻者皆量多寡授以官

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賊攻諸門愈急朝廷至是猶未有用兵意但使命數往來士庶莫測其故太學生陳東上書乞用兵議和之計蚤居決無優柔而不斷養成夷狄之患益熾書奏不報統制官姚友仲奏劄謂金人攻城益急兵既不用乞遣使議和為便奏劄亦不報先是金師初至闕下姚友仲與諸將議擊之便幸其遠來賊眾必疲行列未成若選精兵六萬出四門分布乘勢而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來必潰亂可勝之理過此日後賊勢愈熾援兵不至事勢阻喪雖悔何及是時唐恪雖主議和而恪不知信迨賊攻城既急罷唐恪相何鼎而友仲料勢不可又有乞講和是時何鼎復主用兵且料賊兵糧道不繼不日就擒恪雖主議和而和未嘗決鼎雖主用兵而未嘗用之是以大學友仲之奏俱不得行要之恪謬而無斷誤國於前鼎剛而寡謀誤國於後大臣誤國宜夷狄強而中國衰微矣

十九日樞密曹輔右丞馮辯出使寨中莫知其故是日善利通津宣化等門賊增砲座幾百拋擲如雨城上迫虛棚之人皆不可存往往中砲死者日

不下數十人

二十日賊渡橋俯宣化門城欲涉河之南先有黑旂子三人已登城岸統制王燧同姚友仲率驍勇使臣數十及西兵百餘繼城下戰殺死數人賊乃退橋之北入鵝車洞于鶯項宰相何鼎巡至城上黑旂子復登岬城上矢石如雨賊畧不顧城脚之西有堽城下有戰者兵約六七百人見賊引衆欲與交鋒望風退走城引兵追逐城下厲聲大叫云後而無賊而衆已潰散勢不可回隔岸矢石如雨中傷者數百自填陷坑死者亦近百人賊衆大笑而已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諸門各有越城戰者殺傷賊衆甚多

二十三日統制范瓊發兵幾千人自宣化越城出戰士氣甚銳迫逐賊衆棄寨而北士卒奮功輒率衆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間河水陷裂士卒驚亂而賊衆速臨岸交手迎敵陷河而沒者餘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折二十四日賊勢益熾火梯雲梯偏橋列城下如鱗次燒宣化門敵樓二間發火炮如雨箭尤不可計

其攻甚力護龍河悉填滿爲車領兵直抵通津宣化二門下無數步計攻二城門其勢甚銳

二十五日大雪賊乘雪攻城愈急詔令班直悉上城城上及虛棚人物戈戟如織郭京領六甲正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大開宣化門出敵城中士庶延頸企踵於門立俟捷報者餘數千人其餘從行旁觀鼓噪以助勇者又數千人俄頃云前軍已奪大寨立旗於賊營兵又報奪馬千匹時有令云守櫓使臣軍兵外餘人並不得上城六甲兵法能隱形若城上人衆恐爲賊兵現望言猶在耳賊兵分兩翼而進衝京前軍一掃迫無噍類餘皆墜護龍河積尸不可計數復入雲梯偏橋併上城迎敵敵官軍間雖投落金人而勢銳畧不少退已而數人輒上城班直官軍雖排布如織無一死敵用命者輒下城遁避守廩官吏相繼棄走由是金人登城者踵至揚旂城上衆悉潰散四壁數十萬之衆爲一空棄甲拋戈狼藉道路居民驚擾悉皆奔走自相蹂踐而軍民皆輒棄時劫掠橫尸滿路殺人如亂麻又極殺太尉姚友仲及統制官數人其餘官屬殺者尤不可計數

太上皇自龍德宮更衣徒步入禁中諸帝姬亦潛入大內相挽而出迨晚金人縱火燒南薰門宣化通津善利四門及樓櫓等軍兵乘時變亂者又多縱火燒劫居民火走亘天達旦不滅是夜雪數尺有旨告報百姓請甲守東門哭泣之聲震動天地然金人未嘗下城而殺者皆潰散兵軍輩是日自早裏城門悉開城外之人被害者甚多

大皇急詔大臣親王侍從而至者終三人謝克家其首也因與徒步入小閣中議和頃遣謝克家及濟王使軍中請和傳聞上旨語音極謙皆以全活生靈為念

二十六日黎明百姓赴宣德門請甲救駕使命雜遝滿市傳呼其聲哀怨已而上御宣德門親諭軍民露腕憑欄大呼於衆曰事體至此軍民欲如何有謀帥以獻朕當聽從失守之罪一切不問仍命百姓請甲軍器等前去各保老小

上皇倉皇不覺墜帽百姓奏事間稱爾我亦其情倉皇迫切不暇他言也士庶切慮上有遷徙計泣告曰陛下一出則生民盡遭塗炭矣上又大呼曰寡人在此士庶號慟上亦為之掩泣已而士庶感

慨請中諭三十萬人午漏謝克家濟王偕金使四人入議和惟止四軍及班直約四萬衆馬數十疋騎及護駕人馬等皆欲奔出所統將都虞侯蔣宣引數百人突祥禧中大呼請官家速出這裏却不

是官家 住處其勢甚遠

上皇曰教我出那裏去衆兵曰須與官家一線路去上命左右開諭輒殺之上趨入因令開殿後中門衆兵又斫門督上驚尋親出撫諭稍定宣等徑詣內庫劫掠金帛酒食等棄家屬遺老小奔走趨走自相蹂踐不知其數亦有踰城而出者皆為金人攔殺之午漏謝克家濟王回自軍中同金使四人入對議和傳聞克家之初見六首徑出示文別云前北未破城已降號令若城破日不許下城殺掠且云頃過陵寢亦嘗戒約軍中無私亮敢犯又云若南朝破城遂肯不殺人否然是日金人未已入舊城外劫掠以五岳觀犒軍軍兵錢萬餘貫支散百姓並不殺人惟是軍兵乘時作亂者縱行掠無忌憚士庶奔逃城東之人徙於城西城西之人徙於城東狂行文錯莫知適從父子夫婦不相保守至有全家投陷阱或全家自縊自焚者又有

由西東通門涉河而欲通奔裏城者多爭道奔湊冰泮溺死者不可勝計蔡汴兩河清奔老幼幾若山積哀號之聲所不忍聞公卿大夫皆易布袍草履混迹屢中雖貴賤之家皆用泥塗面及衣綿絮紙被取類丐者迨晚李若冰再使軍中先是未時若冰以出使留軍中久之迨二十五日城破二酋喻若冰兵名京城已破可亟歸報少帝勿須播遷五百里山皆吾兵矣及請處置內事恐內亂若冰入對上抱太子獨在小閣中內侍十餘侍立閣內外上初見若冰不覺失聲卿元來也卿元來也若冰具對留宿殿陛至是再遣僭僕射何鼎得行是夜縱火劫掠尤急一城騷然火光四起城中如晝白色

二十七日何鼎李若冰使還金人許和朝廷揭榜云兩國已通和在京城內外放火殺人劫掠財物御前已分道將士前去殺戮仰居民安業如違處斬是日放火劫掠者殊未息通衢要市殺人奪馬兵草凶凶白晝無人行申刻何鼎還府尹領兵數百人揭黃榜於馬前巡市彈壓斬劫掠者數人衆級從行民情姑少安息是放火劫掠者猶未息也

舊城外尤甚百姓執兵卒三人欲燒太廟者赴官二十八日宰相何鼎親王出謝二酋開封揭榜云昨在京城文武百官秀才及僧錄司衆僧及父老百姓各赴大金軍前求告致謝國相元帥請命願持金帛牛酒犒設三軍者聽是日內外士民覩請命之勝相顧咸滋紛然輸財獻金帛牛酒者絡繹于道各以長竿標掛人揭榜云某坊某人獻物于國相元帥太子元帥答謝全活老小之恩滿城旂如熾然即次往獻金人留之出城請命獻物者如市未刻有榜云大金堅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靈之生義當親往咨爾士民各務安靜無致驚擾却誤大事士庶觀榜各懷疑慮是日潰散殿班軍兵所至為害殊未收集朝廷患之出榜免罪拉誘又分遣將士及開封府從事人捕緝討虜者甚衆徑于通衢斬首無慮數百人民情頗快凡斬首者頃刻復為軍人百姓剗剗殆盡有并骨持去者皆軍民食之所至市井公然以人肉貨賣自是城裡討虜者小戢而裏城外殊未定尚肆燒劫軍兵輩至結構金人下城或削髮偽裝金人回兵劫掠貴戚王公富商巨賈之家無不受害如張溫誠劉明

達高大皇孀婆婆家藍太尉等家皆首被禍其餘士庶被燒趕逐扶老携幼入于城逃避者累累然相望于道如是日未息已而流民殆適于相國寺及寺東西廊廡下問帝飢號寒者極可傷惻是夜裏城內外燒劫如前慧星出東北角

二十九日平旦日出如火皆驚視已刻朱雀門始大開彈壓官往來四壁金人斷掘慢道復于城外鋤治慢道以鐵鏈登城先是二十五日將城縱火燒諸門突城樓樁火三日不滅砲架迫懸中板皆移內向至是又增治及慢道云

三十日黎明揭榜大金和議已定朕以宗廟社稷生靈之故弱往致謝咨爾衆庶自致疑貳平旦駕擁素騎出南薰門何鼎陳遇庭孫傳等從曹輔張叔夜留守彈壓官是日百姓父老手持金銀牛酒綵帛獻軍前者自內前至南薰門不絕人迹如蟻迨晚駕未迴民情怙懼俄頃有黃榜自南薰門入云駕前傳報平安詔曰大金已許和議事朕今留宿只候事了歸內仰軍民各安業無致疑慮士庶請詔悉還通夕憂慮至有然項 藝臂者是夜所至坊巷百姓少壯自結隊伍巡警達旦盜賊無所

施其森

十二月初一日官吏士庶蟻集于南薰門以俟大駕焚香霧盤結未聞黃旗又自南薰門肩報平安詔云和議已定禮數未了仰百姓各安集無致驚擾迨晚又詔云大金和議已定只候禮數了日入城與萬民共慶士庶又散還

初二日官吏士庶集于南薰門肩磨踵疊尤感于前携香瞻望者絡繹于道起居南薰門抵宣德門先經雨泥濘百姓運土填路以待屬車頃刻而就申刻駕歸終及門士庶遙認黃蓋歡呼喧騰一城傳報奔走行路山呼之聲振動天地已而瞻仰天顏莫不嘆慨又皆感泣涕泗橫流上亦為之揮涕及周橋淚已溢怕殆不能言王變鄭建雄張叔夜叩馬號泣上按轡大恸及宣德門上始能言嗚咽不已士庶莫不慟哭既而又內士庶分散聞道爭傳人情通悅若再生焚香致謝者家至戶到先是幸賊寨長入祇候王嗣者預從行凡三日兩宿未嘗頃步離上左右悉能說上出郊事云初上出自南薰門城上皆金人守城有一人自統制軍屬聲云奏知皇帝若得皇帝親出議和朕好公事但請

安心帝欲下馬城上金人皆避走云奏知皇帝不
 是下馬處遂立馬如初又奏云已差人覆國相元
 帥且立馬少時容治道俄頃開門几驅一時許步
 人鐵騎夾道擁衛直至青城中途金使又奏云請
 徐徐行馬容安排皇帝行宮又立馬一時久至齋
 宮門外帝欲下馬金人又奏云皇帝請裏西下馬
 帝不聽步入齋宮側一小閣中粘罕遣人奏知皇
 帝二太子在對日已晚容來日相見粘罕即相國
 之號也又奏云不知曾帶被褥來否擬欲供進又
 恐寢不安是夜驚宿粘罕軍中翼日未及見上遣
 使往來議事是日早堅要上皇出郊上再三說喻
 稱皇帝仁孝乃免午漏上與粘罕相見于齋宮相
 見之初粘罕先遣人將齋宮鵝尾用氈裹屏壁上
 有龍畫處亦蔽以幃幕然後設香案北望者拜四
 左右皆歡歡雪大作時城中無雪獨青城變異若
 此金人亦為感頌繼而相賀各命坐上為主二酋
 次之宰相親王並列于庭酒三行乃起上與二酋
 語王嗣皆不得聞但潛聽云首語上皇次語主上
 與金人出師之由又云天生華夷自有分域中國
 豈可據也况天意人心未厭趙德恐豪傑四起焉

中原非我有爾又云城中頗有抄城出者皆棄君
 親之人不忠不孝何足恤者也已盡敲殺禮畢上
 命左右取內府蹄金以獻二酋粘罕笑曰城既陷
 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議者大事何用
 此為果欲分賜可以臣下俄頃又遣人奏上云日
 已晚恐城中軍民望可早回必欲賜資臣下但留
 左右足矣駕輿六前送上馬遣使數人侍衛時金
 人與左右交口賀云已是一家人出征已十二年
 矣家中老幼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之期
 又云國相太子來時中途傳令期必破京城萬一
 不可攻打雖二十年亦更戍守誓不返國我國術
 者尅二十五日初三日城破果如其言二酋人材
 皆奇偉太子尤瘦長獨粘罕應谷琅琅太子唯
 而已初上見二酋以降表出亦皆中書舍人孫觀
 秉筆其畧云三里之城遠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
 幾為煨燼之餘既煩汗馬之勞故緩牽羊之請又
 上皇負罪以彌天微臣捐軀而聽命又社稷不隕
 宇宙再安粘罕改抹久之易負罪為失德宇宙為
 寰區上從之
 初三日駕幸兩宮安慰命文武百姓僧道父老為

大金軍前致謝及南薰門何侯取大金旨已而金使十餘來傳旨國相太子致意百官軍前宿食不便不煩遠到又致意傳道父老云泥而不煩到軍前但看念經文祝大金皇帝聖壽金使傳報禮意已勤是日朝廷綱紀漸振捕獲劫掠者餘數百人迨晚二酋遣國信持書云既往不念故無可言事已至今良可驚恃康王見往河北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命喚回未審聖意如何擬寒伏惟善保壽祺其書不名止云肯虛你移賚物極烈大金副元帥朝廷竟遣簽書曹輔行

初四日金人遣使檢視府庫拘收文籍欲盡竭所有以犒軍

初五日移文索馬一萬疋開封搨榜云自御馬以下並拘籍隱藏者全家因軍法許人告賞錢三千貫自是士民止跨驢乘輜至有徒步者都城之馬群空矣

初六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軍器開封府揭示許人告杖藏軍器者悉納赴官限滿不納依私有法先是城陷日軍兵拋擲軍器狼藉道路多為民取蓄爾

初七日開封府放榜召募潰散使臣軍兵依前收係支給日食是日陳過庭出使兩河催督交割地界

初八日詔民間權住典顧人口以散失人口甚眾迨晚又有詔撫喻中外遣使命六人分詣諸路仍先往軍中請號以行

初九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金帛犒軍取河東河北守臣監司親屬質于軍曰以待分割地界了當日歸還又取姦臣家屬三十餘家如蔡京童貫王甫又取張孝純蔡靖郡本等家及要李剛吳懿徐處仁陳觀折彥質可求 朝廷唯命是聽其或賤所或出京者其以寔告是日詔使六人往軍中請號二酋雖聽其請復拘留未許行

初十日有詔大金軍馬登城不下人獲更生已受大賜然而軍兵暴露勞苦除府庫所有盡克犒賞外切慮犒賞不足應賊里權貴豪富之家均是再生之造義合竭其家資以助犒賞不得少有吝惜已令開封府置日下拘收轉送大金軍前是日納馬赴軍中人使督責甚峻又退換藏塞者

十一日有詔大金軍以登城欽兵不下保安社稷

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今來公私所有本皆大金軍前之物義當竭盡以犒大金軍兵者令開封府具名聞奏當優議與官爵令已差官適行根括切慮人戶未能通知尚且歲臣奪埋使本朝有虧信義或敢如前害埋者盡行軍法
十二日開封府揭榜云奉聖旨拘催成里權責豪富之家竭矣家資以助犒賞大金今來黑白並未見人戶盡數約到切慮為無罪賞致將金銀歲埋許諸色人告以十分為率將三分充賞先以官錢日下代支其犯人依軍法施行知情歲寄之家亦許陳告給賞不為陳告與犯人例罪民情凶凶殆不聊生午刻有從政即陳符先于開封府投狀先以開封府和樂樓正店內金銀盡數輸官以犒大金詔改令入官與堂除差遣一次是日所取河東河北等守臣監司等官家屬欲質于軍 開封府至是悉以團結穿以大繩列于廊廡不遺者累日飲食不給寢處不問啼飢號寒之聲通夕不絕有識者聞之頗不平不知其所犯何等罪也
十三日開封府督責金帛甚繁鄭皇后宅隱匿金帛不肯盡數輸納有詔祖父並追毀出身文字具

餘奪官甚衆又初斷勾當使臣等號令于市是日金人索酒匠五十人酒三千餅悉與之
二十四日士庶納金帛者紛然朝廷又命開封府曹及使臣等于交引質庫金銀足帛諸鋪家至戶到難認拘籍一鋪金銀動以千萬兩計是日傳聞大名帥胡直 領勤王兵至中途遇鐵鷄子馬騎八萬之衆潰直為金人虜入寨中
十五日津般犒軍絹赴軍初金人需絹十千萬足朝廷盡數撥內歲元豐左歲三庫所有盡數應到河北積歲貢賦盡令殺遣及兩浙絹胡南絹悉以充數京師上四庫京畿保甲差克役三衙使臣地分監督每軍各執旗幟保人皆爭先馳納以畢日給然終日所般練數十萬是夜尚書省大火燒禮四部尚書省牌火中攘之乃息
十六日津般犒軍絹如前擇絹不堪者漬以墨水退換傳聞酋長甚速謂使者曰大軍在此已欲踰盟使者委曲致謝恕稍霽
十七日津般絹如前又退換黃絹亦漬以墨水朝廷乃于府鈐擇北絹之奇絕者悉以充數
十八日詔再免房錢一月先是金人索再遣使大

人之兩河督割地界朝廷尋遣陳過庭而金人拘留是日始遣又增差使十人

十九日督金銀甚繁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勾捕輸納踰限者考治雖戚里權貴豪族官至承宣留後婦人爵至恭人夫人者皆枷項拷掠期于必納而後已又詔許納金銀人計直給還茶鹽鈔金每兩準三十千銀每兩準兩貫三百文又榜諸軍州縣鎮公使曾道人在京買賣交易見在金銀仰日下盡數赴官交納隱藏依軍法又榜京城天下富商大賈所聚應店居宅畜牧蓄金銀之人並盡數交納官店戶主戶許陳告知情同共隱匿者並依軍法又榜自宰執以下應曾賜金帶者並納赴官又詔毀神霄宮金寶輪悉以充數

二十日津般絹珠未數數散遣郎官監督使臣于諸門分頭交納傳聞金人掌受納者多不避求取指摘動輒退易官吏極難其責至有以拳毆打使臣者竟欲賂遺乃肯納官吏等多以大蒜沙鏹針線花藤賂之
二十一日根括金銀珠未數數又詔質庫所質金銀盡拘入官

二十二日大雪盈尺詔云風雪大寒小民闕乏柴薪多致凍餒皆朕不德所至萬歲山許軍民任便斫伐是日百姓斫竹木多為軍兵強者獨擅
二十三日金人索監書藏經如蘇黃文及資治通鑑之類皆指名取索仍移文開封府令支撥見錢收買開封府直取于書籍諸舖
二十四日金人持書入城督金帛詔以書揭示士庶其書云骨虛滿移發勃傑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書致于

大宋皇帝近日遣官入城檢視府庫歲積絹段一千四百萬疋于內准取犒軍所須千萬疋今承來示披尋深意似防有取索假以為辭准取犒軍所皆初破城時本意縱兵但緣不忍以致約束今欲賞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段于衣絹數不限官私早望依數應到且在庫絹雖見有餘惟取所須今此金銀衣段于亦係所須之外亦必不敢累承示諭金帛豈耗贖今所諭示證前言且美亮悉無用浮辭專奉書陳達不宣謹言
又榜云備錄圖書在前勘會大金既登城欵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至大犒軍金銀衣段自合

竭力應則內藏左藏元豐庫及龍德寧德兩宮御
前皇后闈皇太子宮並臣寮之家已根括到數日
大段闕少今曉喻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金
銀木段人戶仰聽認大金之恩足兩已上盡行輸
納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哲管西南壁陳求道余
大約東壁受納王及之夏承北壁李佩受納王琮
葉份 受納張著胡納南壁井度受納依諸家
元納對封所斤兩重交與管納官總數交納大金
軍前如聽隱留及官吏乞覓並仰一面措置施行
士庶讀之頗懷憂懼

二十五日大雪民間揭榜云應被討虜去失人口
之家願往軍前認認及以物贖者從是夜大火
燒開寶寺天寧寺及居民五百餘家

二十六日散榜根括金銀甚繁驚濤開列官資價
直及僧道師號

二十七日金人二十一人詣大相國寺燒香禮佛
二十八日金人索役使命四人轉贈足兩各五百
先是城陷日有金使四人宿都亭驛百姓乘亂輒
擒殺于驛前剝剝之至是索此朝廷從之
二十九日縱民焚燒萬歲山竹木幾盡又詔毀折

屋宇以充禁軍民奔趨壞奪蹂踐墜壓至死者金
使在都堂留宿議事聞噪散聲問接伴具以寔對
金人笑曰使民相爭如是定知強者得弱者失兼
之決致墜壓損人命何為不官折依散乎伴者
以對
三十日津般尚未數數

靖康二年

正月一日金人二十一人詣國子監燒香僧道出

南薰門致慶二元使傳喻止之

初二日搬運金銀已畢數

初三日金人退換金銀未鈺銷者數兩虧者亦縱
叔納官貪恣酷虐故為是耳開封府聞命不敢稽
緩經差雜役千餘人往南薰門後取所退換金銀
而入偶奔走去甚迅百姓從而奔趨莫意謂交割
地界單往觀看而金人守城者見城中數千人奔
走而南甚疑懼亟報軍前俄頃金人壕中挺及備

鐵鷄子于外門數千人義惹大事已而呼監官督于寨前胡跪供記欲敲殺監官具言其寔拜告再四乃獲免

初四日金人遣使乞朝廷再詔諭河東河北諸州交割地界而兩河守官百姓等作堅守計例不奉詔至是凡累月止得石洲金人患之乃迫朝廷再以詔諭朝廷不得已而降詔云勅某州守臣大金元帥府領兵來責失信欲割河東河北地永圖結好雖即時應許違曷昌耿南仲前去交割軍州撫定了當然後收欵仍取了應係合交割應官員在京血屬執質直候撫定了日放歸團聚其在外者亦別作根究去訖近到石洲神神廣秩家屬送還軍前稱石洲早已歸秩遣回不用是知其餘家屬終候撫定亦當歸還今聞某州拒守未降益為勤王保衛社稷不願歸屬外界然大軍尚在城上若迤邐堅守須至別有施行則汝之忠勤反為宗社之患豈如早與燒毀樓櫓開門出降撫定除本土人民元係河南客官軍民寄旅者先計放還則公私各得其所再念京師城池深固尤不能保若汝等不預順從豈止宗社無所裨益所在不難保慎

無執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是晚遣使持此詔語寨中

初五月初六日津般金銀衣段動以車計又退換不端者督責緊急

初七日都巡檢使范瓊為中書舍人高伯振致齋于惠林寺叔老母幼種遺骸殯瘞瓊高義可佳乃介胄武夫也是日何鼎使軍中

初八日何鼎使還尚書省揭榜云准御封付下大金犒軍金銀衣段府庫士庶已到數目十分未及所從之一分專遣右僕射何鼎躬諸大金軍前懇

告怪問以謂京城人民衆大必有隱藏契勘大金全活一城生靈無一以為報性命既保財物何惜仰開封府尹責回壁官畫以根括酒管日下供納

御史臺催促覺察如有不遵令來約束之人一面已降旨揮處置施行榜云朕苟可以報人金者雖膚髮不惜仰士庶共體此意速行送納

初九日根括金銀益急御史臺置麻錢目宰執已下未納金銀人姓名指督索開封府大理寺及四壁根括其所勾呼繫禁枷拷者不可勝計不以官

品高下例以拷訊前項督征者相望于市迫晚有

詔云朕以初十日出郊見兩元帥議和微號事咨
爾眾庶各宜知悉

初十日平旦駕出南薰門開封府根括金銀未數
數榜詔云朕以出各降三宮是日車載金銀赴軍
前送納者不可許數迨晚榜云朕出晚議和微號
事為諸國未集來日回仰居民安集

十一日百官僧道父老雲集南薰門候大駕又
如昔時午漏有榜云王御帶傳到聖旨大金元帥
為金銀衣段數少聖駕未得回歸事屬緊切仰士
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貴賤有金銀衣段火急盡
數赴開封府送納許人告給賞犯人軍法又榜云
大金元帥只為金銀衣段事為軍官未集留宿未
日定回

十二日津般金銀衣段莫知其數有榜云王御帶
傳到聖旨付開封府大金元帥甚怪金銀衣段甚
少朕再三懇告示京城居民眾多必不止此卿可
各告諭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各體朕意疾速了納
須管日下了當仍許卿便宜行事開封府至催督
愈急下廟根括家至戶到移文及店戶客居倡優
家委被攤一城騷然人不安其居是日又津般景

龍門常放燈所用金燈琉璃珠纓翠羽飛仙之類
悉赴軍前交納蓋外自月初金人索元宵燈燭欲
于城外作元宵十餘日間凡在京道官佛寺正店
所有津款殆盡稍不堪者撤退易至是復征求及
此是夜帝又留軍中

十三日士庶隨坊作隊伍率納金帛者不可計數
俄頃有榜云王御帶到問傳到聖駕三日不食矣
大金金帛數少未肯放回仰尚書省分差官根括
事體極緊尚書省從差從官柳監西壁直入民居
搜檢使臣從吏所至如捕叛逆其勢極可駭懼所
搜多有獲者又強勒吏家婢僕告首尋厚賞聽速
便廂官人又分頭根括小民五家為保雖錄兩悉
取之迨晚又榜云奉御批朕累見大金高尚書傳
元帥台令衣段金銀數少且拘留在此候見數足
可放還可速依下項須管十五已前送納如有吝
情仇藏被搜檢告首軍令御史臺文武百官親王
公主王時雍僧道伎術官吏放出官人開封府戚
里醫人樂人百姓老娘諸行彭端等公吏曾經祇
應人入內侍楊戩賈蒙等已下勾當使臣曹剛等
大宗正司宗室三街曾御輦官大小園子曹道遇

兵級內東門司妃嬪并龍德宮大內黃院子衛尉寺募士又榜云專切根括金銀催促四壁所契勘開封府榜示大金軍前為衣段金銀數少聖駕未得回歸事屬急切當所訪門閭巷居民各懷愛君之心自相糾結釵環並行送納切慮京城闊遠未能一體或難經送納未致盡絕今措置令逐使臣于逐巷內委請懷材碩德忠義高士一人轉于逐巷內置麻排門勸誘抄上金銀以一錢已上或衣段以一尺已上盡行抄掠徑赴開封府送納庶得軍前允信聖駕還內京城居民早有活路須至曉諭又榜云今聖主兩為百姓車駕出城懇告軍前全活生靈之恩甚大可排門勸誘依此送納是夜帝留軍中

十四日官吏士庶候大駕于南薰門有榜云應民間金銀限十五日已前納入官出限不納者依私法今後不許以金銀造首飾器皿等是以日復以從官郎中分頭四壁根括紫切僕婢告首紛然有以仇隙而告首者告訐之風盛行官司樂從而不一壁所括日不下數十萬兩兩禁中諸宮什物諸王主第什物泊宣德龍德二殿所用鉢兩無

不括納又榜云大金元帥台令候根括金銀盡絕申來當遣大金人入城搜檢切體此意不可隱藏士庶請勝相顧失色莫不疑惧至有集隊伍構軍器以備緩急者通夕不寐

十五日黎明榜云駕前人回傳到聖旨軍中供帳御膳米炭什物不闕迎侍禮數優異宰執從官次舍溫潔只緣金銀衣段數少商議未定仰疾速催促務要日下盡數交納不出一兩日決定駕回保無它事恐軍民士庶憂慮今多出文榜曉諭右曉諭軍民各令安業務要寧靜不得喧闐以昨夕民情頗有動搖故有此榜聞喻是日陰雲四垂家家愁苦士大夫憂愁作為歌詩甚衆獨有著作詞胡處晦上元詩人多傳念一詩云上元愁雪生九重哀笳落日吹腥風六龍駐蹕在草莽胡歌舞滿菊宮抽釵稅劍到編戶竭澤枯魚充寶路聖主憂民民更憂驕子逆天天不怒向來艱難傳大寶父老設王似仁廟元年二年城下盟未覩民臣繼嘉祐路人哀痛塵再蒙冠劬夫道趨郡公神龍只合九淵卧豈得屢辱蛟虺中朝廷中興無柱石薄物細故煩帝力毛遂不得處囊中送慈趙氏廟養卒

今日君王歸不歸傾城回首欲悲啼會看山呼聲
動地萬家香霧繞天衣胡兒胡兒莫就樂君不見
望夕月虧東北角

十六日根括金銀益急先傳元帥留駕元帥曰至
是猶未聞鸞輿之音人心憂疑因側其故太學生
徐等欲以書達二酋長邀駕還闕先詣都堂陳
狀具述執政輒不聽是時欲達書者數十人執政
者既不聽許獨撥政詣南薰門乞以繳獻守門者
從之已而傳聞二酋以馬取撥赴軍中覽書詰難
而撥因高論抗辨被二酋殺之

十七日榜云駕前傳報元帥留赴打毬會只候天
晴燕畢便還內仰居民安業是夜會門外有金人
下城討虜者又縱火燒五岳觀者甚可駭懼

十八日御史臺大理寺聞封府追捕欠金帛者曲
法峻治未易詳述哀痛之聲聞于遠邇

十九日諸司結局羅括金銀人心稍寬莫測其故
然聖駕殊未聞回留宿郊外至是幾自百姓父老
官吏雲集望駕亦彌旬日置監國留守司

二十日風雨大作有榜云駕前傳報到聖旨只候
赴打毬大會了當便當回向仰軍民安悉

二十一日開封府揭榜云諸寺觀祈晴許士庶燒
香又榜在京質庫戶須依前開張以濟小民又榜
加大金皇帝徽號崇天繼統昭德定功敦仁信
修文成允走聖皇帝駕殊未聞還期

二十二日士庶望駕之心愈切有榜云元帥留打
毬大會未了候天晴會了方回是日軍民見車駕
遂移許久上下疑懼構造言語傳報不一又乞請
請修城庫器甲以備緩急官司不許徃徃各家私
造官司復慮生事乃捕造言者十七人戮于市又
榜禁戲

二十三日榜云在京元開質庫人戶須管仍開張
許人告賞錢五十千是日監司增置糴米柴炭場
糴人不得三升新不得過五十其直城市價幾倍
糴買者如市

二十四日借支軍人未听從便出糴欲生小民也
榜云為陰雨打毬未得聖駕未回

二十五日大雪氣候風寒似城陷時金人索內夫
人倡伎及童蔡梁王家聲樂已出者已出者已從
良者皆要之開封府散榜遣公吏追捕巷陌店肆
搜索甚峻滿市號恸其聲不絕又索教坊伶人百

工伎藝諸待詔等開封府奉命而已

二十六日尚書省榜右僕射何鼎傳到文字稱城外傳開城中百姓凍餒皇帝聞之出涕不止降詔曉諭詔書朕出城見兩元帥議事未畢陰雨連日新糧闕乏苦痛在朕心已令多方措置減價出賣新米庶免小民存活仍不須羣聚候重有暴露朕負百姓出涕何言故茲詔示各令知悉士庶讀書莫不墮淚先自城陷日物直踴貴上出城又甚小民餓死道路動以千計米斗二十內無所食至貓鼠雜糞捉盡甚者雜以人肉鼓皮馬甲皆煎煉食用又取五嶽觀上葆真宮花葉樹皮浮萍食之類無不充食士大夫豪右之家皆食之自爾四壁增置米場出糶官廩凡數十所然官司措置無法大抵強者獲利而弱小受害者少攘奪蹂躪動致死傷又如萬歲山樵採時揭榜軍人不許雜又命男女分日赴場由是小民得賴以濟是日捕獲倡優內夫人等已莫知其數悉押赴教坊銓擇

二十七日金人索郊天儀仗法服鹵簿冠冕乘輿種種等物及臺省寺監官吏通事舍人內官數各有差併取家屬又索犀象寶玉藥玉彩色幘頭書

籍之屬肩擔車載往赴供納者急如星火頃結榜云兩國通和各敦信誓車駕與二元帥議事漸已了只候旦夕回仰士庶各安業勿致疑慮及聚眾却謀大事是日捕獲倡優內夫人等甚多

二十八日黎明雪始開霽御史臺告報百姓等並赴南薰門接駕士庶奔湊充滿道路進頭企踵以候轎車之塵已而珠不聞耗散元及作憶君王其詞甚哀云依依官柳拂宮牆寶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巢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是日金人又索官藥局藥餌大晟府樂器太常寺禮物儀仗以至構壘遺豆微至于奕棊博戲之具無不征索相戰而往者不可計數民情動搖殊不安帖俄頃有榜禁民兵聚持兵器者軍令又榜云奉聖旨今多差人兵般大金所需儀仗等物候般發盡絕車駕還內切慮軍民疑惑今出榜曉示

二十九日官吏士庶同駕開封府追捕倡優內夫人就教坊銓擇押赴軍中省自二十五日不可計數至是尤甚又征求及戚里女使車駕往給靴裝盡至搜求肩輿以乘載之貨養之家去取無遺及被選出城者皆號慟而去又押內二十八人及百

伎藝等餘千人悉赴軍哀號之聲振動天地是日
民情極皇皇迫于凍餒又有剝剝人肉食者有榜
禁散不止

三十日金人索九鼎八寶車輅等又索將作監官
史尚書省吏人秘書監文籍國子監印及取翰林
傅神等待詔並卽次解發是日解發內夫人及戚
里女使猶未已午漏又以車載數百于南薰門時
官吏亦候駕于門內夫人女使革車上大呼斥罵
曰爾等任朝廷大臣作壞國家如此今日却令我
塞金人意爾果何面目諸公回首緘然而已

二月初一日
解發女伎津般庶物不報先籍諱祺家貨白米二
千石豆粟如之至是委官發糶以濟小民又命毀
拆高球楊戩第宅出賣充薪

初二日金人索妃后服琉璃玉器再要內夫人雜
工匠伶人醫人內官等並家屬閉封府追峻尤峻
卽次解發悉繫以繩交加防護如犯大逆市井號
呼者不絕于道又索司天合臺天輪滴漏俄頃有
榜云奉駕前指揮仰多差人兵疾速津般大金所
需應千物候般盡絕聖駕方回

初三日初四日津般器物解發官物如前市井哀
號者殆不堪聞又退車輦乘輿稍樂者令重新太
常大成明堂司天監應物悉般遣雖重大者併力
相界而去是日增米場數十迨晚有榜云大金所
需津般漸已了畢聖駕旦夕回歸仰士庶休兩國
通和之意各務安業

初五日津般先解發者益衆有榜云內官蓋訴醫
官周行隆藥官朱子書經元帥下狀云各有金銀
窖埋乞本令家振取前來以此元帥怒令再根括
金銀起軍前交納

初六日開封府再榜根括金銀又榜亦根括馬除
從官以下合赴常期外應于馬並再根括限初七
日盡數再納軍前是日盛傳駕還迨晚寂然

初七日金人備蓋陳州門莫測其故所向諸門昨
夕多有金人下城討虜因與百姓戰鬪者士庶方
切憂疑于後有內家車子數千各携被覆于車後
指南薰門星馳而去黃門老卒輩從行皆有夏色
士庶惶惑莫知其端白晝市井為之遽罷迨晚有
榜云留守司奉監官令旨皇帝出郊日久未還太
上皇帝領宮嬪等出城親詣大金軍前求駕回內

仰士庶安業是夜民情極怕俱留守司急召百姓議事二鼓矣

初八日黎明留守司又集百官議事又申議上皇出郊止為求駕回內仰居民安業不得構造語言誑惑眾聽是日彈壓官四出百姓持兵器巡警者如故已時南薰門有榜云崇天繼統昭德建功敦仁休信修文允光聖皇帝初四日冊立初五日移蹇初九日受賀十日車駕迂明與日回士庶競傳相與致慶且訝明與之章未喻頃之傳聞乃姦人訝出榜示開封府已捕獲根究矣迨晚開封府有榜再申喻上皇出郊事不得持兵器仰居民安業寅夜巡警自保是日燕王越王及康王肅王家屬並赴軍中

初九日內前揭示長榜備至金人即次移文及孫傳報應文字民間至是始知遼廢宗社欲立異姓相顧號恟殞越無所皆悔不令皇帝巡幸主上迂都也留守司等四壁都巡檢范瓊撫諭軍民感泣不已其榜云元帥府近以皇宋除表申奏今回降聖旨先皇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求請遂許自

新既而不改前迹變論愈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軍力擊京城摧破方仲待罪之請况近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絕社稷傾危父子敗盟其寔如一今既伏罪宜伸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潤既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師舉上存弔伐本非貪土宜納擇賢人立為藩屏以王茲土其汴都人民願隨主迂居者聽所降聖旨在前令請宰執文武百官在京在京城臣僚一面共請上帝并已下后妃兒女及親眷王公之屬出京仍勾集耆老僧道軍民百姓遵聖主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貴道德隆茂勲業者舊素為眾所推服長于治民者雖無眾善有一于此亦薦舉當依聖旨恪札冊立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因侯得姓氏隨冊建號所都之城池臨日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左金衛大將軍都監右監軍皇右副元帥骨盧你移查勃極烈左副元帥塔滂勃極烈元帥在國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今月初日亥時准元帥府公文一道格到大金皇帝聖旨指揮傳等聞命震越義當即死然念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親政已及期

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遂遠蒙廢絕寔非臣子所
敢聞之輒復忍死瀕更冒陳愈切痛激之詞仰干
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終始保全之賜傳
等誓捐軀碎首報國萬分謹具劃一下項一太上
皇帝已下不敢有違令旨見發赴軍前同伸懇告
之誠乞垂矜憫

一嗣君自即位之來日修德政并無過失惟是失
信一事上累譴訶蓋緣親政之初偶為謀所誤繼
之重行竄責檢會上皇昨為大際信誓亦緣重賞
李良嗣王甫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顯見嗣

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

一嗣君在東宮即有德譽若聞中外比既即位萬
民歸仰今戴保全恩德已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絕
尚可以歲修及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衣段日下未
能數數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寔為大金未
久無窮之利若一旦廢矣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
心何緣自效

一伏詳來旨別選賢人以王茲土許汴京人民隨
主遷居其見慈仁存恤備至不惟及民崇戴固有
二心兼據令內外寔未有堪克薦舉者若倉卒冊

立必不服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非所以上
副元帥重惜生靈之本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然之奪之與之全在元帥雖大
金詔有廢立之意然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則
間外之寄元帥自專行如前項事理明白更望台
慈特霽威怒更賜保全

一汴京城內兩經根括取索所有各已罄竭顯見
將來難以立國乞候事定之後退守偏城以脩藩
屏如蒙大恩將嗣君不見廢立所有稱呼位號一
聽指揮右件如前謹具中呈皇子元帥伏望特加
矜憫早賜允從伏望台令又狀中大夫同知樞密
院事孫傳等伏覩皇帝詔書宜納擇賢人立于藩
屏許令士庶隨主遷居以此見皇帝恩被生靈之
意聖德甚厚然傳等切見國主自東宮恭儉若聞
若欲選擇賢人並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
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唯太上皇德信森臣及國
主年幼新立為大臣所誤以致道盟失信上千國
典伏望相國元帥皇子元帥察傳等前狀許其自
新降疏稱藩復主社稷其客退避以責後効再念
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

賜哀憫許于國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上皇之子則乞于神宗皇帝之子如選建立仗長得北面永為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之族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為依歸傳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元帥據孫樞密狀切為朝廷所以廢趙氏者豈徒然哉以其不可與守信誓約不務聽命為罪之極也非天命改卜豈有如是之甚哉皇帝以寬恩擇其罪負則立賢人而已真得弔民伐罪之大義矣今永示喻而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其違命罪亦深矣此後不宜更復如此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右傳等准元帥府再遣翰林承旨吳玠前來指揮選立賢事傳等任率相繼以罪罷將帥士卒皆叛之其餘臣僚並皆碌碌無聞此元帥府所倚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若舉于草澤之間亦未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執首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他姓即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重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選主趙氏不人不惟恩德有

歸城中以及四方即及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及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選擇賢人永為藩屏傳等不勝痛切殞越之至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元帥府看詳孫傳等狀中前日將相多是罪廢敗亡之餘其他臣僚皆碌碌無聞若舉于草澤之間孰能推戴者夫運數既衰亦必有繼興者若敗亡之世必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躬依聖旨早舉堪為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前劄子施行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會驗在軍皆係北地沙兒若舉此人即與混一無異寔違所降聖旨若欲推戴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官亦樞密所共知未審果有可舉者若果有可舉者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鼎李若水預此議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叙名銜連署速具依元帥所舉推戴狀中天會五年二月初八日准元帥府劄子再請恭依聖旨早舉為堪人主或在京內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具名銜連署速具依元帥府推戴狀中者右傳等切詳本國趙氏祖宗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于前狀涵懇控

告今來渝盟失信止是上皇及前主宗子支屬並
不干預尚冀恩造再賜詳擇庶得中外帖服不至
生事若不容傳等死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京及外
委無其人兼寔難于自舉乞自元帥府選擇敢不
一聽台令傳等無任哀痛惶懼隕絕之至謹具狀
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是日士庶讀
榜委無生意以謂京廟至此性命豈保還家聚首
相與待死日未中半市無人行入夜乃持兵器巡
警市中一坊無慮千萬衆巡行達旦官司彈壓者
亦然

初十日黎明監國揭榜仰百姓父姓父姓午時前各赴
南薰門歷血懇告大金元帥求駕回台寅殆午官
吏士庶集于南薰門者莫知其數孫傳張叔夜親
執狀求門吏乞繳中軍中其狀云文武百官僧道
父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孫傳等右傳等已
累狀元帥府推慈軫恤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
國降旨稱藩永事大國就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
或選立趙氏近屬使與本國生靈為主中外安帖
合大國弔民伐罪之義傳等今日在南薰門拜泣
候命下情不勝哀痛懇切惶懼殞越之至謹具中

元帥府伏候台旨又狀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
傳等右傳等除已同百官父老具狀申元帥府尚
有不盡之意不自忍死泣血上干台聽伏以前主
皇帝違犯盟約既已而屈服而舍之存亡繼絕唯
在元帥別有監國太子自上恭命出郊以來鎮撫
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等
仲臣子之情則望早賜恤趙氏祖宗並無失信尚
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
四方英雄必至雲霓塗炭卒未得安傳等自知此
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祖宗以來德澤在人于今
世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絕之又况傳等世食君
祿君辱臣死之時上為宗社下為生靈苟有可言
不敢避死伏望台慈特賜矜察傳等無任哀懇痛
切惶懼殞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謹狀迨晚金人
回云元帥府勅會朝廷所以城宋者緣趙氏罪深
也况聖旨丁寧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所
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果難服從
趙氏太祖孰知推戴自立尚可若今依聖詔擇賢
者立孰謂不可兼早來有文字唯貴道德不限名
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諸官僧道耆老軍民既乞行

府選擇行府及在京官僚未識可否但恐在京自下為首管勾者必可舉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今官僚等照會此意若所推目下在京官為首管勾者可以早立其本官名銜狀中亦可即依已去文字眾得其為一人限不過今月十一日狀中趙氏支屬限不過今日發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發遣必有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天會五年二月初十士庶傳聞此語相與號泣入宮上自軍中批御劉付府尹徐秉哲云我以失德為金人所廢云可殫歷京城無使喧擾及為我累士庶聞之益更慟哭

十一日黎明上自軍中批御劄云二月六日子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異姓仍依聖旨傳候后妃太子諸王諸公以內族出京伴分團聚自唯失信因當如地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餘萬姓為幸今因非細今由元帥府遣人賁文字入議附此無拘舊分妄為錮福速招連累太上皇亦批御劄云尚賴元帥寬仁使子父團聚速令太子出來是日范瓊領兵往來宣諭百姓趙氏已失國軍中見議立異姓今晚皇后太子畫出不得邀

阻先是初八日燕王越王出門百姓攔截謂我國無主不令出去官司捕為首者戮于市方定至是乃預行戒約嗚呼閭閻下賤亦有戀主之心豈謂垂紳端笏者乃甘心于賣主乎此獄可以摧心泣血而號慟者也是晚皇后太子公主並在南薰門百官萬姓哭送于門太子傳令至謝號哀震天宮嬪輩多有徒步出門者自皇后而下止有被袂一附于車後人人悲啼皇后太子同坐破車士庶立傍觀心骨糜潰

十二日早孫傳張叔夜赴軍前大金移文城中令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立議左丞張邦昌邦昌治國事並不得引惹趙氏開封府御史臺徑集百官于秘書省聚議之曰文臣承務即武臣承節即已並赴議頃刻至者無慮數十員置曆給劄各令具名銜及情願推戴邦昌為主異議者押赴軍前是日范瓊領兵把秘書省門迫脇之外開封公吏御史臺疾聲奮呼勒令速書名御推戴者迫脇于內士大夫相顧號慟聲聞于外然亦無敢慨然立異議者獨御史中丞秦檜榻狀論以列謂邦昌輔相無狀不以盡人臣之節以擇二國之難不足以代

趙氏情願乞押赴軍前面論其餘百官所議其畧云奉大金皇帝詔旨元帥令旨欲立右丞張邦昌為主某等亡國之臣荒迷不知所措敢不推戴欲別擇賢人亦取自軍前指揮

十三日以御史中丞秦檜及百姓所議狀繳中軍前金人移文追取親王帝姬及駙馬并南班宗室官族甚峻京城官吏一聽之而已

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開封府解發公主帝姬及宗室等節次出門哀號之聲達于遠近先取官吏及百工伎藝家屬至是以尚有解發者自內前撤南薰門貴賤老幼號呼不絕如是者已十餘日又遣取宮嬪等例皆徒步出門不暇乘載是日傳聞所解發宮嬪已一千二百人親王二十五人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市井聚觀莫不憤嘆無一人敢推何者

十八日金人移文索太學博通經術者三十人知法以禮敦聘前來師資之禮不取不厚學中應募者三十人大抵多閩人及兩河人官司支給三百千以治裝三十人欣然應募士論鄙之是日御史中丞秦檜赴軍中

十九日金人移文索禪學通經德行數人開封府勾捕諸禪長老及首座西堂禪僧等應募每院不行十餘人解發中復多有退歸者所留僅二十人傳聞待遇頗厚諸寨輪請齋觀無虛日是日又索應干經板官司搜求獲時解發

二十日早解發太學應聘之士三十人赴軍中官司備有與使之去已刻到金人再移文令根括金銀先是樂官醫官內侍狀軍前乞取家中所窖埋金銀開封府又莫敢隱匿徑令掘取前來解赴如是者凡二十餘人又云軍中籠中皆有金銀二箇震怒斥責根括官吏以為向以為盡絕各具結罪文狀今乃如是耶故有再行根括指揮移文督責至紫至峻官司無復敢拒已而揭榜曉諭委四壁官根括如初民情惶惶殆無生意是日解發宗室宮嬪革猶未絕號呼之聲所不忍聞

二十一日根括金銀解發宗室如前金人移文令議遷都事開封府御史臺徑集百官于都堂聚議後竟不聞所議果如何是日金人督責金銀尤峻后妃帝姬首飾之類并皆取索又入太內宮人釵釧之屬悉皆抽脫官司尤懼其未能多集乃以四

壁置場各數十處堆垛官錢以收買之金每兩三十五貫銀每兩兩十五百多有赴場出賣者猶以為未也又揭榜許以金一兩博米一石四斗銀一兩博米一斗是時民方艱食雖有金銀無所用之往往樂于博易官司收金銀者日不下千萬兩並節次解發軍前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宗室南班官等須管二十五日解發盡絕並不得漏落一人官司承命一切稟聽尋悉開封府使臣大小火下革散行搜索狹街僻巷無不周通小人無知觀望輒于市井奮呼號令云不得隱藏趙氏如有收藏者大急放出庶免連累如是所至號叫官司縱而不問又可以扼腕憤悶而泣血也

二十三日解發南班宗室等絡繹于道又載宮嬪出門者凡數十車當責金銀尤峻紫又有軍前告禁中金銀及內庫鎮庫銀塊並取索前去二十四日金人移文取太學錄黃宗楊愿二人皆以舉人舉錄近年試選每占高等者似疑為三十人中挾仇者所責二人託疾供申後竟得免二十五日金人移文督責金銀極為峻切官司驚

懼莫知所措迨晚乃追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官四人並赴軍中二酋震怒拂臂厲聲斥責已而命執提舉官四人于監軍處敵然之提舉官乃尚書梅執禮侍郎陳振陳知資與給事中安扶也既殺之後令簽級軍中以令于衆尸首棄南薰門下時監軍正處南薰門故也又命根催促根括金銀官四人皆臺諫官各鞫背五十枚還是日大風折木至晚尤甚百姓傳聞殺侍從搗臺諫上下怖懼疑故亂之端在朝暮持兵器巡警者又復如初

二十六日開封府御史臺催科金銀無所不至自九品以下折為九等均定金銀衣段數各有差又逐坊陌家生戶到列為三等雖認金銀衣段亦隨等均定上下督催急如星火一城騷然不堪其苦自廢主上已來金人之使日夕入城往造官闕如詣私室折花飲酒自相娛樂至于乘醉揮花滿頭醜態而出呼既行道旁註無人觀者恨不能碎其首而食其肉也

二十七日督責金銀衣段大抵尤甚初昔時已刻李若水凡若水及從吏革遂自中頗能道軍中事云金賊初廢上時蕭慶持詔還讀罷徑過上脫去

赭袍盡皆搯裂是時大臣何鼎等悉在上側驚愕莫知所措若水抱上呼天聲若為金賊所擊而繫囚禁令金官高尙書者誘若水以高爵若水畧不之顧至初八日又呼若水云議立異姓必廢主事若水大聲抗論云皇帝非是失信以祖宗積累之艱三世方得河東陵寢在焉大河在焉不敢輕與夷狄惟表所在而已且如元帥自去年冬城陷日之後再盟主上 軟血未乾又復違負又去金銀所需之外種種需索無厭貪人土地取人婦女覆我宗社害我生靈是一巨賊矣吊伐豈如是乎二酋大怒令拽下殿于青城東華門敲殺之臨死罵聲不絕于口自夷狄強暴傾危王室士大夫能慨然以身死社稷之難者才聞若水一人而秦檜亦其次也萬世之下而不能掩其惡也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解發金銀衣服及如昔時衣服舊不用細布等至是悉要般擔者不絕于道傳聞城外衣服堆集如山有腐爛者竭府庫困民力可勝道哉三十日上以狀達二酋乞飲食衣服狀送關封府始敢令人般擔御前服用等士庶聞之無不恸哭

憤恨

三月一日金人告報城中欲遣張邦昌入城御史臺檢準故事例宰相入城百官合送于門徑行曉諭文武百官于未時前悉詣南薰門邊少宰公相期而集者凡數千人士庶往觀者又千萬人范瓊汪長源諸統制官等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森布如織申刻邦昌入門金人送者及門而返邦昌之人也徑詣尙書省百官敦請即皇帝位猶豫未決先是軍前指揮如不肯即位及城中不願推戴者先戮大臣縱兵洗城官吏至是乃不敢不敦請邦昌與庶官相見恸哭盡哀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金人移次移文督立邦昌偕皇帝位文武百官軍民等凡四日並詣尙書省敦請再三邦昌退避而未敢初六日金人督立邦昌甚峻乃議定令初七日擇時偕皇帝位是日早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等觀事勢至此慨然起兵謀反正班直散祇俟凡三營並殺血屬以應時未起為人所詞范瓊尤言變亂因部兵各殺五十餘人悉潰散革父子并為首者并斬于梁門外嗟乎革誠若有志之士奈何事未

及成而身遇害悲夫

初七日夜時邦昌僭皇帝位是日金人遣使命五十餘人素騎數百從之持冊命立邦昌自尚書省恸哭入幕以更帝者服少刻出北面再拜謝恩金使跪進冊命國璽再拜謝金使退文武百官行導入宣德門服赭袍張飛蓋御文德殿受賀

初八日初九日初十日百官赴常朝如儀以王時雍領尚書省門下省事以徐秉哲領中書樞密院事士大夫請致仕者紛然吏部悉從而拒

十一日宴金使于禁中
十二日金人移文督索金銀衣段又峻云金銀元所需十分未及一開封府將在坊巷見在人戶等第數配限三日納足如不伏納之人全家押赴軍前先是金人索在京人戶口數開封府張大其事以七百萬戶即軍中詢李若水亦以此對金人無厭之欲見京城戶口之衆至是乃令將坊巷人戶等第數配意欲于七百萬戶中盡行數配所得不可勝計也開封府奉行莫敢論辯乃以見在人戶隨高下配定成數揭榜門首督責于日下送納雖細民下戶亦不下金三百錠銀三百錠小民以見

抑配太盛復出于衆但相與戲之借使變凱登為金銀化屋宇為衣段亦豈如數數納金人自以為必得而准望責督繼踵不絕也

十三日金人督責金銀衣段益峻官司征催莫敢少怠又散榜逐坊巷其人戶單名及所攤認數委本廂地分分頭催督急如星火小民應之而不拘官司亦且無如之何

十四日邦昌遣使軍中致書懇免征催事其書云比以肩膺禱禮願展謝悰雖歷罄于忱辭未終達于台聽退思感悚豈易敷陳載惟草昧之初寔矜沾危之慮民志未定願未有以得其心事始寔繁念將何以息其勤前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衣段犒軍伏自入城以來講究民間虛寔頗知登竭委以傾輸嗣位之初朝夕祇畏戒諭官吏因敢不虔仰荷大恩敢不思報雖剝肌體豈足論酬然念斯民困弊已甚閉關日久餒殍頗多欲撫養則無資澤以厚其生欲拯殄則乏米糧以續其命而催科正急刻繹自尋若閔日稍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至觀轉整之憂不啻履水之惧與其竭天踏地莫救于黎元曷若歸命投誠

仰祈于大造伏望察其懇迫賜以矜容特寬冒浼之誅誕布蠲除之惠則終始之德遂全萬姓之死已報稱之心敢憚一身之廉漬荆于沒齒以答隆恩

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征催金銀衣段如前但絕無輸納者邦昌偽命令邦司並依舊修飾事職國子祭酒學官等奉行不敢懈怠見尋曉諭諸生須管置課冊假歷簿書等諸生笑而不答

十八日十九日征催稍緩莫知其故保康門清晨大火焚數百家方息

二十日邦昌偽命國子祭酒董道撫諭諸生慰勞備至道承命巡齊宣布邦昌之意自國閉諸逆困于蓋監多有疾故死亡者迨春尤甚日不下死數人至有千餘人邦昌見之乃有撫諭之使又命專選醫官十人于齊日逐看候各人給藥食之資各五十學中被疫氣無甚于今年自春首至此物故者二百人先是日就齋學生蔡延世夢有金甲神人于太學前箕而作頤左右百餘人令取鐵于東南方有一人曰此何為者神人曰要葬太學之士復曰其數多少神人曰幾半中有一人披髮

目赤取水南北呪曰得吾水者可以免死既覺汗流浹背計自春初在學者才七百人今沒故者已三之十亦可駭者後病疫者往往只為黑豆湯取效由是一學盛傳服之者無不愈疑其神人咒水之異黑豆湯似亦可廣傳于世因附于後黑豆二合炒少香熟甘草二寸炒令黃色二味以水二盞煎取一盞時時服之甚良

二十一日先解發醫官伎藝等有人城者被二酋指揮使假入城收買藥材物料之類其醫官各于行李籠篋上揭榜云大元元帥府祇候醫官某人行李或云相國元帥府小人甘心從事于犬羊之衆尚欲矜耀此所以為下愚無知者與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云即次所需金銀並係德軍之物雖所需未及十分之一然念楚國肇造本國則安慮因征督重困斯民已議稍止邦昌命閉封府曉諭

二十三日上自軍中批御劄付王時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素為大臣所誤今日使我父子離散追念痛心恨悔何及見已治行欵少厨中所用件物煩于左藏庫支借一作錢三千貫收津遣至此勉事

新君無念舊主切祝某上王徐二公士庶傳聞血淚並落

二十四日軍前放還僧道官吏百姓入城者凡數千人路尤建沈晦亦願其數

二十五日傳軍金人前軍已啟行

二十六日城外火光亘天傳聞金人焚燒寨柵訖

二十七日邦昌偕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南薰門

設香案率百官士庶素服北望慟哭太上主上北行

二十八日邦昌服赭袍張飛蓋乘馬出南薰門餞

別二酋及午而返連日之出所過設香案望起

居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倚輩也

二十九日五更太上皇主上北行傳聞太上皇在

二太子軍中上在粘罕軍中主上帶青纓笠子乘

馬侍衛百人役有監軍隨之亦有隨行猪羊十數

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角掩面號泣燕王越王各

得一牛車餘皆步行不能行者驅之使前

四月一日金人班師邦昌委范瓊交割城池樓櫓

後分插兵圍當門閱守如故是日民間聞犬羊之

群既空恍若再生競欲登城觀者者蟻集鱗次惟恨望鸞輿播遷為之悲爾

初二日四壁下工修飾樓櫓委侍郎邵溥都大總

管其事置修城司辟官各一員

初三日范瓊領兵出城搜空

初四日邦昌偽赦是時天下勤王之師范尚書趙

資殿領兵南京

初五日王淵到闕屯通津門邦昌冊命元祐皇后

初六日百官起居元祐皇后于延福宮

初七日宗室敦武郎叔向領七十人到青城屯

初八日邦昌偽命賜學校恩各有差是日聞諸城

門

初九日有司備禮冊命元祐皇后百官致慶

初十日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手書

十一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復回避內諸門

城鎖題以臣邦昌謹封

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四方勤王之節到闕范瓊

揭榜仰四方客旅未得粒出

十五日李綱檄諸路勤王之約八九路

十六日開封府榜秦漢國番人馬自備衣甲口寔

去廝殺約三十萬人

十七日范瓊除龍神四廟都指揮使兼四壁巡檢使

十八日開封府將兵馬副元帥奉大元帥康王括

十九日二十日宗室叔向即青城發青旗入城召

募忠義救駕

二十一日大元帥余東南道總管趙子崧奉大

元帥康王劄子

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母后節次遣人使迎請

康王至京城

二十五日 母后詔令備車駕法仗等赴南京迎

請

康王

二十六日太宰邦昌率百官乘舟下岸赴南京

二十七日括船綱運及乘載宮嬪等赴南京

二十八日祭酒率太學生等百餘人捧表赴南京

二十九日三十日康王節次移文撫諭京城士庶

民衆

靖炎兩朝見聞錄 上卷終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

宋 太學生 陳 東著

康王自靖康元年二月初二日使幹離不軍營為虜帥留以為質因與金國太子同習射三矢一連中金太子自以其射不能及心疑其為將家子弟謂虜帥曰康王恐非親王若是皇子生長深宮怎能騎射之精熟如許留之無益于事莫若遣之換取肅王來質幹離不心亦辨康王之為人遂信其說遣之歸國康王從此得脫虎口之厄真是

龍離鐵細歸深海 鶴出金籠翔遠霄

康王歸國之後虜帥為見种師道姚古姚平仲折彦質折可求范瓊李綱輩勤王之師四集且為將取固子之謀總得許割三鎮詔書且班師退去當時若使主上信從种師道邀擊之請力任李綱護送之謀則金人以孤軍深入必不可得志而返雖檄召之來亦無再舉之師矣惜朝廷羣儉用事李邦彥輩持講和之說以圖偷安目前正如寢于厝火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自謂之安迨其勢焰薰灼焦頭爛額而不可救矣此二聖之所以蒙塵沙漠九廟之所以淪辱腥羶者

蓋自靖康虜退之後猶有宣和之遺風君臣上下專自倭諛惡聞忠諫寇至而不罷郊祀恐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撤採山恐妨行此宣和之覆轍可戒也奈何幹離不退師之後廟堂方爭立黨論畧無遠謀不爭造境之虛寔方爭立法之新舊不辨軍寔之強弱與黨類之正邪粘罕已陷太原幹離不已據真定朝廷與集議棄三關地之使否尚持論于可棄不可棄之間金虜所以有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語也十一月幹離不已陷真定復以康王來質為請康王不忍以賊遺君父毅然請行主上謂康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命王雲為副王雲張皇賊勢動輒以彼強我弱為辭迫脅親王畧無君臣之禮道經磁相二州有宗正少卿宗澤劾奏王雲有辱使命乞誅之雲方欲辯明而衆軍已交手殺之矣宗澤力勸康王不可北去往時肅王已為姦臣所誤大王可復誤耶不如暫留審視國計康王遂從宗澤之請不果使北將為潛歸之計且聞幹離不自遣康王歸國後心甚悔之既聞康王再使遣數騎輩道催行康王車騎躲避行路困乏

因憩于崔府君廟不覺困倦依塔砌假寐少時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馬追兵將至矣康王道無馬奈何其人曰已備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環顧果有天馬立于傍將身一跳上馬一晝夜行七百里但見馬健立不進下視之則崔府君泥馬也康王遂徒步行至一庄覺為飢渴所逼奔入一村庄畧求漿飲有一老嫗出迎延入村中老嫗徑出庄外久而方返因詢康王曰官人何來願聞其畧王曰吾為高子磁相問因為金兵劫擄以至于此嫗曰客人非商旅也莫是宮中親王否前數日有胡騎追趕又有四騎來追問有康王由此過否吾已結之曰已過此兩日矣您追逐不及也追吏舉鞭繫其鞍道可惜可惜遂已回去矣大王且安心容進酒飯康王問姓氏嫗但泣而不言再三詰之嫗曰妾之子李若水者仕宋朝已死于虜軍吾兒得為忠臣妾不恨矣妾聞磁相在適有宗澤留守在焉食足強兵天下事尚可為幸大王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康王王受之相面而泣別嫗而去焉

行一日到磁州宗澤迎謁百姓遮道留康王駐軍

是時元祐皇后居延福宮張邦昌僭位至是三十日羣臣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
閏十一月康王至相州朝廷方議畫河遣聶昌往河東路耿南仲往河北路為副到地使聶昌偕虜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虜使王洵至衛州衛人殺王洵南仲遂奔相州見康王
康王與耿南仲連街揭榜召兵勸王人心思奮康王一日謂幕屬曰吾夜來夢皇帝脫所着御袍賜吾吾解衣而服所賜袍此何祥也
次日報京師有使命來問之乃武學生秦仔齋蠟詔命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到元帥述領入衛康王捧詔嗚咽軍民風動
十二月壬戌大元帥開府是時宗澤自磁州至王齡自潞州至梁楊祖自信德府至張浚王沂中皆已在麾下乙亥侯章齋蠟書至催發勦王兵章言陛辭日皇帝謂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令便宜草詔盡取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掖是夜王命延禧草詔曉領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連元帥府五軍總一萬人又遣使詔劇賊楊青常景等皆降順又得萬餘人

乙亥康王難相州使還馳報黃河未凍衆軍相顧
驚愕康王密禱于天地河神行及于河渡報河水
已合

丙子大元帥統兵渡河

壬午到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來會請康
王進兵直趨開德解京師之圍汪德彥執講和之
說欲阻其行澤領兵至東平許之戊子宗澤軍出
南門進屯開德揚聲言大元帥在軍中

靖康二年康王至濟州除兵馬大元帥宗澤乞進
兵援京師

二月次濟州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
人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畧曰

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
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是時曹勉自河
北竄歸以蠟書來進乃主上皇帝御札蓋是三月
初三日主上行幸虜營親書九字于衣領上云便
可即真來救父母押付宰相何鼎召康王與兵以
圖恢復曹勉得御札于何鼎至四月未旬方達康
王康王閱書大哭哀不勝情

次日宗澤百官勸進謂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

四方運漕尤易大王宜早正位號即皇帝位然後
號召諸將以圖恢復舊京迎二聖車駕回宮康王
辭拒再三不得已從臣寮之請以是年

五月庚寅朔日

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
建炎元年

詔云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勳孟昌齡李
彥梁師成諱禎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叙
又詔云民貸常平錢悉與蠲放青苗錢罷祖去宗
上供自有常數後緣歲增不勝其弊當裁損以紓
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稅務加槩量以規出利可
令禁止應臨難死節之臣許其家自陳應違法賦
歛與民間疾苦若許臣康其陳

辛卯尊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

赦文門下 朕皇天祐宋卜世過于漢唐藝祖承
周受禪同于舜禹列聖嗣無疆之歷保邦崇不拔
之基屬以朝森稔成逸孽恃中都之安富忘外敵
之憑陵則至金人未犯京闕初登城而不下終邀
駕以偕行痛念鸞輿遠征沙漠宗室從而過徙宮
闈為之一空仍抑臣僚俾借位號朕以介弟之親

而受指關元帥府以總師元翰敵愾之心亟奉講和之詔豈國變故終致陷危蓋當日指以示三軍使前迎而後請不殫瀝血而撤率土異外撫而內親而三軍大夫與萬邦黎叔共致樂推之懇靡容牢避之私謂疊疊萬机難以一日而曠位矧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勉拘羣情闕登大寶宵衣旰食詔祖宗創業之基疾首痛心懷父母播遷之難願號令之久隔求固繫心軍旅存興農多失業慰民耳目之駐^注教朕腹心之言爰布湛恩詵綏區夏可大赦天下^於戲聖人何以加莽朕怪每^休同寢之憂思夫子必有所先朕欲究在原之急嘆我文武之烈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于報國左祖而為劉氏人咸樂于愛君其一惠而一心付立功而立事同俊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副我憂勤濟時康乂

詔書五月初十日朕遣家不統二聖播遷單孑一身義不得死三軍大夫群黎百姓戴宋惟舊用歸屬于眇躬朕欲身先士卒北首赴難咸曰宗廟之重不可一日乏祀且將攝行國政俟時復辟則又曰天下之大不可三月無君避避無從百却復至

蓋祖宗德澤在人固若膠漆天其或者崇降災咎以警懼我宋是用思慮祖宗之奮仰承天意庶幾悔禍以輯寧我邦家養及赤子嗚呼惟孝悌可以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慎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可以安眾惟來正論屏側言可以達聽惟近正人遠寵特可以成德惟守大信可以茂遠國惟有常德可以立武事不弛不優慎終如初或撥不庶先降監俾復復我父母兄弟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詔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雖有失當不以加罪謹聽斷除苛撓抑末作去侈靡斥聲樂之奉絕攻遊之荒非奉典禮尚方無飾繕繪非急繕治大匠無營土木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僱工弗利于眾非飲食衣服皆可廢有宜于國非赴湯蹈火皆可為斷之必行無惑有一羣臣紐于故習有以祥瑞聞褒頌功德浸于導說諱隱過尤務在家蔽大臣蔽賢有舉非寔量諫懷恩有言非公凡此之屬必罰無赦朕臨之始德意未孚于上下用修播告以教朕心茲言不食咸聽母念

又六月初九日朕以菲德獲承至尊以臨士民之

上屬時艱難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
洪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區夏百有七十餘載德
隆恩普亘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因祥
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海內義安蒼生蒙
福適金人之入寇挾詐謀以 師墜其姦計都失
金湯之守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既迁六宮皆從
逮朕叔父兄弟宗族戚屬悉被驅迫禍故之臻振
古未有是用夙夜震悼于朕躬念父兄屈辱于虜
庭憫生靈惟重罹于兵革飲泣嘗膽
又詔改宣仁皇后謗史播告中外止敗蔡確蔡卞
邢恕等十月罷耿南仲議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
為南仲父子所阻 康王曰南仲誤洲聖天子共
知朕當欲手劔擊之命耿南仲安置南雄州
又論主和議誤國之臣如李邦彥吳敏恭懋李稅
可文虛中鄭望之李邦等各竄嶺南軍州
建炎二年
金虜陷河中府守臣席益先生權府都仲連力戰
死于虜
十二月虜分三道入寇粘罕自軍雲中拔河南幹
離曷攻山東委宿攻陝西

六月李綱入相先是顏岐奏高宗曰邦昌金人所
喜宜增其禮李綱金人所惡宜置問地綱既入見
奏曰外廷之議命相于金人喜怒之間更望審處
高宗曰朕已告之以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岐自
是語塞乃拜李綱為相赴都堂治事綱首上十議
一議國事二議巡幸三議赦令四議借逆五議偽
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任十議修德
李綱又定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
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
擇帥臣監軍政內事外修然後興師而所急者當
先理河北河東今河北惟失其定等四郡河東惟
失其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
且推其土豪為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不早遣使
慰諭即為金人有矣宜于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
制以宣德意有能保一郡者罷以使名如唐之藩
鎮則無北顧之憂矣因薦張所為河北招撫王奕
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
學士趙子崧言京城士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
吳玠莫俦范瓊胡思王路王及之顏傳古徐大鈞
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汚辱六宮捕繫

宗室盜竊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小大指此十人為國賊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此十人者皆日夕締交密謀勸以久假乞正典刑以為萬世臣子之戒竄張邦昌漳州居住尋賜死論從偽罪竄逐各有等差

七月右正言鄧肅請竄斥邦昌偽命之臣潘良貴亦乞分三等定罪高宗以鄧肅在城中知其姓名令其從寔奏發肅乃奏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自侍從而為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俦李回也二自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胡思朱宗之周懿文盧襄李權張定尹是也三撰勸進文與撰鼓書者顏侍文王鈞是也四事務者金人已而立偽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冊主之儀五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辰是也已上定為叛臣之上寔之嶺外其次者其惡有三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于偽楚及拜于庭下是也執政則馮辯曹輔侍從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尚為舍人臺諫則洪昌黎確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日有為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二曰以庶官而陞擢者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

按籍考之則無有道者三曰願為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已上定為叛臣之次于遠小州軍編置羈管

詔宗澤留守東京李綱為之也先是虜使八人以使偽楚為名澤擒使者械繫之宗澤請高宗還京十月詔奉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移所居虜使于別館宗澤又上疏曰臣不意陛下再聽奸臣之語沒浙望和為退走計遣官奉迎神主棄河東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又令遣虜使于別館不知一二大臣于賊虜情款何其厚而于國家訐謨何其薄也

八月元祐皇后發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及太后行莫不垂淚

九月累表請上還京時宗澤募義士守京城造決勝車二千餘乘據形勢定二十四壘于城外駐兵數萬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乃上表曰臣北聞遠近之驚傳謂主上有東南之憂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增四海之疑心置兩河于度外表上不報

宗澤又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之基業陛下奈

何欲棄之以遺海陬一校虜高宗付中書省議汪伯彥黃潛善相與訕笑謂宗澤為狂張慙厲聲曰如宗澤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何畏乎金賊哉二人語塞

十一月粘罕欲併力圍汴知宗澤有措置大畧未可力圖遂適而去

十二月虜再犯東京宗澤敗之虜果不得志而遁宗澤遣判官奉表請康王還京且曰神京者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二百年基業為念康王下詔擇日還京

建炎三年

宗澤招撫河南羣盜又募義士合百餘萬糧可支半歲之食澤上二十餘疏請康王還京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汪伯彥黃潛善力主遷幸東南之議忌宗澤成功屢阻撓之澤因憂鬱成病十月宗澤疽發背死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呼者三又厲聲高吟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道表猶勸康王還京以杜充為東京留守充反宗澤所為由是兩河豪傑皆不為用城下兵往往去為盜賊

王倫使虜與傳書俱至粘罕軍前為其所留五月洪皓充通問使高宗遣粘罕書願比藩臣七月胡寅請絕和議乃上疏曰

臣聞和之所以可講者謂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可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以今觀之彼強我弱勢力不敵若納賂則孰富于京室納質則孰重于二帝飾子女則孰多于中原佳麗遠大臣則孰加于異意之宰執以此議和徒墮虜計中而為所結也為今之計莫若罷絕和議一意自治命將治兵裕財足食以圖恢復庶不歲老歲月為虜所餌也

胡寅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康王因宗澤累表還京之請至是時李綱入相月餘遂防軍政已累就緒高宗下詔修京城乃曰朕將親督六軍以撫京師及河東北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可繕修都城擇日還京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六飛縱未入關當適邠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遷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高宗曰但奉迎六宮往東南爾朕當與卿留中原綱拜賀故降前詔汪伯彥黃潛善從容言于上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朕體耳不為避狄計萬一京師不守則大事去矣陛下試熟思之高宗又降手詔謂京師今未可往當幸東南為避狄計李綱力爭以為不可幸東南請駐襄乃詔修鄧州城舍人劉珣亦折疏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變日力為急務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又有長江天險可以固守士大夫多附其議

九月謀報金虜犯河陽迫近東京乃下詔幸淮甸從汪伯彥黃潛善之請也

建炎二年春四月

高宗幸揚州虜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粘罕聞韓世忠守淮揚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兵迎世忠世忠不能敵遂陷淮揚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是時朝廷所用汪伯彥黃潛善

遠畧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

郡守所報皆道聽途說之言虜謀知朝廷不成詐稱李成黨以款我師張浚率同列為執政言虜勢猖獗蓋為之脩汪黃二人答而不答當時天長軍報金虜已至高宗大驚乃躬擐甲胄上馬南迎汪伯彥黃潛善二相方會會中書堂或告以虜至二相以不足慮答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相且驚愕戎服鞭馬以逸與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大理寺黃鈞至京口軍人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黃鈞方與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李陵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塞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煙焰漲天有詩道

門外飛塵謀未歸安危大計類兒嬉君王馬上呼船渡丞相堂中食未知

是時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高宗于瓜州得小船乘之以渡江二月至杭州以州治至行宮四月高宗如建康府時張浚與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為趨陝之計右諫諫滕康中丞張守力持不可且曰東南今日根本也張浚西河之議遂寢閏月詔議駐蹕地始張浚建武昌之議欲與秦川首尾相應呂頤

浩是之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順浩遂廢初議以十五封進入大率言岳鄂道遠饋餉艱難又慮上駕一動江北羣盜乘虛過江則東南非我有矣

高宗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為臨安府先令奉太廟藝祖以下九廟神御如臨安

七月命杜充留守建康

十一月虜犯采石渡遂驅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李稅叛降之惟通判楊邦義獨不降刺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作他邦臣

十二月康王自明州航海虜陷杭州兀朮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矣若以羸兵數百人守獨松吾怎能遽渡哉張浚與虜戰于明州大捷

建炎三年

正月兀朮再犯明州與張浚戰數合張浚恐兀朮增益生兵是夜遁去虜屠明州一城受禍最慘三月虜過歸吳縣統制陳思恭用舟師邀擊于太湖幾乎生擒兀朮

四月韓世忠邀虜于鎮江世忠下令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現我軍虛

寔伏兵邀擊戰數合詐敗兀朮輕兵來追伏兵四起幾擒兀朮再戰數十合虜每戰輒敗不能濟願歸所掠人民益以名馬假道世忠不從預先命鐵匠鍛鐵為長鉞貫以大鈎每鉞一鉞則曳一舟兀朮竟不得渡世忠出陣與兀朮道但迎還兩宮復還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鑿大渠三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世忠尾擊之虜終不得濟乃暮所以破舟師之策者有賊臣殺虜于舟中載土以手板鋪之候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蓬箔可不攻而自破

兀朮用其策世忠棄舟奔還鎮江

金虜犯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牛車邀擊大破之兀朮叱六合棄其輜重宵遁

岳飛時為淮南統制以所部兵邀擊兀朮大敗兀朮僅與數騎遁去自張浚明州一捷之後有太湖之捷金山之捷岳飛靜安之捷牛車安豐之捷吳玠和尚原之捷殺金平之捷采石之捷凡十三戰功自是中國之兵勢復張矣

紹興初年秦檜依捷辣入寇用檜為秦謀挈家泛小舟抵澱水軍自言殺虜軍之監已者然全家同

舟婢僕亦如故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
厚善力薦其故忠乃引對檜言若要天下無事須
南自南北自北則無事矣高宗曰如此則朕北人
也將安歸乎

明年二月用秦檜秦政自此則復倡和議高宗無
復恢復中原之氣遂定都臨安府一時士大夫甘
心臣虜心繫于湖山歌舞之娛而忘父兄不共戴
天之仇矣世之論者謂高宗失恢復中原之機會
者有二焉建炎之初失其機者潛善伯彥偷安于
目前誤之也紹興之後失其機者潛秦檜為虜因
問誤之也失此二機而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
大仇國未報國家之大耻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
所以扼腕而嘆惜也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終



建炎筆錄

〔宋〕趙鼎撰

據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李氏
萬卷樓刻函海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一八八毫米寬二九〇毫米

建炎筆錄卷上 本集各已西筆錄

宋 趙鼎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建炎三年己酉歲

正月車駕在維揚是月末金人侵宿泗前一月已有南侵之報遣苗傅以所部兵扈衛隆祐太后往杭州

二月車駕在維揚 初一日急奏至朝廷不以爲然

上獨憂之是日遣劉正彥以所部兵從皇子六宮往

杭州是晚出門 初二日皇子六宮渡江 初三日

上御殿執政奏事未退御前所遣探事小黃門馳騎

告急上卽日出門渡江幸浙西 十二日車駕至杭

建炎筆錄 卷上

二十二日某買舟泛錢塘江之衢是月中書侍郎

朱勝非拜右僕射翰林學士葉夢得除尚書左丞御

史中丞張徽除尚書右丞宰相黃潛善汪伯彥並罷

三月車駕在杭是月初葉夢得罷 初五日苗傅劉

正彥殺簽書樞密院王淵誅宦者遂成明受之禍是

日某至衢泊舟門外浮石渡 初七日夜明受赦

過 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二月某日奉聖旨趙某

名赴都堂審察仍令開門引見上殿初車駕至杭百

官至者十無一二有旨都司侍從各薦二人右司員

外郎黃槩以某應詔 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催赴

行在所 二十八日發衢州趨行在所

四月車駕在杭州 初二日上復辟隆祐太后垂簾

同聽政苗傅劉正彥皆建節賜誓書鐵券充京西制

置使俾提兵而去是日某至杭州門外且聞勤王兵

至乃入門 初三日苗傅劉正彥引兵拒韓世忠於

臨平山下世忠死戰二賊大敗是晚拔寨而遁 初

四日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出見是日隆祐太后卷簾

初五日知樞密院事張俊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

至 初六日宣制呂頤浩拜右僕射初車駕渡江命

頤浩簽書樞密院充沿江制置使控扼大江又命中書

建炎筆錄 卷上

侍郎朱勝非禮部侍郎張浚留平江控扼海道勝非

尋入相浚獨留泊明受之變浚與統制官張俊密計

勤王議既定以書招頤浩劉光世既而韓世忠自淮

揚至遂舉勤王之師先是浚遣進士馮轡間道入杭

貽書執政且請二賊以明受之事請以上爲皇太弟

總兵北伐皇子爲皇太姪監國二賊始懼乃命浚知

樞密院事趣令還闕供職浚不至二賊請以兵誅浚

隆祐難之遂謫浚致官安置浚不奉命至是乃命頤

浩作相浚仍舊知樞密院尋以翰林學士李邵參知

政事御史中丞鄭穀簽書樞密院馮轡者前此既預

返正之議自白衣一命奉議郎工部員外郎仍賜緋魚 十三日某奉恩除司勳員外郎 十九日車駕幸建康發杭州百司扈從齊發遂遣韓世忠追捕苗傅劉正彥是月末又以翰林學士滕康同簽書樞密院

五月初一日車駕至無錫 初三日車駕至鎮江某始供職百司水陸從便 初十日某至建康前一日車駕已至以保寧寺為行宮 十五日真州報知樞密事張浚為高郵賊薛慶拘留浚自鎮江徑渡往彼撫諭慶欲邀厚賞故脅留之三日乃以兵衛之而出 建炎筆錄 卷上

上初聞憂甚遣統制官王玘提兵往平其事玘始獲江浚已歸矣 十八日浚歸初得真州報有旨罷知樞密院既歸仍舊

六月車駕在建康 初一日對先是黃槩薦得旨上殿張浚至杭又薦對至是以郎官初除合是三者對于行宮 初三日有旨以久雨多寒召郎官以上赴都堂條具時政 司失可以弭天變收人心召和氣者是日韓世忠生致苗劉二賊獻於行在並伏法 十五日浚進呈入蜀官屬上獨留某欲除言事官是日有旨趙某令上殿奏事先是浚被命充川陝宣撫

使議以其為主管機宜文字即始薦之意也 二十日某蒙恩除左司諫先有旨奏事未對間有是命 七月車駕在建康 初一日對自是以言事數對不復記 初七日某蒙恩除殿中侍御史是月皇子薨簽書樞密院鄭穀薨於位參知政事李邴罷資政殿學士王綢除參知政事兵部尚書周望同簽書樞密院

八月車駕在建康 十三日執政率百官辭太后於內東門先是有旨以百司閑慢細務常程注投之類並從太后之洪州謂之從衛三省樞密院簽書樞密院 建炎筆錄 卷上

院滕康除資政殿學士主行其事吏部尚書劉廷隆資政殿學士副之思數並同二府 閏八月車駕在建康 初一日有旨召百官赴都堂議巡幸岳鄂吳越利害始張浚入蜀議定幸岳鄂庶幾辭援相接至是議者多以吳越為便遂改前議 十三日宣制右僕射呂頤浩遷左僕射知樞密院事杜充拜右僕射充自在京留守除知樞密院召還上以委寄之重恐其意未滿遂拜相 十四日執政率百官迎太廟神主於清涼寺 十六日大寧觀辭太廟神御是日有詔以二十六日幸浙西留右僕射充

鎮守建康劉光世屯太平州韓世忠屯鎮江王玠屯常州並聽充節制是時劉韓各提重兵畏充嚴峻論說紛紛而已光世移屯江州世忠移江陰常州境上由是充所統者王玠及其舊部曲陳淳岳飛數頭項而已 二十日御史中丞范宗尹到臺供職 二十一日降旨百司及六曹都司檢正以二十二日先發至平江侍從臺諫以二十三日先發至鎮江以俟 二十三日某登舟解纜是夜宿靖安港中 二十八日車駕至鎮江

九月車駕在鎮江 初一日上不御殿百司守局以建炎筆錄 卷上 五

司天奏當日蝕也是日某先發宿冷口 初二日車駕發鎮江 初六日車駕至平江 十一日御殿百官始朝謁中司對因及某自司諫除殿中之誤上曰呂願浩多歷外官不詳典故 十二日某蒙恩除侍御史 二十五日降旨幸越 二十八日有司侍從先發是月翰林學士張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 十月車駕在平江 初一日臺諫發大雨不可行次日出門 初四日車駕發平江以同簽書樞密院周望充浙西宣撫使置司平江留兵數項委以控制 初十日車駕至杭 十五日車駕渡錢塘江幸越

十七日某渡錢塘出陸宿西興待舟不至

十一月車駕在越 初三日冬至是日頒巡幸赦

初六日報潭州軍變 十四日報金人遊騎至和州

又一項由陳蔡趨蕪黃 十六日報金人已渡大江

至興國軍是日有旨召從官赴都堂議 十九日出

城奉迎萬壽觀神御即真宗皇帝章惠皇后及溫成

皇后也步軍間勅自京師奉迎至 二十一日對始

至楊前上即謂某日隆祐太后此月初九日已離洪

之虔州矣 二十二日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正

民獻議請車駕幸平江迎敵緩急登海舟以避從之

建炎筆錄 卷上 六

二十三日黃勝幸浙西迎敵詔士民讀之有流涕

者 二十五日車駕進發從官從後節次赴行在是

夜四更得報金人犯廣德車駕復回又杜充奏二十

日大戰江上王玠不策應是致軍敗 二十六日車

駕還越是夜范宗尹除參知政事 二十八日有旨

巡幸四明是日雨大作車駕出門駐城外某同臺諫

泊曹娥堰下 二十九日御舟過曹娥堰舟船擁併

留三日不能前遂出陸

十二月初一日車駕在餘姚路中 初四日車駕至

明州 初九日參知至都堂問邊報凌晨聞衛一作

開中軍統制辛永宗以兵入衛少頃即定先是遣監察御史林之平使閩廣發船運至是米舟百隻至听朝廷以為天賜此便兼聞敵騎已犯建昌且遣人傳檄邵武遂有乘桴之計即下令每舟一隻載衛士六十人人不得過兩口渠輩相謂曰我有父母或曰我有二子不知所以去留訴於皇城司內侍陳宥宥率眾人同稟於朝是日宰執入奏事至殿門有迎諸公言之衛士立砌下人既衆陳訴紛紛稍出不遜語間有斥罵者殿帥李質挺身當立止過之諸公趨入殿門遂止事出一時非本謀為亂也 初十日某蒙恩

建炎筆錄 卷上

七

除御史中丞口下供職 十二日詠親從四人為首者餘皆分隸諸軍明日又誅數人於是除衛門外衛士盡廢 十四日報杭州守貳而下皆遁敵騎至城下城中不知 十五日雨大作先是某上言車駕倉皇遷避至明已近旬日未會御殿何以慰安中外乞依常禮見百官衛士以解危疑之心有旨十五日御殿依例望拜二帝至是百官班未入聞杭州之報上振甲坐小殿排辦出城士大夫去者有風濤之患留者有兵火之虞相別殿門外皆面無人色是日上登舟 十六日御舟乘早潮發至定海 十七日有旨

差某同汪藻留明州商量軍事前一日得報敵遣人使人明州界不欲令至行在遂遣宗尹復回四明應按之因令宗尹盡護諸將且應報諸路文字宗尹請某同行及欲汪掌制撰文字也 十八日回舟至明奉使盧伸來自金軍云七月同崔縱過河北縱被留仲隨軍前來初渡江杜充戰不利差人下劄子議事意欲投降者既至建康充領兵而遁所遣使即破和州所得歸朝官程暉非其國人也與宗尹商量既非專使恐不必見遂不復見之伸所携國書語極不遜

建炎筆錄 卷上

八

二十日聞郭仲荀退遁據先是車駕發越州以仲荀充浙東宣撫副使張俊充浙東制置使俊既勾回罷制使復以李勣為之仲荀遂退師是日李迫奏仲荀所遣錢藉江把隘兵二千餘人焚劫蕭山而去又信州報敵破撫州據知州王仲山歸洪州需金銀來贖乃以仲山之子為撫倅使之括取撫州之物杜充所遣屬官直徽猷閣陳起宗至云金人昨在太平州界夾沙渡對岸下寨我為備甚嚴敵時以一二小舟渡江近岸即殺退之或沉其舟一日正晝對江拽陣而去五軍旗幟一一可數把隘兵相賀云敵退矣不知其給也是夜用數十舟載馬百餘匹橫江直渡

支備不及因致潰散其餘敵騎皆浮而濟以江水極淺故也充欲領衆歸行在今既路阻不能歸矣是晚願浩與宗尹書云杜在真州甚的又得信州報敵犯吉州境知州楊淵而下棄城而去 二十二日報敵騎於十八日已時過錢塘江在魚浦至十九日騎渡絕不知其數是日得旨發回晚復登舟 二十三日至定海大風波浪舟反側不定凡三日方止 二十六日出江口泛海洋趨昌國而去晚泊一山下得富直柔報云李鄴報賊使人招降越州恐直趨四明已定二十七日之天台矣 二十七日早至昌國同宗

建炎筆錄 卷上

九

尹入見舟中是日食時御舟發昌國先是告報每聞御舟笛響即諸舟起碇而發御舟以紅絲纓爲號餘各以一字如參政即以參字樞密即以樞字之類書之黃旗之上插之舟尾 二十八日風不順舟人云每歲盡海上即數日南風謂之送年風建炎四年庚戌歲

正月初一日車駕在海道 初二日御舟早發過石佛洋 初三日御舟入台州港口章安鎮 初四日同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慕容禮太常少卿陳戩及諫議大夫直柔同對舟中間聖體是時

已從泛海者執政之外止此六人而已吏部侍郎鄭望之給事中汪藻皆未到 初六日台州報敵犯四明 初七日張俊人至云十二月二十日敵至明州十五里橋俊發兵拒之戰不利正月初二日遂至城下俊大開城門遣精兵用長鎗突出血戰殺近千人得帶鏤首領二級是夜賊焚寨而遁俊恐敵濟師乞退歸行在且以二級來獻 初十日聞俊已引軍趨台州是日聞越守李鄴投拜又聞韓世忠奏乞留青龍鎮以待邀擊 十三日有旨以知明州劉宏道充浙東安撫使張思正充招撫使欲其緩急得以自如

建炎筆錄 卷上

十

也是日聞周望劾奏秀州太守程俱擅離任所先是某上言俱文士恐不可當繁劇遂易處州既而有佑之者其事遂寢至敵犯餘杭朝廷乃令押米綱離州望劾之云朝廷私此一人遂失億兆之心士論是之 十五日張俊至於是扈衛軍稍振先是同宰執會食金鰲山寺宗尹私謂某曰近日諸將姚端等進見太數錫賚極厚國用窘甚見上幸一言也某歸草奏徐思之恐亦有說後乃聞上以明州衛士紛擾盡廢禁衛獨中軍辛永宗有兵數千而姚端即御營使願浩之親兵將其衆獨盛所以優其禮遇以明受爲戒

也 十六日報敵以十三日入四明又見茶司備到
 仲山公文稱金人已於十二月二十間離洪州殺城
 中老小七萬餘人由袁之潭矣 十七日報吉州太
 和縣村民收得嘉國惠徽朱夫人先是劉玘滕康有
 奏待罪云除太后賢妃周夫人莫夫人外其餘舟船
 並未到 十九日御舟發章安夜泊松門 二十一
 日御舟入溫州港 二十二日御舟泊管市 二十
 三日御舟在管頭中書舍人李正民充隆祐太
 安使兼兩浙等路撫諭洪州御史臺備申使臣尹希
 申初黃州關報金人侵犯從衛三省移赴虔州至吉
 建炎筆錄 卷上 十一

州太和縣統制楊惟忠後軍作亂次日前軍作亂一
 行老小并內人被敵殺害者甚衆臺吏藍衍等十餘
 人皆未到來人云兵亂時太后賢妃用村夫荷轎更
 無一人扈衛者及錄到虔州三省關牒探報撫州王
 仲山投拜用天會年號下屬邑取金銀牛馬等 二
 十五日對乞收海舟及諭韓世忠分兵應援因論及
 洪州之擾上曰太后僅以身免乘輿服御之物一皆
 棄盡宮人遺失一百六十餘人又曰已退黜滕康劉
 珪差李回盧益替此二人矣奏事畢將退上乃曰今
 日方欲召卿相見即今天下事有二敵退後如何萬

一不退如何措置卿可條具奏來是日聞金人明州
 殺戮甚酷台州一空守臣遁入羅漢洞是日御舟移
 泊樂海避管頭台州之路 二十六日駕幸水陸寺
 至是侍從省官稍集班列差盛
 二月車駕在溫州港 初一日御舟移泊溫州江心
 寺下因賜名龍翔寺有小軒東向賜名浴日皆御書
 題額是日押米綱使臣蘇童至云過越時李鄴已拜
 金人以其家屬先過錢塘矣 初五日對於江心寺
 初六日聞賊犯昌國敵舟欲相襲為張公裕以大
 舶衝散復回明州矣公裕提領海舟者也 初九日
 建炎筆錄 卷上 十二

招懷忌行香罷遊天慶宮登融成洞天福地天慶即
 道士林靈素受業之地 初十日呂頤浩在假以焚
 惑犯紫微垣侵相位奏乞解機務 十二日宣押頤
 浩入奏事如故是日聞明州賊退 十七日車駕幸
 溫州城駐蹕州治某遷入州中陳氏之居 二十一
 日對再薦吳表臣初至溫對江心寺即薦溫人吳表
 臣林季仲以補察官之闕季仲奉其母避地山中未
 至表臣先對至是再言之上極喜曰自渡江聞三吳
 士大夫多矣未嘗見此人物如素宦於朝者卿可謂
 知人矣是日批出除監察御史日下供職前此知真

州向子恣言昨離真州盡載本州金帛過江遂爲韓世忠兵所劫且言杜充已降金人而去麾下官員多有走回者至是上謂某曰自聞杜充之執不食者累日非朝廷美事也上又曰非晚願赦回鑿某因論數款之弊上曰以四方號令不通不得不爾二十四日同直柔對彈杜充且奏陳乞先罷相後得投降的耗當別議罪是日降德音返都吳會赦文之前題印標曰云返都吳會之詔議者皆謂太遽以未知吳中消息也

三月車駕在溫州 初四日有旨以初十日車駕進

建炎筆錄 卷上

圭

發某力言其未可 初六日有旨未行展至月半
初九日對論諸所獲生口內契丹并燕薊及諸路簽軍皆不可殺上曰正與吾意合 十二日浙西人皆至云平江失守一使臣卽周望之部曲也言敵騎二月二十四日至城下周望湯東野卽日引衆遁去二十五日金人突入更無一人拒捍者焚燒殺戮殆盡初蘇人恃宣司以爲安賊至欲遁而舟船悉爲軍兵擄去故無一人得脫又聞賊以十二月十六日破杭始入城殺人少項而止子女玉帛取盡乃以二月初七日下午令洗城自州門殺人而四隅發火十四日始

離杭火十餘日方能是日又聞知秀州程俱爲宣司所囚初杭州既破賊使人移檄俱降俱不能決曰小邦不敢專輒卽解赴宣司又慮見襲卽遁出州外村落間一職官權州遣吏追俱復回託以押米趨闕尋爲宣司勾捉而去幾爲所斬已而放出之乃効於朝也 十四日降旨移驛越州 十八日車駕詣天慶宮朝拜九廟執政從官扈從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駕回登舟 十九日御舟發溫州著淺行數里而止 二十日御舟至管頭 二十一日御舟至海門 二十二日海霧四合少進不行 二十三日風順諸

建炎筆錄 卷上

圭

船直抵章安舟行前後不相見是夜御舟不至執政船入港復回而餘官皆不知但聞喝探人歌唱之聲謂御舟在前然喝探人亦復不知御舟之未至也翌日率臺諫倉皇回舟至港口迎見御舟之至卽二十四日也云至松門著淺舟側幾覆泊章安三日 二十七日御舟發章安 二十八日御舟泊慈濟院下 二十九日御舟入明州港定海縣 四月初一日車駕在定海縣 初二日御舟至明州晚同直柔對舟中以臺諫在章安入奏 同對問聖體至是指揮始下殿中沈與求司諫黎確尋舟不見

初四日御舟至餘姚海舶不能進遂易小舟仍許侍從百司從便先發自入定海所過焚燒殆盡死屍相枕藉某至明論奏宜有以優卹之上覽奏惻然動念故有免商稅及租役之詔仍支錢數萬以濟貧民留餘姚一日以諸司易舟也 十一日車駕至越是月左僕射呂頤浩罷後一月某蒙恩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十月初以儀辛企宗建節不合眷意稍替由是間言得入初降出企宗論功劄子皆無實狀余謂諸公曰企宗正任承宣不知何以酬之意在節旄乎范覺民歎曰此則不可當優與軍職耳

建炎筆錄卷上

五

紹興二年壬子歲

十月除知平江時呂頤浩再相兩解不獲道改知建康充江東安撫大使

十一月過行闕初對上玉色怡然顧勞甚至余進曰建康殘破之餘又宣督兩司屯駐大軍皆招收羣寇上下憂疑在今最為艱難之地臣之此行或因廟堂進擬則臣斷不敢往敢以死請萬一出於宸斷臣亦不復辭也上曰江東闕帥朕曉夕思之無以過卿者實出朕意也卿到官有奏陳事朕當自主之余頓首謝

建炎筆錄卷中 本集作丙辰筆錄

宋 趙鼎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紹興六年丙辰歲

八月某日下詔巡幸沿江先是諸路探報金與賊合謀今秋復有南侵之意且以調發大兵屯駐淮上上欲前期預動免緩急倉卒之患議以秦檜孟庚充留守尋除檜萬壽觀使充留守庾提舉醴泉觀同留守以知臨安府梁汝嘉充巡幸隨軍都轉運使百司並留臨安常程行遣聽留司與決所不可決者中行在所先差兵部尚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讀

建炎筆錄卷中

一

學士范冲工部侍郎趙霈中書舍人陳與義董弁權戶部侍郎王俱起居郎張燾侍御史周秘左司諫陳公輔右司諫王縉左司郎中耿自求右司員外郎徐林檢詳王勉太常少卿林季仲吏部員外郎黃次山鄭士彥戶部員外郎周聿比部員外郎薛徽言太常博士黃積厚扈從祠部郎官熊彥詩司勳郎官王良存秘書省正字朱敦儒以督府屬官從行而解潛以馬軍司兼權殿前司公事劉詩權提舉宿衛親兵同總護衛之職行營中護右軍統制巨師古以所部充前軍趙密充中軍馬軍司兵馬副統後軍以侍御

史周秘御舟前彈壓監察御史趙煥御舟後彈壓
九月初一日車駕發臨安是日先詣上天竺燒香爲
二聖祈福執政從官扈從建國乘馬行於輦後回幸
下天竺進膳宰執賜素食駕至靈隱北山雲起雷震
微雨作少頃卽止薄晚還城登舟泊城外北郭稅亭
下迨暮雷電大作是日駕過中竺有卒執黃旗道左
卽岳侯破賊虢州寄治廬氏縣捷奏也至上竺黃旗
進入岳遣將王貴郝政董先引兵破之獲糧十五萬
斛 初二日發北郭亭晚泊臨平鎮奏事舟中方論
奏岳飛之捷上顧謂右揆浚曰岳捷固可喜但淮上
建炎筆錄 卷中 二
諸將各據要害雖爲必守之計然兵家不慮勝唯慮
敗耳萬一小有蹉跌不知後段如何復顧某曰卿等
更熟慮某等奉命而退是日微雨終日夜大風雨止
北風舟行稍緩 初三日發臨平晚過長安關德遠
仲古見訪小飲閱王存吳進人馬存進沂中將部兵
二千還臨安聽留司使喚進勇於戰常對御驕射上
稱善曰一好漢進聞知刺好漢吳進四字作禱心每
閱兵卽披之示衆夜泊崇德縣令趙煥之對舟中上
巡幸所過必延見守令省風俗問民疾苦也 初四
日發崇德晚泊皂林風稍止兩浙漕臣張澄劄子以

御舟比舊稍高所過橋梁多礙時暫拆去利害甚小
淮平江府水門亦當少拆駐蹕城闈所係恐不應輕
毀其劄子進入得旨水門外進輦入城更不拆門
初五日發皂林店晚泊秀州奏事河亭因及岳飛兩
捷俘獲之物上曰兵家不無緣飾此不足道卿等因
通書飛幕屬叩問子細非爲核實有吝賞典但欲知
事宜形勢措畫之方耳浚奏曰飛之措置甚大今旣
至伊洛間如河陽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耗者自梁
青之來常有往來之人其意甚堅確青懷衛間人嘗
聚衆依太行數出擾磁相間金人頗患之今年春併
建炎筆錄 卷中 三
兵力攻青以精騎數百突出渡河由襄漢來歸岳侯
兩河人呼爲梁小哥某奏曰河東山寨如韋諶忠輩
今雖屈力就招然未嘗下山隊伍器甲如舊據險自
保耕種自如唯不出兵耳金人亦無如之何但羈縻
之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曹必爲我用上曰斯民不
忘祖宗恩德如此吾料之非金人所能有某等同奏
曰願陛下進德修業孜孜經營此念常如今日臣等
願竭駑鈍裨佐萬一進呈周秘奏狀以解潛劉錡各
引無旗號舟船入禁圍且妄申朝廷去御舟五十里
遠得旨請錡各罰銅八斤德遠仲古過舟中小飲得

涿輩書報初四日已發舟出門將往德清也 初六日發秀州天色晴和晚泊平望進呈漕司按崇德令趙渙之罪狀先是言者論其排辦奉迎車駕事多騷擾下有司體訪雖不如言者之甚亦不為無罪得旨先降一官令漕司取勘上曰渙之昨日奏對問以民間疾苦曰無問以戶口登耗租賦多寡亦不能對方今多事民間豈無疾苦可言而渙之乃云朝廷仁政寬恤民頗安業此諂諛之言也為令若此將安用之夜得涿輩書 初七日登平望是日岳飛捷奏至遣偏將收復商州且乞催已差知商州邵隆速來之任

建炎筆錄 卷中

四

解隆安邑人敵犯河解隆與其兄糾率鄉民屢與敵戰兄為敵獲大罵而死隆收殘衆轉戰入蜀隸吳玠麾下數立功且遣人赴闕陳奏商州要害之地不可不力取得商則可以經營關中尋命知商州俾與金守郭浩經營收復今則岳飛先得之矣浩成之子成關西之名將也頃歲夏人犯平夏城涇原帥章綽命成守之被圍半月餘攻之甚力卒不能破初急報至哲廟頗以為憂而綽每奏平夏決保無虞乞少寬聖慮敵退綽遂召還哲宗問以城守方略綽曰初無他術但如郭成輩皆一路精選俾守一城知其可保

也綽浙人起諸生及入作帥頗有可稱帥師道師中皆出其幕府又嘗薦師道於哲宗云師道拙訥如不能言及與之從容論議動中機會他日必為朝廷名將帥靖康初師道入樞府淵聖嘗問曰在小官時頗有見知者否師道以綽薦章進入淵聖歎其人以其二孫茂蓋並為寺監丞晚泊吳江縣張俊遣其屬史恩韓世忠遣其屬張偁來稟議愿言俊管盱眙寨工料甚大今始及半月役戰士二萬俊時親負土以率將士且乞應副樓櫓并發江東西壯城兵以助役也 初八日發吳江午至平江府換小舟入門從梁汝

建炎筆錄 卷中

五

嘉所請也泊姑蘇館進鞏入行宮駐蹕以府治為行宮以提刑司為三省密院以簽判廳為左相府第以提舉茶司為右相府第以檢法廳為簽書府第晚得湖北提刑趙伯卞破雷德通寨捷報德通進之弟德進據險久為湖北之患自楊么之敗其勢稍弱遂為部將所殺以其衆歸德通猶自保一寨不肯就招至是始破知鼎州張聲與伯牛同謀也 初九日後殿奏事上曰數日泊舟之後卿等或不奏事即與諸將理會軍器想不如法但為美觀全不適用可進甲葉數百副當為指教穿聯其旗號等悉為整頓別

作一隊卿等試觀或可用即以此行之諸軍也及言韓世忠入覲犒設激賞之物宜依例備之恐不久留某進曰世忠來日恐到當便入對世忠必有所請如錢糧軍馬之類陛下但諭令與臣等商量惟是措置防托恐世忠向臣等不欲盡言如陛下曲折詢訪必自有說臣竊謂世忠既城楚與高郵地利甚便今張俊又屯盱眙控制天長揚州一帶敵決不敢犯則世忠一軍包裹在內最為安穩但自濠以西並劉光世地分光世孤軍萬一重兵侵犯韓張兩人能為出師牽制否不然徒為自守之計朝廷何賴上以為然是

建炎筆錄 卷中

木

日諸處探報皆云劉麟自往河北乞兵回比又遣官再往矣 初十日詣天寧寺開散行香得收復順州捷奏順州昔之伊陽縣也縣有弓手翟興勇於捕寇弟進尤為驍銳邑人號為小翟以獲寇補官後任熙河將會熙帥劉法出兵總安城深入敵境為人所誤置寨不得地敵自四山下逼日且暮舉軍潰亂失法所在諸將逃死不暇而進獨策馬大呼衝犯敵圍來往再三求法不獲時法已墮崖死矣進由是知名靖康初金人犯伊洛進時為京西將河南尹王襄遠遁進以洛兵保伊陽自固洛之士民避難者多依之進

與代之兄弟相繼累歲一方寇盜為之屏息固護陵寢為有功焉劉豫僭逆數遣兵攻之與介處一隅與朝廷隔絕寡援糧乏退保大和鎮與死其子琮伐之數遣人間道告於朝廷求兵糧為助而地遠不能及也琮勢益弱遂以餘眾歸襄陽依李橫由是伊陽太和一帶險要盡棄之賊境矣岳飛至襄陽遣將王貴直搗盧氏據之乃分兵西取商州東由樂川縣西碧潭太和鎮以取伊陽也伊陽去路才百餘里是日韓世忠入門晚赴內殿入見 十二日進呈江西安撫大使李綱奏以車駕時巡乞扈從降詔不允奏

建炎筆錄 卷中

七

事已上曰世忠之來當有錫養上起離御座引率執就觀所賜之物凡十合如繡珍珠燈籠綉靴馬價珠項中銀玉腰條回紋刀皆奇物并紵絲縐蒲衣著數千匹金酒器四百餘兩名馬鞍轡等某等進曰陛下待遇諸將如此之厚聖意豈徒然哉上曰禁中所行物別無用處止備激賞將士耳晚世忠到堂謝賜物微有酒色云上以所賜金器酌之十餘盃不敢辭也并其隨行背嵬使臣等皆被酒上各賜束帶并十兩金盃一隻因賜之酒而世忠之姪秉義郎彥仰面投閣門祇候以其新自鄜延遠歸也世忠叙謝再三

徐曰世忠寒賤人也合受凍餒今乃蒙被厚恩如此自顧此身未知死所也 十二日後殿常朝自上即位以來止御後殿更不行前殿之禮以二聖未還意有所避也留身奏世忠之來計當奏陳邊事方畧上曰世忠無他語但云欲與宰執議定乞與宰執同對卿與更子細詰問如何也某曰世忠之意不欲張俊築城便欲令向前勾引金人近前我得地利合軍一擊便見得失今日得城明日得縣無益也竊恐勞役之久別有事生耳臣之愚見若初議遣俊等渡江徑之淮北或攻宿或取徐得則進否則退歸出入不常

建炎筆錄 卷中

八

復不知修城工役如此之大臣深恐城未及就賊已有動息欲守則無地可歸欲戰則不保必勝臣已嘗與張俊等商量若只築一小堡可屯萬人選精銳守之剗寨腰截斷糧道等皆可為之大軍依舊坐據長江之險賊既不能遽渡則不無回顧之慮如此似為穩當上以為然乃曰俊意如何某曰俊初有商量之意徐徐議論但以岳飛牽制於後賊若抽兵稍廻山東空缺則世忠必再為淮徐之舉賊且自救不暇安能窺吾淮甸使俊築一堅城屯軍淮上臨宿毫賊

且疲於奔命此恢復之端也凌此策甚善但臣之所慮今冬防托數月之事俟來春更築一堡不失為此計耳自古用兵變化不同初無定論然先議守而後論戰乃保萬全也上然之是晚同右揆西樞謁韓世忠之圖即章子厚園池昔蘇子美之滄浪亭也子厚在相位日營葺所費不貲罷相即遷責未嘗安享泊放還寄居嚴之烏龍山寺子弟輩悉遣歸鄉幹置生事死之日無一人在側羣妾方分爭金帛停尸數日無人顧藉鼠食其一指衛僧法空親見之坐間右揆屢叩世忠進取方畧世忠終不盡言但云與相公屢

建炎筆錄 卷中

九

言之而其意不週欲令張俊先為一著渠欲乘隙而動即易為功也但恐俊等揣知其意不肯合謀而金字遞備坐探報檄岳飛明遠斥候擇利進退以世忠言近探者自河北回言龍虎軍由李固渡過河凡渡四書夜精兵三萬餘人內分騎兵一萬之京西以應岳飛也 十三日進呈已降指揮依四年例燕犒諸軍將佐檢正張宗元上殿遺詣建康太平撫勞劉光世張俊兩軍老小仍將在寨人點檢整頓結成隊伍晚得岳飛收復西京長水縣捷報仍云已收兵復回鄂州以糧不繼也 十四日進呈右司諫王稻奏狀

一冊 頁 6

乞罷平江府營造恐妨農時也從之批旨韓世忠非
晚朝辭可特賜御筵差入內侍省都知黃冕押伴
令平江府排辦議十七日就韓後圃山堂隨行屬官
總制提舉官預坐使臣等別坐酒五行西樞云神夷
叔靖康初被旨巡河朝辭日賜宴所居蔡氏之第吏
部侍郎王時雍押伴屬官預坐右相云諸處探報淮
陽軍等處往往抽剽人馬歸京師以備岳兵韓侯亦
云韓晚到堂因話及京城被圍之事當時南壁正金
人所攻之處而以盧襄李攢當之韓亦慨然歎息也

十五日望拜二聖已奏事進呈信州奏以車駕建

建炎筆錄

卷中

十

幸進銀萬兩上曰此物得之何處儻府庫有餘自當
獻之朝廷或取於民則不可也更當詢問果取於民
便當退還某等奏曰陛下卹民如此朝廷約束甚嚴
方州必不敢爾韓世忠辭免賜御筵有旨不允降詔
十六日批旨諸軍押燕官楊沂中張俊軍差淮南
提點張成憲韓世忠軍差楊州守臣李易劉光世軍
差江東漕臣向子諲先是降旨宴犒諸軍並依紹興
四年例晚中使賜除濕丸數十斤付密院以備給賜
士卒先是趙密巨師古兩軍自杭護衛至此多病重
脆之疾一日宰執奏知上出禁中方命御藥院修合

且道中使押御騎親至軍營人人看候分給之服之
皆效此其餘者也又以其方賜某云 十七日進呈
岳飛乞終制某等先議定奏稟以飛累有陳請亦屢
降旨揮而其請不已欲上親筆批回劄子上日惟宰
執有此禮他人不可卿等可作書但云得旨封回可
也退而右揆以書封去是日劉光世奏敵添兵戍陳
蔡間而劉豫亦於穎昌積穀甚富恐有侵犯之意密
院刻擇官申中和言太白已過左執法以陰晦不見
先是占星者言九月初三夜太白由黃道微高入太
微垣犯右執法

建炎筆錄

卷中

十一

建炎筆錄卷下 本集作丁巳筆錄

宋 趙鼎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紹興七年丁巳歲

九月自紹興被召是月十六日入建康對於便殿敘志已上曰卿人望所歸豈應久外某辭以今日規模與臣所見不同上曰將來別作措置 十七日宣制授左僕射 十八日留身奏事上問防秋大計某曰淮西雖空缺當以壯根本為先務又問去留如何某曰其來大遠既已失之其去不可復爾也臣前日奏陳固已悉之今國威少挫兵勢亦弱若遽自退縮即

建炎筆錄卷下

益弱矣却須勉自振勵為不可動搖之勢尚少堅上心不至委靡上深以為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惶恐失措反為安慰之某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靖使之罔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謂朝廷莫敢誰何矣仍以控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不為用我之所賴唯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為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啓沃否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自入見每留身奏事上必盛怒言德遠之過余每隨事開解

十月初余因奏曰自淮西之變軍民不見朝廷有所措置欲降一手詔慰安之上曰朕思之久矣當以罪己之意播告天下以朕任用之非其人也俟行遣張浚了降詔余曰浚已落職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余又曰浚母老且有勳王大功陛下安忍使之母子不相保上曰勤王固已賞之為宰相矣功自功過自過不相掩也 初七日夜內降周祕石公揆李誼彈章後批張浚謫授散官安置嶺表中書舊例凡御書批出文字多在暮夜不問早晚即時行出至是余封起未即施行明日榻前解救開陳再三上意終不

建炎筆錄卷下

解余乃曰浚所犯不過公罪上曰是何公罪誤國如此私罪有餘又奏曰前日趙令衿之言外頗傳播謂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今又行遣如此之重外間益疑矣上曰安有此理若宰相出入出於諸將即唐末五代衰亂之風今幸未至於此余又曰雖非諸將之言今謫浚如此亦足少快諸將之意上曰此不卹也余又曰向來浚母未出蜀時陛下特遣中使宣諭勿遣今乃使之為萬里之別生死固未可知豈不傷陛下孝治之意上意少解乃曰與嶺外善地可也余曰湖南永州等處與嶺外何異但且名曰不謂之過嶺也

上曰可散官安置永州余又曰若令分司便是致任
上曰且更商量來日再將上余又留身再三懇奏拜
辭前上曰浚平日兄事卿卿一旦去國浚所以擠
卿者無所不至今浚得罪天下卿乃極力營救卿
賢於浚遠矣然今日作壞得如此使朕極難處置卿
亦難做余曰此則天下共知雖為國家無窮之患原
其初不過措置失當而已偶因措置失當遂投嶺嶠
之外臣恐後來者以浚為戒不復以身任責矣上意
乃解於是分司之議始定 初九日降旨張浚責授
左朝請郎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 二十五

建炎筆錄卷下

五

日謝大禮加恩不奏事退答衢州諸書先是士大夫
相知者責余作相踰月未見有所施設余答之云今
日之事有如至虛極弱久病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大
見自非緩緩溫養之必致顛覆方此危迫之際唯有
安靖不生事坐以鎮之若欲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
起死之術也非老拙所能且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
其効如此不量力之過亦足為戒矣一日上曰令張
浚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余曰淮西寂
然無事不須勞攘但外間議論便謂朝廷棄却淮西
以兵家舉措言之一軍潰散却補一軍分明是怕也

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看彼如何未必敢動上以
為然是月蕭斧徽猷待制知嚴州先是斧任中書舍
人余罷政之十餘日諫官陳公輔論二程之學恐惑
亂天下於是下詔曉諭董權禮侍錄黃下部吏部錢
板董曰少俟他無所云也郎官黃次山白臺諫謂斧
沮格詔令侍御史周秘彈之斧以殿撰出知衢州其
後給事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朝廷遂進擬修注上
曰非告訐董斧者邪此風不可長可與在外差遣首
國意甚沮由是善類稍安次山遂除湖海措刑斧至
是始除次對一日奏稟來春去留之計請陛下更留

建炎筆錄卷下

四

聖慮將來回蹕之後中外便謂朝廷無復恢復之意
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窮竭民力殫耗國用何嘗得尺
寸之地而壞却許多事功此等議論不足卹也余又
曰昨日進呈劉麟以應環書送岳飛環書云昨在合
澗已聞大齊政事修明奉法向公人民安業今既到
此目自見之投身効命合得其所賊為夸大之言不
無緣飾然聞刑法極嚴整人亦畏憚官吏上下委無
毫髮之擾上曰也是與他如此不得余乃曰陛下承
二百年太平之後州縣玩習相師成風吏強官弱民
無心訴若非嚴加刑法無由整肅又念祖宗以來純

以仁恕待天下所以享國長久欲絕復興雖朝廷法令時有更張至於祖宗仁恕之心則列聖相承未嘗少變此乃陛下之家法也必不肯如彼所爲加酷於天下爲今日計欲富國唯有屯田欲息民唯有擇郡守縣令衆多不能擇監司則力有所不能及唯守臣得人則民自受賜上深以爲然一日泛論時事因及國史上曰前日觀朱墨本內用朱勾去者也是大冗余奏曰朱勾者最係美事皆蔡卞輩不喜之語亦以其不學故不知去取耳且如吳奎傳載上神宗疏曰臣願陛下爲堯舜主不願陛下爲唐德宗猜忌之主

建炎筆錄

卷下

五

卞等發則云所引狂悖今刪去臣謂載之乃見神宗之聖蓋主聖然後臣直也使唐魏徵王珪輩傳中不載當時獻替之言則後世亦安知太宗爲納諫之君上深以爲然余又進曰使一部盡作諛詞此豈美事古謂之不諱之朝者蓋屢聞直聲必甚盛故也帝王一代之典是非褒貶非子孫所敢爲者所以使後代人君常懷儆懼之心不敢爲非也此孔子作春秋之意也姦人常以春秋爲魯諱者大惡諱小惡必謹而書之不隱也所載吳奎之疏皆諱言正論人所難堪者神宗能容之是乃盛德事謂之大惡可乎何諱之

有上曰卿所論甚正非他人可及也余又進曰臣去國半年餘今者再見清光竊觀聖意稍異於前日上曰不得不然尋常造膝之言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又同事者和之一詞朝夕浸淫罔覺也如程頤之學每貶斥之以爲不可用余曰秦檜莫爲陛下說些正論上曰並無一言自卿去國在庭之臣不減其舊者唯朱震一人而已余又曰臣觀爲此謀者不過持中論以眩惑聖聽以謂不可太分別當收收並用庶幾得人之路廣大無遺臣竊以爲不然取人之路雖廣使君子小人並進亦何爲治與其

建炎筆錄

卷下

六

多得小人不若少得君子之爲愈也大抵持中論者便是沮遏善類之術分別善惡唯恐不嚴稍似寬容則乘間透漏落其姦計使君子不容措足矣君子之於小人常存恕心小人之於君子不少恕也自古及今君子常屏棄小人常得志以此故也上又以爲然進呈高世則乞不收使元帥府結局轉兩宮恩例得旨依奏執政奏曰莫却別與些恩數否上曰只問他宣仁族屬比之諸后家所得恩數如何可取會也次日降指揮令吏部檢會宣仁后族屬未推恩數申上意以宣仁之族惟世則近族宣仁升遐時恩數甚薄

其家並無作使相者欲以此寵世則是日余留身考
日世則恩數已降指揮令吏部檢會此乃他日題目
庶使人曉然知其本末不駭聽聞然今年一年之間
三除使相韋淵士褒錢忱也方今天下事殊未濟而
戚里相繼作使相公議謂何臣欲將世則除命少待
來春上曰卿所慮極是非晚令世則辭去直待來夏
未晚也 二十九日進呈已余因奏曰臣比自外郡
被召迫於威命不敢固辭然區區之誠已嘗縷縷陳
奏今已冬深雖別無警報獨不知來歲動靜如何要
自今日議定去留或可留即但當措置防守或以爲

建炎筆錄卷下

七

不可留即宜從今徐作動計亦恐一兩月間別有不
測驚擾庶免緩急倉卒之患上曰來春去留未議但
論來秋之計當如何余曰若車駕留此則來秋防守
猶如今日或茲暫回臨安即俟有警進臨平江或復
幸此亦可惟此兩途別無他說大計既定其他瑣細
措置當款曲商量進呈秦曰車駕稍移近裏似爲安
穩須使淮上畧有措置及使諸將各思向前無退避
之意則車駕庶幾少安余曰臣在平江府時每與張
浚議此亦屢奏聞止令諸軍各分一萬精兵控制淮
上作一小堡爲堅守之計萬一寇至得則進攻否則

退守或牽制或尾襲劫寨抄掠晝夜擾之而我之大
軍悉屯江上彼雖甚銳安敢遽前此臣之鄙見也近
自紹興蒙被收召再嘗以敷奏恐士大夫謂臣卞爲
此說欲符合諸將之意不知陛下尚能記此否上曰
卿固嘗言之奏章現在當付中書卿與執政一觀可
也余又曰若陛下果欲暫回臨安即復以建康爲行
宮守臣兼留守差內侍主管匙鑰留親事官備灑掃
百司官府並付留司看管以備時巡一如兩都故事
爲往來之計若金人舉國來寇即舉行甲寅年捍禦
之策此又臣之鄙見也願更詢問參政張守而下當

建炎筆錄卷下

八

各盡已見子細商量張曰不通如趙某所論無可疑
者但願不輕動爾余進曰臣昨來所論正不欲輕動
奏劄亦已具之矣臣初至此時人情極不安議論洶
洶臣一切不顧堅忍靜坐以待之今幸無事却須議
定來春大計也諸人各有進說正不敢專主不動之
議余又進曰臣之所說自去歲迄今止是如此更無
枝蔓亦無改易上曰朕固知之莫暫回爲便否願諸
人曰卿等以爲何如議論定否諸人曰如此甚便上
曰其餘合措置事卿節次理會余曰今所先者諸軍
營寨便令計置及於鎮江多置舟楫亦恐緩急放散

百司要用也上曰此等事正宜辦也議既定余又曰
來春之計既定止是防秋萬一有警報須是車駕前
進一步庶幾鼓作將士萬一少退則崩解不復支持
便以今日之退為失策矣上曰自當如此上曰兩河
故地朕豈敢為意但使朕父子團集及得一朝陵寢
朕之志願足矣某奏曰陛下如常存此念上天眷祐
必有悔禍之意上曰朕之此念寢食不忘也某又曰
人君與臣庶不同苟一念志誠上天必須感格語及
此聖懷感動惻然久之某又與西樞亦不任悽感也
十一月初四日宣麻右相轉左光祿大夫以進書也

建炎筆錄卷下

九

進呈呂本中乞宮觀上曰本中詩極佳不減徐俯少
時所作俯晚年學李白稍放肆矣胡紉報淮陽舟愈
遠向上往徐州去光世使臣下書言合淝之役麟既
退走光世追之道遇伏兵發光世幾為所得賴諸將
力戰王德之弟某人者死之夜二鼓收兵光世負交
椅者亦戰死傷折亦眾但未見其數右相奏光世得
四百舟準備朝廷使用又奏須俟張浚軍回乃往鎮
江措置某留身奏曰數日來外間傳言日中有黑子
司天臺會奏否上曰有之前月二十九日見如一李
子大兩頭尖今消欲盡矣其占陰干陽某奏曰臣徧

聞諸家占書其說不一或云臣蔽君之明或云臣不
掩君之惡令不見百姓惡君使有此變其餘占候不
一俱非吉兆日者人君之象恐非尋常災變願陛下
更加明察恐皆臣等之罪無惜黜責以答天戒上曰
干卿何事某奏曰恐懼修省更乞陛下留意 初五
日進呈右相奏擬韓世忠與金帥并其屬將書先是
秦相奏言金屬將乃主帥之壻今聞統兵在山東宜
作書與金屬將俾達於主帥責助賊豫為背天逆理
之事何以為臣子之戒冀其休兵息民也上曰賊兵
既退何用此為且留俟浚歸議之某曰淮西既定士

建炎筆錄卷下

十

氣方盛之時浚乃有息兵之意生民之幸也上曰如
此則留下劄子當批付浚施行也某奏曰昨日得浚
書云建康府入納鹽鐵甚盛用兵之効不可不勉也
上曰沿路既安商賈放心來往某曰亦緣久不變法
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蓋自渡江後來鹽法歲變
或至再變自紹興四年冬立為對帶法明年秋加以
出剝立為分數許人納不對帶二法兼行二年不變
人納甚勻比之常行亦自增羨 二十一日右相西
樞見訪會食早晚余自淮西奏捷即累求去右相既
歸日治行計初議正初曲赦廬壽光濠四州才冬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開假便作禮數後商量止俟十二月初一日以日期既近俟頒赦已然後為之亦是防秋結局也蓋十一月初上既見許故凡所入文字等悉已草下

十二月初一日本留身告上偶右相以密賜乞留身謝之余展作初二日是日留身懇告求去上語雖未允意亦許矣下殿更不批旨歸私第食後入文字訖乃登舟少頃押入都堂治事復歸舟中來旦再押同班及堂治事初三日也上曰朕於君臣之間無毫髮不足細察之卿與張浚終難同立朝也朕當全盡進退禮數煩卿一往紹興也某懇求官觀上不允既退建炎筆錄卷下

押到堂放散人從依時上馬不得般出 初四日同奏事留身面投劄子乞出再押到堂復歸私第晚歸舟中 初五日宣押同奏事至漏舍再入文字以脚疾有妨拜跪遂免起居再押到堂復歸舟中右相西樞見過 初六日降詔不允 初七日忌例不鎖 初八日鎖院 初九日降制朱子發行詞是日宣麻 初十日受告閣門是晚批出趙某命朝辭上殿并正謝 十一日正謝 十二日朝辭上殿

建炎筆錄卷下畢

建炎筆錄 卷下 序

本賦非秀水側居錄云趙鼎起於屋有
紹朴之狀一旦得志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
為不可居別置大堂環植花竹日焚香
數十斤使煙篆四合謂之香雲李心傳引
之舊聞證誤中不一置辨固疑其有所詞
是以不旋踵而怨讟叢集幸以身免相誣
之誅連及極乎然考史具嘗與修哲宗實
錄必問辨宣仁之冤証正裕陵之祀享忠
直筆微者建之且即是編所紀當乘輿播
遷之修結所疏議動合事核其秦釋張浚
建炎筆錄卷下

等事考史兩道有古大臣風烈巨也少以
勝此一人之議而少之也童山李初元而封

三九五

辯誣筆錄

〔宋〕趙鼎撰

據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李氏
萬卷樓刻函海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一八八毫米寬二九〇毫米

辨誣筆錄卷一

宋 趙鼎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

一張邦昌僭竊于王時雍權京畿提刑有新奉玉音之語 辨曰靖康元年十二月末德省劄稱朝夕大金師退奉聖旨差府曹一項省郎一員抄劄遺下軍機馬料次日工部侍郎司馬文季與余簡封題去提刑直閣經得開封通引官姓曰人劄探除目帖子報開封士曹趙某除直秘閣京畿提刑兼轉運副使其日余在同舍陳士曹閣子內與數同官會話今刑樣郭璋獨在可以為證時十二月二十七入間也先是

辨誣筆錄卷一

聞開正大金師退宰相何文縝廣坐中論師退後措置事首言京畿蹂踐酷毒須得人安集之且言祖宗時止有提點一員盡總諸司之事俟師退頒赦改正今且除提刑一員兼漕事當於士人中選通曉民事者坐客薦洛州通判趙子昉何曰子昉固佳但資淺爾須於府漕省官中選之程伯玉司馬文季等數人同聲曰若求於省人官無如開封士曹趙某者何曰得之矣屢有人薦使除職各即呼中使具除日將上次日批旨正月初畫黃下吏部戶部侍郎邵澤民聞之走見何相薦官教耿洵填士曹之闕何曰已除趙

辨誣筆錄

之功蓋初議幾憲不成復以此處之在外無日下代

職指揮適當多事舍人行詞留滯未給告間車駕出郊其事遂已先被旨點檢出城骨肉置局延真宮二月初天地大變六宮皇族相繼取詣軍前一日宋退翁胡明仲過延真率余同見府尹時有金使二人來府中催促應副退翁密謂余曰瑤華當祝尹深藏之以備垂簾待元帥之歸余曰何人可托須有力量可保者退翁曰戚里王某誥之子內侍則邵成章既見尹適見使在坐不容交談退翁於掌上書瑤華二字憑尹書几展手示之尹曰何謂退翁曰藏之尹良久

辨誣筆錄卷一

乃悟曰會得會得是日晚退翁作劄子詳言其事託余達之於尹瑤華舊在州北城破遷之延寧宮未幾延寧火尹議密歸之孟氏私第不欲在士庶之家也其後迎入禁中垂簾以待元帥之歸其謀實始於此退邦昌入城士大夫亦以此議誘之故邦昌敢任其責三月末聞金人漸此引去一日舊同官呂言問見訪云朝廷議迎請元祐后歸禁中家兄令言問與孟氏議定兄得使也言問與子親故舜從委之言問後作垂簾記備見本末後數日余得行首可帖子請召議事至崇政殿門外閣子中見王時雍曰好馮馮

源同坐時雍顧謂余曰煩公以畿內之事出除日一
紙示余除直秘閣京畿提刑兼權轉運副使余起立
白時雍以私計不便不願就此時雍作色曰今日之
事須大家擔負余曰府官冗賤何預國論時雍怒甚
不復言舜徒恐激作禍生謂時雍曰且只以府曹兼
權又謂余曰府界職事府曹兼領何害兼有正月初
成命余曰若於差權劄子內補生正月初指揮乃敢
就職時雍益怒面色變青徐取筆勾去直秘閣字舜
徒曰日府界官無限且先理會東路祇備元帥之歸
所以煩公正為此也余曰聞金人留兵二萬屯河南

辯誣筆錄卷一

三

武陽縣界如此即游騎四出府界何以措手舜徒曰
近遣從官數輩至軍前懇告今則盡發過河更不留
一人一騎在河南余曰東路蹂踐尤甚直抵南都更
無片瓦舜徒曰元帥府官兵極多須廣席屋以徙余
曰府界無一人百姓使誰為之又無一錢支用時雍
方發言曰此等事自當應副公可條具申來余歸至
晚得差權劄子猶豫未決適提刑屬官孟某來參不
名問知是后家因叩呂言問所說孟曰此議已定某
適離家時見街道司已在宅前治道恐亦非晚矣余
既得此說走見戶侍邵澤民問于細未及坐定澤民

日適自部中來朝廷要二十副珠子花環頭面裝裹
內人就孟宅迎太后還內於諸人家抄劄家資內尋
覓竟不得足余曰定在何日澤民曰數日前馬仲時
謂殿院已上書太宰相公謂速出外第且乞遣使迎
元帥邦昌得書極惶恐便欲出居東府諸公謂敵騎
必有在青城者恐別有變生少隱忍數日為便今聞
後騎已過中牟邦昌豈敢一日留滯當亟請垂簾一
如初議也如遣使則已發數輩近又差謝任伯家克捧
寶而往余曰何寶澤民曰大宋受命之寶的當無如
此者余既聞此始敢交職事畿憲公使造酒月給甚

辯誣筆錄卷一

四

厚余只請士曹之俸不受一錢供給今料錢歷可考
也不數日大母垂簾邦昌易服出外第垂簾之次日
余到都堂白事適見邦昌自崇政殿門出循廊而南
朱衣前導堂吏隨之三衙一人從後來不知姓陸階稟
邦昌欲差班直數人導衛邦昌躡身頓足大叫曰公
等如此不相卹余見邦昌於都堂閣子對坐茶湯是
時別無執政前日暫權者皆已退歸舊班余出劄子
再申明所權執事次日降太后聖旨差權余然後方
敢就職又乞支降錢帛前日王時雍所許者邦昌謂
余曰要何用余對以蓋造席屋以備元帥之歸邦昌

取筆判衣申支給前章謂余于王時雍求京畿提刑
又謂余有親奉玉旨之語則天地鬼神實臨之

一權京畿提刑日糾集保甲以拒勤王之師 辯曰

丙午冬金人分兩路渡河直抵畿內西自洛陽東至
南都南自潁昌北至大河皆爲金人占據京師在數
千里重圍之中仰視但見青天白日而路不通中外
斷絕四方萬里之遠郡縣櫛比官吏享厚俸兵級坐
食衣糧者不可以數計而優游自若無一人回首一
顧者安得所謂勤王之師月餘城破敵分兵屯列城
上下瞰城中百萬生靈猶机之上肉明年正二月間

辯誣筆錄

卷一

五

陝西大帥范致虛遣兵萬人使辛企宗將之出峭岵
敵令西京所屯兵迎戰甫交鋒西京敗走去京師猶
在十程之外東南之兵聚之淮甸盤桓不進三月間
二聖已出郊趙子崧總兵一項自陳蔡稍逼咸平界
遠望敵騎數百奔潰不可止約自相蹂踐死者盈路
遺棄金帛巨萬不可數計騎厚載而歸此則勤王之
兵也時余在開封供職不知京畿提刑者何人謂之
保甲者安在也余得堂劄兼權憲漕時敵退城開已
數日逮交職事敵騎已過鄭州二帝北遷渡河已久
京師官吏悉趨元帥府所謂京師者數千里瓦礫場

中歸然一空城而已何勤王之有况保甲一司自有
武臣提刑專領余權攝時文臣見關係武憲汪長源
兼領余從長源交割得之畿縣諸公悉來相見不聞
有保甲在京亦未嘗說及也隆祐垂簾之初劉光世
一項自鄜延來太母遣武臣提刑汪長源戶部郎官
李革出城迎待而光世由潁昌境上直趨濟州後數
日李革見訪余始知光世之過也後章謂余權京畿
提刑日糾集在京保甲以拒勤王之師則天地鬼神
實臨之

余初被權攝指揮專爲措置東路奉迎元帥自權願
之後往來唯邱陳留水陸措置朝廷差中書舍人張
激達提舉迎奉一行事務余見達明議事以驛頓什
物全闕次日得省劄具數申戶部許於諸人家抄割
什物內關請後到到載往東界余至雍邱編排回中
路逢樞副李回少右丞馮濟長源同舟南下相見舟中
余謂二公論京畿蹂踐既酷即今猶有潰兵及饑民
嘯聚者時時出沒流民不得安業乞差兵彈壓等事
二公深然之余遂率京畿父老上表勸進五月初上
即昨又率京畿父老上表請車駕還闕至六月初余
申教省以京畿措置就緒遠邇寧靜勞來安集恐非

辯誣筆錄

卷一

六

時暫兼權者能辦乞早差正官前來交割凡累申不報方朝廷節次行遣圍城諸人議論汹汹之時余敢露章求罷而朝廷不聽其去自以權攝始末可考朝廷亦知之而不以為事也兼權之人凡有數等除別以罪斥應權執政官有自落職官觀而復舊物者皆責散置李回范宗尹子流是也有自樞副陞右丞者馮澥是也有自侍郎權尚書者謝克家邵溥是也止於落職而已有自從官權執政者呂好問是也事體為量重洎上即位正除執政進退恩禮未嘗少貶以其權執政日於圍城中寡人間道詣元帥府密陳城

辯誣筆錄

卷一

七

中款師事狀之功也其後宰相議圍城之罪悉欲殺之上終薄其罰者以預知城中始謀權立之詳也其自開封少尹權都司者葉份之徒是也自監丞權少監者李佩之徒是也自郎官權卿少自館職權郎官不能盡記皆置而不問也洎車駕渡江之後洞照本末當時權攝之人悉皆召用李回復入樞府謝克家再為尚書相繼入參大政范宗尹召為中丞未踰年拜相此皆權局中情重而責降散置者葉份元不離行在至八座而去余以開封右判官權京畿監司是為外補未嘗超躐比之諸人不猶愈乎邦昌之入城

也留守率百官用郊迎宰相禮見之於南薰門下邦昌下馬相揖入幕次請從官就坐邦昌厲聲曰誰為此謀公等各為妻子計乃欲與邦昌赤族之地也諸人惶恐無對乃請邦昌居尚書省留守司差從官十員相伴遊說邦昌拒之甚堅余亦竊問一二諸人初謂邦昌曰今日國祚不絕如線太宰受國厚恩正是論報之日謂宜勉徇軍前之意欵退敵師即日遣官奉迎元帥一面邀請元祐后垂簾然後退就舊班且速議進進既建大號未必不以為功也邦昌曰諸公誤矣元帥府將相已備他日聞二帝北遷未必不便

辯誣筆錄

卷一

八

正位號唐明皇在蜀肅宗即位靈武投機之會不可失也諸人曰才聞師退急遣使勸進此亦一機會也且本謀專為社稷計他時誰不相諒邦昌曰此事安可戶曉諸公不念邦昌有老母乎諸人又曰今京畿百萬生靈性命所係太宰設心如此天地神明亦必知之邦昌初慮師退之後別生他變既聞垂簾之議始有回意後兩日御史臺告報百官并寄居待次官及京城父老諸軍將校並赴尚書省官員立廳上父老將校立庭中少頃堂吏引邦昌出閣于立柱廊上士大夫建議紛紛邦昌拒之辭亦甚敏辯其中一人

謂衆曰不須如此便可山呼邦昌倉皇走避百官未
退余與府僚先歸臺吏遮攔且曰一城百萬生靈性
命決於今日官員門且更告他太宰衆謂之曰府中
應副事冗自來集議等事才到便退未嘗干與乃使
之去出省門逢王伯時立小立語及邦昌建拒之說
伯時曰須教他做且是易制他時足以觀刀若使蔡
京爲之必別有措置反爲大患觀刀謂斬也戶曹李
沆曰少卿且低聲此語傳播愈更艱難矣初大變之
後敵以檄城中議所立者云選世有名德之人諸公
議曰衆所共知者惟呂舜徒司馬文季又惜其忠賢
辯誣筆錄卷一 九

軍民祗哀萬種議既定有司告報百官集闕門之外
敵使五人自南薰門入甲騎千衛衛之捧冊文前行
闕門等盡用敵人邦昌乘馬出尙書省後門大號於
馬上至御廊幕次易服東望再拜是時甲兵如雪環
列城上鼓聲不絕天日昏暗風沙慘然士大夫相顧
面無人色邦昌亦揮酒不巴步自宣德西門入敵使
隨之至殿門五使先退恐庭中禮數有所未盡不欲
見之相回避也邦昌陞殿倚西壁立百官隨入錯雜
紛亂無復行列邦昌遣閤門一人下殿諭廷中曰實
爲生靈本非僭竊官員將校等並不得拜百官既拜
辯誣筆錄卷一 十

公之在外漢家之業十世至光武以中興引證最爲切當又旬餘邦昌趨南都上踐阼封邦昌郡王謝表云惟旦攝成王之位意在存周紀信乘漢祖之車本期誑楚此其本意也然其間舉措不爲無失如迎隆祐稱宋太后之類敵其雖未盡渡河敵聞之有回戈之思後來誰肯委曲見察賴聖君在上憐其本心故止及其身而置其家不問親族之家亦不絕其祿仕可謂忠厚之風盛德之事矣况如余攝庶官時暫行兼權未嘗超陞未嘗增俸么麼不足比數宜其弗以爲罪奈何怨家讐人以此藉口得肆其毒增加緣飾

辯証筆錄 卷一 十一

以無爲有如親奉玉音集保甲以拒王師之類必欲寘之死地而卒蒙矜貸獲保餘生皆君父之賜也

一某謫潮陽岳飛自岳鄂以金五萬貫贖行某受之不辭交結叛將識者爲之寒心 辯曰自渡江諸大將與廟堂諸公並相往還禮數唯遇生日以功德疏星香爲壽而已岳飛後進生日禮數亦復不講某謫潮陽庚申七月初一日其揮也初六日得明州公文繳到刑部牒即日上海岳飛在鄂州相去二千餘里何由道問至當年十二月間得飛一書謝轉官而已來人云因過福州張公相處下書蓋自福州至

潮由循海入江西乃其歸也某以通封公狀謝之未嘗答一字次年正月未間又得一書亦自福州經過賀年節書也某以謂既不答書不必開看亦以通封公狀謝之并來書復付來人齋去不曾開拆也書且不留何由有金五萬貫以五萬貫之金須用兩人擎擔必不輕付須有管押之人今岳飛既死無由考證然天地鬼神實鑒臨之又邸報坐到岳飛案款在酉年春未罷兵柄入樞府之後飛發書來潮陽在申年冬未時獨總兵鎮上流也謂之交結叛將可乎况來書未嘗啓封復還之邪且諸將總兵在外每因職事

辯証筆錄 卷一 十一

谷稟廟堂諸公必有書答之飛最遠書辭最勤已前有書往還者皆謂之交結叛將可乎此不待辯而可明者以事體頗重不得不一言也

一士優辛永宗赴關各有賄遺請求 辯曰某戊午十月末罷政知紹興府冬至節士褒以宗司端露酒十壺見餉十二月得請奉祠寓居能仁寺過歲某始生之日褒又以十壺見贈適淮上諸將送漕淮白數頭兔犯十餘隻鴉犯十數對遂以白魚二頭作一合兔犯二隻鴉十隻作一合復贈士褒蓋所以爲答也某是時杜門謝客至正月未間士褒遣其子不議來

訪某嘗差不議權浙東屬官故烈衣直入書院見余云大人被差朝陵近催促甚急緣腹疾未能起發而舉市無附子令稟覆如宅庫有附子覓數枚某尋以附子十枚送之此所謂賂遺也二月初士褒來相別坐未定謂余曰昨日得臨安相知書云相公差知臨安非晚命下某聞之駭然謂褒曰渴疾如此公所親見如何遠適公赴闕便當奏事上不問則已萬一問及切告公以某所苦未愈奏之庶幾可免此外別無一語是晚褒有簡借坐舡至蕭山某回簡謝之因言適所奉懇舉家休戚所係幸公留念蓋欲以疾苦奏辯誣筆錄卷一

三

知所犯何罪未委何為請求此不必質於天地神明士大夫所共知不待辨而明者以其事近卑猥故復言之

一盜用都督府錢十七萬貫 辯曰某以甲寅八月初除知樞密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既正湖奏乞先降錢一萬貫通激賞次日朱丞相勝非將上進呈日既開府便要錢用尋降錢一萬貫付庫收椿差使臣二人專監屬官兩員提舉凡一行公用什物之類及使人出入間探之費皆出此錢收支請領各有所司畫一中乞入蜀犒軍蒙支錢五十萬十萬在庫藏變易金銀寄椿俟臨行交割此物元不會出庫至九月末留拜右相伯扈從親征回遂以左藏庫寄椿錢五十萬支付韓世忠貼充大禮賞給既兼諸路都督軍馬府庫官屬不改逐月請雜支用及食錢之類節次下左藏庫關請二年之間不過三二萬貫而已自有提舉及監官主管收支文歷可考也初以二相兼督府一在內一時出視師謂之行府有相專在外凡朝廷應副督府錢物盡歸行府無慮千萬而在內督府所總止於前數既無所管之錢不知從何盜用泊某再相督府已罷舊監庫使臣者猶在密院偶因事斥去

作處州兵鈐後見言章有十七萬之說郡中廣坐憤然厲聲謂守倅等曰自初建督府以至減罷首尾監庫唯某一人若謂趙相私用庫錢一十七文亦無之某又不是趙相處得意之人將某趕出來事有不平難為忍受人雖不知某便不知天地神明亦須知此語頗流傳也此事初出於呂祉得於一要人達之之言者前來章中已有此事要人之意欲重人之罪恐其復來爾如親奉玉音之語及資善堂汲引親黨之謗皆出於此使某十年遷謫百口流落幸由是也某常謂怨嫌之禍小忌嫉之禍深自古皆然怨嫌之

辨誣筆錄

卷一

五

禍既釋即已忌嫉之禍無有已時此其可畏也

一資善堂汲引親黨 乙卯春資善既建同列留身奏事退謂某曰適得旨傳令相公擇資善堂官一員言才出口某曰今士人中學識淵源人物蘊籍可以為師範無如范冲者此言應口即答未嘗出於思慮當時止為得旨擇人若謂有他意則皇天后土實鑒臨之退亦思之恐涉嫌謗又念古人內舉不避親之義於是言於上自信弗疑不慮後患此則某之罪也命下范冲力辭且言獨員終日在內恐涉嫌謗遂又進擬朱震二人更直舉朝內外皆以為得人後因臺

諫諸人奏事上盛談二人之賢諸人奏曰天生資善官二人無與比者翌日上以臺諫之言語執政面某喜動天顏某亦以此自喜不知為今日之患也然又有一事最為切害跡狀靄昧無以自明此所以摧心飲血負屈銜冤抱恨無窮死且不忘也某丁巳秋再相適岳飛入朝奏事翌日上曰飛昨奏奏乞立皇子此事非飛所宜與某奏曰飛不循守分乃至於此退召飛隨軍運使薛弼諭人曰大將總兵在外豈可干與朝廷大事寧不避嫌飛武人不知為此殆幕中村秀才教之公歸語幕中毋令作此態非保全功名終

辨誣筆錄

卷一

六

始之理弼深以為然曰當子細諭飛且語幕中諸人也若謂某結飛使之為此寧肯使人諭止之前譯者謂某汲引親黨僥倖他日後譖者謂某結飛欲以兵脅朝廷嗚呼譏人之言一何酷邪此自古人君惡聞之者殺身滅族之禍也尙賴君父慈憐得保首領非其幸歟萬一再見天日當瀝膽披肝一訴始末然後退就鼎鑊無憾矣嗚呼皇天后土實臨鑒之

辨誣筆錄卷一畢

原序

余叨塵踰分績効無聞固足以招致人言重干典憲而又學術迂僻與衆背馳其辯宣仁之寃誣正裕陵之配享無慊於心無負於社稷無愧於天地神明而兩家之黨布滿中外怨讟四起叢於一身矣銷骨鑠金何所不至度其勢力將寘之必死則凡今日流之極而尙延殘喘者皆君父委曲庇護之賜也有此僥倖尙復何言然前後論列踰數千章其間寧無傳播失實風聞文飾之誤是不得不辯其他細故無足深較謹擇其尤者作辯誣趙鼎書

辯誣筆錄

原序

煬王江上錄

據上海圖書館藏清抄雜史
五種本影印原書字芯高二
二五毫米寬一四五毫米

楊王江上錄

岐王亮投主自立改元天德都會寧府內使梁漢臣
本宋內侍陷虜每思報仇乃進曰燕京自古霸國虎
視中原為萬世之基陛下可修燕京大內侍復巡幸
使中原之民望帝都近矣遂納其言差梁漢臣充修
燕京大內正使孔彥舟為副使自天德四年起至正
隆三年畢工改燕京為中都擇日遷都燕山府以獲
駕軍三十萬鉄浮屠一十萬紫茸細軍一萬為先鋒
木突總管留守會寧府正隆四年八月十八日至燕
京蕭王奏曰陛下移燕山去白溝百里之外皆南宋
故土孔彥舟却瓊新寨王喜徐文孟斌之徒項背宋
臣皆握大軍及中原萬一有變非國之福亮曰卿
無憂也梁漢臣奏曰臣聞南宋講武教兵有吞中原
之志願陛下無坐索於內可令山東兩路河北三路
通水去處積草聚糧仍於諸路州軍置造軍器兼修
大梁虎視江淮及造戰艦以備海道征伐並依亮一
日入皇后閣見桌子上膳瓶內有木祥花教果問此

花出於甚地后曰汴京孔彥舟進來乃索筆現為詩
曰綠葉枝頭金縷窠秋深別有一生香一朝揚汝名
天下也學君王看拓黃一日宣梁漢臣曰朕欲修汴
京大內時復巡幸卿為朕謀無得有緋漢臣曰被奉
聖訓豈敢詐充願陛下傾詔諸路發人夫工匠以候
使喚以梁漢臣充修汴京大內正使孔彥舟為副使
因謂漢臣曰賜金字牌子以卿去處如朕親行賜金
銀綬錢絹各一百仍差都統阿史多木律率統騎軍
二十萬駐劄於汴京城外防逃走工匠人夫工匠日
支米二升半錢五十文人夫亦如之正元三年梁漢
臣孔彥舟至汴城正隆元年春起夫正隆四年畢工
梁漢臣孔彥舟奏京城大內修造了畢又令人修造
通州戰船運起人夫抬桿木植打造戰船三等凡數
千隻委兵部尚書蘇保衡徐文統押仍於諸路刷鉄
匠五千人打造人馬衣甲軍器有鄆州相州青州進
銅到鉄刀五千口改造鉄刀又令東平府北京開州
大安軍集八百萬簽女真渤海契丹漢兒五十萬山
東兩路河北三路并簽大軍一十萬諸路番漢軍七

六萬諸路捕魚稍工水手一十七萬番漢等軍共二百九十七萬全分八路入南界完顏仲統兵取長安鳳翔至西蜀完顏明統兵至西京至均房汴京國南頭昌府方城穎縣鄧州字筆統軍自南頭州蔡州陵汝阿魯木律統軍自亳州父城至順昌府光州乞代赤未自壽州合肥和州界耶律木自青州齊三進楚界兵却高蘊保衛駕親往監修戰船蘊保衛奏臣破奉聖旨打造戰船完修通州至定林口二百八十里陸地不通河濤無水通舟入海伏望特降壽旨行下措置帝宣漢臣來曰蘇保衛奏來稱通州不通水海口陸地二百八十里奈何梁漢臣曰起三路人夫開渠擔水成浮泥用舡夫拖入海行下蘇保衛即施行梁漢臣私曰賊君無道但得一路人夫叛我宋中兵有日矣奈何自修燕京及大梁食利人夫工匠三百余萬無一人是丈夫也豈非天哉蘊保衛起山東民開河擔水挽舟自通州入定林口二百八十里人稱寬道路嗟嘆而無一人敢叛者漢臣又奏西京洛陽好花宜巡幸看花正隆四年二月幸洛陽一夜

天降大霜群花尽死不悅梁漢臣曰陛下降詔催促諸路大軍而取江淮無失其時天與弗受運道其咎時至弗行復受其殃臣願陛下統一天下混車書於萬里於是下詔催促軍馬步行起汴京宣梁漢臣孔彥舟撫問修內不意有人譖彥舟者遂賜酒醜之彥舟捧卮跪飲見彥舟項上雕青問曰何物也彥舟曰臣小年時不成器交人利未曰卿如今成器敢做甚彥舟既懷命彥舟克西京留守起行至路葉發而死二年八月在汴京值中秋設宴百官既月忽家雲罩月索笔作鵲橋仙詞曰停盃不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便有許通天障礙亂鬕捩斷星眸利惟恨劍鋒不快一揮一斷紫雲根要見姮娥体态翰林學士初被奏曰陛下變大國宮殿適幸諸州狀盟兵師無故奉事勞役生具工動土修運兩京之內開掘無用之河旁若軍民嗟怨盈路太乙出現陛下轉以為妖殊不憚畏臣食祿于朝焉可默然伏望陛下察天地之不祥收兵罷役通和南宋復逆彼都四海九州咸感聖德天下幸甚亮大怒斬之

疾其疾正隆三年二月下詔小龍虎大王兵五萬守鎮蒙古司虎牙衛將軍大將家奴守鎮上京會寧府木律侍中兵三萬守燕京中都舊王兵五萬屯齊邸兩京燕津發糧草皇太子奉國衛將軍戶部侍郎張昌等守汴京御營前軍高李禮官押御前射鵬軍一萬三千并圍子細軍三千御前提奉右將軍達耳明威御前左將軍亦盞明威御前軍加羅明御前後軍西道總管興國叔將紫茸細軍三千人令分五部一部五百人每隊六十人謀克一人逐道一人葫蘆服一人牌頭二人飯食五人隊身五十人五年秋九月起汴京勅天使催促八路軍馬各一地分入南界進發時童謠言正軍三疋馬簽軍兩隻鞋即主向而去趙老送燈台九月渡淮至壽春屯駐差御前都統驃騎總管韓美耶奉勅領軍南行臨發賜御製喜迂鶯詞曰旌旄初奉正馬力健嘶風臨江渚射虎將軍落雕都尉綉帽錦球翹楚氣張斷髮爭香捲地一龍羣鼓吹諶頌正長江奔駭六師飛渡此去無自情金印如十在功名取斷鎖机謀垂輪方畧人事本無

今古試舒卧龍韜韞果見功成朝莫况江左雲霓已試玄黃迎路韓夷耶兵南進遣千戶莫利領騎五百探地遇大宋姚興馬軍五十余至尉子橋遊騎探得遂報破敵軍統制在高在高請統制姚興再率四隊四百人出陣王權領衆回走東采石江口是夜多張旗幟地中明火徑虜數千伏路虜不能前遂得渡江屯駐東采石亮主軍和州兩岸相對日謀渡江是日梁漢臣奏云本國大捷請陛下登舟早建建康虜主欲登舟亦盞明威將軍奏曰陛下番紅底小不被而宋壓沉大江奈何陛下乘舟欲渡是梁漢臣責陛下於宋朝耳亮見敗舟奔岸亮大怒謂梁漢臣曰汝本宋朝旧臣朕高官厚位思過朝士不知紀極而敢反朕遂命亦盞明威將軍斬梁漢臣于江岸虜主見諸軍敗回還和州詔天使催促海道大將軍蘆保衛有海船千戶韓宗愈降于李宝李宝追趕用火箭燒番船船不焚送不降其軍正隆五年十一月亮至揚州東門外漢王廟建御寨請瓜州岸望大江見本朝以兵五萬水軍於江心旌旗麗日器甲鮮明鱗衝戰艦

濟水之舡反御子舡委子舡於大江心飛走布長陣
 望北岸一弩箭射不到處打柳子声他排一字陣於
 浮玉亭上声諾諸船復回虜象大駭亮謂臣下曰此
 紙糊舡何足道哉遂面揚州御寨有木突德管大懷
 忠總管肖這已奏議曰即主望從後江通說大宋我
 盜江心如飛甲士奮勇人心精銳我等皆北人走馬
 射箭為上豈可乘舡與江南人戰大江都死是於江
 上不見却里大懷忠等早至御寨奏事見樂家奴將
 軍云即主昨晚大醉未起大戰忠等詢樂家奴即主
 夜來有何聖旨樂家奴曰昨晚與妃后飲言三日渡
 江不得將大臣各行處斬肖這已以足蹴大懷忠脚
 云謂樂家奴曰若即主起來云大臣奏事則箇於走
 肖這已大懷忠復回商議云若不行殺逆我等無緣
 還卿必死於此大懷忠云即主有團子細軍萬人護
 御又樂家奴將軍輕信奈何事有泄露死必無疑肖
 這已云晚朝奏遣細軍東取海陵先請樂家奴將軍
 諭以禍福使心變動事可濟矣晚朝奏云臣等渡大
 江必能濟渡東太州可令團子細軍連夜進取所掠

金銀不以給賜一發渡江必能濟岸遂遣之行是夜
 諸人邀樂家奴將軍說之云即主堅欲下江南今南
 宋沿江戰艘萬隻衝巨浪如飛我等盡魚鮓耳樂家
 奴曰諸人欲何如大懷忠等曰若不行殺逆定難回
 卿樂家奴曰諸人舉事家奴願效愚誠肖這已曰今夜
 三鼓伏萬弓於暗處使人奉喊欲公入言而人級寨
 公先盜即主弓劍以燭引即主出帳諸人望燭明處
 以萬箭齊放時公當避之大懷忠曰吾事濟拜公大
 將軍東連大總管樂家奴許諾是夜亮醉三鼓入帳
 中間外喊声樂家奴入報云南人級寨亮驚惶索劍
 甲樂家奴云恐人所盜臣帶於身家奴執燭引亮慌
 急披錦衣出外家奴棄燭奔竄萬箭齊發射死亮人
 懷忠等引軍北遁亮乃阿骨打長子宗翰之元子也
 宗翰生四子曰亮曰充曰元曰方皆為亮所誅死亮
 篡奪後以同謀皆討論封拜自古卞肖王仲武烏獲
 大卿高景山吳國奴各賜錢券平昔善者皆沾恩賞
 睚眦宿怨如完顏卞曹望之劉仲甫之徒皆貶降寬
 照局

采石瓜洲斃亮記

采石瓜洲斃亮記序

昔唐裴立言公平淮西而韓昌黎為之碑柳柳州為之雅其功業文章輝映簡冊曠古鮮儼迄未有繼之者惟我宣諭尚書虞公當采石瓜洲之戰以偏師助賊全鋒遂能大破虜兵使自屠戮坐復兩淮之地功業顯著見於尚書之除命矣議者迹其事謂不當在平蔡功下潼川蹇公少劉省幹乃尚書公門下士尚慮四方萬里之遠未盡周知就為紀

奇書齋叢書

斃亮記序

虞公

次之其文質實典雅筆勢遠軋韓柳益與夫靡曼不根者去萬萬矣或曰蜀人素不武此以風聲氣習言也禮不云乎儒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傳不聞乎一賢制千里之難一士止百萬之師僕於尚書公得之矣馮持約秀才得此副本施於劄劄以廣其傳異時吾蜀士大夫激昂奮勵以赴功名之會書名竹帛勒功鼎彝實尚書公為之權輿云隆興改元昭陽協洽秋七月既望得軒漫叟書

采石瓜洲覽亮記

宋潼川蹇 平湖陸 炬訂

紹興辛巳逆亮渝盟先是遣使賀天中節登對出

悖語要將相大臣乞割兩淮襄漢之地朝廷駭

愕上命宰相就都堂宣虜悖語侍從臺諫備虜

之策宰相又宣聖語今日更不問和與守只問

戰當如何亮已提兵駐汝州之湯湯示渡江漢

從上流以窺吳會朝論欲遣成閔提禁衛萬兵

守襄漢中書舍人虞允文言今虜為疑形形我

上流不足慮直恐盡撤禁衛之兵萬一虜出兩

淮異日何以應之不從遂除成閔湖北京西路

制置使以行未幾亮還汴京

九月亮以重兵五萬號五十萬出淮東時劉錡為

淮南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使京畿淮北京東河

北東路招討使拒之於楚州清河河口虜又以精

銳從壽春渡淮清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王權拒之
自淮退走次合肥次柘臯而中軍以次濡須口
事勢益危急

十月丙辰允文率四五侍從自宰相謂權奔走退

師已臨大江口和州必敗國事而權猶詠朝廷

退師蓋欲致虜深入自當其衝使李顯忠出其

左邵宏淵出其右夾攻之允文具疏其謬朝論

猶幸權一戰不主允文語

丁巳報權渡江朝廷震駭

戊午遣樞臣葉義問督視江淮允文為參贊洪邁

馮方等俱在幕府

庚申允文陛辭上勞曰卿詞臣不當遣然以卿洞

熟兵事姑為朕行 又曰朕固知和議之不足

恃二十餘年宮中錢物不敢輕用毫積寸累以

為今日之備適義問亦以錢帛為請朕已從內

藏支付九百萬矣卿須錢奉來朕所不敢惜但患事不立耳

辛酉錡兵敗自楚州盡棄淮東之地虜騎躡錡至皂角林瓜洲之前錡將員琦拒之小捷錡以病過江允文次鎮江見錡問病因問今日事勢如此相公何以爲教錡謾言曰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方用之允文曰今逆虜席卷兩淮瞰長江我有腹心之憂今日用兵莫當得一個不得已否乎錡又曰錡直是不愛作他官職待告廟堂將制置招討兩印約了允文笑曰相公不愛作他官職大是高節但今國事如此自權敗事朝廷恟懼九重方有蒙塵之憂相公欲攜此印何處繳納錡語塞

十一月己巳亮兵次采石

壬申錡將劉池敗於瓜洲知建康張燾共苦告急甲戌督府次建康夜被旨罷權促赴都堂議事命

允文持書招池州駐劄御前都統制李顯忠會采石以權兵授之

乙亥允文徑趨采石中路王權敗兵絡繹於道允文探聽其言曰昨日王權淮上只聲金不聲鼓蓋權惟事走爾吾屬隸殿司馬今王權敗事棄馬奔軼我輩徒走雖有技無所施相與哭於路旁

丙子允文遂宵征未到采石十五里間已聞北虜鼓聲震地行道之人曰虜人以今日過江從者相視震恐皆曰事已至此舍人欲何之允文顧謂侍者曰吾此行繫廟社安危事之濟否當以死報君父鞭馬疾行午後至采石即走岸口望北岸賊硬寨彌望逾數十里賊瞰江築高臺植黃繡旗各二中張黃蓋亮躬擐甲據胡林手執紅旗指揮逆旅又酌金盞飲諸酋以酒

先一日亮刑白馬牛羊各一祀天與諸酋飲血

為盟決意以是日渡江而我軍星散無紀律允文急遣人招一二統制官勞問次因訪問權所以致敗之由皆曰權驕不恤士卒非虜之善勝權望敵奔走未嘗履行陣耳允文曰汝輩今可一戰乎衆人笑指北岸曰那邊體面怎抵當公徐曉之曰虜萬一過江江南席卷無措足之地汝輩雖走欲何之今控大江地利在我不如死中求活耳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乃不能一戰以報國乎衆皆曰願未嘗不欲戰奈無當頭者允文覺其言可動唱言汝輩止緣王權謬妄抵此今朝廷別差官管此軍矣衆愕立曰差甚人允文諭之曰我亦朝廷官朝廷差我來喚汝州李顯忠交此軍事顯忠如何衆合辭曰如用顯忠得人矣允文曰我本來視顯忠交領軍事權既去顯忠未到適虜今日謀渡江當與諸公戮力一戰官家發內藏金銀盡在此并給官誥如

本外其百...

...

五

...

節度承宣使已次某帶來看有功即書填賞不踰時衆皆曰如此卻有分付當致命諸統制趨出遞相告語須臾合軍皆曰有分付好廝殺稍聞諸將如張振王琪戴臯時俊威新等復來即指畫列馬步軍成陣分戈船為五以其二傍東西岸行其一駐中流載精甲以待戰其二藏小港以備不測擺布僅畢北岸虜衆渡江呼聲動地有頃七舟泊南岸虜導陸與官軍步戰我師少卻允文時跨馬往來陣間督戰見統制時俊撫其背曰汝素以勇聞平生果決今顧怯懦耶俊回顧曰舍人在此即拔兩刃入陣盪擊我軍麤戰虜不能支又疾麾戈船併進斷賊後岸上虜衆即投戈降先是虜意直恃衆欲運跨江而度故所用多小舟士卒湊載迫窄雖有器械無所施設而我之戈船檣壁樓櫓甚壯士卒用命遇敵船則衝撞劈斫所向全舟沈沒水為之不

奇晉齊黃書

...

六

...

流天色向晦虜猶未退會淮西潰散官軍有從
光州轉江而至者三百餘人允文撫勞授以旗
鼓自山後轉出虜以爲援兵至遂引餘兵遁去
或欲益進水軍掩前令虜兵不得去允文以爲
歸師勿遏况虜懸師入寇多寡之數與我相懸
若我軍小衄技窮明日遂無兵相支吾止命強
弓弩襲其後追射之虜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其
岸上之屍凡三千七百餘人殺死萬戶一人生
獲千戶五人女真三百餘人死於中流者不勝
計允文撫勞將士具捷聞朝廷諸將環坐見允
文旁側樞府吏趨走甚恭方愕詒往往問起問
吏舍人甚官職對此虞中書朝廷侍從也諸將
趨下拜曰曩意舍人是閭門宣贊爾豈有文臣
騎馬往來行陣乎允文執其手曰諸公何言相
與共安危死生同之期於破賊以報國家允文
因諭曰虜今雖敗然逆黨尚衆明日必復來乃

奇晉書業書

魏亮亮記

七

魏亮亮記

謀令士卒夜渡江近北虜箭力之所不及即以
礮石繼船爲陣又遣統制威新以兵逼楊林河
口先是虜得和州即自巢湖造船自楊林河出
大江允文又意虜必以奇兵出此間我之不意
故先遣新專兵遏之
丁丑北岸虜衆壁立我師以神臂砲敵弓射之賊
衆披靡繼遣火船燒賊戰艦煙焰漲天少頃逆
亮忽麾軍下臺從陸遁走是日逆亮命偽參政
李通跪臺上口占辭爲偽詔遣張千校尉駕小
舟來諭王權謂亮提兵往瓜洲又似與權有先
約允文以其策雖出於用間然不可不以朝廷
已行遣王權之事報之絕其覲望偶顯忠至即
與顯忠議以書報之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
梟張至此今朝廷已將權重賞與刑今統兵官
李世輔曩嘗提二子今易名顯忠是也參謀前
日奉使以一箭破的虞舍人是也汝欲瓜洲江

奇晉書業書

魏亮亮記

八

魏亮亮記

渡江固有以相待無多詞見詭遣所獲女真奴
婢二人齎往繼遣探騎五十過江知虜果退走
揚州與瓜洲兵合矣允文謂顯忠曰賊懲米石
之敗提大兵往瓜洲京口無戰備我欲行患兵
少今米石虜既喫脚手不敢復此窺伺又長江
邊面分屯防禦雖多其實緊要不過數處都統
能任責輟一兩處兵馬應副如何顯忠曰惟舍
人之命允文即移時俊兵馬於馬家渡令顯忠
兼守之輟李捧金軍一萬六千人又分戈船百
艘來會京口

庚辰允文次建康見義問知府尚書張璠聞允文
至步行來問勞甚勤曰璠所謂賴公之庇昨完
顏亮要初十來此會飭不知置璠何地諸公議
遣官往京口璠曰虞候米石之勝虜已破膽是
行無以易公允文笑曰允文固當行然憶俚語
云主人得龍於江欲計殺而食之烈火使釜水

百沸橫竹稍其上與驚誓曰能渡此活汝驚知
主人以計殺之勉力爬沙渡竟主人扣驚曰汝
能此甚善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行得無
類是乎諸公大笑是日泰州已告急允文入劄
子論江上事宜曰臣伏惟陛下孝德仁恩遠追
堯舜天心人意無不助順避位之詔初下將士
無不感激思奮况臣孤跡實叨希世非常之遇
欲報之心神實臨之方江介多憂陛下宵旰未

復常膳臣仰首霄漢之上豈勝憤悅此身如葉
恨不捐糜比者米石之戰臣與統制官大破虜
軍俘斬既衆遂走完顏亮而盡焚其舟皆宗社
之休陛下威令神算之所及臣不勝幸甚嘗兩
具其本末奏知必已仰塵睿覽及臣還建康沿
江之北百餘里無復一人一騎虜之氣索矣臣
至米石探知逆亮引兵會於淮東見開河於第
二港又陵之水通出船筏以窺京口李顯忠到

軍即與之商量分移時俊軍於馬家渡而顯忠兼守之輟李捧一全軍又分采石戈船百艘來援京口督府又留楊存忠邵宏淵同力防扼庶保萬全蓋臣以諸處探報知虜兵不多於官軍但彼合而我分故強弱之勢若相異自虜得兩淮其力漸分糧草之絕人馬多病死故意急急於采石之戰大敗又將僥幸於瓜洲今我之精兵聚於京口持重以待之一戰而勝逆亮歸遁無疑矣臣再聞士夫之論謂采江渡網沙夾馬家渡大城皆以為可憂臣因親行江上知其說謂為不然蓋虜自和州可以出舟於大江者止有一楊林河而已與采石相對餘皆下流無河道與大江相通近李顯忠探得楊林河中見今別無虜船又官軍戰艦皆守河口下流諸渡非所憂也方逆亮往和州窮日夜之力造船意為必有過人者故采石之戰官軍所用船才五之

奇香齋叢書 卷之十一 風雲集

二以其三真上流及天色垂暮虜敗而走又不敵大段追襲防其戰艦出於不測也今乃止百十小船無襲蓋遮掩和州渡口所用者便欲以當戈船臣知其伎倆已盡無能為矣初虜涉淮不旬日直抵大江之北臣詢之將士質之道路之言皆云劉錡王權未嘗敢與接戰遂巡引避有一日走數百里者非戰而不勝之罪也以此月八日之戰當諸軍扶傷奪氣之餘而舊將已去新將未至正人情危疑中尚能大破賊軍擊走虜酋使建康無湖間民皆真安者士卒倚王人之重得以肆力於一戰也自顯忠到軍臣與之款知其中忠義敢前無彼我心往日見士大夫憂其反覆於巨觀之能立大功以報陛下者必此人也臣願以身任之今淮西之城猶云不守而廬濠等州山水寨民兵多存近又漸復無為軍巢縣一帶已令池州官軍分屯守之則裕溪

奇香齋叢書 卷之十二 風雲集

大信口無虜船入池黃之境可固而采石上下必保無虞臣切料之只得京口一捷則江介之憂可去而兩淮之復度不甚費兵力矣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於萬乘之君而可廢險臣嘗兩次口奏乞車駕且駐臨安亦蒙聖慈米錄其說今願陛下特審定慮少緩六飛之發以須逆亮之奔北而徐圖之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憂君之誠惟陛下裁察

奇晉書 卷之三十三 魏書 卷之三十三

癸未允文至鎮江謁劉錡病已革允文問疾勢如何錡執允文手曰休問疾如何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無所施今日成大功乃出於一中書舍人我輩愧爾當死矣先遣一介報泰州連日大風未能行允文與楊存忠成閉謀曰賊已瞰江當日嚴守禦之備今舟船方繫岸萬不堪駕用誤事宜令戰士登舟按試且采石之敗虜氣已索欲問我不意是以來此今我反出其

不意示以有備

辛卯次州澆是時止有戰船二十四隻相繼李顯忠所遣戈船亦至戰士踏船繞金山上下回沂如飛北岸諸首比皆憑壘縱觀曰南軍為備張設如此時亮已次揚州急遣人報亮亮跨馬即至列坐諸首會議一酋前跪曰南軍有備未可輕舉向觀所用舟楫迅駛如飛此寧能當之且采石江面視此為甚狹而我軍尚且不利不如徐為謀以間其隙亮震怒拔劍數之曰汝罪當死數矣我不即誅汝今沮吾軍事詎可恕首哀懇久之亮曰赦汝汝率諸首旦日各將戰船百艘約五日必絕江遠今先斬汝諸首退曰南軍有備豈宜輕舉輕即送死今亮以險狠拒諫吾等有言不從必殺我不如先下手為強也遂定謀殺亮

乙未夜作南軍劫寨直至亮寢帳前後皆亮親兵

奇晉書 卷之三十四 魏書 卷之三十四

誰何諸酋云汝安往諸酋諭之曰我欲帳中幹
事親兵縱諸酋入引弓射帳中亮被箭躡起猶
挽弓欲射已而問曰你是江南人自家人應曰
自家人即卑辭祈懇曰汝殺我今日之命懸汝
等必殺我速得死為幸然我自去年十月至今
日作無道理事宜汝等之殺我也諸酋連以數
箭斃亮兼殺侍寢妃花不如等五人併殺梁大
使郭副留馬韓欽哥季康政四人者皆為虜謀
南犯者花不如長安負家女慧麗專寵凡打毬
縱獵出入無不從之明日諸酋遂麾軍退屯三
十里是日北人田政以亮死報我師繼遣探騎
偵虜虛實知虜果移屯
十二月己亥以亮殺聞朝廷北虜亦懼亮之死欲
按甲保境移文關報事聞朝廷遂議發允文見
行在所稟事宜是時虜雖移屯兵尚駐東淮
甲辰允文至行在所上慰勞有加允文奏曰此廟

奇書齋叢書

卷之九

十五

風雲錄

社之靈陛下之英斷將士用命臣何力之有臣
是行惟知以一死報國死職亦臣子之常事上
嘉賞二井三有旨第采石之功統制官張振時俊
王琪威新戴阜以功績顯者已推賞特與階官
上更各轉三官其餘將士令李顯忠等保明取
旨推恩允文奏曰昨采石事勢可謂危急臣誠
振等行伍間許以重賞振等効死力戰致虜首
沮索弒死今三官不足以酬勞乞回臣在身官
職以賞振等上曰朕曉得向江上甚風色得他
輩宣力其功豈可忘尋有旨張振等就己轉三
官落階官除正任承宣并觀察等使允文繼入
文字論列今車駕進發而虜延蔓在淮東西而
鎮江方對賊壘今當督淮上之兵斷虜之歸路
徐發鎮江等處兵馬掩襲之舉可無唯類上深
以為然仍命允文至淮上指畫而諸軍先已過
江矣上至建康朝議欲用張浚為淮西宣撫使

奇書齋叢書

卷之九

十六

風雲錄

楊存中暨允文為副浚懇辭朝廷又欲除楊正使而以允文副之全安節劉珙舍人等繳駁以為用存中不當事寢而允文遂有宣陝之除舍人虞候平日雍容退然儒者臨國家大安危乃奮然以忠義殉國建振古不可及之功駒以門下士獲侍燕間并從幕府諸公間獲聞此事甚詳退錄之以報里中親友云

附錄

紹興辛巳親征手詔

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無坵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污於腥膻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息兵厲戎虜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為可侮輒因賀使公肆慢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吠堯之犬謂秦無

人朕姑務於含容彼尚飾其奸詐嘯歔類駢吾善良妖氛浸結於中原烽火遂交於蜀道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於茲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涯方將躬縞素以啟行率貔貅以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卻敵之規詔旨未頒懽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其成泚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當次韓原之勝尚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耻各肩恢復之圖播告遐邇

進發手詔

朕以逆亮渝盟侵犯王畧肆頒詔旨躬往視師久矣戒嚴屬茲進發凡遐邇股肱之郡大小文武之臣宜體朕心各揚爾職毋縱女嫠毋虐善良毋事征求毋攬獄市內則輯寧於封部外則式遏於寇攘共濟大勳永底丕乂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諭中原并諸國手詔

朕念中原赤子及諸國等入久為金虜暴虐役使科斂或進為奴婢已無生意又指吾舊疆百姓為宋國殘民蹂藉殺戮無所顧惜朕聞之痛心疾首是用分遣大軍並進以救爾於塗炭想聞王師至必能相率歸順朕不惜官爵金帛以為激賞若係有官之人並依見今元帶官職更不減其有以土地來歸或能攻取城邑除爵賞外凡府庫所有悉以給賜朝廷所留唯器甲文書糧草而已如女貞渤海契丹漢兒一應諸國人能歸順本朝其官爵賞賜並與中國人一般更不分別內燕北人昨被發遣歸國者益為權臣所誤追悔無及金雖用事並許來歸當加爵賞勿復疑慮朕言不食有如皓日

閱古人傳記外志最苦史筆庸下若此乃鐵

奇香齋叢書

世說新語

十九

風雲錄

中錚錚者金史海陵紀甲午會舟師於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乙未浙西兵馬都統制完顏元宜等反帝遇弒以此書補之不啻左氏之傳春秋也是書向無刊本傳鈔謄誤甚多偶於馬雲衢齋頭借得善本云從南宋太廟前尹家鋪行本影摹而得者體勢精良爰即以付削氏又余嘗見虞允文手書鈞堂帖吳乾庵跋謂采石之戰日星晦蒙江水震蕩功烈赫然疑其平日為人嗜啜叱咤千人皆廢之狀乃觀其手帖詞語詳雅氣象雍容乃真一書生耳暇日憶此帖復快讀此書屏觥為之頓盡乾隆戊子九月十三日梅谷陸烜識

采石瓜洲斃亮記終

奇香齋叢書

世說新語

二十

風雲錄

開禧德安守城錄

〔宋〕王致遠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同治
十一年孫氏詒善祠塾刻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一七三毫米寬二七四毫米

開禧德安守城錄

瑞安孫氏誌
善祠整開雕

開禧德安守城錄 序

開禧德安守城錄序

開禧兵燹既啟虜悉力闚諸郡時主諾多以戎帥
將兵屯至小處猶不下數千獨安陸以內地故經理所
不到乃受敵最慘守雖將家子儒不解事幸而得存則余
同年兄王元父之力也當丁卯之春虜戀戀無去志得綏
者來言城中疫癘大作老且病者醢貓以侑食余聞之泣
曰人之愛貓近於愛子殺貓而甘其味去相食無幾矣既
而白之宣府又書其事以告於朝曰路無安陸是無鄂渚
自江以南將何所恃責同時在位者不恤元父盡力之意
朝廷雖知元父忠願事又不暇恤也時列郡無重兵身不
當其任受圍者百有八日遮蔽天塹困強虜以俟水潦迄
全其城其用力良苦哉國解二十年元父亦修文地下矣
昔既不自狀其勞則後於今日者益不足以考其繁矣每
切憂之今監倉君示守城錄一編纖悉具備列禦寇之法
固足以示訓若元父之所以用心與其所以和眾上以安
其親下以刑其妻子講學之明而用志之堅有非文字之
所盡者更在於守城錄之外也嘗論開禧用兵之時主事
者竊取諸老先生復讐大義謂軍倉迎師者可以立致謂六
月北伐者可以圖全然體統不明規模不定吳曦趙鼎皇
甫斌之徒已受密議重兵壓敵境然後迫諸賢以稱王人
勢不可辭亦不可止及乎虜大舉三邊數千里皆已受敵
宣司擁虛名於內無一兵可以增益至董世雄輩以朝命
來援亦傲睨不卽國事本末倒置之弊一至於此全安陸
而不敗必有人如元父而後可也監倉君善繼其志善述
其事有守城錄如此可謂元父賢子矣余素善元父不但
慈恩之契及守漢陽倚安陸以為固誠其受敵之事如錄

不謬忠肝義膽固已隱然於錄矣以死自許卒不得死不幸而死元父不媿也顏平原張睢陽以守城著名一生一死至今道守城事者指二公為稱首無所輕重以其事在守城雖生死猶末也儒者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置死生於度外然後可以行志此又錄外之意不可不考元父名允初永嘉人同年小錄中字茂遠監倉君名致遠嘉定甲申孟夏既望東匯澤曹彥約序

開禧德安守城錄序

開禧德安守城錄後序

自魏崔浩已有南人善守城之說然以余觀之亦唯其人耳佛狸飲江諸郡盡下世宗南伐鎮戍迎降其力捍堅拒久而始陷者特一二城耳謂南人善守城之說殆不能例言故余謂兵無強弱唯所以用城無堅脆唯所以守安陸自建炎紹興以值國家陽九之厄連遭巨寇如王在黨忠楊進孔彥舟董平趙壽曹成李積等相繼攻擾近者三四日久至二十日唯橫六十五日乃解然是時海內雲擾民人流離此等迫於飢困乘口嘯呼轉徙求食以延一旦之命耳非有專城掠地之志也密學陳公守此以策勳名顧非淺智諫材者所可企望余讀開禧守城錄一編然後知運判王君元父之功亦不在陳下況陳公之所捍者一時掘起之剽賊而君之所捍者方張之勍虜也賊之兵少虜之兵多陳公受圍其最久者六十有五曰君受圍乃百有八日由此觀之則君視陳公所成就為尤難方城中危急之時君始為貳觀其守禦之方懷撫之略皆出君細釋

開禧德安守城錄後序

規制而為守者殆拱手而蒙成耳一時對敵隨機應變莫不皆有法而於中最善者是復收棗陽潰敗之兵與生得虜將不殺而用其計以成功尤深得古名將之遺意崔浩之言至是果信而有徵與抑亦解難排紛有因乎其人不可常遇與方寇至之日君太夫人實在焉此人情之至難而君志在徇國母子相守寧共仗義俱死不肖棄義苟生嗚呼壯矣哉近世之論者往往曰守節致命士固當爾然捍城陷危曷若聽民出避而吾獨與將士俱守弗去可也殊不知守城一遺閉圍當上下一心大小齊力左右無殊屬志堅守庶能死中得生苟一聽民出不唯困者寡助不

能獨存而人心一搖淪胥以敗不可復去則畱者固不可免而去者亦未必全彼此均一死耳而一去一畱孰得孰失智者於此亦當知所擇矣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聖賢立言垂教之意豈不甚明君之成功得非由其母子之間知義所在相誓死守弗去故能以固一城之人而卻暴至之虜勢歟歲在丁卯余將漕夔門以蜀亂出請兵於荆湖宣闕甫至江陵被旨赴行在過鄂渚友人項平甫邀余飲酒得安陸捷書於坐間是時已知捐軀捍患忠力不匱爲可敬尋典武陵繼改典節闕是時君方拔擢爲守蓋朝廷始知君之行能絕人天下亦必知君可倚任於緩急者也暨余歸蜀官簿推移復自東蜀詳刑將輪湖右又與君爲代雖未得一接君之色辭然尋常書疏往來情分相與固已不淺矣後十有三年制

開禧德安守城錄後序

置上游而君之子致遠出示此編余讀之嘆曰昔趙充國征西羌既還謂其所善浩星賜曰兵事當爲後法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不爲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蓋古之賢將拳拳憂國之心慮後之遠如此今致遠之爲此錄也豈獨以盡論譏顯揚之義且將畱傳於世俾後之守邊者視以爲式其於國家豈曰小補然則致遠可謂知忠孝之方矣余故喜爲之書嘉定甲申冬至眉山李重序

開禧德安守城錄

文林郎監襄陽戶部大軍倉王致遠編

開禧元年歲在乙丑冬十有二月先公通使蒙恩丞郡德安明年尚書薛公叔似宣諭京湖待制陳公謙總軍餉侍郎吳公獵帥江陵尋改宣諭爲宣撫冬就以陳公副之夏六月招撫副使皇甫斌喪師於唐鄧更以荆鄂都統趙涓臨邊金虜甚傲無道邊埃始驛騷安陸今號次過北距信陽二百里西北距隨百三十公度隨信陽無城池且不素脩守備力必不支虜無信隨之限則必中於安矣况辛巳和議再定釋兵符五十年郡無戍卒廂禁軍之籍僅四百不嫻兵事凜凜然日謀備守之策且恐貽親憂太夫人聞之曰汝當努力國事置吾度外公雖拳拳不忘然亦遂得一意脩守備是時帥府委公治民兵公覈五縣得四千餘

開禧德安守城錄

人番上詣府親莅教習總所待制委公糶三萬石以給漕餉公稍登其直以徠商販越月告辦遂集僚屬語之曰兵食守禦之本今則義勇粗勝兵餉尙乏糶請畱之益郡計歲糶儲積之粟則寇至可與民共守以無乏食遂力請於總所冬十月謀報虜宿重兵百餘萬於南京將以十一月徙屯方城尅日渡淮勢甚鴟張是月五日壬午趨棗陽宿將馬拱張虎韓源以將士三千人當之殲焉先是宣威令應山縣戍軍雍政馬謹四千人增戍棗陽至則遇敵拱等方以死戰政謹應前隊赤身馳之與拱等皆斃政漬圍僅得稍輯後軍還奔應山

七日甲申虜犯神馬坡事益迫求救宣司不報時棗陽潰卒無所底止公議招之以助守太守李公師尹持之曰彼潰軍也不可以語勇公曰國家養兵有年前日力不敵故

潰今安陸有城無兵驛市人以守且不足得素所教習之人而用之不猶賢乎適便宜發經總制錢遣使諭之得二千一百一十人皆踴躍願從又厚犒茶商饒或等令募其徒及土豪市兵凡二千人又益以安陸雲夢孝感應城四邑民兵得二千二百唯應山義勇畱以備信陽之境未幾謀者趙逸刺虜欲先攻隨得隨則以其兵犯襄安公與守言安陸舊以守得全然所當不過盜賊今大敵不日至矣其鋒不可當城為保民為之也相與下令令民人入城徹屋伐木以充爨與粟輦帛以儲備決渠塘以益壕浸發防城庫以列之城上乃分隅屯職給役授材立旂幟嚴號令部伍整齊民或以草為屋廬者令徹之以防焚焚郡舊有千城之器巨細畢具承平既久吏士皆後出諷知所措惟襄陽潰軍一見皆能辦布置用人與器習一郡皆服公之先見有獻誠於公曰太夫人年餘八十不可以聞戒盜與至有郡公謝之曰事親徇國之心均耳今大敵在境眾方搖搖若母先往則眾必亂眾亂則尺寸不可前況他境乎效死弗去守貳之分也況堅守未必死去未必全吾生死誓與此城俱矣言者媿而退

十二日己丑虜師至隨是日隨守雷世忠單騎過城下公叱之曰逃城賊射之疾馳以免時宣司遣左軍正軍牛成以五百人至又明日辛卯右軍準備將任廷佐所部亦五百人十六日癸巳宣司統轄李諒將軍效兵二百五十有五皆即登城分地禦守

十七日甲午虜候騎百餘至城下視地為營公亟集郡僚至天慶觀恭迎聖祖御容入城以分宗子伯謙扈侍金人百餘騎追襲任廷佐射殞一夫乃退或謂太守密選義勇

駿馬數十匹屏藏之謀與其姪諒以家遁公誦言詆之陰為羈縻使不得去弓會士人蕭其姓者疏守責降狀請殺之公曰守法懦不任事背叛則決無之今虜勢方張當一乃心以攘大難奸人離間何所不有遂焚其書以安上下之心

十八日乙未虜軍十餘萬自襄陽長驅而至分布城之東西南三面高岡之上旌旗蔽空騎卒遍野見者皆失魂魄次於城北教場立中軍將帳植五色旂夜中明炬燭天萬炮擊鼓以素帕抹額面城而號河水騰沸屋瓦震動立者負戶公徐謂眾曰此兵家育城法也當以靜待之命偃旂仆鼓寂若無人乃與太守及僚屬議曰虜勢未易當其情巨測今鳩合雖眾非有善用訓練之素執持以為固守朝廷宣司未必察也告急孰可行乎教授陳之經監

梓應命遂選將吏鹿升等一十三人與俱

十九日丙申潰圍馳出齊安門虜至雲夢縣伴落市陳蔣鹿升僅以五輩免由是往來衝要虜咸置郵以警內外隔絕赤白囊不通公卒以厚賞募壯士乘間夜出

二十日丁酉虜擁眾數十急攻景陵夢澤門重列傳城騎垂鐵圍牌率撤民戶門扇自備發矢如雨公與僚屬親督軍士擊砲揚石弓弩俱發令之曰今日正汝輩報國之秋挫虜銳氣在此一舉有功者皆受上賞眾聞願以死拒選宣效王越王顯等下城得首級二楊安等下景陵門迎敵頗有新獲迫而墮潰河者無數是日自朝對禦至申時乃退諸將兵以官資者三

二十一日戊戌虜軍大隊向東南分營稍飛矢入城城守之兵未嘗解甲時太守揮勁捍刀斧手五百人自衛即所

招乘陽之潰卒也將佐有請於公曰兵力寡弱安得壯士居閒地願奪之以益城陣公曰方此擾攘將儀衛以應爾兵以氣為主吾作之使勇一可當百何以此五百為若輩苟有志事功爭先趨赴或偷懶無庸縱驅之未見有益也不若捐之以安其志無使忤拂

二十二日己亥虜閉不出

二十三日庚子齊安門有射入飛書者視之乃言爾城中遣二使持書往宣司乞援至應城為我所獲今醢之矣眾皆懼公曰是必得其從行者詰而知之如果得教授監稅何不以此書來示乃以空言惑眾邪

二十四日辛丑虜軍不動公與太守及僚屬議曰虜以重兵壓孤城人心惶惶當奮我而備彼今乘其方至營壘甫定地勢未習吾使人間道出奇以攻之得小捷亦足以安

開禧德安守城錄

人心也於是命張全等選勇敢數十人許授以官酉時又使徐希稷監稅李景翔任廷佐資遣之焚所賊寨時景陵門外居民樓宇毀拆不盡者為賊所據張全等徑入之奪其弓弩帶甲李俊得賊背有白虎將軍之識於是搗以巡城士氣頗振

二十五日壬寅黎明虜軍運竹棍草木四下填壕分布行列周遍州城勁弓強弩矢發如注軍民中傷稍多死者十餘城壁上箭如蝟毛公私屋廬得數千枝城上要轄十有三處虜驍精兵數萬昇洞子雲梯極力盡墮奪之技又焚大安門及募連極目二亭公巡行城上訓厲諸將佐軍兵悉力拒敵至火所親提壺以先厚許賞篤命任廷佐等救撲以土窒大安門四隅皆發弓弩木石巨械手拋磚礮助之虜軍死者甚眾又募茶商市兵二百八十有五人下

城殺完顏千戶十餘級迫而隕河詎敢迫逼乃退捍禦者許奏以五官資下城者又益以二犒賞有差

二十六日癸卯祭北斗於清風樓用方士法斬狗以禱財血引砲飛狗首懸血於虜寨以厭之夜半擇勇銳七十有八人下城防守八門以備虜火四鼓先所遣宣司乞師之卒持教授前二日書聞入具言宣司無同仇之賦遂詣江陵帥司徵信陽三關統制王綦孫鐸來援已持牒如三關矣城中尋遣介速之

二十七日甲辰至二十八日乙巳虜軍閉營

二十九日丙午遣宣效勇銳并茶商土豪等二百餘人斫營焚其攻具及府北雙橋所積填壕竹屑數千束夜分乃歸先所遣焚礎石屯田庄谷之土軍及信陽趙王孫赴援之卒皆返知二統制偕行而孫以二千五百人尋孝慈遇

開禧德安守城錄

漢陽觀望於陽臺王以七百人倍道疾馳而來未至府十里遇虜三千騎死戰不利王逃併軍士數人僅免餘皆沒

十二月二日戊申再分遣人於樞密院宣撫司乞師先當差指揮使何廣防築栗林分界為虜所得中夜遣何廣叩壽山門詭言鄭統制救兵在壽山門外欲以誤入公命麾之去

三日己酉遣中軍張亨李成齋蠟書告病於宣撫司夜發勇銳兵下城奪虜刺車弩牀一

四日庚戌虜酋領眾千餘相城五日辛亥丙夜發勇銳王贊等十八齋藥毒陳使塔西水步東水步雙橋步及壽山門外水以絕馬飲

六日壬子差胡勝等十八毒張婆前港

七日癸丑虜步騎數千人於夢澤景陵壽山大安四門植
土如堵公巡城戒飭將士嚴兵以備旋引去
八日甲寅虜軍數百人夜盜決景陵門東夢澤門西壕水
城上射之乃退

九日乙卯公令任廷佐趙伯猷等守禦將官等即城上分
選精銳二百餘人由湏津大安門下焚並河虜人居室殺
傷淪沒甚眾生擒番首汪卒律沒多及殺千戶蘇用祥任
廷佐以下各許官資有差虜軍自此不敢過河以西

十日丙辰深夜虜軍千餘人運竹木鵝車洞子對樓稍向
夢澤門先所遣卒李杞是夜自鄂州回言孫統制將二千
五百人逗留陽臺陳教授以王統制獨戰敗復如江陵及
再遣人速孫鐸給稱宣司令就陽臺防江保鄂州

開禧德安守城錄

六

十三日己未遲明虜軍大譟飛矢入城以二對樓近景陵
夢澤門塞門外壕塹城上亦以強弩對夜縱火燒壽山門

外林木

十四日庚申公與太守及僚屬議曰孫鐸既擁兵不進宜
司無急病攘夷之心若後外援適懈眾志惟自為固守策
況虜既久次攻具日益如皮洞之類一望數百夾道如屏
以覆役者矢石不能害若塞凹成隧飛樓雲梯一或並城
其事危矣非敷遣人要遮捕斬徒以力抗恐未易當眾咸
謂然既又巡城明諭將士曰本府數於宣司求援竟未有
發到人馬往往防禦處多分遣不及爾輩當盡心戮力自
致功名况祖宗德澤在人如此天地神明亦當效順前日
朝廷出師恢復義所當舉但主帥不得其人故有今日今
虜擁眾數萬圍我七里之城以強弱論之雖若可畏以順
逆觀之則決可保縱有援兵至適分汝輩之功耳但誓死

報答國家堅守此冬及春氣暖虜自不能駐矣又口以前
代忠烈之事合城將士莫不感動奮發私相語曰府判節
制忠義如此我輩如何不向前用命他日朝廷決不負我
也公聞之喜曰孰謂人心不可以感動邪於是選勇銳蔡
佐等百餘人所營公面命之曰有能生擒虜軍當與重賞
或得首領人賞又數倍蓋欲知其動息是夜於景陵門外
燒洞子五十餘及填壕竹木斫斃數十人生得一小校張
勃撒公與太守親詰之言自襄陽回先往信陽信陽降留
百餘人守之以二百人屯棗陽一萬戶屯隨州今城下有
十五萬戶每萬戶部十輩千戶千戶領七八輩謀克一謀
克管百人或七八十人合而言之萬戶司七八千人號稱
萬人童元帥及都統共主之約十六日後連日攻南門蓋
立七梢九梢砲有百擊景陵門戰檣公因好問之曰何以

開禧德安守城錄

七

禦砲勃撒曰對以索網則不及屋矣先是防城庫麻絳甚
多眾莫識其用至是始知當為網索公乃命義勇及官兵
胷成網及以囊貯礮土以備而厚賞蔡佐等
十五日辛酉虜軍率其徒二列旂幟張紫蓋將騎千餘距
城一里所自南周道相視至景陵門視天橋對樓趨移洞
子稍近城以竹枝雜土填壕公令軍士以火箭焚竹發施
風砲擊殺數人中夜公與太守詣真聖堂祈禱以血祭城
隍及關王廟有安陵鄉民聞道赴城云過虜東寨聞有言
曰今日相師相城謂城色青黃氣春則城堅涉夏則旺恐
不及攻守陣間之氣增百倍
十六日壬戌虜移中軍帳於夢澤門南鳴鼓大譟自與國
寺後出皮洞至夢澤景陵門運竹梢雜木城中矢石俱發
擊死數人役遂稍緩旋於景陵門外立七梢九梢大砲凡

五雜擊樓檣城上以索網土囊等護之虜視之罵曰南蠻子何以知出此公令支使將都塚寨張斌於南門城下立七稍砲一旋風虎蹲小砲十數令進士馬必勝葉正夫馬焯領市兵挽拽對之大者墮其攻具小者瘡其役夫自此交擊凡十有五晝夜樓堞震動勢岌岌然藉護城之具不圯

十七日癸亥虜以鵝車洞子二百錯比貫績至景陵門弔橋役夫奔走於下者率擊腰眾知為虜驅吾民不忍射第以火箭焚其竹木虜人救撲不滅煙迫洞口始漸退又擊柝挽對樓以前城上以矢石當之殺傷過當日辰公命勞守禦者

十八日甲子虜軍以洞子集弔橋陡陡弔橋砲擊呂字樓且射火箭隨撲滅之亦以樓下立七稍砲以對令官兵王召等數十人強弩齊發賊始退乃備具葺壞亭午東南隅卓望報虜騎千餘由干金路向西北舉燧疑是分兵回襄陽

十九日乙丑城外引大砲擊景陵門及樓檣公令守望者鳴鼓虛喝以覘其去留賊不知其所以遂自荻港引洩洩大名至夢澤門岡上陳列其夜公與太守僚屬於防城庫議出城奮擊而士不素練乃畫虎於布揭於又戟之上置鈴於下名曰布牌褶為三五彌縫之陳為前隊以拒馬強弩居後遇敵則俱發日肆習之

二十日丙寅虜攻具益備悉力填壕晝夜擊石將大合兵攻城壕漸為平地距城甚邇害氣滋熾公召張斌及諸軍首領諭之曰爾輩素習軍事彼若悉攻具臨城何以禦之眾謹曰以死捍而已獨斌以為當焚其樓公曰然乃斂民

家簷箔竹器及茗苳之包實以枯草雜以火藥備畢又策天橋必鈎城則可度遂制木格博下而銳上俟天橋對樓臨城則以木格格於女牆頭簿籬排木之上使陞机不可登又慮萬一度橋乘城則人將驚潰令於填壕所向城面以木縱橫如棋局下綴以足高尺有五寸號曰地網以鐵蒺藜連參其上使不可下

二十一日丁卯公謂太守及僚屬曰是遠為之倘若用至此亦敵矣必先壞其攻具乃可然虜以彌月之久樓檣方備勢必力爭宜析其力以過橫潰於是公與太守支使監稅卽郡廳選勇銳得一千二百四十人開澗津門斫東南寨焚燬洞子砲坐對樓天橋令又戟手持布牌強弩在後事皆素習虜騎來爭弩手乘之人馬披靡斃者甚眾遂焚洞子百餘虜兵亟拽天橋對樓退以避火諸寨兵皆出城

中望眾寡不敵亟鳴鉦止之全軍而歸勞將士以下有差二十二日戊辰虜人攻擊愈急城中益砲於景陵門應之殺賊三十餘碎洞子十餘遂稍退夜中遣土軍龍旂王文往宣司樞密院重告急夜半虜分兵由黃連坡三水渡太山廟下大諫白兆山西北一路皆舉燧質明景陵門壕上虜忽斬一人羣舞而去或謂厭魅或謂有兵自北來去二十三日己巳呂字樓砲手陳雲言虜大砲五唯此樓相對其九稍之匠手最高石無虛發城中之砲與彼隔城乃能視不以目而度以意尙猶命中若更小進雲輩斃矣當先擊之則它砲自當奪氣公奇之諾以重賞雲引砲一發虜亦對擊如是數四果碎其匠之最者虜之砲卒皆呼號而走以是發砲一晝夜

二十四日庚午虜大砲併發擗皮洞斫景陵門月牆城中

開禧德安守城錄

以砲碎之俄頃南門五里外有攻具豨如浮屠馬數十挽於前卒數百擁於後或進或退取莫能辨公熟視之曰草塔也其狀高而銳人不可登東葛焚為烽是將附城以焚吾樓檣命治火箭令善射者數十人俟之且傳令守陣之士聞金則鳴鼓嘯呼已而草塔頗近火箭盡發擊鼓鳴榔眾指嘯呼雲合風起一藝而盡虜失笑而返軍民大悅二十五日辛未虜眾鑿穴呂字樓下羊馬墻墻壞壓而死者數人城上弓弩砲石競發又殺傷數十人夜闌虜軍大呼發火焚景陵門守禦者極力救撲而止二十六日壬申公夜遣勇銳軍兵五十餘緣布下城執其皮洞入壕規其有備急返

二十七日癸酉向曉虜以步騎入景陵門布陣周密有對樓天橋高與城齊橋上以木為過道約廣一丈其長倍之

開禧德安守城錄

鵝車洞子三百餘皆博一丈高八尺攻景陵門并陽字呂字樓又以雲梯三十餘分攻西北隅月字樓其取可三萬更進迭上矢石交集賊勢熾甚公與僚屬親督守禦將兵死拒以火矢焚其樓且以所備火牛蘆箔竹器然火擲其樓橋矢石佐之樓上決所權水以灌火急退百步於南岡之側其攻城者失勢亦辟易奔避遂以弩砲擁入湏河死者甚眾其南寨又以步騎過西北隅攻極目亭清暉亭虎頭崖月字樓徙雲梯數十蟻附登城梯首有機去來便利公以所攻地城最庫又復自南而北親督軍兵盡力捍禦虜益引精銳之卒更番而進騎軍亦奔忙逼城官兵盡登敵樓及極目亭屋表以強弩礮石礮木等臨之始畧退其中軍帳下麾旂大呼轉攻齊安門及月字樓命守禦策應兵併力距之自昕至辰合城不炊唯汲水巡行以飲渴者

虜軍被傷及滄入湏河者千數然而城中亦甚疲矣南隅自陽字樓至月字樓應敵將士各許奏三官西隅清暉亭至北隅虎頭崖亦均諾以官二公傳令守陣之士今日勞勩不可不振夜恐虜乘吾疲而以兵襲我公通宵不寐巡行數過公之自南城往極目亭督兵捍禦也太守私語人曰亭直倅治政為一老幼地耳守益設游辭以自文識者鄙之公聞之畧不介意

二十八日甲戌虜增高對樓丈餘別置一寨於桐柏廟復急攻景陵門

二十九日乙亥虜軍連綴天橋對樓欲專攻城南揚砲飛矢不止公謂太守及僚屬曰虜前日攻城失勢今併力來攻一面前日對樓已附城吾方縱火遂為其貯水所救此攻城巨器非一日所能成今當必焚之毋使遺孽取願効

開禧德安守城錄

謀未得其說公乃命支使監稅任廷佐孟榮張斌等選死士數百人專俟對樓天橋至分二百人以巨纜飛鉤挽住縋以大石使不可退然後縱火眾皆曰善又言賊計每於樓下貯水滅火當以火牛先之使彼泄水水必不多繼以茶苞烈火益以蘆箔竹器則火勢必熾不惟樓不復返登樓之人皆煨燼矣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今防城之具雖已略備然此賊耐戰非吾所敵萬一乘城計將安出張斌曰當為巷戰之備公曰若至此則事去矣然亦姑用其說令城內傷城濬壕深闊以丈築女墻於壕上高八尺巷道各立地分使持戟之士分為部伍無或踰越仍令諸隅儲水防火過夜半虜軍推對樓天橋至景陵門城中出又戟手拒之三十日丙子黎明虜擁兵至南門先以弓弩大砲轟發不

絕又以火箭焚敵樓司水土人張炎等集民夫運水救撲久之方息晡時公與太守統轄及官屬皆在黑樓太守統轄曰賊兵已退除夜吾憐略歸如何公曰今何有除夜言未既聞城外有擊小鉦者視之則虜兵已聚對樓天橋之前後頃刻逼城下城上之兵有擐甲不及者蓋虜欲出吾不意不知公備之久矣乃命急施大小砲落其水橋布簾及護樓皮具穿其樓蓋擊死三十餘人以所具木格等施女牆頭城面虜樓並城天橋雖下已為木格所阻高峻絕險然其橋有溫道猶可登陟虜偏裨提大力迫逐士卒千餘附城皆登橋女真精銳聯續附趨者又萬餘城外呼曰今日正軍打城必欲破城以其登橋者重鎧銅面以紅抹額羣凶婪婪見如鬼神持雙刀長鎗弓矢相去無二丈地面皆設蒺藜地網城中已備巷戰其前一夫呼曰今日不

開禧德安守城錄

十一

濟矣然內外交擊鼓聲相撼聲震天地公與支使監稅親率守禦將佐士卒以死禦之令勇敢董仙徐忠飛鐵狸虎爪鉤挽天橋繩以大石繫其橋傍麻絆於狗腳木鄰火牛擄之火勢方起虜果決水以救繼起茶苞竹器民爭負門扁几案以助火火炎掀天虜不能退徐忠等以鎗矛戟衝橋上人皆墜入矢石俱發火益熾其色如茜死者不知其數延及其傍益虜用一切之令士卒死而不敢去賊氛大沮然吾勢甚危公之不從眾而歸如有相之者明日遣人收其遺燼車心鐵徑三尺輪逾丈凡得二十餘鐵葉百餘又得水濡布簾皮具一十八疋遂犒正南呂字樓至雲字樓受敵官軍義勇茶商市兵許奏三官東西北三隅均諾一官是日之西有兩日相擊移時東南日上西北日殘人知其為休徵也

三年正月丁丑朔虜軍復挽燼餘鵝車洞子至與國寺整治且重脩對樓

二日戊寅向晚虜軍拽隊望西北行又移中軍帳寨於金泉寺城之東南西立七寨公令張斌修城上女牆頭委支使造麻翎弩箭二萬

三日己卯虜軍於景陵門崗上築牆掘壕屯駐號硬寨以示久圍意又有自雲夢路整隊持白旂回金泉寺者公與太守及僚屬議曰虜計浸窮必持久以困我漢援已絕城中單弱使果出此將如虜何益再祈哀於宣司以求援是夜令秦福等齎蠟往又遣勇銳士卒下城焚虜填壕竹木

四日庚辰虜兵不出

五日辛巳遣軍士更焚之牛成部下卒周達免胄袒裼持戟逞虜潛入南寨奪其魁牌以還陞其官職而在之

開禧德安守城錄

十二

六日壬午旦虜東南寨發嚴至晚亦如之而不陣公曰是內虛且虞我師掩襲佯示整以疑我耳公尋遣勇銳鄭勝察知其宿馬之地夜欲屠之支使及弓會蔡執禮王師爽嚴端等力贊其策統轄李訖以鄭勝為安持之不行公力辨之李奮臂大聲叱咤羣虜不能堪公曰大事不容徇私其爭何害若台事宜便當從之眾以李黨比相凌公曰廉簡以國事為重此當若無所聞但今日斫營應必往矣夜半遣又執強弩手二百直逼南寨遂絕寨歷南山之陰勁弩俱發羣馬嘶鳴且聞虜叫號之聲會西北寨來救故官兵亟回是夜四方山義勇商祈及其徒偕宣司所遣宋興等持蠟彈至言已檄都統董世雄以一萬人來解圍十二月三十日到黃坡縣次第前進邦人大悅

七日癸未虜軍隔壕呼曰南家子大毒害夜殺我屬七百

餘匹自是徙馬於山坡時虜騎千餘自北道來入金泉寺公夜遣將官傅熙將兵下城投狼毒硫黃於河濱以毒虜馬又遣土軍李元趙旺速迎董世雄

八日甲申虜軍不動

九日乙酉再遣土軍黃德朱選往速董軍

十日丙戌至

十二日戊子虜軍嘗自西北馳負竹梢木材積於金泉寺莫測其用公遣田榮領石匠由車蓋亭鑿城下巖石令峻不可登

十三日己丑將暮虜遣人來請打話城中差提轄仇某對之虜使云兩國已遣使講和南朝欲多償歲幣只文字即去公恐守者聞此必怠遂諭將佐曰決無此理是必其出野擄掠諸寨空虛姑為甘言款我耳當嚴守備徐議奮擊

開禧德安守城錄

夜又遣土軍速董軍

十四日庚寅虜人再請打話公叱之乃退是晚虜軍自北嶺步騎入西寨

十五日辛卯夜分傳兵王青至自行在所李青自宣司持蠟彈報教授以十二日往告急廟堂

十六日壬辰至十八日甲午虜不動

十九日乙未虜軍移洞子對樓至夢澤門山岡別以四五百騎向西北行景陵門有射入文字視之乃虜間諜云城中知府與官吏欲拜降只緣通判王某執迷不肯有悞一城生靈枉遭屠戮今告爾官員士民軍兵有能擒縛王某赴軍前請降即當奏最上賞格世襲千戶官廣威正六品職事同力人世襲諫克官武節正七品職事有官資人先以其元官對換外於已對換上陞擢仍各資有差或乞就

知本府者聽公笑曰虜直兒戲耳遂燬之同日雲夢土人池逸至城下呼王四排軍出議事公曰此逆賊也命射之虜挾而走

二十日丙申虜軍移洞子往夢澤門填壕築路且攢戰入城公遣準備將趙晟領兵下城潛伏攻劫奪其普光寺所積薪木是夜朱選回自董師所云太尉張某擊黃陂獄言不來解圍某言德安受圍日久宜撫請太尉救援城中官民如望赦太尉怒某言欲斬今早得釋歸公加賞慰之

二十一日丁酉遣人下夢澤門斬鑿暗壕及遣訓練官趙章領兵匠斷虜往來雙橋虜騎二百餘來救為我軍射退夜遣韓立往宣司趣董世雄能立回自臨安得教授書曰之經十二月二十二日發江陵二十九日至行在累告廟堂得旨差池州統制孟思齊疾速解圍

開禧德安守城錄

二十二日戊戌虜用皮洞五六十築淨明院東石窟公命移大小砲連發破其皮洞擊死數人役少息夜再遣張全等詣樞密院及催董軍

二十三日己亥虜軍移皮洞百餘於淨明院東再築石窟公令任廷佐率兵於夢澤門以弓弩大砲并發虜死者又數人壞其洞子十餘火箭焚其填築竹木會風起火熾工役悉罷移卻半里是日有自齊安門射書一紙公取視之乃應城縣舉子傅應麟同池逸說降且言應麟已降就知本縣池逸亦為尉矣公命守者亟發強弩射之乃去二十四日庚子昧旦遣軍士百餘下城斫東門寨殺其首領以下數人奪冑九馬轡一膊甲一策囚束虜軍遂移寨太山廟下陳列如千石港虜又射入大書招降偽榜公藏之是夜再遣土軍陳旺往宣司及檄速董軍

二十五日辛丑虜於景陵門山麓立砲城上以弓弩射退
卽徧往鄉井擄掠

二十六日壬寅虜軍閉營

二十七日癸卯有一人至城下呼曰楊萬戶傳語欲請知
府通判打話眾議以任廷佐對之公代其辭俄而萬戶出
從者五十餘騎不執弓矢萬戶以手招城上傳語知府通
判守城不易公答云萬戶遠來不易萬戶云講和休公曰
何是講和萬戶云都是一家人何得如此公復之曰南北
本是一家只緣北方不察邇人之苦遽起邊釁害我生靈
殘我州郡今頓兵堅城之下老師費財動輒喪敗攻城爲
兵家下策我以逸待勞援兵在境汝深入重地罷馬破車
南方疾疫將興水潦將降朝廷又遣大軍數萬且來汝所
知也我乘汝之疲而夾攻之將隻輪不返矣萬戶曉曉軍

開禧德安守城錄

卷一

事者幸明告管軍早自爲計萬戶言漢上軍州已一半拜
降西川五十餘州亦歸吾朝德安更圍幾時人疲糧盡當
如之何公曰邇上諸郡各奮忠力劍閣棧道豈易窺竊縱
一城一邑力不自支旋當收復又豈汝軍得之而能守耶
萬戶語塞復舉手云知府通判保重遂馳而回後一騎顧
任云如以萬金遺我卽當回軍公令任答云汝爲人臣不
能忠於君事乃求賂邪引弓射之萬戶擒之而去公謂大
守僚屬曰此給我者也然虜計窮矣吾當嚴守倘更徙砲
於夢澤門以防東道
二十八日甲辰夜令任廷佐發兵百餘往月字樓下城所
東寨與虜軍對射死其馬八十餘匹斬首三十級其眾驚
潰多入南寨將曉遣士置礮等往樞密院宣司促援
二十九日乙巳點兵下城補景陵門外羊馬牆及毀虜軍

開禧德安守城錄

所填路是日虜軍掘景陵門夢澤門外叢塚以其板覆對
樓皮洞公呼張斌問曰虜今復以對樓來舍前日之策宅
何以禦之張斌曰當作天礮以待之公曰何謂天礮斌曰
此兵法所有如礮而大耳置諸城上其勢使高於樓一發
則樓必碎公亟命作之城中心百姓見虜發塚莫不歔歔涕
泣公曰是愈固吾民之志也

三十日丙午城外射入柳東民書一紙蓋江陵舉子柳驥
也公舊識之更名東民預鄉薦嘗從師問父死不爲喪及
喪師乃心喪三年人知其不有君父說降之詞異於他謀
能計城中兵食之數荆襄要害之處謂上流可據以扼荆
蜀之吭齊安可踐以擣武昌之虛淮之東西旣以不守蜀
之州郡又已割據蕞爾德安不知諸公持此將安歸公識
柳驥手誘令至城下虜疑之不遣欲以金萬戶來公命嚴

開禧德安守城錄

卷一

又戰強弩下城以待之不至土軍李興自黃陂還言董世
雄從屯紫潭去黃陂又遠一舍公怒曰世雄決無來志食
君厚祿國家有難環視不赴何等人也宣司不亟誅之何
以使人卽以白之
二月丁未朔虜軍於景陵門外山坡再立二大砲擊城公
夜發項興等往行在及宣司乞援具言董師逗留五更土
軍李珪以宣司劄歸
二日戊申公以援兵不至遣親効義勇茶商市兵等三百
人下城分路攻南寨及河西守把之軍燒其寨屋殺死二
十餘人奪其旗鎗衣甲弓弩箭鏐以歸熊立自紫潭回言
董無復來意
三日己酉二鼓遣勇銳兵二百餘於景陵門外攻南寨殺
死數人得劉千戶符首領級二馬一及舊甲旗鎗弓弩又

四三三

取大砲數百又遣總首江海等攻殺其沿河守把軍數人馬四匹奪其弓弩兜鍪箭牌披獲各一夜半回城韓立等自宣司歸

四日庚戌以夜所得首級標城上公往夢澤門西敵樓命張斌增築城身及施立撞竿虜軍移二砲於南門碧玉峯山上飛擊日中北隅守禦吏李時報虜用砲傷一人入水門下即遣人收塵之未時虜軍數隊屯夢澤門南岡上分遣數百人自景陵門南河擊砲石洞子於山申時教場內并水西寺前守砲軍整陣行應城路城上點兵三百餘人二更下城殺虜數人馬數正得折三鎗六牌二十有八種四鞍一山狗皮十夜半再差土軍王定等持蠟彈往宣司等處

開禧德安守城錄

六

五日辛亥公在夢澤門彈壓守陣軍與虜對射發砲對擊賊乃引步騎由南岡趨移洞子至砲前分兵築路夜焚淨明寺及遠采林木乘火以造攻具四更差往行在及董軍投書人皆有回報池州諸處援兵次第入境

六日壬子虜軍於夢澤門撤列洞子大砲飛擊不已城上亦以弓弩大砲對之虜騎五百餘自孝昌門外相視城壕公遣任廷佐發強弩數十射之再差翼立趣董師午夜西隅都巡李某報四方山總首商祈遣教頭宋某下解圍狀七日癸丑公同太守於安遠堂請禱又往夢澤門選軍二百下景陵門虜軍見之亟遣一隊前進以弓攢射下城弩手對之虜中死五人馬一餘悉引去夢澤門縱擊大砲益通土石填塞經路終夜擊柝夜遣魯達再往宣司趣援八日甲寅填路浸逼城公曰此不可使成遂與眾議差茶商等軍數百自景陵夢澤孝昌門外兩路出與虜死戰殺

死虜軍三百餘馬數十至未時乃退中亦多傷中者夜再遣皆有黃威往宣司催援且體訪援軍來期

九日乙卯四方山總首商祈遣孝元等五人同土軍趙慶以認旂一來報危危之軍已到尋差將官高悅提兵六百餘自雲夢件落沿路與虜戰鬪抵孝昌門城中開門納之館於防城庫及西口大槁之午時虜斬不降者三十餘級以砲飛入城旋收瘞之委支使監稅部兵守孝昌門防虜軍寨路

十日丙辰虜又於景陵門殺不降者數十人標屍膏不以步騎數隊東行且於淨明院東山背縣洞填築城中又刷軍百餘下城相拒夜遣趙慶同商祈所遣至四方山促危倥集兵匠於防城庫造獸面木牌為出城戰備

開禧德安守城錄

九

十一日丁巳虜軍擁眾填壕益揮砲以擊城夜遣親勁鄭勝入虜寨視其動息及壕壘

十二日戊午虜人知公坐卧黑樓別真大砲專意攻樓樓勢將壓亟令補治強弩數十併射稍卻十三日己未危倥遣馬俊借趙慶來宣司遣都統監常師善亦領兵五十有二至城下言所部五百餘與虜轉戰所損僅得其餘開孝昌門入之聞虜於大山廟穴地道高廣丈有半將由景福寺出公集僚屬議張斌曰兵法當設雙聽以無目人司之知其遠近公即括城中無目人黃七等七人藏巨簣於城下今日夜坐簣以聽虜南寨又斬數十人以砲飛其首入城十四日庚申愈擊砲不輟且治對樓申時虜縱所獲常師善殘兵一及弓手黃威回公問其故威出左手示公曰指已斷其四益以計給虜乞為內應因斷指以示信虜令於

黑樓舉火即以北寨火應連夕如之則以東南寨火應又
大夜則諸寨悉應如是者三遂引兵於壽山門以俟內應
公令是夜黑樓舉火北寨果應常師善潰卒彭德回
十五日辛酉虜叱立皮洞填塞坡頭分岐入城擁眾運土
不顧矢石又以對樓及望樓四將取道衝城上城上以火
矢焚所積竹木煙燄稍熾其眾小卻城中以景福寺屯兵
及委僧徒伺察地道公飛書明諭已知所穴地道遠近現
以兵相待虜得書乃已及圍解城外穴土如龜灼皆遇石
而止唯景福寺一道可穴公以黃威謀黑樓則舉火虜東
南寨復應

十六日壬戌虜引兵聚東南隅極力於夢澤門填築山麓
大呼曰我用河南捲掃軍築土山必與城齊眾憂之公令
張斌亟培對山城面增高二丈厚加城之半外立木以防

開禧德安守城錄

二十

新築使山猝未能齊每夜發勇銳士出城撓之其築疊有
法頗難墮壞惟以藥燒其十之二三是夜黑樓又舉火虜
之諸寨應者百餘公曰黃威之言信矣當亟為備
十七日癸亥夢澤門以砲擊死填土山者十餘人以常師
善董世雄所部人益景福寺屯移施風小砲於壽山門迨
夜公同任廷佐支使監稅等將弓弩叉手五百往壽山門
詢察虜軍果有二百餘騎屯門外別隊隱隱數千人在太
山廟繼之公令黃威密舉號虜軍果銜枚以進城上弓弩
砲石俱發虜軍奔潰死者甚眾餘皆遁重賞黃威而奏之
味爽南門外虜軍驚亂自毀皮洞刀戈互擊至晚始定
十八日甲子商祈遣義勇蔡仲報池州孟將軍兵已至四
方山欲會危傍商祈董世雄合兵解圍又報荆南吳宣撫
別項人馬亦將到是日虜徒屯東寨晝夜築山壘徑

十九日乙丑熊立孟將軍價至口董世雄逗留狀夜虜東
北西三十餘里縱火公巡行城上戒飭諸隅守禦遣龍旂
等報孟將軍令商祈為諸軍嚮導

二十日丙寅公命支使監稅勸諭上戶輸錢犒軍城外又
以砲飛數十首且大呼曰此不降者城上引弓射之

二十一日丁卯虜令數百人壘山益高且飛書來言軍前
道到萬戶打話公亟坐視之令城上傳言如果萬戶便請
前虜遂巡不進公叱射之未時虜數百人亟入南寨將二

千餘兵東行甚速城中意其枝梧援兵遂點兵撥甲下孝
昌門伺之移時虜軍回至夜土軍曾達歸自宣司過四方

山見危將軍與虜在樓里戰未決勝負始知其東出益往
援也

二十二日戊辰虜軍千餘人自東北來千金坊太山廟分
兩隊每隊五百餘人亦尾東師至紅襖甲裙執宣司旂幟

開禧德安守城錄

二十一

自稱援兵虜軍亦稍與戰城上欣快以為危傍兵至太守
命巡檢孟某開孝昌門納之公曰是未可知也若果援兵
虜則盡力攻拒特摧枯拉朽耳安得揮戈揚盾左旋右抽
而已且西北諸屯又不動一旅孤軍能白晝衝突強弩以
抵城下萬萬無是理是必昨日危傍戰敗虜剝其衣甲假
其旂幟將以誤入吾軍遂取危孟認旂麾之敵不知應公
曰是果偽也叱強弩疾射之虜急走死傷百餘人城中皆
以公為神中夜得商祈報危與虜戰折五百人孟將軍救
之得免統轄李誼每齣訖公至是亦服公之善料也
二十三日己巳虜以十八隊過東南寨填山飛砲不止夜
遷二百人下城攻東南寨禁其皮洞數十殺賊亦數十
五更還

二十四日庚午公命支使監稅燃網燈於景福寺防虜穴地又令支使遣洞子二十餘置羊馬牆內藏守禦兵以拒虜之填壕墮者城中無皮唯以厚板覆其蓋砲不能害

二十五日辛未四更虜擁二百餘人斫夢澤門牆一丈餘防守格殺數人斬首二百餘眾悉奔潰

二十六日壬申公令高悅常師善出城巡視羊馬牆虜騎逼之公發高悅等兵及茶商市兵千餘附城與戰弓弩短兵遞進以鐵狸揪其洞子百餘其西北諸寨悉出公恐眾寡不敵亟鳴金止之

二十七日癸酉以語任廷佐等曰虜軍等築山將成對樓大橋雄壯過於前日知吾援兵至必盡力急攻援不可恃况道梗未能進惟直乘鏹攻之苟攻具既壞安得挾弓矢以下我城也可更於諸隅閱兵計其可用者若干人自此

遇夜遣發斫營多皆踴躍請行至暮選兵約三千餘即遣五百人分五隊攻諸寨繞其前後出其左右虜驚懼莫支殺傷數百奪其衣甲鎗旂無算士氣大振

二十八日甲戌公令城上立鐵鉤秤竿以權低昂將挾其皮洞難以上城虜是日休息公語任廷佐等曰夜來諸寨受攻今必皆自為備兵家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以其勢分則力分也夜當以五百人專攻南寨出其不意亟焚對樓天橋砲坐且戒以毋輕敵是夜所南寨燒皮洞二百餘屠馬數十斬首百餘級奪其衣甲旂鎗弓弩刀劍等以還唯護砲人眾不與戰天橋對樓亦遠不能及虜他寨各自為守不復應援連日下城者皆重犒之

二十九日乙亥復整兵以備出城統轄李諒力爭以為不可恐虜有備公曰亦出其所不意彼決不謂我連夜出兵

也二鼓遣兵數百撓東北兩寨唯刀戟手深入虜眾驚潰斬首二百餘級傷眾無數皮洞盡廢虜不敢拒五鼓南寨忽驚譟奔逸公聞之謂太守曰彼有虞心師必不久

三月丙子朔虜於夢澤門布運土木填徑壘土山甚亟城中以弩砲撓之皆不顧午時訓練官許旺自請鼓勇士出我攻殺填壕之人公從之遂自極目亭下沿羊馬牆至夢澤門顧又戰手奮擊而前虜軍驚走下壕者不得登岸斫

數十人揪其洞子三百餘亟回許旺命陞準備將餘賞有差西隅守禦兵亦下城奪牛八逐之渡河二更發勇銳五百劫西南諸寨因風縱火焚土山洞子殺死虜軍甚眾奪弓十箭束二十皮洞二十四更虜東南西三寨囂以刃傷殘五更方止

二日丁丑太守及公於安遠堂禱禱已時發高悅等三人下城據夢澤門洞子殺死數人滄入城壕者二十餘外發砲不止城中亦對擊屢中其填壕之人夜半發勇銳數百分攻四寨虜驚竄無敢敵諸寨但揚聲虛喝而已公先約所遣兵聞金聲則合攻南寨虜以為收兵不虞未幾南寨被攻奔潰四出雖疾呼求援他寨以為驚亂皆不出遂大喪人馬焚其天橋對樓二大砲二奪衣甲旂鎗弓弩刀劍四鼓回城士氣百倍

三日戊寅公與僚屬議曰虜雖強盛比夜攻撓大覺失勢天橋對樓又皆燬盡雖為可喜唯慮其衷忿僥倖一逞況土山已過石壕距城不遠萬一輟東南之攻冒死求決於西且暮山成勢恐難禦必絕此而後可於是集任廷佐高悅等選大軍五百高悅所將四百茶商市兵一百分將之三更命支使監稅巡檢開孝昌門出支使等又別領人馬

也二鼓遣兵數百撓東北兩寨唯刀戟手深入虜眾驚潰斬首二百餘級傷眾無數皮洞盡廢虜不敢拒五鼓南寨忽驚譟奔逸公聞之謂太守曰彼有虞心師必不久

三月丙子朔虜於夢澤門布運土木填徑壘土山甚亟城中以弩砲撓之皆不顧午時訓練官許旺自請鼓勇士出我攻殺填壕之人公從之遂自極目亭下沿羊馬牆至夢澤門顧又戰手奮擊而前虜軍驚走下壕者不得登岸斫數十人揪其洞子三百餘亟回許旺命陞準備將餘賞有差西隅守禦兵亦下城奪牛八逐之渡河二更發勇銳五百劫西南諸寨因風縱火焚土山洞子殺死虜軍甚眾奪弓十箭束二十皮洞二十四更虜東南西三寨囂以刃傷殘五更方止

守城門所遣諸軍分爲十隊密約以號直擣賊壘縱火焚
燬南門洞子數百又焚砲二木屋二凡對樓脚坐拒馬遮
箭隔火牛柴束等焚燬殆盡又別遣張斌部百餘人持鐵
鑿隳其土山虜軍奔北不支城東皮洞亦皆狼藉官軍交
錯旁午如入無人之境殆若神助運還暑無傷失者軍各
許奏三官稿數十緡

四日己卯虜以連日喪敗城益堅雖築山填壕終難近城
兩月所造攻具悉遭焚燬不復振急徒虛餘洞子天橋對
樓木屋並寨柵縱火光敵燭天成列過河西遁公命開孝
昌門齊安門遣兵出城入其營搜索藏匿乘勢逐之虜懼
追躡皆離阿望山向北大奔公遣任廷佐董世雄常師善
夏勝提兵凡三千餘人追之且戒以兵家不遇歸師不追
窮寇諸將逐至一舍而返虜軍未離郡境鄉寨民兵邀而

開禧德安守城錄

西

殺之凡三千人其乘馬披甲以北者多掠驢馬生口總首
孫全奪百餘人駱駝一生擒虜校劉七和尚明日尚有數
隊約千餘自應城雲夢由城北急遁公亦遣人追之令趙
定夏勝等出略詞向虜自棗陽清水步神馬坡以去卽具
捷以聞公同支使將佐出城視虜寨其附城爲營凡七各
以壕塹鹿角自固又爲重壕複壁七寨連綿亘二十里自
北棗陽南至應城路又貫珠立爲寨凡有二十四其後應
城被虜士民來者頗能言其詳謂得其說於吳千戶德安
有萬戶十三統二十四寨附城爲七星北路爲八卦南路
爲九曜皆據山岡及平園相去一里所以舍他郡急攻德
安者以郡東鄰齊安東北爲浮光信陽北距隨棗西北爲
襄郢南至沔鄂西南爲荆復江陵乃荆湖腹心之地得之
以爲根株則襄鄂無相倚之勢糧道可斷應援不通襄州

可坐而斃由是扼荆蜀之吭據上流之重則他郡皆可圍
也虜用志遠遠故算事精密自十一月十七日圍台三月
四日退師凡百有八日其始至悉師附城者三直謂下城
如探囊既而知備禦整暇守城有人時出奇以應敵於是
始退而爲鵝車洞子天橋對樓草塔土山穴地填壕百計
具備又專以大砲飛擊凡十有五晝夜必志城破公以儒
者奮然以身任之算無遺策動無過舉當時僚屬如支使
監稅將官如任廷佐傅熙等効謀宣力爲都壕寨張斌老
於軍事計度工役繕造器具極其精致公尤所任太守李
公遇事倉猝震懼已甚故凡軍政一委之於公公亦藉此
得以盡其心力至於匿矢書檣議致曲調護公自行其
議未嘗以語人李亦深以此德公也向使矜己自持則自
分畛域何以爲守備故詳載料敵應變之略非曰掠美蓋

開禧德安守城錄

東

幸公得專其事也獨守之姪李說剛復狼戾每事凌駕阻
撓公唯以無競待之故說亦不能逞也公待僚屬將佐推
此腹心遇事輒詢於眾擇其善者從之未嘗恃一己之見
其馭軍臨民一以恩意圍中未嘗用一重典人自以不犯
指公爲父母故出令舉事人皆效死所向有濟民間乏食
公出粟以賑之又開諭勸分故受圍日久百姓雖至撤屋
而爨掘草而食忍死共守無庚癸之呼及圍解家繪公像
而祠之曰微王公吾其魚肉於異類矣方虜之始至也公
連夕不寐深憂熟慮三日而鬚髮盡白常處城南黑樓晝
則衷甲以行夜則組練假寐數日一歸問安將士吏民見
公勞苦瘁莫不感激奮發以從司馬遂能藉社稷之靈
以單弱之卒抗塵至之虜自虜犯襄陽及圍閉其申請於
朝廷哀求於宣司不知其幾唯宣撫薛公遣牛成任廷佐

李諒將士兵一千二百十人於未受圍之前其後受圍三月攝宣撫事項公安世始遣高悅常師善分將新募兵凡六百五十人至如董世雄提兵萬餘竟怯懦不進孟思齊危倥之口欲進不能終賴其用者所招棗陽潰卒二千一百人也虜退三日孟思齊與宣司所差將官周勝張浩馬雄統領危倥王勝統制馬政皆相繼而至同日董世雄遣候騎至又三日始提兵來十日而宣司良家子正將彭國權亦引兵至諸援兵如危倥孟思齊周勝張浩馬雄王勝皆嘗在府東數十里四方山等處與賊接戰董世雄則擁重兵觀成敗於二百里外後乃以數千緡欲求保明覲解圍之賞公曰使吾得制其命必贈以一劍尚敢為此欺君之事乎是時淮西之歷陽淮東之山陽同受圍皆大軍素所屯駐德安則無之歷陽之圍越月而解淮陰襄陽亦不

開禧德安守城錄

及三月而德安則過之其難其易不較而論德安之守士民之力居多而行賞則守貳獨厚軍將次於三郡士民不預未幾公領郡事屢以士民勞績復於上時議以戰多為將士力而重於頒列之外恩詔下公遜避不敢當辭不獲命而拜聖訓有曰王允初俊傑而識時務儒生而知戎情古嘗聞之今頗得此爾學為有用才無弗宜躬率親練克審萬全之計氣吞犬豕坐收三捷之功又曰安陸有信隨之為蔽不虞虜之涉吾地事出一旦爾能撫烏台之眾為梟銳之師運奇而無窮持久而不懈哲夫成城詎不信邪又曰爾為通守慷慨倡義第功來上實居其最又曰安陸之圍解旣旌爾之勞銅虎分符就以身之有三利焉夷虜攝爾威名一也方略旣効人樂口用二也虛實強弱之數身親歷之繕脩繕理不講而知三也在昔中興之初陳

規以守此城著名而爾今將繼之人以命詞為實錄故舊有贊公紀錄當時事者公曰人臣死難乃命之常況得不死何錄之有今公傾逝已十年不肖孤懼其日月遠雖事在太史而傳聞不著因撫公手澤自記及侍傍所親覩編次而藏於家非敢夸街以爽先志姑以為後子孫教忠典則云

開禧德安守城錄

開禧德安守城錄

三

附錄

讀守城錄感作

宣城梅敬實

讀守城錄永懷忠敏公丹心懸皎日青史見流風展此萬全策偉哉三捷功英雄嗟已矣遺恨百年中

祝忠敏王公忠孝歌

明郡守湯遜

黃鬚奚兒欲吞蜀德安恃險為城郭干峯一夕照遠天羣黎已分机上肉府中太守山西種神手龍韜心震悚砥柱賴有一監州怒髮冲冠奮仁勇窮壘受圍百八日天橋鵝車計爭出斬將寧旂嚴守備顧彼効敵如蟻蝨援兵遠遁若不聞身臨矢石為解紛坐滅瓊裘十數萬義氣直可干青雲倚門望切無他語勉以王事當致死令名千古光陳規得為忠臣為孝子捷書飛報九重驚從來未識顏真卿拊髀與思下衰聖三邊特以為長城此公一去空復得世

開禧德安守城錄

事泄無紀極俯仰古今空自傷賈主偷生蓋千百

王運使挽詞

水心文集七下送學齋補錄

葉適

種虜昔逾塞三邊各受師共傳君善守能護國西陲柳秩恩雖早即班詔已遲須將未盡賞酬折在豐碑

上本州請諡書

周天錫慎江文徵四十一

王致遠

竊聞建德立功所以昭臣職也崇德報功所以著君恩也聖德以孝治天下凡臣子為祖父有所陳請莫不紆軫而曲從生則有爵秩之榮死則有易名之典澤莫厚焉勸莫大焉不肖某先君通判允初當開禧丙寅丁卯間為德安監郡金人傾國入寇皇甫斌喪師唐鄧虜氣蓋驕沿邊諸郡望風奔潰德安故以內地索缺經理軍籍單虛先君募兵聚糧先事預備虜騎徑自隨棗長驅壓境閉圍數重奏報中朝道梗不通乞師宜闕遲延不進時祖母年近九十

開禧德安守城錄 附錄

誓與俱死先君謂人子移孝正此其時奮不顧身以七甲之孤城當十萬之犬豕內外相持百有八日虜為鵝車洞子則火以焚之虜為對樓流馬則砲以碎之設地網以焚跨城之橋樹柵木以捍距堙之卒結索網以蔽砲擊伺聽費以防隧道慮無遺籌舉難屈指至於虜重賂購求則鼓勇益力虜臨城說降則聲色愈厲忠義之氣凜若神明矣仰賴宗社弘麻夷情沮喪乘夜奔遁孤城獲全時有以張睢陽方先君者議者謂睢陽死事先君成事有獨難者且許遠位本張上自誰口及下之今郡守雖名聽命然選騎思逃每事沮抑羈縻調護尤難之難蓋先君自茲心力俱頓鬚髮盡白熱血既傾銜恤以沒矣鞠躬奮發圖報君父天不假年甚可痛也不肖猥以庸劣司臬湖陰當今日之要衝實先君之舊履馳驅往跡心慘鼻酸昔甄濟不污於

開禧德安守城錄

祿山其子逢能因方州大臣徹之天子追爵其父某為部刺史俾先事湮沒無覩而顏伏覩國家自嘉定更化以來淮蜀之間凡保疆守圉之人一節可稱咸叨褒恤有如斬春除陽者城隍民攜猶沐曠恩德安遇狡虜衝突之鋒全生靈垂盡之命乃獨未獲易名章前風後聖明之朝有此缺典某私心感憤嘗敬錄賞功訓詞及守城始末乞與定諡已准朝請批送禮部緣某屏跡田廬無從控訴閱時既久寢格未伸竊惟近時褒諡必併錄其子孫朝家思杜倖門是以併稽前請某幼讀父書素知義命憑藉先澤官至員郎嘗玷使華已逾素分止有一子亦塵仕籍區區所懇祇欲發陳潛德何敢他觀高高在上實鑒此心仰惟今日兩揆竝建萬化聿新推誠布公奪邪崇正前此鬱抑有待而伸伏冀台慈檢點故牘更賜保明公言於朝准與定諡

寧獨一字衰榮累世刻骨抑昭宣忠口勸厲頑懦亦治朝之先務也

開禧德安守城錄

三

開禧守城錄跋

公生於紹興甲戌十二月一日年二十二遊太學越三年中口宮選登進士第淳熙辛丑黃由榜也與水雲陳公同年洪老自總角時受先君遺訓云公幼讀書朝請公每夜燭湯於爐黎明公積面盪手而習誦勤書如此立乎成名筮仕時為南康軍司戶參軍趨事謝丞相深甫理宗皇后祖也是時謝公為江東倉行部即令攝都昌邑事百姓借雷謝公薦於朝再調荆湖北路撫幹剡上改秩授平江府吳江縣宰丁朝請公艱改授臨安府餘杭縣任滿調德安郡丞適當敵難是時母子相依受圍勢篤高祖參軍公之墓在西山甸子垵墳內土湧墳上碑裂其紋如龜其兆未卜及聞捷報始知患難之來乃功名之會祖宗之於子孫陰祐而默相者固先著於不言之表矣公斯時也想必曰

開禧德安守城錄跋

報國報親盡忠盡孝與其棄城而逃孰若堅城而守與其輦母而歸孰若奉母以待設有不幸為子死孝為臣死忠分內事也公儒生也而曉戎機文人也而明武備幼學壯行正於斯時見之夫豈干祿者哉繼焉將漕鄂渚不幸太夫人即世扶柩歸家沿途祖奠者八十餘迨撫祥琴公亦薨逝乃嘉定甲戌五月一日也吁惜哉使公小留於世吾知朝家柄用矣洪老曾大父祕校於父為季父嘗實此錄為家傳丙子北兵入境實錄猶在戊寅因芙蓉巖陳國史拒元兵數為騎卒囊括無遺皆水浸泥封俟砲石具文字化為塵土奈之何哉丁酉侍公之嫡孫漢老得梓本於家藏見而筆之殊慰目自開禧乙丑至於今有九十三載屈指三世矣吁乎士非不如公之明經也而不能全其忠孝者何哉官非不如公之守城也而不能全其封疆者又何

設明經而全忠孝者固有其人矣守城而全封疆者則有數人焉使天命未改國脈尚延豈無如公之成功者故公之身受國恩固忠孝之驗亦宗社之靈也世代屢更文獻浸遠懼湮沒無傳遂書此以示子孫使知公讀書為起家本不敢以示人知我者謂家種舊物也不知我者則曰庭花遺曲矣大德元年丁酉六月朔從孫會稽縣教諭淇老謹誌

邵丞從兄謂淇老曰太夫人孫氏生於樂成白塔女兒弟三人一曰相士目之曰幼女有貴相異日必為夫人後長歸口山林公次歸蒲岐陳公夫人歸朝請公是為忠敏公母德安受圍日夫人夢一婦人如大士貌授以念珠一副時以為好佛之報及圍解一百有八日乃符念珠之數由是屢受封贈爵至夫人相士之言大士之

開禧德安守城錄跋

夢兩不誣矣因筆記之

二

右王忠敏公守城錄一卷儲家俱不著錄吾鄉郡縣志尙載其目今從余中表王仲蘭孝廉所藏鈔本傳錄余攷宋史靈宗紀開禧二年十二月戊申金人圍德安守將李師尹拒之今觀此錄則虜候騎至城下實在十一月甲午次日乙未遂大至合圍其告急乞師於樞密院則以十二月戊申而郡狀之上必先守將名故國史因而書之而不知其守禦之計實皆出於丞也是役也以區區孤城億卒居荆湖腹心必爭之地當數十萬凶狡方張之寇郡將既懦不解事外援又觀望不前相持一百八日而不能下功亦偉矣乃史傳不詳其事獨賴此編之存其備禦之法固足以示後而其忠義不折之氣尤足以感發人心豈惟王氏子孫所當寶哉夫開禧用兵南北生靈之禍烈矣此老成遠識所深痛者也然使盡得忠誠能任事如公者布列

開禧德安守城錄跋

一

過郡亦安見夷虜之能逞其志而恢復大計必不可行於積弱之朝哉余讀是編而尤為之廢書三歎也同治戊辰二月七日止菴退寮孫鑄鳴識

宋南渡後扼江淮以為國荆鄂據上游形勝實為重鎮邊
警一啟則被兵最先其時疆吏以守禦著績者幕僚子弟
往往紀錄其事輯為專書今所存者若湯瑋建炎德安守
禦錄則記陳規守德安事趙萬年開禧襄陽守城錄則記
趙淳守襄陽事是也與趙同時有永嘉王忠敏公允初者
通判德安實繼陳規之後以守城著名陳氏之守德安被
圍最久者六十五日趙氏守襄陽被圍亦止九十日至忠
敏守德安則被圍至百有八日且其時郡守李師尹懦不
解事宣撫使所遣援兵率觀望不前百計支拒卒完其城
功視陳趙尤偉其子提刑致遠亦有守城錄之作顧世罕
傳帙故宋史遂不為忠敏立傳又并守城事屬之李師尹
則元時修史諸臣之疏也湯錄自明以來婁經傳刻乾隆
開進儲 四庫仰邀

開禧德安守城錄跋

高宗御題宸翰炳然昭垂冊府趙錄雖不顯近時亦有梓
本獨王書人無著錄編素黠黠幾於隲失同治丁卯冬家
大人始從忠敏裔孫仲蘭孝廉許得此錄寫本乃其族纂
修譜牒時遂謄福帙猶宋本之舊乃與中父各鈔一冊弄
之復因原鈔繕錄未精文穢句揃不可卒讀乃命詒讓悉
心歸正訂其踏誤疑不能明者則闕之至書中所紀事實
雖辭之史文不無溢然有稽羣籍則左驗僚如如錄載
開禧二年十一月五日壬午金人至棗陽十二日己丑破
隨州十七日甲午至德安與宋史所載十一月辛巳破棗
陽壬午破隨州十二月戊申圍德安口名雖異而趙錄亦
載十一月五日金人犯棗陽正與此合足徵其為實錄也
如載金人至棗陽宿將馬拱趙錄張虎韓源外之應山成
軍雍政馬謹以救拱等敗外准政潰圍僅免其事史所不

載而趙錄亦詳紀之又載教授陳之經與監稅蔣梓告急
行在葉忠定水心集陳朝請謙墓誌亦有德安教授陳之
經見韓侂胄慟哭陳州無援兵事彼此鈎覈可以互證然
則此書所紀雖一人一時之事而為讀宋史者拾遺補闕
其足與湯趙二錄並傳固無礙也王申十月家大人以此
書開彫於金陵殺青既竟乃命詒讓附識其源流并著其
足與它書相參證者綴諸簡末世有綜緝錄略如誌昭德
陳直齋其人者庶毋以晚出之書疑其誣偽爾瑞安孫詒
讓

開禧德安守城錄跋

此處為空白欄位，僅有少量印刷痕跡。

使金錄



嘉定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有旨以朝散郎尚書刑部
員外郎程卓假朝請大夫試工部尚書清化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充賀金
國正旦國信使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趙師岳假
昭信軍承宣使左武衛上將軍天水縣開國伯食邑
七百戶充賀金國正旦國信副使
十一月五日癸丑陸辭 十一日己未出國門 二
十四日壬申至盱眙軍 二十五日癸酉遣盱眙軍

使金錄

客將往泗州探問先排已至 二十七日乙亥再問
接伴使副繼至 二十八日丙子遣掌儀高宗愈等
過淮傳街繼同北書表張震亨先排書表完顏速傳
接伴使副各街至盱眙燕館使大中大夫尚書戶部
郎中李希道副廣威將軍東上閣門副使蒲察信從
舊禮立飲書表三杯而去 二十九日丁丑三節官
屬先絕淮裝載禮物忽而作候接伴使副至津亭卓
等具冠裳登舟乘馬入亭內望拜如常儀次與希道
信對揖升中庭酒三行分位少憩三節官屬與左先
排完顏速右先排完顏南海五參使副各上馬對揖

使金錄

並行入泗州驛諱私覲正送之禮傳示安止二更
即登車微雪夜行六十里 三十日戊寅晴早頓臨
淮縣驛即行八十里至青陽鎮已二更
十二月一日己卯霜晴早頓虹縣沿汴河行八十里
至靈壁縣驛宿至中途虞姬墓在道左護軍千戶及
先排等羣騎獵於曠野淺草中時獲獐兔夜行六十
里雪微作 二日庚辰早頓靜安鎮驛雪已白六十
里至宿州永豐驛在州治之側左有司候司右有司
獄司自此數問車夫以金虜用兵事或言有詔書鞋
韠已退或言猶未退但是多用僉軍把阮其言不一

使金錄

所至車夫等又備言官司科數頻仍民間貧乏父子
兄弟曰僉軍久不見面詞語怨嗟夜行四十五里
三日辛巳晴早頓蕪澤鎮四十五里至柳子鎮宿西
望即鳳凰山過北使數車南上乃賀本朝正旦使也
夜行六十里 四日壬午陰早頓永城縣七十里至
會亭鎮宿寒甚將晚雪作夜行四十五里 五日癸
未早頓穀熟縣四十五里至南京今改為歸德州未
入城遇雷萬春墓環以小橋楊曰忠勇雷公之墓入
陽熙門至睢陽驛左有隆興寺乃高宗皇帝即位之
所夜行六十里 六日甲申晴早頓寧陵縣入永寧

驛今改為長寧六十里至拱州宿今改為睢州夜行六十里 七日乙酉晴早頓雍州縣今改為杞縣六十里至陳留縣宿過空桑及伊尹村人多伊姓墓在空桑北一里許有碑刻云湯相伊公之墓相傳墓左右生棘皆直如矢縣驛甚壯云是張邦昌所居有留侯廟第五原并諸家考子房所封乃彭城留城非陳留也自宋武下教修復時其共久矣夜行四十里 八日丙戌晴黎明至東京門外卓等率三節官屬皆朝服同接伴李希道等並馬入安利門過儲祥宮入宿曜門過大相國寺楊乃祐陵御書路南

使八錄

三

轉有市井差盛彥雅聚觀或以手加額宿會通館九日丁亥晴在館接伴遣書表張震亨借私觀正送送至真定之數照例從之傳得北人二十九日詔書其中云爰自山西及於畿甸掠奪財畜憑陵室壙中都西京路及滄州今年稅賦並行減免其承應人自言韃靼方畧退約春初大相打言戰 十日戊子晴賜酒果及宴內使開門祇候唐括元佐押宴中奉大夫沁南軍節度使兼懷州管内觀察使提舉河防常平倉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劉恩誼卓等已時過位行禮受酒果赴宴如

常儀夜行四十五里暴風大作飛沙蔽空 十一日已丑陰風益甚車多弊漸葺以前至郭橋鎮早頓四十五里至陽武縣宿夜行三十五里 十二日庚寅晴早頓延津縣即舊酸棗縣也三十里至黃河先過一小河亦有小橋至黃河浮橋名天漢橋用九十六巨舟一舟十碗每六舟一鋪有人居守設幙次於其側伺候欲從例下車祭河李希道傳示不必遂委都轄投文祭於橋中文曰猗歟靈河肇源自天四瀆宗之榮光發為我宗拱祀垂二百年今暫隔壤時祭靡愆使節修聘車徒翻必涉于河言往言旋或乘輿

使八錄

四

梁或履水堅惟神昭鑒受職如前尚饗過河畢風作四十里至衛州淇澤驛望見燕樓題河平軍驛前被甲而立者內見一人即荷擔之夫乃知官兵北征擔夫通用也三更行四十五里自河以北車夫之屢念民兵其數尤多於河南加之科數身粟民間罄竭肆言無忌沿途承應人無非市戶隨行騎士亦無官中卒馬所至率驅市戶為之 十三日辛卯晴早頓衛縣即望見太行山直至燕京山常在目峻拔綿亘是為地脊縣市書壁云征軍逃亡五日不出者死傳藏之家科以流罪自過淮每傳聞金人為韃靼攻掠

直抵城下前此屢戰皆北兵多潰散七十里至湯陰縣未至縣過伏道遙望扁鵲墓相傳墓上土可療病禱而求之或得小圓如丹藥夜行四十里十四日壬辰晴早頓相州安陽驛今為彰德府城中印榜條理交易三貫以上並用交鈔如違斬徒追賞注云罪止徒二年賞錢五十貫市中有秦樓翠樓北過漳河歷曹操諱武城周遭十數里鑿城為路外即其疑塚金人嘗增封之六十里至磁州將入城過滏陽河有石橋如趙州式酒六以滏陽春為名驛左顯應觀崔府君廟府君曾為尹三日民以忠正祠之高宗為王

使金錄

五

尚書雲迫以使虜磁人擊裂王雲高宗欲退無馬可乘神人扶馬載之南渡河今立祠西湖卓等夜率三節官屬望拜禱於神謹往來夜行六十里十五日癸巳晴早頓邯鄲縣趙故都也即昔人黃梁夢之所文帝謹夫人縣人也出北門望見叢臺在右今為鬲酒之所縣北道上有鍾呂之祠四十五里至臨洺鎮宿屬洺州軍夫云洺州吊橋塞路以防韃靼夜行三十五里至沙河縣換驢夫又行二十五里十六日甲午晴早頓邢州邢臺驛蹄安國軍即信德府呂洞賓之故鄉過索水梁園四十五里至內丘縣宿內丘

使金錄

有梨為天下第一棗林綿亘磁邢石灰色黑微有焰夜行六十里十七日乙未晴早頓栢鄉縣彭川驛唐志載堯山即古栢仁或以此栢鄉為栢仁北行二十里許充武廟在道旁壁繪二十八將皆左社廟前二石人腰斷俗傳光武經過道上人間途不應以龍揮劍斬之大小石碑二其一後漢光武皇帝廟記一云重修光武廟記有詩二首刻於廟門之外一云廟謨開有漢帝業肇蕪蕪灑落君臣契艱危宗廟圖山川扶鄗邑日月拱東都社稷千秋里風雲四達衢北風吹雨雪西日翳桑榆舊物遺翁仲荒祠老祝巫

使金錄

六

宗臣遺像在時有鼠銜鬚一云賊莽中斷漢真人應去符皇天書令節日月映遼陽河北心潛順關中政已無乾坤開景運將帥賢雄圖經畧規模大推扶意氣簾車回薊都急兵合蕪城孤東漢中興主南陽舊酒徒功名俱已往日月易云祖廟古丹青剝祠荒草棘蕪空餘二翁仲寂寞下遼陽循例下車觀瞻卓等炷香而行旋過王郎城次過趙州石橋晚宿趙州今改為沃州夜行四十五里十八日丙申晴早頓藥城縣極蕭條蘇黃門轍墓尚存縣治之側三十五里至濤沱河頗濶薄冰亦有渡船在側又五里宿於

四四五

真定府南門外驛車夫等云韃靼欲據真定已逾五
臺山相去百二十里車焚修車木工云此間官司不
觀是一應工役自備工食及合用竹木等費子孫不
敢世其業我南朝愛民不如此 十九日丁酉晴在
館接伴使之廨役謬傳恐留十日即回程晚飛雪數
片即止 二十日戊戌早陰晚晴賜宴於館內使閤
門祇候訖石烈德剛押宴正奉大夫安國軍節度使
兼邢州管内觀察使護軍汝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郭澣已時卓等赴宴
見舞高平曲他處盡變虜樂惟真定有京師舊樂工

使錄

故也 二十一日己亥晴風早頓新樂縣泚水驛四
十五里至中山府入昭化門至驛蘇文忠軾昔帥此
郡作松醪賦金人以碑刻相遺聞有祠堂在府學
在化源坊夜行五十五里 二十二日庚子晴早頓
慶都縣舊望都縣也縣人多瘵東接唐縣病瘵者衆
形氣相傳如此七十里至保州入雞川門宿金臺驛
城池高深望見譙樓大書順天軍廳梁頊云大定二
十年護國上將軍順天軍節度使兼保州觀察使開
國侯太子立重修夜行四十五里 二十三日辛丑
晴早頓安肅軍梁臺驛：前軍學碑尚存舊梁門之

城今惟一城由北門即出塞路可容數車方軌二十
里過白溝河昔與遼人分界又十里過大白溝河亦
名巨馬河二十里宿定興縣巨川驛定興舊黃村金
人建為縣接伴使副及監察到驛相與言曰此處正
秋間南朝賀生辰使回歸之地我家是時極不好今
且喜將至涿州四更過灰洞掌儀黃昌嗣以病歿於
車中夜行五里 二十四日壬寅晴早頓至涿州范
陽驛從例留一日接伴使副為黃掌儀治喪致賻
禮絹布各二十五疋茶毗於城之西 二十五日癸
卯立春晴尚在涿州傳宣換問內使中衛大夫孫公

使錄

弼夜行六十里 二十六日甲辰陰早頓良鄉縣賜
銀合湯藥內使中衛大夫師憲良鄉為韃靼殘毀惟
存驛在城外 二十七日乙巳陰大風拂明至恩華
館同三節官屬下車朝服偕接伴行馬入館分位傳
館伴名銜正使嘉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張仲仁副
使定遠大將軍少府少監完顏良弼五展參見之禮
次同館伴接伴酒三行與接伴李希道蒲察信別復
分位傳賜果內使閤門祇候烏古論正臣賜宴內使
兀林答守道令就館：伴正使押宴禮畢並馬遠迤
行墟墓間多十餘里初非尋常使人所徑之路始達

城門入豐宜門過奪玉橋入宣陽門即西轉過文樓側入會同館分位傳宣撫問內使閣門祇候高希愈自此日供牲餼二十八日丙午晴交禮物賜酒果內使閣門祇候姚里鐸習儀閣副武德將軍東上閣門副使移刺居寬二十九日丁未晴平明同官屬與館伴上馬自右文樓過馳道轉左武樓行十步廊紫茸青茸軍分立廊外望應天門百餘步下馬行轉自東過登聞鼓院壞漏甚入左掖門穿敷德門東宮在左又入會通門宣明門東有集禧門次西入左嘉會門過宣明門至布嘉會門側入幕次待班客省從

仁人錄

元

例酒三行上中節一杯少俟催班閣副引至宣明門捧國書入仁政門立甚久俟其百官朝退次引西夏入使朝陳禮物馬數十疋珠布之屬禮畢方引見卓等於仁政殿進書以次如常禮自仁政宣明門右出拜受衣帶歸位少憩綠衣人引三節官屬入見出受賜衣帶閣使再引卓等入殿下謝賜衣帶復位而出虜遊官開侈甚乃煬王亮所作自館至殿皆甲士排立每過一門對立二十人皂衣持弓鞞刀入宣明門內有紅金花袍帽八人為列後七人青花袍帽共二十行對立三百人意其衛士之屬也殿下兩行若行

門之類衣紫衫裏帽金帶腰弓箭執長骨朵三十餘人對殿而立殿上亦有被甲弓箭分左右立歸館赴宴押伴奉國上將軍左宣徽使張衍三十日戊申晴賜酒果內使閣門祇候統石烈德暉賜宴內使閣門祇候蒲察溫押宴昭毅大將軍太府監張澤夜館伴送錫盃

嘉定五年正月一日巳酉晴寒甚未明卓等率官屬就館設香案望南闕先遙拜訖同館伴上馬馳道柳木皆凝霜如積雪至如前下馬處步入應天門其門有五由東偏入幕次閣使置酒如前訖引班自左翔

仁人錄

龍門過大宴殿門右月華門入門內山棚名元慶其下左右各障以錦為路通行引棚之索未結各縛為綵獅子凡二十棚前剪綵為花數十株又以綵為金獅玉象各一徒開用此為美立班拜訖陞殿望於西南隅酒五行再宣勸三節官屬皆望於東廊廣祐樓之北禮畢歸館二日庚戌晴在館承應人言燕京粟直每石十十足軍兵合給月米每石折錢一千僅得時直十之一而已三日辛亥陰烈寒卓等入赴宴初儀如賀正之禮酒五行出就幕次再入座又酒四行畢歸館賜分食內使閣門祇候曹居敬賜酒果

內使閣門祇候統石烈德剛行禮如常 四日壬子
陰賜生餼內使閣門祇候烏古論正且賜酒果內使
閣門祇候兀林答守道隨例有射弓宴內使閣門祇
候李賀押宴伴射昭勇大將軍殿前右衛將軍完顏
守榮自午初射伴射連不中副使師岳先中的次館
伴副使完顏良弼中角花卓繼中角花其次館伴正
使張仲仁及伴射完顏守榮方中師岳凡射中梳九
十七卓射中梳二十一射至黃昏屬傳示禮成請止
伴射迫晚不肯已再乞勉射一次師岳連中的虜人
至是皆脫箭再分位接朝服赴宴禮畢 五日癸丑

使公錄

二

陰風大作寒甚朝辭受國書出就館賜酒五行押伴
鎮國上將軍右宣徽使趙瑒 六日甲寅晴卓等同
三節官屬已午間出門再由墟墓以行乃聞舊路近
西南門外方遭殘修葺未就恐本朝人使見之迂迴
以避之也至思華館大風復作賜酒果內使閣門祇
候完顏惟真賜宴內使閣門祇候賈放押宴昭勇大
將軍尚書工部侍郎徒單琳與館伴相別送伴乞借
盡回程正送禮私觀禮物宴罷登車風沙尤甚過
盧溝河石橋長九十丈每橋柱刻獅子象凡數百所
謂天上人間無比橋夜方至良鄉縣少憩即過琉璃

河又名劉驀河 七日乙卯晴早頓涿州治在北
城驛在南城晚宿定興縣 八日丙辰霜晴早頓安
肅軍晚至保州方見保之人煙頗繁 九日丁巳晴
色甚佳早頓慶都縣晚宿中山府 十日戊午晴早
頓新樂縣晚宿真定府途中遇差諸路人丁往添築
燕城無日不見運糧草軍往來牛馬或斃即載車中
車夫怨言征取之擾自常賦外有日和糧又曰初借
前途言者亦如是 十一日己未晴風作在真定府
賜酒果內使閣門祇候孫安民押宴通奉大夫橫海
軍節度使兼瀋州管内觀察使提舉常軒倉事護軍

使公錄

三

金源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溫迪罕
二十赴宴如常儀 十二日庚申晴早頓樂城縣過
小過河至趙州北門六一石橋水極清駛 十三日
辛酉霜晴早頓栢鄉縣午至沙河道在唐山即堯山
也全國諱宗堯改為唐山下有放勛廟宿內丘縣
十四日壬戌晴早頓邢州午至沙河縣換驢夫過邢
沙河亦名白沙河沙可碾玉宿臨洛鎮市中有燈未
燃聞之以人使在館 十五日癸亥晴未曉至邯鄲
縣早頓過蘭相如墓晚至磁州北門城壕內兩舟網
魚驛中紙燈十餘盞甚草 十六日甲子晴早頓

相州市中紙燈美滕磁州過美里城文王廟晚宿湯
陰縣 十七日乙丑晴早頓衛縣晚宿衛州將至城
過比干墓有碑云忠孝比干之墓紂墓亦在衛河之
東驛中人云去冬十二月二十八日雪一尺五寸夜
渡黃河聞掃兵提鈴唱聲替守浮橋人辱水甚遽
十八日丙寅晴早頓延津縣晚宿陽武縣 十九日
丁卯四更微雨至郭橋鎮未明午後過牟陀岡瓦窰
千餘昔燒龍鳳磚者今半墮毀至城外更衣亭卓等
率三節官屬朝服乘馬與李希道等並馬入順義門
即俗名固子門也循龍德宮墻入五帝門徑建隆觀

化公錄

鶴鷄橋望見丹鳳門過蔡河橋太學武學在館驛行
路左右入會通館 二十日戊辰在館今三節官屬
銀絹 二十一日己巳晴賜酒果內使問門祇候昏
革押宴通奉大夫河平軍節度使兼衛州管内觀察
使護軍江夏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
黃震赴宴罷五更方行 二十二日庚午 早頓陳
留縣循例在館一日夜行三十里 二十三日辛未
晴早頓杞縣晚宿睢州 二十四日壬申霜晴早頓
寧陵縣將至南京北門外過張巡許遠廟世稱雙廟
南京人稱雙王廟晚入館宿照例煤送伴所附煤貯

貽軍報平安及二月初一日過界 二十五日癸酉
晴早頓穀熟縣午至沙岡換驢夫晚宿會亭鎮自此
以北往來皆開雨麥苗如針絕無秀潤 二十六日
甲戌晴早頓永城縣晚宿柳子鎮微雨 二十七日
乙亥晴早頓新澤鎮知賀本朝正旦虜使昨夜迴至
此晚宿宿州驛承應人問方王二奉使今安在指方
信孺王構也答以皆仕於朝問者復云王奉使甚吉
辨 二十八日丙子晴早頓靜安鎮晚宿靈璧縣夜
微雨 二十九日丁丑晴早頓虹縣晚至青陽鎮欲
赴初一日絕淮每車加二牛挽行

化公錄

二月一日戊寅晴四更至臨淮縣即行途中泥淖方
知前數日有大雨北去皆無之到此小麦滿野向北
俱久早望見龜山塔午後至泗州驛少憇與送伴使
副便服三節官屬皆乘馬出泗州城至淮河畔津亭
三柱五展別禮三節與送伴各出装船送伴同乘馬
至淮河送卓等登舟各相揖解纜繼達盱眙貽軍其李
希道等往還絕不交一談無可紀述彼意蓋欲掩匿
國中擾攘故默云

使金錄終



宋人行役多為日錄以記其經歷之詳其間道里之遐邇郡邑之更革有可察見而舉山川攷古蹟傳時事在博洽者不為無助焉故余每喜觀之若程正惠公之使金錄其一也康成夏五錄置少城茅齋中目題簡末

羽士李鶴儀從余友林森隱遊工楷法墨苑
潘世季私時丁酉九月也 杖笈游士記

或



一書之... 子... 日... 月... 年... 日... 月... 年... 日... 月... 年...

辛巳泣蕪錄一書宋趙興察編見莫氏
書目史部雜史類第十二頁昭文張氏
金吾藏有舊鈔本罕見望係此本也

辛巳泣蕪錄

從政郎新州司理權通判兼淮南制置司參議行司公事趙興察編

迪功郎新州黃梅縣主簿錄事參軍兼倉廳陶時叙校勘



嘉定十有四年歲在辛巳二月九日蕪州得
隨州太守許都統國初三日牒云有探報人
申金賊已聚人馬在息州意欲擁衆一道渡
河打擄時聞大金見欠三月糧草諸軍只給
十日口食前來我界宜多方措置以為提防

辛巳泣蕪錄

之計

初十日得張都統常王都統辛報與許隨州
所報一同本州得報之後人皆曰虜未必深
入是日太守李國錄誠之通判秦鉅會屬官
集議于安民堂出示諸處報牒太守語察屬
曰五關可恃否教授阮希甫曰或者之議為
不可恃似聞尚有私小路槎塞不盡與察曰
虜人多不由關隘亦不恃有私小路而已但

育山脚可登之處彼盡能擁騎而上知縣林榮曰是如此又云關內有取德安府從黃陵一路自可長驅使虜知之亦不由關隘而進矣俸車曰何慮六五關決然可恃內郡可以卧治太守笑曰且看秦倅又曰宜速差人前去硬探仍多支錢與其去庶幾看心太守曰然

十一日差兵士朱椿等七名硬探每名支銅

辛巳泣薪錄

錢會十千

十二日使府貼防城庫排鑿弓弩箭應軍

器是時與察提督防城庫躬下庫點檢共差

兵士五十人入庫內點檢得弓箭有七十萬

弩箭有三十五萬有奇是日差弓匠打鑿弓

刀又點檢得有划車弩八十五座箭約五萬

隻當申州添差

其日亦准制司催造紙兜鑿一千副本州實

自去年十一月造至二月十五日造此數十三日使帖行下防城庫點鉄甲大小共有五百副兜鑿五百二十副長鎗五百條麻劊一百五十柄是日分俵上城戰樓內安頓以備不測

是日委四門官兵緝捉奸細

十四日州牒差濠寨吉亨劉成就五通廟內

添造五梢砲五座旋風砲五十座又牒催造

辛巳泣薪錄

木弩五百張

同日教授阮希甫狀申集在學射士二百二十人乞支給弓箭是日出弓箭五萬二千隻

以給射士上城準備策應

十五日探報申虜賊初九日已渡河大約人

馬數多時守倅知縣俱出廣教寺勸農未幾

間衙探報知府喫酒不了就呼專行司手分

牒安慶府及申制置司催會合逆邊仍備憲

司牒下諸縣催發民兵上關捍禦太守歸州
治遣虞兵傳語府判諸寮屬官請議事有言
虜賊已渡淮河我不可不為備應同官有能
諳曉守城事務者各竭智獻謀以預為之備
無待臨時阮教授拉與袞與林知縣竄主簿
進稟曰希甫輩無過一書生耳若有大軍在
此屯駐相與運籌如鞍馬一事却非素習太
守笑曰吾輩何事鞍馬只要相與畫策太守

辛巳泣蘄錄

又曰嚴監轄剛中曾守盱眙蚤知守城之策
又云蘄水董尉每每見其弓馬自矜府教授
阮希甫答曰董乃名將之後必熟陣伍之事
且本州素無重兵萬一虜賊衝突而至誰充
主將調遣若申制司何能便到眼前此尤利
害之急於是太守檄二公入州同共措置邊
防事太守又曰誠之知郟之日寇犯隨州亦
嘗措置邊防粗知其略彼恃衆人先有守死

之義今守蘄春三載兩遇寇至頭顱七十書
生輩已兩任邊守有何不得正當駁駁入土
之年所欠惟一死耳他無所戀况誠之屢有
丐祠之請亦只是求一死所萬一寇至只得
與同官死守

十六日本州牒黃梅廣濟縣各起兵一半上
州捍禦

同日王太尉辛報十三日虜蟻聚關下除已

辛巳泣蘄錄

將帶人馬前去迎敵外牒州嚴作隄備
十七日有十一日所差硬探朱椿回申十四
日黃土等關已為賊虜所破聞諸關失守萬
弩手與張常等軍已潰散至麻城
同日准提刑司十三日牒催蘄水蘄春民兵
上關守禦是日諸縣亦節次發到民兵即便
起發上關
同日申樞密院與諸司催援兵策應黃州

日午同官過廳倅車偶與同官云今日遣承局飛馬通相君書力乞援兵及言新城利便事已約三月十二間到後來又得相君書報云及利便深見拳拳體國之誠貳車到郡之初亦嘗語太守與同官曰吾蕪春為內地常宜多方措置脩禦之具又云有脩無患如修城聚糧團結民兵招填廂禁軍亦不可不留意每旬教閱市兵宜放房地等錢蓋市兵教

辛巳泣新錄

閱一日則一日營生俱廢官司既無所給若免其房地錢庶幾補其一日之勞太守亦然倅車之請自此立以為例

同日遞鋪遞到蕪黃州僉廳廣濟張簿震發十六日午時書報云前日劉探所報虜賊此來皆不持糧其意必在速戰今光州申到一面關聚義甲入城想是自見其頭重故為閉門不出之計虜既無糧必不頓突堅城之下

其勢只是推擁衆直犯關隘關上人教不為不多但未保其皆能死守提刑見此辦行親自上關督戰在使州亦須為守城之備欲乞差謹信得托人來此劉探

同日出弩火葯箭七千隻方火葯箭一萬隻蒺藜火砲三千隻皮大砲二萬隻分五十三座戰樓准備不測又給木桿鉄鎗一千條帑兜軟纜五百副俵散上城守禦軍民并發鉄

辛巳泣新錄

菱角三十羅下城鋪撒以防金兵衝突十八日准提刑司十七日牒報虜賊已抵麻城

同日未時李國錄先生回廣濟張簿震發書云誠之昨日遞中辱書乃十六日午時倭悉不持糧之說隨州報來甚詳想必是如此但光州既為虜人牽制閉門不敢出今堂堂而來據報探人節節報來皆言虜已打破關在

關裡劄寨令奔避百姓源源不絕聞關上民
兵皆潰散大軍亦潰者果然否張軍帥今在
何許更不見消息憲使督戰之說甚好但不
知道得往否此間無一可靠民兵已發一半
羅田又不可抽起今只有蕪春民兵一千人
與廂禁軍又無人可使殊為可憂今只得多
鳩集招收急為區處有所聞望時見報昨
日已遣人往黃州抄劄動息不知曾申制司

辛巳泣蘄錄

求援否彼中若無兵自可急遣來此協力倉
卒不暇作字幸台照

至晚得廣濟陳知縣允迪所錄張簿之書大
抵與十七日書一同
是日秦倅會同官偶云去年六月之官道由
四祖以長學生未得歸侍嘗許水陸一會約
今歲勸耕日親詣山還寨既聞虜已過淮不
及親往若遣小學生去今恐或者謂鉅托名

辛巳泣蘄錄

遣子先遁未免且止令吏人葉茂往代拜鉅
且留此與諸同官熟議守城之策
是日太守與同官皆著綠布袍乘騎出入獨
秦倅着白布袍至午守倅而下各上城及下
防城庫點檢防城器具又委司法趙善煥團
結市兵

是日蕪水董尉至言尉司差人硬探聞金人
已到麻城蕪水縣官擬欲移治太守答曰蕪

辛巳泣蘄錄

水既無城壁不應使縣官徒手向前且看事
勢如何却又區處又言近准憲司差委數前
去點檢諸關今錄守關人數便見無人可守
如黃土關只有百五十人白沙關有三百人
大城關有百七十人脩善關有二百五十人
本陡關有九十人關之相去有百五十里或
七十里或百里者歷說五關之不可守又况
首尾之不相應耶又曰戡之奔馳勞瘁異常

四五五

點關之時虜已渡河昨晚方奔走到家尚未與官長言五關之事被檄此來就挈妻孥已抵郡矣李亦不暇問曰仕宦於蕪安知有此等事

同日監轄嚴剛中繼被檄至使帖委同充守禦局官亦有利害教事失記其實與案曰蕪州城池四門皆無所慮獨有師姑潭一壩虜人一至必來窺伺何故外河乃是沙溪大雨

辛巳泣新錄

之來水漲兵不可渡而退無過一二尺水是人可涉李守曰此處誠之亦正慮此續後選得諳曉人陳興江士旺等專一措置堵禦十九日探報人申十七日虜分兵到團風十八日晚番人已圍黃州同日虜賊回退已報大隊前來宜急守城壁於是太守亟告僚屬分管地方遂拽吊橋關閉城門同日有張常守關兵將潰散前來獨有承信

郎統領江士旺將官陳興沈祚將帶一百三十人入城情愿乞守城壁太守云既是潰兵此豈足托倅車與與案同稟太守曰關隘獨有一門軍兵力單弱寡不敵衆無怪其潰今我衆雖寡幸有城壁金在危我處甚安正要此輩共與堅守彼之弃主將之罪已不可恕今能為我守城他日功逆可以相補太守然其請于是分布諸隅各給以生券戒以守隅

辛巳泣新錄

盡俯首聽命願以死報同日廂禁軍民士兵各日支錢二百文米二升半太守親詣城撫諭不拘上下應守城人每名各犒銅會一貫酒一升至晚發嚴守城人唱連珠喏整齊氣象甚壯倅車曰守城人聲勢整齊如此金賊知吾守城有人疑惑未必敢進府教授阮希甫曰賊如何敢便輕易到城下且遣人視我城然後敢進

二十日安四門砲座司法趙善興抽市之單
丁者六百人分棧砲索司法申乞照市兵例
人給米二升錢二百太守提其申

同日添委江州統領江士旺專一守西北團
樓添將官陳興同教授阮希甫守南門添將
官沈祚同知縣林榮守北門添訓練官陳信
守西門團樓知府李國錄帖委安豐軍民統
領官孫中充都彈壓守城人兵

辛巳泣斬錄

是日亦准制置司劄子行下取出孫中一行
十五人守城孫中時因安豐汪倅摺拾借兌
生券錢事送本州根勘江士旺領兵百餘人
斫鹿角木槎塞西北團樓下師姑潭壩上及
于西北樓下釘絆馬椿人工未就
是日望樓子陳富報虜賊已擁眾至西門外
廣教寺山望城崗山腰劉寨數百處耀旗俯
視我城壁收馬二千餘匹於山下但州城尚

辛巳泣斬錄

隔河未敢近是夜金賊約有二千餘寨每寨
燒火一堆映照城中列炬不可勝計探狗鋪
其聲如狗

都監張武翼廣守北門 監押溫保義 玉守
西門 監務梅成忠 守南門 判官趙迪
功汝標 充錢糧官 監嘉興府新城酒稅姜
成忠 應春充防城庫受給官監廟秦武德安
工進武副尉林安仁進武校尉王明進武校

辛巳泣斬錄

尉吳宗政指使鄭保義 俊充東隅戰樓守禦
官進武校尉王大明監廟劉保義 指使錢
成忠 廣充北隅戰樓守禦官三湖巡檢雍承
信郎顯新宿松主籌梅迪功必勝 監廟陳成
忠 師問充西隅戰樓守禦官巡檢李鈞充帳
前佩印官
同日委守禦官已下籃籠雞牌本州九里三
十六步之城共一千三百女頭率廂禁軍民

兵市兵共有七百人每人管女頭兩座
同日牒廣濟黃梅縣民兵四百人入城守禦
餘各留縣保護鄉井

晚報新兵已至分流鋪田家山諸鋪已捲連
角不通約金人有馬騎三十餘匹步軍三百
餘人守倅諸語察曰金兵不多宜遣兵以遏
其來路于是抽守禦統領官李浩立白旗於
州門如願前去迎敵虜賊者立于旗下當與

辛巳滋新錄

厚賞如生擒頭目賞錢一千貫給承信郎公
據一道事定奏功斫到首級及奪到軍器錢
一百貫賞官三資人給以軟纏一副隨其武
藝給以弓箭鎗刀長斧一日之間有禁軍一
百人民市兵二百人茶商弓手會等五十人
願效死戰每人給官會五千乾糧一袋與袞
親自監散各先喝官三資以激其勇人心奮
發願行

二十一日太守委監轄嚴剛中借補迪功郎
戴相充督戰官進勇副尉李浩充統領進義
校尉王文明進義校尉鄧宗克正將是日早
出軍迎敵至橫槎橋十里迎見虜之遊騎約
三百餘人正將鄧宗克頭張富等為先鋒直
入虜陣自辰時鏖戰至午虜見我軍勇衆難
支奔走退遁我軍追襲殺死番軍數十人生
奪到驢一頭皮甲數副弓箭鎗刀等張富等

辛巳滋新錄

一十三人傷重死于陣前監轄嚴剛中抽回
人馬入城急報太守
同日本州守倅差洪春十人為硬探各支官
會十道通判搗添賞錢二十貫省至晚兩名
先回報賊已至蘄水是日阮教授上守城利
害十事並失記其實
二十二日洪春申自蘄水來云虜賊十七日
燒上巴河十八日金見在下巴河又申十九

日至蘄水望見先燒神光觀二十日燒蘄水縣是日上下巴河百姓擁併奔竄携孥挾子入本州城哭聲震天

同日早李國錄先生再與張簿書云聞虜賊打破關隘官軍既皆潰散張軍帥亦不知所或在或言重傷不知果何如聞已被遊騎燒了團風黃州已燒城外屋宇事勢急迫如此奈何最是上巴河路擺鋪不通消息隔絕奈何

辛巳泣蘄錄

不知憲使有何處置更不暇作書又不知麻城今何如所傳皆不一千萬速報前所遣人乃不即往令再遣人往抄錄所報事宜草布此幸台照

同日造大麻搭五百四十副竹唧筒一千一百副分五十四座戰樓准備又埋金汁鍋百二十隻于四隅及五隅官排門率百姓水缸二百隻上城貯水以防不測

辛巳泣蘄錄

至晚有蘄春管下董應能徐彬徐杞黃思明等團結義甲二千人于北門外防扎彼時惜無人充主將與之調發應敵後來四城被虜圍閉錢米不給終為虜賊擁衆衝散

同日太守李國錄誠之通判秦朝請鉅置將軍帳于西門袁學錄家此處督戰近城充本州都統轄民兵事兼准西制置司僉廳行司公事督戰軍馬趙與袞置軍帳于袁學錄後

辛巳泣蘄錄

園亭于此處近受敵西門提督民市兵趙司法善典教授阮希甫江州統領陳興充南隅守禦官蘄春知縣林志翊柴新鄂州武昌酒稅安忠訓元恭蘄州蘄水縣尉董忠翊戡充北隅守禦官 蘄口監轄嚴承直剛中主簿 審迪功時鳳監廟趙保義汝寄充東隅守禦官 安豐軍統領官孫中訓練官曹全本州監廟李俊充西隅守禦官 都監趙脩武師

四五九

瑄守東門駐泊張武翼廣連接巡邏澈曉是夜諸隅守禦官各宿城上

二十三日本州西門方始清野時北門守潔林知縣祭中有青山鄉學生董應能總首徐彬等捕獲奸細盧四名立供原係壽州下蔡縣人氏自嘉定二年招安過淮分居蘄州新有頭目人張奇八郎常令我與其家張二張三韓四王小乙等歸北界報信每一次歸

辛巳泣蘄錄

去做草鞋一担歸大金界貨賣每月仍舊在蘄州冒請錢米盡是張奇收管盧四仍舊往番界歸德府居住種田為活今年正月蒙王萬戶差人前來喚盧四等為鄉道官初九日盧四等同大隊人馬渡淮前來打擄要打麻城迤邐至蘄黃等州已先令張二韓四于二十一日從東門浮橋入城與張奇八郎相約二十四日於新寨放火為號與左監軍等內

外相應從西北團樓打入城中阮教授出示教諭洪樞子師所說又詳與蔡與阮教授曰急稟知守倅太守聞知急帖四兵官與緝捕多方搜捉今奸細已入在城內萬一尋不着何以為策是夜數處火發隨即撲滅又引示總首洪樞勒盧四再供韓四張三面貌長短衣服色號及年甲方得端的阮教授曰既得其實萬一解來為虜所奪其為害不淺不如

辛巳泣蘄錄

就委洪樞梟其首級前來令眾無過一斬矣本州雖知奸細分明終日不獲與蔡又與阮教授設謀請司法趙善典密喚頭目人張奇其歸正姓名誘以守城之事其奸細三名者皆在張奇所具之數與蔡又語阮教授曰奸細三名已在吾掌執中矣阮教授曰甚好既得此正騎虎之勢宜急下脚手不然來日事變我輩先為魚肉矣於是點留三名充帳前

使喚餘盡令歸寨聽候呼斗分撥守城既去
生擒三名申解使州送獄一勘而成所言與
盧立無異太守以張奇久在吾郡初亦未信
其果有叛逆之心再送州院人無異詞又據
方會人等喋喋告說其日與李浩人馬前去
與虜迎敵時張奇亦預方會名數同往彼時
張奇虛放一箭竄入虜隊亦疑其有私約州
府聞之即指揮速即根勘此一項情節其張

辛巳泣蘄錄

奇供出其日果曾入虜隊中約二十四日用
草鞋戳于鎗頭上為號令番賊打入城中又
供四十八名同謀來歷分明即付與秦先將
三名斬于市曹人心稱快一面委司法趙善
典領七十餘卒擒同黨四十八名所供無異
是夜就請司法抄估四十九家之囊篋有如
鐵硝硫磺方箭鎗刀家具有備是日守城人
尚未披帶而張奇等身已着軟纏乾糧在懷

獨張奇之家有黑旗千餘面及有蘄黃安慶
鄂州興國武昌等城圖又有白關外蘄黃江
州諸處里數又有大金王萬戶等去年十一
月往來書信則知歸正遺類皆不宜之置邊
面州軍所可慮者不止一州是夜則勦盡其
餘黨倅車又曰城外諸寺尚多此輩不亟除
為害不淺乃即告示各鄉總首盡行勦除據
總甲申來施行間而大半已先入虜隊獨所

辛巳泣蘄錄

存者婦女而已當日雨作溪水泛漲時有數
騎往來沙河兩岸若相視措置過溪之意是
夜賊仍舊扎寨於廣教一帶每寨亦各燒火
一堆直到天明列炬不滅前夜金兵聲連相
接為狗吠之聲聞之諸卒曰此正所謂探狗
鋪也太守自此夜宿於棗學錄大廳日逐視
事於此並不曾回衙與秦宿於西樓阮教
授宿於南樓林知縣宿於北樓審主簿嚴監

轄宿於東樓

二十四日虜賊擁衆下山直至下河渡呼叫張奇八郎如何不出來莫誤了我太守登城撫諭又親聞虜賊呼叫張奇八郎始知所斬無媿

是日有馬騎數百疋下河試水之深淺

至午又有大同鄉總首康詭狀申迎見虜賊殺死番軍及奪得衣甲等物北塔寺歸正人

辛巳五月新錄

引前被徐彬已殺死委是大獲勝捷

是日廣濟縣民兵二百人打入城分在北隅守禦至午時雨大作有一番人手執兩傘身披蓑衣自上河來沿濠巡視將迫我城呼亦不見應孫中以箭射之亦不傾低頭而走已從巴茆山路而去此是間探無疑

同日又斬張奇等家屬

是日州府告示家各點夜燈以防奸細司

法申連日以虜寇入境百姓皇無暇營生日來油價頗貴小家點燈一盞至天明非二百錢不可申乞出榜曹市放房地錢庶貧者以地錢為買油之助太守從之

二十五日虜賊用隔河人家門扇為挨牌列於沙河畔扛枋及小桁條不記其數前來搭橋與袁准本下令速遣陳興將帶弓弩手百三十人與茶轟友中等槍又手自南門對岸

辛巳五月新錄

以迎之阮教授同與袁督戰頃刻之間虜賊下河釘橋絞纏橋道被我軍射殺不計其數于是又以門扇護身入水打椿其箭如雨而不顧性命我軍又以大箭射之方焰之始又被賊以水撲滅箭鏃無所施巧終不敵其衆多河之北岸有所謂銀牌郎金牌郎執刀斧以脅造筏之虜不向前者斫之至晚金大壩擁衆絞筏已成太守與僚屬曰不宜聽其造

成亟遣兵以燒之于是又遣陳興等一百三十人佐以茶商弓手百餘人是夜再賈勇而前被我軍弓箭射殺及中傷落水者不計其數仍施火箭燒斷道頭抵暮而歸太守唱轉各人兩官

二十六日溪水漸退賊擁衆仍前不畏弓弩再搭橋道過于西門角水陸寺前搭立硬寨巡視城壕又開掘水陸港口放泄壕水有番

辛巳泣斬錄

人以索來試水或用竹竿而探水者皆被我軍射退虜賊懼羽箭之不可近于所掘港上橫以枋木如排箕子之狀遮護矢石所掘之人藏身於下射中者挾之歸寨既退復來須臾圍燒我戰樓又被我軍以竹唧筒作水箭噴死其火賊發喊而退諸軍曰此虜賊噉城也

同日太守批牌傳令應在城守禦官如遇虜

辛巳泣斬錄

賊前來各隅所管地方攻打城壁須管盡忠竭力隨機應變務在勦絕毋致墮落虜賊奸計續又批銀牌傳令應在城守禦者各賞五官至夜守城之人奔走趨上城不計其數各乞預名入皆以保妻子為念人心賈勇至晚肅然孫中發嚴一罷氣象愈壯于前是夜遣獄子李信催援兵及催安慶民兵

辛巳泣斬錄

同日虜分二百餘寨于嚴家山左右每寨亦燒火一堆如列炬焉

是日番賊馬步軍盡過西一帶村落打擄至晚虜人擄得牛隻約五百餘頭每一牛各有一婦人牽之

二十七日番賊擁三千餘人併力東南圍樓對逆侯家潭開掘水港所執鋤鋏之人皆被虜賊用索串其髻者千餘人沅教授飛告急太守當遣其子二機宜士允隨與秦同府判

四六三

領帶弓弩手五十餘人直趨東南團樓下策應阮教授又調統領江士旺陳興等併力攻打當有銀牌郎番軍頭目一人用籬簾遮護直至港上督戰用工被將官陳興射中耳門倒斃隨見番軍五六人扶策回去其餘射殺中傷不計其數須臾退走申州報捷知府通判繼而親上城撫諭又各喝犒射賊人三資而陳興特唱五資友賞錢三十貫

辛巳泣新錄

是日金人不住掘泄水陸港口至夜虜各歸寨知府令與蔡召募茶商民兵有胆勇者燒其所排枋木填其所掘水港須臾陳興等有五十餘人各願請行人各先友犒賞至二鼓下城濠渡奪得遮牌無數燒其枋木填其所掘之港虜賊各潰我兵殺死番兵數人其餘寨雖知而不敢動但暗放鞭箭而已我軍亦無所傷

是日與蔡調發北門外義甲董應龍等三百人夫生擒番賊七人斫到首級十枚太守各喝三官錢五百貫

同日太守又遣人賫公文求援

是日又與阮教授審主簿撰檄大檄義甲民兵內外勦除檄曰蠢茲金虜竄入五關春我蕪城獨當一面雖城塹有高深之險而將士宣捍禦之勞然念五縣英豪四方忠義久被

辛巳泣新錄

朝家涵濡之澤豈忘州郡攻圍之憂爰寫忠誠用咨英傑矧茲不道之寇大是無名之師以吾民恩交義結之心相為響應如彼衆偷合苟從之勢立見勦除宜各殫所蘊之長當共赴有為之會或斬將搴旗而乘其始至或斫營破柵而掩其不虞況今兩澤濤沱河流漲溢用天時而遏其遊騎因地利而斷彼歸師功名皆在於斯須機會宜乘於頃刻靜胡

塵而安邊境倘各効於膚功申制府而奏朝廷必厚加於旌賞故茲檄諭各請知悉

同日西門士庶各出錢為犒賞之用一日頃約五千貫解赴帳前

二十八日虜賊復來開掘水陸港我軍愈射而愈不退又別運枋木前來我軍又以砲石擊打掘港之賊虜望砲起則鳴鑼以報餘黨賊聞鑼響則皆避於枋木之下多方設計無

辛巳泣蘄錄

所施巧

是日又見賊衆各斫竹篠束縛稻桿四散堆積與奈等逆料其必是堆河飛申本州知府批令多備火箭以待之至午時但見四面號烟三條直衝而上又見東門守禦官審主簿嚴監轄報虜賊拽人馬過東嶽廟左右交鋒至申時望樓子陳富報番人牽馬四疋從下河所絞橋上過馬點蹄而行虜賊有扶策而

辛巳泣蘄錄

歸者有帶血者四門已閉但不知與何處援兵交鋒頃更有百姓兩人衣不蓋體赴水渡河至城脚下稱安慶民兵前來策應至嶽廟迎見番賊被番賊殺死不計其數有下營統領與催援兵人李信俱被虜賊生擒方知安慶民兵已至而不進之因

一更盡東門報有焦太尉遣兵硬探到時有將官單不記名等二十人自來家亭伍百寺

辛巳泣蘄錄

劉公河洗馬灘桃樹山路來吊上守城每名攜設銅會一十貫酒二升日友生券

是日番賊擁衆前來燒毀四門吊橋司法趙善典領市兵與孫中陳興等往來射賊各退適

同日知府又撫諭百姓各自安業營生

同日東南北門各斂錢共三千貫解發至太守帳前犒兵

當日太守傳牌報四門如各隅有獲捷之人請往自唱賞錢却申未交撥是日虜賊騎圍城數重

二十九日知府告示諸隅堆積火把多置金汁鍋仍告示百姓殺傳磚石及街石與樑柱列在一千三百女頭之上以為備城槓木之用人心奮發頃刻而辦與袞與諸隅守禦官兵上城提督晝夜巡警未嘗解甲又備火籃

辛巳泣新錄

松明以照城脚

至晚又有蕪水被擄婦人走回歷言虜賊在廣教寺已造雲梯數百張又造牛皮洞子二三個造砲三十座稱說初四日定來打城是日虜賊百餘人燒師姑潭壩上鹿角城上以硬弩五十人射之又調發江士旺孫中陳興陳信李斌等將帶百五十人直下城以槍之殺死番領一人番賊三十餘人陳信生擒

一人吊上城而賊已傷重氣絕身死斫其首級令于城上奪得銅印一顆印文都統所洪字印其印背云興定五年正月行官禮部造收兵歸城太守給官券各十千又喝官三資委是勝捷

是日日本州遣帳前佩印官獨木巡檢李鈞帶領銅會一萬貫往黃梅廣濟縣准備給犒援兵

辛巳泣新錄

同日虜賊方安立砲座於沙河內望見番兵往來經營之狀

三十日虜賊又造上河橋運竹把擁併而來堆塚城濠一無餘地皆我百姓婦人搬運聞是擄到黃州蕪水麻城上下巴河之民搬運不絕

其日有北門外文頓坊稅戶黃思名等又捕獲番人秦順據供係潞州人油麵行為活鄴

王起為我軍日友麥二升有妻一人子一人
在家各請官中麥二升隨逐左監軍人馬前
來打擄自黃州分正軍三萬人來打蘄州本
意只來打巴州便回即巴河也實有蘄州歸
附人盧立與張奇張三韓四說來打蘄州不
妨彼處無大軍守城只有民兵四五百人所
以遣我前來又供稱左監軍來到未敢打城
等監軍到來方打城壁監軍完顏昂約黃千

辛巳泣蘄錄

戶耶律千戶共有三萬人來又有毛克攻下
五人千戶人馬三千人鄧王指揮許半月打
擄即便收兵次日將秦順斬于市曹押出之
際口說大金鄧王無道連年用兵使我兄弟
五人皆死於軍歌唱自如曰生為潞州人死
作蘄春鬼
晚有蘄水鄉民黃小三妻阿李被擄拘留廣
教凡十有餘日脫身遁歸至北門城脚下當

用索吊其上城具道虜人又有左監軍完顏
昂有五萬人馬見在寺造砲石雲梯牛皮洞
子約初四日打城與二十九日蘄水被擄婦
人所言一同

三月一日辰時望樓子兵士陳富報虜人擁
衆前來圍西門當調發孫中江士旺陳興等
准備弩手以待之

至午時賊擁過吊橋被我軍射死不計其數

辛巳泣蘄錄

及西之皂角樹下一衣長甲軍坐於交椅之
上方開弓弩欲射我戰樓上人被孫中一箭
射倒在地金人擁前拖去又被我軍亂箭射
中數人奔走前去

至午節次探得金人拽馬騎千餘匹過南門
劉寨操過北直至廣教山望城崗後橫槎橋
南至南禪寺東至嶽廟西至今家後巖家山
度其姦計一則把截以防東來策應之師

是日太守同倅車詣諸廟拈香祈保城壁
同日虜人于西門外張鑑屋地上造望城樓
一座窺視我城內虛實與蔡見賊人上樓窺
視我城中之兵勢遂于四隅抽差又手五百
人又以雜嬪女小兒多張旗幟拽作教隊為
伏兵遠城耀示金賊委兩將官騎馬以統之
其賊望樓之兵果下樓以亟報虜人

初二日有蘄水百姓王七、自北門赴水渡

辛巳泣蘄錄

河稱被擄去金人放歸口稱令我賫書請本
州受降知縣林榮弔其上城解至制幹行司
與蔡即請稟太守曰度其書無過辱國之語
不必開看其王七、乃吾民苟活偷生為虜
將持書以辱吾國太守令即斬之于市曹是
日羽箭射辱國之書數十紙太守以銀牌批
諭守禦官凡有此書並不許開看仰仍舊射
還金賊違者依軍令行遣射還之時諸軍大

罵賊黨吾乃大國不受此書云汝金國既為
韃靼殘破所守河南教郡而已若非汝以金
帛子女以博安靖安至今日我本朝好生惡
殺不肯遣兵殺死鄴王今不自保殘喘輒敢
興兵前來是自取其禍也今聞汝欠三月之
糧遣兵前來打擄兩郡城外既為汝等蹂踐
擄掠蕩盡若能收兵回汝金國我亦不遣兵
追襲况蘄州乃牛角之地有來路無去路汝

辛巳泣蘄錄

等萬一更倡轍無狀我定遣兵百萬分路把
截使汝匹馬隻輪不反毋貽後悔賊皆俯首
不答
是日與蔡又檄檄以招降金賊其檄曰洪惟
我朝每以兼愛南北為意凡待隣境惟有
不殺生靈之心祖宗畀付、相承社稷靈長
往、賴此在今日之對壘實彼國之造端汝
主不自省愆肆為不道外則困于韃靼而懷

遷怒于我之恨內則失其臣民而起歸罪于我之私雖竊據于汴京尚有稽于天討蓋逆順曲直我自有定論而存亡成敗聽彼之自為何期反肆于侵陵是用載嚴於備守城隍素堅而糗糧素具士卒素練而器械素積援兵蟻聚而未義士蜂屯而集各揚威武盡奮精忠我師既遣於戈矛彼衆必為之齷粉是用仰承厚德撫示招安投降歸順則旌賞之

辛巳泣蘄錄

必加潛遁竊逃即追擊之勿襲苟執迷而不悟定勦戮以無餘幸思去就之宜毋蹈剪除之悔故茲檄諭想宜昭悉

初三日番賊擁衆搬抬雲梯砲座攻城器具前來攻打城隍

是日事多吏革分頭督戰應有申狀一切畧去祇用片紙親寫飛申使府與秦急以片紙飛報本州太守親批報云如賊用雲梯登城

宜造鬚鈎用麻索拋搭近前施矢石者自施矢石急用長斧數十柄准備斫其雲梯但要脚手急速為上則賊不可得而近也誠之上覆司理允與秦即調發將官江士旺陳興孫中告諭官兵一如知府批諭之策射殺番軍無數

辛巳泣蘄錄

是夜又有茶商軍三十人請出叔寨當夜殺死番軍八人奪得番鎗二十條番刀七把大

小糧十五副皮牌五六面弓四把

是夜正望援兵不來至二更有百姓蔡汝霖二人賁叔司張亨白旗前來稱有急脚于東門麾旗為號甚慰滿城懸望之切本州遂日遣人麾權司張亨旗號等候並無消息

是日秦倅率百姓詣五通廟祭陰兵倅車曰鉅自虜人圍城一家食素已半月矣小兒子事斗尤虔每夜朝禮誦經亦只為一城生靈

與骨肉之故

初四日金人擁衆皆以白布包頭前來西北圍樓號哭我城與衆即遵用兵法殺狗一隻去其心肝以所奪番笠番纜與狗披帶用長鎗戳起以厭穰之彼哭我樂又呼妓着紅衣動細樂于戰棚上金賊自午至夜哭聲不住其日西南角番賊亦擁衆于城外開掘水陸寺浚河水當夜二更又調發陳興等賈率訓

辛巳泣新錄

練官陳信合千人陳俊部領水手等人過河前去劫中賊寨奪到番纜九床軍器等

同日午虜賊擁衆驅迫我界婦女將向之所稽竹篠竹把前來填西門一帶濠港五處皆發孫中陳興盡教用火箭射之其竹篠五七處各已燒盡虜賊更無所施申州報捷衆曰多有我界婦人又恐射了我界之民太守曰此等婦女被擄苟活偷生尚為彼用縱射殺

我界人乃以保全城內許多生靈亦無奈何至申時賊見火箭甚衆又遣婦女盡刈田內新麥草桑擁併前來填壕又驅婦女搬所燒地上磚瓦壓于其上我軍火箭不能施巧遂被金賊以門扇為挨牌擁過羊馬墻下與衆與判府教受等委陳興選槍叉手下羊馬墻內賊入即殺之於是分頭掩殺下濠賊敗北奔走奪得番人軍器斬到首級十餘顆收到

辛巳泣新錄

弓箭三萬餘隻箭上多有毛克攻下千戶印字亦有黑桿箭聞是頭目人射底是日太守令速上布袋五千隻告示營婦百餘人併手做造遂得以遮砲之用是日晚有虜扛廣濟縣牌額自南而北回度是焚燒縣治無疑

初五日金人驅我界婦女扛鴉車洞子百十座於河岸與衆急飛申本州太守親批與與

蔡云聞賊扛抬鵝車洞子意來攻城古法候其近城宜多熬煎金汁澆灌其皮又使麻油肪油澆其上用火牛燒之皮自然縮作一塊則賊無所施其巧至屬誠之上覆司理兄與蔡即調發諸軍一如前法以應無一不勝賊見其洞燠燔不可近但遠望又膠駭看而已至午金賊又於西北團樓燒我軍所埋壩上鹿角即於壩上羊馬牆外用松木八十餘條

辛巳泣斬錄

立起對我團樓其高過戰樓數尺又用土布袋為幔道意搭雲梯以登我城是夜無策以攻其退事勢危急又急呼諸將官聚議欲用火燒對樓而相去有三丈餘地火拋不到太守與蔡曰如諸軍能燒其對樓將官交賞銅會一百貫餘人三十二仍舊唱官兩資是夜又委司法趙善映督統領江士旺陳興三十餘人下城直趨對樓下燒之城上令民

兵更迭送下火把至三更對樓焚盡即飛申報捷知府親批付與蔡令亟以所許之錢分賞諸軍人心大悅同日守城之人太守勞以牛酒犒以官會

是日賊於羊馬牆外窬穿地道五處急飛申本州太守以小批報與蔡曰如賊窬穿地道入來宜多方措置小口缸子對其所掘處理之兵法謂之窵聽如近則對取一穴又准備

辛巳泣斬錄

硫黃砒烟以薰之洞口宜多准備又槍手以截其入是日凡遇賊所掘處皆埋一缸窬穿不住

當日北門兩處亦被虜賊填過濠窬穿三穴南門亦有五處

是夜差民兵槍叉手二百人茶商軍二十人土軍弓手三十人廂禁軍一百人下城守羊馬牆夾擊所掘地道又用火牛燒之其賊不

能施工而退

至二更賊射虛箭于西門上守牆之兵衆散
趕殺一聲其中有禁軍張迪胆怯攀上禁城
民兵二人又以槍桿取其上守城官李保義
所申當依軍法行遣申州照會太守曰身為
禁軍未見交鋒已先遁走豈焚脊杖可以盡
其罪遂斬於城上以令其餘守城之兵肅然
不敢輕動是日率在城人家秤鎚充手砲以

辛巳泣新錄

擊羊馬牆外窬城之賊

同日孫中與賊打話賊云黃州已打破了汝
國不還歲幣又何不受降孫中曰黃州已是
空城矣不得以我新州比黃州汝是只要討
歲幣如何却來打擄汝更不去我人馬會合
來勦除必無路歸魚汝各有妻孥在家番人
云是不由我也

初六日據北隅守禦官林知縣申金人攻北

門一帶城壁甚急當日太守令與衮同通判
及二機宜士允領茶商射士百人前來策應
又調發陳興孫中賈率訓練官曹全邱下王
恭何佃陳信等百三十人鎚城與虜賊交鋒
槍奪到攻城器具又燒毀鵝車洞子無數又
燒其填壕竹把子數堆奪到雲梯十餘張殺
死番軍無數我軍間被箭中傷

是日四門金人皆有雲梯臨城所欠麻索甚

辛巳泣新錄

多宗子趙希岳守宅地窖三十名前來供事
帳前連夜打索百餘條散四隅

是日東門亦得麻索之力穿三鬚鈎奪雲
梯五六張至夜知府遣梅必信三名催援兵
人給錢一百貫借補承信郎三紙二鼓渡河
行未及數步被狗吠逐而賊寨知覺攔截趕
逐急走回州大意不順是夜遂不成遣

同日金賊窬穿倒羊馬牆數十堵西北一帶

尤甚大扛牛皮洞子至城下盡數被我軍焚燒

是日市上無麵賣州府各借麵店麥五碩

初七日望樓子報番軍已拽大陣分上下河橋前來窺恐攻圍城壁

是日自蔡汝霖齋權司張亨白旗前來已五日援兵並無消息金人復添黃州生兵數萬有五方新旗挿於廣教山頭郡人告急甚於

辛巳泣薪錄

倒垂稟太守曰今與蔡以此身期與城為生死急保城壁乃所以保妻子出遂糾率僉判趙汝標司法趙善映衣朝服與在城寄居有官無官宗室詣

聖祖殿展

御容祭告祖宗諸族人讀祝至二帝之耻未雪今復遭其蹂踐處淚下如雨郡人羅列殿門之外聞之亦相頷淚下出詣三清殿又許

醮一百二十分願保全城壁是日虜賊又號哭我西南團樓亦如初四日殺狗以厭之至更盡時聞東門播鼓聲須臾東門守禦官審主簿嚴監轄申有援兵至太守親批令與蔡躬往辨認至東門見援兵數百人已渡河至羊馬牆內詰其子細皆云焦太尉遣徐統制等人馬來策應諸軍破寨至此亦多有中傷者其中有一卒渡河失手死於東門亦言

辛巳泣薪錄

廣濟縣被虜賊焚燒蕩盡太守喜一行入城一列各唱三官統制犒設銅會五廿貫將官銅會三十貫押隊管隊撥發各十五貫長行各五千是夜共散官會八百五十五貫文銅會百姓排門焚香以迎之又有富室爭持壺漿以勞之紛然而來惟西北一帶番賊不住以牛皮洞子遮護於羊馬牆外窺掘地道被各隅以火牛焚燒矢石交下賊不能安迹

是日鐵連枷木太重施打不及與蔡又造手
砲二百餘副分四隅差人於羊馬牆內拋打
皆不近至晚各隅巡邏徹夜畧無少怠

同日太守又犒守城兵民錢酒

是日攻西北團樓已擁衆登至半城有百姓
方通用石擗於檻上此人以頭頂起乘空版
獨力推下石壓死番軍數人守城等盡敵打
衆驚退時監戰樓官飛申太守犒支賞錢一

辛巳泣新錄

百貫文

初八日金人增添砲五座攻打西北團樓我
軍亦添砲二座打切緣本州城獨有團樓而
無馬面兩邊無對敵之地所以一意攻擊不
住

是日辰時太守批報與蔡曰攻圍甚急外無
揀援之兵臣子之心義當效死矧凡在城守
禦官世受國恩當此憂危宜各盡忠戮力互

謀抵敵事定均為奏功併望示諸同官

是日金人入於露字樓下窺穿地道與蔡與
通判督將官江士旺沈祚賈率官兵於城上
分布以勁弩彀弓射之矢下如雨番人敗走
前去與蔡即發兵百餘入下城追擊之斬首
三十餘人奏捷之時太守各賞追敵之軍各
十券唱官三資應城上方弩手各賞五券亦
唱三資自是應有策應之兵人人奮勵迭遣

辛巳泣新錄

擊敵或守戰者日有克捷

當日分武軍定徐揮萬衆等守西北團樓常
州提振守北門一帶

是日東門審主簿嚴監轄與提首梅必禮等
奪得雲梯二十量時太守支給賞錢二百貫
同日金人窺穿暑字樓又西門脅樓歲字樓
為字樓五處不住

是日知府批諭諸處守禦官多遣人於城下

各取其穴對掘小孔道燒烟以注之與蔡曰
不穿入城內自窬穿者乃公磚後取土意却
我磚非窬我城也評議半日太守力以為不
然獨有阮教授乞差井匠教人就人所窬處
女頭邊如掘井之狀以接其穴是日對着所
掘之穴又以藥燻之其扇所燻之烟自下而
上云我無奈何實迫於相公之命而已我在
此逐些取掘若有意掘時臨了汝有酒時討

辛巳泣蘄錄

此與我契則不掘士人李該聞需酒亟謀教
官阮希甫曰可從其所需李該又云家間開
藥舖有些毒藥宜置酒中與契教授然其說
送酒與飲是夜聞番吐之聲而果不掘死在
穴者有之諸處皆效阮教授之策金賊或有
求烹食者亦茹之以為又虜賊于暑字樓施
放砲石日夜不住獨西門知府帳前與與蔡
帳前左右鉄火砲最多甚至打至卧床屋上

幾於殞命或者云此有奸細不然何以徑打
兩處帳前耶是日太守移軍帳於趙希岳家
就本人屋廊下置局造箭以應諸隅之需

是日四隅用透方箭三萬隻弩箭五千隻與
蔡移帳於新寨

同日徐揮因入城自有乘馬被賊射死與蔡
自出已錢二百貫會買馬一疋以送之倅車
亦以銷金鞍一副與之乘騎又以所乘之驢

辛巳泣蘄錄

與之以此固結其心為保守城壁計
初九日望樓子陳富報番賊拽隊臨西南圍
樓河畔當與與蔡同阮教授親督將官陳興
等弩手三十餘人又發太平弩手王公十五
人茶商及射士等二十餘人又發訓練官李
斌領敢死軍十五人迎敵已被擁衆過樓下
窬穿地道射死番軍無數太平弩手王公等
百發百中但其箭雖小又以毒藥塗其上虜

見此箭曰蠻子以筋射我時教番賊眼睛各中一箭隨即退走被聶友中李斌等五十五人下城夾擊虜兵大敗是日太守收捷報又批令與秦今夜宜更召壯士劫其寨柵以撓之無得坐受其攻也當夜訓練官李斌等以部領敢死軍十五人茶商三十人直趨對河虜寨以殺之連破十五六寨奪得番搭袋資糧二袋番綿裘五條皮靴弓箭等物又斫到

辛巳泣新錄

首級十餘顆

二更巡城罷通判與四隅守禦官阮教授林知縣審主簿嚴監轄統領孫中趨到帳前稟太守曰昨日難得八百餘人入來皆非用命之人已分定地方更不上城守禦恐被悞事太守於是批銀牌告示百姓應有軍人在家歇泊不上城守禦者先將安下人家依軍法施行是夜人方勉強上城終不以社稷為念

為我堅守與秦等又白太守曰城外應援之兵今早得報已在青蒿相去無四十里尚爾稽遲不進我新州生靈坐以待盡今金賊日夜逼迫箭穿不住攻之不退上禱皇天未加震怒下促諸將未肯奮前祖宗累積幾百年城壁與秦等痛切深思實無罪戾夫何使與秦等與新民至此耶今夜蠟練十人催援兵破寨前去十人之中豈無一二人可以突過

辛巳泣新錄

虜寨

是夜太守遣百姓張四等十人已過四五賊寨其六人被賊衝回所有蠟練皆與秦親書與焦思忠鈐鏐張亨權司及趙制幹官位承節郎特改差淮南轉運司催發綱運物料官兼淮西制置司准備差遣督戰軍兵馬趙濬夫其蠟練云如頃刻不至則新州城必陷他日罪有所歸催援兵過安慶府陳監丞與陸

察推炳所親見趙運屬間之折一語之誣天
實臨之

初十日番賊掘西北圍樓一穴已如此瓦窰
中間磚已卸數日人心驚駭恐其掘透先用
排沙木造重城于內以待之是日北門守禦
官董尉戡申今日選得有胆勇五十人願下
圍樓槍所掘之賊戡亦願躬自督戰與衮于
是從其說人各與酒一升給錢三貫以激其

辛巳泣蘄錄

勇是夜果大捷

同日百姓迎岳廟神於西門

其日虜賊攻城不住以至婦人女子各負勇
搬石與諸民兵相接擊賊飢渴不暇飲食
是日徐揮乞將兩獄大囚充敢死軍太守從
之兩獄共二十有五人守西北圍樓人各奮
激願効死戰

是日北門守禦官林知縣亦告急被賊燒北

門吊橋當知縣委沈祚等八十餘人下城迎
敵與衮又調發孫中江士旺與李斌等敢死
軍一百人自西而北與知縣所調之兵夾攻
虜賊得弓五張鎗二十餘條斫到首級三顆
十一日番賊攻擊西北樓橫流砲十有三座
每一砲繼以一鉄火砲其聲大如霹靂其日
對砲市兵費用因拽砲被金賊鐵火砲所傷
頭目面劈碎不見一半又有同拽砲人傷者

辛巳泣蘄錄

六七其陣亡者太守每名友錢三十貫被傷
者十貫西門樓亦被打碎垂空版十餘片與
衮急遣統領孫中以皮簾易之屋上安排松
枋如鋪樓之狀砲石打落其上人無所傷皮
簾之後盡用磚石斃仍告示四門各相排
護無使彼砲打傷我軍屋上各安土布袋三
百隻以乘砲石

至午賊又擁衆燒西門吊橋又被我軍射退



同日賊攻北門與袁又同知縣林榮調發沈祚射退至夜又遣陳興訓練官王恭廂禁軍民兵百五十人下城前去西隅填塞生字樓窟子殺死番軍下濠及斫到首級二顆并奪得鐵鑊十餘柄軍器等委是大捷

是日郡人聞黃州已破恐城難保怯者紛然欲棄城而走守倖力主與城俱亡之議衆又謂斬不可守則賊必窺我安慶無疑倖車曰

辛巳泣新錄

不特安慶江西可憂事已至此守則亦死出則亦死不如與城俱亡太守曰守邊而死吾輩職也

十二日番賊所掘之處地道益大既入穴洞中矢石所施不到至辰時金用糧慢雲梯併力攻打西南圍樓自早至暮番賊欲搶上城阮教授希甫同陳興又用火牛燒之賊方退又以麻搭用水搭死火牛我以石頭拋擲之

彼則用鐵連頭目裹其體而任我之拋擲或閃於羊馬墻之屋下者矢石一住復入洞穴中齧穿

其日武定忠勇等軍以勢不可支陽曰焦太尉人馬到誑東門守禦官欲出門以迎之審主簿曰不得州府指揮安敢放人縱得州府之命不得制幹批帖亦不敢擅放于是姦計不行復回地分亦未嘗加力迎敵惟民兵市

辛巳泣新錄

民廂禁軍守城而已

其日四門攻擊可畏援兵又無音耗番寨圍閉數百重凡遣催援者無路而出百姓稍有恐怯者士子執教授手相顧流涕阮教授曰希甫十餘口非特百姓也復來告急于與袁曰我亦有妻子十六口若保城壁則妻子亦得團圍豈意援兵今已多日杳然無耗萬一參差各為國而死奈何奈何于是揮淚而別

各守地分

其日家家焚香拜告天地小兒亦有拜者

是日火牛已盡籬壁亦無得可折甚至逐家
刷菜薦二領以為之備

十三日虜賊擁衆攻四門甚亟諸軍皆說虜
賊今日大打城與蔡親冒矢石督諸軍力戰
語將士曰今四圍皆是賊壘進退等死當從
死以求生軍士亦知其必死人人爭奮無不

辛巳泣薪錄

以一當百虜賊已見外援不至觀我守禦之
人單弱日添砲架數座攻打羽箭如蟬惟攻
西北團樓最急石砲之後繼以鐵火砲其形
如甕狀而口小用生鉄鑄成厚有二寸震動
城壁其日對砲兵士慮進被砲打死至午時
被金賊窬穿牆壁坐損女頭三座與蔡即時
調發諸軍士先以布幕遮所陷之處兩面用
強弩射之不與登城又併力用排沙木捍禦

爪縛戰柵與之臨自辰至酉虜三替生兵攻
擊不住

是日對敵百姓官民軍兵食不下咽以至搗
鼓無人與蔡自步至寨中呼喚小兒二十餘
人每名勞以百錢蒸餅一枚賞勇搗鼓以激
士卒交戰自辰至酉不退

是日酉時虜賊擁衆兵士排抄木縫邊直登
我城有旗頭虜賊方上城間被茶商軍蔡全

辛巳泣薪錄

一鎗戩殺下城於是虜賊大敗而退莫敢進
者

是日又添造布幕十副

十四日望焦張兩司人馬更不見到滿城疑
之未幾只見賊射弩箭無限箭上朱字云池
州都統司造人心益憂度必與賊交鋒矣但
未知其勝負

是日西門攻打甚亟各隅軍兵皆有重傷之

人最是暑字樓下與西南隅樓鐵火砲相繼及傷人最多

是日與哀督戰於露字樓挽弓同諸軍射賊回身取箭間左脾亦中一箭方敷藥之頃而董尉右手面亦中一箭董曰吾將家之後中百十箭此亦常事阮教授曰苦哉苦哉倅車教授曰此為國家矣幸不在要緊處可與二公書於功賞簿事定則申倅車每聞一處有

辛巳泣新錄

敵則親自監督無敢畏避

是日有鄱陽客人詹太汪太黎太等十餘人為高蘄州因賊圍繞城壁不得出時時拽砲闕人行下四隅率單丁戶盡充拽砲詹太等皆在其中時聞援兵不來事勢危殆詹太等與寡主簿係是同鄉人遂密語主簿曰官人早作出城計寡主簿自云平時蒙太守知遇甚深賊至日太守嘗握手相語勉以忠義誓

死城郭之語到此但以好語遜謝戒詹太等云萬一汝自得脫急還鄱陽且勿驚我老親為囑又自出其所得乃父書與同官看亦莫不以忠義相戒

是日賊放砲不住西北團樓已成粉碎人不可近所幸團樓之內已用磚甃砌虜賊欲登城而上亦無自而入所有大囚敢死軍二十五人自辰時與賊于女頭交鋒賊上城者戮

辛巳泣新錄

死竟不得上蓋人心奮發心力齊故也

是夜徐輝為見賊勢益熾與常用畏怯不守至三更領兵八百餘人潛地逃遁盡出南門頭誑郡人曰官司調發我出城劫寨百姓驚駭急來走報時都吏王達繼至告訴甚急與哀不候卒馬徒步走至南門已被打開鎖常用登門方拽起吊閘之時與哀多方禮問二將曰若是劫寨時何用騎馬及帶婦女出城

汝若棄城而去百姓自守無虞汝等有何面目更食官祿與哀情迫意切未免望闕遙拜若告之曰汝不以百姓為念當以社稷為憂汝曰我是策應之師如不入城則責不及汝今既入城則當與城為存亡豈可打開鎖逃遁汝等得何罪名全無州縣制節在外則為策應在內則當守城壁汝等宜以宗社為念不然則殺我而去不妨各人無說可答常用

辛巳泣斬錄

曰欲要人馬守城宜多出錢以撫諭之貳車繼至曰諸統制不可如此趙制幹所諭甚當亟回兵守地分若能保全得城壁事定鉅與太守一力保奏其功不小鉅當親為汝等稟白君相力言汝等勞瘁之功與哀以宗社為念與俸車曰每名聽徐揮等唱賜錢多少撫諭其回俸車曰縱太守不認鉅出經總制庫錢兌支不妨制幹但穩心事定鉅自與朝廷

出豁阮教授與諸將曰甚好阮通判制幹主盟宜早回城守地分恐彼處虛怯為虜賊所知於是徐揮自唱長行銅會三十千將官百千統制二百千是夜七名將校八百四十九名長行共支三萬六千二百七十貫文方始回兵歸新寨已四鼓矣太守即令支出上項所攜錢會付與哀躬親俵散十五日虜賊四門各打火砲入來獨西北團樓自早至次日

辛巳泣斬錄

達旦火砲不住人心方皇皇虜賊攻城愈不可遏飛申本州太守批報云攻城方急可厚賞軍兵下城審觀形勢料度彼已見得委可以前進劫其寨棚以撓之誠之覆司理况是夜南門守禦官阮教授遣陳興等百五十人自支錢一百五十貫攜設是夜劫中賊寨奪弓數把殺死者軍甚眾與哀又遣孫中曹全茶商軍等人共百三十餘人自西而南與

教授兵夾擊攻打賊盡遁濠走

十六日賊擁衆增添兵馬分布四門夾擊攻打城壁姦計百出添立砲座矢石交下如雨委是危急與袁賈率士卒多方抵敵雖城已窬穿一十餘處獨十三處最大終不能使陷我城至日午時喜得一雨滿謂可以使虜賊退遁以保全生靈不意火牛被雨燒燎不着又虜賊以濕糧搭撲火頭至二更風色不順

辛巳泣新錄

賊又以火砲石砲相繼攻打民兵無容足之地遂被虜賊以雲梯登城不委徐揮一隅之兵畏怯不戰只令本州新刺敢死軍二十五人獨留當抵地分遂至寡不敵衆被虜賊擁上城壁殺死二十五人而徐揮常用等八百四十六人棄城先遁人心皇駭遂至虜賊上城分兩頭將守城人殺戮與袁急追徐揮至八字橋而水深不可過追趕不及但背後大

罵徐揮常用配軍汝棄我城遁走與袁計無所施惟捶胸叫苦而已復思新城教百萬之生靈急遣二卒分頭飛報守倅與夫四隅官前來策應倅車先到新寨而虜兵尚未敢下城太守繼至新寨調發西門統制孫中與夫統制江士旺陳興曹全邱卞廂禁軍茶商軍敢死軍李斌等戮力巷戰于新寨須臾寨內火焰四起被賊追殺至南門守倅與與袁及

辛巳泣新錄

同官自此各不知存亡去向但聞孫中厲聲喝令諸軍鬪殺報答國家教聲而已其江士旺孫中即為虜殺賊遂擁衆分頭攔截趕與袁至城之東南角上其賊先叫知府通判趙制幹在何處可出來受降不然活捉來剮了當是時虜騎滿城幸身衣軍人綠布衫袞在亂軍中越更有餘痛楚悶仆既甦視左右積尸背身首異處獨背後又有一衣綠布衫者

屢仆屢起即視乃同官趙司法善典也與袁先時在圍中捍禦已被中數箭及跳過羊馬牆外隨逐百姓渡河赴水其時月明又被虜賊兩面夾射于項上右脅左臂連中三箭幾致仆地遂使妻徐氏與兒女一十五口無餘處死卒斃賊手痛不忍言加以出身文字留在客舍片紙不曾帶得盡被焚蕩與袁言之至此籲天莫聞惟有痛徹心膂而已

辛巳泣斬錄

與袁切照番賊攻圍蘄州前後二十有五日守倅衆官晝夜親自擐甲登城督勵官兵對敵死戰及遇夜出城劫寨梟到番軍統領首級奪得銅印生擒番軍馬匹攻城器具雲梯鐵鑊焚燒鴉車洞子及用草牛火燒拒虜賊不容上城屢使敗退竭盡心力無所不至只緣寡不敵衆計無所出至十六夜二更徐揮常用領兵逃遁其所守城地分無人把守

遂被虜賊蟻附登城四隅守禦之人一時驚駭潰散當下蘄州失守與袁與司法趙善典身衣軍服遂得於積尸中死而復活半夜奔從南門迤邐自用源步直趨費龍嶺路天色漸曉公路借問援兵不進之因或言權司張亨路鈴焦思忠陳輔朱 虎祝文蔚王振等兵在高山既至高山則云在松楊橋至松楊橋則云在青蒿至青蒿則云在草坊至

辛巳泣斬錄

草坊則云在石龍坡至石龍坡則云在四祖山至四祖山前則云在太湖縣至太湖縣則云在小池至小池則云二項人馬一則張亨之兵畏怯不進為虜所覘至十二日被賊徑搶其寨以致大敗一則焦思忠陳輔之兵被趙濤夫之所牽制畧無進意十二日夜二更與權司張亨兵走歸安慶府其路上人又云十三日有許都統俊之兵已到濯港是時黃

梅縣率百姓宗室共百餘人焚香擲拜乞其人援蘄彼則曰朝廷差我策應黃州即不留策應蘄州云我已得朝廷文只令我固守江面微笑不願徑自渡江而去其它如朱虎之兵則止於三角斗方等山去城七十里王振之兵則止於羅田縣往來蘄春界內祝文蔚之兵止於桃樹山之間去城五十里遞皆相持不進又有如袁海之兵方前而王卒之兵

辛巳泣蘄錄

隨部皆未嘗有入城之心太抵驕兵貪利所逼以擄掠為事寇至則安坐於高山畏怯不前寇退則聲鼓驚趕其後以收復為名城內倉庫虜取未盡者席捲之而去及沿路擄掠以至婦女耳環不待取而連肉掣下有甚於寇者不止一端而已故前予援兵之未至越二十有五日而城不陷者實本州官察民兵同守之力後予援兵之既至止得數日而城

遂陷者實徐揮常用不用命之故與夫諸將相持不進之罪以此可見使援兵併力解圍於二十五日之前蘄城委無可破之理使蘄亦如黃州不能為二十五日之守則自舒以及江面諸州深為可慮又不至此與袁等一介書生平時不習軍旅倉卒寇至蒙守倅委使糾率官民戮力守禦幾及一月與袁闔門一十五口均與守倅而下骨肉盡淪沒於賊

辛巳泣蘄錄

手印報國家其於忠義可謂盡矣諸將反以佚罰冒賞自謂得計可乎與袁昨者赴訴制臺驗傷之後即乞放令伏闕亟為蘄民訴此冤痛制帥惻然謂虜既退迨蘄州不可一日無官姑俾攝倅貳之職力任經理之責安集流歸之民未免忍死一行亦欲訪問知通同官眷屬之存亡與夫妻兒之遺骸於是辭不獲已拜命星奔還望蘄城乃知童統制治壘

屏起一例焚毀無從辨認全城之日不忍舉
目官民屋宇倉場庫務盡成煨燼骸骨山積
枕藉河井終不能稽攷惟撫手掩面痛哭而
已及後來多方體問則知賊勢橫潰之時太
守李國錄與秦通判等遇賊于子城之十字
街各以自隨之兵冒死鬪敵是時死傷累盡
太守奔歸郡治呼骨肉令速赴水自盡其二
機宜士允自三更上城後已不能返顧其親

辛巳泣斬錄

太守尋迺就設廳引劍自刎倅車亦歸倅廳
厲聲呼吏人劉迪急令人放火燒諸倉庫不
得留與賊人遂投一空自焚其時白袍猶未
脫體其三子將士復同時就盡時有老兵牽
倅車之衣以出火場尚唱老卒曰我為國死
汝等可自求生阮教授臨危之時聞有寄居
武臣挽其受降叱曰我豈為此哉即時歸街
先遣其子女赴井然後自投于廳前井中此

見於教授廳節級鄭五之所說判官趙汝標
與知縣林榮嚴監轄剛中甯主簿時鳳于事
急之際相語曰我輩守城闕調發幾及一月
滿謂援兵之至可以保全城壁豈謂使我輩
遂至死地耶我輩自為之計可也若見番賊
必無全軀相率投身于子城河內而死至今
人皆能言之夫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死
如歸者烈士之勇斬之守倅而下寧有愧于

辛巳泣斬錄

此昔有如惠民一倉實李守之所糶糶米三
萬石當時議者孰不曰此倉不可劫恐為後
人陳腐之累而李國錄確意為之令歲增一
萬石以為後人補虧之助及斬一破應為庫
宇不留片瓦惟此倉獨存自今飢民流歸者
賴此存米故得不死以見憂國念民身歿之
後人被其澤如此嗚呼有善不敢蔽不善不
敢匿平時享國厚祿一旦能以死報國家者

幾何人哉事變已定或反議斬之生靈遭其荼毒皆太守不縱其早出之過且虜寇突至圍達數百匝使如諸公之議百姓先死于二十五日之前而不在二十五日之後蓋虜既臨城出亦死然使堅守于內而待援兵于外則守固未必死也今之死正在于外援之不至豈應歸咎於共守而不出况使當時城未破而先發老小必有張皇之責矣天下之

辛巳泣新錄

事履而後知未嘗親歷其事其可輕議哉此張巡許遠之受謗韓昌黎為之不平也今則與袁等二十五日調發堅守之勞不足道闔門十五口骨肉之淪亡與夫守倅同官全家之屠沒亦不遑恤以至宗室宗婦宗女百姓子女為之生擒而去者又不足言矣惟是社稷安危之所係為大諸將之所誤莫如蘄州言之使人痛哭不足而繼之以血何則使當

時徐揮常用之兵不入則百姓各以妻孥為念盡力死守豈肯一閤而散城固未必陷也往者不可追來者猶未已虜賊固可恨而諸將豈能使百姓無憾耶且徐揮常用之入城終始七日每以領兵欲出為辭恐嚇州家選取厚犒暨至十六夜領眾棄城奔遁至於大聲疾呼明告虜賊令放出一條生路與我去你自入城圍取金帛故破城之後有被虜人

辛巳泣新錄

開諭賊酋曰我不解便打破你城是你大軍自棄與我且我明日十八日也自要去了果有此言則使當時徐揮常用十六夜不棄城自遁與夫焦思忠張亨不畏怯走歸龍舒則虜賊安得自有此語今則千里之民皇然若有虜寇再至之憂且謂賊去之日又言秋涼必為取安慶府計今百姓感額相告咸謂兩淮自此終無寧日由是扶老携幼賣犢買

舟為渡江計又况今春虜人之破關一日一夜之頃行三百餘里深入內地如履無人之境今長淮平坦畧無阻礙旁蹊曲徑彼所盡知城壁闕隘既未盡脩兵甲器械又未盡脩歸正餘黨所在尚存萬一秋涼復起覬覦而不由關隘而由他途則銜枚疾趨舉足之頃入吾堂奧矣雖有遠水其能救近火耶况斬之金帛子女不啻數萬計虜既席捲而去至

辛巳泣蘄錄

於二郡造舟之人與夫造弩之匠百工技巧悉為生擒而行此其為謀必不淺矣又聞淮之耆老皆言虜人寇邊未有得志如今日之甚如其祖勝而復來遺民又無死所矣近者流歸之民皆感泣而來言曰某等與司理同死生患難今蘄之守倅將官士子百姓同時為國就盡獨所存者司理一人而已若司理緘默而不為我已死之民直言其事竊恐上

下蒙蔽朝廷莫知再為他日之禍而國家用將終為此曹所誤司理亦為泉下之罪人矣請與哀直書始末以訴冤憤欲使觀者知蘄城之陷非郡官士民無備之罪實皆援兵之所誤爾與哀災患餘死不敢愛呼天一鳴以祈省覽且為他日之考證云

辛巳泣蘄錄

李茂欽死守蕪城併毀其家其志最堅受禍最慘或罪其志有餘而才不足則亦苛矣武定軍入城反為郡告示金陵軍及境而不恤郡急池陽軍怯而不進雖有張巡許遠之才不得霽雲萬春之助決不能以千人之力守九里之郭却數萬騎之虜矣韓昌黎論巡遠事以為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

辛巳泣新錄

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此於逆亂設深辭而助之攻也私意妄議從古則然要之久而自定昌谷曹彥約讀泣新錄為之實涕

按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嘗

從朱子講學嘉熙初賜謚文簡宋史有傳

蕪為江淮要衝被兵寇者屢矣唐乾符間刺史裴渥延王仙芝黃巢入城遂以債事宋之亡也管景模以城降明宗禎癸未張獻忠屠

城勢如振槁未有官民士卒戮力同心如嘉定辛巳之役者豈非李侯忠孝悱惻有以撫用其民而共事諸君子素聞大義相與助而成之也與袁趙君効力行間城陷之日脫身走制帥伏闕訴冤制帥令權通判因為此錄痛定思痛讀之令人流涕然其後卒以出城追羅宋史稱與裕率民兵百餘人奪關出外求援僅以身免蓋亦非其實也予友喻石農

辛巳泣新錄

俗聞於漢陽黃氏子因鈔而存之以備蕪之文獻焉

乾隆甲辰嘉平邑人陳詩跋

嘉定辛巳八月二日壬午褒贈立廟錫爵指揮

勅送到樞密院關樞密院奏准西制置司申照對近准樞密院劄子節文據前權蘄州宣教郎安慶府太湖縣知縣劉袞狀申開具到蘄州州縣官及因賊死難之人劄付本司更切契勘有無全家死難人教保明供申本司遵稟行下蘄州知州從實契勘供申去後回

辛巳泣蘄錄

據武經郎特差淮西兵馬鈐轄權知蘄州趙汝權狀申遵稟專委承節郎安慶府蘄州巡轄權兵馬都監張偉逐一契勘去後今據本官狀申照得一項契勘應宗室之家有無被害見存嫡親人教緣即無被擄人回難以尋問外有外州縣官全家死難人教開具申州除已行下宗室遵長司喚上見存在上宗室契勘別狀供申今具下項州司亦已具一般

文狀供申樞密院照會所據武經郎特差淮西兵馬鈐轄權知蘄州趙汝權狀申備錄在前伏乞亟賜

教奏將逐官褒贈仍錄其家以為忠臣死節者之勸伏候指揮

一知郡李誠之與令人許氏男二機宜士允姪九機宜士宏二房媳婦孫女二人婢僕五人全家死難有長男偶留婺州東陽守

辛巳泣蘄錄

家見在

一通判秦鉅與男二人將仕婢僕五人私僕

三人全家死難有男秦滋見在任益城知

縣

一忠翊郎蘄春知縣林榮與男婦宅眷共七

口全家死難有長男九扶護孺人靈柩先

歸鄉見存

一儒林郎州學教授阮希甫與男三人女二

人婢僕共十一口全家死難見有兩男在廣德軍居住

一迪功郎判官趙汝標單騎在任死難有母親令人宅眷併男女各一人見在衢州不曾任

一迪功郎知錄杜諤先已身故未離解舍有男三人姪一人孫一人婢僕共七口死難有女杜氏被擄走回見存

辛巳注新錄

一保義郎新新春知縣童蒙正未交割身故有男三人宅眷共五口死難有姪二人被擄走回係童統制將帶歸濠州前去

一從政郎司理趙與袞得脫性命獨存有孺人徐氏縣主太保四人姪子四人婆、婢僕安童共一十五口全家死難

一迪功郎新春冝主簿時鳳並孺人男女各一人婢僕共七口全家死難有長男一人

與父冝宣義見在寄居饒州

一武翼郎駐泊都監張廣並女一人死難有孺人一人被擄走回見存

一保義郎兵馬監押溫玉女婿外甥婢各一人死難有孺人一人被擄走回見在

一修武郎兵馬都監趙師瑄全家十口死難一成忠郎在城監務梅營全家四口死難

一忠翊郎本州監岳岳廟李俊全家死難

辛巳注新錄

一承直郎新口監鎮嚴剛中係本州牒委上城死難有宅眷與男一人孫一人見存

一忠翊郎新水縣尉董戡本州牒委上城守禦並宅眷同入共七口全家死難有男一人見在建康府董各分侍下

一秉義郎鄂州武昌酒稅安允恭全家死難有男安邦才見在並張氏孺人被擄走回

一承節郎添差酒稅朱思恭全家死難有男

朱世明見在

一成忠郎嘉興府新城酒稅姜應春全家四

口死難

一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景坦然全家六

口死難有孺人鄭氏男景卅隆媳婦郭氏

共三人被擄走回見存

一保義郎本州監廟劉忱全家死難

一武經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秦安上全家七

口死難有兩女兩男長秦邦俊次秦邦漢

被擄走回

一訓武郎本州指使錢珪全家死難

一進勇副尉本州指使王明全家死難

一帳前佩印官前獨木巡檢保義郎李鈞因

差出部押馮軍官會至張都統寨門被擄

死有孺人并男見寄居黃梅縣

一進勇副尉本州使臣鄭俊全家死難

一迪功郎新安慶府宿松主簿梅必勝全家

死難

一借補迪功郎戴相全家一十口死難有妻

李氏被擄走回

一高州文學祝棣上州文學祝遂良各全家

死難

一新三胡巡檢承信郎雍顯單騎死難

一迪功郎本州監廟程思周全家死難

辛巳泣蘄錄

一守禦主兵官統領進勇副尉孫中統領承

信郎江士旺統領進勇副尉李告訓練官

曹全李橐統領進勇副尉林安仁統領進

武校尉鄧宗統領進義校尉王文明統領

進武校尉吳宗政各係巷戰死難有老小

男女各在本鄉

一前池州醫藥飯食脩武郎戴翹被擄走回

有妻男孫女婢僕共一十三口死難外有

長男女使安童各一人走回

照得寄居官李俊等一十一員並借補戴棚
添差朱思恭被擄走回戴棚並難以推恩
施行及司理趙與寰因身出城已行追罷
外正月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李誠之秦鉅各持贈五官更持贈秘閣
脩撰仍各追賜紫章服特與三名迪功郎
恩澤並特追封侯爵同賜額立廟於本州

辛巳泣新錄

令戶部各持賜銀絹二百匹兩給付各家
李誠之妻許氏特贈令人男士允特贈通
直郎姪士宏特贈承務郎媳婦孫女各特
贈安人秦鉅男秦浚澤特贈通直郎林榮
張廣趙師瑄各特贈三官各特贈一子承
信郎恩澤阮希甫特贈通直郎仍特與一
子登仕郎恩澤趙汝標寧時鳳各特贈承
務郎各特與一子上州文學恩澤杜鄂特

贈承務郎童蒙正特贈秉義郎內杜鄂童
蒙正仍令本州津送各歸寄居州軍溫玉
梅登董戡各特贈三官各特與一子進武
校尉恩澤嚴剛中特贈三官特與一子下
州文學錢珪李鈞各特贈二官各特與一
子承信郎恩澤王文胡特贈承信郎與一
子下班祇應恩澤鄭俊特贈承信郎特與
一子進義副尉恩澤孫中李吉林安仁王

辛巳泣新錄

文明吳宗政各特贈承節郎江士旺特贈
三官各特與一子下班祇應恩澤鄧宗特
贈保義郎特與一子進義校尉恩澤曹全
李崇各特贈承信郎各特與一子進義副
尉恩澤李俊安允恭姜應奉景坦然秦安
上劉忱姜必勝祝棣祝遂良雍顯陳師周
並令本州各委官以禮致祭仍量與周給
其家添差官朱思恭亦仰本州契勘如本

州係外州軍居即與津送其歸仍令吏部
日下出給合受告焚公據限十日繳申樞
密院

勅送到禮部狀承司封關節文准嘉定十五
年正月九日樞密院劄子奏准西制置司
中乞將李誠之秦鉅褒贈以為忠臣死節
者之勸正月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李誠之秦鉅各特贈五官更特贈秘閣

辛巳泣斬錄

脩撰仍各追賜紫章服特與二名迪功郎
恩澤並特追封侯爵同賜額立廟事本部
尋遵送太常寺詳闕內脩坐

聖旨指揮施行具狀申部去後合據本寺申
准速送下承司封關節文正月五日三省
樞密院同奉

聖旨李誠之秦鉅並特追封侯爵同賜額立
廟本寺合遵依前項

聖旨指揮合擬封下項一蘄州知郡李誠之

通判秦鉅合同賜額立廟合欲擬褒忠廟
為額合行降勅一蘄州知郡李誠之合擬
封二字侯爵合欲擬正節侯合命詞給告
蘄州通判秦鉅各擬封二字侯爵合欲擬
義烈侯合命詞給告所據太常寺擬封在
前伏乞

朝廷取旨賜額加封施行伏候指揮二月四

辛巳泣斬錄

日奉

聖旨依禮部施行

李誠之告詞

勅故承議郎權發遣蘄州李誠之蘄春雖介
在疆場然所恃以為險者六關也朕命憲
臣往專脩禦之責而措置疎畧負我使令
爾儒紳之望屬分符守以孤城而嬰虜鋒
蓋亦難矣慷慨激烈盡其命義闔門死難

朕甚痛之過加論撰仍蠲崇階爵之通侯
廟食茲土賞延於後並命一時夫忠臣之
心非慕名祿國家之澤當峻彝章今密印
累累未足為爾寵將減此懃虜始足以慰
九泉也可特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

秦鉅告詞

勅故朝請郎通判蘄州秦鉅新春雅在介疆
場然所恃以為險者六關也朕命憲臣往

辛巳泣新錄

專備禦之責而措置疎畧負我使令爾相
閩之華屬承郡事孤城岌岌莫抗虜鋒餘
佐其長服節守義父子同隕朕甚哀之過
加論撰仍蠲崇階爵之通侯廟食茲土賞
延於後並命一時夫忠臣之心非慕名祿
國家之澤當峻彝章今密印累累固痛在
闔門而榮在九泉也英概如存尚克欽心
可特贈朝議大夫秘閣修撰

阮希甫等告詞

故儒林郎蘄州教授阮希甫可特贈通直
郎

故迪功郎蘄州防禦判官趙汝標可特贈
承務郎

故迪功郎蘄州蘄水縣主簿寧時鳳可特
贈承務郎

故承直郎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

辛巳泣新錄

蕪烟火公事嚴剛中可特贈承事郎

勅故阮希甫等嗚呼蘄水之禍朕固聞之而
盡詳其人也邊臣以名來上則汝等皆死
其職以及其家究予痛哉一至于此耶殆
于王事禮有加等超昇京秩官其後裔忠
魂如在尚服光寵可依前件

李士允等告詞

故承議郎權發遣蘄州李誠之男士允可

特贈通直郎

故承議郎權發遣新州李誠之姪士宏可
特贈承務郎

勅故李誠之男士允等為子姪而從宦莫樂
乎五馬之榮汝等獨罹兵鋒共死邊壘京
秩之貴豈能汝榮亦姑以塞予之悲耳可
依前件

秦浚等告詞

辛巳泣新錄

故朝請郎通判新州秦鉅男秦浚可特贈
通直郎

故朝請郎通判新州秦鉅男秦澤可特贈
通直郎

勅故秦鉅男浚等新春嘉郡士大夫樂于宦
游况為貳車之子弟哉今或反是汝等與
罹其禍此朕所以盡傷也界之京秩尚庶
幾泉下之榮可依前件

附錄

宋史

嘉定十四年二月戊辰金人圍光州己巳金
人犯五關壬申金人治舟於團風弗克濟遂
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又遣別將犯漢陽軍寧
宗本紀

甲申詔准東京湖諸路應援淮西沿江制置
司防守江面權毀前司職事馮榭將兵駐鄂

辛巳泣新錄

州京東忠義都統李全將兵救蕪黃榭不果
行同上

三月丙戌朔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
州丁亥金人破黃州淮西提刑知州事何大
節棄城遁死庚寅李全自楚州引兵援淮西
癸巳扈再興引所部趨新州乙未詔京湖制
置司趨援蕪黃己亥金人陷新州知州事李
誠之及其家官屬皆死之同上

癸丑金人退師虜再興邀擊敗之于天長鎮
甲寅晦又敗之同上 夏四月戊辰金人渡淮而北李全遣兵邀擊敗之

十五年春正月癸丑立李誠之廟於蘄州甲

寅褒贈蘄州死事官吏錄其子孫有差同上

夏四月壬午詔蜀蘄州今年祖賦同上

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

舉第一後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

辛巳泣新錄

為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終喪幹辦福建
安撫司公事遷刑工部架閣擢國子學錄以
言罷起為江西轉運司幹辦司稱提會子第
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歛之誠之以為憂使者
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此
誠之愀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為
予遂辭去使者遜謝罷令而後止改通判常
州知郢州知金人必敗盟大脩邊防戰攻守

禦之具移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
誠之曰脩禦無素長駝而來將若之何相視
城壁而增益之脩樓櫓築羊馬教閱廂禁民
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先是酒庫月解錢四
百五十千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寄諸公帑
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
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
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

辛巳泣新錄

行年七十邛又何求邛又何求獨欠一死耳
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
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遇於橫槎橋大
破之居數日金人擁衆臨沙河欲渡又破之
明日金兵大至決滄水熱戰樓又拒退之明
日金移兵要衝為必渡計蘄兵直前奮擊殺
其酋帥金人雖屢挫然謀益巧攻益力未幾
傳城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柵誠之出兵禦之

人殺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朔金人
攻西門射却之俄造望樓以窺城誠之為疑
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脅降誠之戮之而還
其書越二日金人以攻具進誠之設械禦之
夜出搆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
不得志會黃州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池
陽合肥援兵敗走朝命馮榘援二郡榘至境
遷延不進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

辛巳泣斬錄

兵巷戰殺傷相當于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
將自剄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
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
祕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新賜名褒忠賻
銀絹二百仍賜爵迪功郎者三贈其妻令人
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役于難者皆贈
安人從誠之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鉅秦鉅字
子野丞相檜曾孫通判新州金人犯境與郡

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月餘
兵不至策應兵徐揮常用等棄城遁城破鉅
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悉盡鉅歸
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空自
焚有老卒見煙熾中著白袍者識其鉅也冒
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為國死汝等可自求生
掣衣就焚而死次于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
還與弟澤從父皆死特贈鉅五官祕閣修撰

辛巳泣斬錄

封義烈侯與誠之皆立廟新州贈額褒忠贈
浚澤通直郎賻以銀絹各二百州學教授阮
希甫贈通直郎防禦判官趙汝標新春主簿
寧時鳳錄事參軍兼司戶杜諤俱贈承務郎
監新州都大監轄新口鎮倉庫嚴剛中贈承
事郎時統制官孫中小將江士旺陳興曹全
邱卜軍士李斌等皆鬪死司理參軍趙與裕
先率民兵百餘人奪關出外求援僅以身免

而全家十六人皆沒淳祐十二年特封鉅義
烈顯節侯黃州之陽守臣何大節亦投江死
焉忠義列傳

劉克莊聞何立可李茂欽訃二首初聞邊
報暗吞聲想見登譙與敵爭世俗今猶疑
許遠君王元未識真鄉傷心百口同臨穴
極目孤城絕救兵多少虎臣提將印誰知
戰死是書生何老長身李白鬚傳聞死尚

辛巳泣新錄

握州符戰場便合營雙廟太學方今出二
儒史館何人徵逸事羽林無日訪遺孤病
夫疇昔曾同幕西望關山涕自濡後村集
按後村跋表元量司直詩辛未壬申間予
任南昌獲交李君國錄字茂鄉後以死守
蘄州者當此茂鄉為江西轉運司幹辦使
時詩中所云疇昔同幕指此

宋史趙方傳蘄黃繼陷詔趙方遣救方亟命

許國保鄂危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
興軍之蘄之靈山同金人歸而擊之土豪祝
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束
會李全等亦至金人遂潰再興追逐六十里
擒其監軍合答

賈涉傳金十餘萬衆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
請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宗為後繼
金人破黃臨蘄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全至

辛巳泣新錄

天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葵遇特
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掩
金人于淮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蘄州受圍徐
揮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為血
前帥不敢問涉斬揮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
命淮西之勢大振

趙葵傳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
時金人陷蘄州者至天長數十騎出山椒葵

帥楊大成以十四騎逐之金騎漸益至數百
葵力戰連破之而金步騎大集會范再興軍
合戰至夜分始解庚寅官軍分二陣范將左
再興將右葵帥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
分為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
夜戰以俟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人聞叠鼓聲
始動若彼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
金兵稍下山再興遽衝之果為敵所乘遂逼

辛巳泣斬錄

范軍范疊鼓麾軍突鬪葵繼進殲金兵數千
敵併力向再興葵率土豪祝文蔚以精騎橫
衝之金人僵死屍相屬復相持至夜分金人
雖斂而陣如故范葵急會將校選死士數千
黎明四面奮擊喚聲撼山谷金人走乘勝逐
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拔所掠子女
萬餘得輜重范械山積
金史宣宗紀興定五年二月辛未僕散安貞

以兵出息州破宋人于淨居山寺拔黃土關
四月丙寅僕散安貞破宋黃蘄等州壬申俘
宋宗室七十餘口獻于京師

僕散安貞傳五年二月安貞出息州軍于七
里鎮宋兵據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宋兵保山
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宋兵方浚濠
立柵安貞軍亟戰奪其柵宋黃統制團兵五
千保黃土關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

辛巳泣斬錄

遣輕兵分為左右軍潛登別以兵三千直逼
關門翼日左右軍會于山巔俯瞰關內宋人
守關者望之駭愕不能立中軍急攻宋兵潰
奪黃土關遂入梅林關拔麻城縣抵大江至
黃州克之進克蘄州前後殺畧不可勝計獲
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之

讀辛巳泣斬錄感賦

有客示我書一束云是辛巳泣斬錄作

者曾是當時擐甲人二十五日歷身
所親十萬金騎薄城下往來硬探馳快
馬指揮將士號令明萬人鼓噪聲震瓦
去年築惠民倉今日泣安民堂蠟燭一
出無消息千古同痛張睢陽城上烏尾
畢逋深林月黑群鬼呼我讀此編重徘徊
從來濟變非無才他時文相囚陸相
死煌煌兩傳勞龔開君不見蘄州樓堞

辛巳泣蘄錄

暮江曲至今生氣凜在目憑吊蒼茫有
幾人題詩好寄陳愚谷黃梅喻文鏊
謀人軍師敗則死史傳剛存教言耳觀
縷誰述危城危血淚淋漓補青史憶昔
嘉定十四年淨居山寺生烽烟蘄陽二
月初聞警諸公力障江淮境五關一破
何披猖雲車直逼羊馬塢朝禱三清殿
夜禮孝弟王驕兵悞我非天亡龍舒援

兵望不至武定援兵亦奔潰王辛袁海
遠隔松陽橋可憐一炬城堞焦積尸林
裡綠衣人骨肉灰燼餘一身忍死偶脫
人鮚甕傷心重對鴻雁民同官遺骸莽
烟霧搶地招魂趙與裕出城追罷罰已
苛奪關求援史尤誤怯將如暹不加誅
一腔熱血洒何處漢陽葉繼雲

辛巳泣蘄錄

淮直逼羅州城一日夜行三百里白髮
太守稱能軍白袍通判同苦辛金汁餉
飛萬牛火鵝車洞燒雲日昏焚香告天
天不顧蠟丸望斷龍舒路三角空屯朱
虎兵萬金坐索圍城賂可憐蘄陽城寧
為李秦死不作徐常生萬死一生趙司
理血淚淋漓書滿紙殘燈無燭風刮天
掩卷傷心舊桑梓君不見八字橋應援

將士新闕逃又不見十字街趙家杯土
收遺骸至今麟麓龍磯上褒忠廟貌高
崔魏邑人陳詩

辛巳泣斬錄

宋故蘄州使君正節李侯墓表

嘉定十四年女真寇邊報至蘄州圻守李
公戒將吏僚屬預脩戰守脩二月甲子敵絕
淮而南臨六關圍黃州蹂蘄水縣公命出兵
迎敵遇於橫槎橋破之居數日敵擁衆臨沙
河經營欲渡又破之明日敵兵大至決隍水
然戰棲皆為我師拒遏以退又明日移兵要
衝為必渡計我師直前奮擊殺其渠帥一人

辛巳泣斬錄

餘鳥獸散敵雖屢挫然自是謀益巧攻益力
未幾遂傅城下圍之數重敵燔吾所立柵我
師爭之殺卒數十人奪所佩刀三月丙戌朔
敵攻西門射卻之有據胡床督衆者斃以一
矢敵造望樓以窺我我為疑兵以示之既又
使人來脅降吾守者公命戮之而還其書越
二日敵以攻俱進我亦設械禦之長斧巨石
當者縻碎烟燭所及蕩為飛埃夜則壯士構

其營每輒克獲居數日敵攻北門銳甚我之師絕而下勅其人毀其梯衝既又迭攻吾四墉皆敗走前後踰再旬卒不能得志於我會黃州失守復鳩其醜類以來我之將士軍民殊死鬪無一毫退阻意敵技窮垂遁矣不幸援師遠迤莫至我之判將復熹賊以登辛丑城陷公與其子士允猶率衆力戰不克死之嗚呼公邈然一書生耳使其雍容朝宇論說

辛巳泣新錄

古今不逆以德人莊士目之 憑危堞嬰敵鋒竒變捷出若老於戰陣者援路既窮竟以身殉其堂堂大節視晉之卞侍中唐之張睢陽無不及焉議者徒知公倉猝所立之絕人而不知其積之有素也開禧中某與公為僚於閩師幕府居相鄰游相樂也公嘗慨然見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特患立志非堅耳某敬佩其言一日有詔書廟

堂以縻捐自誓者公毅然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獨當為君父死耳可輕以許人乎此公伏節死義之心已定平昔講學之素矣及是喟然謂其僚友曰吾以書生再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亦入何求獨欠一死耳冠至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吁公之素心堅定如此其視事勢迫不得已而死者可同日語乎昔者子路問成人孔子既以見利思

辛巳泣新錄

義見危授命告之矣至其門人子張又以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與祭思敬喪思哀兼言之聖賢平日講論必先以危亂自處他皆言思而此獨不言思者豈非以死生之際惟義是徇不待思而決乎此公所以自斷而不疑也公之學主於力行而充其涵養平居接物容色粹穆飲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辨邪正則凜凜焉不可回奪某久從公游覘之

熟矣嘗竊以所謂仁以已任死而後已者公實有焉使其見用於朝居扶危持顛之地則若汲長孺之不可招麾蕭望之之折而不撓皆公所優為惜也巨木百圍不得以棟楹九廟暴風疾雨仆之於窮山荒谷之中自公而言固得其所以死而為世道人才計者可勝痛哉世皆言公守圻以扞賊有蔽遮舒策之功而某獨謂公之一死足以激昂臣子之心

辛巳泣斬錄

使知幸生不足榮而義死不足畏即是以往人人皆金城也保全二郡直其細耳還視一時邊鄙之臣蓋亦惜死而逃者矣胤崔倫生亦不免含愧入地猶有餘辜公雖沒而義烈昭然與天地日月相為無極是亦豈不亦深可貴耶始公之議守城也通判州事秦侯鉅教授阮君希甫實與公協同一心其叅酌籌畫則軍事判官趙汝標知斬春縣林榮主

簿宥時鳳其分任守禦則統領孫中江士旺監轄嚴剛中是教人者職守不同人品亦異然皆生盡力死盡節無一首鼠自全者事方急時或說宥君出城以違難宥曰平時辱太守深知賊至之日攜手丁寧勉以忠義令可員之乎觀宥君此言則公之以誠與義感人便至死不忍背者其必有道矣公既闔門蹈難况之子士洪適來省親亦與焉某時憂居

辛巳泣斬錄

故山有以其事告者悲慟久之顧謂衆人曰天必不絕忠臣之後已乃聞其長子士昭以先返舍獲全意天道之可憑若是哉初公為惠民倉屬某書其事於石變亂之餘公私廬舍俱蕩滅而此倉歸然獨存遺民來歸賴以有濟公雖死其惠猶足救飢殍活生靈可謂不仁乎世降俗靡士大夫以全身保家為賢聞公之死相與訾議者不可勝數賴

天子仁聖愍書恤典所以褒揚者甚寵然後人知忠義之獲報而公之道始大光明於時故龍圖閣學士四銘素公既銘其藏士明復謁某表其墓某以為素公之賢其言足以信萬古不待表而見也獨念生平與公交踰金石其可默無一辭輒叙所聞與銘誌所未及者以俟後之君子嗚呼公今已矣士大夫聞風而起豈必危難而後見哉立朝事主以盡

辛巳立新錄

忠竭節自期涖官臨人去苟且自營之念則是亦公之心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高山則仰之正大光明之行則必行之非可以徒仰而已也有志之士其亦勉諸

焚椒錄序

鼎於咸太之際方侍禁近會有懿德皇后之變一時南北面官悉以異說赴權互爲證足遂使懿德蒙被姪醜不可湔浣嗟嗟大黑蔽天白日不照其能戶說以相白乎鼎婦乳姬之女蒙哥爲耶律乙辛寵婢知其奸構最詳而蕭司徒復爲鼎道其始末更有加於姬者因相與執手歎其冤誣至爲涕淫淫下也觀變已來忽復數載頃以待罪可敦城去鄉數千里視日如歲觸景興懷舊感來集乃直

序

書其事用竣後之良史若夫少海翻波變爲險陸則有司徒公之實錄在大安五年春三月前觀書殿學士臣王鼎謹序

焚椒錄

大遼觀書殿學士臣王鼎謹述

懿德皇后蕭氏爲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母耶律氏夢月墜懷已復東升光輝照爛不可仰視漸升中天忽爲天狗所食驚寤而后生時重熙九年五月己未也母以語惠惠曰此女必大貴而不得令終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將復奈何后幼能誦詩旁及經子及長姿容端麗爲蕭氏稱首皆以觀音目之因小字觀音二十二年今

一

上在青宮進封燕趙國王慕后賢淑聘納爲妃后婉順善承上意復能歌詩而彈箏琵琶尤爲當時第一由是愛幸遂傾後宮及上卽位以清寧元年十二月戊子冊爲皇后后方出閣升坐扇開簾捲忽有白練一段自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問此何也左右曰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后大喜宮中爲語曰孤穩壓帕女古韞菩薩喚作耕幹麼益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也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嬪妃從行在所

至伏虎林命后賦詩后應聲曰威風萬里壓南邦
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俱破膽那教猛虎不
投降上大喜出示群臣曰皇后可謂女中才子次
日上親御弓矢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上曰朕射得
此虎可謂不愧后詩一發而殪羣臣皆呼萬歲是
歲十一月羣臣上皇帝尊號曰天祐皇帝后曰懿
德皇后三年秋上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后應
制屬和曰虞庭開盛軌王會合奇琛到處承天意
皆同捧日心文章通鹿豕聲教薄雞林大禹看交

二

秦應知無古今年后生皇子瀛皇太叔重元妃
入賀每顧影自矜流目送媚后語之曰貴家婦宜
以莊臨下何必如此妃銜之歸罵重元曰汝是聖
宗兒豈虎斯不若使教坊奴得以可敦加我汝若
有志當除此帳笞撻此婢于是重元父子合定叛
謀於九年七月駕幸灤水聚兵作逆須臾軍潰父
子伏誅而討平此亂則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律
乙辛與有功焉尋進南院樞密使威權震灼傾動
一時惟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爲快快及咸雍初

皇子瀛丹爲皇太子益復蓄奸爲圖后計矣后常
慕唐徐賢妃行事每於當御之夕進諫得失國俗
君臣尚獵故有四時捺鉢上旣擅聖藻而尤長弓
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
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患之乃上疏諫
曰妾聞穆王遠駕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幾屋
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頃見駕幸秋山不
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此雖威神所屆
萬靈自爲擁護倘有絕羣之獸果如東方所言則

三

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妾雖愚闇竊爲社稷
憂之惟陛下尊老氏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旨
不以其言爲牝雞之晨而納之上雖嘉納心頗厭
遠故咸雍之末遂希幸御后因作詞曰回心院被
之管絃以寓望幸之意埽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
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階面埽深殿待君宴拂
象牀憑夢借高唐敲壞半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
輝光拂象牀待君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秋
來轉展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

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
塊鋪翠被待君睡裝繡帳金鈎未敢上解却四角
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眠疊錦茵
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出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
疊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
一牀從來婦歡不終夕展瑤席待君息剔銀燈須
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剔
銀燈待君行焚熏爐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
賤自沾御香香徹膚焚熏爐待君娛張鳴箏恰恰

四

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窓前風雨聲張鳴
箏待君聽時諸伶無能奏演此曲者獨伶官趙惟
一能之而宮婢單登故重元家婢亦善箏及琵琶
每與惟一爭能怨后不知已后乃召登對彈四旦
二十八調皆不及后單媿恥拜服於時上常召登
彈箏后諫曰此叛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安得輕
近御前因遣直外別院登深怨嫉之而登妹清子
嫁爲教坊朱頂鶴妻方爲耶律乙辛所暱登每向
清子誣后與惟一淫通乙辛俱知之欲乘此害后

以爲不足證實更命他人作十香淫詞用爲証案
云青絲七尺長挽出內家裝不知眠枕上倍覺綠
雲香紅綃一幅強輕闌白玉光試開胸探取尤比
顛酥香芙蓉失新艷蓮花落故妝兩般總堪比可
似粉腮香蠟燭那足並長須學鳳凰昨宵歡臂上
應惹領邊香和羹好滋味送語出宮商定知郎口
內含有煖甘香非關兼酒氣不是口脂芳却疑花
解語風送過來香旣摘上林益還親御苑柔歸來
便攜手纖纖春弄香鳳鞞拋合縫羅襪卸輕霜誰

五

將煖白玉雕出軟鈎香解帶色已戰觸手心愈忙
那識羅裙內消魂別有香咳唾千花釀肌膚百和
裝元非噉沉水生得滿身香乙辛陰屬清子使登
乞后手書登時雖外直常得見后后善書登給后
曰此宋國忒里蹇所作更得御書便稱二絕后讀
而喜之卽爲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已所作懷古詩
一絕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悞漢王惟有
知情一片月曾窺飛燕入昭陽登得后手書持出
與清子云老婢淫案已得況可汗性忌早晚見其

白練挂粉脰也乙辛已得書遂構詞命登與朱頂鶴赴北院陳首伶官趙惟一私侍懿德皇后有十香淫詞爲證乙辛乃密奏上曰太康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據外直別院宮婢單登及教坊朱頂鶴陳首本坊伶官趙惟一向要結本坊入內承直高長命以彈箏琵琶得召入內沐上恩寵乃輒干冒禁典謀侍懿德皇后御前忽於咸雍六年九月駕幸木葉山惟一公稱有懿德皇后旨召入彈箏于時皇后以御製回心院曲十首付惟一入調自反至

六

酉調成皇后向簾下目之遂隔簾與惟一對彈及昏命燭傳命惟一去官服着綠巾金抹額窄袖紫羅衫珠帶烏鞞皇后亦着紫金百鳳衫杏黃金縷裙上戴百寶花髻下穿紅鳳花鞞召惟一更入內帳對彈琵琶命酒對飲或飲或彈至院鼓三下勅內侍出帳登時當直帳不復聞帳內彈飲但聞笑聲登亦心動密從帳外聽之聞后言曰可封有用郎君惟一低聲言曰奴具雖健小蛇耳自不敵可汗真龍后曰小猛蛇却賽真懶龍此後但聞惺惺

若小兒夢中啼而叱院鼓四下后喚登揭帳曰惟一醉不起可爲我叫醒登叫惟一自通始爲醒狀乃起拜辭后賜金帛一篋謝恩而出其後駕還雖時召見不敢入帳后深懷思因作十香詞賜惟一惟一持出誇示同官朱頂鶴朱頂鶴遂手奪其詞使婦清子問登登懼事發連坐乘暇泣諫后怒痛答遂斥外直但朱頂鶴與登共悉此事使舍忍不言一朝敗壞安免株坐故敢首陳乞爲轉奏以正刑誅臣惟皇帝以至德統天化及無外寡妻匹婦

七

莫不刑于今宮帳深密忽有異言其有關治化良非渺小故不忍隱諱輒據詞併手書十香詞一紙密奏以聞上覽奏大怒即召后對詰后痛哭轉辨曰妾托體國家已造婦人之極況誕育儲貳近且生孫兒女滿前豈忍更作淫奔失行之人乎上出十香詞曰此非汝作手書更復何辭后曰此宋國忒里蹇所作妾即從單登得而書賜之耳且國家無親黨事妾作那得有親桑語上曰詩正不妨以無爲有如詞中合縫鞞亦非汝所着爲宋國服耶

上怒甚因以鐵骨朵擊后后幾至殞卽下其事使
參知政事張孝傑與乙辛窮治之乙辛乃繫械惟
一長命等訊鞠加以釘灼盪錯等刑皆爲誣服獄
成將奏樞密使蕭惟信馳語乙辛孝傑曰懿德賢
明端重化行宮帳且誕育儲君爲國大本此天下
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語動搖之乎公等身爲
大臣方當燭照奸宄洗雪冤誣烹滅此輩以報國
家以正國體奈何欣然以爲得其情也公等幸更
爲思之不聽遂具獄上之上猶未決指後懷古一

八

詩曰此是皇后罵飛燕也如何更作十詞孝傑進
曰此正皇后懷趙惟一耳上曰何以見之孝傑曰
宮中只數趙家妝惟有知情一片月是二句中包
含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決卽日族誅惟一併斬
長命勅后自盡時皇太子及齊國諸宮主咸被髮
流涕乞代母死上曰朕親臨天下臣妾億兆而不
能防閑一婦更何施眉目覷然南面乎后乞更面
可汗一言而死不許后乃望帝所而拜作絕命詞
曰嗟薄祐兮多幸羌作儷兮皇家承昊穹兮下覆

近日月兮分華托後鈞兮凝位忽前星兮啟耀雖
釁累兮黃牀庶無罪兮宗廟欲貫魚兮上進乘陽
德兮天飛豈禍生兮無朕蒙穢惡兮宮闈將剖心
兮自陳冀迴照兮白日寧庶女兮多慚遏飛霜兮
下擊顧子女兮哀頓對左右兮摧傷共西矐兮將
墜忽吾去兮椒房呼天地兮慘悴恨今古兮安極
知吾生兮必死又焉愛兮旦夕遂閉宮以白練自
經上怒猶未解命裸后屍以葦席裹還其家春秋
三十有六正符白練之語聞者莫不寬之皇太子

九

投地大叫曰殺吾母者耶律乙辛也他日不門誅
此賊不爲人子乙辛遂謀害太子無虛日矣嗟嗟
自古國家之禍未嘗不起于纖纖也鼎觀懿德之
變固皆成于乙辛然其始也由于伶官得入宮帳
其次則叛家之婢使得近左右此禍之所由生也
第乙辛凶慘無匹固無論而孝傑以儒業起家必
明于大義者使如惟信直言毅然諍之后必不死
后不死則太子可保無恙而上亦何慙于少恩骨
肉哉乃亦昧心同聲自保祿位卒使母后儲君與

諸老成一旦皆死于非辜此史冊所書未有之禍也二人者可謂罪通于天者乎然懿德所以取禍者有三曰好音樂與能詩善書耳假令不作回心院則十香詞安得誣出后手乎至于懷古一詩則天寶爲之而月食飛練先命之矣

余讀焚椒錄乃知元人脩史之謬也卽如宣懿皇后諫道宗單騎馳獵僅百二十餘言其辭意並到有宋人所不及者其他若陰屬單登索后書及證懷古詩于帝前此乙辛孝傑

罪案也可削而不載乎一書去取如此其他挂漏可知矣惟此錄言皇后生于五月五日而道宗本紀稱坤寧節在十二月又云重元父子伏誅則重元走出大漠自殺耳豈別有所據耶至于錄中所載詩詞雖淫靡不足道如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此等皆有唐人遺意恐有宋

英神之際諸大家無此匹對也併識于此以竢博雅君子西園歸老題

余得焚椒錄讀之何讒人罔極戕害天倫一至于此亦宇宙一大變也然與漢武前後一轍惟道宗因妻以及其子漢武因子以及其妻而兩孫亦皆嗣位第天祚不敢望孝宣耳荀卿氏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予于此而益信矣吳寬記

此錄有西園歸老跋不知爲誰當是國初儒舊其品鑒亦當但謂坤寧節在十二月則彼不詳考清寧八年十二月行道宗母仁懿皇太后再生禮耳且曆象朔日考重熙九年五月乙卯朔則五日正己未也至若后疏以絕群之獸爲東方朔所言此乃后誤以相如爲東方朔也不可不正之更按王鼎傳云清寧五年擢進士第乃八年放進士王鼎等則五年爲誤矣不然豈有兩王鼎耶又按鼎作此錄在謫居鎮州時時乙辛巳囚策州孝傑

亦死故敢實錄其事但天祚時鼎尚在如懿
德皇后第二女趙國公主以匡救天祚竟誅
乙辛及乙辛孝傑剖棺戮屍以家屬分賜羣
臣事並不補錄一快觀者亦此錄一不了公
案也海鹽姚士舜叔祥跋

讀焚椒者輒酸鼻切齒為蕭氏惜余竊為
蕭氏幸凡古來才貌女子多不克令終倘蕭氏
不有乙辛單登輩奸搆十香淫案則回心懷
古諒篇亦泯沒無傳而絕命二十餘言又何自

十二

發詠耶此不過終身受幸而史臣筆之曰懿
德皇后云余何以使後之騷人韵士欽其德美
其才悲其遇嘖：不玄口哉人曰乙辛單登后
之罪人余曰乙辛單登后之功臣云湖南毛晉
識

焚椒錄終

焚椒錄跋

蒙韃備錄校注

〔清〕曹元忠撰

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七年刻箋經室叢書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一八七毫米寬二四〇毫米



蒙韃備錄 校注

同蘇署



蒙韃備錄 序

雉集羣籍疏證本書兼采異文旁及音註此漢儒注史家法今惟於聞喜裴氏父子三國志注史記集解二書藉得想見兩京授受舊制自李唐注史諸家漸乖古例至宋而蕩然盡矣

國朝乾嘉道前輩亦有規模裴體成書者顧繁徵富引微少別擇同時通人已自譏議後來諸家多蹈此失曹君直劬書稽古勤心校纂前有司馬法注之輯收善美備編次有法久為學人推重近以宋孟琪蒙韃備錄一書卷帙雖少顧紀載諸事多足證補正史外漏因為之校注寫定大凡一以裴氏為則蓋漢儒家法之學也徵繁能當文簡得要為藝林必傳之作由君直專力治奇渥温朝一代史事於蒙古國語合音譯語對音妙有心得類若人名地

序

名諸書紀著文多各別如論者見之不禁目眩心搖莫決是一是二而君直於注文諸條一一疏通證明令閱者渙然疑釋從知其力勤心細矣近更於對音之學融會貫通以譯滿洲西洋之語審繙尋元史地理志得自和林通歐洲兩路欲合古今輿地圖志稽道里遠近核名字異同誤為一書其成也關係有用之學尤大論謹拭目以觀成也辛丑孟陞祥符周星詒

蒙韃備錄若干卷宋棗陽孟珙著清吳縣曹元忠校注訖常熟張鴻乃言曰嗚呼規國之道豈無學哉周室東遷諸侯並起強凌弱事關智角謀降至戰國觚誦彌甚縱橫長短心目焚焉蠻觸之爭雖在蝸角機械之變迺為權與秦漢統一雄長區宇隋唐代興實主天下雖有匈奴戎羯之患突厥回鶻之族時有猖獗卒為臣僕折衝之才未宏其用炎宋受命乃值遼強燕雲不歸澶淵幸勝聘問使命禮以弟兄金元代嬪世有戎禍雄傑之士殫智竭忠上策用間實繁有徒然能析其種類洞其強弱知其嗜好識其將帥如珙等輩吁其鮮矣宜其仗節履旄威行襄鄂桓桓抗稜為宋虎臣者也嗟乎嘉道以來海國騰玉負其矛戟抗衡上國會盟往來粵

序

有使命輶車日出篋節四馳把翰齋素輒成卷軸記載繁富博而鮮要迂儒詆其浮淫華士醉其侈靡矧學者證古以矜博眩才者據詞以富文求其洞見形勢跌筭人已疆場有事可為龜鑑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載讀珙書今無其匹後有英儒讀而師之探譯形勢究論理術考強盛之基溯整肅之俗吾國之興或係於此至其注之體簡而盡上符二裴祥符周先已述其義故不贅也光緒辛丑夏張鴻撰

元和視 秉綱同校 元森同校

蒙韃備錄 宋 孟珙撰 東吳 曹元忠校注

立國

韃韃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

元忠按宋黃震古今紀要逸編云初韃韃與女真同種皆韃韃之後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其居陰山之北者曰韃韃韃韃之近漢尚能火食者曰熟韃韃其遠於漢惟事射獵以為食逐水草以為居視草青為一歲者曰生韃韃生韃韃有二曰黑曰白而今盛者曰黑韃韃黑白初皆事女真黑韃韃至忒沒真

蒙

叛之自稱成吉斯皇帝所言親孟珙為詳

又按西洋艾約瑟所譯東游紀畧加比尼使事捕錄云加比尼書中所記諸蒙古之事蒙古是又號曰達達蓋其人居近達達河而得名也

所謂白韃韃者顏貌稍細為人恭謹而孝遇父母之喪則務

元忠按勢鈔本及古今說海本宋人百家小說本俱作發茲改其面而吳嘗與之聯轡每見貌不醜惡其腮有刀痕者問曰白韃韃否曰然

元忠按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記初興風土云其親友死則以刀割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稱女

真云其死亡則以刀斃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宋文惟簡虜
廷事實亦云嘗見女真貴人初亡之時乃以小刀輕厲額上血
淚淋漓不止更相拜慰須臾則男女雜坐飲食舞弄極其懽笑
此何禮也白韃靬卽金也

凡掠中國子女教成卻

元忠按卻下鈔本及說海本俱闕一字當據宋人小說本補歸
字

之與人交言有情今彼部族之後其國乃韃主成吉思之公主必
姬權管國事

元忠按必姬注見後

蒙

二

近者入聘於我宋副使速不罕者

元忠按元史太宗二年本紀睿宗列傳並作撈不罕

乃白韃靬也每聯轡開速不罕未嘗不以好語相陪奉慰勞且曰
辛苦無管待千萬勿怪所謂生韃靬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爲但知
乘馬隨眾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靬也大抵韃
人身不甚長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亦無肥厚者其面橫闊而上
下有顴骨眼無上紋髮鬚絕少形狀頗醜

元忠按加比尼使事摘錄云加比尼書中言蒙古人狀貌與他
族人異大概其人之目與頰中間相距甚寬顴骨高凹鼻小而
平目張則上眼胞皮幾與眉連其頂髮兩旁全行剃落與耶穌

教中之修士同而頂正中處留髮甚長四周餘髮分縮二辮嗣
復合辮爲一垂於腦後

惟今韃主忒沒真者其身魁偉而廣額長髯人物雄壯所以異也
元忠按宋徐霆黑韃事畧云今韃主兀窟碍丙午生胡而黑韃
人少髯故胡多必貴也觀此知長髯者非獨太祖也太宗亦然
成吉思乃舊牌子頭結裏之子牌子頭者乃彼國十人之長也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其民戶體統十人謂之排子頭自十而百
百而千千而萬各有長故元祕史亦有立千百戶牌子頭之語
制詳元蘇天爵元文類經世大典敘錄軍制篇及元史兵志
又按北盟會編稱女真云其官名則以九曜二十八宿爲號曰

蒙

三

諸版李極烈大官人李極烈官人其職曰忒毋萬戶萌眼千戶
毛毛可百人長蒲里偃牌子頭李極烈者糾官也猶中國言總
管云知元初牌子頭蓋沿金制結裏者李極烈之對音字
今爲創國之主譯曰成吉思皇帝東征西討其國強大

韃主始起

今成吉思皇帝者甲戌生彼俗初無庚甲今考據其言而書之易
於見彼齒歲也其俗每以草青

元忠按草青鈔本作青草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爲一歲人有問其歲則曰幾草矣亦嘗問彼月日

元忠按月日鈔本作日月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笑而答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記其春與秋也每見月圓為一月見
草青遲遲方知是年有閏月也

元忠按黑韃事略云其正朔昔用十二交辰之象原注如子日鼠兒年之類
今用六甲輪流原注大日甲子年正月一日或三十日皆漢人契丹女真教之若

韃之本初不理會得但是草青則為一年新月初生則為一月
八問其庚甲若干則倒指而數幾青草與此錄合

又按北盟會編稱女真云其人不知紀年問之則曰吾見青草
幾度以草一青為一歲據知金元初開國時風俗相同

成吉思少被金人虜為奴婢者十餘年方逃歸所以盡知金國事
宜其人英勇果決有度量能容眾敬天地重信義

蒙

四

元忠按元史及元秘史皆無被擄事

所傳忒沒真者乃小名爾初無姓氏亦無名諱

元忠按黑韃事略云其主初僭皇帝號者小名曰忒沒真僭號

曰成吉思皇帝元史太祖本紀元陶宗儀輟耕錄列聖授受正

統並作鐵木真皇元聖武親征錄元秘史並作帖木真

欽定蒙古源流作特木津皆與忒沒真對音

近年以來有女真叛亡之臣為用所以譯曰成吉思皇帝或曰成
吉思者乃譯語天賜兩字也

元忠按成吉思乃羣臣其上之尊號見太祖紀及親征錄其以
為尊號者蒙古源流云特穆津年至二十八歲次已酉於克魯

倫河北郊即汗位前三日每清晨室前石上有一五色鳥鳴
云青吉斯青吉斯叶其祥號稱索多博克達青吉斯汗未詳青

吉斯何義觀叶其祥號云云或與譯語天賜兩字相近故蒙古
源流云伊蘇凱巴圖爾之烏格楞哈屯生一子極靈秀為之卜

名適遇特穆津遂命乳名曰天賜之特穆津云伊蘇凱即也速
該烏格楞哈屯即訶額倫皆對音字

又按哈屯係韃靼婦人之稱明茅元儀武備志載韃靼譯語人
物門婦人曰哈屯亦作哈敦武備志又載薊門防禦考所載譯

語官家娘子曰哈敦祥符周先生星詒謂哈屯哈敦似皆可敦
之轉音是也

蒙

五

國號年號

韃國所鄰前有乳

元忠按乳鈔本及說海本宋人小說本俱作乳茲改

族左右乃沙陀等諸部

元忠按部鈔本作郡據說海本改

舊有蒙古斯國

元忠按蒙古斯與盲骨子對音宋洪皓松漠紀聞云盲國子契
丹事迹謂之朦古國即唐書所謂蒙兀部蒙兀亦蒙古對音古

今紀要逸編云又有蒙古國者在女真東北金亮時與韃靼並
為邊患至我嘉定四年韃靼始併其國名號稱大蒙古國韃靼

於是始大而武沒真爲韃韃始興之主亦視孟珙所言爲詳
在金人僞天會間亦嘗擾金虜爲患金虜嘗與之戰後乃多與金
帛和之按李諒征蒙記曰

元忠按北盟會編書目有征蒙記注云僞官李大諒又炎興下
帙引征蒙記及僞官李成男李大諒征蒙記金人李大諒征蒙
記有云大諒本貫雄州歸義縣父成先係雄州弓手於宣和七
年累立戰功自保義郎轉至青州觀察使率眾歸附前齊云云
與宋陳振孫書錄解題僞史類征蒙記一卷金人明威將軍登
州刺史李大諒撰建炎鉅寇之子隨其父成降金者也相合大
諒鈔本說海本宋人小說本皆作李諒蓋誤攷大字

蒙人常改元天興

元忠按宋王應麟玉海律麻門載歷代年號有天興注云蒙國
斯當即據征蒙記蒙國斯即蒙古斯也
自稱太祖元明

元忠按明鈔本作朝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皇帝今韃人甚朴野畧無制度琪常討究於彼聞蒙已殘滅久矣
蓋北方之國或方千里或方百里興衰起滅無常今韃之始起並
無文書凡發命令遣使往來止是刻指以記之爲使者雖一字不
敢增損彼國俗也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行於韃人本國者止用小木長三四寸刻

之四角且如差十馬則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數也其俗酒而心
專故言語不差其法說說者死故莫敢詐僞雖無字書自可立
國此小木即古木契也據知刻指亦沿金之刻字北盟會編稱
女真云其法律吏治別無文字刻木爲契謂之刻字是也
又按宋王易燕北錄云木刻子牌約一十二道上是番書急字
左面刻作七刻取其本國已歷七世也右面刻作一刻旁是番
書永字其字只用金銀葉陷成長一尺二寸以來每遇往女
真韃韃國取要物色抽發兵馬用此牌信帶在腰間左邊走馬
其二國驗認爲信據此知女真韃韃皆沿遼制矣
其俗既朴則有回鶻爲鄰每於兩河博易販賣於其國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大率韃人止欲紕絲鐵鼎色木動使不過
衣食之需漢兒及回回等人販入草地韃人以羊馬博易之換
知博易即市易之謂北盟會編稱女真亦云其市易則惟以物
博易是也

迄今文書中自用於他國者皆用回鶻字如中國笛譜字也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行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回回
字只有二十一箇字母其餘只就偏旁上湊成又記蒙古字云
其事書之以木杖爲蛇屈如天書符篆如曲譜五凡工尺回
回字殆兄弟也據知回鶻字亦如曲譜之五凡工尺故謂如中
國笛譜字

又按叨葉子奇草木子雜制篇云元朝行移文字其正書則自前而後蒙古書則自後而前畏吾兒字則橫書畏吾兒字即所謂回鶻字也回鶻即畏吾之對音畏吾又即偉兀之對音元歐陽元圭齋文集高昌偃氏家傳云回紇即今偉兀也回紇嘗自以其鷲捷如鶻請於唐更以回鶻為號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是其證

今二年以來因金國叛亡降附之臣無地容身願為彼用始教之以文書於金國往來卻用漢字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行於漢人契丹女真諸亡國者只用漢字移刺楚材主之卻又於後面年月之前鎮海親寫回回字云付

蒙

八

與某人據此可見元初文書之制

又按元初文書用漢字者謂之漢兒字書元王逢梧溪集敬題論淮安朱安撫詔後附至元十二年七月詔注云漢兒字書是也

去年春琪每見其所行文字猶曰大朝又稱年號曰兔兒年龍兒年自去年方改曰庚辰年今日辛巳年是也

元忠按庚辰為宋寧宗嘉定十三年元太祖於是年改去龍兒年年號而輟耕錄載邱處機陳情表猶稱龍兒年三月日奏者知改在三月後矣又據今日辛巳年云云知此錄作於宋寧宗嘉定十四年

又按叨陸深春風堂隨筆云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為人命所屬莫知所起北齊周宇文護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北狄中每以十二生肖配年為號所謂狗兒年羊兒年者豈此皆胡語耶然則兔兒年龍兒年之稱由來既久故終元之世亦不盡改如元洞林寺藏經記碑陰所載聖旨有羊兒年鼠兒年雞兒年牛兒年虎兒年馬兒年天寶宮聖旨碑又有泰定三年虎兒年云云俱見方履謙金石萃編補正不盡如孟瑛所言也

又慕 元忠按燕鈔本作燕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蒙

九

蒙為雄國故以其

元忠按宋人小說本無其字蓋誤欽

國號曰大蒙古國

元忠按高昌偃氏家傳載此俚伽語有孛吾朮歸大蒙古國云云為元初號大蒙古國之證

亦女真亡臣教之也琪親見其權皇帝摩喉國王

元忠按摩喉國王注見後

每自稱曰我韃靼人凡彼大臣元帥皆自稱曰我彼亦不知其為蒙是何等名字何為國號何為年號今所行文書皆亡臣識字者強解事以教之耳南遷錄載韃有詔與金國稱龍虎九年非也

元忠按書錄解題有金人南遷錄一卷稱張師顏撰下云頃初見此書疑非北人語其間有曉然附會者或曰華岳所為也近扣之汴人張總管翼則云歲月皆抵牾不合益證其妄直齋所言與孟琪似合然宋車若水脚氣集云秦檜議和殺害名將後人猶以為愛東南金國遷汴之時其直學士孫大鼎奏疏明言天會八年之冬諸大臣會於黑龍江之柳林相議謂檜可用下云秦檜自謂欺世不料後日金人自言之南遷錄甚詳又王應麟因學紀聞自注金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言遣檜間我以就相檜之姦狀著矣云云據知南遷錄亦有未可厚非者以愚觀之更遲年歲則金虜叛亡之臣必教之撰其誕日以爲節

又必教之改年立號也矣

太子諸王

成吉思皇帝兄弟凡四人成吉思居長大皇帝弟

元忠按弟鈔本作帝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久已陣亡二皇帝名便古得那

元忠按宋人小說本那下有見在國中四字與 國朝邵遠平

續宏簡錄注所引同當據補

三皇帝名武沒葛真所統多係自己人馬善戰有功

元忠按輟耕錄大元宗室世系講烈祖神元皇帝下有太祖皇

帝瀟王捌只哈撒兒濟王哈赤温鐵木哥幹赤國王原注即幹真那顏

廣甯王別里古台原注即字魯古元秘史云訶額命生了四箇兒子

一名帖木真一名合撒兒一名合赤温一名帖木格考秘史上

文有云太祖的弟別 勒 古台而記訶額命所生無之者知別勒

古台即別里古台亦即此錄之便古得那爲太祖異母弟與太

祖同母者如合撒兒即哈撒兒合赤温即哈赤温帖木格即鐵

木哥幹赤國王亦即此錄之武沒葛真凡四人

又按武沒葛真元史宗室世系表作鐵木哥幹赤斤黑韃事畧

作武沒哥窩真原注或呼爲窩陳又呼爲畏聖大王乃武沒真弟皆與武沒葛真對音

又按續宏簡錄注引太祖皇帝兄弟凡四人太祖居長大皇帝

久已陣亡二皇帝名便古得那見在國中三皇帝名武沒葛真

所統多自己人馬善戰有功謂其名皆與元史異姑存以備考

其實邵氏未知對音故以爲與元史異也

成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國攻打西京雲中時陣亡令弟

二子卻爲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天婁五太子名

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十數人乃庶生也

元忠按輟耕錄大元宗室世系諸太祖皇帝下有尤赤太子察

合台太子太宗皇帝睿宗皇帝兀魯赤太子果里干太子原注即缺

堅又列聖授受正統云太宗英文皇帝諱窩湖台睿宗仁聖景

襄皇帝諱拖雷元史宗室世系表同惟缺劉堅作潤列堅亦對

音字考太祖長子爲尤赤二爲察合台當即約直三爲太宗窩

濶台當即阿戴四為睿宗德雷當即天婁五為兀魯赤當即龍孫求之對音無不昭台惟果里干太子此錄無之者當非正后所生爾

又按黑韃事畧云忒沒真偽太子拙職原注已偽二太子茶合解原注見出偽三太子兀窟解原注即偽四太子駝樂河南歸病死以上四即尤赤察台台窩濶台德雷之對音也古今紀要逸編亦稱窩濶台為兀窟德雷為駝樂

又按續宏簡錄注引時太祖有子甚多長子北因破金國攻打西京雲中陣亡第二子卻為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闕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十數人皆庶出按

蒙

主

此與元史全異云云其實非異也邵氏自不知對音耳

女七人長公主曰阿其繁拽今嫁豹突駙馬

元忠按阿其繁拽亦作火臣別吉故元史諸公主表李禿繼室以太祖女昌國大長公主火臣別吉李禿傳云復妻以王女火臣別吉火臣又作果真故元文類張士觀駙馬昌王世德碑云高祖李禿高祖妣公主果真果真與火臣對音火臣別吉與阿其繁拽對音疑阿其乃阿其之謬太祖紀有帝女火阿真伯姬及親征錄有公主火阿真伯姬可證又豹突元史作李禿親征錄作李徒駙馬黑韃事畧作撥都馬原注忒沒李禿李徒撥都皆與豹突對音

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因俗曰必姬夫人曾嫁金國亡臣白四部死寡居今領白韃鞞國事日逐看經有婦士數千人事之凡征伐斬殺皆自已出

元忠按白四部即太祖紀之白達達部主阿刺忽里親征錄作王孤部主阿刺忽思的乞火力元史本傳作阿刺兀思剔吉忽里傳云既平乃蠻太祖留阿刺兀思剔吉忽里歸鎮汪古部為其部眾所殺其妻阿里黑攜幼子李要逃難云云正與元文類閻復駙馬忠獻王濶里吉思碑同據碑及元史阿里黑乃李要合之母李要合所向公主名阿刺海別吉公主表趙昌大長公主阿刺海別吉太祖女適趙武毅王李要合是也此錄以阿里

蒙

主

黑為公主似誤

又按黑韃事畧云白斯馬原注云一名白斯卜即白韃偽太子忒沒真婿偽公主阿刺罕之前夫始知白斯馬即白四部偽公主阿刺罕即阿里黑亦即阿刺海別吉阿里黑與阿刺罕阿刺海對音必姬與別吉對音豈李要合所向阿刺海別吉公主如冒頓妻前單于闕氏乎疑以傳疑姑從蓋闕之例

三公主曰阿五嫁尙書令國舅之子元忠按國舅即按陳那顏元史特薛禪傳歲丁亥賜號國舅按陳那顏此錄下文云按赤那那見封尙書令乃成吉思正后之弟親征錄作安赤那顏元文類程鉅夫應昌府報恩寺碑作魯

國忠武王按赤那演又云太祖之孫薛赤干公主下嫁王子納陳據此則嫁納陳者乃太祖孫女非三公主也孟琪所言恐是傳聞之誤

又按公主表云魯國大長公主也速不花睿宗女也適皇國舅按噴那顏子幹陳駙馬又魯國公主薛只干太祖孫女適幹陳弟納陳駙馬與特薛禪傳幹陳尚睿宗女也速不花公主合雖其弟納陳未言尚公主事然有程鉅夫碑可證則亦非太祖女也太祖女爲也立可敦公主適亦祁護巴而述阿兒忒的斤亦見公主表

又按續宏簡錄注引太祖女七人長曰阿其驚搜嫁豹突駙馬

蒙

四

二曰阿里黑百因俗曰必姬夫人嫁金國亡臣白四部寡居令白韃韃國事有婦士數千人事之凡征伐斬殺皆自己出三曰阿五嫁尚書令國舅之子餘未知名視此錄稍畧者邵氏以意櫟括之

餘未知名孫男甚眾

諸將功臣

元勳乃彼太師國王沒黑助者小名也中國人呼曰摩喉羅彼詔詰則曰謀合里南北之音輕重所訛也

元忠按里說海本宋人小說本作理沒黑助摩喉羅謀合里皆與木華黎對音黑韃事畧作魯花里亦木華黎之對音

見封天下兵馬大元帥行省太師國王乃黑韃韃人十年以來東征西討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決於已故曰權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禮有兄曰計里歌那自有干騎不任事弟二人長曰抹歌見在成吉思處爲護衛次日帶孫郡

元忠按郡說海本宋人小說本作歸乃傳寫之譌

王每隨侍焉國王每戒所部將士如已兄弟只以小名稱之不許呼他

元忠按元祕史云時札刺赤兒種的人帖列格秀伯顏有二子教長子古溫兀阿時他二子模合里不合拜見太祖與了以元史木華黎傳證之札刺赤兒即札刺兒氏古溫兀阿即孔溫窟

蒙

五

唵模合里即木華黎則不合即抹歌矣帶孫亦見木華黎傳有疾篤召其弟帶孫云云塔塔兒台傳有孔溫窟哇第二子帶孫郡王之後云云與此錄合

國王止有一子名袍阿美容儀不肯剃髮焦只裹巾帽著窄服能

諸國語

元忠按袍阿即力博窩之對音黑韃事畧魯化里國王原注云黑韃人力博窩之父察刺温之祖也力博窩又爲孛魯之對音孛魯通諸國語亦見木華黎傳

其次曰兔花兒太傅國公聲名亞於摩喉羅

元忠按兔花兒見宋史孟琪傳黑韃事畧作秀花原注云即阿海

之弟質耶律禿花也元史有傳

又有鷓博者官亦穹見隨成吉思掌重兵

元忠按鷓博元史本紀及親征錄作哲別亦作遮別元秘史作

者別云軍器之名也 欽定元史國語解以為梅鍼箭之

名與元秘史合

又其次曰按赤那邪見封尙書令乃成吉思正后之弟部下亦有

騎軍十餘萬所統之人頗循法韃人自言隨國王者皆惡隨尙書

令者皆善也

元忠按按赤那邪注見前

其次曰劉伯林者乃燕地雲內州人先為金人統兵頭目奔降韃

蒙

去

主有子甚勇而韃主忒沒真長

元忠按長鈔本作者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子戰死遂將長子之妃嫁伯林之子同韃人破燕京等處甚有功

伯林昨已封王近退開

元忠按開鈔本作問據說海本改

於家其子見為西京留守

元忠按劉伯林元史有傳其子乃劉黑馬也

又其次曰大葛相公乃紀家人見留守燕京

元忠按大葛即撒曷對音古今紀要逸編云嘉定五年十一月

成沒真留大酋撒曷國女真於燕京而身督二道兵分取河東

河北山東三路九十餘郡與此錄合知大葛即撒曷之對音撒

曷又即石抹之對音故元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稱石抹相

公即石抹也先也元史有傳紀家疑訛軍之謬

次日劄入者乃同僞人已老亦在燕京

元忠按劄入西游記稱宣差相公劄入當即扎八兒火者元史

有傳

同任事燕京等處有訛蠟兒元帥

元忠按訛蠟兒元帥說海本宋人小說本並作紙蠟兒無師乃

傳寫之謬

史元帥劉元帥等甚眾

蒙

去

元忠按此即耶律禿花傳所謂統萬戶札刺兒劉黑馬史天澤

伐金之事訛蠟兒即札刺兒之駁文也札刺兒與兀魯兀台忙

兀弘吉刺亦乞列思五人協贊大業太祖即位命其子孫各因

其名為氏號五投下見元史台傳

各有軍馬皆聽摩曠國王命令

任相

首相脫台太師者乃兔花太傅之兄原女真人極狡獪兄弟皆歸

韃主

元忠按主鈔本作王據說海本改

為將相

元忠按脫合即耶律阿海西游記作太師阿海元史三公表有
太師阿海又稱和琳廣記多載國初之事內有太師阿海之名
皆此耶律阿海也元史有傳

其次韃人宰相乃卒塔魯合

元忠按卒塔魯合與別里古台對音故別里古台傳有嘗立為
國相之語別里古台食貨志作孛羅古解亦對音字

又有女真七金宰相

元忠按七金當即太祖十年紀之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
州降亦有但稱七斤者親征錄云己亥金右副元帥七斤以通
州降是也

蒙

七

餘者未知名率皆女真亡臣向所傳有白儉李藻者為相今亡見
一處有所題曰白倫提兵至此今亦未知存亡

元忠按儉倫兩字必有一誤特鈔本說海本宋人小說本皆如
是無從校改

燕京見有移刺晉卿者契丹人登第見為內翰掌文書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其相四人曰按只解原注黑韃人曰移刺

楚材原注字晉卿契丹人曰粘合重山原注女真人共理漢事曰

鎮海原注回人專理回國事所謂移刺楚材即耶律楚材也楚

材湛然集從容庵錄序亦自稱移刺楚材元史有傳

又有楊彪者為吏部尚書

元忠按西游記有云時京城吾道孫周楚卿楊彪仲文云云下
云此數君子師寓玉虛日所與倡和者也知楊彪字仲文玉虛
者 欽定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元迺賢書南城詠古有

玉虛宮注云主官張真人貌甚清古知玉虛為燕城宮觀名

楊藻者為彼北京留守琪所見國王之前有左右司二郎中

元忠按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畧太師魯國忠武王下引世家
云己卯以蕭神特穆爾為左司郎中狼川張瑜為右司郎中琪

所見當即其人

使人到則二人通譯其言語乃金人舊太守女真人也

元忠按松漠紀聞云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原注

蒙

九

語官元沿金制故黑韃事畧亦云其語言有音而無字譯而通
之謂之通事

軍政

韃人生長鞍馬閒人自習戰自春徂冬且且逐獵乃其生涯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圍場自九月起至二月止凡打獵時常食
所獵之物

故無步卒悉是騎軍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其軍即民之年十五以上者有騎士而無

步卒人人三騎或六七騎或五十騎謂之一糾原注都由切糾

即糾軍之糾沿金制也

起兵數十萬畧無文書口元帥至千戶百戶牌子頭傳令而行

元忠按牌子頭注見前

凡攻大城先擊小郡掠其人民以供驅使乃下令曰每一騎兵必欲掠十人人足備則每名需

元忠按需鈔本作取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草或柴薪或土石若干晝夜迫逐緩者殺之迫逐填塞壕塹立平或供鴛鴦洞砲座等用

元忠按北盟會編引范仲熊北記云雲梯既不能上乃用鴛鴦

洞子狀如數間屋背以牛皮裹之下面藏數十人執鐵鎗掘城

於鴛鴦洞子由小梯欲登城又引石茂良避戎夜話云金人攻

蒙

手

城之具又有鴛鴦洞子原注兵法謂木輪也之類洞子其狀如合掌上鏡

下濶人往來其中節次續之有長三十餘丈者上用生牛皮鐵

葉裏定內用濕氈中用大窗矢石火礮皆不能入所謂鴛鴦洞即

此鴛鴦洞子蓋沿金制

不惜數萬人以此攻城壁無不破者城破不問老幼妍醜貧富逆

順皆誅之畧不少恕凡諸臨敵不用命者雖貴必誅凡破城守有

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雖多寡每留一分為成吉思皇帝

賦餘物則數俵有差

元忠按太祖紀帝發兵於兀魯回失連其河伐按赤塔塔兒察

罕塔塔兒二部先誓師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慎無復俟軍

事畢散之又元祕史云成吉思於答闐捏木兒格思地面與察

阿安塔塔爾四種對陣未戰之先號令諸軍若戰勝時不許貪

財既定之後均分皆與此錄合

宰相等在於沙漠不臨戎者亦有其數焉凡征伐謀議先定於三

四月間行於諸國又於重五宴會共議今秋所向各掃其國避暑

牧養至八月成集於燕都而後啟行

元忠按太祖紀歲甲子帝大會於帖麥該川議伐魯羣臣以

方春馬瘦宜俟秋高是其證

馬政

韃國地豐水草宜羊馬

蒙

手

元忠按太祖紀云時皇弟別里古台掌帝乞列思事播里等辭

微別吉乞列思事注云乞列思華言禁外繫馬所也元初重牧

事如此

其馬初生一二年即於草地苦騎而教之卻養三年而後再乘騎

故教其初是以不蹄齧也千馬為羣寂無嘶鳴下馬不用控繫亦

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間未嘗芻秣惟至夜方始牧放之隨其草之

青枯野牧之至曉搭鞍乘騎並未始與豆粟之類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雲嘗考韃人養馬之法自春初罷兵後凡

出戰好馬並恣其水草不令騎動直至西風將生則取而控之

築於帳房左右啖以少些水草經月騰落而實騎之數百里自

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尋常正行路時並不許其喫水草蓋辛苦時喫水草不成應而生病此養馬之良法南人反是所以馬多病也

凡出師人有數馬口輪一騎乘之故馬不困弊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靈往來草地未嘗見有一人步行者其出軍頭目人騎一馬又有五六疋或三四疋馬自隨常以準備緩急無者亦須一二疋

糧食

韃人地饒水草宜羊馬其為生涯止是飲馬乳以塞饑

元忠按饑鈔本作飲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蒙

三

渴凡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入止飲馬乳或宰羊為糧故彼國中有一馬者必有六七羊謂如有百馬者必有六七百羊羣也如出征於中國食羊盡則射兔鹿野豕為食故屯數十萬之師不舉煙火近年以來掠中國之人為奴婢必米食而後飽故乃掠米麥而於割寨處亦煮粥而食彼國亦有一二處出黑黍米彼亦煮為解粥

元忠按此文當作彼亦解煮為粥因說海本宋人小說本同此

姑仍之

征伐

韃人在本國時金虜大定間燕京及契丹地有謠言云韃韃去趕

得官家沒去處葛酋雍宛轉聞之驚曰必是韃

元忠按韃宋人小說本作鞞

人為我國患乃下令極於窮荒出兵勦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勦殺謂之滅丁迄今中原人盡能記之曰二十年

元忠按年下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有前字當據補

山東河北誰家不買韃人為小奴婢皆諸軍掠來者今韃人大臣當時多有虜掠住於金國者

元忠按草木子雜制篇云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家僮必得

黑厮不如此謂之不成仕宦與此錄合

且其國每歲朝貢則於塞外受其禮幣

蒙

三

元忠按常宋人小說本作弊誤

而遣之亦不令入境韃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至偽章宗立明昌年間不令殺戮以是韃人稍稍還本國添丁長育章宗又以為患乃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以唐古乳人戍之酋首因唐古乳叛結耶刺都乳本典乳咩乳移典乳等俱叛

元忠按金史地理志云詳穩九處有咩乳木典乳骨典乳唐古

乳耶刺都乳移典乳蘇本典乳胡都乳霞馬乳兵志載乳軍則

有蘇謨典乳耶刺都乳骨典乳唐古乳霞馬乳木典乳萌骨乳

咩乳胡都乳畧有異同考百官志載諸乳詳穩又有咩乳唐古

乳移刺乳木典乳骨典乳失魯乳又云某年有慈謨典乳胡都

紇霞馬紇無失魯紇移典紇知紇有異同由隨時建置此錄據金志當作結耶刺都紇木典紇咩紇移典紇等俱叛說海本宋人小說本耶作咩作咩移作後與此本木作本咩作咩皆不免傳寫之譌

金人發兵平之紇人散走投

元忠按投鈔本作逃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於韃人且回鶻有田姓者饒於財商販鉅萬往來於山東河北間

元忠按開說海本宋人小說本並作具疑敘開字非具字駁文也

言民物繁庶與紇同說韃人治兵入寇忒沒真忿其欺凌以此犯

蒙

語

邊邊州悉敗死

元忠按太祖紀云元年丙寅始議伐金初金殺宗親咸補海罕

帝欲復讐會金降俘具言金主璟暴虐帝乃定議所謂降俘與

紇人散走投於韃人說合又云五年庚午春金謀來伐築烏沙

堡帝命遮別襲殺其眾遂畧地而東初帝貢歲幣於金金主使

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為禮允濟歸欲請兵攻之

會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金使曰新

君為誰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天上人做此

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

欲俟帝再入貢就進場書之帝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云

云所謂貢歲幣於金與塞外受其禮幣說各所謂受貢於靜州與築新長城於靜州之北說各史敘太祖伐金之由皆與此錄相表裏也

又按成補海罕元秘史作俺巴孩元耶律鐸雙溪醉隱集作錫巴哈罕所謂太祖皇帝伯父錫巴哈罕為女真所害是也

燕虜謂韃人曰我國如海汝國如一掬沙豈能動搖韃人至今老幼皆能記此語虜君臣因其陷西京始大驚恐乃竭國中精銳以忽殺虎元帥統馬步五十萬迎擊之虜大敗

元忠按忽殺虎太祖紀作忽沙虎金史作胡沙虎逆臣傳所謂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是也胡沙虎之敗在衛紹王大安三

蒙

語

年及崇慶元年見金史衛紹王本紀及親征錄

又再刷山東河北等處及隨駕護衛等人馬三十萬令高琪為大

元帥再敗

元忠按高琪之敗在宣宗貞祐元年見金史宣宗本紀及尤虎

高琪傳又見親征錄

是以韃人迫於燕京城下是戰也罄金虜百年兵力銷折潰散殆盡其國遂衰後來凡國河北山東燕北諸州等處虜皆不敢嬰其鋒

官制

韃人襲金虜之俗亦置領錄尚書令左右相左右平章等官亦置

太師元帥等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其官稱或僭國王或權皇帝或郡王或宣差諸國亡俘或曰中書丞相或將軍或侍郎或宣撫運使隨所自欲而盜其名初無宣麻制誥之事

所佩金牌第一等貴臣

元忠按臣宋人小說本作官帶兩虎相向日虎鬪金牌用漢字曰天賜成吉思皇帝聖旨當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曰天賜成吉思皇帝聖旨疾又其次乃銀牌

蒙

美

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與此錄合

又按黑韃事畧云韃人有虎頭金牌平金牌平銀牌或有勞日出金銀請於韃主許其自打牌上鐫回回字亦不出於長生天的氣力等語爾考長生天的氣力等語為蒙古常談故事畧又云其常談必有託著長生天的氣力皇帝底福蔭元秘史云巴秃自乞卜察使奏來說賴長生天的氣力皇帝叔叔的福蔭將十一種國土百姓都收捕了明趙嘏石墨鐫華載元蒙古字碑首云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據知為蒙古常談

又按宋岳珂魏鄭錄云洪文敏容齋三筆曰金國每遣使出外

貴者佩金牌次者佩銀牌俗呼為金牌銀牌耶君北人以為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據是則金牌銀牌蓋沿金制金制又沿遼制燕北錄云銀牌三道上是番書朕字用金鑲綴成見在內侍右承宣朱璘處收掌用黑漆匣盛是也

如成吉思亦行詔勅等書皆金虜叛臣教之

元忠按此如輟耕錄所載聘邱長春詔及西游記附錄所載勅邱真人詔書皆是

遣發降民者四日宣差

元忠按西游記附錄聖旨中有宣差阿里鮮宜差都元帥賈昌

蒙

美

特旨蒙古四人從師護持中有宣差阿里鮮宜差便宜使劉仲

逐州守臣皆曰節使今在於左右帶弓矢執侍號

元忠按驍鈔本作御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勇者曰護衛

元忠按護衛乃總名其實執弓矢侍左右者名火兒赤元史塔察傳火兒赤者佩繫韃侍左右者也元文類彙集曹南王世德碑云火而赤者服御弓矢常侍左右者是也

風俗

韃人賤老而喜壯其俗無私鬪爭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

乃

元忠按乃宋人小說本作亦
久住燕地製金人遺制飲宴為樂也

元忠按金史禮志云金因遼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
禮虜廷事實云虜人州軍及軍前每遇端午中元重九三節擇
寬敞之地多設酒醴半餽餅餌果實祭於其所名曰拜天元之
拜天復沿金制故經世大典敘錄郊祀篇云我國家建大號以
臨天下自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祭品尚純帝后親之宗戚助
祭率其世職非此族也不得與焉拜天之禮可考者如此
又按元王惲玉堂嘉話載張德輝邊埃紀行云至重九日王

蒙

表

麾下會於大牙帳灑白馬漣修時祀也其什器皆用禾樺不以
金銀為飾尚質也又云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於大牙帳灑白
馬漣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
否所言亦指拜天之禮故與經世大典膾合

摩喉國王每征伐來歸諸夫人連日各為主禮具酒饌飲燕在下
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拏攫魚肉手有脂膩則拭於衣袍上其
衣至損不解浣濯婦女往往以黃粉塗額亦漢舊裝傳襲迄今不
改也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婦女真色用狼糞塗面

上至成吉思下及國人皆剃

元忠按刺鈔本作刺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婆焦如中國小兒留三搭頭在顛門者稍長則翦之在兩下者總
小角垂於肩上

軍裝器械

成吉思之儀衛建大純白旗以為識認

元忠按此即元史太祖本紀元年丙寅帝大會諸王羣臣建九
旂白旗即皇帝位於幹難河之源其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親
征錄同蒙古源流作由是於鄂諾河上樹九游白纛以肅軍容
亦其證鄂諾幹難對音字

外此並無他旌幢惟傘亦用紅黃為之

蒙

表

元忠按大金國志記車轍云國王轍或紅或黃無定以金龍為
頂北盟會編引張棣金虜圖經記儀衛云傘或紅或黃或緋此
錄云亦用蓋沿金制

所坐乃金裹龍頭胡牀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韃主帳中所坐胡牀如禪寺講座亦飾以
金后妃等第而坐如枸欄然

國王者閒有用銀處以此為別其鞍馬帶上亦以黃金盤龍為飾
國王亦然今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張云

元忠按木華黎傳云賜大駕所建九旂大旗仍諭諸將曰木華
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親臨也知白旗九尾即太祖之九旂白

旗中有黑月者猶元朝名臣事畧於丞相河南武定王引汝郡王公所撰廟碑有云所將皆精兵旗幟作雙赤月也

其下必元帥方有一旗國王止有一鼓臨陣則用之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每大會頭項各有一旗只一面而已原注以次

人不常捲常偃凡遇督戰纔舒卽卷

許置鞍轡以木爲之極輕巧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止用白木爲鞍轡以羊皮鞮亦剝木爲之

弓必一石以上箭用沙柳爲箭手刀甚輕薄而彎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其軍器有頑羊角弓原注角面連有響箭

蒙

羊

原注即烏鷩也有髓骨箭有梅鍼箭刻木以爲枯落鴈以爲翎有環刀效回回樣輕停而犀利靛小而福故運掉也易

奉使

彼奉使曰宣差自皇帝或國王處來者所過州縣及管兵頭目處悉來尊敬不問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禮穿戟門坐於州郡設廳之上太守親跪以效勤宿於黃堂廳事之內鼓吹旗幟妓樂郊外送迎

元忠按送迎宋人小說本作迎送

之凡見馬則換易并

元忠按并鈔本作並據說海本改

一行人從悉可換馬謂之乘鋪馬亦古乘傳之意

元忠按經世大典敘錄驛傳篇云至元二年中書兵刑部上言

渾源弘州不曾立站順天真定德興等路使臣背道經行索換

鋪馬中書省行下各處今後使臣止由正站走遞毋得經行不

立驛站之處換馬蓋在立站赤後若其始則如孟珙所言故西

游記增錄成吉思皇帝聖旨有沿路好底鋪馬得騎來之語

近使臣到彼國王處凡相見禮文甚簡言辭甚直且曰你大宋好

皇帝好宰相大抵其性淳朴有太古風可恨金虜叛亡之臣教之

今乃鑿混沌破彼天真教以姦計爲可惡也

祭祀

蒙

羊

凡占卜吉凶進

元忠按進宋人小說本作者誤

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鐵椎火椎之看

元忠按看宋人小說本作者誤

其兆坼以決大事類龜卜也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其占筮則灼羊之枚子骨驗其文理之逆

順而辨其吉凶天棄天與一決於此信之甚篤謂之燒琵琶事

無纖粟不占占不再四不已所謂燒琵琶者蓋沿遼制宋葉隆

禮契丹國志記行軍云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

琵琶骨上灸灸破便出行不破則不出琵琶骨卽羊髀骨元史

郭德海傳云又燒羊脚之誤骨卜得吉兆耶律楚材傳亦云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脚亦疑骨之誤以相符應是也

又按明周恭王元宮詞云凶吉占年北俗瀆旋燒羊脚問妖神亦其事

凡飲酒先酌之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稱天聞雷聲則恐懼不敢行師

元忠按行師鈔本作師行據說海本改

曰天叫也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露見韃人每聞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

驛避狀

蒙

又案燕北錄云戎主及契丹臣庶每聞霹靂聲各相鉤中指只作喚雀聲以為振厭也知韃韃畏雷亦沿遺制

婦女

其俗出師不以貴賤多帶妻孥而行白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錢物之類其婦女專管張立瓊帳收卸鞍馬輜重車馱等物事極能走馬所衣如中國道服之類

元忠按大金國志記男女冠服云至婦人衣曰大襖子不領如男子道服松漠紀聞亦云婦人著青衣如中國道服然孟琪所見韃韃婦女亦如此蓋沿金制

凡諸酋之妻則有願姑冠用鐵絲結成形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

紅青錦繡或珠金飾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紅青絨飾

元忠按願姑亦作固姑元蔣正子山房隨筆載蕭善窗詠北婦

云雙柳垂肩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手捲

珠簾看固姑元揚允乎灤京雜詠云香車七寶固姑袍旋摘修

翎付女曹注云凡車中載固姑其上羽毛又尺許拔付女侍手

持對坐車中雖后妃馭象亦然又作故姑黑韃事畧云露見故

姑之製用畫木為骨包以紅絹金帛頂之上用四直尺長柳枝

或鐵打成杖包以青氈其向上人則用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飾

之令其飛動以下人則用野雞毛又作故故西游記云婦人冠

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阜褊籠之富者以紅絹其末如鸚鵡

蒙

蒙

名曰故故又作姑姑草木子雜制篇云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

室皆帶姑姑衣大袍其次則帶皮帽姑姑高員二尺許用紅色

羅蓋唐金步搖冠之遺制也又有作罽罽者元宮詞云侍從皮

帽總姑麻罽罽高冠勝六珈又云罽罽珠冠高尺五颯風輕裊

鴉雞翎又云要知各位恩深淺且看珍珠罽罽冠是也合觀諸

說可知願姑之制

又按願姑又有作罽姑者元俞琰席上腐談載瀋見官妓舞杯

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角形想卽是今之罽姑也常熟

張君鴻謂罽姑當卽願姑忠謂張說是也故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娼妓部載明李禎至正妓人行有綵綫採絨綴罽罽

之句

又有文袖衣如中國鶴氅寬長曳地行則兩女奴拽之男女雜坐更相酌

元忠按鈔本作酌說海本宋人小說本作磚

勸不禁北使入於彼國王者相見了即命之以酒同彼妻類蠻公主

元忠按類蠻即乃蠻當是太祖滅乃蠻所擄公主以賜木華黎者續宏簡錄注引此云國王摩睺羅之妻亦稱類蠻公主未詳何帝女即隱括此錄文

及諸侍姬稱夫人者八人皆共坐凡諸飲燕無不用席所謂諸姬

蒙

書

皆燦白美色四人乃金虜賞嬪之類餘四人乃韃人內四夫人者甚姝麗最有寵皆胡服胡帽而已

元忠按元秘史云賞字幹兒出木合黎財物聽其儘力所取又

對二人說金國的百姓不曾分與您如今有金國的主因種你

二人均分凡好的兒子教與你學鷹美的女子教與妻整衣所

四人乃金虜賞嬪之類殆即金國主因種與主因元秘史亦作

只兒斤親征錄作朱力斤部為朱里真之對音大金國志記初

與本末云金國本名朱里真蕃語舌音訛為女真或曰慮真北

盟會編云女真古肅慎國也本名朱理真蕃語訛為女真是也

燕駁舞樂

國王出師亦以女樂隨行率十七八美女極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彈大官樂等四拍手為節甚低

元忠按宋太學生沈某鬼董云十四弦胡樂也江南舊無之消

熙開木工周寶以小商販易安豐場得其製於敵中始以獻琴

闕遂盛行云云知十四弦南宋時已有之蓋金制也

又按宋潘說友臨安志云乾道四年戊子七月士戍臣僚言今

都人靜夜十百為羣咬鴈鵠撥胡琴使一人黑衣而舞眾人拍

手和之道路聚觀便同胡俗云云知拍手為節南宋時亦有之

蓋亦金制

又按武備志載鞞鞞譯語人物門唱的拍板的舞的之下有拍

蒙

書

手的曰塔直知明初鞞鞞猶仍舊俗以拍手為節也

其舞甚異

元忠按草木子雜制篇云其俗有十六天魔舞蓋以未纓盛飾

美女十六人為佛菩薩而舞元宮詞云十六天魔按舞時寶妝

纓絡鬪腰肢又云背翻蓮掌舞天魔二八嬌娃賽月娥是也

鞞人之俗主人執盤盞以勸客客飲若少留消滴則主人者更不

接盞見人飲盡乃喜如彼擊鞞止是二十來騎不多用馬者爾惡

其闌鬧也擊罷遣人來請我使人至彼乃曰今日打球如何不來

答曰不聞鈞旨相請故不敢來國王乃曰你來我國中便是一家

人凡有宴聚打毬或打圍出獵你便來同戲如何又要人來請喚

黑韃事畧



黑韃之國即北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韃語

謂銀曰蒙古女真名其國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銀

其主初僭皇帝號者小名曰忒沒其僭號曰成吉思

皇帝今者小名兀窟解其耦僭號者八人

其子曰濶端曰濶除曰河西解文書其師馬漢曰

合刺直

其相四人曰按只解黑韃人曰移刺楚打字晉卿

或稱中曰粘合重山稱將軍共理漢事曰鎮海回

人專理回回國事

寔至草地時按只解已不為矣粘合重山隨屈木

偽太子南侵次年屈木死按只解代之粘合重山

復為之助移刺及鎮海自號為中書相公總理國

事鎮海不止理回回也韃人無拒之稱即只稱之

必徹徹必徹徹者漢語令史也使之主行文書爾

其地出居庸燕之西北則漸高漸潤出沙井天山

則四望平曠荒蕪際天間有遠山初若崇峻近前則

坡阜而已大率皆沙石

寔所見沙石亦無甚大者只是碎沙小石而已

其氣候寒冽無四時八節如鶯鶯四月八月常雪風

色微變近而居庸關北如官山金蓮川等處雖六月

亦雪

寔自草地回程宿野狐嶺下正是七月初五日早

起極冷手足俱凍

其產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草之外

咸無焉

其畜牛犬馬羊橐駝胡羊則毛毼而扇尾漢羊則曰

骨律橐駝有雙峯者有孤峯者有與峯者

見草地之牛純是黃牛其大與江南水牛等最

能走既不耕犁只是拽車多不穿鼻

其居宮廬帳無城壁棟宇遷就水草無常韃主曰

徙帳以從校獵凡偽官屬從行曰起營平馬橐駝以

挽其車車上室可坐可卧謂之帳輿輿之四角或植

以杖或交以板用表敬天謂之飯食車派而五之如

蟻陣紮紆延袤十五里左右橫距及其直之半得水

則止謂之定營主帳南向獨居前列妾婦次之偽扈

衛及偽官屬又次之凡韃主獵帳所主皆曰窩裏陀

其金帳掛以金凡偽嬪妃與聚落群起獨曰大窩裏

陀者其地卷阿負坡阜以殺風勢借涼移蹕之所亦

無定止或一月或一季遷耳

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

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故立之以示壯觀前經鄒

奉使至不曾立後網程大使更後網周奉使至皆

不立其製即是草地中大氈帳上下用氈為衣中

間用柳編為窻眼透明用千餘條索拽住門闕與

柱皆以金裹故名中可容數百人韃主帳中所坐

胡床如禪寺講座亦飾以金后妃等第而坐如拘

欄然穹廬有二樣燕京之制用柳木為骨正如南

方星魚可以卷舒而前開門上如傘骨頂開一窻

謂之天窻皆以氈為衣馬上可載草地之制用柳

木織成硬圍徑用氈鞞定不可卷舒車上載行水

其食肉而不粒獵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兔曰黃鼠
曰碩羊其脊骨曰黃羊其背黃曰野馬如驢曰河源
之魚地致牧而庖者以羊為常牛次之非大燕會不
刑馬火燎者十九昂烹者十二三爵而先食然後食
人

雲住草地一月餘不嘗見韃人殺牛以食

其飲馬乳與牛羊酪九初酌甲必自飲然後飲乙乙
將飲則先與甲丙丁呷謂之口到不飲則轉以飲丙
丙飲訖勺而酬乙乙又未飲而飲丁丁如丙禮乙絕
飲訖勺而酬甲甲又序勺以飲丙丁謂之換醖本以
防毒後習以為常

其味塩一而已

雲出 居庸關過野狐嶺更千餘里八草地曰

界里樂其水暮沃而夜成豎客人以未交易歲至
數千石更深入見韃人所食之塩曰斗塩其色白
於雪其狀大於牙其底平於斗故名斗塩盖塩之
精英者愈北其地多鹽其草宜馬

其燧草炭牛馬

其燧草炭以為心羊脂以為心

其俗射獵九其主打圍必大會衆挑土以為坑挿木
以為表維以毳索繫以種羽猶漢兎且之智綿亘一
二百里間風颺羽飛則獸皆驚駭而不敢奔逸然後
覺圍攔擊焉

雲見其行下韃戶取毛索及種亦頗以為苦 雲沿
路所乘鋪馬大半剪去其駿扣之則曰以之為索
納之高裏陀為打獵用圍場自九月起至二月止

九打獵時常食所獵之物則少殺羊

其冠被髮而推髻冬帽而夏笠婦人頂故姑

雲見其故姑之制用蓋木為骨包以紅銷金帛頂
之上用四五尺長柳杖或鐵打或杖包以青種其
向上人則用

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飾之令其飛動以下人則用

野鷄毛婦女真色用狼糞塗面

其服右衽而方領舊以種毳革新以紵絲金線色以
紅紫紺綠紋以日月龍鳳無貴賤等差

雲嘗攷之正如古深衣之製本只是下領一如

我朝道服領所以謂之方領若四方上領則亦是

漢人為之韃主及中書向上等人不曾着腰間密
密打作細摺不計其數若深衣上 幅韃人摺

多爾又用紅紫帛撚成線指在腰 許之腰線盖
欲馬上腰圍緊突出采艷好看

其言語有音而無字多從假借而聲稱譯而通之謂
之通事

其稱謂有小名而無姓字心有所疑則改之

雲見其自上至下只稱小名即不曾有姓亦無官

稱如管文書則曰必徹徹管民則曰達魯花赤環

衛則曰火魯赤若宰相即是楚材自稱為中書

相公若王機則自稱為榮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

宣撫使入國使爾初非韃主除投也

其禮交抱以為揖左跪以為拜

雲見其交抱即是廝接

其位置以中為尊右次之左為下

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如子日類今用六甲輪流如日或三十一日皆漢人契丹女真教之若韃之本俗初不理會得但身草青則為一年新月初生則為一月人問其庚甲若干則倒指而數幾青草

建在燕京宣德州見有曆書亦印成冊問之乃是移刺楚材自筭自印造自頒行韃主亦不知之也楚材能天文能詩能琴能參禪頗多能其鬚髯極黑垂至膝常縮作角子人物極魁梧其擇日行事則視月盈虧以為進止融之前下弦之見新月必拜

其事書之以木枝驚蛇屈如天書符篆如曲譜五凡工尺回回字殆兄弟也建嘗攷之韃人本魚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

行於韃人本國者則只用心木長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馬則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數也其俗淳而心專故言語不差其法說恍者死故莫敢詐偽雖無字書自可立國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回回字只有二十一箇字母其餘只就偏傍上接成行於漢人契丹女真諸亡國者只用漢字移刺楚材王之却又於後面年月之前鎮海親寫回回字云付與某人其蓋專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為驗無契則不成文書殆欲使之經由鎮海亦可互相檢括也燕京市學多教回回字及韃人譯語總會譯語便做通事便隨韃人行打恣作威福討得撒花討得物事契契丹女真元自有字皆不用

其印曰宣命之寶字文豐篆而方徑三寸有奇鎮海掌之與封押以為之防事無巨細須為自決楚材重山鎮海同握韃柄凡四方之事或未有韃主之命而生殺予奪之權已移於美印者之手

建嘗攷之只是見之文書者則楚材鎮海得以行其私意蓋韃主不識字也若行軍用師等大事只韃主自斷又却與其親骨肉謀之漢元及他人不與也每呼韃人為自家骨肉雖至細交訟事亦用撒花直造韃主之前然無終子決而去

其占筮則灼羊之灰子骨驗其文理之逆順而辨其吉凶天棄天子一決于此信之甚篤謂之燒琵琶事無纖粟不占占必再四不已建隨一行 使命至草地鞋王數之毛比琵琶以下

使命去留想是琵琶中當歸故得建琵琶即鑽龜也其常談必曰托着長生天底氣力皇帝底福蔭彼所欲為之事則曰天教恁地人所已為之事則曰天識着無一事不歸之天自轉主至其民無不然其賦歛謂之差發類馬而乳羊羊而食皆視民戶畜牧之多寡而征之猶漢法之上供也置醮之法則聽諸酋頭項自定差使之久近漢民除二匠外不以男女歲課城市丁絲二十五兩半羊絲五十兩謂借過買給往來使鄉農身絲百兩未則不以耕稼廣狹歲臣食過之數戶四石漕運銀綱合諸道歲二萬錠旁蹊曲徑而科數者不可勝言建所過沙漠其地自轉主偽后太子公主親族而

下各有疆界其民戶皆出牛馬車仗人夫羊肉馬
 奶為差發蓋韃人分管草地各出差發賤無有
 一人得免者又有一項各出差發為各地分釐中
 之需上下亦一體此乃草地差發也至若漢地差
 發每戶每丁以銀折絲綿之外每使臣經從調遣
 軍馬糧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時計其合
 用之數科率民戶諸亡國之人甚以為苦怨憤徹
 天然終無如之何也韃主平時自草地差官出漢
 地定差發在燕京見差胡丞相來贖貨更可畏
 下至教學行及乞兒行亦出銀作差發燕京教學
 行有詩云教學行中要納銀生徒寥落太清貧金
 馬王堂盧景善明月清風范子仁李舍絕容講德
 子張齋恰受舞雩人相將共古胡三日死了之時
 殺捺因此可見其賦歛之法
 其貿易以羊馬金銀繡帛
 其賈既則自韃主以至偽王諸偽太子偽公主等皆
 付回回以銀或貨之民而衍其息一銖之本展轉十
 年後其息一千二十四銖或市百貨而懋遷或託夜
 偷而青償于民
 見韃人只是撒花無一人理會得賈賤自韃主
 以下只以銀與回回令其自去賈所以納息回回
 或自轉貸與人或自多方賈賤或詐稱被劫而青
 償於州縣民戶太率韃人止欲約絲織器色木動
 使不過衣食之需漢兒及回回等人販入草地韃
 人以羊馬博易之韃俗真是道不拾遺然不免有
 盜只諸亡國之人為之回回又以物置無人之地

却遠遠卓望終有人築着急來昏賴回回之狡心
 最可畏且多技巧多會諸國直是了得
 其官稱或借國王或權皇帝或郡王或宣差諸國
 俘或曰中書丞相或將軍或侍郎或宣撫運使隨所
 自欲而盜其名初無宣林制誥之事
 更嘗攻之韃人初未嘗有除授及詩俸韃主亦不
 曉官稱之義為何也韃人止有虎頭所金平金牌
 平銀牌或有勞自出金銀請於韃主許其自打牌
 鐫回回字亦不出於長生天底氣力等語爾外有
 凶金之大夫混於雜役墮於屠沽去為黃冠皆尚
 稱舊官王宣撫家有催車數人呼運使呼侍郎長
 春多有凶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賤役又得衣食最
 令人慘傷也
 其民戶體統十人謂之排子頭自十百而千
 而萬各有長
 其國禁草生而斫地者遺火而蕪草者誅其家拾遺
 者履闕者箠馬之面目者相與淫奔者誅其身食而
 噎者口臭之切者罪其心之不吉軸斃簾而外者責
 其係韃主之頭騎而相向者其左而過則謂之相順
 食人以肉而接以左手則謂之相逆酌乳酪而傾器
 者謂之斷後遭雷與火者盡棄其寶而逃必期年
 而後返
 見韃人每聞雷電必掩耳屈身至地若避避狀
 其賞罰則以任事為善而不敢以為功其相與告
 戒每曰其主遣我大裏去或水裏去則與之去言及
 饑寒艱苦者謂之解解者不故其國平時無賞惟用

女戰勝則賞以馬或金銀牌或紵絲段陷城則縱其
擄掠子女玉帛擄掠之前後視其功之等差前者捕
箭於門則後者不敢入有過則殺之謂之按打奚不
殺則罰充八都魯軍猶漢之或三火四次然後免其
罪之至輕者沒其資之干

見其一法最好說性者死

其犯寇者殺之沒其妻子畜產以入受之之家或甲
之奴盜乙之物或盜乙之奴物皆沒甲與奴之妻子
產畜而殺其奴及甲謂之斷家主其見物則欲謂之
撒花子之則曰擦殺因韃語好也不予則曰冒烏韃
語不好也撒花者漢語覓也

其騎射則孩時繩束以板絡之馬上隨毋出入三歲
以索維之鞍俾有所執從衆馳誘誘四以小弓短

及其長也四時業田獵凡其奔驟也以而不坐故
力在附者八九而在髀者三疾如馳至勁如山壓左
旋右折如飛翼故能左顧而射右不特抹鞞而已

其步射則八字立脚步闊而腰躡故能力而穿札

見韃韃者婆在野地生子纔畢用羊毛措抹用
羊皮包柔束在小車內長四五尺濶一尺者婆徑

挾之馬上而行

其馬野牧無芻粟六月養青草始肥公者四齒則扇
故濶壯而有力量順而無性能風寒而久歲月不扇
則反是耳易嘶駭不可設伏啼喚薄而怯石者葉以
鐵或以板謂之脚滋凡馳驟勿飽凡解鞍必索之而
仰其首待其氣調息平以蹄冰冷然後縱其水草牧
者謂之兀刺赤回回居其三漢人居其七

韃營攻韃人養馬之法自春初罷兵後凡出戰好
馬並恣其水草不令騎動直至西風將生則取而
空之繫於帳房左右啖以以水草經月後騰落
而實騎之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
尋常正行路時並不許其喫水草蓋辛苦中喫水
草不成騰而生病此養馬之良法也人反是所以
馬多病也其壯馬留十分壯好者作後刺馬種外
餘者都弱了所以無不強壯也移刺者公馬也不
曾弱專管驟馬群不入弱馬隊弱馬驟馬各自為
群隊也凡馬多是四五匹為群隊只兩元刺赤
管手執雞心鐵棍以當鞭箠馬望之而畏每遇早
晚兀刺赤各領其所管之馬環立於主人帳房前
少頃各散去每飲馬時其在止下四五馬各

以資次先後于于而自來飲足而去去自復至若
有越次者兀刺赤遠揮鐵棍俯首駐足與或取亂
最為整齊其驟馬群每移刺馬一疋管驟馬五六
十疋驟馬出群移刺馬必咬踢之使歸或他群移
刺馬踰越而來此群移刺馬必咬踢之使去擊而
有別尤為可觀

其鞍轡輕簡以便馳騁重不盈七八斤鞍之馮翅前
豎而後平故折旋而膊不傷鞍圓故足中立而不偏
底濶故靴易入綴韉之革手揉而不確灌以羊脂故
不受雨而不斷濶濶不踰一寸長不逮四搥故立馬
轉身之順其軍即民之年十五以上者有騎士而無
步卒人二三騎或六七一或五十騎謂之一糾由
鞞武酋切健奴自鳩為伍專在主持之左右謂之八

都魯軍曩攻河西女真諸國驅其人而攻其城

霆往來草地未嘗見一人步行者其出軍頭目人騎一馬又有五六疋或三四疋馬自隨常以准備

緩急與者亦一二疋

其軍器有柳葉甲有羅圈甲重六有項羊角弓通面

通長有響箭響也有駝骨箭有批針箭刺水以為括

落鷗以為翎有環刀效回回樣輕停而一平利小而

褊故運掉也易有長短槍刃如擊故看物不滑可

穿重扎有旁牌以革編篠否則以柳濶三十寸而長

則倍於濶之半有團牌特前鋒臂之下馬而射專為

破敵之用有鐵團牌以代兜鍪取其入陣轉旋之便

有拐子木牌為攻城避砲之具每大酋頭項各有一

旗只一面而已不許置常捲管偃九遇不以以綫舒即

卷攻城則有砲砲有棚棚有網索以為引索者之向

打鳳翔專力打城之一角嘗立四百座其餘器具不

一而足論其長技弓矢為第一環刀次之

霆嘗攻之韃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無一而其事

國除孽外畜更何所產其人推扑安有所能止用

白木為鞍喬鞞以羊皮鞞亦刻木為之箭鏃則以

骨無從得鐵後來咸回回始有物產始有工匠始

有器械蓋回回百工技藝極精攻攻之具尤精後

滅金虜百工之事于是大備

其軍糧與羊涕馬手其馬之初乳日則聽其駒之

食夜則聚之以涕貯以革器洞數宿味微酸始可

飲謂之馬奶子練犯他必務抄掠孫武子曰因糧

於敵是也

霆嘗見其日中涕馬亦亦嘗問之初魚拘於日

與夜涕之之法先令駒子嚼教乳路來却趕了駒

子人自用手涕下皮桶中却又傾入皮袋撞之尋

常人只數宿便飲初到金帳轉之飲以馬奶色清

而味甜與尋常色白而濁味酸而煩者大不同名

曰黑馬奶蓋清則似黑問之則云此實撞之七八

日撞多則愈清清則氣不羶只此一火得飲他處

更不曾見王食之奉如此又兩次金帳中送葡萄

酒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餘小盞其色如南方

柿漆味甚甜聞多飲亦醉但無緣得多耳回回國

貢來

其行軍嘗恐衝伏雖偏師亦必先發精騎四散而出

登高眺遠深哨一二百里間持浦居丁以雷左

右前後之虛實如其道可進其城可身可戰其

處可營某方有敵兵某所有糧草皆責辦於哨馬回

報如大勢軍馬併力竭奮則先燒琵琶決擇一人以

統諸部

霆見韃人未嘗屯重兵於城內所過河南北郡縣

城內並無一兵只城外村落有哨馬星散擺布忽

遇風塵之警哨馬響應四向探刺如行其實急報

頭目及大勢軍馬也

其營必擇高阜主將駐帳必向東南前置選騎韃語

托落亦分番警地惟帳之左右與夫帳後諸部

軍馬各歸頭項以序而營營以貴分務令疎曠以便

騎抹營留二馬以便夜不解鞍以防不測營主之名

即是夜號一營有警則若營備馬以待追襲餘營則

一妻而數子昔稀今稠則有增而無減今之頭項又不知其幾老酋宿將死者過半曩與金虜交兵關河之間如速不斛忒沒解塔察兒按察兒却尚無悉然戰爭不休則續能兵者又似不足

更見其俗一夫有數十妻或百餘妻一妻之畜產至富成吉思立法只娶其種類子孫蕃衍不許有妬忌者今韃主兀窟解西生胡而無韃人少故胡多必貴也在金帳前忽見韃主同一二人出帳外射弓只韃主自射四五箭有二百步之遠射畢即入金帳

其頭項分戍則窩真之兵在遼東茶合解之兵在回撥都駙馬之兵在河西各有後顧之憂黑韃萬戶八人人不滿萬但伯叔兄弟子姪親戚之兵不隸萬戶之數漢地萬戶四人如嚴定之在今東平則有山東之兵史天翼即史之在真定則有河東河北

之兵張柔之在滿城保州則有燕南之兵劉黑馬林之子之在天城西涼則有燕蓟山後之兵他雖有領衆者俱不若此四人兵數之多軍力之強也如遼東河西回回諸國之兵又在漢萬戶之外

更在草地見其頭目民戶車載輜重及老小畜產盡室而行數日不絕亦多有十三四歲者問之則云此皆韃人調往征回回國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歲者到彼則十七八歲皆已勝兵回回諸種盡已臣服獨此一種回回在西川後門相對其國之城三百里出產富地煖產五穀果木瓜之大合抱至今不肯臣服茶合解征之數年矣故以

更增兵也

其殘虐諸國已破而無餘者東南白韃金虜文西北曰奈蠻或曰曰烏鴉曰速里曰徹里達曰抗里回

正北曰達塔即兀曰蔑里乞正南曰西夏已爭而未竟者東曰高麗曰遼東萬奴即女真厥相王賢佐

年餘九十有知來之明東北曰妮叔曰那海益律于即狗國也男子面目拳塊即有毛腿即西南曰斛速可及奔馬女子林腰擊攻即不能勝即西南曰斛速

益律于即曰木波不立君西北曰克鼻指即回回初順韃後叛去阻水相抗忒沒真生前常曰非

十年工夫不可了手若待了手則殘金種類又繁盛矣不如留茶合解鎮守且把殘金絕了然後理會癸

巳年茶合解嘗為其太子所劫曰脛篤黑回其地為正北曰呷辣吸紹名大冊即一名其冊一致削其國

或俾其衆如高麗萬奴狗國之鞞鞞水波皆可置而不問惟克鼻稍一圍稍武餘爐不撲則有燎原之憂

此韃人所必爭者

更見王檄云某向隨成吉思攻西夏西夏國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國師凡有女子必先以薦國師

而後敢造人成吉思既滅其國先齎國師國師者比丘僧也某後隨成吉思攻金國鳳翔府城破而

成吉思死嗣主兀窟解舍哀云金國守潼關黃河卒未可破我思量鳳翔通西川西川投南必有

路可通黃河後來遂自西川進入金房出浮光徑造黃河之裏竟滅金國韃人專求馬蹄實路

又使命臨發草地其說與大使你聽只待着大江我朝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裏海裏去



其從軍而死也馳其尸以歸否則釐其資橐而瘞之
 寔見其死於軍中者其奴婢能自馳其主屍首以
 歸則止給以畜產他人致之則全有其妻奴畜產
 其墓無塚以馬踐蹂使如平地若忒沒真之墓則揮
 矢以為垣濶三邏騎以為衛

黑韃事略終

寔初歸自草地嘗編叙其土風習俗及至鄂渚與
 前經書狀官彭大雅解后各出所編以相參攷亦
 無大遠絕遂用彭所編者為定本間有不同則寔
 復疏于下方然此亦止述大略其詳則見之北征
 日記云嘉熙丁酉孟夏朔未嘉徐長孺書

是編為其生借王太史家藏宋刻本抄寄

嘉熙壬寅秋八月上旬



黑韃事畧

何 聖 征
舞 卷 鏽
元 親 鏽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

〔清〕

何秋濤 校正
王國維 校注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光緒小
滙巢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一七三毫米寬二七〇毫米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序

元聖武親征錄予始見於徐星伯太守處相傳爲錢竹汀
宮詹藏本輾轉鈔得者繼又借得翁正三侍郎家藏本予
乃鈔存徐本而以翁本校之點勘一過其書久無讀者收
藏家付之鈔胥聽其譌謬如行荆棘中時時牽衣挂肘又
如捫薛讀斷碑上下文義相綴屬者可一二數以屬友人
觀之不終簡輒棄去不顧願船獨爲其難取而詳校之嘗
自言一字一句有疑十日思之不置每隔旬餘輒以校本
見示加箋證數十條越數旬又如之其始就原本題記行
間眉上字如蠅頭蓋十得其五六繼復黏綴稿草鉛黃錯

不盡其善也
雜乃十得其七八近則補正益多手自遙膽一再讀之令人開豁較之原本廓清之功比於武事矣昔太史公纂述藏之名山極鄭重也而所望於後世者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之人蓋天下文人多學人少不得學人則著述之事幾乎息矣如願船之所爲豈非史公之所願見而不可得者哉固非徒是書資其考證也平定張穆

自序

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一統之天下。惟元最大。然讀史至元
代。輒令人廢書而歎。則以記載之草略。敘述之譌舛。惟元
史最甚。就元史之中。又以紀太祖開國事爲尤甚。嘗訝金
華義烏諸公。以文雄執史筆。何決裂疏脫若此。求其故而
不得也。歲丁未。張丈石州見示鈔本聖武親征錄一帙。謂
予曰。此書傳自竹汀覃谿諸先生。輾轉鈔藏而未遑讐校。
余讀一過。知其中謬誤甚多。幾不可句讀。子能是正之否。
余受而讀之。淮別虛虎之文塞於目。侏儻蔓衍之詞窒於
口。取元史紀傳表志及諸子史文集互證之。則方隅之顛

何善元聖正系行金

倒名氏之躋舛年月日之參錯觸處皆是屢校而屢置之旋復取讀如剔蘇碣如磨劍鏽久之而稍得其端倪又久之而洞見其癥結蓋此錄作於秘史之後而流傳在於秘史之前舛牾之故厥有數端一則繙譯之初先誤本蒙古之語而用畏兀之文更程邈之隸音殊於緩言急言字眩於二合三合如折里麥卽元史之朮魯台董哀卽秘史之董恰猶云二書各譯兩不相謀至於一按彈也或稱按壇或稱按灘一者別也或稱遮別或稱哲別幹亦刺之卽猥刺蔑里乞之卽滅里乞亦年可汗之卽亦難赤可汗一簡之中前後歧互以有定之音譯無定之字遂使有徵之事

潤於無徵之文，既已作法於涼，安怪傳言失指，其難讀一也。一則傳寫之際，易譌徑涉，榛蕪奪誤，麻起聶坤變爲捏羣，以音近也。捏羣旋變爲捏辟，則字譌矣。太子變爲太石，以音轉也。太石俄變爲太后，則義失矣。等橐皋柘皋之屢易，疑后輔石輔之難分，甚至拔都悉譌拔相，字徒復改字徒歧，又生歧變，本加厲，其難讀二也。一則年月之牴牾多端，至元中統以前，未有年號，脫必赤顏之帙，但紀鼠牛積雪驚沙創業，本無記注。檀廬毳幕橐筆甯有史官，迨客魯漣河之繕書，正幹歌万汗之御宇，錄名取聖武之諡，編成必至元以來，或差本紀數年，或與列傳殊異，加之人名錯

自序

二 小樞集

何善元聖武紀卷之二

二

雜重譯未通官號改更巧林不算遂使本一事而前後複
出同一言而彼此乖違其難讀三也一則輿地之荒渺過
甚幹蘭土刺之川水經詎載咎蘭忽真之隘地志未聞考
和林則據圭齋一言詢魚灤則據德輝片牘以嶺北興王
之地漠南駐驛之庭尙無可徵矧於異域而乃討土麻則
北窮冰海征算端則西極申河鼈思沃壤莫傳撒罕之書
蟾河遠行莫訪尋恩之境且也拙赤元子封域難稽阿母
行省疆畛中絕篤實訪河源而止及火敦思本繪寰宇而
尙遺欽察雖今開西域地已隸於版圖而夷考前徽事靡
傳於父老較之漢討郅支唐征大食更爲汗漫孰辨清譌

其難讀四也。兼此四難，爰滋眾惑。宋王諸公別白未能，汗青太迫於秘史，則熟視無覩於茲帙，則依樣葫蘆，累牘連篇，沿譌襲謬，貽誤後學。職此之由。吾故曰：以此錄視秘史，猶書家之臨摹也。以此錄視元史，猶畫家之粉本也。至景濂子充，摭此錄以作本紀，擅其名則如鈔胥之逐騰，而覈其實則是謬種之流傳也。然校核此編，足以考訂羣籍，不揣固陋，搏力拏尋，因爲箋注姓名，移置甲乙，疏論異同，排比先後，雖不敢謂毫髮無憾，而較之舊本，則面目迥殊。引證則甯詳無略，辨析則存是去非。彼此互參，事理胥得。寒暑屢易，繕錄乃成。夫以明初修史，耳目較近，尙未能詳審。

石華子昌立系在銘

三

考正。今之視昔年逾五百。校訂之難。不啻倍蓰。加以學淺識陋。無所取材。非敢自居是正。聊以存諸篋衍。從此質彼通人。誨我不逮。其於元初掌故。藉可管窺。庶幾憤悱啟發之誼云爾。道光己酉夏六月下浣光澤何秋濤自序。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載元太祖初起及太宗時事。自金章宗泰和三年壬戌始紀甲子迄於辛丑四十年。史記元世祖中統四年。參知政事修國史王鶚請延訪太祖事蹟。付史館。此卷疑卽當時人所撰。上者其書序述無法。詞頗蹇拙。又譯語譌異。往往失真。遂有不可盡解者。然以元史較之。所紀元初諸事實大概本此書也。史言太祖滅國四十。而其名不具。是書亦不能悉載。知太祖時事。世祖時已不能詳。非盡宋濂王

在書之寫正業在命

禕之挂漏矣

校正元親征錄

說邦卷五十五

光澤何秋濤願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

皇元

烈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

秋濤案亦作也速該可汗亦作葉速該拔都兀秘史作

也速該把阿秃覘把阿秃覘即拔都也

初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真斡怯忽魯不花輩

秋濤案帖元史作鉄又案秘史云與塔塔兒廝殺時也

速該把阿秃覘將他帖木真兀格燂醒不花等擄來太

祖生時因擄將帖木真兀格來時生故就名帖木真考

可汗亡見王錄

小澤集

在書之里三不金

秘史所云是帖木真兀格為一人名即此帖木真幹怯

也幹當作幹與兀音近蟬醒不花為一人即此忽魯不

花也然此錄下文云獲帖木真乃以帖木真為一人元

史亦云獲其部長鉄木真未詳孰是

還駐軍跌里温盤陀山

秋濤案秘史作迭里温孛勒荅里山云於幹難河邊

時我太祖聖武皇帝生右手握凝血長而神異以獲帖木

真故命為上名初族人泰赤烏部長別林

秋濤案泰赤烏秘史作泰亦赤兀惕蒙古語稱人曰齊

惕即齊也秘史於諸部多稱惕皆此類惕與齊異義西

別林印俺巴該之父想此必為格想昆官名其本名實為又勒格別林大必為格之路

舊無怨於我後因其主阿丹可汗二子塔兒不台

秋濤案秘史作塔兒不台

秘史一。俺巴孩之後為泰赤兀惕氏俺巴孩為金人

所虜寄語其十子中之合答安太子令其復仇合答安

太子即此阿丹可汗也

忍鄰拔都

秋濤案秘史作乞鄰禿黑田案忍當作忽

有憾遂絕烈祖委早世時上冲幼部眾多歸泰赤烏上聞近

侍脫端火兒真

秋濤案秘史有脫朵延吉兒帖疑即此也文田案吉當

秘史塔兒不台乞鄰禿黑
素下文有泰赤烏部長沈兒
阿忽出想憐忽都答兒拉施
持書塔兒不台憐忽都
忽白同祖兄弟忽力兒把阿禿
兒葛麻兀庫楚皆為泰赤烏
兀都長忽力兒把阿禿兒不與
此忍鄰拔都名同但據拉氏以
為塔兒不台同祖兄弟則不
必皆阿丹可汗子耳

陶大森明抄
說亦不準

何謂之曰三業有金

作古

亦將叛自泣留之脫端曰今清潭已涸堅石已碎留復何為遂去上母月倫太后

秋濤案太后為幹勒忽訥氏元史太祖紀稱宣懿太后月倫者名也秘史作訶額倫考烈祖沒後賴太后賢能太祖兄弟皆足以成立乃元史不為立傳亦疏略也

麾旗將兵躬自追叛者大半還部將察刺海音雷作秋濤案秘史作察喇哈

中鎗創甚上親視勞慰察刺海曰自先君登遐

原作自居登避四字未詳秋濤案當作自先君登遐蓋

秘史又將察刺合老人者
皆正刺了一槍則朝鈔皆
字不背字之記

君譎為居遐譎為避皆為形似先字又因傳寫脫落也
部人多叛臣不勝忿遠追

原作迎張石州據翁本改也

苦戰以致然也上感泣而出時上麾下搠只塔兒馬刺秘史

作拙赤苔兒馬刺

秋濤案邵遠平元史類編引此錄無塔兒馬刺四字元史同

別居薩里河

秋濤案薩里河疑即今和博克薩里河也元史類編引

作薩里川

札答蘭氏札木合部人禿台察兒居玉律哥泉舉

禿台察兒秘文作紹察兒
秘史於亦該不利

十三... 小通集

存舊之書三卷

三

原缺舉字。秋濤據元史類編增。

眾來薩里河掠撈只牧馬。撈只麾左右匿羣馬中射殺之。

秋濤謂射殺禿台察兒。

札木合以是為隙遂與泰赤烏亦乞刺思兀魯吾兀魯吾見抵互

人部

秋濤案兀魯作元今改。

郡也。勒八魯刺思霸鄰諸部合謀以眾三萬來戰。

秋濤案元史李禿傳云。札赤刺歹。札木哈脫也。等以兵

三萬入寇。札赤刺歹當即泰赤烏。此語非札木哈當即札

木合。朮者木之譌也。脫也。當即此郡也。部郡二字必有

秋史撒阿里地列詳文云... 地面

秋史讀音郡也勒也... 當作郡也勒也勒即秋史之... 兀魯也場茂兒乞余疑郡也... 勒或那也勒之亂秋史... 主教生子七人一名合且... 名那牙者歹那牙者歹因他性... 兒好裝官人模樣就做了那... 牙勒火拉地特書作那牙勒

此項校語不著姓名間有
稱李曰者順德李仲鈞侍
郎也有稱植案者嘉興沈
乙菴先生也有稱聚案者
湖莊庚烈也本文誤入行小注示
出先緒相士之手

秘史卷四已注揚

秘史亦乞刺思

一譌至霸鄰部當即八鄰部也

何以郡也為即元史脫也是也郡蓋都字之誤吾都也

勒即後文責王罕語中之兀都夷部實三種蔑兒乞之

一秘史之兀都亦揚蔑兒乞脫黑脫阿所部也

上時駐軍答蘭

元史本紀作闌

版朱思之野亦乞通

原作迄石州校改

刺批部人

秋濤案亦乞刺部即上亦乞刺思部元史孛禿傳云亦

丁牛之見下錄

四 小瀝集

作壽之其正亦不金

乞列思氏列與刺皆譯語偶異凡居某部者卽以其部

爲氏故傳言氏卽與此記言部同也。

捏辟

秋濤案當作羣注見下。古音郡

之子孛徒。

原作字徒秋濤案當作孛徒。

先在麾下至。

原作自秋濤校改。

是自

秋濤案原無自字今校增

洪付印以曲鄰居為古建勅
書之對者

秘史字釋初歹木為客脫塔

曲鄰居山

秋濤案山原作小今校改

遣卜奕台慕哥二人逾阿刺烏禿刺烏二山來告變即秘史之

阿刺死楊土
兒合兀嶺

秋濤案元史類編引此答蘭作塔蘭捏辟作捏羣字徒

作字徒自是曲鄰居小句作至自是曲鄰居山遣卜奕

台慕哥三人逾阿刺禿刺烏干山告變按類編所引多

是未譌時本宜從之惟卜奕台慕哥史作波欒歹磨里

禿禿人名迥異波卜聲同奕欒形似俗書欒字上絲作

亦也未知孰是又類編引作三人今本作二人均當存

可斗元聖武親征錄

五

小瀝集

在舊之書三山等不

三

考又案今本山名與類編所引亦殊案下文有札木合
敗走彼軍初越二山之語則作二山者是也蓋類編禿
刺下脫去烏字干則二之譌耳又案元史本紀云札木
合以爲怨遂與泰赤烏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駐軍
答蘭版朱思之野聞變大集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
下不載何人告變今據類編所引聖武記校知此字徒
爲字徒之譌因考得元史卷一百十八有字禿傳卽此
字徒也其傳載字禿亦乞列思氏太祖以皇妹妻之與
此先在麾下之說稍異又云旣而札赤刺歹札朮合脫
也以兵三萬入寇字禿聞之遣波藥歹磨里禿禿來告

札赤刺多印秘史之札只刺多
乃札木合之姓札赤因所出也
秘史曰稱札木合為札只刺多
札木合

云云。卽此事也。考札赤刺多卽泰赤烏。札朮哈卽札木
合。以一事分載紀傳姓名各殊。孰能辨之。元史之疎於
此可見。故歷來修續通鑑綱目等書者。於是事全不登
載。賴此書尙存。細心鉤考。得以覈其原委耳。秋濤又
案。戊寅年。木華黎率亦乞刺部孛徒駙馬二千騎。卽此
孛徒也。史稱太祖先以皇妹帖木倫妻孛秃。皇妹薨。復
妻以皇女火臣別吉。別吉官號是孛徒凡兩尙主。故後稱駙
馬。惟史載妻以皇妹事。在告變前。觀此及伐汪可汗時
孛徒皆不稱駙馬。至戊寅年始有是稱。則孛徒正以告
變功尙主。史所載未爲確也。

可汗云見正錄

小瀝集

布蘭元聖正朔石金

六

卜欒台祕史作孛羅勒 歹慕哥祕史作木勒 客脫塔 黑

孛禿祕史作不圖其婿於太祖家及後告變事均載卷

四書中非以告變得尙主也

上集諸部戒嚴凡有十三翼

秋濤案當作兵凡十有三翼

月倫太后暨上諸昆弟爲三翼

秋濤案類編引此作凡十有二翼月倫太后暨上諸昆

弟爲一翼豈邵戒山所見聖武紀本偶誤一字耶

哈初來之子奔搭出板相

秋濤案板相當作拔都

此得薛赤列之子不為帖出
把河亮兒於太祖為祖
行何說及洪火太祖死證補
皆失之此後持言
也漢史哈初來作撒琳哈準
尤為得薛赤列者近
明抄本至哈初未此四字連清
三為得字及撒琳二字之對者
表為之碑也

拉施特書三皇為撒琳哈準之
後人布拉柱把河亮兒又有各拉
本特之合族人又阿答兒斤人特
日本忽兒忽蘭又火魯刺思人特
曰察魯哈

拉氏書四皇為蘇不嘎圖諾近
之子選林並其弟火力台及博更
阿特人 居此山謂蘇不嘎圖諾
秘史之見蘇壇氏書亦若夫

哈初來即秘史之哈出刺世系表之合產茂年土敦之
子與太祖長八世不容其子至此尚在又哈出刺之子
孫為小巴魯刺思而阿答兒斤乃合出刺弟合赤溫後
世系表與秘史並同此與不合蓋此節外誤極多不能
一一詳考矣

禿不哥逸敦木兒忽好蘭等統阿答兒斤察忽蘭火魯刺

秋濤案火原作大今改秘史有木勒合勒忽疑即此木
兒忽蘭彼稱札答刺種人與此

不同下文有春兒斤木忽兒哈禮即此人也
秘史書文曰有蘇羅刺孫察合安

諸部及鮮明昆那顏那顏
官號

秋濤案那顏原作邪顏誤今改

可斗心口見正集 七 小瀝集

拉武書五六翼為沙兒哈充月兒
乙之子所出別毛并其德兄弟奉出
凡札刺不兒八沙兒哈充人七翼為
漢在加心却果端七及其麾下八
翼為蒙哈未七額之子程索特及其
弟皆為希之德兄弟又已牙九時八
由四箇古兒九翼為各里日斯者行
及神坤大石于大蒙兒族八處達魯
丹射兒刺特好古思大兒罕撒哈
史持去神諸部

朵忽蘭拉拖持書作却黑刺
持刺明抄作朵忽蘭者也洪特
即謂却黑刺特疑即秘史納
之子朵忽刺歹之後然秘史又
脫忽刺溫及乃札刺兒別部
不知誰是按古思即秘史控元
歹大書罕未詳撒合美嫩真
雷從下文作撒合美嫩真秘史
家文有溫真撒合美嫩真
下部名此嫩真汗溫真也

在華丁里三才不金

鮮明昆那顏蓋即想昆必勒格其子與太祖為高祖行

之子迭良統火力台不答合輩為一翼不答合即不答安

蒙古七十二種有阿火札刺兒及阿哈部為一翼答聖台

里力歹疑即火力台也史第四卷輟耕錄作捏古

火察兒二人及忽都蘭捏古思史第四卷輟耕錄作捏古

秋濤案後汪可汗與太祖相攻時有撒合弟部則撒合

弟自為一部直字疑誤衍或云當是諸字撒合弟當依

夷秘史之撒合亦揚即此部也

後文王汗敗後答力台幹真八鄰撒合弟嬾真諸部稽

顛來歸則直上脫嬾字也

秘史又作忽禿黑圖家列兒

拉氏書十翼為忽都刺合汗之子
拙未汗十一翼及其後人為阿拉
拙未汗之子

為一翼忽相徒忙納兒秘史忽禿黑禿蒙古兒之子為不里字闊即此書後文之播里不知
與蒙哥怯只兒
哥為一為二也

秋濤案忽相當作拔都此即後伐汪可汗時所云吾麾
下忙納兒拔都也

忽相徒忙納兒即秘史忽禿黑禿蒙古兒史表作忽都
魯咩聶兒合不勒罕之子

之子蒙哥怯只兒哥為一翼忽蘭脫可汗之子搠只可汗

搠只即秘史拙赤

秋濤案搠只見前

忽蘭脫可汗即秘史忽圖刺合罕史表作忽魯刺罕亦

可汗亡見正錄

小源集

相當作都

作書之翼三翼不全

合不勒罕子。

為一翼。按坵為一翼。按坵即阿勒壇

此句原脫石州據翁氏本校增云坵似當作垓。秋濤案

坵與後按彈按灘當是一人。

忽蘭脫端為一翼。共言牙部降音拔相婉雪干札刺吾思為一翼

秋濤案脫端事見後。忽蘭脫端即合不勒罕之子忽蘭把河充兒脫朵延

走相赤紬。

秋濤案紬當作納。

玉烈二都為一翼。

秋濤案所載止十一翼疑有脫誤。

明鈔本所增一翼拉拖持書亦
有之曰十二翼為答勿色阿充兒
及免大收持人遠客持人答忽色
阿充兒即此塔降音拔相婉雪
持即此雪干也惟免大收持乃此
札刺吾思聲音全異
拉以書第十一翼為更却未那
烏魯克勤亦那之後皆古思人
乃明鈔合

明鈔降當作
塔降音疑
當作塔塔
古祕文書
八有帖良古
塔降乃阿答
不斤之別但
部名非人名

玉烈二都即玉律拔都

軍大戰於答蘭版朱思之野札木合敗走彼軍初越二山

半途為七十二竈烹狼為食此戰太祖之兵大敗後同兀魯兀惕忙忽兩部而後復振

此云札木合敗走非實錄也秘史云札木合將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將七十鍋煮了即此七十二竈事

秋濤案此下疑有脫文

是時泰赤烏部地廣民眾而內無統紀其族照烈部與我

近常獵幹幹札刺馬思之野上時亦獵圍陳隅相屬既而

合上曰可同宿於此乎彼曰獵騎四百糗糧不具已遣半

還上曰命給助同宿者越明日再合圍上賓之使驅獸近

彼陳讓多獲以厭其心彼眾咸相告曰泰赤烏雖我兄弟

可斗元聖武親正錄

九 小瀝集

陶石無校

秘史云札木合敗走非實錄也秘史云札木合將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將七十鍋煮了即此七十二竈事

元史泰赤烏與赤那兄弟

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憂恤我者其此人乎大稱羨而歸
上因遣告之曰可來結盟否照烈

原作造律石州依翁氏本校改

之長玉律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案通校前後文拔相皆拔都之譌

謀於族長馬兒牙答納對曰秦赤烏何惡於我彼亦為兄
弟何遽降之不從玉律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

遂與塔海答魯領所部來歸謂上曰如我屬將有無夫之
婦無牧之馬而來以秦赤烏長母之子討殺我也我擔當

棄從義而拈之。

秋濤案此句疑有脫誤。

上曰我方熟寐。猝髮而悟之。兀坐掀髯而起曰。汝之言我素心也。汝兵車所至。余悉力而助也。既盟後。二人食言。叛歸少。

秋濤案少字有誤。

族人忽數忽兒章

秋濤案當即後之忽敦忽而章說見後。

怨塔海答魯反側遂殺之。

秋濤案元史作為泰赤烏部人所殺。與此不同。

秘史塔敦忽兒長又作塔敦始兒昌

可科元聖武親征錄

十

小瀝集

照烈部已亡矣。秦赤烏部眾苦其長非法，相告曰：太子

原注謂太祖也。

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案民定國必此人也，因悉來歸。

赤烏溫者別脫系格

老赤溫拔都哲別三人實赤烏族脫哥家人亦未歸初上嘗為塔兒忽台所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

領兒罕失刺

父梭魯罕失刺密釋之。

秋濤案此句上下有脫文，蓋謂太祖蒙難事也。

是時歸我，哲別之。

原作子。秋濤校改。

來實以力窮故也。失力哥也不干。

秋濤案失力哥也不干秘史作失說古額禿

手持忽阿失拔都

當作阿忽赤拔都 拉施特等作阿忽赤未把阿未完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

此人當即秘史之阿兀失把阿未兒 秘史亦有塔兒忽台一人被傳

塔兒忽台二人來至忽都渾野

秘史作忽都忽地面

復縱

原作從秋濤案似當作縱

之去止將已子乃才阿刺

秋濤案乃才當作乃牙秘史作納牙阿刺秘史作阿刺

黑

何難之耳正業得金

二人

原此下衍才字秋濤校刪

來歸後擗只魯鈔罕二人率朵郎吉札

原作卽利秋濤據元史改

擗只魯鈔罕卽秘史卷七之擗斡思察罕豁魯刺思種

人

第三子者一子丁太祖合撒兒云蓋斡列格充已顏即以此列格充之地為名而朵
即魯札刺斡即之以此列格充斡顏之名為氏然則擗只魯鈔罕二人殆即古溫元河兄弟擗只
別作他未本亦未亦乃家古長次子之名始即古溫元河魯鈔罕柱施持者作角兒海自

刺兒部及芟菜勝和

是鈔濤罕之側誤即未刺溫之異譯也

秋濤案未詳當是人名

重音量

率忙兀部亦來歸日後上同月倫太后暨哈撒兒斡真那

顏諸昆弟薛撒火丑等各以旄車載蓮酪大會於斡難河

拉施特書札刺示兒分族其部
吉那長成只角兒海亦率所部
生系湖古特年古特之地歸於
法原即古特即秋史之帖列格充
史記太祖定徽察列元系出至帖列
充後即記札刺示兒人帖列格充
已顏未歸即此事也史云帖列
格充已顏有二子秋長子古溫元
阿將他二子模合理不合拜見太祖
與了又秋第二子未刺溫孫亦亦
將自己二子脫格合失拜見又持
素忙兀部長為畏春見秋史
作卷合加卷也

秋史撤察利乞本出

元史有標字

同今本

部里真台教
願列該

夫七元兒

控坤太子 也建該把阿都兒

林木間會中太后暨上謂當作族人薛徹別吉及其母忽

兒真哈敦共置酪馬渾一革囊其次母也野別該前獨置一革

囊忽兒真哈敦怒曰今不尊我而貴野別該乎遂答主膳

者失邱兒哈敦如號

張石州曰失邱兒即帝之主膳者

薛徹當作薛徹

泣曰蓋以捏辟太后葉速該命

秋濤案此下原衍命字今刪

拔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可料元聖武親正錄

三 小瀛集

元史野別該

二君去世

秋濤案此二語有誤考元秘史云將廚子失邱兀覘打
 了失乞兀覘說也速該把阿都覘捏坤太子死了的上
 頭被人這般是打說著大聲哭了案失乞兀覘即此失
 邱兒也速該把阿都覘即此葉速該拔都即太祖之父
 烈祖也捏坤太子即烈祖之兄也捏坤本紀作聶坤此
 作捏羣蓋坤字或寫作羣羣誤為辟后字乃石之譌太
 石即太子也

我專當是為他人所辱至此因大哭是時別里古台那顏

原無那字張石州曰當作那顏今據增

別里古台

掌上乞列思事。

原注係禁外繫馬所。

親搖上馬。

秋濤案搖字疑誤。

雜書當作御

播里掌薛徹別吉乞列思事。播里從者因盜我馬。鞞別里

古台執之。播里怒斫別里古台背傷。左右欲鬪別里古台

指之曰。此仇汝等欲即報乎。我傷不甚也。姑待之。不可由

我致隙。

秋濤案元史別里古台傳不著事之始末。本紀具始末

與此同而不載此數語。均不如此書之詳也。

可斗亡昆式見正集

三 小瀝集

不里字誤

秘史所謂又抽出擡馬乳的
本推所打也
忽兀兒目公教

作替于且三正字不立

其眾不聽各執馬亂擡斫木枝疾鬪我眾勝之乃奪忽兒

大

留康

找

真火里真二哈敦屈麾下於是絕好後復議和遣二哈敦

歸行成之際塔塔兒部長茂

原作篋張石州校改

兀真笑里徒

秋濤按秘史作篋古真薛兀勒圖

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塔塔兒北走

秋濤案元史類編引作金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叛者

北走事見金史內祿蒙傳至秘史

上聞之遂起近兵發自斡難河迎討之

斡難

秋濤案幹原作幹。今依類編所引改。又案秘史云：大金因塔塔覘篋古真、薛兀勒圖等不從他命，敕王京丞相領軍來剿捕。太祖知了，太祖說：如今趁著這機會，可以夾攻他。遂使人對脫斡鄰說：如今金國差王京將塔塔覘篋古真等逆著，活勒札河襲將來也。他正是廢了我祖父的讐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脫斡鄰許了。軍馬整治了三日，親自到來。太祖又使人對主兒勒種的撒察別乞泰出，將這報讐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待了六日不來。太祖遂與脫斡鄰引軍順活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按太祖是時兵力尙單，故必借脫斡鄰兵。

何謂之聖王

一

力同往脫幹鄰即後稱王罕者也此書不載脫幹鄰助

兵一事疑有脫文又案秘史載太祖之父烈祖先為塔

塔覘部人所鳩故太祖志在復仇此書亦失載其事

又諭月兒斤來助

張石州曰案本紀作仍諭薛徹別吉帥部人來助蓋月

兒斤即薛徹別吉部人也秋濤案秘史作主兒勤又作

主兒乞即此月兒斤之異文月兒斤對音與主兒乞不

兒斤者主兒乞係出幹勒巴兒合黑史表作窠斤八刺

哈哈幹勒窠斤月兒斤岳兒斤皆一音之轉以祖名為

史表葛不律寒七子長窠斤八刺哈哈今岳里斤其子

五月二書九人通用加阿末如
刺本作只或忽盧亦作月或丹忽
關平乃雜亦作月忽雜

秘史納刺禿失禿延

忽速禿失禿延

孫也月兒斤卽岳里斤。

候六日不至上以麾下兵與戰紬刺禿失圖

秋濤案類編引此書紬作納是也。

忽刺禿失圖

秋濤案類編引無此五字。

之野

秋濤案秘史作忽刺禿失禿延卽此忽刺禿失圖也乃

塔塔爾立寨處。

盡擄車馬糧餼殺筏兀真笑里徒又獲大珠衾銀紉車各

一。

可汗元聖武親征錄

吉 小滙集

有黃三皇三山身不金

三

秋濤案類編引此表作金

按表字不誤秘史蒙文是銀搖車大珠被此文其詞耳據

此語秘史譯文所不載知作

此紀者曾見蒙文原本也

金兵回金主因我滅塔塔兒拜上為察兀忽魯

秘史作札兀忽里

原注若金移討使也秋濤案類編引此作金主授帝為

察兀忽魯

移計者招討之誤字形相近傳寫致訛也秘史王京語太祖歸奏金主再大的名分招討

官與你做者此括其語意然札兀忽里非即招討使也原注蓋微誤

亦册克烈部長脫憐為王

秋濤案原作為主誤今依類編所引改正又案脫憐與

秘史合而類編所引此書前後皆作脫里以聲近而譯

語偶異也此云金册為王故稱王罕亦作王可汗見元

史木華黎傳此作汪可汗亦譯文之異史太祖紀云汪罕名脫里受金封爵爲王番言音重故稱王爲汪罕其論甚晰類編曰案元史皆稱王爲罕其曰汪罕者是以二字而諧一音而舊史不察竟稱汪罕亡其名與部今皆書脫里之名而冠以克烈部以正因譌之失秋濤以爲汗乃北方君長之名不待冠王號於上類編此論尙未考金冊爲王之事也

時我眾居哈連徒澤間爲乃蠻部人所掠

秋濤案元史太祖紀云帝之麾下有爲乃蠻部人所掠者帝欲討之復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吉薛徹別吉

有清之世三其亦有金

三

以舊怨之故殺其十人。去五十人衣而歸之。帝怒曰：薛
 徹別吉曩答我失邱兒斫傷我別里古台。余又敢乘敵
 勢以陵我耶。因帥兵踰沙磧攻之。秘史則云：太祖落下
 的老小營在哈灑渤海子邊。被主兒勤將五十人剝了
 衣服。十人殺了。太祖大怒。按二說雖有不同。然其載薛
 徹別吉起衅則同。此書原本當亦載是時。與本紀同。為
 傳寫者脫去耳。所云敵指乃蠻。彼則指薛徹別吉也。
 上怒曰：昔者別里古台為彼所傷。我捨聲議和而不聽。今
 何乃乘敵勢陵我。因發兵於大川。至朵奕盤山。大掠月兒斤
 部。為薛徹大丑。僅以妻孥數人脫走。

秘史長卷薛安字加芬元

高字衍

突雷作孽
由中大好

秋濤案自此月兒斤部爲太祖所併。秘史云初哈不勒皇帝有七子。長名斡勒巴刺哈。於百姓內選揀有膽量有氣力剛勇能射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故名立兒勤。太祖得此兵力始強。

上時居塔朵刺之野。有克烈部汪汗可汗弟札阿紺孛來

歸。

秋濤案秘史云。成吉思在帖覩速地面。有客刼亦種人札哈敢不來降。札哈敢不。卽此札阿紺孛也。

適蔑里乞部與我會戰。上與札阿紺孛迎敵之。其眾敗走。是時有土滿土伯夷董哀諸部。

秘史五傳。克烈十部。亦種。董哀。亦種。土伯夷。諸部。多。均謂非一種也。

可汗元聖武親征錄

小滙集

秋濤案秘史云客剗亦種及那禿別干董蛤等姓亦來降董蛤卽此董哀也。

土滿卽土綿秘史譯文無蒙文有。

乃克烈敗散之眾亦來降。

秋濤案元史本紀止載札阿紺孛來歸事而於太祖之敗蔑里乞及諸部來降之事皆遺漏未載當以此書爲

正。

汪罕可汗始與也速該可汗和好。

秋濤案也速該可汗卽烈祖也。

相稱按答交之友

乃雷作及

元史注文作交物之友

原注變物之友秋濤案今所云諳達卽按答之轉音

所以然者由初汪可汗之父忽兒札胡思孟祿可汗

秋濤案本書後癸亥年作忽兒札忽思孟祿可汗本紀
作汪罕之父忽兒札忽思孟祿秘史作惣覘察惚思不
亦魯罕。

既卒汪可汗殺戮昆弟

秋濤案秘史云殺其父之昆弟與此微異本紀與此同
其叔父菊兒可汗

秋濤案本書後癸亥年作菊律可汗元史本紀作菊兒
秘史作古覘斡

率兵與汪可汗戰逼汪可汗於蛤刺溫隘敗之。

秋濤案本紀與此同秘史作追至哈喇溫山內。

僅以百餘騎脫走奔也速該可汗。

張石州曰也速該可汗當重一句。

親將兵逐菊兒可汗走西夏。

秋濤案秘史云也速該將古覘帳趕入哈申地面哈申

即西夏也亦曰唐兀。

復奪部眾歸之汪可汗感德遂請盟稱按答。

原作遂盟按答張石州曰句不完秋濤案類編云遂請

盟稱按答是也當從之。

元史遂盟與
盟稱按答

後汪可汗弟也力可哈刺者。

秋濤案秘史作額覘客哈刺。

以其多殺昆弟。

秋濤案本紀云也力可哈刺怨汪罕多殺之語意未晰。

以此書為允。

叛歸乃蠻部亦難赤可汗。

原亦難赤上有立字秋濤案本紀亦難赤為發兵此立

字誤衍又按後甲子年作亦年可汗秘史作亦難察。

亦難赤可汗發兵伐汪可汗盡奪克烈部眾與也力可哈

刺汪可汗脫身歷走三城奔赴契丹主菊律可汗。

可汗云臣代見正案

小滙集

元史汪罕
走河西四
四三國

在書之書正親不金

一

原作菊兒可汗。今校改秋濤案。此契丹後亦稱西契丹。卽西遼也。史云西遼末主直魯古。改元天禧。立三十四年。乃蠻王屈出律設伏伺其出獵。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侍以終身。西遼自耶律大石至直魯古。有國幾九十年。而屈出律奄有其國。仍號西遼。屈出律卽此所云菊律可汗也。札木合眾亦推爲局兒可汗。蓋菊兒局兒。北方美稱。故彼此相同耳。三城見秘史蒙文。

旣而復叛之。涉畏吾兒。西夏諸城邑。

秋濤按史作從畏兀。唐兀二種。經過唐兀卽西夏。

秘史家文塔孩把阿充兒
速客該者温

中道糧絕遺乳羊五頭以繩禁羊口奪其乳為飲刺橐駝
血煮為食食困甚僅至曲薛兀兒澤

秋濤案秘史作古泄覩海子

上聞之以其初先君按答之故乃遣近侍塔海雪也孩二人
往招之來

秋濤案秘史云使勇士速客該去迎速客該即雪也孩
上自怯綠連河親迎撫勞安置軍中大賑給之後秋上回
汪可汗會於土兀刺河上黑林間結為父子禮

秋濤案秘史自賑給汪罕後汪可汗為乃蠻人所困太
祖復救之汪罕遂於土兀刺之黑林行會成吉思結為

可汗之臣也見正錄

小瀝巢

在書之目三可辨之也

三

父子初王罕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為父今次又結為父子以是親厚也

是年冬上討

二字秋濤酌增

月兒斤部先脫走者薛徹大丑追至帖列徒之隘滅之次
年秋上發兵哈刺哈河伐茂里乞部主脫脫

秋濤案秘史作脫黑脫阿

戰於莫那察山遂掠兀相夷

秋濤案兀相夷當作兀都夷後太祖告汪可汗語作兀

都夷是書凡都字多譌作相

秘史透列禿口于

秘史合書合

秘史持書此年帝在霍拉思而拉思之地年六歲兀都持書克七

秘史案文六不音微爾兀相者注地名

拉地持書作不^以刺客頭兒
則母鈔本有捕字是也^以
見秘史卷三有此地作不^以刺
客頭兒乃兀都亦^以茂兒
乞不^以

茂里乞二部收其眾上盡以其獲給汪可汗其後眾稍集
不約我軍自侵茂里乞部至兀刺川

秋濤案茂里乞後作滅里乞兀刺川後不刺川皆譯語
偶殊

二部語誤秘史兀都亦^惕脫^黑阿兀汪思歹亦兒兀

孫孫合阿台答兒馬刺刺為三種茂兒乞兀都亦^惕即

此兀都夷脫^黑脫阿即此脫脫然則兀都夷為一部茂

里乞為一部也或二部當作三部

殺脫脫之子

秋濤案此下翁本原闕一字

可汗元聖武親征錄

臣

小通集

信誓不違

土居思別吉

秋濤案秘史作脫古思別乞

虜忽都台

都原作相秋濤據後文校改

察勒渾

秘史蒙文要著他兩女忽
秃黑台察阿倫譯文無名

秋濤案後作察魯渾

二哈敦及招脫脫次子和都赤刺溫二人領部眾而來所

奪不以秋毫與我脫脫奔八兒忽真之隘

此句當在上案第一行收
其原句之下

隘原本作隊翁覃谿據本紀改

後上與汪可汗征盃祿可汗

秘史書又在忽九

和都秘史書文作忽

秘史已見忽真脫古不

秘史不亦魯

已派油已天海子
秋文
又也述上

秘史可免薛兀撒刺
人非
已亦各刺
各利里刺

合刺世元

秋濤案本紀作不魯欲罕。

至黑辛八石之野盡虜其民孟祿可汗先遣也的脫亭

秋濤案類編引李作不。

魯領百騎為前鋒我軍逼之走據高山其馬鞍

秋濤案類編引鞍作騎。

轉墜捨之冬上與乃蠻部將曲薛吾撒八刺二人遇於拜

蒼刺邊只兒之野日暮列陣對宿期明日戰是夜汪可汗

多燃火於所陣地使

秋濤案類編作示。

人不疑潛移眾於哈薛

可斗亡

小瀾集

信齋子身三其未行金

三

秋濤案類編薛作薩

兀里河上時札木合

原脫合字張石州校增

在幕下日出望見汪可汗立旗幟非舊處馳往問之曰王

知眾否我昆弟如野鳥依人終必飛去余有餘皆白翎鵲也棲

息幕上甯肯去乎我嘗言之矣

秋濤案此段語意未晰秘史云札木罕對王輝說我是

存有的白翎雀兒帖木真是散歸的告天雀兒元史本

紀札木合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

耳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飛就暖耳意謂

有書作捕

秘史家文兀赤里古都北河元

秘史撒阿里各類兒地而

類兒所為的谷子

可兒薛兀撒刺

帝心不可保也。二書皆與此異然語較明。

部將曲憐拔都聞之歎曰至愛昆弟之間何為此言也。

秋濤案秘史作古鄰把阿秃覩所言。

和都赤刺溫因是亦叛汪可汗歸其父脫脫所居上見汪

可汗移去曰此輩無乃異志乎。即解陣去駐撒里川汪可

汗至土兀刺河其子亦刺合鮮昆及札阿紺孛自也迭而

按臺河來會父軍。曲薛吾撒八刺乘其不備虜其部眾又

掠汪可汗所居邊民牛馬輜重而還亦刺合札阿紺孛僅

以身免奔告汪可汗汪可汗命亦刺合將已兵往追之且

遣使來告曰乃蠻為不道虜我人民太子有良將四人能

丁未年見正錄

小源集

類編引作

由本迭元

作舊于昌正亲不金

三

假我雪怨復人民乎。上釋前憾遂遣博爾朮那顏木華黎

國王博羅渾那顏赤老溫拔都四將帥兵往救之。比我軍

至亦刺合先與其將

原作將其張石州曰二字疑倒今改。

迪吉火力亦禿兒于蓋塔兀等二人追至忽刺河山曲薛

吾撒八刺迎敵。揜之。

秋濤案原文此下有之字。衍文也。揜字當貫下迪吉火

力亦禿兒於蓋塔兀二人為句。

迪吉火力亦禿兒于蓋塔兀二

原作一。秋濤校改。

秘文忽刺安忽地而

迪吉火力与汪吉部長阿刺

想里仙乞火力下四字同音

下文汪吉連使亦禿兒于

此處亦當作亦禿兒于于

于二字皆誤

人流矢中亦刺合馬跨時幾為所獲須臾時四將兵亦至救亦刺合大敗其眾盡掠所敗歸之汪可汗。

秋濤案元史本紀云汪罕命亦刺合與卜魯忽解共追之又云帥未至亦刺合已追及曲薛吾與之戰大敗卜魯忽解成擒流矢中亦刺合馬勝幾為所獲須臾四將至擊乃蠻走盡奪所掠歸汪罕卽此事也而所云亦刺合之將曰卜魯忽解與此不同迺吉火力亦禿兒當卽卜魯卜魯禿兒聲近于蓋塔兀當卽忽解亦聲近當時此書盡用蒙古字後來譯者對音用字不同遂致互異耳。

在朝天子

此不可強合為一。史當別有所本耳。

可汗深感上德。謝曰：曩以困乏。

原作用乏。秋濤依類編引改。

荷太子加意。

原作切切。秋濤依類編引改。

存撫。今已亡之國。又奪歸之。不知將何以報也。

原闕不字。秋濤依類編補。

時聞腕腕復出入。當作見忽真隘。

原作入忽真隘。秋濤校改。

居統烈澤。上率兵復討之。後上與弟哈撒兒討乃蠻部。至。

忽蘭蓋側山大敗之。盡殺諸部眾，取其屍焉。於是申號令還軍。是時見。

原作時是張石州曰疑倒。案當作自是。

乃蠻勢弱不足慮矣。上會汪可汗於薩里河，不魯告崖發兵征秦赤烏部與長流。

原作流張石州曰紀作部長沈忽等。流字疑誤。

忽阿忽出

秋濤案秘史云秦赤兀部有阿兀出把阿都覘即此。

忽憐忽都塔兒等大戰於翰難河上，敗之。襲帖泥忽都徒。

思曰哥察兒別吉塔兒忽台希憐禿。

明鈔別吉塔兒四字涉下文而行

小瀋集

小瀋集

作莽之昌正系行金

塔兒忽

三

秋濤案秘史泰赤兀部有^{塔兒忽}憐勒禿卽此。

忽都答兒至月良禿刺思之野撿之阿忽兀忽出忽敦忽

兒章

忽都答兒秘史作忽都兀答兒

阿忽兀忽出當作流忽河忽出

月良禿刺思按特書作思古特禿刺思之地洪待詳曰錄作月良禿刺思編意本名必是烏良兀禿刺思譯音皆未全也說郭本有兀字與傳詳說合

秋濤案當卽前殺塔海苔魯之忽數忽兒章也彼數字

蓋誤史不載忽敦忽兒章之名然云塔海答魯爲泰赤

烏部人所殺證知卽此人也

走入兒忽真隘

原作入兒忽其隘秋濤校改

忽憐奔乃蠻部後哈答斤散只兀^禿朵魯班塔塔兒^都弭吉刺

諸部會盟於阿雷泉上腰斬白馬爲誓欲襲我軍及汪可

秘史治以亦不利合

罕於是引吉刺部長迭夷遣人來告上聞之遂與汪可罕發兵自虎圖澤逆戰於孟亦烈川大敗之。

秋濤案類編引此云時有哈答吉部散只兒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引吉刺部皆畏太祖威不自安私會於阿雷泉斬馬爲誓欲襲我軍引吉刺部長迭彝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聞之遂發自虎圖澤逆戰於孟亦烈川大敗諸部眾於是引吉刺疑附按邵氏所引較詳當是原本今本疑爲後人刪節當據以改正。

冬汪可汗分兵由怯

原脫怯字秋濤校補按本紀云有由綠憐而行則脫誤

作善之為正者有金

三

秘史忽巴合牙地面

忽巴已里

久矣

綠憐河指忽八海牙山先發部眾後成列而進其弟札阿

紺孛以汪可汗反覆不常遂謀於渾八力

秋濤案史作忽勒巴理

按敦阿述

秘史作阿勒屯阿倏黑

燕火脫兒延晃火兒四人曰我兄無善處之心屠絕昆弟

當奔於契丹

此下有闕文

原闕丹字張石州補當奔乃當奔之誤

觀其心性若此終不能存我輩亦不使國安矣今何計處

類為忽克兒

秘史及元史均無延晃火兒

吳好當作吳好秘史王蒙
文札合致不第論王罕有懷
著吳好之語
拉地持書更有說思喜見
此版情也與此情狀情不
乃一人之名秘史入容命安
阿之子名納解脫幹都
人因名

之按敦阿述泄是語於汪可汗令執燕火脫兒及納憐脫

原作憐納今改

二人至帳下解其縛謂燕火脫兒曰吾輩自西夏而來道

路飢困想誓之語忘乎我心非汝也唾其面座上之人皆

起唾之按敦阿述曰余亦與此謀不忍捨王所以來告也

汪可汗屢責札阿紺亭曰汝常懷其奸者札阿紺亭不安

後與燕火脫兒延晃火兒納憐太后

秋濤案秘史有阿憐太子疑卽此 后字恐誤

等俱奔乃蠻冬汪可汗居於忽八海牙兒卽秘史忽巴台牙地面

秋濤案疑有山字

可汗元皇代見注錄

小瀝集

祖當作相
元史相

孤羅刺思朵兒塔塔兒
合各斤 撒和只兀兒
建河作刊沐健

原作大張石州校改

魯刺思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會於犍河其

立札木合為局兒可汗謀欲侵我盟於禿律

原作津秋濤據元史本紀作律

局兒可汗秘史蒙文作古兒合釋云古兒普也合皇帝

也然則局兒汗者蓋諸部之長如云大皇帝歟

別兒河岸為誓曰凡我同謀有泄此誓者如岸之摧如林

之伐言畢同舉足蹋岸揮刀斫林驅眾馳馬悉赴我軍有

塔海哈者時在眾中上麾下照烈氏抄吾兒

秋濤案元史本紀作抄吾兒列傳作召烈台抄兀兒不

同科元史武親征錄

小溫集

塔海哈

伊魯克圖三子系不金

云召烈氏疑傳誤。

與之親往視之。偶並驅。實不知有是謀。塔海哈馬鞭築其

肋。抄吾兒顧塔海哈目之抄吾兒悟下馬佯卧。塔海哈因

告之河上之盟曰事急矣汝何往抄吾兒驚即還遇火魯

刺氏也速該言其事將赴上告之也速該曰我常婦之子

四字疑有誤

當作長婦之子與下幼子對文

與忽郎不花往來無旦夕我左右只有幼子及家人大力

台耳因命與大力台誓而往乘以蒼驢白馬屬之曰汝至

彼惟見上及后兼我婿哈徹兒則言之大力台大字誤當

史卷五之豁里歹也此火魯
刺氏秘史作豁羅刺思可證

說部不施字乃說之為說小
便也春秋傳曰更射姑旋馬
錄用古語

2

秋濤案哈徹兒疑卽太祖弟哈撒兒也。

苟泄於他人願斷汝要裂汝背誓訖乃行中道遇忽蘭拔

都哈刺蔑力吉台疑作台軍圍爲其游兵所執以百鐵

有關字。

得解因贈以獺色全馬謂曰此馬遁可脫身追可及人可

乘而去既又遇髦車白帳之隊往札木合所者隊中人出

追抄兀兒抄兀兒乘馬絕馳而脫至上前悉告前謀上卽

兵迎之戰於海刺兒帖尼火魯罕之野。

秋濤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作海刺兒阿帶亦兒渾。

破之札木合脫走。

此史以為戰於國亦田
此果

可對元聖武親征錄

說 小瀝菓

秋濤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作盡誅札木合等按札木合
癸亥年尚在與汪可汗同來伐蒙古則傳謬也

弭吉刺部來降

秋濤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云時有哈喇赤散只兒朶魯
班塔塔兒弭吉刺亦乞列思等居堅河之濱忽爾也兒
吉之地謀奉札木合爲帝將不利於太祖抄兀兒知其
謀馳以告太祖遂以兵收海刺兒阿帶亦兒渾之地盡
誅札木合等惟弭吉刺入降太祖賜以合刺罕之名卽
此事也本紀載諸部與親征記合傳則無火魯刺思哈
答斤二部而多哈喇赤部惟此爲異堅河卽犍河也

壬戌

原注宋理宗景定三年金章宗泰和三年張石州曰壬戌乃宋甯宗嘉泰二年金章宗泰和二年

發兵於兀魯回失連真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夏

頓兵避暑先誓眾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慎勿顧軍事

畢其分之既戰屢勝族人按彈火察兒答力台三人背約

上令虎必來

秋濤案秘史作忽必來

折別二將盡奪其獲散軍中是秋乃蠻孟祿可汗會茂力

乞部長脫脫別吉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暨

秘史一紀此役与十一部之札木合為古兒汗為一事其後兒乞人為部長脫脫別吉之子忽花即此錄之和都或大都而此錄下文又有阿忽出大都二部其後乃登來云則脫脫別吉不分明脫子大都三字

秘史兀魯回失連真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夏地由察罕安塔兒河與赤塔兒都塔兒塔兒塔兒河為壇忽察兒答里

可斗心區式見正錄

三 小瀾集

在書之目三十五

三

秘史類控堅歸列充 微克
微列 赤忽兒忽

阿忽出拔都忽都花別吉等來犯我軍及汪可汗上先遣
騎乘高峴望於捏干貴因都徹兒赤忽兒黑諸山有騎自

赤黑山

秋濤案當作赤忽兒黑山

來告乃蠻漸至上與汪可汗自兀魯回失速真河即秘史之活湖

灰溼魯格湖 只名字的水

速疑作連

移軍入塞

秋濤案所謂入塞出塞者當指阿蘭塞也

汪可汗亦刺哈居北邊後至據高嶺方下營孟祿可汗

易之曰彼軍漫散候其眾聚吾悉捲之時阿

原作附秋濤校改。

忽出拔

原作大秋濤校改。

都一部從乃蠻來與前鋒合將戰遙望亦刺合軍勢不可

動遂還亦刺合尋亦入塞會我軍擬戰置輜重他所上與

汪可汗倚阿蘭塞為壁大戰於闕蠻壇之野

秋濤案畢氏引史作圖奕壇改為徒伊壇殿本作闕奕

壇改為吹丹未知孰是據秘史戰地作闕亦同則蠻是奕字誤闕與闊音本相近圖亦

訛字也

洪武刊本明作闕奕壇

可汗之野見正錄

三 小瀛集

作謂之聖訓

三

彼祭風風忽反為雪所迷軍亂填溝墜壑斬而還時札木合同孟祿可汗未中道札木合引兵回遇立為可汗者諸部悉討虜之。

秋濤案本紀作道經諸部之立已者大縱掠而去案二文皆難解而紀文尤謬。

冬上出塞駐於阿不禮闕惑哥兒之山

阿不禮當作阿不札

蒙古呼山為鄂博與惑哥聲近

按此文闕惑哥山後文造惑哥山岡對音正同

不能得其文義若鄂博則音字絕殊且亦非蒙古呼山之詞

後文太宗崩於月惑哥忽闕亦疑與此是一地。

汪可汗居族別里怯沙陀中是時上與太子朮赤求聘汪

阿不札胡或哥兒疑即撒阿里哥額兒
下有阿不札不花哥之山

秘史拙未
表當作於

可汗抄兒伯姬汪可汗之孫秘史札木合知太祖落後的
兒溫都兒山陰的別兒客額列桑昆處云
云此別里怯沙陀即後文別兒客額列

張石州曰紀作子

秃撒合亦求上公主火阿真伯姬俱不諧自是稍疎札木
合聞之往說亦刺合曰吾按答謂太祖也

原注謂太祖也舊本此注誤入正文張石州考正

常遣使通信於乃蠻太陽可汗時將不利於君今若能加
兵我兵我從旁協助

原誤作脇秋濤校改

助時亦刺合居別所來會父汪可汗上族人答力台幹赤

可汗元史見正集

小溫巢

秘史家文記此事有札木合可勒壇忽密光合札木合額不格真那牙勒密格額台照錄所錄合出強到乞諸人合兒若之多又作合兒塔阿塔

在卷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斤按彈火察兒答海忽刺後作塔答兒斤木忽兒哈檀札

木哈等背我迨且答海忽刺海刺下文重見作答海忽刺海拉施特書此處亦作

秋濤案二字有誤。

此木忽兒蓋即前十三翼中之木兒忽秘史一作木

合勒忽一作木合勒忽並在四卷中札答刺氏與札

木合同族秘史述諸部來歸其後判者列敘於後木

合勒忽在其中而木兒忽與木合忽對音切近知必一

人矣。

按壇火察兒等往來於太祖札木合汪罕之間倏忽彼

此構成衅隙真反側子也詳秘史札木合寄語二人與

秘史救汪罕脫逃類
須補之

太祖與汪罕戰後寄語二人詞意相同而汪罕始終無不利於太祖之心亦刺合異心亦由諸人倡導此書敘此情事較更詳於秘史本紀據此為本而盡刪此類情節幾於買櫝而還珠已。

說亦刺合說之曰吾等願為校力佐若討月倫太后諸子亦刺合信之車帳相問為兵其謀遣塞罕脫脫干言之於汪可汗汪可汗曰札木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信亦刺合曰彼言者有口有舌何為不信屢遣人言之汪可汗曰我禁汝汝輩不從吾身存立實賴於彼垂老遺骸莫得安寢今喋喋不已汝當自能為之母遺我憂既而異志悉燒我

可汗元聖武親征錄

小瀝巢

傳世之書

牧也。

癸亥春。

秋濤案宋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

汪可汗為詐計曰彼前者嘗求婚於我不從今宜許之俟

其來宴定約必擒之遂遣不花台乞察來請上率麾下十

騎往赴之宿於茂里哥

秋濤案秘史作蒙力克。

帳中越明日有茂力池亦可謀。

秋濤案此句恐有誤秘史所載蒙力克為太祖謀也。

此句不誤但亦可上脫額字耳額亦可秘史蒙文作額

秘史及元史均不載使人名疑
不花台乞察即秘史不元史
元史之布澤察兒所謂許
親酒是也此書有誤
不花台乞察秘史作不台
乞察乃太祖遣赴王
宴一任非王弟來信一使
也

元史誤作
癸亥

赤格解曰父也據後文九十五功臣蒙力克爲之首而
秘史蒙文通前後皆稱爲蒙力克額赤格雖太祖與言
亦然然則蒙力克額赤格者如齊桓之仲父矣

按池字卽當作也也赤可卽額赤格

使回汪可汗語曰我牧羣羸弱方從思之合命一人赴彼
宴足矣既遣使上卽還時汪可汗近侍也可察合蘭者

秋濤案秘史作也客扯連

聞圖上謀歸語其妻因曰人若有言泄此於上賞我何哉

其子亦刺罕止之曰此無據言之恐他人以爲實也可察

合蘭牧馬者乞力失

亦刺罕秘史作爾
其妻何刺罕亦

可汗云

卷

小源

月五日之祀類例引作乞力

作帶之月三日不金

三

秋濤案秘史作乞失里黑

月供馬漣適至微有所聞問其弟把帶

秋濤案元史木華黎傳作拔台秘史作巴歹

日適所議者何事該知否把帶曰不知察合蘭

上云也可察合蘭此云察合蘭該省文

次子納憐

秋濤案秘史作納憐客延

坐帳外方礪鏃聞之罵曰割舌者適我不言乎今事已然

當禁誰口也把帶謂乞力失曰我今知矣可同

原作因秋濤案秘史云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匹那

夜到帖木真帳房後都說了。則此宜爲同字。

赴上言之遂入已帳話行止。有一羔殺之拆卧榻煮熟。夜馳見上告其謀。曰汪可汗將圖太子。其計定矣。上聞之止軍於阿蘭塞。急移輜重於失連真河上。急遣折里麥

秋濤案本紀同。本傳作朮魯台。秘史作主兒扯歹。實一人也。秘史者勒麥爲後哨。

此戰主兒扯特爲軍鋒之冠。秘史敘述甚明。而元史歸之畏答兒。此又以先鋒爲折里麥。折里麥卽秘史之者勒茂速不台之兄。亦太祖開國元勳也。傳聞異詞。蓋難強合。

秘史外溫都山

為前鋒自莫運都兒山之陰行注可汗亦領兵自莫運都兒山陽由忽刺河卜魯哈二山而來時

俟考

既曰二山不得言河秘史作忽刺安不刺合揚地面則

河字蓋阿字誤也

近時有太出也迭兒二人者因牧馬見注可汗軍至亟來

告上時移軍合蘭只之野

秋濤案秘史作答蘭捏木覘格思地面按合蘭只即秘史之合刺合勒

只揚何

秘說誤

未及為備日銜山即整兵出戰先敗朱力斤

秘史未言及牙的兒

均作上

秋濤案秘史作只兒斤。

部眾次敗董哀。

秋濤案紀作董哀部。秘史作董蛤亦惕。

眾又敗火力失烈門大石眾。

張石州曰。紀作火力失烈門部。無大石二字。秋濤案秘

史作櫛哩失列門太子。大石二字。即太子譯音之異。以

此知前後所云太后。即大石諱也。

眾進逼汪可汗護衛其子亦刺合馳來衝陣。我軍射之中

頰。其勢大挫。斂兵而退。上亦將兵至幹兒弩兀遣惑哥山

岡軍凡四千六百騎。

秘史七忽亦勒答兒卒葬之於合兒合水的幹唎訥。岷山。幹唎訥。岷山。即此。

可汗七忽亦勒答兒正錄

三

小瀛集

作濤案秘史作兀魯兀惕

三二

翰兒魯兀也。翰字誤。

秋濤案秘史作點視軍馬有二千六百騎

沿哈勒合河

秋濤案秘史作哈勒哈河

順進分爲兩隊。上親將二千二百騎行河南岸。兀魯吾

秋濤案秘史作兀魯兀惕

忙兒

兒當作兀

秋濤案秘史作忙忽惕

二部將二千三百騎行河北岸

秋濤案秘史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河西邊起了。兀

秘史帖兒格阿蠻勒

魯兀惕忙忽惕領一千三百河東起了其兵數方位皆
與此異

胡朏明云地理家凡言南可以該西言北可以該東

上以弭吉刺部先為婚親遣使謂其長帖木哥阿蠻部曰

秋濤案秘史作帖兒格秘史蒙文十一部共立札木合

惕阿勒灰等為頭迭兒格克
即帖木哥額茂惕即阿蠻也

秘史蒙文云捕魚兒海子有帖兒格阿茂勒等翁吉刺

阿茂勒即阿蠻

汝若來順則女子而容

四字未詳秘史蒙文有外甥容貌女子顏
色之語此所本也秘史譯文無

可對元臣式規正錄

三 小瀝集

在書之四三不金

三

外甥資質俱在不然則加兵於汝矣遂行至董哥澤

秋濤案秘史作統格黎小河

脫兒合火兒合之地駐軍上遣使阿里海

秋濤案秘史作阿兒孩合撒兒雪格該者溫二人

致責於汪可汗曰我合大軍駐董哥澤閒草盛馬肥與汪

可汗言之昔汝叔父菊律可汗

秋濤案前作菊兒可汗

嘗謂汝我兄忽兒札忽思孟祿可汗之位

秋濤案前作忽兒札胡思孟祿可汗

不我與自奪之汝又殺諸昆弟詐言太帖木兒及不花帖

秘史忽兒察忽思不孟哥

秘史台帖木兒太子

合當作今

陽平大石

秘史蒙文使泰亦出元人思難已合只二人領兵助汝救汝百姓

光烈壇疑即帖烈徒隘即秘史之帖烈者光宗古孫施特書格者附古特又與秘史之帖烈同詳隘即下文太宗庚寅年之閏那隘曲笑兒澤即上文之曲薛兀兒澤也

秘史忽兒班帖列述帖又作兒述帖

木兒輩不知所存是故菊律可汗逼汝哈刺溫之隘汝窮

迫無計僅以百騎來歸我先君我先君率兵偕汝以雪前

恥而泰赤兀都兒吾難八哈只二人助兵幾許不可知其

時道經哈刺不花出谷之上又出阿不札不花哥兀之山

又躋禿烈壇禿零古蓋速壇零古闕羣隘曲笑兒澤跋涉

重險使至其境適值彼凶年得窮其國枝

疑有誤

吾難秘史蒙文作忽難八哈只作巴合只

菊律可汗時聞之避我於塔刺速野我又逼之僅以數十

騎遁走河西之國不復反矣

可對元聖武親正錄

小溫

此三行秘史
出谷當作出谷
亦不覺

張石州曰此段較本紀語加詳然多譎字

因當作因

我先君盡以土地人民歸於汝由是結為按答我遂尊汝

為父此我有造於汝一也又又曰父汪可汗汝其時如埋

乎當作呼

雲中如沒日底汝弟札阿紺亭居漢塞之間我發聲轟之

以手舉帽隱隱而招之彼其聞我呼見我招遠來投歸我

乃登山而望倚店而待其至又為三部茂力乞所逼我以

其遠來肯令死之也

以下原作所以告殺兄誅弟此謂誰薛徹別我弟大丑

乞魯為弟是我有造於汝二也秋濤案原本舛誤不可

知元史本紀載此段云君為乃蠻所攻西奔日沒處君

弟札阿紺字在金境我亟遣人召還比至又爲蔑里乞
部人所逼我請我兄薛徹別吉我弟大丑往殺之此大
有功於君二也按本紀取親征記加以潤色而所敘次
究與情事不合所當闕疑秘史亦不載此語

是我有造於汝二也又曰父汪可汗汝既出雲中顯日底
來歸於我使汝

原作日誤

饑不過日午羸不過月望所以然者何哉我昔與兀都夷
部戰於哈丁黑山之西木奴木奴又力力之野多獲孽畜輜重悉
以與汝饑不過日

又古作之
必史合也
音秋年兀都

丁字口見下

小溼巢

元史哈丁里

宿弊之甚云云案在錄

此字原闕秋濤校增

午，羸不過月望者，實此之由也。是我有造於汝三也。又曰：父汪可汗曩汝征滅里乞陣於不刺川，遣使覘俟部長脫不待陣而先戰，獲忽都台察魯渾二哈敦，因招其二子盡收元都夷部大懷等故我表不及又子乃變相賊拜哈刺達只兒之野火都赤刺溫合部叛歸汝，又為曲薛兀撒八刺追襲於汝。人民使來告我，我遣四將領兵戰，敗之，盡歸所掠於汝。是我有造於汝四也。

秋濤案：滅里乞前作蔑里乞，不刺川前作兀刺川，忽都台前作忽相台，察魯渾前作察勒渾，曲薛兀前作曲薛吾，火都前作和都。

是火都赤刺溫
子當作與哈
當作塔是當
作時好當作
柳

秘史蒙古傳合勒忽刺
忽刺河故城地字滿答城

未詳其有說文
拉施特書未如鷲鳥自赤兒
吉山飛越捕魚兒渾不擒其
蓋色足之親以致於汝汝為
渾赤兒奔塔、兒諸人是也
又如藍色之鷹越吉開渾不
擒藍色足之親以致於汝汝
為渾赤兒奔塔、兒諸人是也
刺時諸人是也、刺時大祖紀
我征不魯班塔、兒哈答斤散
只兀和吉刺五部如海東魯金
之於此雁見無不獲、則必致於
若山拉氏書同此則修元史時
所據之親征錄固未嘗理也

又曰昔我出哈兒哈山谷與君忽刺河班答兀卓兒完忽

奴之山相見時秘史作句兒合勒崑山的忽於時不已言

乎譬如毒牙之蛇所傷勿以動念吾二人唇齒相見始可

閒離如今以蛇傷而閒我乎唇齒相見而離我乎父汪可

汗我時又如青雞海鶻自赤兒黑山飛

原作揮秋濤校改

越於孟而之澤搦班脚鷓以歸若此謂誰哈答斤散只兀

引吉刺諸

原作諧張石州曰疑諸之誤

部是也汝豈非假彼諸部之力

丁丑二二七見上策

早 小通集

伯善元昌正系在金

原作立秋濤校改。

而驚畏我耶。是我有造於汝五也。又曰父汪可汗。汝何

原作可秋濤校改。

嘗有造於我。我造汝者。凡若此。與其驚畏我。何不使我眾

煬爨而息。安榻而卧。使我癡子癡婦得甯寢乎。我猶汝子。

勢雖寡弱。不使汝有慕於他。氣也。

張石州曰。他下疑脫一字。

我雖愚。不使汝有慕於他賢也。譬如雙輪去一。不能行也。

徒使牛汗

或曰。徒使字疑誤。秋濤案。此不誤。蓋以駕車牛為譬也。

初又我羣少可也。但多為奴未
摩多可也。似母助取未

何蕃云馬正業在鈔

通此八兒合拔都卽史表窠不斤八刺哈哈秘史之幹

兒勒巴兒合黑也

二人薛徹大丑

薛徹大丑實八兒合拔都之孫非其子也

秋濤案此句上當有薛徹別吉四字以上言二子也

詎可使幹難河之地無主累讓爲君而不聽也又謂火察

兒曰以汝捏辟太石之子

秋濤案捏辟太石之子卽捏坤太子已見前本紀云乃

以汝火察兒爲伯父聶坤之子又欲立之汝又固辭據

此則火察兒乃太祖從父兄也

吾族中當立汝又不聽又謂按彈曰汝爲忽都刺可汗之

秘史作在上輩有已兒壇之子
歐察台由他兩箇也不肯做社
特書作我寄告犯兒壇把阿都
兒之子及薛出別乞本正二人幹
難河地豈可無主並以此異把兒
壇把阿却兒之子應作各乃台者
薛出本出非把兒壇子也
秘史捏坤太子之子

子以而父嘗謂汗推位汝亦不聽吾悉曾讓汝等不我聽
我之立實汝等推也吾所以不辭者不欲使蒿萊生

原作止張石州曰當是生字

久居之地斷木阻植通車之途吾夙心也假汝等爲君吾當
前鋒俘獲輜重亦歸汝也使從諸君敗我亦將遮獸迫
崖使汝得從便射也又謂按彈火察兒曰三河之源我祖
實興毋令他人居之

秋濤案三河之源蓋按彈火察兒所居之地元史列傳
云愛不花中統初總兵討阿里不哥馭闊不花於按檀
火爾歡之地當卽按彈火察兒舊壤以人名名其地與

可對元聖武親征錄

星 小瀝菓

謂當作者

不事二君三王不金

鎮城同例。

又謂脫憐曰

秋濤按此別一脫憐非汪罕也。秘史作脫斡鄰。

吾弟我以汝是高

原譌作馬今改。

祖家奴曾祖闡僕故尊汝為弟也。汝祖塔塔塔答

秋濤案秘史作斡黑答。

乃吾祖察刺合令忽

秋濤案秘史作察刺孩領忽。

統必乃

秘史此案作也該晃脫合兒拉脫
持書同案秘史家文上速者一氏
者該晃塔塔兒的兒子速者該者
酒也末了而此去折該晃脫合兒
生汝知速者該者濕與此脫情
為兄弟而速者該此時為大親
者脫情在汪可汗所改秘史
大義以行速者該者汪因他妻子
在脫幹解當不曾回來此即速
者該與脫却為同胞之證也即
秘史卷三之者該晃塔塔兒與
六之也該晃脫合兒為一人之證也
卷三之文句讀字注多誤不足為
據

秋濤案秘史作屯必乃

二君所虜塔塔生雪也哥

秋濤案秘史作速別該

雪也哥生闊闊出黑兒思安

秋濤案秘史作闊闊出乞覓撒安

思安生折談晃脫合兒

秋濤案秘史作也該晃脫恰覓

合兒生汝汝世為奴虜誰之國土汝可取之縱得我國按

彈火察兒必不與也昔我等居汪可汗所早起我得飲王

青鍾馬乳汝輩起知我先飲而妬之耶我今去矣汝輩恣

可對元聖武親正錄

皇 小瀝巢

飲之吾弟脫憐量汝能費幾何也又謂按彈火察兒曰汝

若事吾父汪可汗勿使疑汝為察兀勿魯

原注太祖自稱也前有注

之族而累汝即王

原作正誤秋濤校改

可汗交人易

原作馬誤秋濤校改

厭於我尙爾況汝輩乎縱然今夏豈能到來冬矣又為我

父汪可汗曰可遣按敦阿速運八力

秋濤案前作按敦阿速渾八力

二人來報否則遣一人曰者

原誤作暑字秋濤校改

吾麾下忙納兒拔都失彼銀鞍黑馬在王所龍持來鮮晁

忙納兒按都拉施特亦作木訂
里把河亮兒

按塔

澤當作軍

原注卽王子亦刺合也秋濤按鮮晁按答卽下文鮮昆

蓋汪可汗之子也太祖父事汪可汗故與子爲按答下

王子鮮昆云彼何嘗實意待我爲按答可證太祖與之

結爲按塔故卽以按塔稱之塔答字異音同惟晁與昆

字形相似而音聲迥殊必有一誤考前文云汪可汗至

土兀刺河其子亦刺合鮮昆云云則作昆是也

通雅

暑

小通集

家文系此按在戎行
自教未時必勒格別乞
脫系延西箇伴雷教來

何鞞兀其正亲石金

汝亦遣必力哥

秋濤案必力哥卽下別力哥蓋亦刺合之屬人

秘史桑昆今必勒格別乞脫朵延將旗纛豎起準備廝

殺必勒格別乞卽必力哥別吉脫朵延卽脫端也阿赤

失崙秘史作阿赤黑失蘭阿刺不花帶恐卽史不忽木

傳中之海蘭伯也

別吉脫端二人來否則遣一人札木合按答暨阿赤失蘭

阿刺不花帶亦否兒火察兒按攤各遣二人來如我東向可

與納兒脫憐呼陳輜兀之源來會如西向可出哈八刺漢

答兒哈之山順忽魯班不花諸思河來也注可汗聞上前

阿赤里天命

阿刺不花帶亦兒二人未見秘史
拉攏持書太祖紀亦無之而注詳
族考中有阿刺不花二人帶兒二人
正身說打本台
拉攏持書使人之來可以在捕魚
兒詳小滿我

4

哈八刺漢若小哈山當即今阿巴
知小阿巴乃由五里旗西北之哈
拉莽奈必不漢舍里山居寺地
不花諸思河与忽刺河下流皆
音近當即呼音呼兒河也

秋史已四者約海子

語曰惟我子裁之王子鮮昆謂其父曰彼何嘗實意待我
為按答特以玩物視我耳何嘗稱君為父特以老奴視我
耳又何嘗遣辨士馳御馬以及我彼能勝我聽取吾國若
我勝彼亦取其國也因戒其部將別力哥

即前必力哥

別吉脫端曰備而釜建而旗秣而馬以需進也上既遣使
於汪可汗遂進兵掠虜弘吉刺別部溺兒斤以行至班朱
泥河飲水誓眾

秋濤案元史札八兒傳太祖與克烈汪罕有隙一夕汪
罕潛兵來倉卒不為備眾軍大潰太祖遽引去從行者

可軒元聖武親正錄

豈 小淵集

僅十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朱泥河。餓糧俱盡。荒遠無所得食。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兒射之。殪。遂刈草爲釜。出火於石。汲河水煮而啖之。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將士莫不感泣。據史所記。與此書情事稍異。時有亦乞列部人孛徒者。

秋濤案前與泰赤烏部戰時。有亦乞刺部人捏辟之子孛徒遣人告變。卽此孛徒也。此書及元史皆或作亦乞刺部。或作亦乞刺思部。或作亦乞列部。史有孛秃傳。卽其人也。云亦乞列思氏。續宏簡錄作亦乞烈氏。其實並

札赤刺多札赤哈即札赤
札赤刺多其父也非赤赤烏
未刺多

秘史成吉思王已滿納滿
子行住丁過者察魯刺思
種糊斡思察罕等不曾
所便便投降了
秘史合撒兒將他妻并子
也古也格格衣忽三人撤在
王罕等身領氣介伴當
必未尋向吉思
拉地特書汪罕日哈蘭真
刺思與汪起時思魯哈特額
列特与說非本合元史太祖紀

同惟史太祖本紀於泰赤烏之第云帝聞變大集諸部

兵分十三翼以俟不言何人告變字禿傳則云札赤刺

歹札朮哈脫也等以兵三萬入寇字禿聞之遣波欒歹

磨里禿禿來告是即泰赤烏來戰之事而紀載不相應

若判然二事者宋景濂王子充諸公修史之疏略概可

知矣非細為酌攷不能得其顛末也

為火魯刺部所逼敗之因遇上同盟是時上弟哈撒兒別

居哈刺渾只敦山妻子為汪可汗所虜止挾幼子脫虎走

糧絕探鳥卵為食來會於河濱上與汪可汗戰於合蘭真

沙陀之地汪可汗居於只感忽廬之地時上麾下答力台

可汗正名式現正錄

小滙集

於哈喇兒來會後乃去汪罕兵
至希乃戰於哈爾其沙院之地
則又与何本合矣

只厥忽盧即下文之曲羅河
爾及月六哥忽爾秘史之開
表額阿利九文太宗紀之序缺
為阿利里欽錄錄胡閣下意
紀之閣帖元阿閣月帖古忽爾
也本主兒乞地後至是乃汪罕
子唐蒙古游牧記車臣汗部
真中前旗牧地由主庫特極
額里雅與中未旗接是其地在
克魯河南

在舊之里三哥不金

號稱
幹真按彈折溫火察兒別吉札木合
秘史有速客該者溫
者溫與折溫同當亦

秋濤案別吉即下文別吉忽相也相當作都忽相即拔

都火察兒別吉為一人忽都花別吉為一人稱別吉如
稱那顏秘史所謂達達以別乞官為尊者也何說甚

誤今謂之巴圖魯者北方將士之美號故蒙古多以此

為號札木合即下文花札木合也此說甚謬花字疑衍或云

加花字已別於按答之札木合此諸部皆太祖舊部在

汪可汗之麾下故太祖先遣人諭之而諸部遂共謀汪

可汗以應太祖

宗室世系表脫忽夫王即此脫虎

八憐拉特特書作澤八鄰即
上澤八力也按哥白作蘇克該
屬款山謂即建寧該者強宗
建寧該與脫憐為兄弟
二人建文者說是也

此合蘭真沙陀秘史作合刺合勒只惕額列惕合刺合

勒只即合蘭真三史語解云額列蘇沙也然則秘史之

額列惕即此之沙陀矣

八憐梭哥台脫憐海塔海忽刺海等又忽都答部眾在汪

可汗所相與謀害汪可汗曰此不可依也將叛去汪可汗

覺其事迎討之

原作討迎誤張石州校改史伯顏傳蒙古入隣部人曾

部左千戶述律圖即此入隣梭哥台也祖述律哥圖事太祖為入鄰

忽都答部當即泰赤烏之忽都塔兒前被擒於太祖者

也

可汗亡口見上錄

三 小溫集

在書之四三三三不金

且

是時答力台幹真八隣

前作憐

撒合夷城嬾真城諸部稽顙來歸按彈析溫火察兒別吉忽相

當作都說見前

花札木合等奔乃蠻王秦陽可汗上遣使哈柳答兒

秋濤案秘史作給里兀答規給疑作給

抄兒塞

秋濤案秘史作察兀覘憐塞當作案

二人往汪可汗所假為上弟哈撒兒語謂之曰瞻望我兄

遙遙忽遠捷涉徑

忽當作勿

杜光特書是年秋帝日巴不海
納起師討日幹難河以攻汪罕
云云說詳本國然按元史則帝
日巴不海知起師直趨克魯倫河
無緣過道至幹難河源以日拉
氏書並失之

秋濤案句有誤字。

不知所從。近聞我妻子在父所。我今蔽木枕塊。藉壤仰星

而臥。我實賴王父。故強有諸請疑作請

秋濤案下疑有脫文。

王苟從之。吾終歸王父也。

秋濤案秘史云。成吉思商量著。差恰里兀答覘察兀覘
峩二人。做恰撒覘的使臣去。對王罕說。我兄的形影望
不著。踏著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不聽得。夜間看
星枕土著睡。我的妻子見在父親皇帝處。有若差一個
可倚仗的人來呵。我往父親行去。其語較明晰。

行書之正三山亦不台

三

汪可汗因遣使亦禿兒干

秋濤案秘史作亦禿覘堅

我使

原脫使字秋濤校增

煮潦器盛血與之盟哈柳答兒抄兒塞二使將亦禿兒干

來

秋濤案秘史云亦禿覘堅望見下營甚多便回去了察
忽覘悍自後箭射將亦禿覘堅馬臀尖射坐了那裏將
亦禿覘堅拏住將至太祖處是二使執亦禿兒干來非
借來也

上不與語，卽送於哈兒抄兒所。

秋濤案秘史云：送於哈撒兒，教殺了。與此不同。當從秘史。

上因以二使為鄉尊。

原作三秋濤改。

兒使當作二使，專當作尊。

領兵夜馳至徹徹兒運都山。

張石州曰：紀作折折運都山。秋濤案秘史作者折額兒溫都兒山。

出其不意，破汪可汗軍，盡降克烈部眾。汪可汗僅以子及數騎脫走。顧

可汗元里武親正錄

三十一 小溫集

石華子正史才不金

身

原作賴秋濤案當作顧

其左右謂其子亦刺合曰我父子相親其可絕而絕之乎

今由此輩

原脫輩字秋濤校補

緩頰竟

原作兒秋濤校改

絕矣至捏辟烏柳河

秋濤案秘史作捏水地是此辟字亦當作坤

為乃蠻部主太陽

秋濤案秘史作塔陽

可汗之將火里速八赤

秋濤案甲子年作火力速八赤

帖迪沙二人所殺亦刺合走西夏過亦即納城

秋濤案亦即納當即亦集乃路

至波黎吐蕃部即討掠且欲居之吐蕃收集部眾逐之散

走西域

原作城誤

波黎蓋今布隆吉爾地

白先居徹兒哥思蠻之地為黑鄰赤哈刺者殺之

秋濤案元史云至龜茲國龜茲國主以兵討殺之

可汗名見在

小匯集

在書下三言字不金

三

白先當作曲先。

上疏即滅汪可汗是冬大獵於帖麥該川

秋濤案當即甲子年之帖木該川

秘史作帖茂延客額兒

宣布號令振旅歸龍庭上春秋四十二時乃蠻太陽可汗

遣使月忽難謀於王孤

據秘史蒙文乃蠻所遣之使名脫兒必塔失注古遣於太祖之使名

月忽難秘史譯文不出月忽難名此則誤以汪古使名爲乃蠻使名也

原作狐張石州校改。

龍庭蓋即秘史之阿卜只阿闊帖梧兒即史曲雕阿闌

也。

部主阿刺忽思的乞火力

秘史汪古種阿刺忽思的
吉楊忽里

原注今憂不花駙馬丞相白速速是也張石州曰紀作
白達達部阿刺忽思則注中速速字誤也秋濤案此事
見元史阿刺兀思剔吉忽里傳傳云阿刺兀思剔吉忽
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雁門之後遠祖十國世爲部長
時西北有國曰乃蠻其主曰太陽可汗遣使來約阿刺
兀思惕吉忽里弗從乃執其使奉酒六尊具以其謀來
告太祖卽此事也汪古卽此王孤阿刺兀思剔吉忽里
卽此阿刺忽思的乞火力皆譯語偶異案紀傳例當相
應今傳作汪古部人阿刺兀思剔吉忽里紀則作白達
達部主阿刺忽里部落與人名全殊讀者安知其爲一

布魯丁馬正業行錄

三

事乎。僅賴此書尙存。是以證之。而注中白達達字復譌。爲白速速。惟邵遠平元史類編。太祖女阿刺海別吉公主傳云。適字要合。汪古部人。父阿刺兀思。剔吉忽里。本白達達部主。乃蠻太陽可汗遣使約白達達部。欲同據朔方。阿刺兀思不可。使一一分析。與本紀相合。蓋宋景濂於元開國事不能詳核。邵戒山則考於此篇而正之。邵所據本白達達字。固未誤也。又按蒙古他部無一部而二名者。此王孤乃部落名。白達達則其種類名。當卽白韃靼也。阿刺兀思子字要合。字要合子君不花。尙定宗女葉里迷失公主。愛不花尙世祖季女月烈公主。此

注憂不花駙馬憂當作愛字形相近而誤愛不花史不言其歷官此云丞相亦補史闕

月兒斤又名主兒乞此一部而二名也

且近聞東方有稱王者日月在天了然見之世豈有二王

哉君能益吾右翼奪其弧矢阿刺忽思卽遣使朵兒必塔

失以是謀先告於上後舉族來歸我之與王孤部親好者

由此也

朵兒必塔失卽脫兒必塔失也又誤以乃蠻使名爲汪古使名並當依秘史正

白達達所遣使秘史蒙語其人名月忽難

甲子

原注宋景定五年金泰和四年張石州曰當作宋嘉泰

可斗亡里七見正長

小國集

信義元聖正業石金

三

四年

春大會於帖木亥川

秋濤案當即癸亥年之帖麥該川

議伐乃蠻百官謀曰今畜牧疾疫待秋高馬肥而後可進

上弟幹赤斤那顏曰毋慮馬瘦我騎尚壯今勢已如此其

可緩乎以吾料敵必敗之苟戰勝他日指此地嘗擒太陽

可汗當圖此名然勝負在天必當進矣上弟別里古台那

顏亦曰乃蠻欲奪王弧矢若果為奪則身將安之彼國大

馬繁恣為誇語今我卒然入之國雖大必逃散於山林馬

雖繁必遺棄於原野掩其不虞奪其弓矢豈難哉眾稱善

四年戰勝
有仗字

秘史卷五 帖該合吞

拉地特書作乃蠻境外塞那帖該合吞是此合勒合河在乃蠻境外乃入土拉河之末老哈河非入貝爾湖之末老哈河也

秘史卷五 帖該合吞

幹兒孫

望日祭纛詰朝進兵伐乃蠻秋再會哈勒合河建忒垓

原作或檀張石州據翁本改

三史語解沁達罕舊作建忒垓天馬也按即遼史太祖

本紀之壓得斯山今譯改音爾者

山先遣麾下虎必來哲別二人為先鋒太陽可汗至自按

臺營於杭海山之哈只兒兀孫河引兵迎敵我軍至幹兒

塞塞當河太陽可汗同茂里乞部長脫脫

秋濤案秘史作脫黑脫阿又按元史巴而述阿而忒的

斤傳誤以脫脫為太陽可汗之子

哈只兒兀孫河即秘史之合池兒水也蒙語謂水為兀

可汗元史式親正錄

至 小滙集

在書之目三不金

孫今書作烏蘇者是既稱兀孫又稱河於文重複與後
辛目連河同。

克烈部長札阿紺孛阿隣太石

秋濤案札阿紺孛卽克烈部汪可汗之弟前奔乃蠻者
蓋汪可汗亡後部眾歸之故稱克烈部長也阿隣太石
疑卽前與札阿紺孛同奔乃蠻之脫憐太后彼文阿譌
爲脫石訛爲后也。

新本 猥刺部長忽都花別吉

秋濤案忽都花別吉已見前孟祿可汗來犯我軍條中
又見後戊辰年云幹亦刺部長忽都花別吉遇我前鋒

不戰而降。幹當作鞞。鞞亦刺部。即猥刺部。音同譯字偶異也。

及札木合、禿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相合時，我隊中一白馬帶敝鞍，驚走突乃蠻軍。太陽可汗與眾謀曰：彼軍馬羸可尾而進，然待馬稍軟健，與之戰也。驍將火力速八赤。

前作火里速八赤。

曰昔君父亦年可汗。

秋濤案前作亦難赤可汗。秘史作亦難察必勒格。乃太陽可汗之父也。

可汗元祖長規正錄

卷 小瀋集

傳 勇戰不回。士背馬後未嘗使人見也。今何怯也。果懼之。何不令菊兒入速來。

原注：太陽可汗妻也。秋濤案：秘史作古兒別速，乃太陽之母，非妻也。

太陽可汗因率眾來敵。上以弟合撒兒主軍，躬自指揮。行陣時，札木合從。太陽可汗望見上軍容嚴整，因謂左右曰：「汝等見按答舉止英異乎？乃蠻語嘗有言：雖駁革去皮，猶貪不捨，豈能當之。」遂提本部兵走。是日上與之大戰，至晡，擒殺太陽可汗，乃蠻眾潰。夜走絕險，墜納忽崖者不可勝計。明日餘眾悉降。於是朵魯班、塔塔兒、哈塔斤、散只兀諸

部亦來降。冬再征脫脫。至迭兒。惡河源。不刺納矮胡之地。
兀花思蔑兒乞部長帶兀兒孫。

秋濤案秘史作豁阿思蔑兒乞種的人答亦覘兀孫。據
此應作帶兒兀孫。此三種蔑兒乞之一。即秘史卷
三之兀注思歹亦兒兀孫也。

獻女忽蘭

秋濤案秘史作惚蘭

哈敦

原作吟敕。秋濤校改。

於上率眾來降。爲彼力弱。散置諸翼中室壩之。宋

秋濤案此句未詳。疑有脫文。據秘史獻女之答亦覘兀

作黃之馬三正系有金

三

孫未嘗復叛。叛者乃蔑里乞之他部也。與此迥異。其人頗不安復同叛。

此下原本有留字。字書所無疑。有闕誤。當是略字。

復輜重。我兵與戰復奪之。上進兵圍蔑兒乞於泰安塞。

秋濤案元史本紀作泰寒塞。

盡降麥古丹。脫里亭斤。蔑兒乞諸部而還。部長脫脫挾其

下闕一字。

奔盃

原作盃。秋濤校改。

祿可汗。

秘史白金山寨

壯麗特書盡取參端脫塔哈林命侯諸家皆蔑兒乞人

秋濤案本紀云已而復征蔑而乞部其長脫脫奔太陽
罕之兄卜魯欲罕即孟祿可汗也

帶兒兀孫既叛率餘眾至薛良葛河

秘史有薛涼格河即此秋濤案當即今之色楞格河
哈刺溫隘築室以居上遣孛羅歡乃顏及赤老溫拔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弟闖拜

秋濤案秘史作沈白又作沈伯

二人領右軍討平之

乙丑

可汗元聖武親征錄

小瀛集

在燕之西三百里

三

秋濤案宋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

征西夏攻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多獲橐駝以

還

注地特言無落思城而有之
斯古撒城

丙寅

秋濤案是年為元太祖稱帝之元年今逐年甲子下增

注之以便稽考時宋甯宗開禧二年本紀云是歲實金

之泰和六年也

大會諸王百官於幹難河之源建九旒之白旗其上尊號

曰成吉思皇帝復發兵征乃蠻孟祿可汗飛獵於兀魯塔

山莎合水上撿之

新文漢書

張氏特書作不亦魯塔山
泉身於九魯黑塔山下步的
水工兵至救之

秘史古出曾九

張石州曰紀作帝既即位復征乃蠻時卜魯欲罕獵於
兀魯塔山檢之蓋卜魯欲罕即孟祿可汗而水上檢之
一語又此書之加詳也

是時太陽可汗子屈出律可汗

秋濤案後俱作曲出律本紀作屈出律罕

與脫脫遁走奔也兒的石河

秋濤案秘史作額兒的石河

丁卯

二年宋開禧三年金泰和七年

夏頓兵避暑

可斗七是武親正象

小澤集

在昔之里元才不金

頓下三字秋濤校補

秋再征西夏冬克幹羅孩城先遣按彈不兀刺二人使乞

按彈不兀刺二人使乞

力吉思部其長幹羅思亦難及阿忒里刺二人偕我使來

阿忒里刺二人偕我使來

獻白海青名鷹也

秋濤案本紀云是歲遣按彈不兀刺二人使乞力吉思

既而野牒亦納里部阿里替也兒部皆遣使來獻名鷹

是獻鷹者他部之人非乞力吉思部長也二說互異未

詳孰是

本紀野牒亦納里即秘史萬乞兒吉思種之官人也迪

亦納也此之亦難蓋即其人阿忒里刺疑當作阿里

秘史古文作額里合牙秀
註齊真二字又作兀刺孩元史
地理志之兀刺海路
秘史乞兒吉思部長有也地
亦知者阿也地說
也力哥帖木兒秘史作幹利
大帥所任部長之名非使者也
拉施特書遠阿也地布拉二人位
於乞兒七思先至一部受其降
至一部曰野牒部倫甫曰幹羅
斯亦知兒二部而或札致接
二使且曰阿也地帖木兒自阿
特黑斯黑借來獻鷹鳥也
與台与秘史及此條互異

里刺

忒刺卽阿里替也兒皆人名非部名。

戊辰。

三年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

春班師至自西夏夏。

原闕此字秋濤補。

避暑於龍庭冬再征脫脫及曲出律可汗時幹

秋濤案當作幹。

亦刺部長忽都花別吉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
導至也兒的石河盡討蔑里乞部脫脫中流矢而死曲出
律可汗僅以數人脫走奔契丹主菊而可汗。

在書三皇正統金

三

秋濤案元史作菊兒此所謂契丹卽西遼也亦稱西契丹史謂乃蠻王曲出律奄有西遼之國今按汪可汗奔契丹已屬菊兒可汗則以西遼自有菊兒汗非乃蠻也俟攷

遼史天祚本紀大石卽位稱葛兒汗葛兒卽菊兒亦作古兒局兒其子孫蓋此稱之史布魯海牙傳又稱居里可汗

已巳

四年宋嘉定二年金衛紹王大安元年

春畏吾兒國王亦都護

史巴亦木阿而志的斤傳月拉施
特吉作忽却或去利濕亦攸克
特圖罕度不根乃此五異

作特之且三立亦不金

原缺此七字秋濤據元史補

不能歸全屍遂取其頭涉也兒的石河

也兒的石疑卽額爾齊斯河也後元太祖庚辰年住夏

之也兒的石河則當在西域非此也蓋同名異地耳又

按額爾齊斯下游入俄羅斯境謂之額濟勒河土爾扈

特所居是也以此言之恐卽此也兒的石河矣其地苦

寒是以元代多往住夏

將特

原作特秋濤據元史改

奔畏吾兒國脫脫先遣別干者使亦都護亦都護殺之四

人至與畏吾兒大戰於斡河

秋濤案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斡河一作蟾河。又

案元本此下衍殺字。今刪。

亦都護先遣其官阿思蘭乾乞孛羅的斤亦難海牙倉赤

四人來告蔑力乞事。上曰亦都護果誠心戮力於我。以其

已有來獻。尋遣安魯不也即前按女答兒班即前奴二人

復使其國亦都護遣使奉珍寶方物為貢。

庚午。

五年。宋嘉定三年。金大安二年。

夏。上避暑龍庭。

拉特特書作阿兒思蘭元塔口
察魯忽兀塔口李拉特斤口亦
納兒乞才松赤口此云四人對脫
察魯忽兀塔一人

女雷作奴

丁巳口口口口見上卷二

下 小瀝集

有卷之三十三上卷之三

三

張石州據翁本改避為遣秋濤案仍當作避。

秋復征西夏入李王廟其主失相兒忽出降獻女為好。

秘史將不兒年改名失相兒
其相字亦部之祀

秋濤案本紀載四年己巳春畏吾兒國來歸帝入河西
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敗之獲其副元帥高
令公克兀刺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進至克夷門後敗
夏師獲其將惠名令公薄中興府引河水灌之堤決水
外潰遂徹圍還遣太傅訛答入中興招諭夏主夏主納
女請和凡此諸事皆載於己巳年而此書載於庚午年
未詳孰是又本紀載五年庚午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
帝命遮別襲殺其眾遂略地而東初帝貢歲幣於金主

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爲禮會金主殂
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命問新君爲誰金使
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土人做
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言
允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就進場害之帝知之遂與金
絕益嚴兵爲備按以上本紀於庚午年詳紀太祖與金
人開釁之事而親征記及秘史皆不載殊不可解考耶
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有進庚午元歷表略云歲在庚午
天啟宸衷決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渡不五年而天
下略定此天授也非人力所能及也云云是太祖之有

丁巳年見上錄

小樞集

作書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意伐金實始於庚午年親征記未載亦疎漏也。

辛未。

六年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

春上居怯綠連河時西域哈刺魯部主阿昔蘭可汗來歸

因忽必

秋濤案必下脫來字。

那顏見上。

秋濤案秘史云太祖命忽必來征哈覘魯兀惕種其主阿覘思蘭即投降了來拜太祖太祖以女子賜他即此事也哈覘魯兀惕即哈刺魯阿覘思蘭本紀作阿昔蘭

年 秘史合兒魯兀惕 阿兒思蘭

行書二頁三正未行金

三

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成吉思說。你來。女子也。與你。第五子也。教你做。於是亦都兀惕將金銀珠子。緞疋等物。來拜見。成吉思遂將阿勒阿勒屯名的女子與了。所載較詳。故備錄以資攷證。

道將脫忽察兒率騎三千

杜危持書作二千與說部本合

原作二十。秋濤校改。

出哨西邊戎。

秋濤案此即後所云征西前鋒脫忽察兒也。在丁丑年。

秋。上始誓眾南征。

秋濤案本紀。二月。帝自將南伐。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

取大水灤豐利等縣。金復築烏沙堡。七月命遮別攻烏沙堡。及烏月營拔之。是太祖誓眾南征在春而非秋。與親征記異。湛然居士集亦云。辛未之春。天兵南渡。當以紀爲正。

克大水灤。以拔烏沙堡及昌桓撫等州。大太子朮赤二太

子察合台三太子窩台太宗也。三太子窩台原文無關字。不知他文本有此稱。抑

係遺破雲內東勝武宣甯豐靖等州。金人懼棄西京。

秋濤案金之西京。卽今大同府。

又遣哲別率眾取東京。哲別知其中堅。以眾墮城。卽引退。

五百里。金人謂我軍已還。不復設備。哲別戒軍中一騎牽

可斗心口見上條

小瀛集

此太宗也。乃原注誤入。正文抄本同。

不詳二正三正不詳

三

一馬一晝夜馳還急怒

原作忽今校改

攻大掠之以歸

熙案下有脫文

上之將發撫州也金人以招討九斤監軍為奴等

秋濤案為奴二字疑誤

領大軍設備於野狐嶺又以參政胡沙率軍為後繼契丹

軍師謀謂九斤曰聞彼新破撫州以所獲物分賜軍中馬

牧於野出不虞之際宜速騎以掩之也九斤曰此危道也

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上聞金馬至進拒獲兒嚼嘴九

斤命麾下明安曰汝嘗使北方素識太祖皇帝

秋濤案九斤之言不當稱太祖又生時不當稱諡此元
代史臣之辭猶左傳石碯言陳桓公有寵於王也

其往臨陣問以舉兵之由金國何怨於君而有此舉若不
然卽詬之明安來如所教俄策馬來降上命麾下縛之俟
吾戰畢問之也遂與九斤戰大敗之其人馬蹂躪死者不
可勝計因勝彼復破胡沙軍於會合堡金人精銳盡沒於
此上歸語明安曰我與汝無隙何對眾相辱對曰臣素有
歸志恐其難見故因如所教不爾何由瞻望天顏上善其
言命釋之

壬申

七年朱嘉定五年金衛紹王崇慶元年秋濤案本紀以帝破昌桓撫等州及金將紘石烈九斤率眾三十萬戰敗於獲兒嘴二事皆繫於是年而親征記則繫於辛未未知孰是

破宣德府至德興府

秋濤案金宣德府今直隸宣化府是德興府今直隸保安州是

失利引却四太子也可那顏也可那顏也哈撒兒哈撒兒也滿赤渠滿赤渠也謝馬謝馬也案兵盡克德興境內諸堡而還後金人復收之

也可那顏乃拖雷之孫
蒙古大官人也

赤渠史太祖本紀作赤駒公主表作赤窟

癸酉

八年宋嘉定六年金衛紹王至甯元年九月以後宣宗
貞祐元年

秋上復破之遂進軍至懷來金

此字原闕今補

帥高琪將兵與戰我軍勝追至古北口大敗之死者不可
勝計時金人塹山築寨

原作帥秋濤校改

悉力為備上留怯台薄察等頓軍拒守遂將

拉施特書謂帝遂前古北
將二將曰噶台曰布九

可汗已退武親正策

小瀝巢

有卷二之三十三卷之金

三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

別眾西行由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

紫荆口出金生聞之遣大將奧敦

張石州日本紀作屯

將兵拒隘勿使及平地比其至我眾度關矣乃命哲別率

眾攻居庸南口出其不備破之進兵至北口與怯台薄察

軍合既而又遣諸部數兵五千騎令怯台哈台二將圍

原作固秋濤校改

尤赤台之子名怯台而秘史九十五劫臣名又有客台

注苑持書自引兵攻涿州二十日破之命日本當作二十日

容帖二人並與怯台聲近不知此怯台當為誰也哈台

蓋即九十五功臣中之合歹駙馬

守中都上自率兵攻涿易二州即日拔之乃分軍為三道

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為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

邢洛

原作洛秋濤校改

磁相輝衛懷孟等州并真

原衍棄其二字今刪

定威州境

秋濤案威州今井陘縣

可詳元史武親征錄

小通集

不詳二卷三十一卷不詳

三

抵黃河

秋濤校補河字

大掠而還

秋濤案本紀云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為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邢洛磁相衛輝懷孟掠澤潞遼沁平陽太原吉陽拔汾石嵐忻代武等州而還計本紀有而此書闕者為遂州安肅州安州澤州潞州遼州沁州吉州隰州汾州嵐州忻州代州武州及太原平陽二府其定州即中山府也

哈撒兒及幹律那顏拙赤解

拉也特等原注成吉思汗幼子按拉兀書太祖紀乃
魯氏失其名生於兒赤早卒

幹律當作幹律陳

秘史命合撒兒領右手軍以海日大賓經過女真者使歸附即依彼中邊郡徑沿刺約活之江所討活見河還營不然即供其劇捕合撒兒用五兒拉子阿赤赤脫命三人至天官其城降更女真其主亦赤子即此殺降途中事也其所云主兒拉子即此拉赤將阿赤赤即按幹也那顏惟較以錄多脫命一人而少薄利一人

張石州曰翁本作拙赤得赤觥

薄利為左軍沿東海破洙

秋濤案金無洙州疑灤字之譌

沂等城而還

秋濤案本紀云皇帝哈撒兒及幹陳那顏拙赤觥薄利

為左軍遵海而東取薊州平灤遼西諸郡而還據本紀

是左軍東抵平灤而未嘗南涉淄沂也沂州本紀列於

中道軍所取之內未詳孰是

上與四太子馭諸部軍田中道遂破灤

秋濤案當作深蓋上灤字既譌作洙後人因妄改此字

小正元聖武親征錄

小瀝巢

爲灤也。

漢

秋濤案河北山東無漢州字當作莫蓋莫譌漢而漢又譌漢也。

河閒

秋濤案此下舊有開字非其次今移於下。

清

今青縣。

滄景獻

今獻縣。

濟南濱棣益都

原作益相秋濤校改

開等城

秋濤案本紀云帝與皇子拖雷爲中軍取雄霸莫安河
閒滄景獻深祁蠡冀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濱棣益
都淄濰登萊沂等郡計本紀有而此書缺者爲雄州霸
州祁州蠡州恩州濮州滑州博州濟州泰安州淄州濰
州登州萊州沂州凡十六州其安州與右軍所取復出
未詳其說又本紀云是歲河北郡縣盡拔惟中都通順
眞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是清州未

陷而此書中書破青滄與史文不合。

棄東平大名不攻。

秋濤案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故元兵所至望風披靡昔安祿山舉兵而河北二十四郡皆破亦此類也東平大名二郡金人有鎮帥守之蓋其人尚能守禦故避而不攻。

餘皆望風而拔下令北還又遣木華黎回攻密州拔之上

至中都亦來合合疑作會

甲戌

九年宋嘉定七年金貞祐二年

士句疑即秘史之夫利客
顧兒夫利客顧兒譯言者
句誤為王句又轉誤為士
句矣

上駐營於中都北壬旬

秋濤案本紀云駐蹕中都北郊

金丞相高琪與其主謀曰聞彼人馬瘦病乘此決戰可乎
丞相完顏福興曰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多居諸

原作都秋濤校改

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祖宗
社稷安危在此舉矣當熟思之今莫若遣使議和待彼主
原作吉秋濤校改

還軍更為之計如何金主然之遣使求和因獻衛紹王公
主令福興來送上至野麻池而還夏四月

可軒元聖武親征錄

五七 小瀝集

張石州曰紀作五月。

金主南遷

原作還秋濤校改。

汴梁留其太子守中都以丞相完顏福興左相秦忠為輔。

秋濤案史作參政抹撚盡忠。

金主行距涿契丹軍在後至良鄉金主疑之欲奪其原給。

鎧馬還營其眾驚遂殺主帥素溫而叛去其推斫。

原作聽秋濤據木紀改翁本作砍。

答比涉兒札刺兒為帥而還中都福興聞變軍阻盧溝使

勿得渡砍答遣裨將塔塔兒率輕騎千人潛渡水復背擊

守橋眾大破之。盡奪衣甲器械。牧馬之近橋者。由是契丹軍勢漸振。先是耶律留哥以中國多故。據有東京咸平等郡。自稱遼王。斫答比失兒等遣使詣上行營納款。又求好於遼王。時遼王亦來降。上命為元

原作瓦秋濤校改。

帥令居廣甯府。金主之南遷也。以招討也。奴為咸平等路宣撫。復移於忽必阿蘭。至是亦以眾來降。仍遣子鉄哥入質。既而復叛。自稱東夏王。五月。

秋濤案紀作七月。

金太子

丁未年三月見上表

小滙集

也。如當作石。元本元史太祖紀十年。紀冬十月。金宣撫蒲鮮。高以按連東借稱天玉國。于六月。改元天春。十一月。蒲鮮高以。降以其子。按連入侍。故而復叛。借稱東夏。

不詳之至至其不金

二

原脫此字秋濤補。

留福興秦忠等守中都亦走汴梁上以契丹眾將來歸遂命散只兀兒木合拔都契丹先鋒將明安太保兄弟等為鄉導引我軍合之至則與斫答等併力圍中都。

秋濤案原本此下尙有三百餘字乃乙亥辛巳年事錯簡在此今校正。

紀作三摸合。

乙亥。

十年宋嘉定八年金貞祐三年秋濤案自乙亥以下錯衍甚多今細為考核移訂注於下方。

金右副元帥七斤以通州降。

原作道州張石州據本紀改。

木華黎攻北京。

秋濤案金北京大定府今承德府建昌縣地也是時尙
爲金守可見金人自熱河以東至遼陽尙有地數千里。
乃甲戌年遽以一敗之故南遷於汴金之失計甚矣。

金元帥寅花摩等

花卽答
字之誤

秋濤案紀作烏古論寅答虎。

以城降金御史中丞李英帥師援中都戰於霸州敗之。

以上乙亥年本文。

可對元聖武親正錄

臣 小瀝巢

金主以檢點慶壽元帥李英

原作季英金史歸潛志季英作李英

運糧分道還救中都

原作東都秋濤校改

齋糧八三斗英自負以勵眾慶壽至涿州旋風寨李

原作季秋濤校改

英至霸州青戈皆爲我軍所獲既絕其糧中都人自相食

福興自毒死秦忠亦委城走明安太保入據之遣使獻捷

上自駐桓州

原作桓丹秋濤據本紀改

遂命忽都忽那顏與雍古兒寶光赤阿兒海哈撒兒三人

檢視中都帑藏時金留守哈答國和等奉金帑為拜見之

禮雍古兒哈撒兒受之寶光赤秘史蒙語作保兀兒赤解

說曰廚子然則光是兀字或兒字之

秋濤案雍古兒下疑脫阿兒海三字

秘史作阿兒孩吞薛兒

忽都忽那顏秘史作失吉忽都忽訶額崙太后養子也

獨忽都忽拒不受將哈答及幸

原缺此字今補

其物北來上問忽都忽曰哈答等嘗與你物乎對曰有之

未敢受之上問其故對曰臣嘗與哈答言未陷城時寸帛

丁牛已見上系

臣 小溫集

在燕之...

三

尺縷皆金主之物。今既城陷，悉我君物矣。汝又安得竊我君物為私惠乎。上正嘉之。

私惠原作和意。嘉原作佳。均秋濤校改。

以為知大體而重責。雍古兒、阿兒海、哈撒兒等之不珍也。哈

本因見其殊崇山而遠

秋濤案自金主以檢點至此。舊本皆在甲戌年圍中都

之下。今按中都之陷，大事也。金史元史皆作乙亥年事。

此錄則兩載於甲乙二年。此云中都人自相食。福興自

毒死。秦忠亦委城走。明安太保入據。入乙亥年云。完顏

福興仰藥死。抹撚盡忠棄城走。明安入守之。按上文載

左相秦忠為輔。及太子命秦忠守中都。皆作秦忠。與此

條合而紀事亦此條較詳蓋此條乃錄之原文錯簡入甲戌年後人因其與史不合復於乙亥年內臆增三語故致一事而複見兩年耳今定此條入乙亥年其複出之三語則刪去不錄云。

時金通州元帥七斤率眾來降。

原作也斤秋濤案也斤仍當作七斤此句亦與上複蓋已經錯簡之後二人轉據史書增之是以多致複出然

惟張此語乃起下之詞或原所有未可知也。

惟張惟帳復張鏞柄眾哥也思元帥據守信安不下。

秋濤案此十八字未詳疑有譌脫。

熙以爲帷當作帷，謂七斤降後復張帷帳爲元拾師也。
鑊柄下有脫字。

帷當作惟，張復卽高陽公張甫，眾哥卽河間公移刺重
嘉努亦作重格，舊作眾家奴，兩人皆在九公之列，其守
信安事，具金史張鑊柄疑卽張進，後金人封爲滄海公，
與甫同守信安者，獨也，思無攷耳，張鑊柄之稱，正如郭
蝦蟆葛鐵槍，當時軍中有此習。

上駐軍魚兒樂命

原作合，秋濤校改。

三合拔都。

秋濤案史作三哥拔都即有五樓合拔都

帥蒙古軍萬騎由夏西抵京兆出潼關破嵩汝等郡直趨

汴梁至杏花營大掠河南回至陝川州適河冰

原作兵張石州校改

合遂渡而北金元帥那各忽監軍斜烈以北京來降上遣脫亦者闡兒察帥蒙古兵

秋濤案自時金通州元帥以下舊本在辛巳年見孫榮

山而還之下今考定為乙亥年事移於此又案元人於

乙亥丙子兩年俱遣將由西夏入關中攻潼關乙亥則

攻潼關不下由嵩山小路趨汴京即此年事金宣宗紀

元太祖紀俱不載而見於諸列傳中丙子年事則二紀

拉脫特書撒木哈北都兒又曰汝
州渡黃河建西京金三將守西京
曰庚谷不曰軍撒兒徹烈出城
降以此及元史本華恭善也兒在
林也先諸傳不同

可斗心口三七見上卷

小區集

乙亥金右副元帥七斤以通州降
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黃存虎
以成濟命御史中丞李英等年
師援中都戰于霸州敗之中都
留守完顏福興仰藥死抹然
盡忠奔城走明去入守之

咸載之此書復無丙子年事蓋互有詳略惟乙亥年事

元人尙未得潼關而此云出潼關蓋由嵩山小路繞潼

關之外故云然也

詔史天倪南征取平州木華黎遣大進道

張石州日本紀作賜進道

繆案大進道爲史進道之誤進道秉直之弟天倪之從

父從木華黎攻廣甯府均見進道神道碑

等攻廣甯府降之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秋濤案以上乙亥年原文

此乙亥年一百五字乃元史卷之其次序文字並與
元史同蓋本卷乙亥年事誤入甲午年明人乃取元
史補之拉施特者亦無乙亥年事蓋元時本已如此

金元帥那答忽監軍斜烈以北京來降

秋濤案北京字恐有誤。

此條重出正與七斤以通州降同那答忽卽寅答虎斜烈卽完顏昔烈今譯改錫琳者也那答忽原文蓋作邪答忽邪寅音近此書邪那二字往往互訛。

上遣脫脫欒闍兒必帥蒙古契丹漢軍南征。

秋濤案張鯨總十提控從奪忽蘭撒里必南伐所謂漢軍指此奪忽蘭撒里必卽脫脫欒屠兒必也所謂契丹則若耶律留哥之屬。

降眞定破大名至東平阻水不克大掠而還金人復取之秋濤案自金元帥那答忽至復取之舊本誤入辛巳年

必史有脫命此兒必亦作脫
案以行一脫字

訂正元聖武親征錄

小瀝集

不詳之理三不金

三

下據諸史年月考正

丙子

十一年宋嘉定九年金貞祐四年

依此而後載事據遠中至改元大漢五年本花里以左年討

錦州帥張鯨以錦廣甯等郡來降平之

秋濤案張鯨之誅紀作乙亥年與此異史載木華黎尚
年所討乃張鯨之弟張致也

丁丑

十二年宋嘉定十年金宣宗興定元年

上遣大將速不台拔

原作援秋濤校改

都以鐵裹車輪征茂兒乞部與先遣征西前鋒脫忽察兒
三千騎合。

秋濤案脫忽察兒率騎三千出哨西邊戎事見辛未年
彼三千字譌作二十今正之。

至蘄河遇其長大戰盡滅茂兒乞還。

秋濤案速不台傳載征茂兒乞事在丙子年及己卯冬
盡降其眾此書蓋終言之。

是歲吐麻部主

秋濤案紀云是歲禿滿部叛蓋禿滿卽吐麻也此吐麻
部主下語有譌脫原文此下卽接征西域事按太祖之

可汗心口見正集

集 小樞集

在華之里可其不金

三

征西域始於己卯至乙酉春歸國自出師凡七年此年
 不得有西征事又此條既言是歲則當繫於歲末不當
 以有時月之事反繫於後其為錯簡甚明今考本紀取
 此下避暑入魯灣川及候入刺那顏等事移於癸未年
 其癸未年所載都刺莎合兒既附而叛云云則又此年
 之文誤入於彼者今俱考正又按秘史云命孛羅忽勒
 征豁里禿馬惕種禿馬即吐麻也其官人歹都禿勒即
 禿刺也此謂之都刺莎合兒者北方語或繁或略譯語
 偶異也

都刺莎合兒既附而叛都刺莎合兒即秘史豁里禿馬惕
官人歹都忽勒莎豁也蒙文如此

譯文止作
歹都禿勒

秋濤案都刺莎合兒當是吐麻部主之名說詳上

上命博羅渾那顏都魯伯二將討平之博羅那顏卒於彼

秋濤案自都刺至此舊本誤入癸未年循河而南之下

今考正又案博羅渾那顏卽卷首所稱良將四人之一

與都魯伯爲二人元史博羅渾作博爾忽傳云博爾忽

許兀慎氏事太祖爲第一千戶歿於敵史文記其事如

此略之甚也畢秋帆謂博羅渾官正千戶無他戰功蓋

僅據元史而不知考於他書者今考征禿滿部元史作

命鉢魯完朵魯伯討平之鉢魯完卽博羅渾因譯語稍

秘文字禿忽勒
朵魯伯朵魯

可料元史武親征錄

三 小韻集

異宋王諸公不能辨遂與博爾忽誤分爲二朵爾伯卽
都爾伯也諸書或改作布琳都爾伯則合二人爲一人
是誤而又誤矣考得此條數書皆可是正爲之忤快
者累日

戊寅

十三年宋嘉定十一年金興定二年

封木華黎爲國王總率王孤

原作狐秋濤校改

部萬騎火朱勒部千騎兀魯部

秋濤案史作兀魯兀

四千騎忙兀部將木哥漢札千騎引吉刺部安赤那顏三千騎亦乞刺部孛徒駙馬二千騎

秋濤案孛徒卽孛禿史有傳說見前

木哥卽元史忙哥畏答兒子增傳尾太宗本紀作蒙古寒札次國王查刺溫茶合帶鍛真之下按陳那顏兄弟之上

札刺兒部及帶孫等二千騎同北京諸部烏葉兒元帥

秋濤案烏原作烏今改烏葉兒卽吾也兒元史有傳

禿花元帥所將漢兵及北刺兒所將契丹兵原伐金國

秋濤案封木華黎爲國王紀及本傳俱在丁丑年八月

丁丑年八月見正史

小瀝集

凡刺兒乃木華黎本部之名帶孫卽木華黎之弟部下所見字
北當作札
此札刺兒乃人名卽上文所
謂與丹軍相
所吞之沙兒
札刺兒名也

不詳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此繫於戊寅或因戊寅年大舉南伐故總記於此歟姑因之以備考又案本傳稱弭吉刺亦乞刺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兒契丹藩漢等軍考此錄載弭吉刺等止七軍則本傳十乃七之誤

秘史撒里不昆

別遣大將哲別攻曲出律可汗至撒里桓地克之先吐麻部叛上遣徵兵乞兒部七思不從亦叛去遂先命太子往討之以不花為前鋒

秋濤案秘史兔兒年成吉思合拙合引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令不恰引路不恰即不花也惟秘史稱兔兒年與此戊寅年不合

命上原有大字，繆滅去。按大字當在命字之下。

追乞兒思至亦馬兒河而還。大太子領兵涉謙河水，順下招降之。

秋濤案原本此下有之困二字，蓋誤衍，今刪。

亦馬兒河，今阿穆哈河也。發源阿爾泰山北烏梁海境內，與阿努河東西兩源並出，合流之後，互受兩名。至俄羅斯伊聶謝斯科西南，會昂噶拉河，下流為伊尼謝河也。

克兒為思憾哈思帖良兀克失的迷火因，亦而干諸部。

秋濤案此事元史不載，大太子即朮赤也。史不言其戰。

孫文兀兒達帖合十合納思
克兒田列克
克兒的音
攏因亦兒

可汗元史見正錄

小瀝集

功得此可補其闕。克兒爲思，當卽乞兒吉思。憾哈思帖
良，當卽憾合納部。二部皆在謙河之南。憾合納地卽謙
河所從出之源也。兀克失當卽烏斯地，在謙河北。憾合
納之西，自和林者行三千里爲阿只里海子，又行五百
里至謙州益蘭州。謙州卽以謙河爲名也。此二部地皆
在今俄羅斯國東境，與北冰海爲近。

火因亦兒干，卽秘史所謂林木中百姓也。蒙語林曰槐
因，百姓曰亦兒干，亦曰亦兒格。見秘史蒙文。

熙案下脫己卯年事。

已卯上總兵在古城
庚辰。

十五年宋嘉定十年金興定四年當作嘉定十三年
上至也兒的石河住夏。

元史本紀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干城駐蹕也兒的石河秘史作額兒的石河秋濤案是時耶律文正公楚材從征湛然居士集有庚辰西域清明詩又有進庚午元麻表云庚辰聖駕西征駐蹕尋思干城是歲五月望以太陰當虧二分食甚子正時在宵中是歲候之未盡初更月已食矣考邱長春西游記云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又云辛巳十一月十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

太師移刺國公及蒙古回紇帥皆來迎因駐車馬俟來
春朝見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嘗無雨國
人疏二河入城分繞巷陌比屋得用方算端氏之未敗
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以來存者四之一其眾大率
多回紇人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算端之新宮據焉又見
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程廷尉同文曰此
大河應指城東之河北流入那林河者邪米思干亦曰
尋思干尋卽邪米之合音耶律晉卿又謂之尋思虔譯
曰尋思肥也虔城也今謂之賽瑪兒罕自北廷至此大
率西行過此則大率南行最爲西征扼要之地故於此

宿兵而以耶律晉卿駐焉。

秋進兵所過城皆克至斡

秋濤案本紀作斡

脫羅兒城上留二太子三太子攻守尋克之。

秋濤案元史布智兒傳從征回回斡羅思等國每臨陣布智兒奮身力戰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滿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斡羅思蓋即斡脫羅兒也。

辛巳。

十六年宋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

不合兒薛迷思加

上與四太子追攻卜哈兒薛迷思干

秋濤迷原作述今據元史本紀改

等城皆克之犬太子又攻克養吉干八兒真

秋濤案真字據本紀補

等城是夏上駐軍於西域速望壇

原注西域可汗之林也後壬午年作速里壇

避暑之地命忽相那顏為前鋒

秋濤案以上皆辛巳年原文

秋分遣大太子三太子率右軍攻玉

原作王誤今據本紀改

秘史莎和壇

當作忽都忽那顏

在聖之里三正系石金

二

補文龍傑赤

龍傑赤。

秋濤案卽今回疆玉隴哈什地也。

不珍也哈答。

秋濤案疑亦城名。此下尙有因其見孫榮山而還八字。疑他處錯簡。今刪。以上辛巳年原文。

之城。

秋濤案當與上攻玉龍傑赤之文合爲一句。

以軍

原作君。秋濤校改。

集奏聞。上有旨曰。軍旣集。可聽三太子節制也。

可料已見正集

全 小瀛集

秋濤案秘史云太祖自回回地面歸命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子領右手軍過阿梅河至兀朮格赤下營命拖雷住亦魯等城下營拙赤等至兀朮格赤下營了差人來說如今俺三人內聽誰調遣太祖教聽斡歌歹調遣卽此事也斡歌歹稱三太子卽太宗也太祖此時已定以太宗爲嗣故令大太子二太子皆聽其節制此錄語意未晰賴秘史言之較詳耳又按程春廬廷尉以爲阿梅河卽阿母河故不知兀朮格赤所在今按和闐之水亦名阿里木河當卽此阿梅河蓋西域地亦互相割據疑此時和闐尙屬算端故特遣拙赤等攻之耳若他處

之阿里河阿木河阿母河暗木河則是漢書所云為水
與此阿梅河不同程氏未詳考也。

據內府圖今阿母河東北鹽海之旁有烏爾根齊城與
玉籠傑赤對音至近疑玉籠傑赤即是烏爾根齊若和
聞之玉籠哈什僻在東南與此時太祖軍鋒不相及又
可失哈兒以東並西遼故地當時不煩兵力而降具曷
思麥黑傳中非若尋思干以西皆算端所保須用力攻
取也。

秘文亦魯亦森不兒

於是上進兵過鐵門關四太子攻也里泥沙兀兒等處城
上親克迭兒密城又破班勒紇城圍守哈里寒

塔哈當依本
塔紀作塔此

可詳元史武親正錄

小瀝巢

即西北地地附錄之大典地圖之的里安廷式案
此當是西北地地附錄之塔里干非的里安也

秋濤案原闕寒字今依本紀增

泥沙兀兒本紀作匿察兀兒即大典圖那沙黑不明史
之納失不罕迭兒密即大典地圖之忒耳迷西北地地
錄同

塞冬四太子又克馬魯察葉可馬盧昔刺思

秋濤案監本元史本紀作馬魯昔刺思

等城復進兵

秋濤案自之城至此舊本皆在甲戌末年今按甲戌年
無征西域事考元史本紀辛巳夏駐蹕鐵門關秋帝攻

1522 1523 1524 1525 1526 1527 1528 1529 1530 1531 1532 1533 1534 1535 1536 1537 1538 1539 1540 1541 1542 1543 1544 1545 1546 1547 1548 1549 1550 1551 1552 1553 1554 1555 1556 1557 1558 1559 1560 1561 1562 1563 1564 1565 1566 1567 1568 1569 1570 1571 1572 1573 1574 1575 1576 1577 1578 1579 1580 1581 1582 1583 1584 1585 1586 1587 1588 1589 1590 1591 1592 1593 1594 1595 1596 1597 1598 1599 1600

班勒紇等城冬。皇子拖雷克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刺思等城。悉與此合。則此爲辛巳年事。錯簡在前無疑。今校正移於此。又接此書言上駐軍於速望壇避暑之地。而紀言夏駐蹕鐵門關。蓋作史者見下文有進兵過鐵門關語。故彙括其詞。而不知非一地也。西遊記云壬午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真人來自日出之地。跋陟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回。亟欲問道。無倦迎我。仍勅萬戶挫魯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三月十有五日。啟行。四日過碣石城。過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眾軍挽車。兩日方至。前山沿流南行。軍卽北入大山。

破賊五日至小河亦船渡七日舟濟大河卽阿里沒輦也程宗丞同文曰碣石地理志作柯傷明史外國傳作渴石云南有大山屹立出峽口有石門色如鐵卽記所謂鐵門也新唐書吐火羅有鐵門山大唐西域記日出鐵門至覩貨邏國其地東扼蔥嶺西接波刺斯南抵大雪山北據鐵門過雪山爲濫波國卽在北印度境於時追算端南踰雪山故謂之印度太祖旋師後遣將追至忻都窮及申河算端死乃還則在印度國中矣阿里鮮所言正月十三日自邪迷思干初發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南行三日至

行宮蓋阿里鮮先赴行在。正太祖追算端至印度時故踰雪山後又三日乃達長春。於四月五日達行在。則已回至雪山避暑。故長春過鐵門後行十二日抵雪山而止。所渡之阿母河。元史見他處者亦作晤木河。元秘史作阿梅河。卽佛書之縛芻河也。其水今西北流入騰吉思斯海。秋濤案程春廬先生考鐵門所在。至爲詳核。惟秘史之阿梅河前見與徼外之河異地。別有考辨。茲不具錄。

壬午。

十七年。宋嘉定十五年。金宣宗元光元年。

行軍之里三可子金

春又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

秋濤案又克云者四太子克之也紀云皇子拖雷克思

察兀兒等城正與今所移改昭合。

上以暑氣方隆遣使招四太子速還因經木刺夷國大掠

之渡^相撈蘭河克野里等城。

秋濤案元史作也里。

上方攻塔里寒

秋濤案原闕此字今據元史補。

寨朝覲畢并兵攻之^克三太子克玉^王

原作王秋濤校改。

龍傑赤城大太子還營所寨破後二太子三太子姑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姑字秋濤案姑當作始

歸朝觀

朝原譌作相秋濤校改

是夏避暑於塔里河寨高原時西域速里

張石州曰前作望

壇札蘭丁速里壇急讀之即算灘
猶言汗也札蘭丁其名

秋濤案丁後作木當以丁為正史文作丁改作鼎秘史

作回回王札刺勒丁即算端也札蘭丁與算端音亦相

近

丁斗三見王第

小瀝集

林又札刺勒丁涉事壇

在漢之里三才不金

遁去遂命哲別為前鋒

秋濤案哲別傳作只別

追之再遣速不台拔都為繼又遣脫

秋濤案原本此下衍兒字今刪

罕度乃克

忽察兒殿其後哲別至茂里可汗城不犯而過速不台拔
都亦如之脫忽察兒至與其外軍戰茂里可汗懼棄城走

忽都忽那顏聞之率

秋濤案原作素今改

兵進襲時茂里可汗與札蘭丁台就戰我
不利遂遣使以

聞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銳親擊之追及辛自速河獲茂里

可汗屠其眾。札蘭丁自速蓋目連字誤目連卽沒輦今語木倫也。秘史蒙文此河前後屢見並稱爲申沐漣譯文前後並稱申河此旣稱目連又稱河於文重複提要所謂蹇拙者也。

原作木秋濤校改。

脫身入河泳水而遁遂遣八刺那顏將兵急追之不獲因

大擄忻都折相中印度地名痕都斯坦痕都卽

秋濤案舊作折相今考正。

人民之半而還。

秋濤案辛自速河秘史曰申河卽印度河發源後藏之
阿里西行繞雪山之背至北印度之西北界轉而南行
北印度諸水會之轉至信地入海。

可汗已見上條

小源集

在鞏之北

癸未

十八年宋嘉定十六年金元光二年

春上兵循辛自速河而北

秋濤案舊作止今案當是北字之譌當作上

命三太子循河而南

南字今補秋濤案吾也而傳十八年從帝親征河西明年下之詔賜吾也而馬五匹甲一事案十八十九兩年太祖方征西域此河西當是西域地疑卽辛自速河之西蓋太祖率兵循此河而北正軍河之西也以此證而止止字卽北字之誤止卽爲北之誤則下句脫南字明

矣秋濤案舊本此下有都刺莎合兒等語今攷定移入
丁丑年其丁丑年有上避暑八魯灣川及候八刺那顏
之語考之本紀正此年是錯簡互譌今改正如左

帶此稟命是拖雷事帶字當是帝
字之誤而脫太上皇三字也

秋濤案上下當有闕文

至不昔思丹城欲攻之遣使來稟命上曰隆暑將及宜別
遣將攻之夏上避暑於八魯灣川候八刺那顏因討近敵
悉平之八刺那顏軍至遂行至可溫寨三太子亦至上既
定西域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

秋濤案自帶字至此舊本誤入丁丑年吐麻部主之下

石溝之國正辛不金

今攷本紀載避暑入魯灣川及置達魯花赤事均在此年爰據移正不昔思丹秘史蒙語作昔思田

甲申

十九年宋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

旋師住冬

原作各秋濤校改

避暑且止且行

乙酉

二十年宋理宗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

春上歸國自出師西域

二字秋濤校增

至此

二字依類編所引增

凡七年是夏避暑秋

秋濤案秘史云雞兒年秋回至禿刺河黑林的舊營內復總兵征西夏

丙戌

二十一年宋寶慶二年金正大三年

春至西夏一歲閒盡克其城時上年六十五

朱

原缺此字秋濤案癸亥年稱上春秋四十二紀云丁亥

在漢元其正系不金

崩壽六十六則此上年六十句內必脫五字也今增矣
丁亥。

二十二年宋寶慶三年金正天四年

滅其國以還

秋濤案此句下有脫文

太祖聖武皇帝昇遐之後太宗皇帝即大位以前太上皇
帝時為太子

錢辛楣先生曰此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
諡考元史烈祖太祖諡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是錄至
元以後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記太宗事而

加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矣。秋濤案。太祖以丁亥崩。至己丑。太宗始登極。太祖紀云。戊子年。皇子拖雷監國。太宗紀云。太祖崩。自霍博之地來會喪。元年己丑。夏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來見。秋八月己未。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卽皇帝位。睿宗傳云。諱拖雷。太祖第四子。方太祖崩時。太宗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拖雷實身任之。太宗卽大位以前。皇子拖雷監國。則事理明顯。今乃云太上皇帝時爲太子。實爲不解。其意以監國爲太子之事。然豈可竟指爲太子乎。厥後武宗立弟仁宗爲

不詳之書三上卷不金

之

太子明宗立弟武宗爲太子。名不正而言不順。皆此等紀載有以啟之也。以辛楣先生未論及此。故詳言之。

彭云明宗和世疎武宗長子。在位半年。傳文宗圖木帖耳。文宗武宗次子也。若指此則立弟武宗殆字誤耶。
戊子。

宋理宗紹定元年。金正天五年。

避暑於輪思罕

秋濤案此所言避暑不知何指。或云謂睿宗也。湛然居士集云。戊子。馳傳來京。人問異域事。慮煩應調。遂著西遊錄。按耶律晉卿西遊錄。今不傳。可惜也。

江文輝見馬年

金主遣使來朝。太宗皇帝與太上皇共議，搦力變復，征西域。秋，太宗皇帝自虎八

秋濤案史作霍博。

會於先太祖皇帝之太宮。

太當為大。大宮，大幹耳朵也。

己丑。

太宗元年，宋紹定二年，金正天六年。

八月二十四日，諸王駙馬百官大會，怯綠連河曲，雕阿蘭

其冊。太宗皇帝登極，太宗遂議征牧金國，助貧乏，置倉戍

初驛站。

李曰：牧當為服，或是收字。植按：作收是。

初原作瓶，張石州校改。

丁巳心見正集

全 小瀝集

命河北先附漢民調命兀都相

原作相秋濤案此書相皆當作都兀都撒罕即耶律文

正楚材賜名也元史作吾圖撒合里此作都則與圖音

近相則遠矣錢竹汀先生尙未悟此字之誤也

撒罕主之是年西域伊思八刺納城主遣使來降調命牙

魯瓦赤主之是年西域亦思八刺納城主遣使來降

秋濤案本紀云麻合沒的滑刺西迷主之

又西域之西忻都折相

原作折相秋濤校改

及不刺夷國主躬來朝會

秋文才刺哇赤

秋濤案本紀云印度國主木刺夷國主來朝印度卽忻
都也不刺夷當從本紀作木刺夷爲是此書載壬午年
四太子征西域道經木刺夷國大掠而還亦作木刺夷
可證也

庚寅

二年宋紹定三年金正天七年

春遣將攻京兆金主以步騎五萬來援敗還其城尋拔秋

七月上與太上皇親征金國發自闕郡隰過川由官山鐵

門關平陽南下渡河攻鳳翔官山疑當作官山金史地理志西京大同府宣甯縣有官

山睿宗列傳辛卯太宗
還官山大會諸侯王

可證也

七

小

在華之五三三才不金

三

秋濤案疑有脫誤。

辛卯。

三年。宋紹定四年。金正大八年。

春。二月。遂克鳳翔。又克洛陽河中數處城邑。而還避暑於宮山。

秋濤案宮山當作官山。紀作九十九泉。當是一地。考元一統志。官山在廢豐州東北一百五十里。上有九十九泉。流為黑河。即其地也。在今歸化城境內。北魏太祖紀。天賜三年八月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即此。然水經灤水注。又謂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

九十九泉山上有道武皇帝廟沮陽故城在今宣化府懷來縣南卽水經注所稱乃嬀水上源也疑北魏有兩九十九泉北俗入山避暑皆選名勝不嫌兩地泉源皆登臨之地若元祖所幸則爲歸化城之黑河無疑。

會諸王百官分三道征收金國期於來年正月畢集南京是年秋八月十四日上至西京。

秋濤案西京仍金舊名本紀云幸雲中是也。

執事之人各執名位兀都村

原作相秋濤校改。

撒罕中書令黏合重山右丞相鎮海左丞相。

可斗元里大見王錄

三 小通集

在卷之三十三上卷之五

三

張石州曰紀作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黏合重山為左

丞相鎮海為右丞相秋濤案鎮海傳亦作右丞相

自此使遣撒哈塔

征高麗者秘史為札刺亦兒歹豁里赤與此撒哈塔火兒赤蓋一人也史塔出

傳蒙古札刺兒氏父札刺台歷事太祖憲宗

秋濤案紀作撒禮塔

火兒赤征收高麗克四十餘城還冬中月初三日^十上攻河

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時有西夏人速哥者來告黃河

有白坡可渡從其言

火兒赤秘史蒙語作豁里赤撒哈台之官也連上讀

壬辰

四年宋紹定五年金正大九年

春正月初六日大兵畢渡及獲漢船七百餘艘太上皇遣將貴由方來報集軍兵等已渡漢江亦上亦遣使於太上皇曰汝等與敵戰連敵

翁本敵下有速字今不取

日久可來合戰上於正月十三日至鄭州守城馬提控者以城降

秋濤案本紀作馬伯堅

太上皇既渡漢水有金大將哈答

秋濤案金史元史俱作合達

可謂元史金正條

可

小徑

金

三

磨下欽察者逃來告哈答伏兵於鄧西隘截等候太上皇是夜會兵明燭而進哈答移刺聞知入鄧以避其鋒太上皇正月十五日至鈞州均雪作上遣大王口溫不花國王答思將軍兵至大十六日雪又作是日與哈答移刺合戰於三峯山大敗之遂擒移刺十七日上行視戰所嘉嘉之

原作佳秋濤校改

二十一日克鈞州均哈答匿於地穴亦擒之又克昌州敬廓州嵩州曹州陝州洛陽濬州武州易州鄧州應州壽州遂州禁州等來降

秋濤案本紀云遂下商號嵩汝陝洛許鄭陳潁壽睢永

等州縣與此多異。攷金時河南無昌鄆易應遂禁等州。疑昌鄆卽商號之音譌。應卽穎之音譌。遂卽睢之音譌。禁卽永之音譌。餘未詳也。

上_三月上至南京。令忽都忽_相攻之。上與太上皇北渡河。避暑於官山。

秋濤案紀云。夏四月。出居庸關。避暑官山。

速不歹拔都_相

原作相。秋濤校改。

惑木歹火兒赤。貴由拔都塔等_相。適_{與金戰}遇金遣荆王守仁之子_兄

曹王入質。我軍遂退。留速不台拔都_相以兵三萬鎮守河南。

丁斗心口見上錄

小滙集

在黃河之東

三

秋七月上遣唐慶使金保降保因被殺八月金之參政完顏忠烈

張石州曰紀作思列

恆山公武仙將兵二十萬會於南京復至鄭州西合戰是年

高麗王復叛再命撒兒答火兒赤

原作大兒亦秋濤校改

征收九月南京城中倉廩俱竭金主帥兵六萬北渡河欲

復東平新衛二城我軍逐北潰散尚千餘人

逐北原作遂北張石州疑有脫誤秋濤曰當作逐北

復渡河北

北當作

高麗王復叛再命撒兒答火兒赤
在城中射殺

癸巳。

五年。宋紹定六年。金正大十年。

春正月二十三日。金主出南京入歸德。金人崔立遂殺南
京留守參政二人。開門詣速不台拔都降。四月。速不台拔
都至青城。崔立又將金主母后太子二人暨諸族人來獻。
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出歸德府入蔡州。

原作八察無州字。秋濤校改。

塔察兒火兒赤統大軍圍守。是月十日。遣人入城催降。勿
應。四面築城攻之。八月。別遣按脫等抄籍漢民七十三萬
有奇。十一月。南宋遣太尉孟珙等領兵五萬運糧三十萬。

可斗心見正統

三 小瀝巢

不詳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維

石至蔡來助分兵南面攻之金人舉沂萊海維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秋濤案本紀當作濼

等州來降

甲午

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是歲金亡

春正月十日

正字原闕秋濤據本紀增

塔察兒火兒赤急攻蔡城危逼金主傳位於族人承麟遂
縊焚而死我軍入蔡獲承麟殺之金主遺體南人爭取而
逃平金之事如此是年五月於答蘭答八思始建行宮大

會諸王百官宣布憲章。是年羣臣奏曰：南宋雖稱和好，反殺我使。

原作死。注曰：音使。秋濤案死當作使。音使二字，後人妄加。此明明錯誤，而後人不能是正，亦足證前後牴牾處，多由傳寫譌謬也。

侵犯我邊，奉揚天命，往征其辜。又遣忽都相。原作相。秋濤校改，卽忽都虎也。

忽主治漢民，別遣塔海紺孛征蜀。

乙未。

七年。宋端平二年。

可斗云見正錄

小瀝集

建和林城宮殿

秋濤案本紀云春城和林作萬安宮湛然居士集有和林城建行宮上梁文繫於乙未年三月祭姪女文之後也。

夏遣曲出忽相都籍到漢民一百二十萬有奇遂分賜諸王城邑各有差。

秋濤案忽相都據耶律楚材傳當作忽都虎本紀乙未遣皇子曲出胡土虎伐宋不言籍漢民事丙申夏六月復括中州戶口得續戶一百一十餘萬秋七月詔以眞定民戶奉太后湯沐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當

案忽相都下脫伐宋二字籍到上脫忽相都三字說詳本則忽相都伐宋五字案元史本紀皇子曲出及胡土虎伐宋元史所按此書作忽相都忽相都遺案傳云又從皇子開出忽相都行屠鉄木春兒定河南河州軍傳云歲乙未從皇子開出忽相都充南征忽相都忽相都此本忽相一字案世宗表書宋皇子有忽相都大王則又與此本同蓋忽相都一伐宋一事也忽相都籍漢民又一事也當去夏遣皇子曲出忽相都伐宋忽相都籍到

漢氏一百一十一萬若是則怡
並理噴矣

卽此事而本紀屬之次年也

丙申

八年宋端平三年

大入慶和林城宮

秋濤案本紀丙申春正月諸王各治具來會宴萬安宮
落成

冬十二月赤曲

秋濤案疑亦人名卽太宗紀

闕端

原作闕端秋濤案本紀改

可軒元聖武親征錄

小瀛集

等克西川。

丁酉。

九年。宋理宗嘉熙元年。

夏四月。築掃鄰城。

秋。濤案本紀。夏四月。築掃鄰城。作迦堅察寒殿。元史類編云。在和林北七十餘里。

秋八月。仿漢儒。選擢除本貫職位。

秋。濤案本紀。八月。命木虎乃劉中式。諸路儒士中選者。除本貫議事官。得四千三十人。此書於他政務不盡載。獨記此者。記太宗崇儒。所以肇世祖之興也。

以上奪一業何代於牙老
瓦赤王管漢民公事者
按注則固未奪此業也

依本紀補之己丑年云河北先附漢民調命兀都撒罕
主之西域調命牙魯瓦赤主之當即此牙老瓦赤也一
作牙刺瓦赤以其工於治財故命之兼掌漢民公事云
爾又按姚樞傳云歲辛丑牙老瓦赤行省事於燕京主
管漢民公事以樞為行省郎中牙老瓦赤惟事貨賂以
樞為幕長分致之樞拒絕因辭職去攜家之輝州蘇門
山讀書鳴琴若將終身世祖為太弟時遣趙璧召之至
待以客禮邵戒山曰姚牧菴集載姚樞神道碑云上遣
趙璧驛至彰德璧恐樞避去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為
樞始致見微意樞恐使者誤徵不敢應璧曰君非棄牙

可憐元聖武親征錄

小澤集

在冀之西三山并石金

老瓦赤隱此者乎曰然乃偕往彰德受命

十一月初七日

秋濤案此下有脫文

本紀十一月丁亥大獵庚寅還至鉞鐵鑄胡滿山辛卯
還明廟于行殿庚寅大明衛是年十一月甲申朔丁酉為三
日庚寅為七日与本書合利詳用無脫文也

地名月惑哥忽聞

秋濤案聞當作闌元史云帝大獵五日還至鉞鐵鑄胡

蘭山今改作烏特古呼蘭即此地也方輿紀要云地在

和林東北

病次日崩

秋濤案元史太宗紀云庚寅奧都刺合蠻進酒歡飲極

夜乃罷辛卯遲明崩於行殿詳繹史記進酒一尊蓋以

戊戌夏孫亮思見城
己亥
庚子春止月命詣都刺合
蠻主漢民財賦
辛丑春高麗王遣姪子入貢
冬十月命牙老瓦赤主管漢
民

太宗疏耶律晉卿而專信西域言利之臣如奧都刺合蠻於庚寅進酒而辛卯帝卽暴崩深有可疑故詳著之惜此書闕脫無可證其端末也元史類編但云進酒歡飲而刪奧都刺合蠻之名則失史氏別嫌明微之意矣以此書與本紀月日相證知初七日爲庚寅是月朔當爲甲申而錢氏侗四史朔閏考未載可補其闕

壽五十六

原本壽下衍至字今刪

在位一十三年

原作一十二年秋濤依本紀校改

可料元聖武親正錄

二五 小瀝集

乙丑十月用索文祕史補校一過 觀堂

元史察罕傳在宋命譯脫必察類名曰聖武用天記及化年纂要太

宗平金姑宋等書俱付史館改明文淵閣書目有聖武用天記一部一本

疑即此書也周本至萬歷間已以內閣藏書目錄已不載此書錢翁兩家

之本不知出於何所數年前在東軒老人座中見明人所鈔宋元雜史小

說數十種題為雲麓漫鈔者中有親和錄老人曾手校於此本上今明鈔

本不該歸何處而老人手校本亦不得見明鈔足以是正此本必之矣不知

何時再得遇之方日又記 又案後湖之傳沈叔知東軒老人曾借沈君所藏明鈔說部本校非
雲麓漫鈔本也前跋夫之說誤後正行此

丙寅新正三日復傳沈叔借明鈔說部本校勘一過 觀翁

校正元親征錄終 上燈日在天津復借武進陶氏萬曆抄說部本校勘字

蒙古語脫下察類表為
提綱此書體例頗似之祕
史蒙文標題亦有脫察
要之目此察罕所譯也
以聖武用天若書如徐
此書至實伯生修經世
大典時謂以國書脫下
察類增修太祖以來事
迹則如指祕史因此書
既有察罕譯本又曾官
付史館殊与塔夫海牙
所云非可令外人傳者不
合此則此錄及祕史均
脫下察類之名而此錄特
為不布之脫下察類
親着入札

錢辛楣先生十駕齋養新錄一條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紀太祖太宗事不著撰人姓名其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諡攷元史烈祖太祖諡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至元以後人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紀太宗事而加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者矣所紀多開國時事而於平金取夏頗略元史察罕傳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元記其書今不傳未識與此錄有異同否雖不如秘史之完善而元初事迹亦可藉以考證其譯語之異者如孤都即汪古也博羅渾那顏即博而忽也闕拜即沈白也暗都刺蠻

卽奧魯刺合蠻也兀相撒兀卽吾圖撒合里耶律楚材賜名也

秋濤案今 殿本考證改博羅渾為博羅罕且無博爾

忽之名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跋後

右光澤何願船先生校正元聖武親征錄一卷。熙弱冠隨嚴君仕京都。得知先生與張石州先生皆以考據著稱。其校證乃於一字一音之末。心竊慕之。而無以自通也。歲己未。得親炙先生於邵武館。先生時方輯朔方備乘。未數月。書成。進

御。熙未獲覩。越二年。而先生作古矣。同治甲子。偶於張叔平比部齋中。得先生所校元聖武親征錄。蓋元親征錄世無刊本。而先生之考正。又校勘家所不易覩。遂手錄之。熙夙聞先生言元代史之舛謬。不可備舉。而史所紀太祖開

石菴方聖正親和錄

三

國譌雜尤多。卽先生此書自序亦言之。錄此帙以資讀史考證。亦以識私淑之意云爾。原本有平定張穆旌德呂賢基兩序。今所存惟張序。張卽石州先生。呂序無當於校正之義。殆可刪也。同治甲子二月後學陽湖莊庚熙跋

元聖武親征錄一卷何願船比部校本係黃先生彭年得
之比部之子芳稜繇是都下士大夫頗傳鈔續有校勘刊
誤者順德李文田仲約嘉興沈曾植子培曾桐子封萍鄉
文廷式雲閣花縣朱珩楚白仲約別讓元祕史注箋据繁
博尙未寫出定本元史最難考者地理志內西北地附錄
一卷楚白子培與吳縣洪鈞文卿爬梳剔抉以滿蒙西域
三合音古今方言互證參考推緝十之四五并求諸俄人
土耳其繙譯蒙古天方之書華路椎輪札記凌雜頗與是
錄相發明然於成吉思太祖崛起誓師行軍所嚮移刺楚
材卓帳之轄境邱處機游歷所經之地尙未盡斟然明白

可斗心見王水

文

一 小瀝巢

在萬二之五三立來在金山

足

了徹無疑則以蒙古本無文字譯音傳寫又多踳誤故莽
澀不可理也此本乃鄆南分巡芳郭鈍叟以授下走俾趣
刻之分巡又從俄行人蒐錄和林唐元碑數種文字并鈔
得雲閣學士所輯元經世大典兩巨冊擬附刻此錄之後
又次第謀校刊仲約侍郎祕史注以追紬元氏一代開國
事實之足徵者因江防猝猝物力艱窘未能果也姑具記
其緣起於此光緒甲午長夏瓦羨村人姚士達謹跋

元聖武親征錄刊誤

第二葉十七行

察刺海祕史作察刺合

第七葉九行

鮮明昆那顏原注以爲想昆必勒

格爲俺巴孩之父即泰赤烏部不應助太祖考王罕之子日鮮昆或係此人後鮮昆妻子爲乃蠻種所虜不聞鮮昆之子能軍則此當別爲一人又按此條原文多誤泰赤烏部與太祖尋仇不應相助又昆必勒格十世其子俺巴孩二世世太祖係二十三世行也且想昆必勒格祇俺巴孩一子必非迭良可知

十三行

答聖台

力後又作答里台答

元聖武親征錄刊誤

一

小渥巢

火察兒 後又作忽察兒

第八葉十五行

忽蘭 不合罕之子

第十一葉二行

忽阿失拔都 即祕史阿兀出把

忽出

十九行

幹真那顏 即幹赤斤元史之幹

二十行

大丑 祕史作

第十三葉十七行

完顏襄帥兵逐塔塔兒 按金史

末事在承安二年

第十六葉十四行

渤海子邊 此數語引祕史按祕

第十七葉十四行

乃克烈敗散之眾 乃字疑作及

一第... 丹... 月...

即乃蠻助也力可哈刺來伐
之時札阿紺孛當先來降時
王罕尚在西藏也按祕史
又客列亦種及那禿別干董
合等姓亦來降審
交氣乃字當作及

第二十一葉五行 兀洼思歹亦兒兀孫孫合阿台

答兒馬刺刺 孫字刺字皆重各
宜刪去下一字

按祕史作一種兀洼思篋兒
乞答亦兒兀孫一種是合阿

惕篋兒乞合阿
台答兒麻刺

第三十二葉十一行 答海 後作海答海即祕史之合
答把阿禿兒由王罕處來

降者又有塔孩一作答孩孫
都歹氏元史塔海遜都思氏

飲黑河水
即一人也

元皇代親征錄 河渠

二

忽刺

當即忽蘭後

哈檀

當即祕史之

十二行

迨且

二字何云有誤 據祕史

阿勒檀忽察兒額不格真合

兒塔阿揚脫幹鄰勒合赤温

第三十五葉五行

主兒扯歹

元史字禿傳之亦

第三十八葉六行

枝

何云疑有誤 按枝上云適

值彼凶年得窮 其國當是彼

十八行

辭徹別我弟

原文別下脫吉字

誤或謂宜 添吉字非

第四十六葉一行 第疑有

第四十七葉十七行 抄兒塞 塞當作寒 按祕史作察兀兒罕乃兀良合氏

元史抄吾兒乃治列台氏而抄吾兒與察兀兒對音抄兒寒又與察兒罕對音疑卽一人

第五十葉十八行 引祕史阿卜只阿闊帖梧兒 祕史

無梧字

第五十八葉十行 奔契丹主菊而可汗 史言西遼傳九十年

自宣和七年大石林牙建國扣至嘉定四年方足是數乃史言屈出律擒直魯古系之辛酉年是年屈出律尙未至西遼也或戊辰屈出律奔西遼而篡則在癸酉年耳

五十七

三

第六十葉一行

嶺河秘史作垂河

第八十八下半葉

甲申旋師住冬避暑且止且行

乙酉春上歸國

甲申冬乙酉春此中何以忽插

入避暑事意此六字或在旋師住冬之上否則丁亥年事耳按數年中避暑事迭見上年避暑於八魯灣川等候八刺那顏即秘史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豁兒桓嶺處過夏了就等候巴刺雖此屬癸未祕史係之免兒年不台其實一事也乙酉春歸國是夏避暑即秘史太祖遂回至額兒的石地面過夏第七年雞兒年秋回到秃刺河黑林的舊營內彼云第七年此云自出師西域至此凡七年彼云

回到舊營此云歸國卽其事也丙戌春至西夏一歲聞盡克其城卽祕史成吉思旣住過冬欲征唐兀新整點軍馬至狗兒年秋去征唐兀冬間圍獵墜馬就於擲斡兒合揚地面下營特一年之中時令先後互差耳祕史又於此後連文有在雪山住夏調軍征阿沙敢不百姓自雪山起程過兀刺孩城攻打靈州城遂降唐兀惕主不兒罕滅其國回至猪兒年成吉思崩與此丁亥滅其國還太祖升遐吻合惟不載雪山事然攷祕史旣於丙戌年舉秋冬事矣則雪山住夏當屬丁亥旣住夏復起程所謂且止且行也若甲申避暑事無所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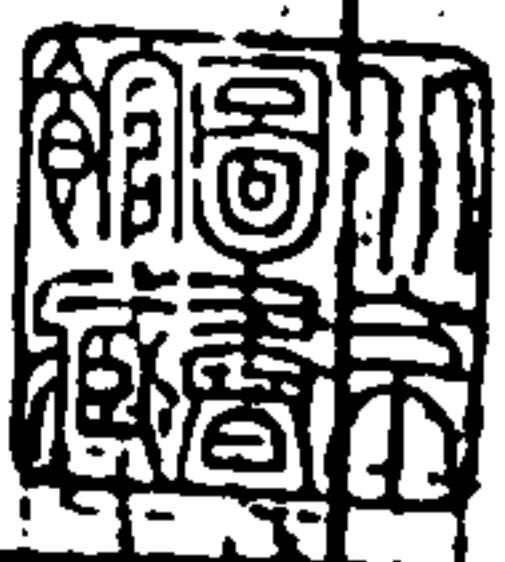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第九十一葉九行

夾注牧作收是

植按甚確後文云分三道征收

金國可證





庚申外史



庚申外史
 癸酉元統元年先是歲壬申秋文宗車駕在上都八月疾大漸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燕帖木兒曰昔者鬼忽失之事為朕平生大錯朕嘗中夜思之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為朕子朕固愛之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輩如愛朕願召明宗子受歡帖木兒來使登茲大位如是朕雖見明宗於地下亦可以有可措詞而塞責耳言訖而崩鬼忽失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內懼為之躊躇者累日忽念鬼忽失之事已實造謀恐受歡帖木兒至而治其罪始秘文宗遺詔屏而不發因謂

文宗后曰阿婆且推守王位王室安欲帖木兒太子居而徵荒瘡之地未知有無哉與宗既諸上徐議之可也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為右相禮絕百僚威煇赫宗戚諸王無敢以為言者退 至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為言 燕帖木兒始迎明宗皇帝幼子懿懌只班登寶位不發詔不改年號踰月而崩嗣弟寧宗繼而燕帖木兒建議欲立燕帖木兒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思年小豈不遭折死耶安欲帖木兒在廣靜江可取他來為帝且先帝臨崩之言猶在耳于是燕帖木兒知事不能已遂奉太后詔遣使公廣取安欲帖木兒太子

卷一

庚申外史 卷一

來京太子行立良御以郊祀禮禮迎之蓋燕帖木兒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既而燕帖木兒驅馬與太子並行馬上舉鞭指示告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訖無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留連至六月方始使登位改元 統元年尊文皇后為皇太后丞相燕帖木兒加太師左丞相撒敦為右丞相伯顏為樞密院知院唐其勢為御史大夫撒敦者燕太師之弟也唐其勢者太師之子也徵政院使宦者高麗人禿滿夕兒者首荐高麗女子初氏于帝初氏性慧黠有寵于帝秋九月太后謂大臣曰正宮未有人何不遣立之眾對曰今太師丞相有女端嚴正

大宜為天下母于是立太師女伯牙吾氏為后 推主家女習于驕貴又輕帝年幼見帝寵初氏心不平之曰夜極整初氏幾不勝一夕又跪初氏于前窮問其罪加烙其體翌日司天奏昨夕火墜犯后妃帝雖不言心甚 之初世祖皇帝家添賤高麗女子不以入宮至是始壞祖宗家法識者知天下之將亂也 甲戌元統二年太師太平王燕帖木兒自帝即位以來不復留心政事惟日溺于酒色收晉邸后為妻諸公主嫁之者四十餘人有某王位公主嫁及門三日不得見既而傳旨曰公主且歸我要時未取燕帖木兒宴趙中丞家男女共坐名為鴛鴦筵席偶坐中有

一婦人顏色甚麗太師目之問曰此為誰意欲留之左右告曰此太師我夫人某氏也由是酒色過度體羸流血而死太尉伯顏陞為右相伯顏當帝在廣西來入京師宿留汴梁心方不測朝廷推臣意其伯顏通為汴梁者左平章提所有蒙古漢軍扈從入京帝深惡之以扈從功封太尉至是一旦為相居唐其勢上唐其勢念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位居我上或時裏甲帶刀至伯顏家或夜入都人家飲然猛惡無術實無他異謀也

亦出伯顏

乙亥至元二年四月右丞相伯顏奏曰御史大夫唐其勢與其弟答剌海為文宗義子者謀為不執將不利社稷有詔捕之唐其勢攀檻不宥出答剌海匿皇后祀下右丞相復奏曰豈有兄弟謀不執而姐妹可匿之手弄執皇后以付有司后呼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欲害我如何得你亦殺于東門外唐其勢既死命撒迪為御史大夫立翁吉刺氏為皇后乃世祖后察必之曾孫也性在厚寡言吟誦正宮皇后復立和氏為次宮皇后居與聖宮與聖宮皇后二宮並為后自此始伯顏奏曰陛下有太子休教讀漢兒人書其間好生欺負人往時我行有把馬者久不見問之云往應舉未回我不想科舉都是這等人得丁遂罷今年二月礼部科舉

皇太后

亦出伯顏

天下強傳拘刷童男童女民間皆望風成俗河南棒胡反棒胡者河南鶴山縣人好使棒長六七尺進退使擊如神遠近聞者稱棒胡其徒弟百餘人有名胡山花亦善棒開州人輒執李陳州人棒張皆起兵應之河南左丞慶童將軍敗之于鹿邑岡擒之孫其岡為得勝岡伯顏數往太皇太后宮或通宵不出京師為語曰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倚着太皇太后慈出紫微垣數十丈凡十餘日占者以為應在十五年後至年果驗京師大水朱光卿名珉山亂于廣南之惠州既而復有存智甫羅天麟亂于閩漳皆討平之戊寅至元四年詔召縣舉隱逸士詔備曲阜孔廟表

州妖僧彭瑩王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反者背心皆書佛字以為有佛字者刀兵不能傷人皆惑之從者五千餘人郡兵討平之殺其子天生地生妻佛母瑩王遂逃匿于淮西民家瑩王本向眾山慈化寺東村庄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踰六十歲善觀氣色一夕夜雷見寺東約二十里紅燭半天翌日召其庄老詢之曰昨夜二更時汝村中得無失火乎抑有他異事乎內有一老白村中無事惟舍下媳婦生一兒子僧遽喜曰盍與我為徒弟可乎老遂捨為僧于是遂以教帛若干酬之其子年十歲始送入寺寺群從嬉時預言禍福皆驗年十五南泉山下

忽產一泉甚冽是時民皆患疾疫瑩王以泉水施之疾者皆愈以故表民翕然事之如神及事敗逃淮西淮民間其風以故爭庇之卒不為有司所捕獲伯顏與太皇太后謀立燕帖木兒古思而廢帝其姓脫頗聞其謀竊以告其師胡行可行可赦之以密告于帝令帝知而預為防

冬十一月河南范孟端及孟端者河南杞縣人也始為內臺知班發身據河南者臺其人貧無資寡父游人皆謂為不辦事辭不得志又久不得補一日大言者戲曰人皆謂我不辦事天下辦事有幾人袖裏屠龍斬蛟手埋沒青鋒二十春後有守者御史來

孟端有猛力為言之乃得補又不帶俸孟端憾曰我必設若輩一夕與其黨霍八失等約曰我冬至日應直者汝四人當以黃蠟為彈九狀佩之揖聖旨劫鋪馬素昏夜入河南省中堂坐定喚當直掾史來傳聖旨我則伴應之曰諾有河南廉使段惟忠致仕在家即傳聖旨召之使居者中推事餘者官呼入者汝皆傳聖旨捷殺之凡發歸金惟聽我施行如此大事必成可以得志富貴可共也己而皆如其言是日省憲官置酒皆醉于家于是早章月魯不花左丞叔烈理門金劉奴即中究者亮黑狄兒都事拜住提督撒思麻監司亮滿萬戶完者不花等喚入皆若使聽聖

旨然即以鈔骨朵自凌捷元景屍後圍捕聖旨除孟端為河南都元帥初收大小衙門印自佩平章發兵虎符調兵守城把諸塔巷中人不得往來封閉黃河大江渡船使南北毋通發各道兵來聽調孟端在省祭祖去祀縣祭祖設壇五日又用金鼓押諸衙門正官首領官凡若干人斬于市有馮二舍者孟端用為省憲使在外給事馮固扣孟端曰章引我見朝廷官孟端醉不覺睡而言曰何者為朝廷官我便是也馮覺其偽固隨孟端出窺告者都鎮撫曰使臣者仍也可閉諸衙門勿納我將圍之于是殺孟端于外時省中猶未信擲其首示之乃開門持兵者入霍八失

天下多事

等竄竹園中遂俱撲殺之當孟端反時百官使首聽命獨歸賜不從孟端問曰朝廷以月魯輩有罪別選用人歸先生不顧仕宦耶賜曰有母在堂誠不慮也又問曰歸先生不怕死耶賜曰死生有命元帥遂囚之事敗得免故天下多歸賜自此始

貶置伯秋

已卯至元五年冬皇太子生名愛育失黎答騰寔與聖宮和氏之子也乳脫：家呼脫：為妳公其後脫脫因奏令正宮皇后子之十二月伯顏請帝飛放帝疾不往伯顏因請燕帖古思太子同法遂獵于柳林脫：竊告帝曰伯父久有異志茲行率諸衛軍馬以行往必不利于社稷帝幸不與之俱往其奈太子在

柳林何 夕即召高保奇月恮察兒與之謀討伯顏却其軍植于是先令月恮察兒夜開城門星馳往柳林竊負燕帖古思太子入城又忌翰林官泄其事特使平章沙加班召其館客並滙廷裏之車中以載之入賜之坐諭以伯顏罪狀却其軍植誅之：意使車詔四更使只兒九及平章及沙只班齎詔向柳林先即其軍天明閉大都諸城上開讀詔書畢御史大夫脫：踞坐城門上傳聖旨曰諸道隨從伯顏者並無罪可即時解散各還本衙所罪者惟伯顏一人而已伯顏養子唐因不花知院答失蠻尚書謂伯顏曰推兵入宮問奸臣為誰尚未晚也伯顏卻之曰只為汝

敬文宗神

輩當時與脫：不和致有今日尚欲誤我也情知皇帝豈有殺我之心皆脫：賊子之所為也言未既又有詔到柳林伯顏除河南省左丞相伯顏請入辭帝使者不許曰皇帝有命：丞相即時起行母入辭伯顏至河南又有詔令伯顏陽春縣安置初伯顏過真定時父老捧獻果酒伯顏謂父老曰余曾見天下有子殺父之事父老曰不曾見子殺父但見奴婢殺使長蓋暗指伯顏殺如王之事伯顏聞之愧首不語殊有慚色也臺臣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也乃陛下嫡母也帝嘗推陛下母墮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讐不共戴天乃陛下太后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滿陽

踞安置乃使云都赤月恮察兒押送滿陽將至滿陽太子忽心驚知其將殺已矣飛馬渡河而走月恮察兒追之拉其腰而死云都赤者帶刀宿衛之士也太皇太后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身作嬉戲故此舉雖出于推臣實亦帝心之所欲也尚書高保奇奏言昔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聞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于太廟併問當時州詔者為何人遂欲殺虞伯生集馬雅古祖常二人呈上文宗御批且曰臣受勅紀載實不獲已脫：在菊園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故捨之而不問

國初守江南歸附時瀛國公幼居也入都自願為僧
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
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曰：女子與之延祐
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自此
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采氣即物色得之乃
瀛國公所居室也國問子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瀛
國公曰無有國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男
子目明宗大喜回求為子并其母載以歸
庚辰至元六年伯顏行至江西豫章驛飲藥而死殮
以散木槨置棺上藍寺中寺在尸水流出戶外人
皆掩鼻而過之籍其家數月屏當不盡米糠教房燒

餅至一房其奇也如此或言伯顏家畜西番師婆名
卑：每問來歲吉凶又問自己身後事當如何界：
曰當死于向人手故其東政之時禁軍罷刷馬匹蒙
古色日歐漢人向人不得回手等事皆原于此先是
阿又赤大夫究者帖木兒王二人頗有節氣見伯顏
私通太后殺却王竊相謀曰此人有無君之心不除
之必為國害于是截髮為髻私相約曰但得間即
行之一日伯顏休息於家二人立侍或言云都赤佩
刀乃水提管鑄鋒善刀也阿又赤即借視稱善久之
伯顏亦忻然怒披衣觀之究者帖木兒王喜于得間
從前投阿又赤阿又赤懼不敢發究者帖木兒王致

相打誅其罪而
僕中亦人哉

其中變害已因長跪首曰問者阿又赤視刀時有害
太師心伯顏大怒即揮向前阿又赤亦跪曰此人當
有害太師心我不從故反告我即併殺二人而籍其
家其酷虐如此命脫：為左丞相益都忽為右丞相
韓家奴為御史大夫汪家奴為樞密使初伯顏既敗
其弟馬札兒台以誅伯顏有功故遷其位為首相僅
半載于通州置塌坊開酒館糟房日至高石又使廣
敗長蘆淮南鹽其子脫：不以為然嘖恭政佛嘉問
曰吾父善君：所言無不聽蓋誅吾父使解職開居
不然人將議我害逐其兄而擢其僕眾口甚可畏也
佛嘉問如其言因索間諜之馬札兒台果謀賊家居

封為太師于是陞都益忽為首相而已制之為詔復
行科舉詔太師四時祭享賜天下高年束帛錫天下
租五分右丞相益都忽左丞相脫：奏曰京師人烟
百萬薪芻負擔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開池河
上受金口淮法通舟楫往來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
中矣遂起夫役大開河五六十里時方炎暑民甚苦
之其河上接金口水河金口高水瀉而下滿悞繞流
行二時久衝壞地數里都人大駭速報脫：丞相丞
相亟命塞之京師人曰脫：丞相開乾河秋河北大
水
辛巳至正元年詔選儒臣歐陽玄李好文黃潘許有

壬等四人五日一進講讀五經四書寫大字操琴彈古調堂御臣文閣用心前言往行所。然有向慕之志為大興園子監蒙古回。漢兒人三監生員凡千餘然祭酒司業博士多非其人惟粉飾章句補苴事務以應故事而已凡在諸生日啖龍炊粉羹一人之食為鈔五兩君子以監學乃作養人材之地而千百為群恣縱恬嬉玩愒歲月以媿侮嘲謔為賢行加屏風以障市人入茶酒肆不惜直掉臂而出無敢誰何是壞天下人材何作養之有累加孫監生也積分試中累官至校丞在朝鬱鬱累加孫為分省石丞一日奉攝廓命入京師議事揚。過市中大言曰我今日

只知有提兵不知有皇帝人聞其言相顧問曰此何官人也或曰此則往時國主累加孫也人皆嘆曰此官所言是報當日龍炊也又有善賢奴者亦監生也積分中舉歷官至左右司員外郎奉命至攝廓軍中攝廓留之為分省戶部尚書已而京師大饑遺戶部侍郎求糧于攝廓善賢奴知之請與相見因責之曰朝廷遣汝求糧耶歸語汝丞相朝廷自紅軍禍亂以來前後命提兵官勦捕皆有供給官辦糧料如輩不班也先帖木兒太不花答失八都祿等是也獨我察罕父子提兵平大河南北山東等處並不曾費朝廷一錢供給今又起軍肅清江淮亦不索朝廷供

給糧料而朝廷反求糧于我耶張至道奏改在側因嘆曰三十二年天子豈可使無一頓飽飯喫耶遂啟攝廓以山東糧五千運入京師往。國生所就類如此樞密院掾史杜遵道素公不仕適穎川遂為紅軍舉首先是伯顏丞相馬札兒台為知院遵道為書生上言請開武舉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士馬札兒台遂補為掾史既而知其不能行其策遂棄去後為賊中舉首

壬午至正二年詔曲阜衍聖公陞秩二品慶元守王元行柳飲酒禮詔譯屠貞觀政要二月帝出元武門耕藉田是年秋監察御史言官官太盛宜減官官額并宮女孟時宦者多高麗人為之也

癸未至正三年國簿免服新成親祀南郊時春二月也議修遼金宗三史丞相脫。銳意欲成之而所費浩大錢糧經數不足頗以為憂掾史行文書丞相三卻之掾史遂與國史院典籍謀之曰丞相 不喜若非錢糧無可措畫采此易耳江南三省南東田頗有貢士並錢糧者各路格寄累年倉庫盈積有司亦當借用之此項錢糧以為脩史費孰曰不然掾史即日引見丞相丞相聞其說甚喜于是奏臣使儒臣歐陽玄揭吳斯等于國史院脩撰遼金宗三史詔興守泰不花行柳飲酒禮詔天下立常平倉河漢白茅口冬

十月有七日有事于南郊前三日裸于太室拜享于
列聖次第至寧宗前帝問禮儀使曰我兄也彼弟也
拜合禮否禮儀使傳旨問博士劉闢對曰寧宗皇帝
雖是弟也嘗承宗祀而為皇帝時陛下亦嘗做他的
位子來嘗拜又春秋時魯國的諸侯有問公儀公問
公是弟先做諸侯儀公是兄在問公後做諸侯宗廟
四時祭祀未聞儀公不拜問公比違例兒陛下合拜
帝乃拜而郊禮畢大赦天下獨天下民租五分詔天
下立常平倉先是以五事備取守令至是取守令以
常平倉得治奏成六事

甲申至正四年春儒臣歐陽玄揭侯斯等修遺金宋

外史

二

三國史告成禮部引國史合院官累右丞相脫：奏
聞脫：搢首曰此秀才事我弗知三累三卸眾皆惡
之或曰丞相好美名今此史具到其情丞相見其名
不列宜其慍也蓋累之曰自古前代史官雖以史官
秉筆而總裁則必歸一人如唐書則歐陽脩總裁資
治通鑑則司馬光總裁今遠金宋三國史成蒙丞相
奏用之力也其等謹以書丞相為總裁官丞相幸始
終成之以為一代之盛典豈不可乎于是脫：大喜
即命據史具進史儀部鼓吹導從前後輝光自史館
進呈宣文閣帝具礼服接之觀者以為近代無之先
是諸儒議論三國正統久不決至是脫：獨斷曰三

脫：指父

外史

四

國各與正統各繫其年辨議者遂息然君子終以為
非也進史畢大宴群臣于宣文閣脫：奏曰給事中
殿中所紀錄陛下即位以來事迹亦宜漸加脩撰收
入金鑰上曰朕行事只在給事中殿中處之待朕他
日歸天去令吾兒為之可也仍以御圖書封藏金鑰
自今不許有所入然不知給事中殿中處未嘗公卿常
梁子弟為之其寔皆然全無所書也故原中以末三
十六年史事並廢馬札兒台太師告老退居甘州于
是有謗言行其間父子各相疑脫：曰乞致相位願
往甘州侍親詔因而許之初脫：謀使其父辭位也
嘗奏帝以其父之貪不可使居大位且密囑帝倘其
辭位陛下宜即許之至是帝亦因而許蓋憶其初用
詭計也以阿魯而廣王為右丞相以平章帖木兒達
識為左丞相
乙酉至正五年以別必兒不花為右丞相三月詔曰
乃者天災流行積雨害稼河失故道民罹其殃山東
河南尤甚朕夙夜憂惕靖思其由皆朕菲惠所致諸
有盜賊竊發不虞限二十日悔過赦之前所免租外
被災者全免之已入者准下年之數
丙戌至正六年詔遣奉使巡行天下黜陟出明問民
疾苦采訪賢俊分十道處之然奉使者類皆脂韋貪
濁多非其人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武子春稍振綱

牧以收子

紀餘皆鼓吹而已命選天下郡守各選其人凡其人
之官皆陞解聽旨諭之曰汝守令之職如牧羊然飢
也與之州渴也與之水飢飽勞逸無失其時則羊蕃
息矣汝為我牧此民毋使之失所而有飢渴之患則
為良牧守矣時上方有勵精勤治之意凡人選轉某
人為官必問曰此人以前行過事迹果然一皆善
否為我志陳之可也徵憲士脫曰伯顏杜本張瑾為
翰林待制或議以為擢用太峻不可帖木兒連識曰
隱士無求于朝廷而朝廷有求于隱士識者誦之以
為名言

丁亥至正七年徵憲士張推不至朵兒只班為右丞

相賀太平為左丞相

戊子至正八年中書省備六條政類成准而北大水
已丑至正九年脫：漢入為相初脫：侍親居甘州
太子愛育失黎達騰與脫：子加刺張同庚以故加
刺張獨白京師與帝子同嬉戲一日帝與初后同席
坐偏殿帝子愛育失黎達騰與加刺張同戲殿外愛
育失黎使加刺角已作老鴉聲旋繞殿墀三匝已而
復使加刺作老雅而已角之亦三匝加刺跪曰加刺
奴婢也太子使長也奴婢不敢使使長負帝子怒捷
之啼哭之聲聞于帝：問之曰誰哭即左右曰脫：
子加刺張也問何謂而哭之如是左右具以對上喜

曰賢哉此子也初后曰脫：好人不宜久在外
上遂領之會佛朗國進天馬黑色五明其項高而下
鈎置之群馬中若索駝之在羊隊也上曰嘆曰人中
有脫：馬中有佛朗國馬皆世間傑出者也時有奸
臣哈麻者在側聞此言以為脫：且將入復為相也
因索問游說薦之於帝：曰彼嘗罪汝杖汝一百七
汝何為存之對曰彼推罪臣當也臣若仇之不當也
何怨之有其實此人好其時初后于殿屏後窺聞之
陰使人走甘州召之一夕脫：至京師乘昏入城然
亦未敢見帝也初后伺帝有喜色因誅加刺張于帝
前曰汝亦思汝父脫：即加刺張跪曰思之也后又

外史

二

誅曰脫：今何在而汝欲思見之也 后起謝曰脫
脫離闕久思見至尊今聞其入城在某處矣上即使
人促入見至則上在棕毛殿召入正色問曰我使汝
侍親甘州誰召汝來耶初后為之失色脫：徐曰即
主使奴婢侍親今者幸親終服闋故來命上遽怒把
脫：相與泣慰之翌日故有再相之命命中書蒞祭
三皇翰林應奉危素為之樂章

庚寅至正十年戶部尚書薛世南武子春知脫：有
意興作 庶幾蓋謂前相無關其禮樂文章制度之
事漢如也欲大有為以震耀于天下起軼祖宗舊法
岳名竹帛于無窮也薛世南武子春建言謂至元鈔

移賊

治經久當變制宜為中統交鈔置貫文與銅錢子母相權並用脫：奏用其言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通寶錢先兩日脫：丞相率者屬下學勉勵至塔祭酒呂思誠下塔迎丞相向東坐祭酒西向坐若官列坐丞相下殿官列坐祭酒下至是台祭酒至中書省皆以將吏鈔法非祖宗舊制也丞相若聽薛武兩少年之言改鈔法非祖宗舊制也丞相若聽之必亂天下後數日孟進存呂思誠祭酒所授宣勅時亦議裁減冗官併省衙門數事或曰呂祭酒當議之時不措一辭乃議定惟有發怒罵詈而已春三月河北大雪深三尺尚書總管莊文昭未言本即賜路

有上馬賊百十為群突入富家計其家財邀求銀為撒花武劫州縣官庫取輕資約束裝載畢乃拘妓女置酒高會三日乃上馬公州郡初無武備無如之何於是始命立天下兵馬分司凡五處然不究其本而徒事其末終不能禁也
辛卯至正十一年歸惠知府觀音奴言今河決白茆日徙而北失其故道當疏塞以為地利脫：喜其言命工部尚書成遵往相視焉還言工不可興浩大難成且見今尚易安堂盜賊成群高一與挑河人夫相挺而雜起此大亂之機非細事也汝不可從脫：不聽左遷成遵為長蘆鹽運使更問京畿漕運使賈魯

香軍

曰汝前為張湫都水時知河之利害可疏鑿否賈魯澤潞人素有進取志遂應報曰可因悉言其狀乃奏魯為工部尚書兼河防使四月二十二日發河南淮南北軍民二十萬其費以億萬計府庫為空有龔伯遂者小有才汲：以富貴為心進言脫：曰丞相大興利除害可也然必大有誅賞始可以攝伏眾情于是起大獄以謀害大臣實前相高昌王益都忽并韓家奴等于死地未幾刑賞失措又興挑河工役所在肆虐又併省衙門沙汰吏胥無所容跡五月潁川潁上紅軍起歸為香軍蓋以燒香禮彌勒佛得此名也其始出趙州深城縣歸學究家已而河淮襄陝之民

杜道

杜道

杜道

杜道

杜道

倉然從之故荆襄漢許汝山東豐沛以及西淮紅軍皆起應之潁上者推杜遵道為首陷成皋據倉粟從者數十萬陷汝軍先息任陽起斬黃若宗彭瑩玉和上推徐真遠為首陷息安涉陽安陸武昌江陵江西諸郡起相謀者推布王三孟海為首布王三孫北瑛紅軍奄有唐鄧南陽嵩汝河南府孟陽馬歸南瑛紅軍奄有均房襄陽荆門歸峽起坐沛者推芝蔴李為首芝蔴李者邳州人也但歲俄其家惟有芝蔴一倉蓋以賑人故得此名曹魯批黃河所在廢民業民心不安芝蔴李與鄰人趙君用謀起事曰朝廷是與土木之功百姓貧苦無告吾聞潁上香軍起官軍無如

之何當此之時真 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者趙
杜長也曰我所知惟某人其人可用燕城南彭二其
人勇悍有膽畧不濟其人不可舉大事也我當為汝
致之即訪其家入門見其人方礪斧斤謂之曰汝礪
斧斤將何為耶彭二應曰州縣云有賑濟日伺之
實誤事飢無所得我將伐薪入城換米喫可以度日
官府不足信也君用曰噫吾視汝努力過人何慮不
得一頓飽餅即因作色曰汝能從我謀事豈但衣
食而已富貴從汝彭二即解其意應曰其中有芝蔴
李子曰有 吾當從之遂引見芝蔴李因得八人軟
血同盟于是年八月十日伴為挑河夫日夜倉皇投

徐州城夜留城中門卒拉之則曰我挑河夫也借一
宿何傷其半夜因突入一半在外一半在內夜四更
城內四人燕四火城外四人亦燕四火應之既而復
合為一城內吶喊一鼓城外接應一時城中大亂四
人者連奪軍器亂殺四人因而得入同殺叫殺民久
不見兵革一時見亂殺皆束手送命天明又樹大旗
募人為軍役之者亦十餘萬浮橋四出掠地亦奄有
徐州近縣及宿州五河虹縣豐沛靈璧西并安堂濠
泗事聞朝廷者吏把牘題曰謀反事至脫：前現其
蹟改題曰河南人謀反事誠者知元朝不能有天
下矣河南漢人可盡誅矣其後張士誠起于淮海趙明

徐州

明太祖

明太祖受命

遠起于徐州毛貴起于山東明元帥起于四川獨本
朝龍興淮南即以建康為天下根本東征西伐而誅
北討四海人心內附皆有俟後來燕之望元朝之國
祚可盡矣先是嘗有童謠曰雷漢莫起接貧漢莫起
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迨 本朝定都建康築
壇于建康南門即天受命改元朝至正七年為吳元
年吳丁未歲也豈不驗哉天命有所歸人力之所能
為耶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知赫爾克赤領阿
達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穎上紅軍阿達者綠睛回
回也素稱精悍善騎射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軍
其三將但以酒色為務軍士但以剽掠為務于勦捕

之方漫不加意赫爾軍馬望見紅軍陳大揚鞭曰阿
卜阿卜阿卜者葉言反也于是所部皆走至今淮人
傳以為笑其後赫爾死于上蔡徐左丞為朝廷所誅
阿達軍不習水戰不伏水土病死者過半十二月布
王三陷鄆州襄陽
壬辰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馬陷襄陽徐真逸陷湖
廣其將曾元帥陷安陸江陵脫：為相謗言中原兵
亂哈麻因而謀篡其過帝台脫：怒責之曰汝嘗言
天下太平無事今紅軍半宇內丞相以何策待之既
脫汗流浹背未幾自請督軍下徐州兵出有淮東元
帥選善之者上官軍不習水土互募場下蓋丁可

張士誠

使攻城又有淮東豪民王宣者上言蓋丁本野夫不如募城野趨勇憤捷者可以攻城前後各得三萬人皆黃衣黃帽曰黃軍脫：知城有可克之狀下令各將乃事勵乃起侯我至即攻之須臾脫：至一鼓攻之遂奪其城又調阿吉刺太尉攻汝寧汝寧紅軍懼退保亳州阿吉刺攻平汝寧城赫爾既死朝廷別命鞏卜班平章為將領侍衛漢軍合愛馬韃靼軍合數萬眾屯汝寧沙河岸日夜沉溺酒色醉卧不醒敵人偷營遽失大將所在次日聞死人得屍死人中軍遂退數百里屯項城縣又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代為提兵凡精兵三十餘萬金銀幣帛數千輦

河南北供億計億萬前後兵出之盛無如此者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未及兩月軍中夜驚也先盡棄軍資器械糧運車輛山積僅收散卒萬人直抵汴城下時濟王在城頭遙謂之曰汝為大將見敵不殺何故自潰吾將勅汝此城必不容汝也遂離城南四十里朱仙鎮屯焉朝廷乃命靈子平章代之也先徑歸燕京暮入城明日仍為御史大夫當時官軍不足用類如此故王宜建言募蓋丁豈不識時務者歟而十數年前見機最早者惟杜遵道一人也賈魯治黃河疏四里村塞黃龍江口立回龍廟于嶺上水田故道行脫：議軍事每迴避漢人南方人入內奏事回

係內

杜君大喜亦禱王

願中書韓伯高韓大雅隨漢未遽令門者勿入奏曰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指示天下令一舉勦捕諸蒙古色目因違謫定在外皆台還京勿令誣誤于是持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中書左司郎中回本初言江南漕運不至宜墾內地課種昔漁陽太守張堪種稻八百餘頃今其蹟尚存可舉行之于是起山東益都濮陽等一十三路農民種之秋收課所得不償所費次年農民皆散罷公冬復立屬曰使司于江南咬住平江陵答失八都魯平襄曷癸巳至正十三年脫：奏用哈麻為宣政院使哈麻既得幸于上陰荐西天僧行氣運之術者號演探兒法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以盡惑上心哈麻自是日親近左右拜倚納是時資政院使隴卜亦進西番僧善此術者號秘密佛法謂上曰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我秘密大喜樂禱定又多多備法其樂無窮上喜命哈麻傳旨封為司徒以四女為供養西番僧為大元國師以三女為供養國師又荐老的沙巴即太子答剌馬的禿魯帖木兒脫歡字的哇麻納哈出速奇帖木兒薛答里麻十人皆拜倚納老的沙帝母舅也巴即太子帝弟也在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為約相讓以室名曰此即元該葉言事無碍

倚納輩用高麗姬為耳目刺殺公卿貴人之命婦市
井臣庶之麗配擇其喜悅男事者媒入宮中數日乃
出庶人之家喜得金帛貴人之家私竊喜曰夫君頗
選可以無室滯矣上都穆清閣成連延數百間千門
萬戶取嬪女寔之為大喜樂故也脫：平徐州以得
芝麻李奏功既而陰構朝旨令班師使者六七返帝
始令月松察兒代之月餘始獲芝麻李械送京師脫
脫密令人訛徐州殺之顯川沈兵探馬赤軍察軍帖
木兒與羅山縣典史李思齊集眾弒義兵克復羅山
縣州奏功朝廷授察軍羅山縣魯達路花赤授李思
齊縣尹上曰人言國家輕漢人如此果輕漢人也下

脫：釋兵

大軍四散

吏部再議于是察軍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知府
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天鼓響于東北

甲午至正月十四奉正月汴水冰花二月朔日食張士
誠起兵泰州劉 夕據高郵截南北路倚納十人與
帝竊議脫：在

脫：始元國塔
不以此

不可謂于是同謀合太史王監丞奏連夕相星

自是帝疑脫：脫：始無援矣內無后援而外有倚
納十人之讎識者皆知脫：不返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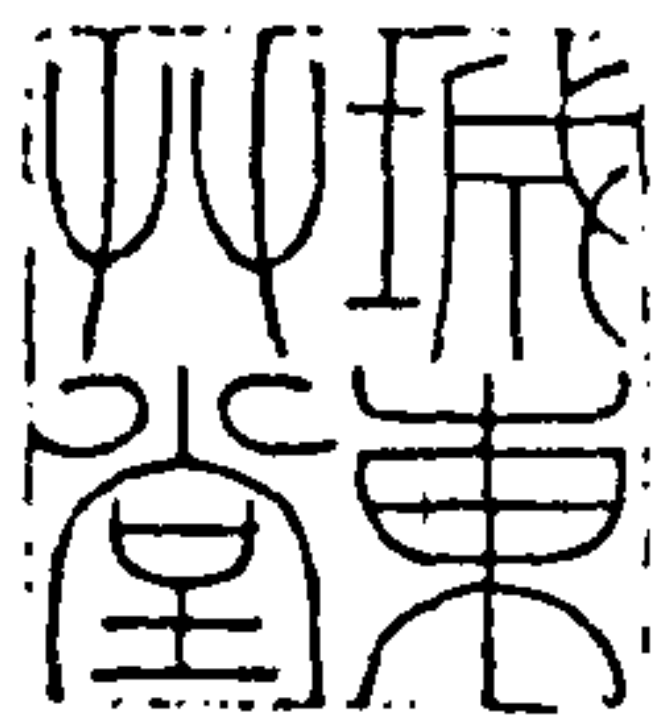
秋八月二日脫：搃天下兵出征高郵天下想望其
來兵圍高郵三日中書右丞哈麻諷御史大夫以老
師費財彈擊脫：帝信其言 詔却脫：兵柄淮安

安置令樞密院老張代之當是時脫：推重內樞朝
柄外總兵馬以指揮天下天下希其有 兵圍高郵
日事攻擊矢石兩注城中幾不支日議降附又恐罪
在不赦圍者亦指日收功忽有詔旨來却軍 軍中
聞之皆大哭當詔未開讀時龔伯遂進曰始丞相出
師時親奉皇帝玉音以為在後事休朕再有密旨來
今丞相在軍止奉皇帝密旨一意進取可也詔書且
勿聽事既久小人讒言自朕 白矣且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為是故也脫：搃首曰不可詔我而不從
是與帝相抗拒也遂受詔 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先
是諸大臣子弟領軍從行者哈麻歷告其家陰遣人

先來軍中白其長曰 詔書且至不即散者當族誅
故散之：遽如此其散而無所附者多從紅軍 鏘
甲一軍入襄陽錫甲兵者是也脫：却軍在淮安
一月詔復使西行鴟死于吐番境上時高郵危困
已甚脫：今兵定真州平六合及將攻徐濬遠近凜
然國勢漸張而哈麻奸臣即謀謀國遂危亡不救
可勝惜哉是歲省吉大夫以舟師自安慶征湖廣至
湖口適與斬黃之紅巾遇風勢不利敗績死之紅巾
遂順流而下攻安慶為義兵所破突敗南還既而蚩
子海牙中丞欲搃水軍義軍南征破黃連大寨徐真
逸等遁入黃梅山中及馮易湖中官軍盡復武昌等

處未幾盡抽軍下據廬州官軍勢退而賊勢復熾矣亦憐只班丞相以馬步軍由江東援江西至龍興逾月而卒左丞火彌赤代提其兵攻臨江復瑞州進攻袁州與敵軍相持數年不決卒後敗亡

庚申外史



庚申聞見錄

乙未年十湖廣苗軍聽調營于汴梁東其帥吳天保死裨將王陳叛入京西遂陷陳州許州西至虎牢關命答失八都魯討之以汪家奴為右丞相鼎任為左丞相哈馬為平章數月鼎任亮哈馬升為左丞相母弟雷為御史大夫倚納十人皆進職立興聖宮和子愛育失黎達臘為皇太子命翰林學士行冊詞有曰家法曰齊心法曰正又曰存心養性者守身為皇親之大任賢去邪者知人為安民之方勿謂宮吳之高一誠意而庶徵應勿謂宮庭之奧一善言而萬方知與治同道則唐虞之俗可還主善為

十一

三

師則齊高之域斯至君子以為往訓也 劉福通判敗答失八都魯長葛營 趙明遠陷嵩汝攻洛陽 明元帥入西川陷之 丙申年十哈馬既得相但醜前所存西天僧所為恐為當世及後人所非議乃以他罪杖西天僧一百七流于甘州倘若初未嘗存之者 又私念以為謬乃謂其父萬魯國公曰我兄弟二人一為丞相一為大夫皆荷祖宗德澤但妹婿魯帖木兒在上位前近行汙褻無禮恐為天下士大夫所譏笑我兄弟何面目見人盡除之以為吾村不意其妹屏間竊聞之急歸告其夫翌日有旨哈馬休入臺又有旨根隨哈馬人吏都散又有旨令哈

庚申外史卷二

明世宗皇帝

馬出城，又有旨哈馬安置惠州，雷安置大寧中道，皆打殺。河南行者平章太不花軍，而高汝招降叛民百萬，軍聲大振。秋，下唐隨安陸，沔陽，息安，以及蕪黃，并河而行者為左丞相。賀太平再入朝，為右丞相。初，大理宣慰司同知達失八都魯為四川參政，引兵自巴蜀來克復襄陽，均房，調入中原，頗有功。至是陞為河南行者平章，兼知行樞密院。是歲大朝，起建康，張士誠據平江，危素為司農司丞，于京南，雄霸等州七種，給京師，號曰京糧，為浙西被陸海運不通故也。丁酉，至正十，詔答失八都魯至京師，帝見之，私謂侍人曰：此人死期至矣。罷還軍。

先是太不花以軍士失律，剽掠汴民，南臺御史彈之，有旨卸其軍，剽其職，以白衣聽遣，詔至是復命為湖廣行者左丞相，仍提前軍往征山東。毛貴，答失八都魯止率本部兵渡河，征曹州，盛文都于是二將皆渡河而北，河南之境相繼而陷。劉福通入據之，迎其主小明王于亳州，入都於汴梁之皇城，分河北，閔先主沙劉二領兵入晉冀，由朔方攻上都，分淮安趙君用部將毛貴兵合田豐趨大都，而帝方與倚倚十人，行大喜樂，浚帽帶金玉，佛手執數珠，又有美女百人，衣縷絡，品樂器，列隊唱歌，金字經，舞鳳兒，舞其預送者名十六天魔。是時答失八都魯死曹州，其子孛

天魔舞

魯班天子

羅帖木兒代領其眾，朝廷因而使之鎮西京。毛貴由海道得海舟，長驅破益都，義兵黃軍下萬戶田豐，叛入紅軍，遂破東昌，東平，大名。羅商稅，罷寶泉提舉司。戊戌，至正十，太不花忿賀太平本漢人，而居相位，已乃勤勞于外表，索賀太平軍前供給，朝廷恕不從，駐兵彰德，玩寇不進，太平以計殺之于保定，并其子壽童，駙馬。以紐的該為添設丞相。山東毛貴兵由濟南犯直沽，京師百二十里，京師大震，但太不花裨將劉哈刺不花領兵自晉冀未擊卻之，以功由尚書升平章。義兵察罕帖木兒以八月克復汴梁，小明王遁入安豐。閔先生沙劉二破頭潘

等由大同直趨上都，焚毀宮殿，犯虎賁司，在上都二百里，世祖而立三十六屯，在馬先是大雪，人跡不通，至是雪晴，暖氣如春日，而京師羅帖木兒饋京師糧數千車。帝嘗為近幸臣建宅，自西屋樣，又自削木構宮，高尺餘，棟梁楹樞宛轉皆具，付匠者按此式為之。京師遂稱魯班天子，內侍利其金珠之飾，告帝曰：此房屋比某人家，殊陋，帝命命易之，內侍由此刮金珠而公，二后見帝造作不已，嘗挽帝衣極諫，且曰：勞心造作，又惑天魔降舞女，何其不自愛，聖躬也。帝然怒曰：古今只找一人，即由此兩月不到後宮，邪后無可奈何，乃蓄高麗美女，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

送之京師連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燒為名案高麗女

方國珍

妃媚善事人至則立見奪寵也自至正以來宮中給

國珍據浙東有船二家攻戰不和糧竟不至賴福建

事使令大半為高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靴帽大抵皆

湖海托為王土獨能運糧至京師由是京師民始

依高麗矣帝嘗謂倚納曰太子善不晚秘密佛法

活矣當元統至元間國家承平之時一歲糧入京師

秘密佛法可以益壽延年乃令虎魯帖木兒教太子

至一千三百五萬八千八百六十四石而江浙四分

以佛法未幾太子亦感溺於邪道矣噫 已亥

強河南二分強江西一分強腹裏一分強湖廣陝西

十九破頭潘閣先生赴廣寧燕魯王宮府駐軍遼陽

遼陽一分通十分也金入凡三百餘錠銀入凡一千

賀太平當相位奏用其子也先忽都兒為詹事以為

餘錠鈔本出一千餘萬錠絲入凡一百餘萬斤綿凡

總兵搃大兵取遼陽太子意謂閣先生破頭潘旬晉

七萬餘斤布帛凡四十八萬餘疋而江浙當居其半

冀西京歷上都軍常無留行其破遼陽必能能久居

及張有浙西方有浙東而京師索然識者以為元之

可以取遼陽功成其子至則閉潘軍日治戰馬一無

氣致推可知也指空者西天剎帝利王第三子也狀

退意也先忽都畏之宿留不前竟潰而歸乘夜入城

魏魁偉不吝指髮服食擬于王者居京師四十年習

仍陞為集賢學士先是太平常采報警用程遵蕭屠

靜一室未嘗出門王公貴人多見呵斥雖帝亦不免

趙中等布列若部道等亦仇首從之及也先忽都敗

百八歲而死 甘露降又宣王廟封上凝如白霜食

還及以功升為學士相與嘆曰朝廷賞罰無章網紀

之味甜 黃河清鄭州長教里 貴赤衛韓會事家

掃地乃至如此將陳其罪親近者竊以告太子太子

次子死數年長子又為李羅所拘西京父母悲歎老

頗以為憾 京師大饑民殍死近百萬十一門外各

失二兒貧無以為食早夜哭泣方哭泣忽聞次子未

掘萬人坑掩之 鳴鴉百群夜鳴至曉連月乃止

告曰兒將西京米麴來且至父母可勿憂已而果然

居屬闕子規啼 太子召指空和尚問民饑饉何以

自此往來聞言語如生人者半年其家童兒盡能見

療之指空曰海運且至何去秋福建運糧數十萬至

其容只服色一日來告父母曰阿爺阿奶可速西看

京師先是朝廷以張士誠內附封為太尉且以歲饑

兒欲歸東房將以某日娶女其日童兒余等窺見延

遣使督海運糧儲于京師時張士誠據浙西有糧方

席賓客之盛又聞歌舞雜劇之聲數日其京城不祥

有如此 建清寧殿外為百花宮統殿一區帝以回

有如此 建清寧殿外為百花宮統殿一區帝以回

地子自南向北明証
所以受命也

例五日一移宮不厭其所欲又酷嗜天魔舞女恐宰
 臣以舊例言乃掘地道盛飾其中從地道數往就天
 魔舞女以夜作畫外人初不知也帝又造龍舟巧其
 機括能使龍尾翫皆動而龍爪自撥水中帝每登龍
 舟用采女盛粧兩岫挽之一時意興所屬輒呼而幸
 之又令諸妃嬪三十餘人皆受大喜樂佛戒諸倉積
 粟盡入女寵家百官俸則祇支以茶物雜命類 冬
 十二月左丞成遵參政蕭庸等六人丞相賀太平誣
 以贓罪皆杖一百七下流死先是和太后與太子謀求
 內禪使宦者朴不花邀賀太平誘之太平不應漢邀
 太平用其黨數人太平又不許太子即之一日太子

太平

三

倡言于中書省堂曰我所用者汝皆沮之而止汝所
 用者今皆以贓敗何也太平對曰所知者才也故用
 之所不知者心也雖父子之間亦不能保其無私也
 太平由是稱病懇求免相 初和太后與太子謀曰太
 平既不允內禪之舉不可使居相位元良哈反其人
 與汝無所可否合以總兵居真定宜勸上召還京師
 當以代之庶幾汝事可求也既而果有旨召還京師
 太平覺其有謀喉臺官劾其罪有旨令元良哈反居
 與州逾一月以無疾卒太子心疑太平故害之怨之
 愈深 春二月十九日以太平為太保羅是月朔思
 監為右丞相蓋老的沙所毒也初上欲拜相太平謀

相于老的沙老的沙欲自為之而難于發言遂為糊
 思監帝于是以糊思監為右丞相老的沙復為大夫
 二人既拜老的沙恃有存相之恩數有請于糊思監
 糊思監不答二人遂有隙其後糊思監恃有和太后
 子之援老的沙恃有皇上母黨之親怨日益深矣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魯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歸
 百萬傳檄問京師之罪有曰祖宗付汝以天下今何
 故失天下太平汝不可以居祖宗大位將傳國璽送
 與我當代汝為之帝聞之顏色不變徐曰他果有
 天命我何不避之有乃命樞密知院哈刺朵兒只禿
 堅帖木兒八里顏逆擊之行至稱海復起哈刺赤菜

太平

三

人為運臨陣皆脫衣從宗王合勢追奔百里三
 知院車馬遁入上都 破頭潘閣先生沙劉二軍入
 高麗王京高麗王奔耽羅其臣納女請降將校皆以
 女子配之軍士遂與高麗如姻媼恣情來往高麗人
 因而各藏其馬林中一夕王傳令除高麗報音語言
 者不殺其餘並殺之沙劉二閣先生皆死惟破頭潘
 并樺將左李車輕騎萬人從間道走西京降李羅所
 其調已而又降據濶 初賀太平辭相時帝賜以金
 銀幣帛駝馬使之歸老于故所生地太平既出京城
 沿途首宿不進糊思監疑其徘徊願望猶有希進之
 意詔御史彈之徑以謀害大臣并其子也先忽都殺

之於野馬川 辛丑^{十一}年帝更命老張少保率
 兵四十萬擊宗王阿魯輝帖木兒老張軍未至宗王
 軍有脫歡知院者內叛擒宗王獻京師宗王死罵不
 絕口舊例宗王有罪大故用弓絃絞之名曰賜死至
 是帝特殺死 陳友諒徐真逸之臣也己而握推篡
 其位沉真逸于江掌其湖廣江西之地建都于江州
 至是 大兵克江州友諒走武昌其將守龍与者
 以江西降時八月二十四日也 九月命察罕征山
 東山東白毛貴死其將為優仇殺趙君用國內遂大
 亂花馬王田豐掃地王士誠互相攻伐察罕乘之破
 其冠州東昌濟南諸郡進圍益都田豐來降時豐提
 兵在穆陵關使人來言提兵如不信我心且不存提
 兵相見當与平沿海諸城然後相見察罕喜即以朝
 命授豐為山東行省平章且重犒其所部已而沿海
 登萊沂密等州皆降附田豐遂与察罕相見益都城
 西時察罕方調軍攻圍益都俾田豐軍塞益都南門
 為營圍數月田豐始往察罕營議事見其待朝廷使
 甚簡傲又所施設多用術數無忠誠心田豐乃恚曰
 我以山東全地降汝又為平海上諸城之不同心者
 誠以汝為元朝中興人物也今若此是漢室曹操耳
 使汝為曹操我豈不能自為之耶于是与同儕王士
 誠私謀曰十五日察罕必巡長圍我預椎牛釀酒至

日設席邀其一切幕府官大小部帥酒行汝遂馳勇
 者帶刀各供給每一人夫一人以擊鼓為令自察罕
 以下皆殺之謀定察罕于十四日昧時從馬騎二人
 來田豐營王士誠者即掃地王也其人躁勇見察罕
 輕身出意謂得開帶刀入侍田豐目之使退其人誤
 謬以為使之行其所謀轉身自察罕後揮刀中其肩
 田豐知不可止遂擊鼓三城中聞之開門納田豐軍
 軍遂擁察罕入城中人復推察罕為主以拒朝廷
 田豐不允已而察罕死有王保者察罕甥也嘗養
 為子察罕入城之久諸校惶惑不知所從軍中頗有
 異論同舍白璣任乃察罕舊人有機識遽倡言曰提

兵奉朝廷命討逆寇提兵雖死朝命不可中止况今
 提制官王保曾為提兵養子朝廷又賜其名擴闊
 若立之以為主提兵雖死猶不死也于是率先下拜
 眾亦下拜人心始定于是有白氣如小索忽危宿長
 百丈掃太微帝令占之占者曰山東當有大水帝曰
 不然山東當失一良將即馳書戒察罕毋輕出察罕
 怒之故及揭帝聞其死哭之慟李羅帖木兒在西京
 聞之亦哭曰察罕在豈不省我力耶 壬寅^{二十}
 年太子酷好佛法于清寧殿置龍床中坐東西壁布
 長席西番僧高麗僧列坐滿長席太子嘗謂左右曰
 李先生教我儒書多年我不若書中何言所言何事

西番僧告我佛法我一夕便曉李先牛狀元李好文也太子始學書初甚尊敬其後放蕩无拘檢專喜臨宋徽宗字帖謂之瘦筋老成告曰徽宗亡國之君不足法太子曰我但學其筆法飄逸豈學他治天下庸何傷乎 冬擢湖克益都誅田豐王士誠等餘黨

械歸京師 癸卯正二年老的沙提調京北白汝等村千餘頃歸內府福泰供給女寵并倚納等非奉旨不得擅支初和宗族在高麗者多蒙官爵雖久則恃勢驕橫強奪人田地子女高麗王屢戒之不從王不勝怒乃殺和氏一宗至是后聞之謂太子曰兒年已長盍与我雪此恥高麗王舊有族姓兄弟留京

師于是詔立高麗王而以和氏子一人為相撥蒙古漢軍萬人送入其國軍次鴨水伏兵四起僅餘七十騎走還京師餘盡殺溺死和氏大慚 大兵克盧州守將左居弼遁淮西降附 野鴿巢與聖宮數年蕃息數千雖之不公網之不盡君子以為與聖宮和后宫也蒙古以韃靼氏為父翁吉刺伯牙吾氏為母家法相承至七八傳矣一旦家國將亡家法先變帝母曰：氏太子母高麗氏此野鴿所驗以來巢有閉必先也 初庚子辛丑之歲李察罕字羅堂構兵爭晉冀地帝常以晉冀地分屬兩家且諭之曰土皆王土也民皆王民也何爭之有而資政院使朴不花

山抄

与丞相搠思監相為表裏專一貪黷無厭視南北兩家路道厚薄而啖之以密旨南之賂厚則謂南曰帝有密旨令介併北而有之北之賂厚則謂北曰帝有密旨令介併南而有之以此兵禍纏綿不解監察御史傅公讓率同僚彈此二人后謂太子曰朴不花是我資政院老火者看家資人也臺家何無情而欲逐之汝不能与我主張耶太子曰阿婆無憂我儘有立報明日朕傳公讓于吐蕃其餘臺官皆外除唯老的沙在臺已而新除臺官十餘人又彈劾此事又外除之已而諸道臺憲皆以為言於是太子怒欲并公老的沙老的沙畏禍遁入李羅軍中李羅知其寃藏老

的沙后寢之刻延通圖利求之不許 朴不花見臺憲彈劾不行與其虎謀曰今十八功臣家子孫朝夕在帝左右我與汝等平日所為渠親得知臺家亦必知之終當害我不利搠思監曰彼皆是老的沙黨也老的沙既為李羅所庇必請兵來犯京師十八人為內應社稷能無危乎遂執十八人送資政院問其謀害太子之狀十八人苦楚不勝皆自証服未幾太子得咽喉疾甚亟左右曰愿釋十八人寃太子可無待而免搠思監聞其言令出十八人皆安置外邦中途皆死聞者以賄免者其漢李羅入京師皆召還 弘農盧氏山抄五六里 八月陳友諒与 大軍大

戰都易湖中箭死大軍遂進圍武昌其子理降湖南
荆湘諸郡歸附 甲辰^{壬午}四年三月四日申酉時
黑氣圍日 外兩頭有兩耳引白氣一道貫日 四
月知樞密院禿堅帖木兒領兵犯京師禿堅帖木兒
初嘗與丞相也先不花俱屯田西方禿堅曾往也先
不花屯糧餉也先自恃尊屬不受禿堅怒然坐也先
不花營外呼軍士共啖之也先不花患其為人則
果不測諸其有異志遂差五府官訊之禿堅怒曰我
有何罪而使五府來于是拘送府官往告帝曰朝
廷為佞人作美至無公論如此我當擁兵入京問此
舉為誰禿堅引軍將行不花搆思監稱詔書謂帝

羅與禿堅帖木兒同反削帝羅兵柄詔到帝羅營帝
羅手裂之因使者禿堅軍至燕京太子出古北口宜
與州以避之禿堅遣人奏帝曰我無負國家國家負
我非犯闕願得奸臣某而已帝不得已以搆思
監不花付之二人囚首至營中禿堅為加帽易衣
置搆思監中坐不花側坐而搆思監與不花
交跪禿堅奏帝求擅自執縛大臣赦之求稱兵犯闕
故得之赦已然後擇兵入見見帝哭曰左右蒙蔽陛
下非一日矣倘循習不改余天下何有執二人公矣
陛下宜若過卓然自新一聽正人而為不可復為
邪說所惑然浸天下事可為祖宗基業可固可守也

帝但唯而已遂執二人詣帝羅帝羅厚禮之逾三
日始問以濁亂天下之罪復哭而問搆思監曰我前
日賂汝七寶數珠十串何不以此見還因取六串來帝
羅見之曰非我家故物也不受再取乃是帝羅怒曰
在君側者貪婪如此我何可坐視而不清之乎帝將
舉兵入清君側七月二十五日遂與老的沙禿堅帖
木兒擁兵俱來屯大都北門入見帝奏曰國家所用
人皆貪婪軟弱不足以濟天下大事願台也速除為
右丞相臣為左丞相禿堅不花為樞密知院老的沙
為中書平章手是同心竭力整治庶政執讓佞人
并倚納九人皆殺之遂西番僧羅諸造作時帝方課

築宮牆立為之殿殿後出宮屏居厚載門外是
時白項住駐軍盧溝因扶太子遁入擴濶軍中帝羅
始見帝退謂老的沙曰我平生不怕天下今日見上
位使人似不能言者何耶者中事人余赤圖公老的
沙為我奏公可也 帝羅入京師前 一日有大風
從西來黃塵蔽天馬立足不定自西至東止于更鼓
接西帝羅入住宅適在其處 初削帝羅兵權時搆
思監召承旨張翥單詔諱曰此大軍非見主上不敢
為之乃更召參政危素就相府宮位州之州畢過老
中郎中詔曰我怡了一件好句當為朝廷車詔削帝
羅兵權此正撥亂反正之舉也即中曰相公此舉真

不橫正反亂乎客有暢飲在座因曰橫正反亂其猶裸形搏虎豹也寺羅兵至京師聞之召危素責之曰詔從天子出擗思監宮位豈汝州詔之地乎素無以答欲得出斬之左右解曰當時素以一秀才豈能與丞相可否遂止以其負天下才名除和林省左丞即時上道 初后初出居載門外居造作提舉司府中或言寺羅回夜巡警至后所一宿故后復得入宮 雷擊延春閣西養 乙巳十五年 初后納女寺羅 擇日成婚寺羅便后曰斷送之物未畢工寺羅曰女先至斷送之物後至可也乃先使兩口成婚寺羅自入京納女四十餘人早餅必同堂共食厨中每

雨魚雨毛

早餅餅四十品隨諸夫人索食其入朝時諸夫人盛飾成行各進酒一危荒于酒色銳氣消耗矣 擢濶分兵三支駐大都城外造制寺羅而不與之戰地其白項任領一支在通州者寺羅命其將她一百與之戰一百被擒寺羅自將兵欲與之戰至通州取一女不戰而還 二月七日天雨白龍長尺許狀如馬鬃或詢于帝曰此龍指也帝果命收而聞之如神 六月二十七日天雨魚長尺許城中人家皆取而食之 七月寺羅索帝所愛女子帝曰欺我至此耶有秀才徐施者居家好奇謀而平生憤漢人不得志于當世故難仕進至是命為待制帝欲殺寺羅

與之謀與謀者六人曰洪賢火兒骨答上都馬金那海和尙帖古思不花六人中選驍勇善力者皆扶刀在衣中外皆寬衣若聽伺事立延春閣東桃杏林內一日寺羅早朝小軒單將上馬回公舊例丞相將上馬帶刀侍衛之士疾趨先出貼馬俟丞相出諸衛起立馬上丞相就驕然後衛騎翼丞相以行當是時丞相出與謀挾刀者見其不得便相顧曰今日又罷了徐施各握手曰未也忽有報投音者自西北來平章大烈門謂寺羅曰好消息丞相宜奏去寺羅推大烈門失烈門強寺羅偕行至延春閣側有杏枝自上垂下直插青歷寺羅帽而墜之失烈門遽為拾之寺羅疑曰今日莫有事時又有一人突然橫過其前寺羅方眙視呼失烈門曰平章此人而生言未既一人批其頰寺羅以手禦之遽呼曰我帶刀者何害又一入斫其左耳而死遂誼傳曰項住軍在西宮裏老的沙謬曰你的那顏又整酒風恰斫我一刀老的沙行稍遠騎士又問老的沙曰丞相已被殺矣擢濶大軍無數在西宮裏寺羅軍大敗散而走帝時居密室約曰事捷者故錫鈴帝出自密室發令百姓見川軍皆殺之百姓上屋擊以瓦石死者填巷老的沙趨至寺羅營中將其甲士西北走合亮堅帖木兒軍先是宗王辣黎謂帝已崩寺羅為皇帝將兵討之故寺羅還

行施春ののり

山

先堅帖木兒將兵迎擊之先堅軍回中途遇老的沙先堅知事變謂老的沙曰今上膝圍不可輔小婦孩兒亦非國器不如往赴趙王扶立趙王南向以定天下趙王始然之中憲事不成醉以酒罇二人送京師副之老的沙懼而乞憐先堅曰彼非害我害其社稷也趙王太祖之屬也當時世祖曾與之約曰吾與汝共天下事倘異日社稷有難汝當助之故憶其祖父言悔不從先堅計正宮車必氏聞李羅難作竟帝賞殺李羅者六人徐施春不受賞一夕逸十二月朔日食李羅既死以伯撒里為左丞相九月擴闊護太子還京師以擴闊為太傅右丞相河

南王居京師兩月擴闊居軍中久樂縱恣無檢束居朝快不與朝士往輕之謂其非根脚官人擴闊謂左右謀之左右初以請出治兵肅清江淮從之洛陽山鳴擴闊退伯撒里仍為右丞相沙監答里為左丞相丙午^{至正}二月擴闊既出無意治兵以父死未終喪欲廬父墓側左右或曰提兵既受君命出而中止無乃不可乎擴闊左右有孫蕭趙伯者趙人也畏江南強盛欲提其計以容其奸謂擴闊曰丞相受天子命提天下兵肅清江淮兵治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齊脫里伯孔興張思道四軍坐食關中累年不調丞相合調四軍南出武關與大軍併力渡淮

彼若依前頑不受調則移軍征之據有關中四軍惟丞相意所使不^以善乎擴闊欣然從之于是分撥關帟等統軍從大興關渡河以俟先劄付調關中四軍張思道脫里伯孔興俱不受調李思齊得調兵劄大怒罵曰乳臭兒黃髮猶未退而反調我耶我與余父同御里余父進酒犯三拜我然後飲汝于我前無立地處而今日公然稱提與調我耶各令本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關王保來則整兵殺之擴闊自是進兵關中而家相持一年前渡百戰勝負未決而國家大事空矣擴闊由懷慶移屯彰德彰德素積糧州數十萬坐食之帝始疑擴闊有異志謂左右曰擴

闊之出兵肅清江淮也其後不肅清江淮而結魯關中今也關中之戰未定此誰乃復移兵彰德其欲窺我京師耶又怒初后及太子曰向者李羅舉兵犯關今日擴闊提天下兵尾大不掉余母子懼我天下今天下土疆分裂坐受危困皆汝母子所為也怒氣不已太子致被挫擊走而免朝廷累使擴闊南征二月擴闊不得已命母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額高完仲宜駐兵濟寧鄒縣等處名為保鄆山東且以塞南軍入北之路復命朝廷曰此為肅清江淮根本也識者哂之丁未^{至正}二年擴闊增兵入關日求決戰張李等軍頗不支遂使人求助于朝廷朝廷因差

左丞袁煥及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兒傳旨令
兩家息兵罷攻各率所部共清江淮孫蕭進計于擴
濶曰我西事功垂成不可誤聽息兵之旨且袁煥貪
欲之人也此行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祕貽其家
則袁必助我而我事可成矣擴濶如其計袁果私布
意于擴濶曰不除張李終為丞相後患于是攻張李
愈急七月勝負猶未決擴濶謂孫趙二人曰今日果
何如二人同進計曰關中四軍獨李思齊最強思齊
破彼三軍不攻自服矣今關中臨陣軍將適與彼兵
等耳所以老師費財相持不決所畏者惟高貽而高
貽見駐兵鄠縣以吾二人觀之南軍必不能越王官

小三

四三

以侵我宜抽高貽一軍疾走河中自河中渡急趨鳳
翔覆李思齊巢穴出其不意則渭北之軍不戰可降
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關中定然後出關中軍以敵
南軍枕未晚也即日從其計高貽所部將多字羅之
黨行至衛輝部將夜聚謀曰我為官軍擴濶搃兵用
我敵南軍猶云可也今者卻聞關我行糧星馳前往
河中渡河西趨鳳翔李思齊乃官軍以官軍殺官軍
如何于是河西平章張知院沙劉泰改拔刀誓眾曰
不必多言五鼓罷杖高貽作搃兵不從則殺作血城
以公約定各率兵以待八月六日天未明如其言以
叛高貽即使其首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使謝雪兒

明世平江而國族

領精騎北奔彰憲使沙劉領精騎西奔懷慶往彰憲
者騎少兵預仍作使人以入據之殺擴濶守將范國
英往懷慶者騎多兵元懷慶守將黃瑞覺之門閉不
得入時擴濶在洛而其隨部將士盡在懷慶識者以
為高貽此舉疑不成大事也先是朝廷見擴濶不
受調而搆兵讎殺方議削其軍權而未得其說見高
貽使來大喜升高貽知院兼平章總河北兵且詔擴
濶率潼關以東兵下淮西李思齊等四軍出武關下
襄陽從高貽率河北軍兵與也速及脫因帖木兒完
者仲宜兵下淮東然既回帖木兒等盡劫山東以西
民畜而西徑衛輝擴濶盡率河洛民兵而北渡懷慶

小三

四三

高貽懼擴濶兄弟有夾攻衛輝之勢亦盡劫掠衛輝
民畜而北入彰憲朝廷無如之何有帖臨沙伯元臣
李國鳳者進謀于太子曰向者詔令各將本部分
道進兵而不立大將以搃之宜其不從也古者太子
入則監國出則撫軍太子何不奏主上立大撫軍院
以鎮之凡指揮各將皆宜出自撫軍院然後行使搃
歸于一而自內制之庶幾可為又高貽一部皆擴濶
而向朝廷此宜別作名號以旌異之然後可也于是
開大撫軍院于京師專制天下軍馬者臺部院皆受
節制以高貽首倡大義賜其所部將皆為忠義功臣
名號 九月 大兵克平江擒張士誠遂平福建

兩廣擒陳定觀 高穎率兵攻真定不克還 十月

大兵平定沂海 十一月 大兵平定山東

一 擴濶自懷慶北據澤州 戊申 十八年 春朝廷

訪擴濶將李景昌封為國公景昌以沂梁來歸訪聞

保亦封為許國公關係亦以晉冀未歸 擴濶

自澤州退據平陽 三月高穎率兵攻懷慶不克

武庫火 四月 大兵平定沂梁河南諸州相次

降附 擴濶退據太原 五月詔下勅除擴濶令關

保與高穎合勢攻其東張思道李思齊脫里伯孔

合兵攻其西 閏七月一日 大兵自中渡渡

河三日平衛五日平相七日平廣平八日平順德

是月一日高穎出軍逼太原城馬陣高穎輕脫後救

騎巡陣擴濶部將有毛翼者望見之易旗幟縱陣于

其西角高穎果誤入其陣即合擒之時關係營在

高穎營西未及出布陣急持高穎示之營中軍亦皆

潰關係亦被擒二將被擒所部將士皆降擴濶

六月大雷電雨：中火發燒白塔寺 先是七月

大兵攻潼關張李脫孔四軍皆潰而西矣 朝廷

聞關係高穎敗被擒大驚遽罷撫軍院歸罪太子

殺伯元臣李國鳳等盡復擴濶舊有爵位 閏七月

差哈完太子來營擴濶出師援燕京且令勤王禦敵

擴濶游說乃提軍向雲中或曰丞相帥師勤王宜出

明注至加

井陘口向真定與河間也連軍合勢可以遮截而軍

若入雲中由雲中至燕京沿途千里無乃不可乎擴

濶曰我潛師從紫荆口出其不意豈不可以因勝趙

恒秉元暉則曰朝廷聞撫軍院步要殺丞相丞相

乃要勤王我駐雲中觀其成敗為計耳後七月二十

七日 大軍至通州帝得報大懼即日委准王帖

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大都路自出居庸關遁入

上都八月三日 大軍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

城准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大都路德管郭九中

中書左丞丁敬可皆死之是歲即 本朝洪武元

年也 十一月擴濶兵數十萬駐太原 大軍十

月自宛子城入破澤潞十一月擴濶部將賀宗哲領

兵來援晉冀駐龍衛口于太原七十里而大兵先

鋒常遇春夜斫擴濶營遽至擴濶中軍擴濶正馬隻

靴而遁矣于是晉冀之地悉定明年五月二十一日

大軍自通州進兵克復永平也連軍潰于吳檀

順會利宜與大兵以次皆來附先是大都平馳奏

南京奉 旨改為北平府仍令常國公經營北方

其年五月平永平等處九月平遼陽獨上都與紅羅

山未平原甲帝在上都紅羅山在其東南也連駐兵

在上都特將紅羅山為之藩籬紅羅山特將上都為

之援而不設備常國公使人覘知之即以大兵銳騎

即枚具十日糧晝夜兼行六月二十二日破紅羅山
七月二十七日破上都城庚申帝乘天未明出城適
擊其后妃入于和林和林在大漠之北前元太祖所
都之地也八月二十二日平環慶鞏昌平源臨洮諸
府而天下遂大定矣

野史新曰嗟夫平定江淮大事也而帝付之擴濶擴
濶受之康中帝何其易哉且以世祖平江南定之世
祖欲平江南議論數年或以為可伐或以為不可伐
而太保劉秉忠則曰未有其人其後伯顏自西域奉
使來太保見之喜而告曰伐江南有其人矣台之使
前世祖亦喜曰余豈諸侯王臣哉其留事朕自伯顏

受命出師世祖曰吾昨夜憂懼或日中不食或中夜
起坐夫以世祖為之君伯顏為之臣統業尚不
敢必其有成功也觀康中帝漫余而命擴濶擴濶
漫余而受之其根本已非矣而又康中宣淫于上擴
濶肆愚于下上淫而下愚上虛而下暗則昧經國
之大計出則失兵家之神機及大兵一動君臣俱及
其相豈不哀哉

帝在位三十六年

野史新曰當元統至元間帝受制權臣其後權臣相
繼或死或誅帝恐懼之心弛而寬平之心生故至正
改元之後復興科舉行太廟時享賜高奉帛額天下

民祖選傳臣歐陽玄等講五經四書譯貞觀政要出
厚載門耕耨田禮服祀向郊立常平倉因水旱賊盜
下詔罪己蓋獨被災者田租又命使宣撫十道凡此
皆其寬平之心之所為也惜乎春秋之訟取士用人
惟論根脚其所與國大政為將為相者皆根脚人也
而凡負大器抱大才蘊道藝者舉不得與其政事所
謂根脚人者徒能生長富貴商種擁兵素無學問內
無倚從葦閣之賢外無掄思獻納之意是以四海天
下之大萬民之眾皆相率而聽夫商種擁兵飽食暖
衣腥膻之徒使之空廟廊據樞軸以進退天下之人
士嗚呼是安得而不敗哉故康中帝有寬平之心一

變而為驕惰之心驕惰之心既生而哈麻耶淫之說
進矣是故易大傳之言有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
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
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
也向使康中帝持其心常如至正之初則將終保大
位何至于遠遁而為之虜哉 帝幼時貶居廣西靜
江府寓大圓寺其未至寺朝廷命刑部哈刺八失館
伴而行舟泊劉家山下忽有三胡孫拜于舟上手巾
若有所獻帝使奴公受之則山果也舟人皆異之帝
因呼使上船又俯拜如初帝因問之曰汝更有伴當
乎胡孫手指岸上帝使舟人隨其後視之行三四里

至一洞群胡孫多至百數皆相呼招以行至船側皆俯服再拜帝大喜命舟人載之以行至所寓舟中則告僧以其故其長老歸秋江者心獨異之放之寺後山上帝又命之曰群胡孫當食我針汝不可以飢之日為我設兩餐自後餘廊雲板響群胡孫皆驚然負紫幼小而來故土人歸為胡孫寺其後帝即位捨與堂住祖五千供之帝居寺時長老秋江堂教之讀論語孝經日寫字兩紙及詔回京師日收拾書冊紙筆藏小皮篋中手自閉鎖用馬馱之前行頭髮堂生蠅虱使民姬治之告姬曰是雖血食我：不忍殺之不如以紙裹之懸屋簷下凍殺可矣然：時：薄

方嘗鑽地為穴溺其中和成泥又嘗領群兒二十餘竿帶馬旗巡城上又好養八角禽而調習之或飛油池中枯竹枝上即不顧靴襪下水捕之嘗為長老秋江所禁止秋江又教之曰太子乃國家金枝玉葉不比凡民見大官人來切不可妄發言亦不可不自重由是府官司官來輒坐長老法座正身危坐一無所言府司官去即下座嬉戲如初蓋其一時勉強非出于涵養自然也哈刺八失堂受密旨有侵害帝意及見群胡孫畏服狀以為終必有天命始不敢縱群胡孫自帝北還漢禁其類返故山有老胡孫三十六枚盡日哀鳴江岷逾數月皆擲死識者以為帝在位三

十六年之驗也

野史新曰子闡反暢中之曰帝不嗜酒善書畫又善觀天文當沙閣陷上都也己而東行左右勸帝宜出避之帝知天象無傷大言曰毋多言有福者來吾何避之有及大軍南來帝復觀天象左右勸守京師待援者帝搖手不從即日遁矣始曹留意政事終元卓趙之志自惑溺于倚納大喜樂景耽嗜酒色盡變前所為又好聽讒佞輕殺大臣致使帝舅之尊帝弟之親男女雜雜何殊聚麀其後忌和而誅已強其子使學佛法朱文公有云中國一變為春秋春秋一變為禽獸堂：人主為禽獸行人紀滅亡天下失矣

或曰原申帝以昏愚而失天下非也庚申帝豈昏愚者哉其欲殺是人也未嘗不假手于人外示優容之狀內實行其欲殺之意至于死而有不知者此豈昏愚者之所能為哉或曰帝以優柔不斷失天下非也庚申帝豈優柔不斷者自元改元以來權臣之跋扈有名者皆死于其手前漢至殺一品大官凡五百餘人皆出指顧之間而未嘗有悔殺之意此豈優柔不斷者之所為也然則何者而失天下由陰毒是也且自古有天下之君履九五之位惟東易劉之惠德攬易剛之權者為能居之若操陰毒之性者適足以亡天下耳故大易稱聖人之惠也必曰聰明睿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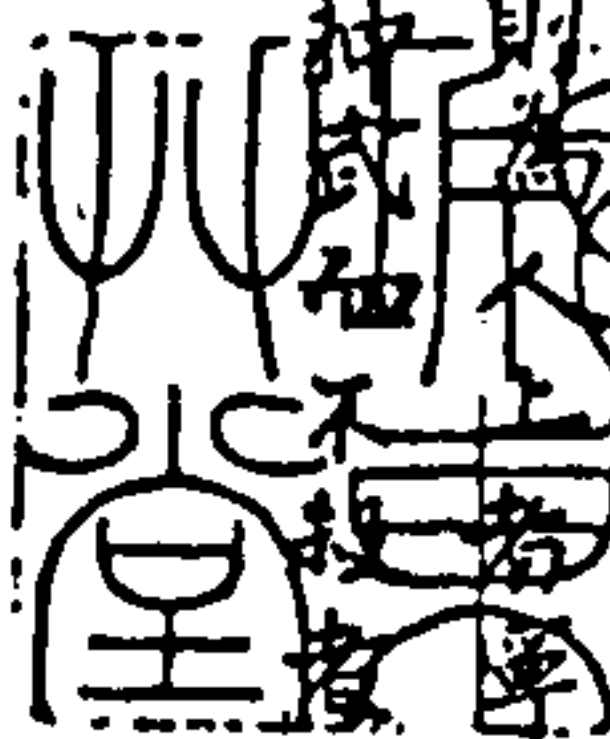


ZW 21101000583462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神武不殺而後已夫外有聰明之聞見內有睿知之
 機運外有神武之雄威內有不殺之仁慈外聰明而
 內知慧外仁武而內不殺然後為聖人之全惠而後
 可以居九五之大位彼原中帝者何足以語此而其
 為亡虜也不亦宜乎嗚呼殺之為言豈為人上者之
 心哉殺一惡人使天下之為惡者懼使天下之為善
 者如此而後殺之是天下殺之也殺一善人而使
 天下為惡者甚使天下不殺可也故曰古之聖人
 其斯之謂夫

原中外交



謝世樓

謝世樓

彬侯曾君吾里好學深思之士也家多藏書
 此頭細楷或稍好尤勤校勘丹黃兩毫不去
 手能無詞寒暑者世年未積有萬易甲辰九
 秋鄰人不欲投火與余店同蕩乃煨爐此冊
 幸友假而歸者余鈔之信乃題定何理裝
 裝重讀一過漫書以識而君在四年間又珍
 秘義百易矣博形雲之易散感琉璃之小
 堅良可慨也雍正六年戊申端月日破山樵人

